

續

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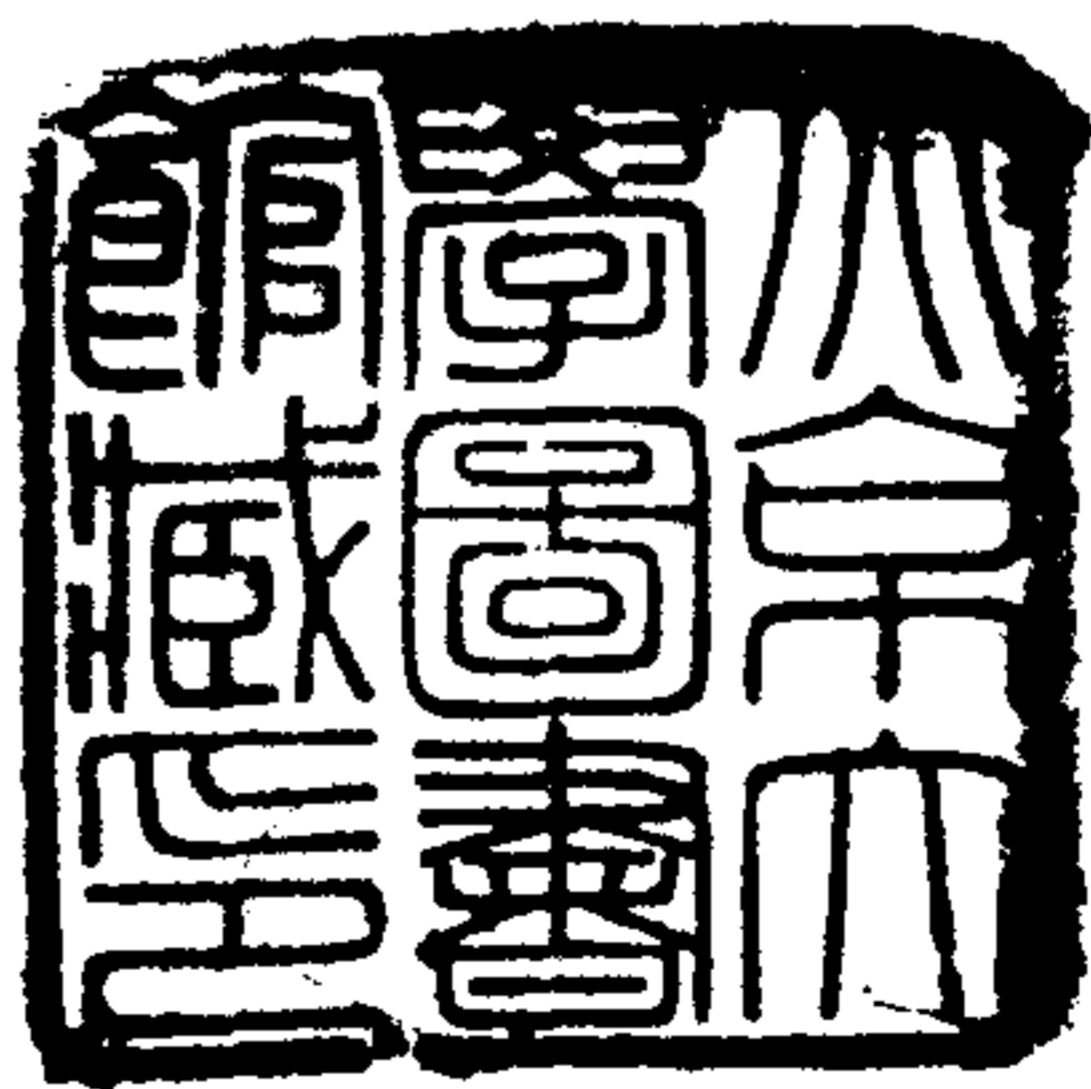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五·經部·書類

尚書後案三十卷尚書後辨附一卷 [清]王鳴盛撰……………一

尚書義考二卷 [清]戴震撰……………三六五

尚書協異二卷 [清]戴祖啟撰……………四一七

尚書質疑二卷 [清]趙佑撰……………四七一

古文尚書冤詞補正一卷 [清]周春撰……………五五三

尚書考六卷 [清]李榮陞撰……………五六九

2274/05

乾隆庚子秋鐫

東吳王氏學

尚書後案

尚書後辨附

禮堂藏版

尚書後案 序



尚書後案何為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百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公矣三十篇西伯說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洛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間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為三分顧命為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即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為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公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與皋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為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公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真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為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公矣子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為後辨附焉草創于乙丑子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于子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東吳王鳴盛鳳喈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

尚書後案目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東吳王鳴盛學
卷二	虞夏書	皋陶謨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卷四	虞夏書	甘誓	
卷五	商書	湯誓	
卷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卷七	商書	盤庚下	
卷八	商書	高宗彤日	
卷九	商書	西伯戡黎	
卷十	商書	微子	
卷十一	周書	大誓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周書	金縢	
卷十四	周書	大誥	
卷十五	周書	康誥	
卷十六	周書	酒誥	
卷十七	周書	梓材	
卷十八	周書	召誥	
卷十九	周書	洛誥	
卷二十	周書	多士	
卷二十一	周書	無逸	
卷二十二	周書	君奭	
卷二十三	周書	多方	
卷二十四	周書	立政	
卷二十五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六	周書	費誓	
卷二十七	周書	呂刑	
卷二十八	周書	文侯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	秦誓	
卷三十	虞夏書序	商書序	周書序
尚書後辨附	鄭康成贊	馬融序	王肅序
	辨孔安國序	辨孔穎達序	又辨卷首疏
	辨陸德明釋文	史記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
	劉歆傳	儒林傳	後漢書杜林傳
	賈逵傳	鄭元傳	馬融傳
	儒林傳	許慎說文自序	慎子冲上書
	三國志王朗傳	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大典	大禹謨
	虞書	五子之歌	允征
	夏書	仲虺之誥	湯誥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伊訓	成有一德	說命上
	太甲下	說命中	說命下
	說命中	太誓上	太誓中
	周書	武成	旅獒
	大誓下	蔡仲之命	周官
	微子之命	畢命	君牙
	君陳		
	同命		

尚書後案採取鄭馬王注者目	尚書疏 孔穎達等	尚書傳 孫奭	增修東萊書說 時淵	書集傳 孫奭	初學尚書詳解 胡士行	尚書集傳纂疏 陳棟	尚書纂傳 王天與	尚書句解 朱祖義	尚書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尚書王會解補注 王應麟	周易輯聞 趙汝楨	詩地理攷 王應麟	周禮訂義 王與之	禮記集說 衛湜	春秋左傳疏 孔穎達等	論語義疏 孫奭	爾雅疏 邢昺	孟子疏 邢昺	六經正誤 毛居正	七經孟子攷文 山井鼎	白虎通德論 莊周	集韻 丁度	史記 宋大賢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	司馬彪續漢書注 劉暉	三國志注 裴松之	隋書
	批齋尚書全解 楊之奇	尚書說 黃度	尚書詳解 陳澧	尚書表注 金履祥	尚書通攷 黃樂成	尚書通攷 黃樂成	書傳會選 劉三吾等	禹貢指南 毛晃	尚書大傳 伏勝	毛詩疏 孔穎達等	逸齋詩補傳 宋人姓名	儀禮疏 賈公彥	三禮圖 蔡宗道	春秋穀梁傳疏 楊士勛	論語通證 張存中	孟子音義 孫奭	六經與論 鄭燕	經說 熊朋來	說文解字 許慎	羣經音辨 賈島	六書故 戴侗	史記集解 裴驥	漢書 宋大賢	後漢書 李賢	三國志 陳壽	朱書 沈約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尚書後案 目錄

宋史 歐陽修等	路史發揮 羅泌	路史餘論 羅泌	路史後紀注 羅莘	路史國名紀注 羅莘	漢紀 荀悅	通鑑外紀 劉恕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	通鑑前編 金履祥	通鑑音注 明三省	綱目集覽 王幼學	史通 劉知幾	漢制攷 王應麟	通志 杜佑	唐律疏義釋文 王元亮	水經注 酈道元	禮書 陳祥道	通志 鄭樵	齊乘 于欽	元初學記 徐堅	北堂書鈔 庾世南	藝文類聚 曹子建	初學記 徐堅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事文類聚 祝允	山堂羣書考索 章如愚	玉海 王應麟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竹譜 蘇頌	聞見記 封演	兼明書 王元庭	聖賢羣輔錄 陶潛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廣川書跋 董道	隸釋 洪适	容齋隨筆 洪邁	野客叢書 王洙	讀書雜抄 魏了翁	西山讀書記乙集 吳棫秀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羅氏識遺 羅望	離騷辨木疏 吳仁傑	文選注 李善	古文苑注 曹憲	文苑英華 宋白等	唐柳先生集注釋 章宗說	右通計抄撮羣書經史子集共一百三十一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曰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案曰勳史記作勳說文勳古文勳。

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尚書疏。堯漢書六十三卷年周傳李。對注。三國志四卷高貴鄉公紀。

馬曰堯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釋文。魏志。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

之者帝堯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曰鄭以稽為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

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人與稽注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為天者逸周

書周祝解云天為古毛詩商頌元鳥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皮翻述

八卦逸象亦云天為古是也若為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巍巍成功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馬孔非也放勳說見書序

欽明文思安安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

思尚書疏。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

謂之思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案曰鄭馬云云者本送周書諡法解及昭二十八季左傳晉大夫成對魏

獻子義也說文卷八下欠部虧欠見欠張口氣悟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子稱黃帝堯舜

垂衣裳又稱舜恭己正南而故鄭馬以敬事及威儀為欽也後漢書馮衍傳

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攷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

陳寵傳注俱引攷靈耀俱作文憲晏晏又鄧壽傳傷寒晏之化注引鄭攷靈

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是憲即思晏即安也釋訓晏晏

溫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安晏也晏晏然和也無動懼也天地以

溫和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為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

允恭克讓案曰恭古作共詳無逸疏說文三上恭部恭相音。非此經義十二上字部撰推也。鄭以恭為讓。

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傳曰允信克能也疏曰允信釋詁文

克能釋言文

案曰鄭云不懈于位曰恭者大雅韓奕云夙夜匪解皮共爾位堯致時雍後

孜孜盪工熙績在位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鄭又云推賢尚善曰讓者

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為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文曰被皮寄反徐云。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莽奏曰昔堯讓賢。西都賦云光被六合以此蓋當作被。但鄭注作光。蓋皆七十八卷。蓋之傳。蓋為子定國。等。讓曰。陛下。聖德。光。天。地。光。被。四。表。與。鄭。合。則。作。光。是。也。格。古。作。假。說。文。卷。八。上。人。部。假。字。注。云。臣。也。其。書。曰。假。于。上。下。古。額。切。亦。作。假。作。格。者。音。人。改。也。

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齊其明詩十九之二。傳曰光克格至也名聞克溢四外至于天地疏曰光克釋

言文格至釋詁文

案曰鄭以四表為四海之外者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疏引考靈耀注云

天有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南秋東皆薄四表而止是也又以上下為天

地者莊子天地篇陸德明引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地底也其體底下又

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是也又以格為至者鄭本必作

假用說文義也又引所謂大人云云以證者周易文言傳文也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案曰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者大學引作峻鄭訓為大考峻古無大訓爾雅

峻為大鄭蓋假借釋之說文峻高也從山陵聲又峻峻省凡物高則大者居

多俊為兼人義正通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釋文。馬同。漢書集解。傳。注。一。卷。陳。師。傳。曰。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案曰鄭云云者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

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詳傳作五。今。藏。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

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正義述夏侯說亦如此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案曰說文平辨別也與職指爪分別也謂若辨別也切古文作平字从八平聲平字此經鄭訓別則鄭本必作平字小雅采芣平字左右禮云與平章百姓皆作辨章則伏生亦作平字古文辨字此經鄭訓別則鄭本必作平字小雅采芣平字左右禮云與平章百姓皆作辨章則伏生亦作平字古文辨字此經鄭訓別則鄭本必作平字小雅采芣平字左右禮云與平章百姓皆作辨章則伏生亦作平字古文辨字

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驥集解後漢書三十九卷劉向傳注注云又四十卷下班固傳注注云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昭亦明也疏曰經傳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

案曰鄭以辨為別者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章為明者士冠禮記章甫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是也又以百姓為羣臣之父子兄弟者鄭以百姓即百官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之所分則為氏天子諸侯不稱氏庶人無氏氏之起蓋為卿大夫故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此經百姓指百官則是王朝之卿大夫不云百氏而云百姓氏可以言姓不可以言氏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案曰邦高晉傳工反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說文邦從邑丰聲邦亦協韻也傳曰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釋文曰吳胡老反。案曰吳當作務俗本從日從天則其音何以前者無此字也說文亦作務俗也從大而八分也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稜為火正司地堯育重擊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稜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于周

則家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為一俱是二十八宿尚書疏傳鄭義。謂公孫周禮疏序。陳禮道經書三卷。王應麟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案曰鄭云者鄭以羲和是重黎之後也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則是羲承重和承黎也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邕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案四叔是少皞子孫非一時也何則傳稱共工有子曰句龍共工在顓頊前多歷季代豈復共工親子與顓頊子同時命官知少皞四叔亦非皆親子也傳稱重為句芒等不言何帝使為此官考楚語觀射父對昭王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知命為五官俱是當顓頊之時也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為句芒祝融之官其後即以重黎為號故歷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惟重黎又官高辛氏之世故康成于此文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蓋據鄭語而為之說楚語觀射父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則指此堯命羲和之事也鄭馬皆以此命羲和為天地之官下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即周之六卿傳則以此命羲和即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序之耳說與鄭馬異鄭馬是也命禹為百揆契為司徒伯夷為秩宗棄為司馬皋陶為作士塗為共工其職略與周禮合此內有守舊職者有新命者大約皆因堯之舊制則堯有六卿可知堯之六卿使稷契蓋為之者乃其晚年事其始則居六卿者羲和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後人併六人以為四又執泥治歷謂羲和等不過是歷專家遂覺與周禮六卿不合而堯命官大事因以湮沒不見不知欽若敬授平秩析因等已該括周禮六卿職掌在內並非專司占候故知

尚書後案 卷一



鄭馬說是也堯在位年久居六卿之官者不一其人官制亦異有改易視下文等身事蓋堯時來官本司空之職仍為共工與虞其先則天官自各居不各居之百業也案曰鄭文卷五上聖部云鄭之次弟也从鄭而子三人無所命但述其功以美之仍使居宅百業不聽其讓鄭則為九官皆如此故為稱讓蓋堯為司徒也而鄭為司徒也其功則和伯也也舉之則則為司徒也春官秩宗伯夷為之伯夷以前則已為司徒矣時堯不知為何官是以鄭據中矣及加德放文以為夏官司馬然堯之前為司徒也此皆鄭也然堯在位年久居六卿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勝功下鄭注又以其人名氏未聞先居居此官即以官氏又云堯米讓和等必舉堯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為八伯居之者有堯堯等云云然則堯和等已大難不知其為何官要約計之皆為六卿且有以六卿兼攝八伯者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逐及日而與日會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昭七季傅士文伯對晉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日析木卯日大火辰日壽星巳日鶉尾午日鶉火未日鶉首申日實沈酉日大梁戌日降婁亥日敗嗚敗嗚一名承嗚子曰元枵丑日星紀然則日月所會即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疏約鄭義以為星辰為一俱是二十八宿也

鄭曰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賈公彥疏禮疏序。禮疏五十四。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王曰昔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禮記卷一百一十一。案曰鄭云云者鄭既以義和及四子為六卿而又以四子即四岳如周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皆入為王朝之卿出為諸侯之長是也王云云與鄭合也

宅鳴夷曰鳴谷案曰夏商等書宅鳴夷鄭文卷九下。宅鳴夷鄭文卷九下。宅鳴夷鄭文卷九下。宅鳴夷鄭文卷九下。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鳴夷陽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鳴谷鳴谷鳴夷一也義仲居治東方

案曰馬云鳴海隅也夷萊夷也者據說文卷九下山部及卷十三下上部嶠夷乃在冀州遼南至范氏後漢書列傳則以為遼東樂浪三韓之地二說大同小異但寅賓出口自當于正東之青州似不必就東北冀州之遼水東

茲處大約北極出地已三十六度恐當以馬說為定蓋青州上言鳴夷下言萊夷上言既畧者總指海隅之地及萊夷而言下言作牧者就中抽出萊夷而言馬以經解最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曰平馬作平音與反下音微此。案曰鄭文卷五上聖部云鄭之次弟也从鄭而子三人無所命但述其功以美之仍使居宅百業不聽其讓鄭則為九官皆如此故為稱讓蓋堯為司徒也而鄭為司徒也其功則和伯也也舉之則則為司徒也春官秩宗伯夷為之伯夷以前則已為司徒矣時堯不知為何官是以鄭據中矣及加德放文以為夏官司馬然堯之前為司徒也此皆鄭也然堯在位年久居六卿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勝功下鄭注又以其人名氏未聞先居居此官即以官氏又云堯米讓和等必舉堯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為八伯居之者有堯堯等云云然則堯和等已大難不知其為何官要約計之皆為六卿且有以六卿兼攝八伯者也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馬曰賓從也萃使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僂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紉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是也馬云賓從從亦導也萃使詳洛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也。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禮記卷五十五。

各成一形東方龍南方虎西方牛北方鳥北方龜南方朱雀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非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云日中者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尾鶉火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鄭又云殷中也者釋言文莊子其不殷非天之罪是也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反內

厥民析鳥獸享尾案曰享尾史記作享尾謂日乳化曰字說天云者言乳而後多則

傳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日華交

接日尾

申命義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者摩滅也王曰夏無明都避敬致傳曰引重

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

平秩南訛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

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疏曰七

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

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

在辰是南方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以永為長者釋詁文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火大火之

屬者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亦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房心非也鄭

又云司馬之職云云者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

彼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

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并于牽牛東井

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是其義也鄭獨于

此言之者餘從可知或鄭注殘闕引者不全故也

厥民因鳥獸希草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十一之二卷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

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草改也

案曰鄭以希為疏者說文無希字惟卷七上禾部有稀字注云疏也則此亦

當作稀又以草為皮者卷三下草部云獸皮治去其毛草夏之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案曰夏時鳥獸希草改也傳曰昧其也日人于

鄭曰南者隴南之南今人謂之兌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昧其也日人于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南則嶠夷東可知此居治南方掌秋天之政

也

案曰鄭云南者隴南之南者漢志隴南郡南縣禹貢嶠冢山南漢所出後漢

南縣改屬漢陽郡故續漢志漢陽郡南縣故隴南有嶠冢山南漢水此鄭

所據以為南者也又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說卦傳說八卦方位震為東方巽

為東南離為南方坤為地兌為正秋乾為西北坎為正北艮為東北然則兌

位正南故以隴南之山為兌山也昧谷鄭實作柳谷見天官經人娶柳注所

引攷之說文亦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而古文西字亦為春

門萬物已出而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而莫飽切而與久切今俗皆

混而為一考管子春三而十二始而十二中而十二小而而始而合男女秋

三而十二始而十二中而十二小而而始而合男女秋

于而八月麥生天岡據而合俗本皆混作卯其而而日則為昂昂而俗亦

亂之案曰而而田為雷采地之名因以為氏或通為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

而而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

近而字則迥不同也柳有三義聚也蒙也而也經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

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黃于東方言日入之

色如初出黃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南曰柳谷是日

夕為而五色錯聚莊子聚儂儂即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日所入為大蒙而

東方主開而而方主閉閉則蒙也淮南子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

是謂定昏蒙谷者柳谷也日之將沒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圍

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謂日之將沒又有繫閉之象也

實餞納日平秩西成案曰丁度集傳

鄭曰實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

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鹵方萬物成序其政助成物

案曰鄭云實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者說詳上文馬義未詳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詩七月疏。周禮。鄭注。以疏。此月令疏。王。海。十一。卷。律。曆。門。文。編。上。卷。

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

秋分日見以正三秋疏曰北方七宿虛為中故虛為元武之中星計仲秋日

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

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

案曰鄭以宵為夜者小星詩毛傳義也日不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

虛元武中宿也者與傳疏同但為專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則大同小

異也

厥民夷鳥獸毛毳案曰司馬注中秋鳥獸毛毳。文。編。上。卷。律。曆。門。文。編。上。卷。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

也

平在朔易

王曰改易者謹約葢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

皆易傳曰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案曰王云謹約云云者月令孟冬文引詩者幽風七月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鹵方北方俱七宿虛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

故指中宿與次而五言之案曰。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案曰。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王天與尚書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王曰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

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

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

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仲讀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

氣也案曰。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故見以正冬之三節

案曰鄭注備言晝夜刻漏之數云云者晝夜刻數日中宵中鄭與馬同日永

日短鄭與馬異然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

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

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

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

耳然則馬鄭與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鄭又以所宅下三言分配三

月尤覺支離皆非也鄭又云昴白虎中宿也者亦專舉正中之星也昴字从

而象閉門今說文乃作昴俗本傳刻之誤也詩云惟參與昴毛傳云昴雷也

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雷言物成就繫雷愚謂昴方之宿一名旄頭昴

與旄若猶與搖康成云秦人猶播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又案曰四仲中星惟夏小正與堯典合至逸周書時訓解及禮記月令則皆

不合蓋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宿

之舉目可見千百季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為經緯夏

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則二月在昴則

東隱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案曰。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

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進而南大火值南故書日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鹵蓋五月日在七星

而四月在東井案曰。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案。曰。星。昴。一。音。

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

初秋分夜在心

月在角九月在箕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為漢津析木之津也  
大火鹵沒則元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鹵沒降昴東陞故夏小正曰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鸞織女恒鸞降昴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昴處北故  
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鸞則旦蓋十月日在斗斗十有一月在虛斗十有  
二月在營室斗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喉皆之口也  
元枵鹵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謂斗牽牛為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  
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  
斗牽牛特周之星象耳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  
一次至今日則更移一次矣故歷家有歲差之法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恒星  
相距之分也如今季冬至太陽躔某宿度至明年冬至時不能復躔原宿度  
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  
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季差一度劉宋何承天  
以百季差一度祖冲之以四十五季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季差一度唐  
傅仁均以五十五季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季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  
八季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季差一度元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季  
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季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  
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季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為密今新  
法歷書載鹵人第谷以前恒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累改歲差  
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季有餘  
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為黃道鹵移之度在新法為恒星東行之度  
徵之天象恒星原有動移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鹵移則  
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  
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  
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  
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  
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  
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  
非黃道之鹵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季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

微渺必歷多年其差乃見然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為定率惟隨時測  
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也則也字云仲秋鳥獸氄毛也氄毛亦當作羣若云三羣則羣字注云羽翮羣也  
鄭曰隩內也文選十四卷頭尾馬曰隩煖也氄溫柔貌釋文隩煖也氄溫柔貌傳曰隩室也民  
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與羣細毛以自溫焉  
案曰鄭云隩內也者孔安國論語注義也詩淇奧傳云隩隈也釋止云隩隈  
厓內為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為隩說文卷十四下自部云隩水隈崖也大學  
引詩作澳彼注亦云隈崖釋文則云澳本亦作隩本又作隩說文卷十一上  
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然則隩隩皆通皆有內義故馬孔  
作隩鄭則作隩而訓為內要此經是言室中與則鄭為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案曰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稷復其時也从禾其聲稷音曰稷三百有六旬  
今作莽其音包所收也定史記作正稷說之云古文作正衡也方作定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  
記時事公羊傳卷  
陽元季疏王曰期四時也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  
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  
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尚書後案卷一傳曰咨嗟暨與也匪四時曰  
莽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  
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  
信蓋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  
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疏曰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置閏以定四時左傳  
云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是也  
案曰鄭云以閏月推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齊謂立春以後半年閉謂  
立秋以後半年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至謂冬至夏至日永日短也攷天體  
至圍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為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  
以日之周而為限日為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  
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數為天之一度

故日一晝便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市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  
 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為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積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  
 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為一月天之左旋如左轉日月如右轉行上十  
 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為二十九日者十二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  
 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得六千六百不盡三百四十八  
 分五十九百八十八除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  
 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  
 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每歲小月為  
 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為  
 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  
 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即法十九歲  
 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有餘分未盡者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為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  
 章為會凡五百一十三季三會為元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季三會為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季日月皆齊分  
 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也年不至而又為元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案曰說文四上曰部屬字注云謂也凡白部屬皆與同聲

馬曰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季皆以老成庶績多關故求賢願四時之職欲用  
 以代義和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成厥庶績願是事者將登用之

案曰馬云義和為卿官者馬亦以義和為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  
 與鄭合也又云堯之末年皆以老成云云者說詳上文及下文亦與鄭合也

放齊曰九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曰曰嚚訟市反訟

鄭曰帝堯九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嚚訟市反訟

馬曰先嗣也帝之九子曰朱也嚚訟市反訟

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事訟可乎言不可

案曰鄭馬以九為嗣者釋詁九嗣同訓繼則九亦嗣也毛詩大雅既醉云永  
 錫祚允彼箋以為子孫是也傳云允國子爵非也孟子丹朱不肖是嚚訟也

帝曰疇咨若子采釋文曰子音

馬曰采官也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案曰馬云采官也者釋詁采官也采采同也傳訓事亦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遯象恭滔天釋文曰驩兜也

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義和之  
 子皆成庶績多關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向者堯時十八之三卷  
 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堯崩。馬曰僝具也釋文曰驩兜臣名都於嘆美之辭共工官  
 稱鳩僝僝見也嘆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辭謙消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  
 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為水虞周同也又云其人名  
 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誤以康回為共工  
 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  
 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辟是謂  
 違為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  
 釋康為庸是也然則共工名氏不可知也鄭又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成云  
 云者說見上下文馬云僝具也者說文義也

帝曰咨四岳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義和之時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  
 和仲義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謂之四伯義和子成分  
 四岳為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  
 可知詩經疏。賈公彥。禮記。王制。傳曰四岳即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  
 諸侯故稱焉

案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者周禮說巡守之禮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人為天子之卿出即為諸侯之長故鄭又  
 云堯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  
 岳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彼注云伯謂為三公者職主也是伯分

主東函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隱五季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然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為一王四伯則唐虞岳亦稱伯故鄭此注又云是為四岳謂之四伯也鄭又云義和子成云云者鄭注大傳亦云義和為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獄是為四獄出則為伯其後稍成鳩受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是也八伯之名可見者曠兜等四人餘皆無文曠兜等是代義仲等者故鄭云云也下文有十二牧據十二州每州一牧若九州除畿內則八州八伯伯是長義故岳牧皆得通稱也太子晉所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為炎帝後春秋隱十一季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云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襄十四季傳諸戎四岳之裔也杜云四岳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獄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

一尚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以上諸條皆謂堯時四岳乃姓姜也而孔傳則云四岳即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據姜姓乃炎帝神農氏之後而義和乃少皞顓頊之後似四岳非義和矣鄭則與諸家說及孔傳又俱不同以今攷之蓋堯時居四岳之官者本不一其人當其始命義和四子為之其後分為八伯又命曠兜共工放齊鯀等為之此節四岳正指曠兜等也其後堯老舜攝流放四凶舉禹治水而又有姜姓者居四岳之職佐禹治水然則諸家說以為姜姓者舉其末後者言之孔傳以為義和者舉其最初者言之如此則鄭與諸家說似皆是但此節四岳自是當義仲等老成後曠兜等代為八伯互相薦舉不得為義和四子孔傳非是至姜姓佐禹則當鯀不成而舉禹之時尤在其後更不得指為此四岳然則惟鄭為是諸家皆非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

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又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俞曰於蘇哉釋文曰蘇音蘇

鄭曰於者鳴聲詩十六之二卷馬曰蘇臣名禹父也釋文曰蘇音蘇傳曰俞皆也

案曰鄭云於者鳴聲者鳴當作鳥說文卷二上口部無鳴字卷四上鳥部孝鳥也取其助氣故以為鳥呼俗作鳴非是重文錄古文鳥又重文於古文鳥

省唐元度九經字樣於部云於本是鳥鳥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從於作於者訛是也馬云云者夏本紀文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釋文曰方音方

鄭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

疾圯毀族類也言蘇性狠戾好此方各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四下放部逐也从支方聲逐有棄義放既从方得聲則方亦可通放也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釋文曰異音異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蘇王曰堯意不能明蘇是以試用傳曰異已

也選也言餘人盡已惟蘇可試無成乃選堯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季也

三考九季功用不成則放逐之

案曰傳以異為已說文卷三上夬部異舉也从升已聲引虞書此文為證傳

義非也馬王云云者堯知蘇惡御衆用之故推其義如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願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五

解馬曰朕我也異讓也傳曰堯季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季則

時季八十六老將求代與願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願行帝位之事疏

曰備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季孔必有據未知出何書

案曰鄭以庸為用者說文三下用部義也馬云朕我釋詁文與讓與係通也

岳曰否德亦帝位案曰否德亦帝位案曰否德亦帝位案曰否德亦帝位

傳曰否不忝辱也解不堪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

曰明明揚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錄在下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馬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

文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

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

位傳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案曰鄭云師諸侯之師者益禮州十有二師鄭彼注云師長也九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是也王孔云衆非也馬云云者詳書序

帝曰俞子問如何岳曰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無日曰替舜父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替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

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諸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諸頑嚚魯傲使進

進以善自洽不至于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此經皆無帝曰

鄭曰試以為臣之事王曰試之以官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疏曰妻

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案曰鄭云試以為臣之事者指下慎徽等王與鄭合傳疏非也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傳曰女妻刑法也堯于是以二女妻

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案曰鄭云不言妻者凡以女與人曰妻桓六季齊侯欲妻鄭太子忽論語

以其子妻之今日女子于時孟子萬章下篇亦云堯之于舜二女女焉立文有

異故解之因不告其父故不序其正也不告其父者孟子萬章上篇云妻妻

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是也

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帝曰欽哉

馬曰水所入曰媯媯汭媯水之曲水經曰媯水出於嶺南入於海

地部○纂錄史圖不紀水經四卷河水注○大王曰媯汭地名平初覽六十四卷地部傳曰降下媯婦也舜為匹

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嘆舜能修己

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曰皇甫謚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

河東太陽山肉虞地是也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肉肉流至蒲坂縣南人

于河舜居其有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

案曰馬云水所入曰媯媯汭媯水之曲者毛詩芮鞠之印傳云芮水厓也鞠

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芮是也鄭道元云有二

水南曰媯北曰媯異源同歸渾流注入河恐非也

慎後五典五典克從案曰東晉分前漢以下為五典後人又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五帝馬曰徽善也王曰徽美也

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

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案曰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者下文司徒敷五教文十八季傳

虞書敷舜之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是也馬云徽善釋詁文王訓美意同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

無廢事業

案曰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為賓謂舜為上賓以迎諸侯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

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五帝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內

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案曰鄭云賓讀為賓舜為上賓以迎諸侯者賓為古文賓見儀禮鄒飲酒禮

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魯注賓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賓相史記蘇秦傳

必長賓之義作賓是也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鄭曰麓山足也釋文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

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尚書疏傳曰麓錄也納舜

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曰鄭馬云麓山足也者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于山為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開闢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宜務山余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銘云土有確務山方知此確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王彼麓為錄解為大錄萬機王亦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所引即當日博士之說王肅號為傳古文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傳出王肅故同其說其實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朕可續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釋文曰底之屬反本或作底非

鄭曰三季者賓四門之後三季也史記五帝本紀注曰三季者賓四門之後三季也馬曰底定也釋文曰底定也王曰底致也釋文曰底致也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季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案曰鄭云云者三載考績故知是賓四門後三季時當歷三考也馬云底定王云致者釋詁底定同訓止故得通相訓又周語韋昭注以底為致是也

正月上日釋文曰正音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

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史記五帝本紀注曰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馬曰上

日朔日也史記五帝本紀注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尚書疏

案曰鄭云云者鄭注三帛以五帝皆改正別不始于殷周甘誓三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雖與鄭異要亦有據王肅乃云自夏以上皆建寅非也

受終于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注曰馬曰文祖天也天為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案曰鄭云云者司馬貞引尚書帝命喆曰五府五帝之廟若曰靈府赤日文祖黃曰神斗白日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也攷五行為太一之用以生成物王者各感五行精氣以生故四時既各祭當方帝南郊則專祀感生帝惟闕北祀昊天上帝則太一是一是又為明堂以象五行唐虞夏殷周皆然詳見月令鄭謂文祖即明堂此古義也馬以文祖為天即感生之義與鄭合也傳以為堯文德之祖廟史記以為堯太祖據禮緯稽命徵鉤命決以為唐虞立五廟蓋太祖及高曾祖禰四親也如文祖為祖廟應兼五廟而言考帝系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靈元靈生侑極極生帝帝生堯則黃帝以下四世為堯四親不知黃帝以上更以何人為太祖以充五廟之數要之舉天可見祖舉祖不足該天傳說非也

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案曰瑤璣玉衡天儀也七政

鄭曰其轉運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瑤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史記五帝本紀注曰瑤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筒所以視星宿也以瑤為機以玉為衡蓋黃天

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日主日法天第二日主月法地第

三日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日殺土謂填星也第五日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日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日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瑤

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史記五帝本紀注曰瑤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傳曰在察也瑤美玉機衡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

曰玉是大名瑤是玉別稱機衡俱以玉飾但立文不可以玉機玉衡所以變

其文機衡者機為轉運衡為橫蕭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

天儀者是也

案曰鄭云瑤璣玉衡渾天儀也者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史記五帝本紀注曰瑤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宣夜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

高而四邊下日月有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



考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闔始經營之鮮于安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銅為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入于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存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貫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兩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窠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軌使衡

既得隨環東兩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南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畧也鄭又云七政日月五星也者月距地最近火水次金次日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遠月右旋最速火水次金次日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遲就其行度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朏朧五星有遲留順逆不同故必有以齊之七政之行紀于天之度而天度不離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腹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為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為黃經與赤道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為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為黃緯聖人為璿璣以象之玉衡以窺之察日之南北節氣早晚可辨察日之出入晝夜永短可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晦朔弦望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冲日而有合伏退望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日月五星互相掩而有交食凌犯俱可推步不爽所謂齊也

釋類于上帝

鄭曰禮祭上帝于圓北史記五帝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王曰釋教也上帝天也釋文。山井鼎七經五子考文。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

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案曰鄭馬云云者固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禱釋天云禱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為非常則同故王制疏云異義夏後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特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後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禱疏以為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禱而言禱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為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

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知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  
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迎氣于四郊也據諸說考  
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為壇兆裴駰解  
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上帝于闕工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  
至祀天子闕工以響配夏正祀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  
李業與傳雖異地要闕工亦在南郊今此類祭禮儀應依冬至闕工不依夏  
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闕工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  
其馬以為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  
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為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工故  
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  
禘郊祖宗鄭以為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于闕工則此類祭于闕工必當  
依類禘祭為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

禮于六宗

鄭曰禮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尚書疏。林之尚書全解。卷一。黃度

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司馬疏。禮記十七卷月令疏。司馬遷禮書卷之六。禮記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禮儀。宋史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十二卷郊祀

其謂六也尚書疏。林之尚書全解。卷一。黃度。禮記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禮儀。宋史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十二卷郊祀

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禮

于六宗此之謂矣尚書疏。林之尚書全解。卷一。黃度。禮記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禮儀。宋史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十二卷郊祀

案曰鄭云禮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者鄭以禮是祭天神義主燔燎大

宗伯以禮祀祀界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三祀本何皆取升屋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禮者煙氣煙也天

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

傳曰精意以享曰禮此之謂也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

周禮之禮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燼之體也書曰禮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

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曰禮若潔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

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準

此論最得鄭意也鄭又云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云云者鄭既正釋禮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

宗之名也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

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

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精矣其餘諸儒各自立說馬云天地四時本之大傳

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然則馬注非也王云四時寒暑日月

星水旱雩孔傳從之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此王及雩孔傳所本司馬紹統駁

云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可

乎然則王及雩孔傳非也司馬氏之駁馬王雖是但又妄駁鄭則非其自初

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

屬取羣經所言祭祀除去祖廟餘則盡指以充六宗浮游汗漫尤覺不可為

訓若歐陽和伯夏侯建劉歆賈逵張髦虞喜孟康摯虞及魏孝文帝言人入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編于羣神案曰編史記作辨徐廣音班固謂編同徐廣非也樊豐修前漢書云辨于羣神飲酒禮祭

傳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詩十九之二。卷周禮時序疏。又十

案曰鄭云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者上文因上帝及六宗六宗是天屬此因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

山川及奉神葬神是地屬故鄭專指工陵等傳兼古聖賢非也

辨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案曰馬作班史記同古字通用

馬曰揖欽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舜收欽之使舜親往班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輯合也釋文。傳曰揖欽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

欽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璜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

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期日受終又徧祭及欽瑞八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曰馬云揖欽者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輯揖通輶弓輶屨注輯欽也是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釋文曰巡守即巡守也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望也望秩于山川者循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

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傳傳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藻六卷律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藻。傳

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釋文。禮記。禮記注

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疏曰正月班瑞二月

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王制及書傳文鄭

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黍稷豆爵獻之數考五等諸侯適天子皆席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

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俎五牢侯伯饗餼七牢俎四牢子男饗餼五牢俎三牢又止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於伯與侯同據此諸

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周禮侯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案曰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者鄭周禮小宰注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鄭意以堯用地正巡守符用人正也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

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

馬以為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者五載一巡守也傳以為二月頒瑞之明月思謂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瑞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親羣后安暇

便巡守或傳說非也鄭又云柴燎也者說文弟一上示部云柴燒柴樹以祭天神即引此經以證則柴是燔燎焉注同也裴駭引鄭注誤作柴祭東岳

云云攷大宗伯三祀積柴實牲燔燎升煙皆祭天神與山川無涉則柴為祭天告至無疑鄭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也鄭之解經必不自相矛盾裴誤添

祭東岳三字也王制親諸侯彼注云親見也疏云謂見東方諸侯即此經肆親東后之事其禮詳儀禮觀禮篇也

協時日正日同律度量衡釋文曰度量衡字量力的反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

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釋文。公羊傳八年疏。禮記注。玉藻六卷律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藻。傳

日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疏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季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

悉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槩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

日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之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

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量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

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密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錐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

起于律也案曰鄭云律陰呂陽律也者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彼注六律合

起于律也

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又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彼注云聲之陰

陽各有合陰呂即六同陽律即六律也漢律歷志一黍為一分疏作千二百

黍為一分漢志合黍為合疏作十黍為合皆誤也合黍即兩黍十黍為合一合乃

乃太且一合容千二百黍重十二兩兩兩則二十四兩也十一兩為斤若十合為一合乃有五百

升有五升而重三斤零二兩亦重太甚即以今市中所用量較之木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兩兩與黍其性相重

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也

禮既夕朝一益黍重二十兩曰益為黍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黍一升實一斤零四兩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釋文曰贊音至不又作贊。案曰說文六下貝部無贊字

至贊大夫士禮也人之贊也皆從手周

禮大宗伯六禮亦從手孟子又作贊古字同用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即瑞節執之日瑞陳列曰玉也三

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王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繪高辛氏

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

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

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

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詩二之二。卷。林。疏。周禮十七卷

春官序官疏。禮記卷四。又四卷。禮下疏。又六卷。禮弓上疏。公羊傳卷八年疏。論語二卷。為政篇

那射疏。張存中論語通考上卷約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漢守節正義。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又八十七。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贊二生羔雁卿大夫所

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

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開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

執黃尚書疏。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十。傳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

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

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贊以見之器謂圭璧璜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

禮親萬民五禮謂此也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

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

案曰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者此巡守所修故以為五等諸侯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偽孔傳從之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馬及傳非也且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然則鄭以五禮之名起于周唐虞未有也鄭又云三帛所以薦玉也云云者鄭以三帛即玉之纁繪也後漢陳寵云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改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一月為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又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覽篇云夏以三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鄭說見公羊傳正義及史記集解所述三正之色最為有據據藉所以薦玉此巡守親后所重瑞玉故屢言之馬王說三帛五器與鄭異皆非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案曰如虛。公羊疏。鄭作如初。釋文云如西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釋文用

說之詳見下節也馬及偽孔非是

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

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

後乃始云歸耳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我將。通典五十五。四卷吉禮篇。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藝祖也釋傳曰巡守四岳

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曰鄭云藝祖文祖猶明堂者說詳上文馬以為廟廟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率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季四方諸

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尚從禮。記集說二十八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七十卷朝儀門。馬曰四

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釋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

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奉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

明奉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奉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奉北方諸侯冬

季來朝又明奉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季一朝天子天子亦

五季一巡守能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為四部四季乃徧總是五季

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行亦得鄭意

皆是也馬乃以四朝即指四面朝于方岳王與馬同偽孔傳又襲其說然天

子巡守而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即上文肆覲東后之事此處何用復述傳強

為回護云將說敷奏故申言之而疏又附會云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

敷奏敷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亦自知辭窮矣且此若以為朝之正禮則諸

侯竟不一至京師耶若非正禮則經何但言巡守之朝而朝之正禮絕不一

及耶抑豈來朝京師遂不必敷奏耶皆謬也王制云天子五季一巡守鄭彼

注云五季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五年專是虞制鄭所傳尚書

虞夏同科故連言夏周十二歲則鄭據大行人其夏殷彼疏依鄭志當六季

一巡守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

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曰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

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夏為之定界釋文二十九卷爾雅釋地音義。史記五帝本

七卷地理通釋一卷。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

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于是為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

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篇。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卷州郡部。案曰王曰舜為冀州之地太

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李吉甫元

唐地理通釋。玉海十四卷地理門。又十七卷。通鑑地理通釋一卷。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

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案曰鄭馬云云者冀沆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

南曰豫州河內曰冀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九州濟東曰徐

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

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九州正南曰雍

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揚荆豫沆雍冀

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彥疏云周

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蓋冀沆荆揚豫雍唐

虞三代之所同餘州沿革互異今此經云十有二州鄭馬即據禹貢釋地職

方之文推而知之故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沿職方有幽并無徐梁

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

知分冀州為之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

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地知分青州為之則此十二州

自是九外益三也又鄭馬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孔傳同故疏云禹之治

水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季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晉書地理

志亦云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類而分區宇

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

州封十有二山者也乃漢地理志則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

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為

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夏制九州諸說皆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當從鄭馬說疏又云居攝之時置十二州其後終舜之世常然故下文敘即位後事亦云十有二牧若宣三季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如禹貢也

封十有二山

鄭曰落水害也史記五帝本紀案解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尚有流川未通利者亦足為害故藩之上文肇十二州封十二山皆禹治水功成後事則此亦治水功成後事非方治水事禹自述其功云于决九川距四海又云濬畎澮距川次第分析言之甚明也若然受終以後歷敘新政而不及正敘禹治水但言流川者別有禹貢避重出也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有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三卷秋官司馬曰言咎錄刑疏小學紺珠八卷馬曰言咎錄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案解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

用不越法疏曰易繫辭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做法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刑用不越法案曰鄭云云者此句乃為下諸文之綱故鄭以正刑五兼流宥鞭扑贖言之傳與鄭合也正刑五者墨劓宮刑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則起唐虞以前考苗民之劓刑椽斃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過絕之非謂不用五刑

此經所言及下文五刑有服泉陶謨五刑五用皆是也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為即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道有康誥無或劓刑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亦皆有之馬融云云說與鄭異馬本大傳彼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膺

者以墨幪膺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為畫象之象其言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故有卿非之日世俗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從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即五刑斷從鄭注為正也

流宥五刑

鄭曰其疑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疏馬曰流放有寬也三宥也一日幼少二日老耄三日蠢愚五刑墨劓刑宮大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案解王曰謂君不盡刑殺宥之以遠方尚書疏。王元亮疏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案曰鄭云云者禮記云屏之遠方東方曰寄西方曰棘終身不齒左傳云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其刑次于大辟如四凶罪最大接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貧其故而己其墨劓刑宮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為其罪輕重之差也馬以流宥為幼少老耄蠢愚攻此乃三赦之法在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為流宥馬注非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史記五帝本紀案解傳曰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案曰馬云云者疑若漢唐以下少府軍器監等官有造作不如法用此刑疏引秋官條復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及左傳鞭徒人費等恐皆非也

扑作教刑

鄭曰扑槓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史記五帝本紀案解傳曰不勤道業則撻之疏曰學記云撻楚二物收其威鄭云槓槓也楚荆也二物可扑撻犯禮者案曰鄭云扑槓楚也者槓夏古字同槓即槓也爾雅釋木槓山槓郭璞云今之山楸是也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山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五帝本紀案解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疏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銀傳為黃鐵俱是贖罪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

少暉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顛項氏不才子謂之檣杻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

餮驩兜為渾敦共工為窮奇檣杻三苗為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

舜先舉禹而後誅饕餮向書。又約。鄭。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饕餮為無

功而誅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

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向書。載二十

在聖論傳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案曰鄭引左傳者文十八季文又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

誅饕餮者四罪在治水功成後故列舜居攝之後堯殛落之前其次序按經自

明也傳三十三季左傳晉曰季對文公曰舜之罪也極矣其舉也與禹襄二

十一季那美謂范宣子曰舜極而禹與此特為舉賢不拘族類而發其文不

必泥王肅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春考妣三載四海遐謫八音案曰說文卷四下

傳曰殛落死也堯季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

十八載堯歿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過絕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季則華夏可知

案曰百釐降二女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徵庸事自受終文祖至四罪成服

皆舜攝位事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時堯委政于舜故總之云二十有八載

孟子引此趙岐注言舜攝行事時未為天子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也趙岐注二十八季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史記堯立七

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季

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季按上文堯欲讓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

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季史記與經合鄭說同此的然可據者也孔傳乃謂堯

季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而得舜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至堯崩二十

八載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書傳皆無此言孔穎達已疑之其以歷

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合為三十載改下文二十字為三十以就其說尤為

誣妄惟王肅與之同皆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王日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向書。載十二卷

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三季寒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案曰鄭以月正為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為明堂而偽孔傳

以為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為正說已詳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曰說文卷十二上門闢闢者曰

鄭曰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闕門

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四之二卷傳曰詢謀也

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

壅塞疏曰論語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行之所由故以言仕路

案曰鄭云云者傳與鄭同論語鄭注言弟子從我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故疏引以證四門四門卿士所居卿士職出政教薦賢其首務也

杏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九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釋文曰

鄭曰能志也詩十七之四卷大雅民勞。德明。德。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傳曰杏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教授民時柔安通近敦厚也元善之長

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

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疏曰在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案曰鄭云能志也者詩柔遠能通傳云柔安也箋云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

順仰其近者疏云尚書柔遠能通注以能為志則此云仰者與志同謂順道

其意也是也王及傳以柔與能皆訓安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鄭曰載行也向書。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五帝。王曰載事也成也。向書。文選。二十卷

詩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

者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案曰鄭云載行也者說文載乘也从車失聲引易大車以載是有行義周語

登季以載其毒韋昭注載行也是也王及傳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強法必有成功故改命

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拾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



故曰聖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買全考列傳序。又三千九卷考工。傳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案曰鄭云云者周禮冬官為司空周官必因前代且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司空執度地職同知司空是冬官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上文惟有共工無司空知初時冬官為共工也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以行言為水官以時言為冬官也文十八季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主后土即是平水土知禹在八愷內舜所舉服虔注左傳亦以八愷為禹堯之屬也改命司空云云者初時冬官為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名故知欲罷與禹特改官名也云舍司空為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禹而已禹既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舍故更命益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為難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馬曰懋美也釋文王曰懋勉也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案曰馬王云云者懋訓勉見說文心部而懋與茂通是有美義也傳云稱禹前功命居百揆者禹平水土實堯時事舜即其時水功成久矣知是舉前功也魯頌閟宮疏申鄭箋意謂禹宅百揆乃天官是由冬官升居此職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攝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即位命官首使禹宅百揆是亦攝位之端也足明此經是舉其司空之前功以申百揆之新命或謂古者三公或兼六卿或兼師保傅或兼四岳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繼夷滑夏冠賊殺先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為民害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同職者謂之司寇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是三公兼六卿也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三公兼師保傅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陝以東周公之陝以內召公主之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是三公兼四岳也說見周禮地官序官禮記文王世子大戴禮保傅書序周官時洪水雖平然功緒猶有未竟司

空非禹莫任故使以百揆兼領之始即三公兼六卿者此說非也鄭注明言禹登百揆舍司空百揆是天官即或三公兼領但領太宰司徒可矣若又領司空是六卿兼其三三公兼其二必不然矣經言汝平水土實是舉司空前功以申百揆新命非留司空舊任而重加戒飭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案曰說文卷八上依部稷契陶與也从水曰稷稷讀曰稷稷今本諸人改

鄭曰稷兼也初堯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稷為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向壽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生民疏。實公遂周禮疏序。傳曰居稷官者兼也契皋陶二臣名稱首首至地

案曰鄭云稷兼也者稷是后稷之名事見詩生民及閟宮也又云初堯天官為稷云云者說已見前傳云稽首首至地者太祝辨九辨一諸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稽首頓首至地也頓首頓叩地也空首頓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頓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頓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稽首頓首俱頓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稽首拜中最高重臣拜君用之也

帝曰俞汝往哉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五帝本紀傳曰敕使往宅百揆案曰鄭云云者意與偽孔同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案曰阻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黎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時五穀以救活之疏。史記五帝本紀傳曰馬曰祖始也傳曰阻難也播敷也。傳曰阻難播布也黎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案曰鄭云阻讀曰阻阻厄也者此字古文必作且宣和博古圖卷二周穆公鼎碑公賦鼎凡皇祖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類此甚多故馬作祖訓為始但說文卷十四上且部云萬也从儿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祖从牛肉在且上是且組同物故鄭讀若組而組音與阻同因訓為厄王肅竊其義改訓難偽孔襲之但竟直改為阻則非是引鄭者亦就偽本其實鄭注必是且讀曰組

云云也又讀時為蔣解為種蔣者說文艸部云蔣夏別種是也鄭又云始者

洪水時云云者鄭意亦以此經為舉乘前功也乘為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

握河紀堯即政七十二季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于邵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為堯周本紀乃云舜封稷謂后稷

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又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為大司馬故鄭元魯頌

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

稱焉孔穎達疏云堯典說舜命羣官禹宅百揆天官也契為司徒地官也伯

夷為秩宗春官也咎繇為士秋官也垂為共工冬官也惟乘稷述其為稷之

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穎達此疏申行鄭義最確此經

雖舉乘攝殺之前功其實乘此時已為司馬矣據鄭說堯時天官為稷乘為

之其後當因夏官司馬之人即命乘改領其職蓋古者兵農不分軍將即命

卿卒伍即農民乘既長于農事宜作此官乘既為司馬則天官虛位此舜所

以求宅百揆者而以命禹也下文惟明克允下鄭注以稷契皋陶三官皆堯

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二十二人下鄭馬注皆以稷契皋陶不在舜新命

二十二人之數然則乘不但為稷官在堯時即為司馬亦在堯末崩舜未受

終以前故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乘之知其神怪乃

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遵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案自說文卷十下部無字注云

文也魯人改孫序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五教五品之教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五品五

常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案曰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者文十八季傳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也祭法契為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謂知五教

之禮也是也王云五常即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夏奉夏

案曰鄭以猾為侵亂者首語齒牙為猾草昭注弄也方言卷十云小兒多詐

謂之猾是侵亂也但說文無此字疑當為滑荀子成相云無斂滑史記滑稽

楊倬司馬貞皆訓亂是也

寇賊姦宄

鄭曰強聚為寇殺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周禮三十六卷傳曰羣行攻劫曰

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先言無教所致

案曰鄭云由內為姦起外為軌者成十七季長魚婦對晉厲公曰亂在外為

姦在內為軌是姦軌固有內外之分左與鄭不同者所傳本異也鄭以先作

軌史記亦作軌者隱五季滅偃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軌法也以軌為先猶

以治為亂也

汝作士

鄭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士獄官之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士理官也疏

曰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為官名月令命大理耶十四季左傳叔魚

攝理是獄官為理官也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文及秋官序官士師注義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

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疏曰晉語

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撻改大者致之原野

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朝市國語賈逵注

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于朝士已下于市傳義亦當然

也

案曰鄭馬以三就為原野市朝甸師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磔于甸人

其刑罪則織剕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

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宥之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甸人掌郊野

之官不于市朝者刑于隱處不以減同類示國人也然則甸師正刑人處之

一不容遺漏故鄭馬以此配原野市朝為三就王肅亦同偽孔傳則據魯語

改之傳多取馬王而問立異以泯其迹此解是也但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

討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剕也

四續作則墨也五鞭扑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與尚書五刑不同又魯語原野指用兵征討市朝方指斧鉞等鄭馬則以原野為用墨劓等刑處所之一又各不同作偽傳者不知鄭馬之意又未明魯語與書不同妄引為說非也又三就兼五刑言疏云專指死罪餘刑可不拘者亦非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案曰王制釋文宅鄭知錄反王加字

鄭曰宅讀曰宅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宅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萃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

鎮服蕃服也向清疏。又周書五刑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

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八議之辟不忍殺宥之以遠傳曰謂不忍刑則流放之若

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案曰鄭以宅為懲艾之器者孔以宅即居艾義復疊史記作度亦似行回故鄭破讀也鄭又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云云者以東鎮蕃于九服為遠故分

為三居也轉則以為一四裔二九州之外三千里之外疏云四裔最遠謂人職云父之警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

教者屏之遠方尚方曰焚東方曰寄注云焚寄于邊遠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即謂人職云兄弟之警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

同者言中國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據其遠近其實一也愚謂傳疏非也謂人云云乃謂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

當使離鄉僻讎耳此乃救後之事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為三居之制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此為赦令所及則亦過而殺傷人者耳若非過殺救尚

不及安得有辟讎之事三居者乃是平日執法定罪因其于八議猶有可接故入之五流與謂人赦後事迥別且其中竝無九州之外一條則不可執以

附會孔傳明矣况入學不率教猶且屏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皆罪惡重大本當斷肢體刻肌膚今乃但徙之千里之外何足蔽厥辜耶當從鄭居之

夷鎮蕃為確馬王即傳所本皆非也

惟明克九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傳曰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案曰鄭云三官者覆契皋陶也云述其前功者說詳上文

帝曰嗚若子工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

案曰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者百工之官冬官也禹為之今升宅百揆此官虛矣故又求人也

僉曰垂哉帝曰命益垂汝共工傳曰垂臣名共謂共其職事

馬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垂臣名共謂共其職事

案曰據鄭以司空之名專為禹設禹既升天官此官還為共工不名司空垂為之馬以垂即為司空非也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命往哉汝諧傳曰及斯伯與二臣名

帝曰嗚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

用之有節

案曰馬云云者小雅皇皇者華毛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地官大司徒鄭注同是也

僉曰益哉帝曰命益汝作朕虞傳曰益臣名虞也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言朕虞云云者鄭意以朕虞為官名疏謂其本于王莽立子虞之官不可信然史記亦云于是以益為朕虞是鄭說本古義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馬及傳云云者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鄭注建立也

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禮吉禮是也此典三禮在虞

為秩宗在周為大宗伯大宗伯所掌多矣但言吉禮者舉重以該其餘唐虞

未必即有吉凶賓軍嘉之名也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疏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主秩尊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秩序宗廟也主郊廟之官

案曰鄭云云者秩當作說見上文宗之言尊卑尊以見卑也

風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曰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傳曰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案曰說文卷十四下古部云有善子使作善也夔曰教胥子大司樂鄭注云

晉尚書之鄭子注引此經亦作胥子後人改而謂尚書必作胥子與說文同

鄭曰胥子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案曰釋文初學記注注五王同子者御覽下海古者司樂以

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賄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案曰鄭云育子國子也者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鄭彼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

制去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王子王之庶

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攷此經胥子孔傳以為元子至卿大夫子弟大司樂鄭

注以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孔則遺却公侯之子鄭亦似遺却王太子王子二

者所說皆不備惟王制之文最為詳悉然大司樂樂正皆言國子則鄭意固

兼王太子庶子公侯卿大夫子弟大司樂注特舉卑以見尊省文耳孔穎達

云云王太子乃云王子知王子是庶子羣后以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

文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又自羣后以下庶子不在其內故大司樂國之

子弟賈公彥云弟者王子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是也

直而溫寬而栗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栗為戰栗者論語八佾篇義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詩序傳

案曰鄭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鄭彼注云三者本志無此本

于內不能為樂也又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思慮為志詩之

為言志也是也鄭又云永長也者釋詁文又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者樂

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案曰說文

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也詩譜序疏傳曰聲謂

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

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

案曰鄭云云者既長言之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清濁不同猶恐其聲未和

乃用律呂調和五聲使應節奏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謨及中聲

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義春官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神人以和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神不特祖考人不特羣后故曰一隅也

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傳文曰於子擊石或音馬而絕句非也。案曰釋文非也。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春秋公羊疏二十八卷夏十四年疏。史記。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五帝本紀集解。攝事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案曰鄭云石磬也者樂記石磬是也又云服不氏云云者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是也又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也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案文曰聖徐在方反說切韻在咸反說如字徐失說反珍切韻在咸反。

鄭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遠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此說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聖疾珍絕震動也言我疾說說絕君子之行絕君子之行。三國志四十七卷。吳主傳裴松之注。而動驚我衆欲退絕之

案曰鄭引色取仁而行遠者論語顏淵篇文珍為絕震為動師為衆者皆釋詁文震為動亦詩大雅生民篇毛傳文聖為疾者說文卷十三下土部空字重文聖字注云古文空从土即聖疾惡也即引虞書此文以證是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虞書北平書鈔五十九卷。案曰此謂為納言。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疏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納言喉舌之官也。

案曰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者後漢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蓋秦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儀云尚書台主章奏

事秩于石故李固以為出納喉舌之官鄭舉漢法以況也大雅烝民王之喉舌彼毛傳以為冢宰則與此納言不同天官宰夫之職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次敘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宰夫下大夫為之本與小宰俱為冢宰之貳疑即此納言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鄭曰十二牧禹益益伯夷夔龍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救命尚書疏。傳曰。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

美之無所復數禹及益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禹益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特救命之。

案曰鄭以十有二牧及禹益等十八人為二十二人者馬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蓋四岳之官內則為王朝之卿外則為諸侯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如義和六子為六卿亦為四岳放齊共工謹先蘇四人王朝卿也亦為四岳上文曰觀四岳羣牧

雖岳牧並稱其實當州之牧自是外諸侯之長而四岳則介乎內外臣之間兼攝者多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皋陶陶垂六人此六人中當即有兼四岳者共工謹先等流放後自須以賢代之且堯之與位不各餘人特各四岳舜此時求宅百揆求典三禮亦特各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新君即位岳牧自必咸赴京師若四岳果僅為諸侯之長則舜之新命先外後內殊非其次其所以首各四岳者實以四岳乃

六卿所兼故也鄭明知馬以岳牧與禹益益伯夷夔龍消配停勻適合二十二人之數反置不用寧取無命之艾斯等四人充數知四岳有斷不宜入此數者耳鄭注不可易也五帝本紀補。一。句云堯以朱虎熊羆為之佐則艾斯伯與禹益之流可知。堯命亦各有職。堯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傳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陟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放績法明衆功皆廣。

分北三苗釋文曰北如字又音佩。鄭曰流四凶者鄭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所竄三苗為凶高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尚書疏。林之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三。國志五十七卷。虞。周。禮。疏。之。注。

案曰鄭云云者古文北字从二人作爪別字重八八作𠄎二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八部云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竹部曰𠄎古文別許慎學于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翻奏鄭解尚書遺失事目乃

苗幽閻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苗幽閻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苗幽閻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謂鄭正釋古今字可有  
何可怪分八三苗即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虞駿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案曰本傳絕句位絕句二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季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季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夙謂攝位至夙為五十季舜季一百歲也案曰劉向所

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季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季凡三十歲

也尚書疏。劉向。傳曰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季攝位二十

八季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季升道南方巡守夙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季凡壽一百一十二

歲疏曰上言乃言底可續三載則歷試當三季云二季者其一即是徵用之

季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季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

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舜即位五十季從格于文祖之後數之孔以月正元日

在三載過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季老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季三季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季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季是舜季六十二

為天子五十季是舜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是在位五十季其文明矣鄭元

云云史記云云皆謬耳

案曰鄭云云者此篇前文有舜在下時舜季三十無妻即舜生三十是也釐

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季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成服皆攝位八

季中事三載過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即位三十九季中

事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季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季而堯崩三季老畢讓丹

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云舜季二十以孝聞季三十堯舉之季五

十攝行天子事季五十八堯崩季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季南

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所云攝位八季居喪三季即

真三十九季合計之五十季即在位五十載是也與鄭說合蓋太史公親問

安國所載多古文說鄭傳孔業故先後符合如此開皇購得之姚方輿所上

孔傳乃改二十為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為句三十在位為句以歷試二季

攝位二十八季為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即真之季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季凡壽百一十二歲按此說  
乃以乃言底可續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為三十不知底續三載猶云三載  
考績此本唐虞之成法所謂三載不過言其底績之效可見者如此耳非歷  
試僅三載也夫三考黜陟至慎也緣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界匹夫  
何等大事乃定于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其以五十  
載為即真之歲特因大禹謨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舜薦禹  
于天十有七季合之為五十耳大禹謨係東晉晚出偽古文本不足信即使  
足信亦安知攝位八季居喪三季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傳以陟  
方為蒼梧者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夙因留舜焉鄭志焦  
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商裔今舜征有苗乃夙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商  
裔後分之在南野是也

尚書後案卷二

東吳王鳴盛學

虞夏書

皋陶謨

日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皋陶下屬為句傳曰順致古道以言迪路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昭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諸其政

案曰皋以皋陶下屬為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為同天堯德則然皋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皋陶連讀也日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推堯餘篇相承用為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

穆解亦以四字發端又周頌諸疏引中候謫雒有日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目

寫日若稽古皋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也皋陶古皆作咎疑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晉人改也傳以謨為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傳文曰身修思永

傳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傳曰九族庶民應通可遠在茲

鄭曰敘次序也庶眾也庸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即璞釋詁注云敘謂次序是也又云庶眾也庸作也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兪

傳曰以皋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

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緜也

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智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為父隱故言不及緜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已舉其二又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為靜言庸違令色為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又訓孔為甚則孔壬即甚佞皆是陰險柔惡正類共工若偽之方命圯族乃是剛強之惡楚辭亦言鯀悻直以凶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

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緜故鄭以為子為父隱也知孔壬即甚佞者莊十有七季經鄭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日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王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

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為教宣二季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太宰注是也夏本紀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為順

又為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致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教如此然則此字本作擾因聲變通作擾而擾本音柔說文云擾牛柔

謹也从牛柔聲又云璞玉也从玉夏聲謂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柔擾柔柔柔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

人讀為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日正直二日剛克三日柔

克謙卦傳云乾剛坤柔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箕所演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皋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

也若然既寬柔擾配柔克應亂直配正直備剛強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應亂下故鄭解之以為皋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

必以一德補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康為康陽者馬論語注云康有康陽儒行云砥厲康陽是也鄭禮

記注引康作辨有康陽即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為資者塞本作塞說文卷十下心部塞實也从心塞省聲即引虞書剛而塞以謙

是也毛詩秉心塞淵箋塞充實也又王猶允塞箋守信自實滿其缺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篤實斯為美也兼變塞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

與後漢郵壽第五倫陳寔等傳凡塞字皆改為塞也彭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當有恒也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為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與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教以下之文尚書注曰林之奇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釋文曰史記夏本紀集解卷之二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鄭大

十名類也釋文曰史記夏本紀集解卷之二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鄭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邦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教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教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即生陽故動剛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既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列九德首故鄭不以為臣德

洪範亦運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浚杆也又澗澗浚浚也澗浚乾澗米也孟子澗澗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澗物澗浚浚澗存

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土人部云僚強也疑僚與諒通而諒為亮說詳無逸采事也

者釋諒文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且

鄭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尚書注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俊德而用之以布施政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

並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為俊者說文卷八土人部義也史記賈生傳索隱引

尹文子同百人為父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黨惡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刺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

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為卿相其政察察可為匹夫維網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

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蓋于五辰庶績其凝鄭曰凝成也馬曰凝定也釋文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疏

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

無教選欲有邦疏疏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勞

疏疏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傳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勞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下治人代居也

天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傳文曰有典

傳曰天次教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勅為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勅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勅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勅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勅

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為勅勅

正也是勅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敕誡也雷地曰敕

从支束聲此經及下文教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教懋和多士云教般命終

于帝又告教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既既既既云

祝釋般辭以教孝孫蓋古者教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教書而孫

寶告督郵何並造武吏俱載其文為教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

博冀遂傳言教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為勅又韓勅孔廟禮器碑勅字叔節由

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勅內

仙人唐公房碑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勅而諸經教亦作勅說文卷

十三下力部云勅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教古勅字今相

承皆作勅周禮樂師詔來警臯舞注云來勅也勅爾警率爾眾工蓋勅音資

與教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曰王應麟王王曰五禮謂

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曰王應麟王傳曰庸常用也天秩有禮常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

好饗餼發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

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

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皆以五為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  
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  
修之故鄭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  
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井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曰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

案曰鄭云井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

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實在

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尚書疏曰傳曰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彰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自

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懲哉懲哉

傳曰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書疏曰傳曰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十八之三卷大雅民

言注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禍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

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

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為聰明則聰明自指人

君有聰明睿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

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馬曰襄因也釋文曰贊猶贊也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為明襄為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請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見君更及贊誓又訟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為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案曰案言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金魏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案曰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為一篇也孜孜說文支部云汲汲也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曰昏替墊溺皆因水災

**案曰**鄭云昏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昏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季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子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橈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樸其

**水開**通道路以治水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涇洪水十三季三過家

**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山行仰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輶

**山行則**橈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橈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

**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橈澤行乘輶橈即橈也傳又

云刊樸其木云云者木部乘字注云樸識也从木夙爾夏書曰隨山采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乘而乘為樸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子被

傳云隨行山林新木通道襄二十五季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侯者并

埋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

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暨**益奏庶鮮食釋文曰鮮食

**馬曰**鮮生也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榘木獲鳥獸民以進

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

必以為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

**子決**九川距四海滂吹滄距川案曰若滂作吹則作吹川作吹見說文卷十一下吹滂

**鄭曰**吹滄田間溝也滄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鄭訓滄。文選

**九州**之川也李助等太平御覽**傳曰**距至也央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車之闊廣尺

深尺曰吹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滄吹深之至川亦入海

**案曰**鄭云吹滄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吹遂溝洫滄若散文則通得各溝

也又云滄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吹遂溝洫注滄洫又注川也

王畿千里分為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屬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

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

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千夫有溝溝上有眇百夫有洫洫上

有涂千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洫皆

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洫廣二尋深二仞徑眇涂

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洫廣

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遂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

為溝洫相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

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滄鄭注此畿內

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為井



大焉舍已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即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既濟坎為耳離為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子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案曰馬以左右為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勸是得轉相訓也

子欲宣力四方汝為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文曰會

鄭注作繪華蟲謂龍鳳龜麟也宗彝虎也藻水草也火也粉米也黼黻也絺繡也傳文曰會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文曰會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文曰會

鄭曰會讀為繪謂畫也絺繡為黼黻也謂刺也宗彝虎也謂宗廟之尊也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名虎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紵以為繪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謂龍為宗彝為雉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衮冕鷩冕鷩冕衮鷩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衮是衮龍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是鷩也鷩冕七章以鷩為首鷩是虎也鷩冕五章以虎為首虎毛淺雉毛深故以鷩言之鷩亂毛也

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神州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粟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為之精者曰縹五色備曰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繪于衣山龍者

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為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并畫

璋畫水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

雉也華象神州疏云神州本皆有華神州華為美雉五色象神州也鄭注司服鷩冕

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各鷩者以其頭似鷩也

繪畫也攷工記畫績之事縹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

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

鄭又以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繪于裳傳云宗彝宗廟彝

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

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

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尊殊覺錯雜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旌旗亦無謂

傳疏非也鄭云宗彝宗廟之尊也宗廟有虎彝雉彝據周禮春官司尊

彝職有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彝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犀彝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類則同矣母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

雉自是虞之彝器矣又彝是禘時所用禘謂酌鬯也獻故云鬯也尊爾雅

云雉叩鼻長尾郭璞云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

傳云為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開先鄭云為圖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

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後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粟米蓋傳以

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為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

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

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為已字相背以

青黑線繡是也縹傳云縹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為之後代

無川縹者虞亦不應有以縹為縹之事周禮疏云希縹者孔以為細縹上為

縹鄭讀縹為縹謂刺繡為縹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縹刺者為縹此縹與縹各有六衣用縹縹用縹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宗彜為彘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按  
 哀七季左傳天之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為一加宗彜凡十二以法天  
 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同  
 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神衣也毳扇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  
 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所謂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彜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  
 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羣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彜皆畫以為續次六日藻  
 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希以為續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也鷩畫以雉謂羣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彜也其衣  
 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  
 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神衣者禮記曾子問  
 云諸侯視冕視禮侯氏視鄭注云神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神  
 若然則神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神衣其言不足矣云毳扇衣者  
 爾雅毛毳謂之扇則續毛為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為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  
 從也元謂云云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  
 亦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若虞時日  
 星畫于旂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年臧哀伯辭引  
 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旂旗也蛟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  
 日月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  
 猶名袞龍登火于宗彜者宗彜也若不登火于宗彜上則彘是六章之首  
 不得為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日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  
 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  
 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  
 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  
 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為常又云王  
 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實兼有星

也據天子傳天子衾畫日月七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為明白虞時三辰畫  
 于衣而不畫旂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于旂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  
 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旂旗其說既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即畫于旂旗  
 不畫于衣衣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為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季  
 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為九文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  
 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為九愚謂華既  
 為艸華藻又為水艸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奉  
 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為卷冕華蟲為二安在其為  
 鷩冕除去宗彜又安在其為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  
 當以鄭為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日采施日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  
 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約馬疏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  
 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  
 汝明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為天子也諸侯也次  
 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為天子也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  
 以為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  
 竝無所據就其說考之鄭說為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彜珠  
 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彜珠火山龍子男宗彜珠火山龍大夫珠火山龍士山  
 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或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彜白也  
 珠火山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  
 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為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  
 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繪繡其謬四作繪為一章其謬五珠火山龍竝  
 合為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為黃珠水艸蒼色而以

為赤元或疑焉是則大傳之說其謬顯然孔子五服則以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于作服則以為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為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者于粉米粉米尊者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為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為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証諸侯同為一等究屬牽強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為一此分為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裳從下數盡空無據其謬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即龍鷩即華蟲毳即宗彝希即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為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尚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衣裳刺黻而已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疏曰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為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呂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案曰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本政忽今云未始謂來字相近辨形聲初創始又與治忽同治忽依今文來政忽三字應謂可馬而治忽依今文治忽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治忽治忽本已亦不知其何本也且來政忽與在治忽何別其非此理實依鄭作七治忽別是一說與鄭注及鄭孔氏皆不合

鄭曰名者芻也臣見君所乘書恩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史記本紀集解。又司馬貞案。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忽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德一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忽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芻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為芻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指筮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讓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芻也謂之筮然無所屈也紵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紵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茶讀為舒訓謂圖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惟天子誦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所對者君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芻為失忘反蓋芻之制其來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芻字从勿諧音从日象形俗本說作从日者非也

說文五卷上曰部云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召又曰籀文召一曰佩也象形傳寫說从日耳五言鄭以為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采致治之言記之于召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為天官契為地官舜改命禹為天官契仍為地官伯夷為春官稷為夏官皋陶為秋官垂益為冬官說詳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史太祝太是夏有六官明矣。說詳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禮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大宰即為六官也但太宰既尊故并顯隸屬大宰之官五官亦各有所領羣眾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

略也是般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本般制而鄭注

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習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

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也如鄭說在治者出納五官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有察世之治否又

可若出納五官何則樂事律歷志作七始律言以律呂五聲八音廣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帝

之言也又安世房中歌曰七始樂如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帝又云五

聲禮于五常則有為仁商義禮為禮羽為禮宮為禮是樂有七始及五聲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

方知鄭說之精

子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補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向齊疏。意與齊集傳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

勅使教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者禮記文王世子疏引尚書大傳曰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

庶頑譏說若不在時

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

傳曰衆頑愚譏說之人若所行不于是而為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

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

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侯相

朝而與之射三為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

賓射燕射皆有之侯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侯熊侯豹侯內諸侯大射則

熊侯豹侯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熊侯二參侯豹侯樂飾三豨侯豨胡

犬畿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其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

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豨侯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三射之外

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侯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捷以記之案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捷字注云捷欲謂不敏

傳曰晉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即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捷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捷猶

扶也文十八季左傳云歌以支扶職扶即捷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

云夏栝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捷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事部云書者也又敘云者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

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

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國胥既比則讀法書其教敏任

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

欲並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共並生疏曰總上三者侯明捷記書識皆是欲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為工

周禮太師警蹕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徵人君聽之或不悟

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成之案曰文曰者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

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為苦而欲使弟子並流而承之張

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為承是也明夷六一用拯馬杜說文引作拊云上舉

也子夏本同漢孔靈碑亦以拊為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承承即承省也

禹曰命我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為蒼蒼然生艸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

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為蒼

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為衆釋詁文獻為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證法聰明唐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圖畫夜領領釋文曰上微五級反字又作孫下微五級反卷十下亦節引虞書丹朱

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領領肆惡無休息

國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領領使人推行之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即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界畫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不知界與對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畫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珍厥世案曰夏文十三下土部朋字注引此經作朋淫與不合不可從 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

案曰鄭云朋淫淫門內者謂若多方夏桀甲于內亂是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釋文曰子如字弗與反○案曰說文卷九下弗部引此經作塗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傳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僉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塗山者攷哀七季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季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

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為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平阿本富塗地故晉志淮南郡仍治平阿則云有塗山富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富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富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即漢志之富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為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為淮南國武帝為九江郡晉武帝又為淮南郡隋開皇為濠州大業為鍾離郡唐為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即九為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

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為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平阿本富塗地故晉志淮南郡仍治平阿則云有塗山富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富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富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即漢志之富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為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為淮南國武帝為九江郡晉武帝又為淮南郡隋開皇為濠州大業為鍾離郡唐為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即九為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又王莽嘗改豫章郡為九江朱桑縣曰九江亭見漢志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隋又以尋陽為九江即廬江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即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即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為江南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謂也詳禹貢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備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備立富塗縣見晉隋屬丹楊郡唐屬宜州宣城郡宋改為太平州元為路明為府治富塗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富塗即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為太平府治富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說也皇甫謐在尚晉初所言九江富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為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楊富塗已誤註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晉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侯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富以在今懷遠縣為正子弟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為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為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傳文曰薄各反

案曰荒度文卷九上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

里曰甸服于周為王畿其兩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

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兩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男服

于周為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兩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

里為要服于周為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

內也要服之兩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為

鎮服其兩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

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

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

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

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

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

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

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

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

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

不知用幾日也前野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卷六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

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

庸禱迺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堯

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

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

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也

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

侯綏要荒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

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

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

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為九州分為

甸侯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為殘數居其間則每服

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總云云即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

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為九州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者四

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

為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方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

方二為方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為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

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牧又擇

惟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

里曰甸服于周為王畿其兩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

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兩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男服

于周為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兩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

里為要服于周為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

內也要服之兩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為

鎮服其兩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

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

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

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

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

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

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

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

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

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大行人作要服即蠻服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分五服爲九服自要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爲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錫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藩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藩當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甸服當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藩當采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采服與甸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王制注禹中區萬國服處七十里有方五百里者禹錫而然矣要服之藩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藩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既衰外寇內侵諸侯相井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夏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王制注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邊之內皆長補短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亦分爲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開田日公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千里除去子男行公侯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州建公百里之國三十侯七十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元合包云開田于三列于七七二千一故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計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開田

尚書後案 卷二

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爵尊則國小爵卑則國大故天子之爵尊而國大諸侯之爵卑而國小也其時天下復夏禹之舊制分五服爲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馬注畿內大國百里次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注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爲附庸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里方六用五千方爲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總一百四十六于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製餘爲附庸若然則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個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個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要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男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爲附庸也知設法待有功者以稱公者惟二王後及東夷大伯今八州皆封公則四公豈有三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共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同孝經緯解周禮成數也洛陽大傳天下諸侯一東連受命于周邊見文武戶者千七百七十三又周禮成數也洛陽大傳天下諸侯一東連受命于周邊見文武戶者千七百七十三又周禮成數也洛陽大傳天下諸侯一東連受命于周邊見文武戶者千七百七十三成說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賈逵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侯甸采服各五百里是每而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釋文引馬融云方六千里其侯甸采服各五百里是每而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許慎則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而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錫成之躬成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

十七萬人功也薄迫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  
 治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後歐陽氏  
 王肅並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則禮王畿之外別有  
 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  
 東函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  
 之城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  
 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  
 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九  
 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為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  
 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稷非其義也  
 竊謂東函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  
 諸侯不得入禾稷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

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  
 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官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  
 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采合二事亦為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如此  
 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帶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為謬則鄭所  
 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釋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  
 總為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為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  
 慎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  
 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  
 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  
 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寸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  
 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  
 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為夏今為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堯鑑鼎狀

謙漢志銘欲制尺後漢建武制尺晉前尺尺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  
 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案氏律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

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法注引司馬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制類甲兵篇之守拒法宋

五分古百步為畝亦見小司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四

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司馬注見禮記古三百步為里見前十五畝數與今

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善注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

里數皆古小今大通計之仍為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

豈孟子之時制為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始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

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里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

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狄六狄之數禮記

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函而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而南

上五狄南而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東而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而南

上五狄南而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東而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而南

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

牧是也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周禮夷鎮蕃三服為四海總稱又為蕃國秋官

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豈見各以其所貴

寶為擊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歿子立

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貴寶為擊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

鹿是也然則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為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為四甸

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為確

各迺有功而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地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厥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傳曰言天下歸行表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

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九德及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皋陶故稱舜歸美二臣也孔傳以皋陶以下為史臣所述蓋本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曰夏擊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

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楸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

詩也尚書疏。別補二十二卷。春官大司馬。馬曰夏擊也。釋傳曰夏擊祝故所以作止樂。搏拊韋為之質以楸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其言繼之。

案曰鄭云夏擊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夏擊總言機擊此四器明堂位指擊鄭以為祝故指擊即夏擊彼下無祝故此下有祝故故二文異解傳以夏擊為祝故祝故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

鄭又云鳴球即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也釋樂云大磬謂之磬郭璞注籥形如犁鋤以玉石為之是也鄭又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樂鄭以磬本懸堂下尊之建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

而立又詛云磬階間繡需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南面又云南階之南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

禮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燕饗之禮云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箎笛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箎

笛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攷鄉

飲酒禮云工入升自南階北面而坐相者東面而坐送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

南階北面而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南階北面而東上坐小臣

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南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南階北

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有瑟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

人聲不以鐘鼓琴瑟之聲亂人聲瑟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

為之裝之以楸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裝之以楸一各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拊注以韋為之充以楸形如小鼓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以韋為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且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

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替曉之祭祭宗廟之樂王曰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

蓋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知虞賓

謂丹朱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為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

考也舜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翳翳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為四親廟廟雖親盡則人祧廟而顓

頊為太祖馬融以此為舜除替曉之祭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靈不知

定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篤詔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為天子

後孟子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為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為無據

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舉祖頌項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古謂

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

曰宗廟養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者白虎通

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鼓合止祝故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箭中有惟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擿之所以止樂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祝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箠箠音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二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柄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每刻以木長尺揆之箠者其名曰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間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生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

案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云云者此經笙鏞與傳異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吹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為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數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為二梁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

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間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而南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為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西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南階樂器畢舉矣以間者與堂上間代而非於作也鄭注尚書與儀禮同其言甚精賈公彥疏亦見及而釋者不采故誤耳

鳥獸踰牆 鄭曰謂飛鳥走獸踰牆然而舞也

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牆然疏曰禮云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踰牆是行動貌故為舞也 案曰鄭以踰牆為舞者說文踰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為筍簫荀勗縣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複出馬說非也

案曰鄭云鳳皇來儀 案曰鳳皇來儀疏曰鳳皇來儀儀日皇儀日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 案曰鄭云鳳皇來儀儀日皇儀日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 儀有容儀疏曰儀是樂器之小者言笙見細器備謂小大器皆備

案曰鄭云笙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笙韶為舜樂名毛詩既備乃奏笙管備舉箋云笙編小竹管如今賈揚所吹周禮注同釋樂云大笙謂之言小者謂之交據諸文則笙固樂器之小者傳疏謂舉小以見小大皆備似可通而不知非也鄭云笙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笙為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笙

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笙韶所角切又音笙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者注云舜樂疏云韶謂也尚書韶謂九成此韶韶即彼韶韶也白虎通引禮記云舜樂曰笙韶 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均注樂說云笙之言蕭舜時民樂其蕭教而繼堯道故謂之笙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

案曰鄭云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鄭云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鄭云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案曰於於如字 鄭曰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

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

平

案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詁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

舞大合樂以致鬼神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鄭注具引虞書夏曰夏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為祖考

來格即致人鬼虞賓在位即安賓客羣后德讓即和邦國鳥獸舞風皇儀即

作動物庶尹允諧即諸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案曰庸當作

鄭曰以成臣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

時惟在慎微

案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案曰古無四聲之辨平上去入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

詁元首首也倍三十三季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各為頭別名

舉陶拜手稽首嚴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夏本傳曰大言而疾曰嚴承歌以戒帝

案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

戒帝非也

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

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廣如五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廣字

今俗作古行切釋詁亦云廣也郭璞注引此經以爲小雅大東云有長庚毛傳云廣也疏云曰八後有明是

言其長庚謂日之明也廣本有廣義故廣以爲廣也疏云云廣也疏云曰八後有明是

疏云有明是言其長庚謂日之明也廣本有廣義故廣以爲廣也疏云云廣也疏云曰八後有明是

鄭曰載始也史記傳曰廣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

君後臣庶事乃安以成其義

案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為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

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為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賡勝哉股肱情哉萬事墜哉釋文曰賡祖公反陸倉果反徐音理何徒反墜許規

狀是也賡從果切以類聲情此上去通韻兩字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果虎不知馮河虎生三季其角乃墜于生三

季而墜父母之懷故音與此平上去通韻文云許規反非也今人謂此字以墜果解者為徒果反以墜果解者為許規

反九澤墜說文本作墜城城字曰墜從土從墜無字從二左也東力左之古人的右左有墜敗之

象亦取諸聲春秋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墜師李孫仲孫何志帥師墜師杜預云墜敗也是墜為敗城卑卑二季

傳亦取諸聲春秋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墜師李孫仲孫何志帥師墜師杜預云墜敗也是墜為敗城卑卑二季

或作墜法注法墜也古曰墜字或作墜也古曰墜字或作墜也古曰墜字或作墜也古曰墜字或作墜也古曰墜字或作墜也

鄭曰賡勝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史記馬曰賡總也勝小也釋文曰

賡勝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墜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賡為小小者說文目部云賡目小也是賡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尚書後案卷三

東吳王鳴盛學

虞夏書

禹貢

禹敷土 傳文曰敷土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曰往與入徒以傳土與解曰向書傳作敷可也。禹敷土 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鄭大司馬注亦云禹敷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敷土錫厥法。禹敷土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春官馬曰敷分也。釋文。史記二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案曰鄭云敷布馬云分者說文訓施施有分布義也大司馬注云禹治水傳

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

諸夏廣大其竟界鄭注泉陶謨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

之然則此節鄭注雖不全亦必以為廣大其界也雍州鹵至昆侖析支渠搜

梁州鹵南尤廣袤不可紀極弱黑二水更遠北盡朔漠南窮南海皆非上古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尚書疏。史記夏本紀。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案曰鄭以刊為除者襄二十五季傳陳侯會楚子伐鄭富陳陸者并理木刊

杜預云刊除也是也

冀高山大川釋文曰冀。田通反。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夏本紀。傳曰冀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

差秩祀禮所視疏曰五岳嵩岱衡華恒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定其祀禮所視

謂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案曰馬以冀為定者周禮地官大司徒鄭注同也

冀州既載釋文曰冀。居器反。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

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千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釋文。莊十年公羊傳。馬曰載載于書也。王曰言已賦功屬役載于書籍。傳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于書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

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沆而東南次青而南  
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南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南次梁從梁而北次  
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沆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南  
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入海也  
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也沆州在冀州東南冀沆二州之  
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沆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  
起而次治沆若使冀州之水東入沆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  
先也

案曰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南  
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  
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  
東河之鹵西河之東為冀州惟言兩河間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據  
孫炎郭璞注釋地九州以為殷制而鄭注此經用之者舜肇十二州鄭注謂  
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為營州冀州為并州幽州故十二至夏仍合為九釋

地九州有冀幽而無并既非唐虞制又非夏制故郭以為殷制于兩河間注  
云東河至西河而于燕曰幽州則注云自易水至北狄然則殷分夏冀州之  
東北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唐虞之冀則大而視夏之冀差小夏  
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與禹貢  
略同幽并則冀之北也然則周之冀州不但小于禹貢并小于釋地要之唐

虞三代冀州互有更改者總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幽兩河之間則無不  
同故鄭即取釋地解之其義不可易也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  
然者據疏引此以為馬與鄭同此必周漢經師相承古義也知堯都在冀州  
者京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云堯治平陽在冀州也漢書地  
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水之陽今山南平陽府臨汾縣南

平陽故城是稱為陶唐者其始本封于唐為諸侯及升為天子方都平陽其  
後又嘗居陶唐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是也唐今山南太原府太  
原縣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詳見毛詩唐譜漢志太原郡晉陽縣續志涉  
陰郡定陶縣說文卷十四下自部各條下定陶雖在沆州要太原平陽則皆

在冀州故鄭以堯都在冀州也鄭又云載之言事者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文馬王及偽孔義非也疏云冀州之水不經沈州攷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為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沈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沈州者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沈者故先冀次沈則不必泥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陽遺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遼寧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壺口治梁及岐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南梁山在右馮翊夏陽縣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南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南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南北然則壺口南至梁山梁山南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之也經于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即疏引班志文鄭所引地理志往往別有所據不本班志而此條則與班合惟夏陽下少南二字傳寫誤脫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略同漢北屈縣隋改吉昌唐屬慈州又改吉鄉故震宇記云壺口在慈州吉鄉縣南五十里宋熙寧五年改隸隰州宋史仍作慈州蓋其後復舊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山在州西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為河之扼要處故禹首開之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寧縣南八十里吉州南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南直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河津縣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南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河水

南過河東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山南四十里河內孟門山龍門未開河出孟門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發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其水崩潰萬尋渾洪暴怒于下口是也漢夏陽縣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今為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梁山在縣南北九十里綿亘百里自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麻線嶺皆是然向兩則益而而去河愈遠惟韓城西北之山首枕河河北連龍門當為禹所治也詩大雅韓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鄭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韓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而韓山梁山晉望也郭璞云晉國所望祭者在夏陽西北臨河上是也禹治壺口則孟門之險漸平遂由龍門南河以治梁山使河流成就故道而梁山獨野皆成工甸之地矣由壺口以治梁山即下文導河所云至于龍門者是也漢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海經曰岐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今為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府居五水之會渭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各入渭焉治壺口梁山以殺河勢岐雖與河無涉但既至河內工宜並舉及岐者正謂治汧漆諸水以入渭也鄭又云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解之也

又案曰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南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鄭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露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寧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啟封之園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大寧孟門梁山亦有二治梁之梁韓城西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即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日從東而南當言治岐及梁何為倒其支耶元



和志說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曰岳陽字文作岳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河東故城縣東

名霍太山毛詩六之一卷唐風游魂。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周禮三。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

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南山西曰陽疏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

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下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屬河東

郡在太原南地理志河東城縣東有霍太山此城縣屬周厲王所奔順帝改

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嶺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太原今以為郡名者太原郡班志續漢志皆有皆屬并

州也又云太岳在河東故城縣東名霍太山者疏引地理志云云是班志文

順帝改云云是應劭注文續志河東永安縣故城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

此與鄭合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問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却多與續志合

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

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

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杜預

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盧晉陽一地六名取昭元季晉荀吳帥師

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陶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

所出此經及左傳參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通實沈于大

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景王

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盧匡有戎狄此參盧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即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屬

太原郡為刺史治所今為太原縣屬山南太原府太原汾水所出既修者經

言禹導汾水也修乃因事之辭因縣之功修之也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

上游縣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既通而汾水始有可受縣但知

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縣舊迹自太

原以至岳陽也詩傳代漢統至于太原國師王行民于太原毛氏傳漢成帝時晉不詳其地當在雍州即

漢帝縣在今為霍州屬山南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此岳與五岳無涉鄭云岳陽

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

直抵南河也汾水原流

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詳水經注

鄭曰阜城為縣名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壺谷東北至安平

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對黃。疏。林之奇尚書全。卷

有懷縣在河之北蓋阜城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橫流

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阜城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壺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

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

鄭縣入清漳

案曰鄭云阜城為縣名屬河內者疏引地理志云云班志文續志與班同疏

又解縣名本懷一字而加阜之義故鄭直以阜懷為縣名也鄭道元水經注

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沛水故道之所入與成泉分河水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云懷州禹貢冀州之域阜懷之地周為畿內及衛邢雍三國春秋屬晉七國

屬韓魏秦滅韓為三川郡滅魏為河東郡今州為三川郡北境河東郡東境

楚漢之際項羽立司馬卬為殷王河內高帝二年降以其地為河內郡理

懷晉河內郡移理野王隋罷郡置懷州宋于此地置武陟縣今懷縣故城在

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南即阜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沛水

出其南淇水出其東為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並山險惟

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日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鄭

又引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壺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

八十里者疏引班志清漳云云又引濁漳云云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

漳入清漳然後入河以清漳為主故也濁漳所出雖但云出長子縣脫鹿谷

山三字亦非又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

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

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城故昌城

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謬當為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  
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却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  
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又鄭所云大鵬谷者孔疏  
班志並同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漳字注言清漳所在與前志略同而地作  
要又今水經卷十清漳一條亦誤作大鵬而鄭注作大要蓋古文要字作要  
似亂故傳寫作龍北地郡有大鵬師古曰鵬古要字是其證也鄭又云衛  
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者孟子一人衛行趙岐注衛橫也史記蘇秦傳衛人皆  
欲割諸侯地與秦秦謂云衛音橫司馬貞云衛人即從橫之士攷工記玉人  
注衛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衛木為門釋文引沈重云此古文橫字說  
文卷四下角部衛牛觸橫大木其角是衛與橫通故鄭云云也據漢志及說  
文清漳發源注河濁漳入清漳乃入河鄭言漳出沽大要谷至阜成入河則  
是清漳也其流行里數與漢志同是確不可易矣乃水經云濁漳水出上黨  
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  
留縣南鄭注云水東是屯留縣南又屈從其城東北流有漳水注之又東流水注又東北過潞縣  
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鄆縣南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  
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南又東北過扶  
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南又東北過下博縣南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  
北至昌亭與岸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鄭注云新漳于縣無別出之流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武縣南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  
漳水出上黨沾縣南少山大鵬谷南過縣南又從縣南鄭注云水出大鵬谷南流  
也屈東過涉縣南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委客邑入于濁漳則是濁漳流  
遠而清漳反短矣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水經誤以為清漳  
入濁無怪也若言濁漳入海則并非東漢之漳流直是魏時水道矣據漢時  
漳猶入河購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注與漢志合雖據當時水道未  
見其非禹迹也今以漢志為主參水經以推之清漳水出沽縣大要谷東南  
過其縣東又東過涉縣南屈從縣南東過武安縣南又東至鄆縣合濁漳水  
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  
縣東又北過堂陽縣南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南又東北過

下博縣南又東過阜城縣北東入于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  
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  
今屬河南彰德府鄆縣故城在今臨漳縣南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  
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  
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間府  
又案曰馬王以衛漳為二水與鄭異謬不待言鄭氏既不從鄭而以濁漳為  
主教至斥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衛漳者也其下又教  
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  
得通稱故水流開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  
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南東入海鄭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  
絳水即降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為漳絳當經冀州之至于衛漳并即  
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  
貢絳水亦入海故鄭又據以為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  
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况鄭注導  
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攷其注云地說云大  
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  
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  
信都絳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  
降水从自傷年音讀如年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仿音居卷反者絕異鄭  
既據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鄭既合漳降為一又以  
絳為降是固鄭所矚也近儒偏據鄭注增行支離顯違鄭義皆非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曰壤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釋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卷十三  
下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釋文曰惟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  
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

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真毛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河圖十一卷。地官小司徒疏。禮記十一卷。玉藻疏。毛詩卷之卷。傳真海十七卷。地理門。又一百七十六卷。田制門。又見。又一百七十九卷。賦門。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文。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夏不盡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觀下梁州注鄭以錯為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尚書疏。林之奇。馬曰。土地有高下。王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尚書全解七卷。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疏曰。鄭云。著高下之等。則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云。土地各有肥瘠。則謂定肥瘠為九等也。如鄭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蕭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相參為九等。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辨土壤此辨土田義同也又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為水害設備馬與鄭同也鄭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南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為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為下荆在揚南高一等梁在荆南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九州為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汎間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汎尤下于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王及傳非也蓋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優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願願也惟偽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必瘠豈得為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偽孔乃云如鄭義高處地瘠不得為上如王義肥處地下

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此數語正是駁偽孔使無處置者乃反以駁鄭王耶蓋鄭以上為高即不以上為肥頌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為肥不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為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為上其辭通矣若王則不以高為上專以肥為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然則反以瘠者為上乎皆非也

恒衛既從釋文曰。從才。反。

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史記本紀。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水。

案曰鄭云地理志恒水出恒山云云者疏引地理志是班志文據彼文兩處皆繫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西北恒山北谷疏則此句非是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滹水疏則下東字亦非續志云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即恒水其衛水出常山靈壽則與前志同也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

又案曰據漢志恒入滹衛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恒出恒山衛在靈壽其他無所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函數十里之間傳曰。恒水出恒山。入滹水。滹水入滹沱。其下流。恒水與之合。在今安縣。合為一。以入河。而滹沱。易見。水經。滹沱水。經此。為觀。漢志。及元和志。可得其詳。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如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滹水篇。云。滹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南。來。注。之。鄭。注。云。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如。其。說。則。滹。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鄭。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為。例。遂。謂。衛。水。亦。即。滹。沱。應。衍。說。率。引。開。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數晉有大陸詩十九之四。谷。岡。劉。綱。傳。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史。記。夏。本。紀。傳。史。杜。佑。通。典。一。百。七。十。八。卷。州。郡。縣。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樂。史。太。平。寰。宇。記。五。十。九。卷。河。北。道。邢。州。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莢。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

那脩武壽兵澤也甯卽脩武也然此一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兩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澤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雖卑下亦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案曰鄭云大陸澤在鉅鹿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劉昭注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攷此郡所屬又有廣阿縣殆因此澤縣巨二縣境故名之而前志注又引應劭注云鹿

林之大者臣瓚注云山足曰鹿愚謂二家特釋文義如此其實此是藪澤非山林也疏因澤是卑地而得名陸謂其有帶廣平亦此意也鄭又引爾雅云云者疏引孫炎注云云廣河卽高誘所謂廣阿孫注卽璞卽襲之也然疏既引爾雅孫注已明又緣以魏獻子所田大陸見定元年傳此則與禹貢全

不相涉述之殊覺無謂若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之鉅鹿夫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當禹貢大陸最是蓋此所謂趙之鉅鹿正是鄭所云大陸澤在鉅鹿者亦卽鄭所引爾雅釋地之晉有大陸者以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呂氏所云晉之大陸在太原鄭縣今爲介休縣也

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鄭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此與禹貢大陸鄭謂在鉅鹿北者亦全不相涉也

又案曰鄭解大陸惟一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鄭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水漢下澤澤澤爲深州治今在黃定府東一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南北東南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鉅鹿本漢南澤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卽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廣阿本漢縣今爲東鹿澤在保定府和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卽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

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卽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并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卽泴水而以枯澤卽禹迹故以南宮之故泴渠爲北過泴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泴後與下文導河適合若

鉅鹿縣之大陸則枯泴反在其北以此爲禹貢大陸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泴水矣此唐人主鉅鹿而取陸澤之意也不知南宮枯泴乃漢時泴水從流實非禹迹卽以爲禹迹此亦河別爲泴不可謂過矣鄭以導河之泴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泴水只因不用鄭此注強以南宮枯泴爲泴水遂生先大陸後泴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謬也

馬夷皮服釋文曰馬夷老反。案曰孔昭爲馬夷。鄭曰馬夷東方之民賦食海物者也鄭本紀集解。馬曰馬夷北夷國。王曰馬夷東方國名也。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並作鳥爲孔破讀仍不改字衛包始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鳥夷是也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南北行蓋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鄭本紀集解。王曰凡每州之

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鄭本紀集解。毛曰凡每州之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羞于餘州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云下文導河入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入河而逆上也夾右

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從碣石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南曰右鄭云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故夾山兩臂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泴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帝鄭云云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此獨無以餘州所至可知馬、皆云使若廣大既局以州名何以見其廣大安說也

案曰鄭引戰國策云云者疏先引班志碣石在曩成然後引鄭此注似鄭不

尚書後案 卷三



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焉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尤焉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云春秋實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案曰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斷漢志作釀孟康云釀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丘一深川要下九河亦象上斷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易繫辭上傳神武不殺馬鄭王肅千寶殺皆所戒反虞翻作不哀故云分爲九以衰其勢衰即殺也鄭又云九河之名云云者疏引釋水文是也又云齊桓公塞之云云者疏引實乾圖文尚書中候同據此則禹穿九河歷商周

至齊桓于數百年猶存齊桓始塞之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塞上流乃決實爲齊桓所塞故也鄭又云今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鬲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部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却與鄭合也疏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尤焉津在鬲縣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序地河民曰徒駭河東尤縣自注云有胡蘇序續志成平改屬河間國東尤仍舊劉昭注亦云有胡蘇鬲已見上然則疏本二漢志與鄭合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尤縣東有東尤故城阜城縣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又案曰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穿至許商以將作大匠出治河隄其言三河確有可據其後鄭道元于水經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縣東尤河開渠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

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鈞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棗州陽信縣鈞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又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七十里一在將陵已具詳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蓚縣馬頰河經色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棗州瀆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鈞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鈞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爲可信

雷夏既澤沮洳會同釋文曰澤徐音色王用反。案曰史記集解及周禮注引此也。作澤此與澤音同。澤水不相通。古人始改作澤。澤音非也。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沛陰成陽沛陰成陽。地理志云雷澤在沛。先生音成陽。子欽案一。傳曰雷夏澤名澤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沛陰成陽縣北。案曰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漢志云

云志本系以禹貢疏不當刪此二字續志同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即此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句陽故城在今荷澤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故城東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南十里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屬瀆帶瓠河其北即廩丘縣今在東阿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晉人改雍爲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難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難沮二水會同此澤通與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攷北齊廢成陽隴以其地雷澤澤至金又廢元和志與鄭合也其雷澤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沛也周禮汝州其浸盧維鄭彼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彼疏云雷雍之爲盧維以字類而誤二水合以注澤則雍可該沮也通志云案疏云盧水在濟盧縣澤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按

濟陽盧水古不著名周時徐并子青沈亦不得越青而東有淮通典非也後河流經此

又案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為滙許慎云河滙水在宋又曰汲水受陳留

浸儀陰溝至蒙為滙水東入于泗臣鉉曰今作汴非是汴起周衰至蒙為滙

禹河所無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或云子夏此條係周末人筆乃據汴之

入泗者而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安得有

別出之澤邵璞注釋水乃謬引書澤沮會同當之不知雍沮乃涉之別流平

地涌出與河何涉蒙縣澤水出于豫入于徐與沈州何涉即水經注所云漢

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澤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為滙云云其意以瓠

子為雍此則在沈州城但禹河亦不經漢陽以瓠子為禹貢之雍亦非也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漢水之上有桑間者詩二之一卷

案曰鄭云今漢水之上有桑間者樂記桑間漢上之音也鄭彼注

云漢水之上有桑間者國之音于此水出桑間在漢陽南是也

是降正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

正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向嘉祥注傳曰地高曰工大水去民下正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

下史記夏本紀馬曰禹治水三季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既九季又加三

季為十二季惟沈州未得盡平至明季乃畢向嘉祥注又舜典疏約馬義。林之奇尚書全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季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

曰周易象象以貞為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此州治水最後畢

為第九賦亦第九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作謂治水十三季乃有賦法比他州

最後也餘治水九載不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此十三載

并餘九載數之馬融云云是十二季而八州平十三季而沈州平也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

十三季為降正宅土以後之十三季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

季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授彼義者禹之十三

季福治九州不得專于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

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季故鄭不就彼說也蓋沈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

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即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季多

至數季但沈州最在後于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偽孔以為治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九征

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尚書疏又堯典疏。王天與尚書傳四卷。毛詩九之二卷小雅鹿鳴疏

賦門。漢書文選考證。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

焉疏曰鄭元云云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鄭言矣

案曰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類

貢器貢幣貢鄭彼注以類貢為絲枲器貢為丹漆等幣貢為皮帛等彼疏以

絲枲為青州貢而沈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為織具揚州貢

而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

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日貨布帛日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

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于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九征云云

者鄭所傳古文于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九征篇見尚書卷

五五心是皆通稱此篇字當以馬融作準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傳文曰鄭曰鄭本亦作季。案曰爾雅釋水曰滙水

位三十有三載。九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案曰鄭本亦作季。案曰爾雅釋水曰滙水





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自宋時河決濟清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末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為故濕小清河為故沛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為正攷水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任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洪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濟南消臺城在今濟東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濟寧縣東北此鄭康成以為北過降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在今濟寧縣北伍子胥廟在今濟寧縣北以至長壽津在今濟寧縣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潰出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為濕川一為北濟王莽時空云云然則鄭道元亦以長壽津之為禹河不以為濕水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至于大陸播為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內皆是河水非濕水水經第五卷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工在開州濮陽縣南二十里衛國縣在開州濮陽縣南鄆城縣在開州濮陽縣南范縣在開州濮陽縣南秦亭在開州濮陽縣南及委粟津在開州濮陽縣南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潰又敘浮水故潰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為濕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潰入河之下方按云又有濕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濕水受河為禹所治蓋河經流自是王莽河

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為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而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

又案曰鄭注以為禹巡行州境則涉濕不必相通浮涉濕亦不必入河自偽孔初入都白帝之說于是涉濕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涉濕今涉濕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涉自濕入河伏地南出為榮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涉不言合濕者濕自東武陽至于乘入海也沈涉自濕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濕至濕而入河誤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涉濕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涉濕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疏乃云從濕入涉自涉入河真不可解禹時涉濕未為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涉入濕由濕入河安有反從濕入涉者疏非也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而至岱東嶽曰岱山詩五之一卷齊國臨淄。莊十一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東萊傳曰東北據海而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臨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案曰鄭云青州界東自海而至岱者鄭解九州之界或言東或言南北皆隨便約畧言之蓋數千載前何能鑿指但望文申義此正鄭之善說經也于此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倍四季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手是青境東自海也云南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即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云自海而至岱也鄭又云東嶽曰岱山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松高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日岱岱始也是也傳于海兼言北者左傳楚又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是也傳云據海疏于凡據字皆釋為跨以此為例太拘而以青州之境為跨海則是但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為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諸縣非諸郡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為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而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

又案曰爾雅九州以青為營者孫炎以為殷制至周禮正東曰青州則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沐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曰存于淮泗是知以徐為青也疏云周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荷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幽州南侵徐州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幽侵徐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禹貢青州域幽乃侵青非徐也又幽州其川河涉其浸菑時亦皆侵青地也蓋今青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者周皆割入幽其幽又為沈所侵乃以徐為青地而又

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入沈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言其大略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城也

馬曰用功少曰略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嶠夷地名疏曰嶠夷即堯典宅嶠夷是也

案曰馬云用功少曰略者孟子此其大略又其詳不可得聞聞其略是少為略說文卷十三下田部云略略略上地也嶠夷詳堯典

濶濶其道釋文曰濶音惟本亦作濶惟濶其反案曰濶音地理志引作惟濶師古曰惟字今作濶濶濶

鄭曰濶濶兩水名地理志云濶水出琅邪箕屋山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案曰鄭引地理志濶水云云者班志云琅邪郡箕屋山東北至昌都云云兖州復不言山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濶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

夏書曰濶濶其道從水維聲以追切鄭與說文合也疏引去禹貢字非是都昌北海郡縣此疏與鄭道元同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續志

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鄭道元云濶水導源濶山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子曰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

九十里鄭又引濶水云云者疏引班志博昌入海海當作涉傳寫誤也下又云幽州浸疏去之續志與班略同但云濶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子作

鈴山齊乘作舌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道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案曰水經云濶水出琅邪箕縣疏注東北運渠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東北過東武城

縣肉東武故城濶縣又北過平昌縣平昌故城在今昌樂縣南又北

過淳于縣淳于故城在今諸城縣南又東北過高密縣高密故城在今高密縣南又北

下故城濶水在縣東南五里濶水出也出濶縣濶縣在今昌樂縣南又東北過都昌縣都昌故城在今都昌縣南

東又東北入于海都昌故城在今都昌縣南入於海縣北五十二里宋建隆二年以都昌地置

今沂水縣水所沂水故城在今沂水縣南水經又云出山萊蕪縣原山萊蕪故城在今萊蕪縣南

縣東萊蕪故城在今萊蕪縣南又東北過利縣東利縣故城在今利縣南又東北過巨野

且不合况禹貢故禹貢出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涉而止此所謂其道也

博昌今為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東魯于濟通濶水之間

厭土白墳海濱廣斤厭土故城在今博興縣南傳曰濱淮也言復其斤由

形安定有函縣東方謂之函函方謂之函青州東方故言斤而鄭以函解之

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彼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函也

厭田惟上下厭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厭貢鹽稀海物惟錯厭貢鹽故城在今博興縣南傳曰稀細葛錯雜非一種

素曰鄭以錯為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雁行也攷

工記紵而昔先鄭注昔讀為交錯之錯是有禮義也

傳曰吹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疏曰釋水云水

也鈴錫也

萊夷作牧萊夷故城在今萊蕪縣南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案曰襄六季齊侯滅萊定十季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工日裔夷之俘亂之杜注萊人齊所滅萊夷彼疏云萊東萊黃縣是也傳但云地名疎矣

厥篚粲絲

傳曰屨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屨桑山桑部璞曰柘屬也屨絲是蠶食屨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入沛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南水出云云其下即云又禹貢汶水出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于淄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一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鄭合也水經云汶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過其縣南

又東南過奉高縣北

又南過平昌縣南

又南過博山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又南過臨淄縣北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案曰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鄭于青州既言東自海岱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而傳云北至岱于義亦通但徐之西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沈

分界此處僅越過岱稍西則徐之西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

又案曰爾雅沛東曰徐州鄭注自沛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舊城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商制淮南江北地屬

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城蓋以徐為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沈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

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淮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從略引地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者疏引班志云云續志則但云泰山蓋沂水出不言山與鄭合也班志于

疏所引下更云青州濱職方氏所載青州山水皆禹貢徐州地周以禹徐州為青州故也職方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沐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

蓋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彼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沂水出而北

至蓋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出汶同出一山之北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別沂水出蓋縣艾山沂水出蓋縣臨樂山而

鄭氏于艾山下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鄭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為東鎮寰宇

記云東泰山今此山無沂源臨樂山即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

十里象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五十里非一山元

于欽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而移于崖崖常熱黃儀則云古蓋以崖崖山為沂山康成所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易而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

又案曰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鄭元云沂山或云蒙山山有二一原南原所導右會洛水又東南左會蒙水又東南左會蒙水又東南左會蒙水又東南左會蒙水

開陽縣東注云沂水南過中工城山又南過沂縣故城在沂水縣南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縣東屈從縣南流又屈南過郯縣南又南過長成縣南又南過下邳縣南

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流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而南入泗一水過城東而南入泗三十里有下邳城沂水入泗

蒙羽其藝釋文曰蒙羽其藝鄭曰蒙羽二山名史記夏本紀蒙羽二山名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

陰縣南羽山在東海視其縣南案曰鄭云蒙羽二山名者疏引志云云續志泰山郡無蒙陰疑是縣省併也

東海郡視其縣羽山則與前志同也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也羽山已詳堯典

大野既豬釋文曰豬與豕反劉東胡反。案曰豬與豕反。豬與豕反。豬與豕反。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夏本紀大野澤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曰

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故云水所停曰豬案曰鄭云云者疏引前志續志同職方氏沈州其澤藪曰大野鄭彼注同在沈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南境皆入沈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沈

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南境皆入沈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沈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南境皆入沈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沈

今故城在縣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是縣治自晉宋前早移向東也馬云云者疏說是也

又案曰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注水注古人言南可通東言北可通洙泗下縣界

泗水出陪尾山南流至方輿與沂水合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在下邳之南鄭注沂水東與泗水合于泗水縣南六十里俗謂之沂水口黃水南流通野澤故曰南流也

東原底平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史記夏本紀東原傳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曰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案曰鄭云云者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曰沈州東平郡即尚書東原也說與鄭合也傳不能實指疏取鄭而不著鄭名皆非也東原在徐之南而謂之東者以在沛東故也漢東平郡本侯國景帝亦名沛東國故城在今東平

州東州及泰安縣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南而沛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元和志汶陽故城在襄工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為魯汶陽之田襄工今寧陽也縣本魯剛邑杜氏春秋釋地曰剛在岡縣北

者也謹邑亦在縣界即定十季齊人所歸之讓田也

厥土赤埴墳釋文曰埴市力反埴作埴埴亦埴也鄭曰讀曰熾熾赤也釋文曰熾赤也傳曰王黏曰埴疏曰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為黏土

案曰鄭云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哉玉篇哉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哉是古有哉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熾華梁青黎埴即哉字後人加土也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熾盛也从火哉

聲火盛色赤埴埴都賦丹砂熾熾劉淵林注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哉即赤也故工埴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埴不從

者鄭必目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哉為聚會聚會有黏義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也黏埴如脂之狀也疑埴亦可與哉通傳云黏土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釋文曰漸如字木又作漸字林馬曰包木包裏也釋文曰包木包裏也傳曰漸進長包叢生疏曰易漸卦柔云漸進也釋言云

苞稊也孫炎曰物叢生日苞齊人名曰稊部璞曰今人呼叢者為稊

案曰馬云包包裹也者說文一下艸部薪艸相薪苞也从艸斬聲書曰艸木薪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為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薪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薪苞釋文引作包就偽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包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史記夏本紀卷九王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禮記禮運卷四十五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其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雜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墟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土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為土封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是也羽賦夏翟釋文曰夏翟反翟從羽案曰夏翟羽也禮記禮運卷四十五傳曰夏翟翟名羽中旌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詩十二卷小雅節南山傳曰夏翟翟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案曰鄭以羽賦為羽山之谷者羽山詳堯典匠人注云冀中曰賦說文賦小流也賦是壘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賦也

鄭曰地理志崑崙山在下邳今下邳南為崑崙山也史記夏本紀卷九李昉等傳曰孤特也崑崙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南有崑崙山即此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崑崙山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崑字注云崑崙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畢聲夏書曰崑崙孤桐羊益切許慎亦宗孔氏故同也續志亦畧同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西北六里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沛陰乘氏史記夏本紀卷九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為磬故謂之浮磬

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淮陰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案曰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者續志同疏引前志亦合也再攷前志有兩泗水魯國下縣下泗水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沛陰郡乘氏縣下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攷水經泗水出魯下縣北山鄭注則云出下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下縣一條正敘泗源而鄭偏不引又下縣泗水至方與入沛其實入沛所謂沛沛也水經無沛水一曰沛是沛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支流說文目為沛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沛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

東南流至方與會沛澤水遂為沛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下縣至方與泗也非沛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即目為沛已太早况可目為泗乎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湖陵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沛沛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為泗况沛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沛支流故以泗目之而于下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下縣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沛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下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釋文曰蠙音蒲濶反除扶反字又作蠙鄭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尚書疏傳曰淮夷二水名王曰淮夷水名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崑崙山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崑字注云崑崙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崑崙山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崑字注云崑崙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崑崙山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崑字注云崑崙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夏有云古文以為崑崙山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崑字注云崑崙山在東海下邳从山

蠟是蚌別名此蠟出珠遂以蠟為珠名

案曰鄭云蠟珠珠名者說文卷一上主部玳字注云珠也从玉比管米宏云

淮水中出玳珠玳珠之有聲步因切又重文蠟字注云夏書玳从虫賓說文

與鄭合也蠟作此者杜甫憶鄭南此詩有石影銜珠之句是玳亦珠也

大誥成王政周官序馬王偽孔以為二水非也

厥篚元纁綯案曰元纁綯反傳曰元黑綯綯白綯織細也織在中明

二物皆當細疏曰元是黑色之別名史記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縗素是

病為白也

案曰鄭云織細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

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綯也傳云元黑綯綯白綯者漢書灌嬰

販綯注綯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綯皆為綯周禮染人注六入為元其色縗

之間亦有黑色縗雅綯也故以元為黑縗為白也

浮于淮酒達于河案曰河如字說文作荷丁

案曰此節鄭馬王注俱無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並與今本同幸

說文有一條經典釋文得引為說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荷荷澤水在山陽

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案曰此孔氏古文當從之漢志山

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山此志故首引禹貢既誤作河于

此亦誤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河當作荷水在南謂河水

在縣南水經泗水篇注引此作荷水在南皆誤禹巡行州境南浮淮北浮泗

又北達荷則稱荷本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為豫之東北

徐之西北境導洗水之東至于荷是主澤言即豫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

是曰乘氏以至湖陵乃荷澤之支流說文名曰荷澤水者也

又案曰水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出魯下縣北山案曰此山在魯國下縣

從縣東南流又南過平陽縣內案曰此縣在魯國

縣東南水從南來注之案曰此水在魯國東南

又東南過呂縣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東南入淮案曰此水在魯國東南

流者過乘氏縣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又東過東鄉縣北案曰此縣在魯國東南

五嶺之南至海豈揚州地然禹貢物產賦賦方山數川浸皆不及五嶺  
外且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宜屬荆豈有舍荆  
屬揚杜氏此言是偽傳非也要之禹敷土斥境為方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不  
待漢武帝始開但鄭注下文五服并注舉陶謨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  
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疆與荒服及荒服之疆方得滿萬里  
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為聲教所暨必在九州之外故于揚州界但  
言海以東不言南也七閩周禮已有于禹貢揚州則不可知也

又案曰殷割淮南江北地蓋徐故兩雅曰江南曰揚州視夏之揚為小然其  
南又得夏荆州地按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南曰漢南曰荆州蓋漢水之  
名至大別而止曰漢南者大別以內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別以東江水  
之南也荆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境縮于北而廣于南與夏之揚廣  
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數澤川浸與禹貢同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  
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

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南方謂都為豬史記夏本紀集解一傳曰彭蠡澤名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二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南者前續二志皆同而前志冠以  
禹貢此古義也漢彭澤縣今江西南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

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都陽湖以中有都  
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南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星子都昌

化至湖口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前  
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南南北入大江

入江今縣又都陽縣有都水都陽縣在今餘汗縣有餘水餘汗今艾縣有脩水艾縣今

水湖漢豫章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彭水即豫章上游亦非有二水是湖漢  
豫章與都餘脩汗野南盧為九水也水經則總稱贛水卷三十九云贛水出

豫章南野縣鄭注山海經曰豫章水地理志曰豫章水雖得有豫章一水矣案南野縣在豫章水出

豫章南野縣鄭注山海經曰豫章水地理志曰豫章水雖得有豫章一水矣案南野縣在豫章水出

實一水在南野為北過贛縣東鄭注石會水水案劉登之云贛縣東有豫章水出南野縣

彭澤縣為彭澤鄭注石會水水案劉登之云贛縣東有豫章水出南野縣

其故以豫章為水湖漢為水二水合流自贛縣至萬安縣凡八十八里又北過廬陵縣

廬陵縣今在縣北三十里又東北過石陽縣石陽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

又過南陽縣南陽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又北過南昌縣南昌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

又過彭澤縣彭澤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又過都昌縣都昌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

子江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郴州宜章縣流經崇義上猶南康南康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

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吉水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峽江新淦清江清江縣今在縣北六十里有

被孟豬至于豬野凡豬夏本紀皆作都是豬即都也

鄭曰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之二卷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

月所居于此澤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

思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案曰鄭云鴻雁隨陽氣南北者道藏本淮南子卷五時則訓仲秋季秋皆有

侯雁來高誘仲秋注云時候之雁從北漢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注云

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

是也

者為南江是也又云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者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即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為一條初學記為鄭元注漢注條不可解下據初學記四年東陽縣志彭蠡湖在縣北通江注云云若以左合漢云云為下文導水之注三江分云云為此節注則是鄭于南北中三江絕未提明何容突然直指三江分于彭蠡使指詞全無根蒂解經之體經文前後相涉者詳于前略于後此篇揚州既先言三江然後導水言北江中江鄭自當于揚州先說三江名義知左合漢云云必非導水之注也且江自合彭蠡以下東流入海則昔之靜海今之通州是更無別路知鄭云三孔即指南北中也傳云江入震澤亂道已極身為武帝博士具見國籍者豈如此疏曲附之皆非也

**又案曰**三江異說最多傳疏已極疑妄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疏于彼又下引漢地理志之三江證之蓋孔傳魏晉人作故取漢志為說志于會稽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疏上北字從宋本此即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

在南東入海此即今吳松江也左氏謂之五湖三國志注左慈在曹公釣松江鱸魚始有松江之名丹陽縣注中江出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此即今荆溪也志謂至陽羨入太湖由湖以入海古人文法疎漏故如此非有誤也但此中江東流至陽羨者與今水道全不相合蓋高淳東塘自明洪武永樂兩番修築之後若宜州歙州及今廣德州南境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匯荆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患少而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東塘之所由始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地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壩通名東塘據此似東塘初自臺濠其質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南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放水不東流而

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為皆入震澤殊為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為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為三其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可與吳史記再考江湖之通起于周末故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流經市中東通黃高淳之胥溪在縣東南深陽之永陽江在縣北上承宜興之荆溪自溧陽流經縣南又東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季楚子西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注云鳩茲在丹陽縣南哀公十五年楚子西伐吳及桐汭注云宜興南有桐汭水出山在吳地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即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即國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為禹迹禹子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

**又案曰**漢志南江中江同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丹陽郡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夷中東入海黟師古音伊字本作音同水經卷四十四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鄭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即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竅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斷無相通之事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縣南蠻夷中東入海漸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為大江支流可合浙江則萬無此理始置勿論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南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重巒



此水安得越而東過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卷二十八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鄭注則遂目為南江并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之說漢志有本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本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為三日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臨城縣在江北今屬廣德縣又東合涇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安吳縣在江北今屬安吉縣又東旋谿水注之谿水出臨城縣南又東逕寧國縣南寧國縣在江北今屬宣城縣又東逕故鄣縣南故鄣縣在江北今屬安吉縣又東北為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分為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為三江攷石城分江水今沒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函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此說已不足信就使本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為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水乎其別派又何緣更有從餘姚入海之理乎乃鄭氏強為之說竟謂南江自五湖口以東歷今烏程歸安德清石門海寧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之南餘姚之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浙江一派乃暨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之水何涉乎以愚觀之班志分江水已沒不必深究水經沔水中篇經注皆舛謬斷不可信要之皆非禹貢三江也

班志南中江其下各系以揚州川則其方揚州之其川三江原不以禹貢三江即部瑛及水經注亦不以禹貢三江惟因國語卷二十述諸子者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其水三江也然此但可為禹貢三江之說而後氏釋文竟強引以言之是吳說紛紜之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曰苕言之曰浦陽一江二名合流入海今分折為二以麗於江則并非揚州之三江而豈可以禹貢言之三江即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涇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百餘里傳聞字仲

初魏川廣人作揚都賦為世所次鄭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事亦非禹貢三江即前人也未有引此解經者陸氏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此與鄭引庚說同矣地記晉朝吳而孔疏不取曰今南人以震澤之東別有三江案職方揚州宜舉

州內大川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小江此言却是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南南土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俗備注禹貢因之傳謂震澤與吳曰亦與字欲三江水耳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旁有小村名三江口皆指此三江蓋自唐以後吳越為財賦藪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范仲淹知蘇州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熙寧中鄭直言禹時震澤為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沿海岡阜高即禹乃鑿斷岡阜疏至今號為岡阜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元祐中宜興軍鑄若吳中水利書亦以潞松江為第一義矣不知言各有當松江等三江為震澤之利害即為吳中水利之要領而禹時則吳下土曠人稀震澤入海處必皆深澗未嘗以此為重不可執後世事解經也

震澤底定 釋文曰底之震 反史記音致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秦伯所封國具區在鹵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蓋縣治居澤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鹵周禮職方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數為一

案曰傳云震澤即太湖疏云即具區亦即五湖爾雅十藪吳越間曰具區即璞注具區今吳縣鹵南太湖即震澤也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鄭注亦云太湖也按具區與震澤為一大湖與五湖為一二者不可牽混傳疏及郭氏皆誤周官九州有澤數有川有浸揚州澤數為具區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數則震澤即具區漢志云是也五湖又別為浸太湖乃其總名耳凡言藪者皆入資以為利故曰藪以高得民非如浸但水之所鍾也

條篋既敷 釋文曰條了反藪 條反或作篋他條反

鄭曰條篋大竹也後禮七卷大射儀疏 條篋之竹箭注傳曰條篋大竹水去已布生案曰鄭云條篋者釋艸云條篋竹箭是也又云篋大竹者儀禮大射儀篋在建鼓之間彼注但云篋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篋箭屬小竹也篋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篋篋是篋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釋文曰天於鳩反

馬曰天長也釋文曰少長曰天喬高也

案曰馬云云者周南桃夭篇毛傳以天為少壯少壯則方長傳亦云少長也

厥土惟塗泥

馬曰塗泥漸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助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傳曰地泉濕

案曰馬云云者魏風汾沮洳篇毛傳云其漸洳者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案曰田下下據鄭馬言地卑下傳云田第九非也其云賦第七雜第六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尚書疏。詩二十二之一卷傳。周禮三十六卷秋官。王曰三

品金銀銅也詩香頌注水。疏。傳同

案曰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者秋官職金疏云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

銅鐵為異散言總謂之金攷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等凡六種內有鐘鼎

鑿燧則所謂金者皆銅而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則謂舉之金用

作兵器者是銅偽孔子舜典呂刑贖罪皆以為銅故鄭以此三品為銅三色

也今以目驗銅有黃白赤三色禹時亦當然也王乃云金銀銅黃金白銀既

不為幣施于器又寡王注非也

璫現篠簜釋文曰璫音通現音昆馬本作璫。璫音。案曰

王曰璫現美石次玉者也尚書疏。王天。與。傳曰璫現美玉

案曰王云璫現美石次玉者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璫玉之美者現石之

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璫現玉篇卷上玉部第七同衛風木瓜釋文云璫美玉

也說文云美石則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陸德明所見說文璫亦石

之美者故王肅以璫現皆為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檀梓豫章

夷卉服釋文曰卉

鄭曰此川下濕故衣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尚書疏。林之。前。尚書全解八卷

案曰鄭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者地官掌高微艸貢之材于澤農彼注云艸貢出澤瓊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尚書疏。又文州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傳曰織紵紵貝水物

案曰鄭引詩者小雅巷伯篇文彼毛傳云貝錦錦文也彼箋云錦文如餘泉

餘紙之貝文是也傳以織貝為二物然經但曰織安知其必為紵紵貝果水

物不當入篚傳說非也

厥包橘柚釋文曰橘均。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案曰傳以橘柚一物但大小異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

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傳微誤也又云其所包裹而致者者木瓜詩箋云

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即引此經以證是鄭意與傳同也

錫貢

鄭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王曰橘

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尚書疏。傳曰錫命乃貢言不常

案曰鄭云云者職方揚州產錫攷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是錫以

柔金非其常貢故有則貢之則不貢也豫州錫貢自為錫命乃貢同文不嫌

異解也王肅解此亦錫命乃貢者其意以橘柚木產荆州揚特繼其乏耳下

荆州包匭菁茅王以包為句注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疏申王意

云揚州厥包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荆州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故常貢

揚州則不常也按包匭連文自屬一事箴包作句以為橘柚割裂穿鑿之甚

且揚州明言橘柚荆州則無橘柚字反謂荆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

殊違反皆非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釋文曰沿治也。水。本。作。沿。泗。本。作。泗。均。

鄭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曰。沿。水。行。也。沿。水。行。也。沿。水。行。也。

案曰鄭云松當為沿者篆文沿作松二字相似而誤史漢及馬皆作

均裴駟引鄭注亦作均者順史記之文耳其實鄭作松也  
讀考皆如此或疑鄭好改字非也鄭又云沿順水行也者說文水部云沿緣水而下也引春秋傳  
王沿夏為證是也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達帝都矣不然刑可  
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于江而遵陸以逾于淮禹陸載車泥蹈  
羸手足胼胝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逸遠從大海而逆上  
耶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即朱  
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  
後巡行州境備也

又案曰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為徼徧巡州境非為邗溝未開江淮未  
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放左傳哀九年吳王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杜

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吳越春秋亦云  
其地築城城下溝深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在大江廣第一遠復遠近志書以邗湖上遺  
迹恐非又按此水一名邗水漢志江都縣有邗水自交河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中流水水經注中流水首受  
江于江都縣城下首受射陽水北流中流自廣城東南流而城下則射陽湖之津江亦曰邗水其源自廣  
陵出山曰邗湖邗湖出山曰邗湖又東南謂之山陽湖又東南入淮謂之山陽湖是也山陽湖亦曰邗湖其源自廣  
陵出山曰邗湖邗湖出山曰邗湖又東南謂之山陽湖又東南入淮謂之山陽湖是也山陽湖亦曰邗湖其源自廣

十三季吳又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  
之沂鹵屬之沛以會晉公于黃池既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沂淮關溝  
深水出于商魯之間此所沿沂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仍沿江入海自海  
入淮之道也蓋邗溝雖開但通糧道其水未能深廣吳人戰艦必不由此故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十三季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  
以絕吳路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師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  
其路亦必沂江不沂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沂淮仍不由邗溝也蓋自吳人爭  
霸上國始通江淮而道漸狹且地勢江高淮下水尚北流非南注也孟子  
言淮泗注江此一誤記不合禹貢鄭樵謂其據夫差之道為禹迹亦非蓋  
夫差乃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注江正相反朱子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也他作  
便有不通欲強為之說徒為穿鑿卒不能通也如沈括引李膺之南水錄云自淮泗流至高郵乃於江因謂之  
泗入江乃為之說遂然此說其以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入海故列四貢正以其源注于  
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亦不得為漢矣且泗之注江亦未嘗古今由  
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壘開閘閉閘以通漕運淮水也若使當日自有兩路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  
更開運河矣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  
時僅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其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誤誤今人以是說

孟子是也考水道之變改實起于隋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北通射陽湖抵末  
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于揚州開山揚濱以通漕  
運比射陽末口則為鹵矣八季數道伐陳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  
陽之濱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  
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關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蓋加濬  
深闊又變曲為直北水南注江流反為所遏孟子一時誤記之言至此乃驗  
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乃自周季下迄隋代事近儒論若瘳胡渭長于攷據  
為詳著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

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羊傳疏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曰北至荆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案曰鄭云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者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

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  
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湖南地鄭意荆州北界起自荆

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疏附會至荆山北  
則侵豫梁地非也

又案曰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部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嶧  
豕梁州山也自嶧豕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荆州按李巡言殷

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荆之說則梁地荆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  
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大別以內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荆州之境縮于東北

而靡于西南也周禮正南曰荆州其山水如衡山雲菅江漢皆合禹貢惟其  
浸穎漢可疑鄭云穎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漢未開按漢志穎水出穎

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淮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季晉楚戰于  
淇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淮水東入汝穎漢皆在河南淮北周若割以屬

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故鄭闕疑又周承殷制亦有荆無梁貢公彥言雍  
豫茲兼梁地顏師古亦言周併梁合雍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

蓋荆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嶧豕以  
內則非兼之故無梁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荊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漢文曰朝宗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適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詩云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

案曰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適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者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是也又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者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是也又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者僖四季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揚雄荊州牧箴查香巫山在

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釋地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釋名云荊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嘗警備故也是也

九江孔殷

鄭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尚書疏云解季宣嘗古文謂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之經史記夏本紀集解五海二十卷地大邑萬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毛見禹貢指南三卷理門又再見之傳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曰傳以大江分而為九鄭云云鄭意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于大江孔鄭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于孔說

案曰鄭云殷猶多也者鄭風溱洧殷其盈矣毛傳云殷衆也說文卷八上勇部云殷作衆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為證衆盛皆多也又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者釋文曰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日烏白江二日蚌江三日烏江四日嘉慶江五日吹江六日源江史記索隱七日廩江八日提江九日備江張須元緣江圖云索隱作張須元江圖一日三里江二日五州江索隱作五州三日嘉慶

江四日烏土江五日白蚌江六日白烏江七日備江八日沙提江九日廩江參一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是其孔衆多也史記孔殷作甚中故偽孔訓中殷中爾雅釋言文是亦得備一義也

鄭又引漢地理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道九江鄭應元注水注云秦九江郡治壽春秦得九江郡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江北廬江有壽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江一處皆可稱九江然九江在江北以壽陽九江得名高帝更為淮南國壽陽屬焉文帝析為廬江郡壽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為九江郡壽陽屬廬江如故故班氏于壽陽曰禹貢九江在南云云應氏于九江郡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壽陽縣南有九江

也漢壽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蕩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通典云壽陽縣在江北壽春王顯所築也東晉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壽陽也又江圖云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岬嶼洲過礮磯至大洲為三江口者是又水經注江水東逕欽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漢欽縣今新水縣五洲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吹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壽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

又案曰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見按湖漢亦得名九江莽改豫章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既諸盡之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又導水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迤北會于匯如湖漢九水為九江則是九江即匯矣劉歆說非是汲郡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涓林吳都賦注九江經廬山而東此三條似皆當為湖漢九水與禹貢荊州九江無涉

沱潛既道釋文曰沱徒何反潛徒廉反案曰沱潛既道沱史記作沱漢書作沱古字通鄭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尚書疏云黃帝尚濬沱二卷傳黃帝濬沱一物史記夏本紀集解三國志四十七卷吳志吳主傳黃帝濬沱之注水經二十七卷沱水篇注案曰此沱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二句案史太平寰宇記七十

尚書後案 卷三

二卷引作東湖注句下之注實則此句下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傳

白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東通枝江縣南鄭注云江水東運上明城北晉齊州刺史治江沱枝分朱謀瑄曰

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北六十里有白雲洲與江陵分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枝

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

考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運公安縣西又東南為潒水歷澧州東北合澧水

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運安鄉縣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

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運松滋縣北又東運江陵縣南又東運公安縣

北又東運石首縣北又東運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南

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為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

與南雅合故以夏水為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為二

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

理志言江沱出枝江南恐未必然鄭氏云江沱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

日沱即詩所云江有沱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若鄭所稱

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沱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沱鄭注云江津豫章口東

有中夏口在今荆州府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關氏若蒙白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沱也水自江出

沱也非夏水至雲杜入為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于沱為合水決復入為

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運監利縣沱陽州與潛江縣分界

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

不強說也馬云沱湖也說文湖大陂川澤所仰以灌溉沱乃江別非湖馬注

與爾雅不合非是傳于梁州以荆州沱潛與梁州沱潛為一尤非

雲土夢作又釋文曰雲徐本作夢云夢七音反一音武仲反徐與公反案曰夢漢書地理志云夢土作又

尚存所得為馬本也今從之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正水去可為東作賦畝之治

案曰傳以雲夢為一非也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與濟江入于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鄒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

奔鄒郢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楚漢書地理志云雲夢澤也昭注澤在雲夢澤其西曰雲

乃單舉昭三季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宜四季謂伯比

文却夫人使乘舟夢中即子田見之即鄭同地在江北乎夫人欲施禮事使涉江而南夢見于子之女生子

遠地以滅其迷不意却子又涉江而南見而收之是天欲顯于文重其耳可見夢在江南也雲地勢最下

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

之孔傳以為一澤專在江南非也

又案曰經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也下逮殷周時代變易陵谷遷改漫為

澤藪改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遂合稱之鄭注爾雅云雲夢澤在華容漢書地理志云然左

傳猶雲自雲夢自夢未嘗濶也自後諸儒以二澤合稱或互稱偏稱職國策

楚王遊于雲夢結驪于乘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司馬

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數

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見上編今荆州府西陵縣水經注雲杜縣

東北有雲夢城見河水經又云夏水東運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隴

南自州陵東界運于雲杜沱陽為雲夢之藪見夏水州陵今沱陽州此皆合稱也杜

預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

謂江南之夢在江南而引江北安陸以明之雲在江北而引江南之夢以

明之又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此則互稱矣郭璞注爾雅云雲

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北湖是也此則偏稱江南不及江北矣後漢書注

雄選南郡太守郡有雲夢澤李賢注雲夢澤今在安州唐安州今德安此則偏

稱江北不及江南矣諸說錯雜要不得因此而疑禹貢雲夢不分南北本無

定處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荆門京山沱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新

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澤乃豫之南界傳言函非也

又案曰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也荆豫二州禹以荆山為界殷以漢水為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蓋豫州亦兼梁地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川榮雒其浸波澨舉山圃田榮雒皆在禹貢豫州域惟波澨可疑鄭注云波澨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澨營軍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北黃山南逕潁函又東南逕隨縣故城函又南流注于澗澗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沔澨既合澗自下通稱則澨在漢北而鄭云宜在荊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荊故于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于荊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

又按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有其地當在華山之陽嶧豕之東也又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近鄭云荊州域然江北之地不盡屬豫而多有屬荊者荆豫本非以江為界則鄭云云亦約略言之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函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豫州域也

伊洛澗既入于河釋文曰澗澗反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山澗山澗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曰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澗水出河南穀成縣晉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函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澗池在新安縣函穀成晉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案曰四水所出地志是傳多誤疏既引地志又曲說傳皆非也今考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函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按界安得以熊耳為陸渾縣函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乎陸渾山乃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

都王城漢為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函北即今所城洛陽也亦即都又漢東郡平王山周都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馬時又後世自王城徙都此東漢都也二城東函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其初都于今洛陽縣二城並城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澗水函為王城而澗水東為下都洛陽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殺洛陽將毀王宮于是壅殺水使東出于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澗水于是澗澗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而所謂澗水東澗水函者大非其舊為水道之一變矣

周靈王二十二年殺洛陽王城之北

昭注云周靈王城函南道之者謂防殺水使北出也

洛陽也即注引洛陽以折殺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城函而南洛水函之北也靈王時澗澗水函在王城東北函之南而南

經其下非出也新安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通池雖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本異今乃云澗出通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穀成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晉因之故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河南無穀城傳云澗出河南北山是豈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乎若謂河南指郡言則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通池山皆縣也何獨于澗而言不言縣乎孔安國為武帝博士具見圖籍所言決不如此知為魏晉人偽撰也

又案曰伊水漢志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東今在縣西南五十里東連不寧南接內鄉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水經卷十五云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鄭注山海經云熊耳山地在今南陽縣南東北入洛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鄭注山海經云熊耳山地在今南陽縣南東北入洛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

又案曰伊水漢志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東今在縣西南五十里東連不寧南接內鄉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水經卷十五云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鄭注山海經云熊耳山地在今南陽縣南東北入洛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鄭注山海經云熊耳山地在今南陽縣南東北入洛伊水出南陽縣南伊水山

東門橋北城之南東歷大夏門北城之東廣莫門北城之南屈頡南運庭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曹曹其木石柱石白樂道里樹木出焉

鄭曰沈水溢出河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季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



汝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也杜預亦云在縣東與鄭合字相類曰在東南非是又正義附  
 以故城在今榮澤縣北五里澤在城南括地志云榮澤故城在榮澤縣南十七里澤在  
 澤縣北亦非是榮澤故城澤縣北亦非是榮澤故城  
 公二季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者此經榮播之澤本在河南衛狄  
 戰處在河北當別是一榮澤因河南之澤而假稱之杜預謂榮澤跨河南北  
 則下文導水何云入于河溢為榮耶惟宜十二季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榮澤  
 此則在河南即經之榮播也

導荷澤被孟豬釋文曰導音道下同荷澤何又土可反榮播  
 傳曰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  
 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沛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  
 溢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  
 被孟豬也

案曰荷澤當依地志在定陶傳云在胡陵者誤孟豬在荷澤之南南傳云在  
 東北者正相反正義曲從傳說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傳會之皆非也考定  
 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為商丘縣河南歸  
 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志云荷澤在曹州沛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又云宋  
 五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工復出之沛也荷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  
 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沛漬之勢水  
 經注尚書導荷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晉閻騫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  
 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荷水非澤所鍾其故城  
 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文境處上距定陶之荷澤約幾  
 三百里距睢陽之孟豬幾五百里矣安得云胡陵反在睢陽西北而其水得  
 東出以被孟豬哉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汭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此言達于  
 荷之荷在胡陵南也偽孔既改達于河為達于河無如漢志胡陵有荷水遂  
 強引以當豫州之荷澤不欲以胡陵之荷水屬徐州也此其支吾掩飾欲彌  
 縫改書之迹耳乃師古反據偽孔書以改漢書之達于河為河則胡陵下無  
 荷字穎達不知遂云不言其縣有荷澤也不知荷水與荷澤水有別說文云

荷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為沛水注云沛沛別名也漢  
 方與縣即今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縣境縣北河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  
 也似說文正與孔傳合而班固說荷澤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  
 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詳見前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  
 言荷澤水多一水字與班說殊塗同歸偽孔傳襲取說文而遺落一水字遂  
 成舛誤禹導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  
 也

又案曰夏官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鄭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周屬青此經  
 屬豫者周無徐兖并于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左  
 傳信十八季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康文十季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  
 曰宋大藪也自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諸包在其中澤形  
 盡失故水經注丁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諸而敘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已蕩  
 夷無存元至元二十三年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澤更不可問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壇釋文曰

鄭曰墟疏也陳祥道通鑑書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壇也豫州地青史記夏本  
 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四卷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壇案曰案引此下有墟疏也三字今本孔傳無之陳祥道  
 三十七卷地部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壇引作墳壇注此原係鄭注今本表誤案解脫鄭元曰三字  
 案曰鄭云墟疏也者釋名云土黑曰墟墟然解散是疏也馬云地青未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象絲紵厥篚織纊釋文曰紵直  
 傳曰纊細絲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案曰因上荆州之文也  
 舉陽黑水惟梁州釋文曰舉陽化反又胡瓜反。案曰說文舉山本作  
 鄭曰梁州界自舉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莊十年公傳曰東據舉山之南西距黑  
 水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舉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舉

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南雍州境也

案曰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者偽孔亦云華山南疏云不得其山是也云至于黑水也者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為南界蓋黑水在函外故梁雍皆以是為函界但梁在舉陽雍在舉陰故雖但以為函界梁則兼以為函南

界因對舉山言故云南也舉即太舉地志京兆舉陰縣南有太舉山在今縣南八里黑水今無攷經凡三見雍州云黑水函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為界也導水云至三危入南海三危在函南則黑水從函外流至極南入海不入江者也三黑水是一古時黑水見于紀載者漢志益州郡

滇池縣有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

又案曰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為蠻夷此州遂廢賈公彥曰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為荊州川則荆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不過屬麻不絕非九州內地比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叙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瀘州宜賓等州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釋文曰岷武中反嶓音波徐前何反音音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滄州道嶓冢山在漢陽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志蜀郡有滄州道岷山在函外江水所出隴南郡南嶓冢山函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

案曰鄭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滄州道者見裴駰集解前志此下尚有函外字續志同裴駰引鄭注每多割裂不全鄭必連函外言之也知者漢滄州道唐為松州嘉誠縣廣德初陷吐蕃宋亦未復仍為此地今為龍安府松

潘廳在府南三百里成都府南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廳南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離尚遠豈得謂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滄州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冢山在漢陽南者漢志隴南郡函

縣禹貢嶓冢山函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函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改屬隴南郡據當代書故云漢陽函也但漢有東函下文導水

歷敘東漢源流絕與函漢無涉而其首則言嶓冢導漢東流為漢則似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于氏道言漢水出至武都為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氏道

水一名沔又于沮縣言沮水水源沮水即漢水又沔陽縣應劭注補言沔水出以上四條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冢續志亦惟于函縣言有嶓冢山函

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函縣之嶓冢者漢志既專于函縣言嶓冢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據古義故云然也至後魏于漢沔陽縣地置縣名嶓冢縣魏收作地形志遂于此縣載有嶓冢山而唐李吉甫杜佑則于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唐上邽即漢函縣金牛即漢沔陽縣地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東函分出意者東漢上源從氏道來逐路納泉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函縣山實函漢源故專舉之與至導水以函縣之嶓冢為東漢源者則別有故蓋東漢自函而東流函漢則自北而東南流東漢自氏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美方入江流甚長函漢自函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流頗短二水始源所出下流入江皆不一處似各不相涉但函漢流至通谷與東

漢會然後東漢自東函漢自南而函漢至荇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函漢合然後函漢再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為潛函漢自出函縣嶓冢似非東漢之別但既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荇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函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注以此二水皆為潛論水則函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言東漢而即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沔陽之嶓冢非東漢始源故畧之而函縣之嶓冢實函漢源故班志鄭注專舉之欲見是山為水源也此為定論

漢氏道今無攷武都縣在今成縣南沮縣今在沔陽縣北今沔陽縣今在沔陽縣北今沔陽縣今在沔陽縣北

又案曰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後不知何季仍屬蜀郡古汶字與岷通但此郡縣名雖曰汶實非江源所在後鄭瑛注山海經遂言岷山今在廣陽縣函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鄭

說誤汶江縣後不知何季又改汶山縣元和志于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因汶山今又改汶川屬茂州按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

尚書後案

卷三

七一

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岷山所在之縣甚多安在茂州汶山縣無岷山但不得以為江源所出耳漢志分明處在函徵外三字裴駰刪去三字已失其旨部璞移之汶江則更沿誤

沱潛既道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健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出岷山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沱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向謂荆州漢水之流也鄭曰鄭云此解荆州沱潛梁州注云七十二卷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漢書地理志鄭云此解荆州沱潛梁州注云云此解梁州沱潛也部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嶺山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岷山下函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地志及鄭皆以荆梁各有沱潛郭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孔為博士地理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函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遠從荆州分出故舉大略耳

案曰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承上荆州沱潛故云亦據爾雅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也又引地志郫縣之沱謂非此經之沱者地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函東入大江部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嶺山與江別而東流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此即漢志江沱後人謂之郫江河渠書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為沱水流江為大江流江者江之正流一名檢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至成都考其原委即所謂流江也郫水出自山源而下流為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下遂目為二江而皆以為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江也任豫言此江一名沱水元史河漢志注以郫水為李冰所穿二江非是此江起今灌縣函南至雙流縣即郫水北岷合流江也漢志注云郫水東流經梓潼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今成都府城東有合江平江入江處又按蜀中水通至李冰一變支勢又加改作廣都縣城東有合江平

而北流江漢則南流仍所行不過三百餘里源流短狹又與沱自江出之義不合故鄭不取也此水志冠以禹貢似是古義而鄭不取者既不言古文則非孔氏古文說此等鄭間有不取擇善而從不偏主也又引地志汶江之沱亦不取者彼志云在蜀郡汶江縣函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出岷山函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即臨鹿縣界開明所鑿部璞云玉壘作東別之標者開明杜宇相七國時人禹時未有漢志亦不以為禹貢之沱故鄭不取也又云江原有郫江云云者地志蜀郡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應劭曰郫音壽元和志劔南道蜀州唐興縣本漢江原縣地郫江一名皂江經縣東二里在今崇慶州曰首受江正與江出為沱合故鄭以此為沱之類也鄭又引地志安陽之潛亦不取者彼志云漢中郡安陽縣雋谷水出函南北入漢安陽縣今為陝西興安州漢陰縣此雋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不得直名雋水水經又以此水為沱水潛雋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雋水出自早山北注之是尾入漢非首受漢故鄭不以為潛水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泚遂以此水當之非也

爾雅自漢出為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云潛蓋漢函出岷山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云云者前志隴南郡函縣禹貢嶓冢山函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是也過郡四者隴南武都廣漢巴郡也鄭據彼文但彼以為函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函縣嶓冢所出雖是函漢鄭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函漢以達于江故連函漢始源亦目為潛也荆州疏引部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此即東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岷山下函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部璞爾雅音義漢壽即漢廣漢郡葭萌縣漢志蜀先主改名漢壽屬梓潼郡晉又改晉壽漢書地理志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晉太元中分葭萌縣置綿谷縣綿谷縣在龍門山也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蔥嶺山引梁州記云蔥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

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王象之輿地記勝曰龍門洞在合州北凡為洞者三有  
唐元憲志云潛水出龍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龍門洞下合龍陵江此即潛水也然  
穿穴而入龍陵江與諸溪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木自河陽來之所經而人誤以爲山即龍門山穴  
也王氏所謂自第通兩洞即龍志所謂龍門洞也至龍陵北穿穴而出郭氏歷昭化劍州蒼溪開  
所洞入穴通山山下而南出者也大約此水伏流山下亦不過二十餘里

中南部唐屬保蓬州南充唐屬合州至巴縣唐屬入大江然則南縣

嶠家所出本是南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後世但稱南漢嶠又稱

故鄭又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

南漢水廣漢即指葭萌鄭舉部言耳水經注桓水條又云葭萌南漢即鄭康

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是也鄭注殘闕予采輯乃有端緒參互觀之則沱爲江

原之鄰水潛爲南漢合葭萌之伏流可知矣

又案曰漢志又有一潛水在巴郡宕渠縣南入江此江謂水經亦云潛水出

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鄭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又有

大穴潛水入焉通山山下而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康成曰

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南漢水也

故書曰沱潛既道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鄭又云宕渠

水即潛水見江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

東南入漢見江按漢宕渠縣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其源出自

巴州屬小巴嶺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南逕廣安州

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此水雖名爲潛而出自山源不出于漢况

鄭注所云入穴通山云云即取部璞所說漢壽潛水之語順文應度而此水

實無入穴通山之狀其所引據之鄭康成庾仲雍二條鄭云自廣漢疏爲南

漢水而漢葭萌屬廣漢即漢壽縣庾云出晉壽縣而漢葭萌屬爲漢壽晉爲

晉壽是二家所說正屬漢壽之潛水全與宕渠無涉鄭乃移彼入此其謬殊

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且深遠高聳千尋賈耽曰興

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三日始達于嶺險阻如此此等山

窟定是無勞疏鑿潛不在宕渠明矣

蔡蒙旅平釋文曰旅如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毛氏曰蔡蒙二山

名蔡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案曰鄭云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者前志獨郡青衣縣禹貢梁山谿大渡水東

南至南安入流漢書作漢師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

縣故青衣陽嘉一季收有梁山二志皆云梁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

亦可單稱蒙故也傳曰蔡蒙二山名正義曰蔡山不知所在史記索隱同其

訖非是今雅州府治雅安縣北有漢青衣廢縣梁山在縣南是山盤跨邛州

及雅州府之雅安蘆山名山四州縣境也

又案曰漢志言青衣有梁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青衣水出

青衣縣南梁山東與沫水合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東南逕旄牛縣

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鄭注靈道縣一名靈道縣東北與涪水合

二水于漢青衣東入于江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安與沫

水合沫水自成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州南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府治

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城至嘉定府治會泯水入大江

和夷底績釋文曰和如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南南行

羌中者也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重慶府渠縣。馬曰和夷地名也。史記夏本

夷之地致功可藝疏曰和夷平地名

案曰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爲水名馬及傳但以爲地名

非也鄭又云和讀曰桓者漢師吏傳尹賞歷四尸桓東如淳曰享傳于四角

而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

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東京賦云師古

日即華表也華古音敷亦以聲近而變亦見匡又古者桓獻同音桓轉爲和猶

獻轉爲莎說文桓作獻從玉獻聲則知古者和有桓音也鄭又引地志桓水

出蜀郡蜀山云云者彼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南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

同地志于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

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南通化縣今無可考

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成州界內蜀山在此爲桓水所自出則與蒲氏道

徼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鄭注云岷山南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

桓水也鄭于和夷從鄭讀爲桓謂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

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為夷即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齒傾因桓是來則以為此桓乃齒傾之桓水自齒傾至夷南入齒傾即鄭所謂潛也愚謂齒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齒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為桓耳

馬曰黎小疏也

王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傳曰色青黑而沃壤

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兼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為正至沃壤經文所無傳說更屬妄添且傳以田上中下主肥瘠言若使果沃壤則田宜上品何以下文厥田止云下上耶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

案曰鄭云云者經云下中三錯自當于下品中品之中居其三若如傳說則云下三錯足矣非也

厥貢璆鐵銀鏤鎔磬熊羆狐貉

璆文曰璆音糾餘又房糾反又剛功反

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史記夏本傳曰璆玉名鏤剛鐵

貢四獸之皮

案曰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鏤者兩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鏤注云鏤即紫磨金也是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鏤黃金之美者从金聲聲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從琴作璆巨鳩切讀若糾二字音義皆別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輝煌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璆定當為鏤自後人妄改從玉遂以梁州之璆混雍州之球幸史記集解尚采鄭注猶可見真古文也鄭又云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者說文金部文彼即引此經為證是也若石若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石石禹貢所賦是

也熊羆狐狸或貢生獸或貢其皮也孔連下織皮為句其說謬甚辨詳下文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鄭曰織皮謂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南傾山在隴西臨洮雍

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

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

馬曰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

羊毛作衣為屬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山名在雍州自西傾

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案曰鄭云織皮謂戎之國也者雍州云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知織皮謂西戎之國即昆侖等是也又引地理志云云者據彼漢志云禹貢西

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南漢臨洮在今為甘肅洮州屬治所三而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屬接界外連蒙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內

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其上巖巖吐瀾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

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隴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

即隴山後漢隴傳謂之隴抵李賢注云抵阪是也鄭以此阪盤桓旋曲故

名桓者屯初九盤桓馬融云旋也屯初體震說卦云震為阪生是阪為盤桓

旋曲也鄭又連是字亦為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卷十四下阜部

云阪山脊也十二下氏部云巴蜀名山脊脊者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

數百里象形入聲楊雄賦響若氏隴古氏與是通

名也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

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隴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

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傾山

志在隴西郡西傾縣今為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即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

雖皆為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于積石則西傾之山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

疊嶂道險難達况欲東行以至京師不行東北而反取西北路以往舍近圖

必無此理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即入西漢經行其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

問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  
非為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為一截但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  
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  
文本不連屬也

又案曰晚晉古文以織皮屬上熊羆狐狸為句以四獸為貢皮以織皮為屬  
疏曲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雍州織皮與昆侖析支渠搜連  
文不為貢物則此亦當與凶傾連文不為貢物可知傳疏皆非也傳又以桓  
為水名謂桓水自凶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  
可若云自凶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  
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為初發凶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謂  
蜀山桓水在茂州今凶傾乃在洮州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鄭道元  
則謂蜀山凶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以和夷之和為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  
為凶傾桓水其說據馬融王肅注云治凶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因謂自凶傾至葭萌入于凶漢即潛水也自凶漢迤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剛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鄭此條所云桓  
水即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  
白水縣從臨洮之凶凶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漾  
水注又云白水出臨洮縣南凶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在岷山  
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城在文又  
東逕僊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頭白水即陰平橋頭也又東與  
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合白水東南流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  
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里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  
即凶晉壽之東北也向壽即武興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  
南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武縣在文至昭化  
縣東入凶漢水近人以為此即禹貢桓水凶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但是與  
氏通是山阪之稱非水稱因桓是來究以鄭說為確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曰或謂漢為沔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

絕流曰亂疏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  
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  
浮渭而東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案曰鄭云或謂漢為沔者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  
口與漾水合漾于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  
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  
通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  
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云出隴首陽縣南鳥鼠同穴山東至  
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渭河也水經注云凶漢即潛水自凶漢迤流而  
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剛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  
沔矣支阻漾枝津者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寶宇記所謂三  
泉故縣南大寒水凶流者也歷剛穴迤邐而接漢剛穴即郭璞所謂岷山括  
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  
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剛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  
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  
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  
東亂河則至雍州矣

又案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  
遊褒暨于衙嶺之南漢水支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  
相關川流所徑不乖禹貢入渭亂河之義也按南鄭今為漢中府治其故城  
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此說以褒斜二水  
為自沔入渭之道然褒通沔斜通渭而褒與斜究不相通乃云遊褒南漢支  
灌于斜蓋因經例由水而陸以入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今日逾于沔入于  
渭似沔渭有相通之道故耳不知經文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傳氏實云上  
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是也鄭言褒灌于斜強為附會殊不可信考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  
南鄭入沔衙嶺山在今郿縣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谷口在今褒城縣  
北十里斜谷口在郿縣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嶺南經褒城縣東又南

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領北經都縣東又東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領頽陸行百里始達故顏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通也山谷形勢古今不易安在禹時從沔瀾褒可以入斜而通渭乎漢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屬武都郡即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柱之渭上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濡石不可漕漕今此經俗人妄指為轉輪重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其實則是禹巡行梁境畢乃從梁至雍治水耳有陸何不可由乎自潛逾沔歷關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泝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合兩處僅一二日程耳禹豈必欲盡從水而畏此一二日之從陸哉逾沔入渭當從傅氏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為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釋文曰雍州用反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鹵河也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王曰鹵據黑水東距鹵河向著疏。林之尚尚書全解九卷。傳曰鹵據黑水東距鹵河。王天與尚書集解四卷。山并舉七經五子考文。傳曰鹵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鹵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鹵踰黑水王肅所言得其真孔本誤也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鹵河者以冀州鹵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于鹵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鹵也

**案曰**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鹵河也者鄭意以黑水在鹵微外梁雍二州之鹵境皆至此為界義已詳梁州也傳或言據或言距偶爾異文不為餽疏必以距為至據為跨而過之則不可通者多矣雍東至鹵河而止固不可以言跨而其鹵亦不過至黑水黑水絕遠若復跨而過之無是理也鄭云自黑水而東則鄭必不以雍鹵為跨越黑水可知也

**又案曰**爾雅河鹵曰雍州注云自鹵河至黑水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南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南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人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間為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

青州其南則有瑒其北則有鹵而鹵則不然曰雍州以正鹵其鹵北鹵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鹵境如鹵傾積石積野流沙三危黑水皆及于戎翟矣爾雅目離州以河鹵則舉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鹵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于禹貢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鄭州緱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屬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為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瀾不可紀極矣

**鄭曰**東水皆東此獨鹵流故記其鹵下也尚書疏。傳與鄭訓集解。傳曰導之鹵流至于合黎。

**案曰**鄭云東水皆東者荀子云孔子觀于東流之水謂子貢曰水萬折必東是也餘詳下文

涇屬渭釋文曰涇音經屬之屬涇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鹵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毛詩二都風谷風篇正義。馬曰屬入也。傳曰屬連也。水北曰涇言治涇水入于渭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屬入也。傳曰屬連也。水北曰涇言治涇水入于渭疏。日屬渭相連屬故訓為連毛詩傳云渭水涯也鄭云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內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內知水北曰涇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鹵開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案曰**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云云者涇水見下文渭水見下文導渭節二水自源及流所經行皆幾二千里涇入渭渭入河也又引地理志云者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于此惟解涇水也其文見前志并冠以禹貢說文水部同類志無涇陽縣劉昫注于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

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南開頭山在縣鹵一百里涇水出史記高帝紀于涇涇在州南一百二十里又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州南一百二十里又東逕涇州南涇州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又東逕長武縣北渭水入焉長武在州北八十里本漢涇州屬涇州

宜州水出... 又東南逕邠州北... 又南逕承壽縣東... 又南逕醴泉縣... 又東南逕高陵... 陽陵故城在高陵縣南二十里即鄭注所云... 涇入渭處也

又案曰：內說文水部云水相入也。水從內內亦聲。既云從內則內亦義。故鄭云內之言內閣。二季傳杜注水之隈曲曰內隈曲。即內故鄭君注亦云。內隈曲中也。然竝無水北曰內之訓。為孔忽。此解疏曲附云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但人北面望水則又可以南為內矣。凡二水相入其間必有限。山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然但可以曲處為內。其外直流者為外耳。豈能限以必北為內乎。雍州有二渭。此渭當為漢高陵縣地。後渭當為漢褒德縣地。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褒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為水相入均為水之隈曲也。

涇既從... 傳曰：涇之水已從入渭。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南開明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南岐山東入渭。涇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涇既從已從于渭以渭為主故也。

案曰：大雅維云自土沮漆。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云猗與漆沮。傳云岐周之二水也。幽譜云幽者公劉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自邠始遷焉。詩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然則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南。續志亦云縣有漆水。據幽譜疏引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則鄭箋云漆在幽者即漢志所云在漆縣者矣。然皆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水部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以上所言皆即此經既從之漆也。而涇則無攷。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遊三州縣地。即漢漆縣及杜陽縣地也。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

陽縣俞山俞山疑即岐山。鄭注引山海經又云瀾次之山疑皆岐山之異文。而鄭又引開明十三州志分為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鄭雖疑不能定。但所出所入各別。自是兩水。攷李吉甫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南九里。漆水自北流注于涇。今麟遊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水經注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流注于涇。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今邠州所治也。今縣南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南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今考涇之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為漆耳。然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以入渭。皆在涇水之南。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雍州之漆沮非導渭之漆沮也。正義于此節解為扶風漆沮于導渭解為馮翊北之洛水。是也。

灃水攸同...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疏曰：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案曰：地理志扶風上有右字。疏謂去非也。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南。水經渭水篇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南流。又東至鄠縣。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巽巒。惟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咸陽在西安府。詩曰豐水東注。維馬之續言攸同也。文王作豐。武王治鎬。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南。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司馬相如上林賦。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瀟灑鄠鎬漆渭凡八川。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馬功所及。故獨著于經。

荆岐既旅... 荆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案曰馮翊上有左字疏刪去便非漢制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三山名言相望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

案曰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者疏引前志云云續志略同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也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名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傲真訓高誘注以為即終南山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此山由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整屋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為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張衡南京賦終南太一隆嶺崔峯潘岳西征賦九嶷嶽辭太一龍從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

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為一山遂以終南為南山之總名太一為一山之別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武功縣在今屬郿府郿縣東四里渭水經其北而對太白山去長安二百里唐六典云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是也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即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

又案曰漢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引志刪去右字便非漢制非也此等今不悉辨荆岐鳥鼠詳見導山鳥鼠山地志在隴南首陽縣南今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南渭水出詳見下文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案曰豬野在隴西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商地從此致功商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向音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商而與集解。卷之三。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下澤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曰下澤曰隰釋地文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

案曰鄭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者彼大雅公劉篇文彼箋但空言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非有指名實地而于此經引以為說者彼是召康公述

公劉遷幽事則隰原自是幽地今此經底績亦是治幽地之水故也今陝西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幽地原隰在此鄭又云從此致功商至豬野之澤者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即上終南也原隰即此原隰也渭南渭北既已旅平惟幽地尚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肉北逾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故鄭云云也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也

又案曰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城即休屠澤也漢志武威縣休屠澤有休屠澤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置曰涼州治姑臧縣北六十里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置曰涼州治姑臧縣北六十里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置曰涼州治姑臧縣北六十里又東北清澗水入焉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置曰涼州治姑臧縣北六十里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漢志宣威縣武威郡屬也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初四年匈奴殺王殺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城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肉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鄭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南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南南苗之族大有次敘疏曰舜典宣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為苗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故焯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九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九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故焯也鄭引地記云云地記乃妄書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畢已窺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大有次敘

案曰鄭引河圖云云疑括地象文又引地記書者鄭注禹貢屢引地記必古書可據者也三苗已詳堯典三危詳堯典及下文導水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九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已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

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  
遭洪水存凶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  
人少多必得夏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案曰田之上中下鄭主地形高卑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傳  
以上為肥美下為瘠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安為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  
曲附之云治水為此差後必夏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夏沈  
州云貞作十有三季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為定制而立之法也  
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邪

厥貢惟球琳珉玕

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珉玕珠也毛詩十八之四卷大傳曰球琳皆玉名珉玕石

而似珠者疏曰釋地云南之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珉玕焉說者皆云球  
琳美玉名珉玕石而似珠者

案曰鄭云球美玉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球玉聲也既中磬材自是美玉  
也又云琳美石也者說文琳字次球亦云美玉琳與球無別故鄭不從也又  
云珉玕珠也者傳亦云似珠說文同并引此經以證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

門山在河東之鹵界逆流日會自渭北涯逆水鹵上疏曰地理志云積石在  
金城河關縣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  
也河從鹵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

而東千里而南至龍門南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  
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鹵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  
日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鹵上言禹自帝說從此鹵上更入雍州界也  
諸州之末惟言遠都之道此州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案曰積石詳導河地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鹵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  
北入塞內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南塞外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積石山在

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于此事注金城郡即子始元六年方置史通書也方季元畢三季丁卯先始  
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胡三省注金城郡者又據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在秦州又不然安得有  
武帝之世金城郡始置天水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在秦州又不然安得有金城郡乎胡三省注金城郡者又

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諸等自梁山濟營于河鹵以待大  
軍即龍門也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  
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畧似龍門而不  
能通相傳無治水時所鑿積用弗成今名錯開河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

韓城皆是蓋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此則依鄭注是謂行州  
而南東渭汭又是自東而南故曰渭汭也鄭注曰會合此渭汭行州地乃見鄭注之確自謂孔祖通渭白  
帝之說各州皆謂此則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鄭注之確也

鄭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鹵戎也昆侖謂別有昆  
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書傳曰昆侖在臨羌鹵析支在河關

鹵戎之傳曰

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黎之屬皆就次敘

案曰鄭以昆侖析支渠搜為三山者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鹵  
戎今已即敘即敘謂就而序之漢書鹵戎傳贊引此而解之云禹就而序之  
非上威服致其貢物是也偽傳不用鄭義改為四國疏謂傳或分渠搜為二

或并鹵戎為四考諸書言渠搜從無分為二者鹵戎乃總名不得別為一國  
傳非是當以鄭為正鄭又云鹵戎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者傳記言  
昆侖凡四處一為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城在鹵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鹵  
城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

異物志曰惠領之水分流東鹵入大海東為河源焉本紀所云昆侖者是  
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鹵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  
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焉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  
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鹵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



貞觀七季置周太王居岐之陽即此疏又引荆山在懷德縣者漢志云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按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懷德縣此懷德建置之始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鹵漢舊縣荆山在其境也

又案曰續志無懷德縣省併也故城在朝邑而高平復有懷德故城者蓋字記謂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為名晉移高平來治後漢高平今縣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其與鹵漢舊縣無涉也隋地理志因之

誤載荆山于高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高平縣鹵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云在縣鹵南二十里皆謬也今朝邑縣治基頗高在彊梁原上當即宋時舊址土人謂原即荆山北麓其東麓則隔于河即禹貢荆山無疑矣蓋水經注言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今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荆山下而高平縣無洛水一證也彊梁原為荆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縣鹵繞鹵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橋也故曰至于荆山逾于河若高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至于水經注沮水條內又有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指高平之懷德而言固未嘗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為一也而唐末以來因之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為洛水而澤泉逕高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為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并荆山亦移之高平非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鹵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鉅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鹵也

案曰傳云三山在冀州疏引地志云云者彼心蒲反又云有堯山首山祠故曰蒲秦夏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故城在今山南蒲州府治承清縣東南漢縣所都傳又云太岳在上黨鹵者太岳即霍山漢上黨郡今山南潞安府是餘詳冀州

辰柱析城至于王屋傳之曰辰柱如字知文反又知文反。案曰辰柱作辰柱。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潞澤縣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辰柱辰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鹵從辰柱至于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案曰漢志析城在潞澤縣南疏謂南字非也潞澤今為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鹵三十里垣縣今為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鹵四十里大陽今為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昔漢縣大陽關在今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鹵北唐王屋縣地鹵與垣曲接界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之曰太行恒山又曰太行恒山又曰太行恒山又曰太行恒山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鹵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鹵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凍在壺口雷首太行經辰柱析城涉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沱滹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案曰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及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為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大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彼志又有河內壘王縣太行山在鹵北壘王是正山陽是支淮南子似真訓高誘注亦云太行在野王疏偏舉山陽非也又引上曲陽云云彼志恒山北谷在鹵北有祠并州山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是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鹵北壘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縣巨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為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鹵恒山在今縣鹵北詳堯典碣石見冀州海在石之東



又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南莽曰揭石遼南郡樂縣有揭石水南人官謂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樂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揭石專以小揭石言之故文穎注武紀曰揭石在遼南樂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南郡臨渝縣劉昭注曰揭石山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揭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揭石山拓地志曰揭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平州盧龍縣有揭石山揭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盧龍後徙營州柳城縣遷改曰廣海今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樂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揭石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揭石山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揭石言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季更名又置撫寧縣七季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萬歲通天二季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與昌黎界自漢以來縣名經歷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樂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揭石山于樂縣言揭石水則大小揭石並舉自文穎以下諸說偏舉一處者皆不免罣漏惟郭璞注山海經曰揭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鄭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按水經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條曰揭石山在遼南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鹵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第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瓚漢書儒林傳瓚字季仲言往昔天書連北風海水溢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揭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正其名蓋即此所稱張君昔燕齊遺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壘淪者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揭石入海非無證矣又第十四卷濡水條注曰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樂縣揭石山文穎曰揭石在遼南樂縣樂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揭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以望海而勒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為揭石濡水于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賈水

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揭石也淪洪波也按鄒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穎樂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樂縣境則其為揭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揭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頂石為天橋柱人罕能至此仙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鄭云淪海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真泯焉蕩焉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揭石求羨門高誓刻揭石門二世元季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揭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季東巡海上至揭石建安十二季曹操征烏桓過揭石作詩曰東臨揭石以觀滄海皆指此山也若如鄭氏淪海之說無論山今現存有不可証即其本朝文成帝大安四季戊戌東巡登揭石觀滄海收山名樂遊此明係山在平陸而以為淪海不亦謬乎揭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寧南者為正

西傾朱圓鳥鼠至于太舉爾雅曰西傾鳥鼠

鄭曰地理志云朱圓在漢陽南太舉山在宏農舉陰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西傾朱圓在積石以東鳥鼠涓水所出在隴南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舉相首尾而東地理志云西傾在隴南隴南朱圓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南首陽隴南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舉在京兆舉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舉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朱圓在漢陽南者漢志漢陽屬隴南是益州部非朱圓所在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圓山在隴南中聚師古曰圓與隴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隴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為天水

禾平十七季更名有冀縣朱圓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又云太舉山在宏農舉陰南者前志舉陰屬京兆尹太舉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鄭不言京兆言宏農者續志宏農郡舉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也西傾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涇州屬隴南漢冀縣唐為伏羌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朱圓山在伏羌縣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伏羌縣志云朱圓山在縣南三十里此所言里數與元和志所言六十里不合者今之縣治乃宋熙寧三季以伏羌縣為城者在秦州南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

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向西南三十里故不台然漢冀縣故城正在今縣南五十步是今伏羌正冀縣也鳥鼠漢志在首陽縣西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七十里太華詳堯典梁州

又案曰傳于鹵傾朱開牽引積石疏申之以為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鹵傾朱開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為河所經此等何異說夢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為治渭何重見疊出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為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用偽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創新說遂生支蔓又鳥鼠在渭源朱開在伏羌若從傳為治山旁水則自鹵而東應先鳥鼠後朱開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邦縣有朱開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開山岷州大潭縣有朱開山紛紛不一是朱開山脈豈于伏羌鹵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格中聚以為卽落中一小山亦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案曰陪尾在豫州界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嵩高山也桐柏山在兩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毛詩七之一卷陳風詩說又七之傳二卷清風詩說史記夏本紀集解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是四山接舉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案曰鄭引地志熊耳云云者前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潁川郡嵩高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為外方山也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說文卷九下山部但有崇字無嵩字也嵩字續志則云潁川郡嵩高縣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為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是也又引桐柏云云者南陽郡平氏縣注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續志同又引陪尾云云者江夏郡安陸縣

注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亦孔氏說故鄭用之也元和志云山一名橫山故鄭又云若橫尾者蓋以形似名也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在縣南五十里詳見導洛篇高今為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北十里東跨密縣南跨洛陽北跨鞏縣縣百五十里平氏今為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南四十里山在縣南東南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南接襄陽府棗陽縣界詳見導淮安陸今德安府治傳以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然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不經此山則經自據山脈言之傳以山為水所經非也

又案曰汝夏公彥周禮保章氏疏據春秋釋文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博物志亦云泗水出陪尾陪尾唐志云泗水縣有陪尾山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本漢魯國下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此又一陪尾為泗水發源處諸說以為禹貢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不可從

導洛至于荆山鄭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史記夏本傳曰漢水出嶧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續志略同是也漢臨沮縣隋唐改南漳縣今屬湖北襄陽府鄭于此不解嶧冢者已見果州鄭于彼注以鹵縣之嶧冢言之鹵縣今鹵和縣屬甘肅鞏昌府鄭意以此嶧冢亦鹵縣山也但此嶧冢乃鹵漢所出鹵漢乃嘉陵水上游亦即潛也禹貢所云漢皆東漢無鹵漢而班鄭皆以嶧冢為鹵縣山者東漢從氏道水納於川至沔陽此縣亦有嶧冢要非東漢始源故漢志于沔陽不言有嶧冢而應劭注補言之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縣置嶧冢縣以表其山而沔陽之嶧冢乃著自此以後隋又改此縣為鹵縣與漢南鄭縣同唐又改金牛縣又改三泉縣宋又改大安軍元又降為縣明又改沔陽又置寧羌衛又卽衛置州而山入其境自後魏以來地名數變實一地皆是漢沔陽縣地也要之此山出魏晉以下鄭所不取則不可以解經明矣又下文云嶧冢導漢東流為漢漢志以養水繫氏道下或作漢不言出某山而氏道亦似當有嶧冢故鄭瑛鄭道元遂附會言之氏道今無攷不知所在此山班鄭皆不言亦不可以解經也

丙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丙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內詳疏。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

曰丙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

北古文以為丙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在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

關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

不知其處要與丙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丙方在竟陵者疏引前志是也又云名立章山者續志江夏

郡竟陵縣立章山本丙方鄭據當時之稱然也鄭又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者漢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淮南但此縣續漢志改廬江

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疏謂志無大別誤也大別在安豐則揚州

界非荊州傳疏皆非是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

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南

又案曰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四十卷皆以大別繫安豐杜預定四季傳

注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江水東逕霍山南古翼

際山也地理志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

所治城江夏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

陸吳乃徙此山左即沔口矣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城東北漢水南岸

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然但稱爲霍山又稱爲翼際山而未嘗指爲禹貢

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

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祠此說蓋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

度在此故無所據而相沿至今陸渙入蜀記亦云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

有僧寺者大別山也當以鄭注爲正說詳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案曰岷山在漢陽縣東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案曰江水南距衡山五百里山乃湘水所經于大江無涉傳云江所經謬

甚岷山地志在蜀郡南氏道南微外江水所出南氏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

潘屬山在縣南北已見梁州又詳下文導江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東

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屬衡州府山在縣南三十里已見堯典及荊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

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曰衡山連延也東南長今人謂之嶺東行連延過九江

之水東接于敷淺原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案曰九江漢志在廬江郡尋陽縣今在湖北黃州府蘄州東已見荊州敷淺

原傳云一名博陽山攷漢志豫章郡歷陵縣博陽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博

陽川三字以為引證皆非也說文卷十一下泉部泉字注云水泉本也

从巛出巛下又重文巛字注云巛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卷二下

巛部源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巛各兼爾俗既別是源以代原遂

以原代源誤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故也通典江州潯陽縣

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南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

八年于潯陽縣置蒲塘驛案曰有敷淺原江州蒲塘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

爲德安縣今縣治故驛也屬江西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南一百五十里

王莽改歷陵曰蒲馬氏端臨曰德安縣有傳淺水吳氏澄曰德安即漢歷陵縣地

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諸家皆從漢志及通典其說是也上文岷山南至衡

山至爲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若云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

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闕疑

可也

導弱水釋文曰弱水或作弱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

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

非水名案曰地理志云云者下文疏引前志云云者皆水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下文疏引前志云云者皆水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

之續志略同也弱水出張掖郡之刪丹縣鄭但舉郡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

源于上未成流云云者說其各水下又云言過言會云云說亦其各水下觀

此則知過會至于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源

益知導山言山脈非言治山旁水也又鄭于導水始發此例則上文導山不  
妨敷淺原為水也

至于合黎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略同傳云水名

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  
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流沙地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流沙地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流沙地名。

入流沙疏曰地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

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  
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是續志略同也言古文則是孔氏古文  
說故鄭用之也據彼志澤在居延東北而裴驥引作西北水經作東北則裴

誤也鄭又引地記云云者漢張掖郡今為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  
為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為肅州會

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塞  
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

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傳云在東者蓋因弱水為西流之水不當  
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

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  
元和志云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則是漢志古文說謂

居延為兩貢流沙灼然可據顏師古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敦煌縣今杜

佑從之不知經原以刪丹至酒泉者為正流酒泉至居延者為餘波無害于  
是水之為西流也傳及顏杜皆非是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墜形訓云亦

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弱水

通南海也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內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入海是流  
沙亦入南海也

又案曰杜佑從師古說近人因謂流沙在今嘉峪關外遂于晉魏隋唐諸史  
通微鹵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

乎且王制自鹵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通惟其在居延故耳如以龜茲鄯善且  
末吐谷潭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之流沙則距鹵河且萬里安得云

千里哉經以刪丹至酒泉為正流酒泉至居延為餘波近人以合黎至居延  
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鹵域則是弱水之鹵流者特其餘波而正

流反東北流不更悖乎况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鹵流出塞之  
水乎原其致誤皆由傳以合黎在流沙東弱水西入流沙二語啓之傳之亂

每如此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漢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  
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

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南三千餘里故  
漢王固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漢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祠

不知水所在也傳言順經文耳故鄭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難山南流至敦  
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

海者河自積石以鹵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而不記此水所在云云者黑水漢已無攷鄭疑  
不強說也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為戎翟所據周室東遷舊都之地悉以

于秦秦為諸侯所擯輶軒之使莫有過焉光鹵裔之區乎故風原天問曰黑  
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山川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三

危所在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王逸楚辭注三危山名在南方黑水出

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故杜佑  
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埋泗也



蓋自三危以北莫敢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微外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南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已鄭說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漢洲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郭璞注此則為鄭說之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鄭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城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肅州府張掖縣界漢為解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故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為黑水邪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水源與張掖雜山又別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為哈密故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為之說曰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龍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或不深致功古文疏有疏畧按南海交趾二廣之海也其在揚州東者正為東海焉得為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惟湟水合浩流水入河不問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于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是諸說皆不足據黑水當從杜佑疑為是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漢書地理志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砥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

案曰馬云云者亦如導山分三條也此黃度所引不知何本以近是存之傳云鑿山穿地以通流者呂覽仲夏紀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導水以導河

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為防原酒為砥柱鑿為龍門以利鹵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砥柱是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漢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鹵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續漢志河關屬隴西餘略同段熲傳云自張掖追鹵羌且關且行四十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以上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為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鹵南百二十里鄯州即今平涼府治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鹵南百五十里鄯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鹵南府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比魏黃河即隋澆河郡治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談龍支之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季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積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鹵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積石疏以積石在龍支故云三千里耳非也又穿鑿之功特偶用之疏云自積石至海皆然禹必不勞民至此亦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劉昭注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章昭謂在縣北也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鹵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城不在冀城也

又案曰自古言河出崑崙而雍州崑崙在隋羌非河源山海經言崑崙荒遠無攷爾雅言崑崙亦無指實當置勿論惟于宣之鹵水鹵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為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鹵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為正唐人忽期新說謂河源崑崙在吐蕃境內杜佑主之駁漢古義至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地理志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此經既不言上源今略不辨

南至于準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準山北而東行

案曰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於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  
學陰潼關渭水從南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學陰也

東至于底柱

鄭曰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關流也砥柱  
當在鹵河未詳也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在鹵河之界

案曰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底柱當以其無考故鄭亦云未詳但有  
地說可據故又約畧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既以河貫

底柱又觸關流故鄭以世所謂砥柱為關流而底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河水

篇歷敘所經至又東過砥柱間鄭注砥柱山名嵩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分指崇山曰

輪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

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

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隋唐清運之道山崑上

有開道牽澗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

亦為此其說確甚鄭以三門為底柱五戶諸灘為關流則非矣若鹵河者鄭

于禮記檀弓注以鹵河為龍門至學陰之地要之學陰以下皆得稱之鹵河在

若于學陰以上求底柱不但無山可當而于經文序次亦不願鄭何至倒置

若此至傳云底柱在鹵河黃即今陝州此則總括言之不復細分析故也

又東至于孟津案曰孟史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疏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

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  
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案曰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是罔在洛北而實亦在河北傳但云  
洛北則似在河南矣非也河陽本晉色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鹵南三十里  
東過洛納至于大任案曰任本或作任至又或作任任又或作任任字或作任

又云或作任任文卷九下山部卷十四上自無此二字或云當作任任卷十四下自無此二字然則四者皆非也  
云一或作任任文卷九下山部卷十四下自無此二字或云當作任任卷十四下自無此二字然則四者皆非也

鄭曰大坏地喉也況出坏際矣然則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沛沆之水與榮

播澤出入自此尚書全解十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尚書全解十卷傳曰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洛納者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諡世

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

縣鹵南三十里據元和志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納反在其西矣當縣未

移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

孔疏富縣已移之後當云在鹵而云在東者誤也詳見名詁鄭云大坏地喉

也况出坏際矣者此必鄭引地說文也知者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

地說以為地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鄭注所引鄭于

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坏即是山矣此是鄭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

大坏在河內脩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鄭云在河內

云云者脩武武德漢屬河內郡脩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

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四十卷同成皋漢屬河南郡

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鄭云在脩武武德謂在脩武之鹵武

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

二而一者也張揖三國魏人其說與鄭合也鄭又云沛沆之水與榮播澤出

入自此者下文導沛入于河入也沛為榮出也大坏在河北沛于此入河而  
決出南岸為榮故云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沆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喉之義  
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成皋大坏山下禹貢過洛納至大坏者也鄭云云坏北  
即沛水從北來注之者鄭解鄭意如此惟臣贊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  
故城在今衛輝府府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里高四十丈原瓚之意以

脩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脩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皋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為疑大呀之名南北岸皆得稱之此正與爾雅合也作孔傳者似已欲主黎陽之說故特改爾雅之文為再成而顧氏閻氏胡氏遂據潯山巔高大方實再重謂偽孔傳改爾雅為確舛謬極矣若今本說文坏工再成而鄭道元則云爾雅山一成坏許慎呂忱等以爲正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輩所改壞耳知坏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俗儒又妄疑成泉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而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為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正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坏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坏而以北字繫于大坏之下乎當以鄭說為正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曰降如字鄭注江反。案曰降漢書作澤此據鄭說其地志以降為降不從水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上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

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鄭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為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地理志曰屯氏河故道在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地理志曰屯氏河故道在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曰地理志降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

讀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為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

案曰鄭注云云者鄭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為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為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為冀州平鄉在冀州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徒流而漢志乃以為此經之降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

于降水矣其謬顯然疏欲扶偽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因強為回護乃欲移信都而南之遂以襄國為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南南似于經文為順但漢志襄國縣自屬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即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之所而在而豈得反指為降水發源之所乎亦妄甚矣故鄭不從也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續志安平國信都縣有絳水劉昭注云故信都國延光元年改鄭據當代之書故云安平也鄭又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降改為共則後世不知其處之為降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既不知降水之處見此經降水則以為是信都之絳水故依彼絳字居巷反之音而廢此降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不但廢其音且有改其字从糸旁作絳者也云非也者廢讀改字皆非也鄭又云河內共縣云云者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竊意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引莊八年鄭降于齊師者明此降水亦讀下江反也國于此者惡言降下于人改為共耳云河所從去大陸遠者降改為共既有因由共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為遠足見降水之為共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為河故道也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又案曰水經注河水篇于汜水榮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淇水南又淇水篇于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又東北逕任人山東任人山東在淇水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白溝在淇水北二十五里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為降水者淇口為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即鄭注以漳水為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鄭于淇口下云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

衡漳為過降不信鄭洪口之說而駁之云稽之羣書共縣本共和國是有其名不惡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降草為今就但共和在禹貢後不得執後之為共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後安知非降改耶鄭駁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為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書序云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

安陽之開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人海鄴縣今為彰德府臨漳縣若據彼文是禹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臨漳水後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為漳水故水經濁漳水篇敘漳水自斥漳縣南下歷敘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即經大陸所在也鉅鹿縣今在邢州治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遷庚又圮而遷于毫殷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為禹河者鄴東河離見漢志其實河與漳水亂流鄭注云徒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為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潯滑

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道合自是禹河故道故潯滄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鹵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鹵北去非東北去矣且漢志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合之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

鹵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十六郡黎陽以下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六郡與班固云過郡十六異姑置不論但彼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原信都者即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其實又常有鉅鹿但無攷耳或疑屯氏不經大陸若以此為禹河經至于大陸句幾無著落但數千載下一望茫茫皆成平地何知古之不經大陸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屬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南南折其一濕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鄭道元解一則濕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濱王莽時空故世名是濱為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滑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言元光中河決瓠子注年野通淮泗二十餘歲天子發卒塞瓠子築官名宜房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為復禹迹則其意以鹵漢見行之河即禹河所謂北濱一名大河故濱者也觀漢志屯氏河實出大河故濱水經注云大河故濱北出鄭不直以故濱為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此所徙即大河故濱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為禹河此鄭學所以為至精較司馬遷直以北濱當禹河尤確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氏因目為故大河鄭道元以為降水固非如執此為禹河而廢鄭注屯氏河尤為不可漢志云屯氏河出大陸東入海則屯氏河與鄴東河同矣又案曰鄭以黎陽淇口為降水者據地說降水至鉅鹿千里以此為證也而鄭氏既疑黎陽鉅鹿亦非千里之遙乃以漳為降無如斥漳北距鉅鹿百

里尤不可言千里故又遷就其詞曲為解云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為鉅鹿語之纏絡厥勢渺矣按冀州正義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據鉅鹿絕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廣平曰陸異所同名脩武今為獲嘉縣縣北吳澤陂亦大陸也鄭以南北兩大陸聯為一地以應地說千里之數鄭為此說者以地說古書不可與駁故云然但地說指降水至大陸千里非大陸有千里如鄭說則是北過大陸至于降水又至于大陸矣尤非也

又北橋為九河  
鄭曰播散也毛詩十九之四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案曰鄭云播散也者淮南子要略篇云禹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分布岐出是有散義也傳云殺其溢者殺即衰與鄭冀州注合說已詳冀州九河徒駭為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在兗域亦已詳冀州

又案曰上文鄭注以洪口為降水據地說自此至大陸千里故以屯氏河是  
其故道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茲有古屯氏河  
此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鹵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  
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為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  
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  
簡潔鈞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即今縣高縣  
今德州詳見汎州至鄭注徒駭連漳絳曰憤連則非正流近儒因此遂以  
漳水即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即是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向書疏。毛見禹貢指南三卷。特瀾增  
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毛約十九之四  
卷。順頌。史記製本。王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向書疏。林之可。書全。毛約十卷。傳曰  
集解。水經五卷河水注。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案曰鄭云相向逆受也者逆之言迎故為相向逆受也河渠書溝洫志皆作  
同為逆河入于渤海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

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堅唐初人語當有本與鄭義合

也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

屬勃海郡治浮陽即今滄州元和志。魏郡。大澤在魏郡。九十里。在滄州北一百里。即漢章武縣  
滄州東北。至天津。自八十里。縣。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經。滄。州。海  
張守節曰。勃海。州。也。此。即。指。今。天津。南。滄。州。北。之。海。而。言。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間此處已殆海口似無復

有地可著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兩東北風海水溢鹵南出

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九河尚為海漸及則逆河漸于海可知

蓋海之鹵南岸所漸者漢傑沃瓊瓊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為雷化利津

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由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

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雷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天

官書中岡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班固天文志增其文曰

尾沒于渤海碣石此言水盡于勃海山脈盡于碣石非謂碣石旁海亦可通

名勃海而禹河入海在碣石也臣瓚乃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  
乃在碣石元光三季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鄭注亦曰河  
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又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

其石右夾而納河按冀州夾右碣石云云鄭注云禹由碣石山南北行盡冀  
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每州末水道是治水畢更巡行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故為此解必如此方得遍巡州境鄭意不以河入海在石北平  
驥成之碣石明矣即偽孔初說還都與鄭異然亦云禹夾行碣石之右而入  
河逆上帝都確申之云河入海處傳云勃海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  
碣石之南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然則  
河入海不在碣石又明矣地勢北高南下河安能逆繞北注而不就近入直  
沽之海邪

又案曰自周定王五季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為禹河則漢之北  
濱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  
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季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

昌五季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梁分為二派汲之流遂絕元至  
元間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黃河以

利謂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  
略也

齊家導漢東流為漢案曰家。凡。以。家。俗。作。家。音。家。凡。以。家。覆。也。非。是。漢。本。紀。并。裝。引。鄭。注。作  
漢。地。志。注。謂。作。漢。漢。志。同。故。文。水。部。鄭。注。文。云。古。文。從。義。信。孔。作。漢。非。是

鄭曰地理志漢水出隴西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夏。水。本。紀。東。解  
子。南。都。賦。傳。曰。泉。始。出。山。為。漢。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疏。曰。地  
李。善。注。志漢水出氏道至武都為漢不言中為沔孔知蟠家之東漢水之鹵得為沔

者梁州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曰沔水

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

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水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

但氏道作柏道乃傳寫誤水經注。于。卷。引。說。文。作。水。部。與。志。合。至。武。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

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

氏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

五武。部。廣。漢。注。中。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荆。州。川。續。志。則。云。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

水部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即沮又

丹 經 集 卷 之 一

前志既以沮為荊州川而職方荊州川有江漢無沮是沮即漢氏道今已無  
 汝武都在今成縣南沮縣今為略陽縣然則出氏道為漢東至武都為漢  
 又為汜又東至沮縣為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鄭又云  
 至江夏謂之夏水者此是下文滄浪之水句義而于此連言之鄭意欲見此  
 水隨地異名以證始為漢東為漢其實一水也傳亦云始為漢東為漢與鄭  
 合惟益以汜名疏云志不言汜此專據志氏道一條失記武都一條故也又  
 引梁州云云以證漢得名汜是矣但云梁州向冀州則非當云向雍也又引  
 志以明夏水亦即汜漢與鄭又合也志又云漢中郡汜陽縣應劭曰汜水出  
 至武昌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汜水汜陽縣今汜縣自略陽東  
 南約三百里至汜縣然則彼志氏道武都沮縣汜陽四條原流是一言入江  
 處曰江夏曰沙美曰武昌亦一也

**又案曰**此節經注似無可疑矣而疑義乃紛如亂絲者則以前志分別東  
 二漢水而于隴南郡隴縣下注云禹貢嶓冢山南漢所出然則嶓冢是隴漢  
 源也而此經所敘的係東漢非隴漢乃以為導自嶓冢鄭于岷嶓既藝既以  
 嶓為隴嶓冢此節注不解嶓冢自必亦以為隴嶓山此大疑所從出也愚  
 謂說經當主鄭注禹貢則兼主前續二志鄭與志異則舍志從鄭若嶓冢鄭  
 與二志合是是不可駁也東漢是正派隴漢是別源此經所敘東漢源流據  
 志發源氏道東至武都又東至沮縣又東至汜陽漢氏道屬隴南郡師古曰  
 氏夷種名氏之所居故曰氏道武都縣為武都郡治本曰馬氏地漢元鼎六  
 年開為郡今階州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  
 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二郡之境大約在今鳳縣兩當之西秦州之北蓋隴  
 抵皆是但元和志于鳳州兩情河池二縣於云永嘉之後地沒氏羌縣名絕  
 矣又于興州云晉永嘉末氏人楊茂搜自號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然  
 則氏道武都唐已無考氏道漢水至武都為東漢莫有能言其所經者惟自  
 沮縣以下差為顯白水經卷二十七汜水篇云汜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汜水一名沮水關關曰其初沮水亦名斯渠沮水故城在秦州東南沮水亦名斯渠  
 光武後改沮水為漢水又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今在秦州北二百里沮水又東南流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尚書後案 卷三

北又在得度口水又東右會沮水又東黃沙水注之又東今漢水又東漢水石城下又東漢水南岸下  
 白馬戎即地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流漢水南岸下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

嶓冢山東為漢水 此處水經詳釋其詳詳在後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南又東南至葭  
 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于江郢注謂閬中縣嶓  
 冢山嶓嶓水所導也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又東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嶓嶓水合

主鹵漢其中合濁水則與東漢通矣選通谷又與東漢通矣至寒水注之則  
卽部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鹵南潛出  
而入鹵漢者見荆州漢志又水經注二十亦卽鄭梁州注所謂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  
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鹵漢水者見水經注二十亦卽水經注  
所云葭萌鹵漢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見三十六鹵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  
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係漢別之潛而此潛既與鹵漢合則通鹵漢上  
鄭皆得名潛故鄭梁州注言潛蓋漢鹵山嶠冢云云又言漢別爲潛流與漢  
合卽爲鹵漢云云以見潛流通流故可以鹵漢之山海冠東漢首也後人有  
疑于此遂因應劭于漢志沔陽縣下注云沔水出而謂東漢實以此爲始源  
并于此地別指一山爲嶠冢後魏遂于此置嶠冢縣魏收地形志遂于此縣  
系以嶠冢山意以禹貢嶠冢實卽此山而鹵縣之嶠冢乃鹵漢源非禹貢嶠  
冢則班志嶠冢注皆妄矣李吉甫元和志云嶠冢山一在秦州上邽縣鹵南五  
十八里漾水之所出東流爲漢水一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  
焉經南鄭縣南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今考後魏嶠冢縣故城在今  
陝西漢中府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卽漢沔陽縣地唐上邽縣故城在今甘  
肅秦州鹵南鞏昌府向和縣東卽漢鹵縣地金牛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鹵  
北亦漢沔陽縣地漢志漾水出氏道是東漢源非鹵漢吉甫乃于上邽言之  
特沿襲水經耳其實鹵漢無漾名吉甫意乃以漢志鹵縣禹貢嶠冢爲非故  
移于金牛也杜佑通典亦云秦州上邽縣嶠冢山鹵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  
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嶠嶠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  
杜意與吉甫同蓋自南北朝人溯之此論唐人因之近儒就精地學者以主  
魏收及李吉甫杜佑說各出論著動輒數千言無非反覆駁難志鄭注依  
俗學改古義果可爲典要耶且班鄭斷不可駁倘按之于經似有不合無已  
則闕疑可也後魏及唐人因其不可逆別尋一山以代之遂尊信之且漫據  
小說筆記道路傳聞欲定嶠冢在今沔縣金牛嶠北與寧羌州相連力辨秦  
州嶠冢山爲非皆妄也水經注二十一嶠冢山卽嶠冢山也嶠冢山在秦州上邽縣東  
嶠冢山在秦州上邽縣東嶠冢山在秦州上邽縣東嶠冢山在秦州上邽縣東

小者鹵漢中記不知何書所謂嶠冢卽嶠冢以嶠冢爲源入之漢因引劉涖之謂景  
云東漢從沔陽分大南流入穴通山入鹵漢一說又引庾仲舉東漢通谷小自武遂川至關城合鹵漢一說而謂  
之云諸言漢者多言如漾水至葭萌入東漢是以爲漢源也然則漢源則關城合鹵漢一說而謂  
三說相符東山南川俱交沔漢之名者漢源在葭萌此則關城合鹵漢一說而謂  
漢源在葭萌正可以調停而合與班志不合之疑而謂其說者水經則以東漢源爲鹵漢源與高氏  
向漢源爲東漢源正互相低昂似不可兼其以漢源亦在嶠冢則并可並其則會而不必同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案曰滄浪水經  
鄭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  
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滄浪父歎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此水也水經注二十一傳曰別流  
在荆州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  
流也  
案曰鄭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者水經夏水篇注既引鄭此注其下卽引  
劉涖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歎父所歌也彼雖不信鄭說而  
駁之然稱爲古文則知是孔氏古文說故鄭從之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  
之所謂夏水卽古之所謂滄浪也鄭又云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  
者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然則夏是江之別流而  
鄭以爲漢之別流者鄭說荆州之花以爲夏水而于此滄浪之水亦以爲夏  
水蓋夏水介江漢之間旣爲江之別又爲漢之別也傳亦云別流與鄭合  
疏云名別非水別非也鄭又引地說云云者此出水經二十九卷沔水注彼  
注不稱鄭今以意定爲鄭注併合爲一條者以地說古書鄭注禹貢屢引爲  
據又劉涖之引古文說與鄭同而古文說與地說同以漁父歌爲據鄭旣從  
古文則此爲鄭注無疑且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  
也漁父云云是此水也觀此則鄭引漁父甚明故知是鄭注也特鄭道元將  
此條割散兩處分引而沔水注未標鄭名耳亦猶二十九卷潛水注引鄭潛  
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二十卷漾水注亦引此幾句而不稱鄭是其例  
也攷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鄭注江陵有中夏口是夏水之出江之口也又東過華容縣  
南鄭注華容中夏水即水又東流與漢合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夏水出雲杜縣東南入于沔也鄭注江夏水出雲杜縣東南入于沔也以上所敘  
今漢水在漢陽府漢陽縣東南入于江也鄭注漢水出漢陽縣東南入于江也以上所敘  
夏水源流其云流于江陵東南又過華容南卽經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而

鄭不以此為滄浪者耶據劉漢之云夏水是江流汚非汚入夏口書不言過

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耳然夏乃從江之北岸分江而入漢故并其源流

皆繁之漢不必泥為字而謂以漢為之也劉又云假使汚注夏其勢幽南非

尚書又東之文愚謂既非汚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且對導漢言非東而何

劉說本謬鄭按據之故不信鄭注遂于汚水篇注別撰滄浪之義彼文敘至

武當縣鄭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庚仲雍漢記謂之

千餘洲隋書地理志云非也是世俗語說音與字變矣鄭強以千餘洲改為滄浪

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攷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閩

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南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

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世文王徙郢楚辭哀郢注云然則夏

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地說之書鄭援引最

多必古書可信者鄭亦不能違其說乃強附會以為蓋漢汚水自下有滄浪

通稱經絡郢都地連紀郢咸為楚都近人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故

曰近楚都但鄭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小洲即庚仲雍所云千餘洲千餘

滄浪音義全別妄為牽扯殊屬穿鑿此一小洲豈得兼包千里連絡郢都紀

郢而肯被其名乎即屈原避江潭過過父姓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

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南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鄭南鄭均

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水經注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水經注鄭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同南入江

案曰鄭云三澨水名者鄭注馬王姓同鄭于弱水發何言過言會皆水名故

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澨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即引此經為證但增水

邊土亦即可為水名說文與鄭未必異鄭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

屬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為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

陵縣界者攷水經第四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即

縣之北鄭注云春秋傳文公十六季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季楚令尹子越

師于澨澨定公四季左司馬戎敗吳師于澨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遷越越

于澨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

陽消陽二縣之間消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

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澄之在竟陵縣界經云即縣北論者疑焉

而不能辨其所在按左傳澨有五澨澨朱地故鄭不引就其所引不知何者

可當三澨即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水經注其北即襄陽縣東境今

三澨所謂三澨消水注云消水左右舊有南澨北澨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消

陽問者漢書地理志與即澨無涉若以為入漢之水則二澨不可為三澨是諸

說皆非也惟鄭及劉氏言在竟陵界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

三澨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為一澨馬溪河為

一澨石家河為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景陵即漢竟陵今為謂之三澨水即

案隱所云三澨水此即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大別鄭于導山以為在安

豐于此無注則必亦以在安豐漢志嶺漢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

在安豐縣南杜預鄭道元皆不信其說而不能言其所在然鄭于水經三

十三卷決水出嶺江雲雲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為植山峴蓋大別之異名

也雲雲在安豐縣南又三十五卷注云巴水出雲雲縣之下雲山即大別

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鄭能信決水巴水所出

也

也

也

也

也





為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東入海之文故耳至鄭注乃合石城之分江水與在吳南之南江為一條鄭注亦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浙江與漢志水經以石城分江石城分江水亦而以至於餘姚入海者為南江之枝分故謂餘姚入海之派非班固之所謂南江也鄭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江通者為三江富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之說要皆與鄭注不合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曰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源注岷山在嶺外江水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源注岷山在嶺外江水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源注岷山在嶺外江水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又東至于澧澧水出武陵郡澧縣澧水出武陵郡澧縣

鄭曰澧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向壽疏。林之

案曰鄭云澧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馬王以為水名偽孔每事必與鄭立異故從馬王但史漢皆作澧裴駰引鄭亦作澧疏引作澧者順偽孔之文耳則知是陵名不從水傍無疑也鄭又云大阜曰陵者釋地文說文卷十四下阜部亦云陵大阜也是也鄭又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者攷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澧陵郡志長沙郡始有澧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澧陵唐書復有澧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澧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澧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湖之間郡有零陵武陵縣有零陵屏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零陵地以陵著者甚多則臨湘有澧陵不足怪矣故鄭云然也不敢實言故為疑詞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

敘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鄭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湘也湘水從南來注之東注長沙山南右岸有城山山有城城在長沙山南右岸有城城在長沙山南右岸有城

傳曰江分為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疏曰九江之水禹前其有處禹今導

案曰九江在今新水新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俱屬黃水經江

南注之鄭注江水又東左得齊林口即水出臨江縣東即此經過九江至東

東進北會于匯匯水出臨江縣東匯水出臨江縣東

鄭曰東進者為南江向壽疏。林之奇尚書全解馬曰進廢也傳曰進也東進

案曰鄭云東進者為南江者猶云東進北而會于匯者為南江也上文言東為北江下文言東為中江則此匯為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馬云進廢也傳云進也疏云邪出者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進裴行也即引夏書此文以證是也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邪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為在北矣非是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進北會于匯也東為中江入于海

丹陽蕪湖縣由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案曰]傳補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其實皆似是而非傳意謂江入震澤  
則其所指南北中江皆謬蓋誤據地志之文耳辨已詳揚州及導漢江水發  
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於持而東則江為中  
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  
也水經敘江水于東陵下殘闕不完或因已見漢水未故不具

[又案曰]漢志蒗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  
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江入海也毘陵下云北江在北  
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  
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大  
江原無訛漏然北江者大江正流與中江南江為一者也而志又以吳松為  
南江荆溪為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即荆溪者所受皆宜歛山  
源以入太湖至閩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與江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故不  
指為禹貢三江而後人率以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

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寧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  
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此則班之不可解者但此水今已堙滅不  
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于石城縣下故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之  
不論惟是水經汚水敘至與江合過彭蠡下又云又東至石城分為二其一  
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為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不過附會漢志  
以立文乃傳寫誤作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北為北江又東至會稽餘  
姚入海鄭辨之云經書北江則可言至餘姚則非自謂能正水經之誤矣不  
知鄭亦非也蓋水經不目石城分江水為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  
麇南耳鄭意則用部璞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之說故遂取石城水而實之  
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為二派上源皆自石城分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  
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為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為程縣南通餘姚  
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為三江又于餘姚下分疏云水名已  
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其意以班固南江在吳麇南東入海明係松江必非  
餘姚入海之江但其上源則二派皆承分江皆可謂之南江耳鄭之意如此

如其說則以岷江為北江浙江為南江又將遷松江而為中江矣夫漢志水  
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宜歛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  
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已屬大非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若鄭意  
則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茲列為二以配合大江而為三種種迷  
誤皆不可從然諸說雖謬猶知有大江入海正道未有如孔傳之三江入震  
澤為北江而入海其亂道尤甚也

導汎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滎水出於滎谷又曰滎水出於滎谷  
鄭曰地理志汎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汎為滎滎水出於滎谷  
傳曰泉源為汎流去為沛在温南北平地沛水入河汎流十數里而南截  
河又北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疏曰地理志云沛水出河東垣縣王  
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南北平地者沛水近在河內孔必  
驗而知之見今沛水所出在温之南北七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  
之沛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沛清南出還清故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汎水所出東南至

武德入河秩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  
志略同是也志但云垣無東字鄭注則云東垣職方氏注及說文水部同也  
鄭于導河注云大坏地喉也汎出环際矣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汎汎之水  
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與此注同也又豫州注云汎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  
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亦是說此經溢為滎之事也漢垣縣  
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南  
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脩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  
今武陟縣東大坏山在脩武之南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成皋在武德之南  
沛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  
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  
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為鄉併入滎澤縣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  
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  
治之南南止十餘里而沛溢為滎即當在此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傳云  
在温南北入河此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為滎在教倉東南此則禹



偽孔既改徐州達于荷為河故豫州荷澤直以為在湖陵則似湖陵不在徐而在豫且在湖陵者即為澤矣此至于荷即豫州荷澤在定陶者與荷澤水在湖陵者異而傳又增其文曰荷澤之水則定陶之荷澤與湖陵之荷水無別矣鄒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尚書有導荷澤之說自陶工北東至于荷水又以湖陵入泗為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荷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荷澤被孟豬乃導澤餘波南入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荷水耶乃混而為一種種純繆皆為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荷惟徐州達于荷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沂與汶合

案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南入沛水經于沛水又東過定陶縣南

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萊氏縣南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

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鉅野澤在定陶縣南又東北過壽張縣南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

北來注之鉅野澤在定陶縣南又東北過壽張縣南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

北去今縣南五十里州南十里有安民亭古安民亭汶水自鉅野澤北流經此亭與汶水合者

北七十里有故城已遺并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案曰地理志沛水自榮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水經沛水歷敘所

經須昌縣穀城縣臨邑縣盧縣臺縣皆縣屬沛縣臨邑縣至又東北過

甲下邑入于河甲下邑在臨邑縣南又東北過

東北入海甲下邑在臨邑縣南又東北過

矣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

平長山新城皆屬濟寧府高苑博興樂安

諸縣界中皆禹貢沛水入海之所經

也

又案曰沛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

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濬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沛水也全史河渠志泗水

導淮自桐柏導淮自桐柏山在南陽之東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

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案曰地理志云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言桐柏又

言大復水經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言胎簪又言

桐柏說似皆與禹貢不合其實皆是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

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

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

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胎簪字記謂在桐柏縣南

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北四十里大復在平

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崗大復最在東漢志言

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

言出胎簪則指最崗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

水出沛陰乘氏縣至臨淮淮陰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

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案曰泗沂二水已見徐州于次宜言沂泗古文不拘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淮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于劉宋皆蓋省  
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僞置襄贛縣隋開皇初改連水宋太平興國三季  
以縣置連水軍熙寧五年廢為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有漢淮浦縣故  
城

又案曰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泗水  
從東北來注之鄭注淮水之會即桐柏也左右泗水二水入之所謂泗水也案此泗水至下  
邳淮陰縣泗水從東北來注泗水篇云泗水過下邳縣南入于泗水于下邳縣北泗水分  
為二水一水于城北南入泗一水于城南南入泗泗水入淮相去不遠故連言會于泗水  
也泗水一名清口淮陰故城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即  
城在今清河南東五里自元時河奪淮浦入淮而清口以東又以一淮全河何淮浦縣不存乎乃  
淮浦黃  
淮陰故城

導清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  
鳥名爲鴉似鴉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經大鳥  
鳥鼠同穴山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洞  
水出焉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鳥爲鴉鼠爲鼯地理志云隴南首陽南有

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案曰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  
山也者漢志隴南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隴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  
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寔如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但雍  
州及導山皆單言鳥鼠于此又益以同穴之文當必有異未可牽潤說文卷  
十一上云渭水出隴南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  
山鄭氏尚書本于杜林杜說此經單名鳥鼠明析同穴而別言之故鄭用其  
說又地說古昔鄭屢援以證禹貢水經十七卷渭水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  
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鄭據此故以鳥鼠爲飛行而  
處之之山同穴爲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鴉以爲一山非也然經既言  
渭水同出于二山則必其山脈連屬非截然各爲一地相距遙遠者可知鄭  
又云鳥名爲鴉云云者疏引釋鳥文彼部璞注云臆如人家鼠而短尾鴉似  
鴉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李巡注云輪鴉鳥鼠之名共

處一穴皆與鄭合也山在今渭源縣南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鄭注南故水通  
在隴南亦以此又東入鞏昌府隴南縣界  
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涇

傳曰涇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案曰涇水見雍州水經渭水篇自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  
下云又東澇水從南來注之鄭注地說云渭水又東與澇水會于槐里山內案澇水  
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槐里縣南三里入于渭此下又敘  
至又東過霸陵縣北澇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鄭注渭水出藍田縣界谷北逕田野又左  
東逕霸陵縣北與澇水分水又逕平阿縣王驥墓北左則涇水注之案澇水入渭在今咸寧縣界成固縣  
今無水而故城在今隴南二里涇水就東南入渭故城在今高陵縣南三十里  
所敘即渭會涇涇故道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翊北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  
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  
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河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  
水東流注于洛水至焉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  
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案曰雍州漆沮既從傳但言漆沮之水而以焉翊漆沮一名洛者繫此經之  
下明彼是扶風漆沮二漆沮不同而皆入渭皆雍州水不容舉此遺彼故經  
兩繫之傳兩解之疏以此漆沮非自土沮漆則雍州爲自土沮漆可知直路  
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郿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

縣也縣南四十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  
縣北鄭注洛水入焉翊以爲漆沮之水渭水逕鄭故城東入于河鄭注春秋之渭水也曰渭水入  
水東至於河入河無加河以今與地言之渭水自高陵成寧縣界東逕臨潼縣北  
放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

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峽陰縣北案在華州東二十里東至華州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  
五里又案華州北即懷德縣南也漢上谷德縣山在  
南下有德縣原洛水東南入渭故關謂以  
爲漆沮即此經所謂又東過漆沮者也于是又東乃入于河是曰渭口漢爲船司空界  
也

又案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霸陵縣北東入于洛

鄭注地理志曰田出  
縣東南逕石山東南歷槐里縣界澇水出而大山西流又東南逕立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泉  
水口又南出上門山南又謂之渭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山下東逕德縣南東注於渭水注焉分爲二水

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水合謂之濼水又謂之濼水絕自渠東過萬年縣城城北爲濼渠又南出更名石川水又南出爲濼渠與白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即濁水也東與澤水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渭水隔兩相去十五里俗謂是爲濼水東流經德縣城北東注鄠水合渭水又自沮直注渭水至白渠合爲濼水得濼之名也沮濼源東漢書地理志云東漢書地理志云武成城城北又東經潁陽縣故城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于周初周禮雍州其浸謂

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流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發夷中入河又何奴傳武王居鄠鎬放逐戎夷溼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即濼水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眉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闕闕所謂洛此經所謂

渭過濼沮也 渭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

案曰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詳見導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議舉山 鄭注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在洛陽也又曰濼水出京兆東丹水合又東水注之

東經洛水自熊耳也 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商州南熊耳山東北流經州東 又東北經洛南縣北 所謂導洛自熊耳也

案曰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函南渭水自城函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瀍水東瀍水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牧所

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 鄭注地理志曰洛水東北過五原歷北與瀍水合是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經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

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瀍水也自周靈王墜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函之瀍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塲瀍瀍

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東會瀍瀍之迹無存矣 詳見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于洛陽之南

案曰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

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函來注之 鄭注洛陽縣公

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

水從偃師縣函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于鞏之東

案曰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函南二十餘里水經洛水

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鄭注洛水又東過鞏縣城南又東

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 汜水故城東

之造宅爲居于內遂以喪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放見曰同夷

之遺骸謂之四海 秋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并豈口底 柱太行函傾熊耳嶧豳內方汶也九川弱黑河滎江沅淮渭洛也說者因

此推之以九澤爲沆之雷夏徐之大野場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榮播 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

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無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索隱強摘 出九山殊難強通如謂舉其大者則備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

柱內方等邪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刊旅之 數耶九山既已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能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

而取之也 案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瘠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滎源九澤既賦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陳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入

之造宅爲居于內遂以喪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放見曰同夷 秋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并豈口底 柱太行函傾熊耳嶧豳內方汶也九川弱黑河滎江沅淮渭洛也說者因

此推之以九澤爲沆之雷夏徐之大野場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榮播 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

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無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索隱強摘 出九山殊難強通如謂舉其大者則備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

柱內方等邪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刊旅之 數耶九山既已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能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

而取之也 案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瘠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滎源九澤既賦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陳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入

之造宅爲居于內遂以喪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放見曰同夷 秋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并豈口底 柱太行函傾熊耳嶧豳內方汶也九川弱黑河滎江沅淮渭洛也說者因

此推之以九澤爲沆之雷夏徐之大野場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榮播 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

案曰鄭以庶為衆釋詁文底為致釋言文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者謂若白壤黑墳之類是衆土之美惡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衆土之高下明高下是言其地勢之高卑及卑下非言地力之厚薄也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遠而來故言致慎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田之美惡不可意為輕重故須慎也禹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慎也

威則三壤成賦案曰傳述下中邦為何今用鄭讀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夏本紀解傳曰皆法壤用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者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財賦兼貢與賦而言賦重于貢故又別言之威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慎之實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傳曰台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夏本紀解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賜姓隱八年傳文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案曰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者鄭注舉陶謨言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共方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治水既畢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侯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弼則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方七千里每州封一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共為萬國故此以中邦為九州天子建其國也又云諸侯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隱八年左傳稱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墟媯汭皆以為姓是胙土乃賜姓也又云其敬悅天

子之德既先云云者祇敬釋詁文說文卷十下部云怡和也和和悅義故訓悅而台即與怡通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田通反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錄珍案反格本或作藉工八反音解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焉彌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穗斷去稔也三百里秸秸謂禾又去其穎惟稔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馬曰藉去其穎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稔日總入之供餉馬銍刈謂禾穗稔也服稔役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曰既言法壤成賦更敘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益遠每服

分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云服治田出

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者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稔總皆送之故云禾稔日總入之供餉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傳云銍刈謂禾穗者劉熙釋名銍獲禾穢說文銍獲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穢也三百里納秸服傳云秸稔也服稔役者郊特牲云莞箬之安

而稔秸之設秸亦稔也雙言之耳然計什一得稔稔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稔之外對酌納稔稔稔役者解經服字于此言服明上下服皆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稔此當稔稔別納非徒納稔也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傳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者直納粟米為少禾稔俱送為



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麩遠輕而近重耳

案曰鄭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人穀者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是田賦之制成于禹但禹必因堯下文謂甸服本皆納總是德兼兼送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穀百穀之總名是堯時甸服皆入穀也鄭又云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云云者鄭說以王畿甸服每面各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為殘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甸服之內傳則以每服之內此句為綱下文為目故云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與鄭異鄭說是也

總謂所刈禾也者據疏云穗與稾總皆送之鄭意亦當然也又以銓為刈穗去稾稭為去穎惟稾疑皆與傳疏同也但鄭以入粟米為輕遠計粟米精銓若麩若二百里三百里惟納銓不納粟米是反輕于四百五百里矣據疏推得三百里當粟稾並納疑納銓者亦兼納粟米也鄭又云甸服之制本自納總云云者鄭望文為義計甸服與甸服之弼遠近既殊賦法當異故言甸服之內本皆納總其百里以下云云則在甸服之外故別為之差不使與甸服制同此則鄭義與傳疏不同也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官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為粟二十斛為米十斛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人之藏春人掌供米物于此可見蓋有穀曰粟無曰米總銓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于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疏曰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服事天子采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訓任任受其役有常殊于不主一也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所主事同故共一名

案曰馬云采事也者釋詁文傳云男任也者男邦史記云任國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任作男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又古男與南通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

左傳昭十三季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是男亦可訓任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曰綏思遠反揆蔡反奮方回反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案曰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釋文曰蔡一適反鄭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故鄭云滅殺其賦其荒服則力役田稅均無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



尚書後案卷四

東吳王鳴盛學

夏書

甘誓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誓傳曰昔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决之望文為說也傳云  
 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郿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  
 自元魏郿縣改屬京兆郡唐為府故釋文云京兆郿縣即有扈也攻水經渭  
 水注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  
 水東郿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已篇  
 說此事以為與有扈戰于甘澤即甘水是也以為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  
 又以為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  
 傳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  
 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詩小雅瞻  
 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即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又  
 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卿六遂六鄉之制  
 則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小司徒云頒此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眾可  
 制十二軍而但為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  
 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  
 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  
 官焉蓋六官之長六卿之大夫皆可為將也六官之長即是冢宰司徒等六  
 卿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

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是  
 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尚書全解十二卷傳曰各有軍  
 事故曰六事

案曰鄭云云者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為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傳文曰傷七情以正加字徐音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  
 之正道傳文曰傷七情以正加字徐音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傳文曰傷七情以正加字徐音  
 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  
 虐侮慢五行怠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  
 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  
 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所取法有扈氏  
 侮慢之所以為罪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侮慢此五常也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  
 謂三才息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  
 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  
 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為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  
 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親扈者觀即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  
 為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姁邲亦以觀扈並言也鄭  
 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  
 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  
 類是也鄭又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以證是也馬以為  
 建子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  
 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不以二三  
 月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

月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

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為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勳絕其命釋文曰勳子六反五勳子小反鄭本作勳與勳通故本傳與勳字小切又楚交引春秋傳曰安用勳民二字通

傳曰用其失道故勳也截絕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案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此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釋文曰引此三及字並作共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

執戈矛以還敵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

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御克鄭工緩為右卻克傷于矢未絕

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御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

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共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魯頌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彼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

陵樂鍼為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崩噴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則言御御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為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兵車之制已明其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被疏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為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為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疏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

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費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

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賜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子則孛戮汝釋文曰孛音奴

傳曰孛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疏曰詩云樂爾妻孛對妻別文是孛為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屬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春棄上文言盜賊之金刀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眾解此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輪于罪隸春人棄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子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

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為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

鄭引尚書子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為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為子若詩樂爾妻

奴奴即子也引春秋傳者誰隸為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  
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  
以奴為奴婢即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為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為異  
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而又引書及論語有惠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  
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  
尚書以帑為子以戮為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既被判刑子孫又沒  
入罪隸春棄以戮辱之戮社為戮殺帑戮為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  
如此

尚書後案卷四

尚書後案卷五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爾庶幾聽朕言釋文曰帑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釋文曰契王曰相土居商工湯取商為號

其號商之意契封商湯以為號湯稱王則比契于一夫疏曰以湯于此稱王故本

為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

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非始祖何用其所居為天下號乎必不然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商書首故鄭先說商名虞夏及周當皆有之但今已亡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釋文曰台以之反

馬曰台我也史記三卷本紀集解傳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疏曰稱舉釋言文

案曰馬云台我也者釋詁文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釋文曰恤

傳曰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予聞汝不

憂我眾之言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案曰傳以割正為割剝之政者割剝說文刀部文也多方言桀割剝夏邑下

文言夏王率割夏邑是桀為割政于夏也正與政同古字通也此言予畏上

帝下文言致天之罰皆奉天命以伐夏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夏王桀天

有祐命日月不時寒暑臻至五穀無成鬼呼國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鑿宮

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奉

率其眾以師有夏之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

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幽北

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蕩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以誅桀

也是湯奉天以伐桀之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

釋文曰夏邑

馬曰遏止也釋文曰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割割夏之邑居

案曰馬以遏為止釋詁文

有眾率息弗協

馬曰眾民相率息墮不和同

史記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協為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卷十三下勅部協眾之同和也是也

曰時日曷容予及汝皆亡

釋文曰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何嘗容乎日若容亡我與汝亦皆喪

亡引不亡之微以脅恐下民也

俱亡欲殺身以表桀

案曰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

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今較今吾大命假今去不善而就善何樂今伊

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惘然嘆嗟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

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于彼文注云亳湯之都也

是時伊尹仕桀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此于日言去復來也是其事也劉向

新序卷六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

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因仕躋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

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二卷又呂氏春秋卷十五

慎大覽云桀為無道湯令伊尹往視夏聽于末始末始言曰今昔天子夢

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隨隨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然則桀平日每以日

自比乃其恒言孟子引此文而曰民欲與之偕亡孟子之解雖與鄭異然謂

民以日比桀則亦因桀平日每自比于日故民就為此言意亦不大相遠孔

傳正作此解若趙岐注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

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岐漢之

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鄭曰賚賜也史記本紀集解傳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賚與也汝庶幾輔成

我我大與汝爵賞

案曰鄭云賚賜也者釋詁及說文貝部文周頌序云賚錫予也禹貢納錫史

記作賜錫與賜通故賚亦賜論語堯曰篇何晏注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傳曰食盡其言偽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

季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

如食消盡故為偽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春案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

之使勿犯疏曰昭二十季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曰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鄭以戮為辱也又引周禮云云

者秋官司厲文也鄭彼注以為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是舉漢法以况也孔

于此又以為權詞非實事不知鄭有此意否若鄭有此意則周禮注即應从

先鄭以為罪人本身入官不必云罪人之子從坐矣恐非也

又案曰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爾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何憂樂解

載孔安國注于予小子履三句注曰履殷湯名此後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

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于朕躬四句注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今考墨子

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為湯說不云湯誓而孔安國乃云墨

子引湯誓或疑其上文引泰誓禹誓遂疑從而誓之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

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

稱爲湯誓則無疑矣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四句既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樂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特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墨子欲取湯禱早剪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早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但今湯誓實無此語此何以解蓋湯誓必別有一篇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此爲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舜而禱以帝位之辭今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亦不見于今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及東晉晚出古文一出則遂取論語國語墨子各處所引之湯誓一槩攘之入湯誓中此則漢魏諸儒所不料也孟子引湯誓時曰害喪云云趙岐見其現在湯誓故注曰湯誓尙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余一人云云韋昭不知爲別一湯誓而又生于三國目未見晚出古文故解曰湯誓尙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闕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爲一篇無疑而入之湯誓則妄矣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尙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誓也班固尙書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即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降赦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爲伐桀告天甚明故知非湯誓也尙書後案卷五

尙書後案卷六

東吳王鳴鑄學

商書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云。案曰漢通鑑卷十四載商世石經殘碑于盤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周禮地初九盤桓在居庚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盤庚于般部紀志作般于般則知盤本也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裔

後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八卷。王天與。國學紀聞。金履祥通鑑前編四。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卷。盤庚史記國名紀注四卷。又與與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八卷。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盤庚氏家氏引此並作王。王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

日殷毫之別名疏曰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與序違非也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鄭王及皇甫皆謂奢侈過度故欲遷都孔傳無奢侈之語也毫是大名殷是毫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般先正其號知于此號殷也毫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毫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王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爲湯十世孫也馬融注蓋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裔後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

十上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毫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毫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是其事也又曹翺作後漢徵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

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地取事已見序其實所以  
遷都之故兼為奢後及河圯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為臣  
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為盤庚為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  
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為盤庚別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為不見古文故有此  
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性云亳社北隔襄三十季左傳云烏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  
故以殷社為亳社也自盤庚改號為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  
書序云契木封商國在大嶽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即今陝西商州  
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季左傳云陶  
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  
封此即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  
序言自契至湯八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為號鄭商頌  
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地以湯取  
契所封為代號也周禮王肅以為取相土所居商丘為商契所封地非一地契封商  
見書傳史記中後漢明湯何必取商丘一字為商契所封地非也元鳥箋云湯  
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  
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  
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  
者湯始居商丘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為五邦鄭馬  
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丘而數盤庚遷亳為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  
逆數為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  
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丘特治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  
體隨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  
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  
之商丘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丘遷亳無可疑而正義反疑  
商丘乃相土所居契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土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  
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  
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據馬鄭王說則五遷者數至相土而止相土自契遷  
亳其明而史記又言祖乙遷那蓋即相土也那今  
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之南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

本為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廟又曰尸  
鄉在縣南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  
可信而皇甫謐則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縣三十里有  
尸鄉亭是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按地理志葛今  
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  
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葛  
而此云云知今本古出出于謄計  
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  
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  
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  
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南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  
曰三亳阪尹是也謚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  
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  
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  
薄則此為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  
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  
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之確矣司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  
注妄引皇甫謐說者非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  
薄城中有湯冢其南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非是  
伊在沛陰已氏縣非薄而又有臣瓚者于前漢  
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亳今沛陰薄縣是也今亳有湯冢  
云云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  
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  
山陽薄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  
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于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  
為異說其謬已甚而顏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今  
亳有湯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薄薄也非亳也後人  
人說非漢志薄縣一說中薄字改為亳字係大備  
亳字改為薄字元和中志亦云亳薄字異義同非是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





當作梓不但作梓者誤也亦漢俗所改耳然鄭文既有于義又通不必作梓亦不必作梓也至由字  
詳兩引皆作梓然古文既首作由則從谷正合亦不必作梓也因德孔謂用梓木義太遠致使人不知由字不  
作由亦不須知由有木生條之訓矣至顧字木人頂而通作走部中走之趨字用如論  
語顧流在傳子都自下射之類多此類則又借作木部中什木之權字用皆是也

馬曰顛木而肄生曰枿釋文云。陳本顛木而肄生曰枿。今在遷都更求昌盛如  
顛仆之木有用生枿哉疏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枿木之餘也。郭璞云  
晉衛之問曰枿

案曰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者馬本作枿與葉同毛詩周南汝墳云伐其條  
肄毛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商頌長發云苞有三肄傳亦云肄餘也同  
訓餘故轉相訓方言一卷云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鄭環注

傳曰夏肄是屏是也由即曹之省曹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  
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  
乎人也是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傳曰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徒

案曰毫殷本湯故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定至是乃復其故邦雖  
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釋文曰底  
傳曰言我徒欲如此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教  
傳曰教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疏曰先教民

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教以無伏之

馬曰箴諫也釋文曰箴傳曰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民而詢者說詳下節疏

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綴箴  
請補綴醫者以石刺病謂之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

雅庭燎序因以箴之周語召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  
傳曰眾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

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篇盤庚為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  
日不稱王此言盤庚教于民繼以日無或敢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王

命眾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下文王若日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  
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日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

確甚  
王若日格汝眾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謙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退意故云退汝違上之心下文亦云汝  
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政釋文曰任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其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釋文曰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釋文曰聒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慙也說文十二卷上耳部聒字注  
云謹語也不引尚書其十卷下心部聒字注云善自用之意也尚書曰今汝

慙慙重文鑄字注云古文从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則馬融詰訓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从

耳晉人遂改為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慙明  
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苟不好善則將日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為無知之貌玉篇  
卷上心部第八十七慙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訓玉篇

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慙慙

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教鄭義其精不可易也

非子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初文曰揚也

傳曰我之欲徒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

釋言文

案曰觀燧同周禮夏官有司燧鄭注云燧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

熱為觀則燧大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燧之燧同皆訓為熱觀

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燧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子亦拙

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火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

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參以玉篇卷下火部

第三百二十三燧字注云丑出許出二切火光也鬱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

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其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

也非義也後人遂改為拙非也經言子威如熱火之猛烈但子拙謀細威不

用使汝縱逸不肯徒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釋文曰素音同

傳曰紊亂也稽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稽

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系部義彼即引商書此文以證是也毛

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網綱紘也蓋所以張網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

云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網之從綱盡力

遷徙以圖安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還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

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口祗越其罔有黍稷釋文曰昏同

鄭曰昏讀為昏昏勉也向壽。三國志。卷式帝紀。其注。傳曰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徒則

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

有疏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

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

案曰鄭云昏讀為昏昏勉也者文選張平子南京賦何必昏于作勞辭綜注

云昏勉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案曰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吉言善言也以百姓為百官說已詳見堯典

此下篇告爾百姓于朕志傳亦以為百官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釋文曰奉字與反恫後反又音通。案曰堯典所書石

傳曰羣臣不欲徒是先惡于民恫痛也不徒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

悔之則于身無所及疏曰恫痛釋言文

相時儉民猶胥頌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釋文曰相息充反後息羊

馬曰相視也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曰言儉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謬恐

其發動有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成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馬云相視也者釋詁文又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者儉本作慝立政儉

人釋文云本亦作慝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為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

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儉安而欲沮大謀故云小小見事皆望

文為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釋文曰曷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于衆有禍

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

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召反又力為反又力為反

傳曰火災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

案曰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



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為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圓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郊禘夏人郊禘殷人郊禘周人郊禘此禘及宗廟五季一祭皆為禘公羊傳五季再殷祭謂五季之中一禘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禘之言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季未舉為禘祭後因以為常三季一禘五季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季未舉為禘祭明季為禘祭後因以為常亦三季一禘五季一禘所謂五季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季中耳其實前禘距後禘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季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禘之歲春惟一禘而不禘夏秋冬皆有禘又有特祭禘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禘禘禘禘當禘烝是也諸侯當禘之歲春亦惟一禘而不禘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值行一禘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禘得共舉然亦時祭在先禘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禘禘禘禘一禘一禘當禘烝禘是也天子惟禘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禘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禘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禘禘時祭並舉諸侯行禘禘則廢時祭惟時祭而禘禘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禘但行于秋故時祭名當禘祭又名大當則祭統所云內祭大當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禘之制如此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禘之主陳于太祖未變廟之主首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禘禘但孔安國謂禘禘之禘為於禘禘禘禘之主及禘禘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此則與孔安國說異矣考禮記祭統云天子禘于太祖周禘于文王殷禘于太王此則與孔安國說異矣又考禮記祭統云天子禘于太祖周禘于文王殷禘于太王此則與孔安國說異矣又考禮記祭統云天子禘于太祖周禘于文王殷禘于太王此則與孔安國說異矣此經及周禮言功臣祭但舉烝則鄭意似不以禘禘為有功臣正統謂烝阿衡以此為禘有功臣之証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杜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年公羊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以上二說以禘有功臣禘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禘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

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禘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烝當為是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傳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發出之傳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季左傳顏息射人中簡選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成反與注同昭二十一季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功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案曰鄭以老弱為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毋翁侮成人毋流載洪是諫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關附不可解翁侮義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功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功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甚為孔非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敵傳曰勉臣下各思長于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外用德彰厥善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外道德以明之使勸慕覩為善邦之賊惟汝眾邦之不滅惟子一人有佚罰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賊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衆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舉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  
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釋文曰度餘字亦作漢。案曰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口作爾口見注氏釋釋文度作漢者無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衆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  
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鄭曰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

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直其有衆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釋文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王天與尚。傳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誥用誠于衆。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

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爲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

云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誥從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直

作單訓爲誠者小雅常棣直其然乎毛訓直爲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

爲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俾怒釋文云俾本亦作直俾即單字而亦

作直則直單同又毛訓俾爲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爲厚

釋詁直誠也又直厚也直有二訓單既與直同訓厚則亦得與直同訓誠也

成造勿襄在王庭釋文曰造至也。案曰造至也。案曰造至也。案曰造至也。

馬曰造爲也釋文曰造至也。案曰造至也。案曰造至也。

案曰馬云造爲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爲史記屈原傳造爲意令之造也孔訓

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既以造爲爲

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襄云云恐係僞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

本卽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既以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釋文曰鮮也。案曰鮮也。案曰鮮也。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  
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傳曰我殷家于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

故居而徙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古后之聞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

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子若爾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釋文曰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子若爾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

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因乃成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子一人釋文曰忱也。案曰忱也。案曰忱也。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與厥載釋文曰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與厥載。

傳曰鞠窮也言汝不忠自取窮苦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不渡與敗其所載

物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晉語云惠公

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也

案曰傳以鞠爲窮者毛詩大雅鴛公劉芮鞠之卽傳以鞠爲究小雅節南山

以究王誥傳以究爲窮轉相訓則鞠亦窮鞠鞠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易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

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釋文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易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馬曰屬獨也釋文曰屬獨也。案曰屬獨也。案曰屬獨也。

傳曰汝忠誠不屬遠古不徙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

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

久生在上

案曰馬云云者釋山云屬者嘒獨者獨此反以屬爲獨疑獨上脫不字也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釋文曰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子逆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釋文曰逆五駕反

傳曰逆迎也言我徒欲迎績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耳疏

曰逆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逆迎也者小顏匡繆正俗引盤庚云子御績乃命于天詩鵠巢云

百兩御之訓解皆為迎列子云鄭氏通駭鹿御而擊之法御音訝迎也此經

與牧誓弗逆克奔皆作御今本乃衛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尚存古訓也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蓋爾用懷爾然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案曰丕

傳曰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案曰曷也石經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為

虐我民而不徙乎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暨于一人獸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傳曰不進進謀同心徒

案曰王以生生為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暨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毛傳云爽差也

洛誥亦云惟事其夷侮夷德差貳之德也言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

先后在天將自上降罰于汝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釋文曰現在及又士反。案曰

傳曰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徒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父釋文曰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也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

貪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

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用錢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賈其貪

財舉二物言之

案曰具說文艸部云其置也从艸从貝省其置此貝于六書為會意也古者

以貝玉為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

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昭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蜃黃白

文餘泉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蜃貝甲黃為質白

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

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

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蜃

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

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

為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

為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

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鐵

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則

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為幣自此以上皆以為幣蓋三代同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迺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釋文曰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子孫求討不忠

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釋文曰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王曰吾汝以命之不易為難傳

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為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眾臣阻撓故以不變要之王云

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偽孔從之非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

承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

作此猶設作禽獸  
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  
各設中正于汝心

乃有不吉不殆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釋文曰暫才與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于外為宄于內疏

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

也左傳傳九季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季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

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成十七季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

內為宄是劫奪之事也

我乃剽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釋文曰剽殄滅反徐音殄徒與反易知字又易字不當有以反反之音

傳曰剽刻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剽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

邑疏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季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語曰其有顛越不其則剽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預集解曰顛越不其從橫不承命者也剽刻也殄

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殄隊謂受命而

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鼻

為剽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在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于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釋文曰莫田庚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傳曰定其所

居正郊廟社之位疏曰鄭意莫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

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

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云云是

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

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官廟與此解正厥位意同也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三國志注

案曰鄭以綏為安爰為于者並釋詁文又云安隱于其衆也者隱亦安也莊

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

新附穗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怠憇建大命案曰案注石經作曰安民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曰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

案曰鄭以懋建為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及部云建

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為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

上口部命从令从口命既從令則可訓令而教亦用口故言教令王注以為

性命又安幸五福皆非也

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案曰釋文曰敷心腹腎腸等詞而經字多與

傳乃古文今釋所缺孔木說釋孔也古文乃反爾字其義其安明矣文選釋林注引

者當作腎腸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到爾林音初人所見本如此也案今于之字案

宋人其解所本已盛行以爲孔為古文故反以爾字為今于之字案今于之字案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三國志十一卷管寧傳案注云歷試亦謂試也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溥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

陶正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成陽令唐

扶頌已云優賢賜歷載洪适隸釋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取之寵

公羊成四年經鄭伯既卒疏云既殺梁作賢說文卷三下敗部云敗古文以

為賢字然則優取即優賢也夏侯等既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義遂微

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譏言于一人釋文曰比譏言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釋文曰降上德反凶案曰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徒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

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在于亳也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

後屢遷而不成成湯欲多子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

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頓

棘南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

祀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祀而適亳殷山險之地

故舉湯事以詰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

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頓頓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限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曰頓頓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永寧縣

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濁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徒以為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圮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觀經所

言惟是為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為苦蓋止于潁河侵盜之患不若後世

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

爾謂朕躬震動萬民以遷案曰案也石經上有今字見經傳

傳曰言皆不明已本心

案曰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泉陶謨

日屢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

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禾地于新邑

傳曰以從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

新邑

肆子冲人非廢厥謀由茲各非敢違卜用宏茲實傳曰同前節或

傳曰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眾至用其善宏實皆大也

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實皆大釋詁文獎

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黃其首是宏黃皆為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節于節南

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是部云至也多歷反今

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貢

通故實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傳曰長竹丈反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其為善政簡大相

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國二伯

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

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為

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勅衆臣故

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為庶幾

隱括必是善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

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為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

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二人曰二伯

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舉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

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殷州長曰伯者據于制州有伯為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

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括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

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尚書大傳畧說云子贛曰隱括之旁多枉

木則隱括是矯枉為直之器政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括言政隱說文作隱今

作隱古字通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飲傳曰叙文目好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傳曰肩任也我

不任貧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

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

任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詁疏引方言云

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既差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飲無幾于貨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一心傳文曰吾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順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貨寶以  
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父言卑應言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今盤庚無  
此文

尚書後案卷六

尚書後案卷七

東吳王鳴盛學

尚書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傳文曰彤音融。案曰說文卷八下舟部云彤船行也从舟三聲。林切而無从舟。彤字之字玉。高宗彤日。中卷十八舟部彤字注云余弓切。彤也。又丑林切。彤行也。故彤行之義。高宗彤日。彤字皆從人。彤。可。用。與。作。彤。若。玉。篇。寬。合。兩。字。為。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明。已。釋。其。義。是。係。漢。安。收。非。劉。野。王。元。本。矣。鄭。康。成。絲。衣。詩。箋。作。彤。不。作。彤。今。本。注。疏。亦。為。俗。人。改。作。彤。謂。彤。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鄭。則。與。說。文。合。也。彤。字。通。于。子。與。立。厥。厥。汝。汝。以。彤。彤。自。注。和。說。字。注。引。左。傳。其。家。也。歐。陽。西。云。歐。陽。彤。古。字。通。以。後。漢。書。六。十。上。馬。融。傳。彤。對。於。洪。造。鍊。鍊。老。二。段。阮。君。神。神。除。神。史。名。有。彤。彤。則。彤。乃。漢。俗。字。非。劉。野。人。造。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曰釋疏曰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  
孫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  
事于太廟壬午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祭之且日享實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  
祭也釋天又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非  
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  
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釋祭禘禘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為彤祭不知此彤  
何祭之彤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為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已訓王伏生大傳云武  
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  
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  
王之道三本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  
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雖書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  
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已既訓武丁以雉雉宜修改其後武丁崩子帝  
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據  
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  
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為無理然其與序合否未詳以備一解  
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為皆宗廟鄭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  
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彤也其首章箋云  
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釋祭之禮郊特牲注云初當廟門  
之外內室釋又于其室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

以為釋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日大夫謂之賓尸即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為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之言知為宗廟之彤也

越有雉雉

傳曰雉鳴于彤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案曰傳云雉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毛傳曰雉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雉岳賦曰雉雉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然則雉乃雄雉鳴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案曰祖已言于王

鄭曰祖已謂其黨案曰祖已言于王王曰祖已言于王案曰祖已言于王傳曰言至道

之王遺變異正其事而與自消疏曰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說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美每為傳歷此句無傳故仍申鄭

義也傳以格王為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假借也古雅切又卷

八上人部云假非其也从人段聲古正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頌

切又卷六上木部云格木長兒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段字廢而不用段

借之段非真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書二十八篇格字

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

格王商伯敷黎格人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

殺禮成格多士則惟帝降格若爽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多方

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偽孔皆訓至若爽矧曰其有能

格無訓亦當為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誓格爾眾庶盤庚上格汝眾無訓亦

當為來來與至義亦通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比格皆當作

假今本疑皆偽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假假無言鄭云至如此之類

則尚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既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

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

之格思毛云至禮記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未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

格同訓為聖則亦可同訓為至方言云假借至也郊唐冀亮之間曰假或曰格郭璞注云格古格字是也孔祥尚功鐘鼎款識卷九趙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錫卷十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卷十四戴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邢敦云王格于宜榭牧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敦敦云王格于成周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為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以為正倉頡篇以格為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為如東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為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兒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尚書格字即從偽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為甚謬也孔光曰假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謹告之欲其改更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誡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案曰傳以監為視典為常茲釋詁文

降季有承有不承非天天民中絕命案曰言天之下季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疏曰鄭云云惕貪

也五福壽為首六極短折為先是奉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解惕為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美是也傳云民不修義

以致絕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為與中興之中同當為去聲

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天民中絕其命則為中道之中義與傳

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字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案曰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承有不承恐王

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字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說文卷八上人

部付字注云与也从寸持物對人寸手也于六書為指事方遇切孔光既引

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天也民不順德天既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

天文義甚明偽孔改付為孚訓為信其意以正德為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文曰豐乃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遠嗚呼近也

云香委曰余惟可厥先姑若特邦宜和傳古國臣大陳政古國臣功編編王傳鳴堂集古錄皆取此與郭有  
非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禰文。重慶書集傳禰廟注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雉雉升

遠祖成湯廟鼎之異海八十八卷鼎廟傳曰允嗣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

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王

因異服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為繼是允為嗣也釋詁云即

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

案曰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附注云親廟也

一云古文禰也然則此字許慎所不取毛詩泉水云飲饒于禰釋文云韓詩

禰作昵昵字亦說文土部所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為地名鄭箋以為衛女

所嫁國適衛所經之道並不以為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饒于禰以證饒

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為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本作昵然則鄭于

毛詩亦必作昵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

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為俗字今馬王注以昵有近義釋為考謂為禰廟則馬

王亦謂有此禰字蓋昵禰音相似故為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

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

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禰

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

雖不可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尚書後案卷七

尚書後案卷八

東吳王鳴盛學

尚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傳文曰伯亦作相據音讀說文作黎也以此義訓音竹甚反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黎。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

戡黎入紂圻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之一卷周南王曰王者中分天下

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

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之一卷周南傳曰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

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

主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

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說黎國漢之上黨郡

壹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

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問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是西伯為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郊字注

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郊或从山因岐山以

名之也又詩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為

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豳國漢之豳國

即三代之豳州故國于岐為雍州伯也伯之義鄭王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

長唐虞置四人為四岳夏殷周置二人為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

稱州伯詳見此西伯鄭必以為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毛傳云

九命然後錫以鉅鬯圭瓚則毛意以為二伯即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是康成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受此

賜則康成意即以為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即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

是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

之子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乘轡作牧王逸云

文王為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為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為文王作州伯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欒者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闕天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王猶未甚強盛知其僅為當州之牧未為二伯王肅注非是疏又申傷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史記以四夷里

鄭又云南兼梁荆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為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荆者詩序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荆州矣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類東西二伯之伯故辨之也說文十二卷下作伐注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伐黎口含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伐則戡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黎注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初聲商書西伯戡葛蓋距紂都在千里內故鄭云入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為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為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即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邢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黎陽為漢魏郡屬縣宋屬衛州後改屬潞州有黎陽山即世俗誤指為大伾者故城在今衛輝府潞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壬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

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案曰格人史記作假人疑古格假可通用說已詳前宗形曰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下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股本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攷之皆無知吉者

案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毛詩泂水元龜象齒傳亦云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龜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龜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也論衡有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操著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即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釋文曰相

傳曰相助也案曰相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迺率典案曰史記漢字下有知字說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

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不路循常法言多罪

案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食以下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自絕為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有康食為解非也

今我民罔弗欲恣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今王其如台釋文曰台

傳曰擊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案曰爾弗欲恣者論衡執增篇尚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言欲王也亦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也大命不擊史記作大命胡不至說偽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偽孔本亦有胡字唐石經命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

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抑風日月毛傳擊爲至者說文十二下女部雙至也  
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孽釋文亦云又作孽今作擊疑僞孔改但說文既  
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讀若擊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擊而有別鄭箋云擊  
之言至又釋詁擊臻也部璞云擊臻皆至然則擊與孽皆爲至作擊亦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釋文曰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參在卷十三上糸部  
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晶聲力追切疑馬實作參釋文引之變从  
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品部注云商星也从晶參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

必將滅亡  
案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參在卷十三上糸部  
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晶聲力追切疑馬實作參釋文引之變从  
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品部注云商星也从晶參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

參或省其義似皆與參無涉而馬云云者蓋參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易  
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參字从晶从  
參其上皆有參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以爲參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  
瓠巢之毛傳云巢也紂居高位而其惡參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  
書參字之上改从晶變三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晶部不  
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晶在上不當言參在上矣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  
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參參音森商星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  
同參音驂字從晶音累唐氏變三圓爲三方然尚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  
謬也再攷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亦有參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尚書觀此則  
知西伯戡黎中參字古文尚書本从參不從晶也乃玉篇卷下晶部第三百  
五十六云众力推切累漸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  
參于舍切相參也分也即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參此則直以三銳形  
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之舊也  
尚書後案卷八

尚書後案卷九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故微子大  
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  
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向秀疏。微子書集傳解詁注三卷。傳十五年左  
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邢昺疏。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  
論語疏十八卷。孫賓孟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  
論語疏十八卷。孫賓孟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

箕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爲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  
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音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  
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  
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  
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  
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  
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此鄭所本鄭  
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  
皇侃久已日本撰伯修與諸君俱遊下  
毛是利得其意本刻之平安元喬序 據彼稱爲鄭元尚書  
注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兩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  
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  
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  
夫下大夫鄭注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  
也彼疏云書敘是君與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召公周公爲三公分陝以周公  
聖下兼此師氏召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  
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  
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

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買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改為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接為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四輔上從省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即復故也鄭以少師為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空佐大司空小司寇佐大司寇此內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為三孤孤甲于公直與六卿並列為九故名孤卿也攷工記云九室九卿朝焉彼注云六卿三孤為九卿彼疏云昏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為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為九卿又云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彼注云分國之職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為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三公箕子為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為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又云孤卿比干為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並稱太師既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為微子箕子所封地按戰黎之黎在潞安府長治縣鄭以為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紉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為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為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

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紉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馬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紉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紉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紉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子紉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紉為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為紉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為邦重文作域則或即域字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為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

馬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紉沈酒醜嘗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醜嘗也醜嘗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屢稱烈祖毛鄭皆以為湯他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為上世故下為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酒于酒酒字義見酒誥當從之皇甫謐妄改為醜傳則云沈酒醜嘗及說文十四下酉部醜字注云醉嘗也从酉句聲香過切嘗字注云醜也从酉炎省聲為命切而無醜字疏強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先

傳曰草野竊盜又為姦宄于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馬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

案曰馬以度為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為皆也又云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傳說非也

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若涉大水其無津津釋文曰津音同反音同力九反音同反音同五音反又音同反傳曰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與則此經方與當訓方為並傳說非也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有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方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義為併鄭又注鄉射禮云並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並皆為併則並併同字方訓併則亦得訓並也淪史記作典史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

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涯為喻作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冊稍似淪故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案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案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送反案曰狂史記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案傳曰我念殷

凶發疾生狂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為此訓也此篇原為微子欲去殷訪于箕子

比于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出亡本意以為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為出狂孔傳以為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老遜于荒釋文曰遜字文  
鄭曰老昏亂也馬曰卿大夫稱家傳曰在家老亂故欲遜出于

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不堪老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老昏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攷疑當作旄也知者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

文卷四上毛曰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此報切今此經鄭云昏亂則正當作旄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放部本韻也古字通用故耳至呂

刑臺荒釋文云亦作耄此乃耄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耄字注云年九十

日耄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十日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

日耄九十日旄則旄德明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耄作旄

者誤作旄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為耄旄

可通耄則亦可通旄矣今微子呂刑及偽大禹謨耄期凡當作旄耄或通旄

者皆改為耄此則偽孔之謬也說文虞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

書無耄字偽大禹謨許慎不見也微子自言吾若長困守在家則昏亂相等

故欲為遜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我卿大夫之家乎微子志存宗

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

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則情與宗社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禮記卷三。劉三。等。齊魯。會通三卷。史記宋敬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丁說文五卷上下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箕鄭以為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桓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向。書。史。記。宋。敬。子。世。家。集。解。傳曰比于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

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而告之今答者獨父師箕子而比于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殉國故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長嘯其考長舊有位人釋文曰嘯。拔。勿。反。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毒。下。當。以。殷。國。手。與。合。時。者。又。以。三。為。寫。古。每。三。字。合。通。也。

傳曰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案曰傳以嘯為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即引此文以證是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云還不黃考大雅。行。樂。亦。云。以。嘯。為。考。毛。傳。云。考。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考。老。壽。也。

孫炎曰考而凍菜色如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攘。如。手。反。儀。禮。宜。及。牲。首。全。案。曰。古。字。止。作。義。然。則。古。字。止。作。義。

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周禮。三。十。六。卷。案。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

曰祇釋文。史。記。宋。敬。子。世。家。集。解。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

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

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具知體完曰犧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犧牲既為祭則用者宜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

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盜而無罪政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者也地官牧人

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

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牲物且以牲與龍對言則是牲為純毛而此以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者蓋牲有純義彼文止言牲以牲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牲對言當分兩解牲字从全

常為體完則犧為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雞趙岐曰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者論語實之不竊皇

侃曰竊猶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祇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欽召敵讎不忘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讎。音。讎。馬。本。作。讎。讎。力。檢。反。馬。力。檢。反。徐。云。讎。力。檢。反。

鄭曰欽謂賦欽也釋文曰。欽。賦。欽。也。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欽。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息。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欽即重賦也傳既云重賦又添出欽聚怨讎一解殊為歧誤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曰。瘠。在。益。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案。曰。說。文。卷。三。下。是。部。詔。數。也。从。是。貝。聲。罔。罔。同。與。其。通。通。切。以。取。焉。通。又。誤。作。罔。書。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也我二人無所為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迺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釋文曰。顛。隳。列。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曰。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隳。隆。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

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若不出必同為紂所誅宗祀絕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亦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申之云紂為

孩子之時微子賭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  
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村以不出爲性惡不出  
衆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釋文曰靖馬本作清願音故徐音願。案曰毛詩鄭注云云當爲願  
之誤則知願可  
以上釋也

馬曰清潔也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  
村俱歿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繁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  
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清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靖訓爲謀釋詁  
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村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  
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村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伴狂爲奴村

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村殺比干四箕子太師  
與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世家云微子數諫村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

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伴狂爲奴比干諫村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  
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尚書微子篇所云

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  
有太師箕子師強

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  
師似誤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

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紉諸父少師不吝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  
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疵強也李補比干釋云貞觀十九  
年鄭康成少師比干爲太師

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  
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印矣又左傳楚克許男面縛街轅衰經

與轅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轅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

其祭器造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恩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而縛自詣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  
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

就既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  
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忽然而遠引  
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尚書後案卷九

尚書後案卷十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太誓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向齊大傳。尚書疏。詩十六

之二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奕孟子首義卷下。史記別本紀。又與鄭案解。水經五

卷河水經注。歐陽詢書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御府元龜。帝王世紀。又十九

案曰鄭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月則是建卯之

月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季數不改元十一季觀兵孟津以下

諸侯之心此正敘觀兵事四月者十一季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季者疑非說

已詳書序云太子發者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通

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白虎通說意與鄭

合但稱太子固為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未敢遽稱王及魚入舟火流屋諸

增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

公子畢從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祖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又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文

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南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

祭于墓而後啓行明奉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

備其制也鎬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真孔氏舊書也但其

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為疑而鄭亦云民

間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為之注則不斥為偽明矣司馬遷親從安

陶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

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撮取甚便也遂別撰

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為偽太誓其後鄭馬王本此篇亦

與俱凶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武成一篇永嘉凶典與汨作等二十三篇

唐又凶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秘府不列學官其凶猶有說此篇

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為偽本所奪今既搜輯鄭馬王三家注遂采列

如左又疏謂此篇為偽而曰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  
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約畧可尋前段敘  
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凶者較多今亦  
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為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

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與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

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

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蒼兕主舟楫官名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

雅卷之四。班固白虎通卷上。漢書卷之六。史記別本紀。又與鄭案解。素隱十卷。

案曰鄭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餘三卿無事故

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尚

書中候維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

尚釣崖王趨拜曰望公七季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盧伯出

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

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鄭注本

此毛詩大明傳云尚父可向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

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

成部云戍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刀部云令發

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

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

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

波罷即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為官名當別有據

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尚

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欲令急渡不急渡者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

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



釐楚云釐楚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楚即來牟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  
麥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思文疏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  
五至為當異口言五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鳥銜來呼來牟後  
又為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絲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用也茂哉  
即下文勉哉蓋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  
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  
經茂哉茂哉恐恃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大司馬疏。儀禮二卷士禮疏。禮記六卷禮記上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  
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即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  
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  
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相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  
十六之二卷大雅大司馬疏。又廿二卷春官大司馬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禮六經與論二卷。說文十二卷  
士手節。禮記白虎通上卷禮記疏。史記周本紀。漢書四十一卷禮樂志。宋書禮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  
七卷人學部。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竟伐者為欲須之五季也來  
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  
當為太誓故并惟丙午六字亦以為經文也選或作述誤也鼓鼓譟者鼓從  
支旁支小擊也鼓亦擊也鼓說文無此字疑當為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  
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譟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  
拊而譟譟耳說文拊拊也从手音辟周書曰云云拊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  
左旋右拊土刀切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據彼以為擊刺  
而大傳作拊鄭注惟喜也眾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譟呼  
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其君篡也篡何能歌  
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篡豈能使紂眾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  
于理是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  
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敘十一季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晚出偽本

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是後儒遂不信有此事且此篇  
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偽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雜堆垛已甚而  
當時實事盡遭割棄于是白魚火鳥世且指為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  
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即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  
得斥武成為偽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  
有政有居尚書大傳。詩譜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禮記。又十二之一卷小  
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支部。史記周本紀。史記禮書卷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為太誓中篇之詞十三季史記作十一季今據鄭說改正攷  
史記所述季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亾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  
為十三季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  
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為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即繼以魚躍  
火流二段其下即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稟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即繼以居二季開紂昏亂  
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  
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即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為中篇敘伐紂事  
無疑况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攷九季從他  
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攷作十三季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  
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  
裴駟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攷攷無意句相連攷攷句據諸家皆引作經  
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季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為一月周  
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母  
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興師伐紂而諸侯勸勉武王之言說文攷汲汲  
也从支子聲周書云云子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雁箋引下二句而疏云  
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偽本云  
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攷為武王語則夸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  
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為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受鏡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春官大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即下文正稽古云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奉丕天之定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鄭禮六經與論二卷。漢書禮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十一卷。七百六十一卷。禮記注疏。又中唐兩傳注。禮記卷一百二卷。禮記注疏。又禮記卷一百二十七卷。史記禮書卷三卷。禮記注疏卷九卷。

案曰鄭云丕大律法並釋詁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而上而罔下者刑與罔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洪漢書卷一。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為可信漢武帝紀元朔元年李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云云與說苑文同蓋太誓漢初已盛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公之格言繼諸侯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誓手稽首周禮春官大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誓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既相承引之則是武王開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史記周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為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眾庶盤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于其誓相類凡誓語篇首皆有之故定為經文武王乃於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齊宣鄭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為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益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案曰谷承傳及穀傳引此經師古皆以為今文。師古既以悔厥所獻為古文遂同此為今文。其則師所傳中古文亦與此篇與後生合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

尚書後案 卷一〇

天地人也史記周本紀卷一。漢書禮志。又五行志。又谷承傳。又穀傳。而後漢書禮志。

案曰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即從父昆弟與已同祖者故以為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日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土地有桑間者亾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為淫聲變亂

正聲者也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子發難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天子丈夫之稱史記周本紀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為夫子鄭彼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則夫子似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于眾庶則下及賤者而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為丈夫之通稱故也

征誅大事不可屢試觀兵之後此為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戒之日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已志其文多與牧誓相同然史記既載此二節于前又載牧誓于後明係兩篇之文非複出也且裴駟于此二節皆引馬鄭注則其為太誓經文無疑

尚書後案卷十

一三一

尚書後案卷十一

東吳王鳴盛學

經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十六之二卷大馬曰昧未旦也傳曰是克紂

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明早且疏曰春秋書動日月時年皆具其

有不具史闕耳尚書記言直指設言之日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

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

以歷推而知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曰此殷之正月

周之二月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必祭以乙卯必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紂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

一日破禽其身高誘注云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克紂故

曰一日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

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又卷十五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

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

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

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

以甲子至殷郊武成疏引帝王世紀所載全取此文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云殷之敗非待甲子之

日也高誘注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論衡卷二十五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

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鄭引詩肆伐大

商云云者大雅大明文與此昧爽合故鄭引之彼箋云伐殷合兵以清明書

牧誓曰云云疏曰引牧誓證清明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

也昧爽昧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朝且為清明說文日部亦云昧爽且

明也與鄭及傳合也馬云未旦者荀子卷四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

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咸暮宿于百泉厭且

于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于且謂未明以前也此與馬合但遺漏爽

字不解于義未備也傳云四日當為五日說詳後辨武成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釋文曰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博字林音母案曰此文鄭注詩大明及禮記

紂戰于野野从土母聲與六切許慎傳音孔氏鄭與之合確然可信玉篇上土部第廿九地部第廿七與

卷下之二同此則皆據傳音非與古文至今本毛詩亦作牧而釋文云博音牧本又作牧疏云牧誓及書序皆作牧

記及此作博古字耳則知此字在唐初已歸本而異古俗通行其後不知何時又一變俱改作牧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

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曰傳言牧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

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而鄭云郊

外曰野豈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說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

成云癸亥夜陳未畢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戒之

案曰鄭云郊外曰野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今鄭乃

云云蓋鄭意以經毋字今文作牧若全引釋地之文恐與毋字相涉嫌毋亦

是地遠近之稱故略之也且毛詩駉傳云郊外曰野與鄭合釋地疏云以細

別言之則郊外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

郊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總稱野也又杜子春注載師云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鄭注君陳序略同朝歌紂都母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

郊之內近郊之外王至于商郊母野是既進百里之遠郊而至七十里之母

野鄭云郊外曰野者謂近郊之外云將戰于郊者統謂近郊遠郊之間即母

野也偽傳強以商郊牧野為一妄言三十里距國都何如此之近詩大明云

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箋云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疏云少儀曰軍旅

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若距國都三十里

安得此寬廣戰地疏力護偽傳又誤會鄭意而強駁之大謬當以說文朝歌

南七十里得之鄭注序牧野紂南郊地亦與說文合司馬彪續漢志亦云朝

歌南也皇甫說云朝在朝歌南七十里此本說文是也而鄭云不知何出是不知鄭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迷矣西土之人釋文曰杖讀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虎鉞音毛

豈非也詩曰鸞鳴鉞於之成無金鉞于不成文理說文手部云鉞旄所以指麾也从手聲此來旄為指

麾從之迷遠釋本傳過鄭誤引此經以證亦作過鄭誤引此經以證亦作過鄭誤引此經以證亦作過鄭誤引此經以證

馬曰白旄旄牛尾釋文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

示有事于教迷遠也遠矣肉土之人勞苦之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卷二上聲部云驚驚牛尾也驚驚古字通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史記周本紀案解傳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

案曰馬云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職者疏曰孔以時已稱

王應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

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其誓職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案曰傳以御訓治者思齋詩云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以

證是御為治也太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

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每三公三卿佐

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為夏制伏于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則止有六卿此

益為九卿是夏之異于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

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于夏同于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

解依注疏則此三卿與三公無涉說與伏異竊謂三公兼卿雖立制如此此

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備攝六卿以行則知此經三卿

自為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無庸牽引三公注疏說是不必從伏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曰亞次釋

言文旅衆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

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

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

王宮

案曰亞旅次卿故傳以為大夫文十五季傳朱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

命于亞旅杜預曰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為証又成二季魯賜晉三帥

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亦曰亞旅大夫也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

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

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

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為大夫甚明師氏者傳云云疏云云地官

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是其官大夫也其職則云掌以嫩詔王鄭注云告

王以善道也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于路寢門外司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

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聘紀

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疏云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

皆須詔王美道故也此一節是承上以嫩詔王而別言之其下又云聽治亦

如之注云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疏云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故

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此一節又承虎門一節而別言之蓋如

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

朝之事故也至其下文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且疏注云門外中門之外躡止行人不得進王宮也此一節則別敘王在宮

中守衛之事其下文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

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則別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一官職掌以

嫩詔王又主以兵守衛此上所引六節其前四節俱指詔王而言後二節專

指守衛之事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為主且下文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師氏亦在其中正所謂各以其兵者也作偽傳者當

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為明析今不引守內

列反引守門疎謬已甚疏雖知連引二節而詞不別白亦非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尚書王曰師長卒長尚書傳曰師帥卒帥疏曰周禮二千五百

人為師帥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

數亦得為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與孔同

鄭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師帥旅帥也者二千五百人之帥為師帥舉全數則云千夫長五



百人之帥為旅帥舉全數則云百夫長也王及傳疏解千夫與鄭同惟百夫則異但以百夫長為即百人為卒之卒長則與二千五百人而稱千夫者絕不類鄭注是王及傳疏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釋文曰羌髳微盧彭濮人漢書地理志云羌髳微盧彭濮人皆蠻夷也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屬名

羌在鹵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鹵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八國皆鹵南夷文王國在鹵故鹵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

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鹵蜀髳者漢世鹵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鹵

故云鹵蜀髳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

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鹵北者在東蜀之鹵北也

案曰馬云云者釋經及字義也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八國既為王率則是與謀也庸者文十六年傳庸濮伐楚楚人出師百濮罷使盧戡黎侵

庸及庸方城楚師北裨儻魚人逐之楚師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何

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

漢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戡黎庸大夫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裨儻

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石溪仍入庸道據此則庸地可推而知

晉上庸今為湖北鄖陽府房縣其地在江之北漢之南而傳云庸濮在江漢

之南殊不分明詩云漢之南夷庸蠻蜀者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

通鹵南夷之不為國用則蜀是鹵南夷大名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

王伐村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也羌者說文

羊部云鹵戎牧羊人也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鹵方

者傳云在鹵更然要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中傳夷傳蘇武二百餘人漢卓傳呂布軍有兵到焉

遺要兵五千到焉送兵三百人張曼傳要兵數反武於出師表實羌無倫史漢南夷傳無要字

蓋出於明章以後今傳云登樂武髳者後漢書鹵羌傳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則

髳亦鹵戎也詩小雅角弓云如蠻如髦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鹵夷別名武

王伐村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

侯反正義云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鹵夷別名知者武王伐紂八

國從之其中有髳又曰逃矣鹵土之人是鹵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括地志

等州以鹵為古羌國以南為古蠻國今盧者桓十三季左傳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大敗之杜預曰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盧音同據此則文十六季傳

楚使盧侵庸者即盧也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

亾惡之夜為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

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亾之名漢

者左傳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啓濮韋

昭注濮南蠻之國爾雅南至于濮鈔杜預左傳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

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漢後漢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

周書王制解伊尹為四方觀合正南有百濮孔穎注南蠻別名又下人以丹沙孔穎注下人南蠻丹沙所

出王應麟補注云下人即濮人禹貢荆州丹沙通流辰州實光州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實古濮地也惟微

者他無可攷但見立政云夷微盧烝彼既以微盧並稱與此經正同則知微

亦南蠻也

稱爾戈比爾千立爾矛予其誓釋文曰比律扶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

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即戟者長短雖異形制則同也方言又

云楯自闕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鹵謂之楯是干楯一也

案曰傳云稱舉也者說文華部云再并舉也釋言稱舉也傳乃通用字當从

說文作再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亦云古文尚書稱作爾今本作稱恐衛包

改也傳又云戈戟疏引方言楚謂之子子俗刻誤作干遂不可讀今改正莊

四季傳授師子是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子

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

其子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

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

獲長狄倚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曠取戈

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荆林雍斷其

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

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頹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僱用戟之刺與

援者也狂狡倒載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必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乘斷肘而必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傳以爲一物疏又曲附會之皆非是云千盾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季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千盾也以朱飾盾又釋言千杆也孫炎注千盾所以自杆蔽是也才者首才也攷工記有首才夷才知此是首才者攷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首才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才三尋太長彼文不及之是兵車不建夷才也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詩十八之一

案曰鄭云云者此經望文自明無勞訓釋而鄭必爲此注者以言必有據如盤庚太誓酒誥多士無逸各有徵引而君夷又曰鄭云稱人之言立政咸戒王云讀羣臣之辭可見言貴有本自古已然鄭欲發此義故于此特著之也

化雞無晨化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釋文曰化雞引風俗則國亾姐已惑紂紂信用之疏曰檀弓離羣索居鄭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爲盡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此言化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晉語云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亾殷股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情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以爲亾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吝昏棄厥遠王父母弟不案曰至祭也鄭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亾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傳曰昏亂肆陳答當也言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案曰鄭云肆祀祭名者詩云相予肆祀鄭彼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爲陳與此不同彼疏引此注而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紂所

棄故知祭名理亦通也釋詁云迺進也史記作不用不登進即不用傳以爲道非也王父母弟謂同祖者解詳太誓傳非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釋文曰俾必商反

傳曰紂尊長逃亾罪人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案曰傳以逋逃爲逃亾說文走部云逋亾也史記索隱卷二十二張耳亾命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爲亾也崇訓尊者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對尚書問引此經崇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宗崇字亦通也

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釋文曰愆

鄭曰好整好服用兵之術釋文曰好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案曰鄭云云者成十六季左傳樂鉞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鄭用以說此經戾于云兵以治爲勝前却有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傳訓過者釋言過也說文心部云愆過也猶文作愆是也鄭注樂記引不過四伐五伐是亦以愆爲過也

夫子勗哉釋文曰勗傳曰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案曰傳以勗訓勉釋詁文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同且引此經以證从力聲許玉切揚雄方言卷一云劍薄勉也秦晉曰劍或曰薄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勗劍齊魯曰勗茲是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清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案曰鄭云云者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騶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騶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



易哉夫子爾所弗易其于爾躬有戮

鄭曰所言且也史記周本紀案解

案曰鄭云所言且也者古音讀且與所字相似故訓所為且也

尚書後案卷十一

尚書後案卷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案曰鄭志謂汗簡卷上之二云并古文箕字見尚書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本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疏曰

商曰祀周曰季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

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季七季而崩武王嗣位不

改稱元季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季勝殷殺紂還歸錫京訪于箕子而作此

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改為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言武

王以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為歸宗周告武成

之後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歸宗于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囚以朝鮮封

訪洪範大傳鄭為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稱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經不同與

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實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季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敘案曰鄭志謂

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曰隲之

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

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尚書疏。劉三善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

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疏曰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

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

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

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

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雲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于今切又雲

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閣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會聲于今切若从王及  
 偽孔以陰為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為覆當作露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  
 也馬又云騰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阜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騰字注  
 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郢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騰為陟登即  
 升也馬必以陰騰為覆生者據上所引露有覆義陟有升義馬又以升猶舉  
 舉猶生輟轉相訓明騰得為生也釋詁云騰陟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衛之  
 間曰騰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  
 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  
 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騰音陟應劭注云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  
 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語  
 訓也王肅及偽孔解陰騰之義皆非是宋世家以騰為定王及偽孔王孔又以相為  
 助協為和合彛倫為常理者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為助也說文彛部云協衆  
 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偕二十二季左傳引作協是協

為和又為合也釋詁云彛常也說文命部云命理也是彛倫為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釋文曰鯀工本反陞音同汨工也反行戶更反  
只作鯀後人加自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引字注云鯀也即引此鯀以鯀從土西聲於切切又以此作鯀亦古字通  
也又以汨作汨見洪武通雅曰字又見黃伯思東觀漢記論汨子年反从水日聲發音故汨也行古讀五行之行  
亦去

傳曰陞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  
 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陞為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  
 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陞訓塞見上汨訓亂者張衡南都賦溲淚減汨司馬相如上林賦  
 汨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汨疾也亦亂意又古訓有反義說文汨治水也治  
 反為亂也

帝乃震怒不與洪範九疇彛倫攸敦釋文曰非必二反徐前至反後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  
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微子歸周帝曰非必二反徐前至反後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  
由敗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微子歸周帝曰非必二反徐前至反後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疏曰界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

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界訓與者說文丁部云界相付與之約在閭上也是也洪範訓大  
 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疇乃流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疇  
 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田之形直由切或省作疇此言九疇者蓋龜  
 背所列之字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田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疇劉  
 歆班固皆以為九章鄭康成及偽孔傳顏師古以為九類田形有章義亦有  
 類義也易否九四疇離九家注云疇者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  
 文田部畷字注云詞也从田畷聲畷與疇同虞書帝曰畷谷直由切又口部  
 畷字注云誰也从口畷又聲畷古文疇直由切玩說文本義畷乃語助詞有  
 詞無義畷乃為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充采惠疇字偽孔訓事與類之義  
 相近是矣而畷否若時畷否若子宋當從說文為畷畷若子工畷若子上下  
 草木鳥獸當為畷今四處史記皆作誰偽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疇誰  
 也郭璞注此乃引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畷誰也之畷皆借疇為之亦尚無害  
 今以此三字並變從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在老部本作畷從老省畷聲  
 今加才又誤作寸變為壽以此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強使田形之疇語  
 詞之畷畷誰之畷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畷訓敗者畷本當作疇  
 說文卷四下疇部云疇敗也从疇聲商書曰疇倫攸燁當故切卷三下支  
 部云教解也从支聲聲詩云服之無教教厭也一日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  
 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韓古文教見尚書漢詩云耗教下土箋云教敗  
 也春秋縣露引作射與教通應訓厭毛詩古文則作燁故鄭訓敗也俗儒不  
 識字變疇作疇混燁入教皆非也

縣則殛死禹乃嗣興釋文曰殛北力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縣其舉也與禹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歸周帝曰非必二反徐前至反後多路反徐同路反案曰  
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傳三十二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縣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敦釋文曰錫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  
 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

文字即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爲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虞儀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舜倫追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運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

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爲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予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爲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已久矣（有說曰河圖而不可知見）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爲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日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日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卽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違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况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辭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爲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爲天

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爲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曰敬用五事及孔傳引敬用五事本如此又此文志引此經而用五事蓋以敬字之誤也說文敬部敬自意敬也从幸省从包省从口敬慎言也从幸半與義善美同又敬古文字不省敬字从支而其左從考類經蓋蓋以形相似也首皆作支又因蓋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鄭曰農讀爲醜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王曰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爲醜者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醜厚酒也鄭意訓農爲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辰部作農辰農

聲徐銛曰當從何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爲露多引詩零露漙漙卷八上衣部禮爲衣厚貌引詩何彼禮矣又醜爲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

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案曰五紀協用五紀也鄭曰此五紀也說文第十三下嘉部云嘉次四曰協用五紀也從力也從三力協也協同也說文第十三下嘉部云嘉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疏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爲天之

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

調和之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皇大釋詰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曰蝕對曰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窮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事選四十九卷于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攷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禮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為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謀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為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為中無二訓也惟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又用三德案曰五行志作文應劭曰又治也師古曰又蔡邕石鐘亦作又洪邁禮記疏次六曰又用三德案曰五行志作文應劭曰又治也師古曰又蔡邕石鐘亦作又洪邁禮記疏次六曰又用三德案曰五行志作文應劭曰又治也師古曰又蔡邕石鐘亦作又洪邁禮記疏

次七曰明用稽疑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著龜與傳合也

案曰鄭云云者庶眾釋詰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為善行之驗是後為驗也下經言肅又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眾行得失之驗

次八曰念用庶徵

案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罔用五福威用六極

傳曰言天所以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所以懲人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疏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極禹所第敘禹為此大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為初發見于人為五事故為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為政故為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為八天監在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為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筮二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眾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為五休失為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為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阻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禍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兩相

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案曰馬以威爲畏懼人者古威畏通也傳云已上禹所第敘者釋文引馬注云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則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上傳云禹因而第之此傳云此已上禹所第敘是孔與馬同疏欲申孔故曲爲附會實則五行志所引劉歆說六十五字皆本文者爲是觀鄭言洛書有六篇則何必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爲疑諸家之說皆非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案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見未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宋微子傳曰皆其生數疏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于陰陽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者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舍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叢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爲相生遞王之次與此不同春秋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水受土土受火火受金金受土土受水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



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為六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為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案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火曰炎上釋文曰炎與燄反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案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

案曰王云云者朕象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即引此經以說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疏曰鄭元周禮

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借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

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

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

可收曰穡收斂同義故斂之曰穡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釋文曰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

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

鹵方鹹地東方謂之斥鹵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

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

苦苦為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是木實性然

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

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味月

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

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五行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斤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鑠金即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

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水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晉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為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

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此點說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為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為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為五星分位于地為五方行于四時為五氣德稟于人為五常用于人為五材播于音律為五聲發于文章為五色而總其氣為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為最靈今考木為歲星火為熒惑金為太白水為辰星土為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即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色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元季二十五季傳解惟五常所屬天

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木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

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合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道與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為土必矣孟子智巧聖力之德必以智而後成

又案曰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既為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為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為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既以初一次二等為禹所第遂謂一日水二曰火以下直至六曰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太少箕子之文太繁皆非也

二五事一日親二日言三日視四日聽五日思鄭文曰親本亦作視常止反律中思反思如字律思更反下同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尚書疏。詩十二之傳曰親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慮所行

案曰鄭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親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聽聰及思慮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偽傳云觀正察是非即下文曰明曰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尚未及此傳非也

親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聽庸行之於其身其從則是被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被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獲且長宜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

志既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為此解者春秋錄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則與馬鄭合是先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清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鄭文曰睿從歲反。案曰說文卷四下謂睿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

鄭曰睿通于政事詩之二卷傳曰睿通也鄭文。史記宋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傳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容而釋之云容寬也班孟堅又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容字之義為寬大包容春秋錄露則直作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容而鄭注云容當為睿通也攻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然

容者或有未睿而與容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親恭則臣禮肅也尚書疏。詩傳曰心敬疏曰恭在親敬在心當緣恭致敬故親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親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親敬在心注五行傳引說同疑古文恭只作肅不從心此云親恭致肅肅貌似一而傳以肅為心敬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肅肅敬也則肅即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君以外親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為敬此古義也傳出魏晉間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又案曰又詩小及及所引皆作又漢書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尚書疏。詩傳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史記宋微子

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又為治釋詁文

明作哲釋文曰哲之反徐之別反又之世反。疏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也鄭本作哲則論語

之舌反時陳風明星哲小雅庭類皆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音彼此互易皆可故  
釋文于此類並列二音據疏王肅作悲則誤矣鄭作哲而讀為音訓則與說文合也孔與鄭同傷孔多從王音鄭此  
係獨從鄭不從王類有可取至鄭小曼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音書亦作哲  
傳作知則審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九誤

鄭曰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尚書疏。詩。王曰悲智也。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為昭哲者說文曰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悲特以音同借用耳五行傳同應徂注五行志仍訓為明不訓為智則非正作悲矣而王肅欲與鄭異遂改作悲且訓智攷說文卷十下部悲字注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又重文悲列切此別是一字卷二上部哲字注云知也从口折聲陟列切又重文哲

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悲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義俱異若作悲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偽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行傳云悲敬也鄭注春官敘官云瞭目明見此經哲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為長聖字卷十經上篇鄭明也此即悲字卷可訓明哲不可改也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尚書疏。詩。馬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小雅小曼疏。

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赫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見下文

容作聖

鄭曰君思睿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尚書疏。詩。王曰悲智也。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容聖俱通名聖大容小緣其能通微因容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為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案庶徵之意休徵皆微皆肅又等所致若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

悉不由君矣又聖大容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

異皆書傳文孔取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為足所以動容貌也凶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睿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蒙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季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温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尚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疏欲扶孔廢鄭強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偽孔傳以肅又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偽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即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又等臣則其身之能為肅又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曼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鄭尚書注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聰作謀云上聰則下謀說皆與鄭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偽孔傳妄改鄭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愚竊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又視之不

鄭曰君思睿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尚書疏。詩。王曰悲智也。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容聖俱通名聖大容小緣其能通微因容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為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案庶徵之意休徵皆微皆肅又等所致若肅又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

悉不由君矣又聖大容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

明是謂不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親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又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君親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聽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為君事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類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莊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京房謂之方伯卦東震為春為木西兌為秋為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坤土寄王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艮主動為震言主說說字

從言為兌聽者耳有陷象為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為離又云震為足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淮南精神曰耳目口也離曰坎月離曰坎耳故耳目口也對動人物志又云坎為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兌得

震聲故為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為思為土坎為虛為入為納離為見為明為光是皆足以証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為一說改庶微恒雨乃貌不恭之罰劉歆以為即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為即大水既以恒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為妖言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

篇云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既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辨為異論者誤以

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為水易象坎為雨兩與肅應則貌當屬水陽為火易象離為火陽與又應則言當屬火木為煥煥應皆

則視屬木金為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為坎象不可即以雨為水離木火也借日以為離象不可即以日為火况強木以為煥

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為煥強金以為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不得為寒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

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

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為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

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兩

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

為劇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為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瘳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

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為一至許慎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為一義乃以貌為木言為火思

為土視為金聽為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為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為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屬者也聖人終不以為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離乎

氣者乃五行之精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見鄭中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聽睿審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司空掌營城部主空土以居  
 民司寇主誅寇害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傳曰食勤農業貨寶  
 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司寇主  
 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  
 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  
 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各以見  
 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即如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  
 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周  
 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  
 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即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  
 矣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  
 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  
 立刑行遠方資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師征之是其職先  
 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為設官分職解之者鄭意以政類官以行八政  
 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  
 也傳以為主于政教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強駁鄭皆非也政周禮六官曰天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  
 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  
 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  
 宗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為夏制  
 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即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則后稷是  
 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  
 官為稷至試舜又改名為百揆舜又命禹為之至夏時仍為后稷矣云貨掌  
 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賄屬秋官職闕無致但在宰客掌訝掌文

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王府內府外  
 府及職內職幣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樸云八政在唐虞食  
 貨合為一而後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  
 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  
 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鄭言秋宗舜時始置禮記通義。說。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則借周  
 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  
 民之官者鄭言初堯冬官為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卷。南子。注。  
 堯後復分為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為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  
 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  
 便言之周禮司空官以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  
 司徒掌教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是也云司寇掌誅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為刑官小宰職云五日刑  
 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虞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  
 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隨便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借周制  
 言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  
 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  
 內諸侯大容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  
 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  
 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  
 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為司馬說苑又云堯  
 時契為司馬緯書又言棄為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  
 云高元孫之子微為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  
 虞下亦畧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  
 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  
 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禮然  
 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

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隸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畧相等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案此非鄭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史記宋微子世。案此非鄭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皆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孟春昏參中

且尾中仲春昏弧中且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孟夏昏翼中且參女中仲夏昏亢中且危中季夏昏心中且奎中孟秋昏建星中且畢中仲秋昏牽牛中且觜中季秋昏虛中且柳中孟冬昏危中且七星中仲冬昏東壁

中且軫中季冬昏婁中且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

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為十二辰昭七年左傳齊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

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

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然五星

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為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為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為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為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曰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疏曰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為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

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

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

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歷所以教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

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為五其實即是布算推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限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有所為歷數也分至啓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飲朔望臘霸紀于月者

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示短昏昕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且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

眾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槩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謂立春立夏

閉謂立秋立冬是為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為飲自北而南

為發發飲一終為一歲故分至啓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從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霜月始生霸然也

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承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為昏昕者日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

昕為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鹵陸朝覲是皆謂且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而沒而不見若夏

陸朝覲是皆謂且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而沒而不見若夏

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也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是也昏且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且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遠者躔謂行歷其次遠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陬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昏且中紀于星日月躔遠紀于辰今併言星辰者辰即列星之分為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為一也羸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年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羸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恒星以識其躔舍而恒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乎其所而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且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例今也傳曰行萬四千二百有四百六十九年三百有十日而一度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二百五十一日而一度二千五百四十四年九百九十九日而一度若土木火金水五星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于人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立中之義與偽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為君其注洪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案曰敷朱世家作傳古字同用  
馬曰當欽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欽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欽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欽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專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與賜與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欽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為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疏曰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稽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眾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土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為守者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

五千保于會稽皆謂保守是保為守也偽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曰比德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曰錫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也  
不以德為善定本無德疑行字也案曰賦即猶字此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錫為正俗乃分之以錫為如賦為錫非也固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惟作賦史此作錫據本傳字說文卷七下四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錫詩熱刺之說為則離之有受委受錫離字是也易象傳云離也厚禮以八辨離那澤注云屬附也杜子春謂然則離離同也詩又云錫此百福而錫文云錫本又作離則離乃後人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民敢有道有為有守汝則念錄叙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

亦無德字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0 版正內

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載  
欽也因上欽五福故傳以載言之載文兼下三事民能欽德行使其身有道  
德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為官也不合  
于中不懼于符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入之法取  
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  
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  
大中之人苟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為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趨舍者有猶有為是有所趨有守是有  
所舍也傳以皇為大說已見前則為法釋詁文而為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  
注而之言女也是也康為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為與之爵祿者下文雖  
錫之福鄭以為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入上等入  
則念之中心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笑獨而畏高明釋文曰無虐馬本作以惟美變屬反長如字徐不鄭音或案曰宋世家作無虐笑  
今觀本乃後人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傳曰其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  
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笑獨而  
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為顯寵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矚其室是高明為顯  
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  
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寡不畏強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邪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有奸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云富貴引此經人之有  
能三句蓋作前未詳那史記作國清天論及許冲說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史記宋微子世家傳曰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富以爵祿富之又富以善道接之如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謂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為之  
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  
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富以爵

祿富之又富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其歡心也彼喜  
于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  
疎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  
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為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為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  
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為以爵祿富之者  
則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  
臣下引此經為證是也又以穀為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  
民史記宋微子世家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  
善疏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  
耳

案曰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  
無好女為句上文汝弗能使其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  
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  
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為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  
能有好于而家之人故鄭云云也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實  
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  
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為官擇人必得  
其材功加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為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  
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偽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  
皆非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曰陂音博本作偏音博多反案曰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法範無偏無  
陂心相發朕德政之取乙夜觀書歷徒謂于微言實欲于精理每讀尚書法範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三復移句常  
有所疑其下文並皆協韻惟此一不倫又別易泰卦先王不設於文云陂字亦有無偏無陂之義與無偏無陂無別  
為陂則亦會意為陂則不成文應由無偏無陂之傳編簡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須有列舉法範先賢來訪  
諸儒會以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陂字立改為陂使先儒之義去彼有後學之徒正其偏得仍宜示國學士者  
施行文也矣率亦以此動是誤也鄭氏傳云云陂字原亦云云陂字原亦云云陂字原亦云云陂字原亦云云陂字原亦云云  
鄭氏曰陂音博師治其禮儀以任宗伯注故書為義鄭司農云義疏為偏者皆偏也為義疏為陂者皆陂也





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偏孔欲解上訓為順或下順亦為訓偏同字同義且改下文是彝是訓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徐鍇說文無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為順偏孔之改似亦可通然為注上可為教訓下句為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順而此意却異文且解偏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為順也史記宋微子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况于人乎

案曰馬以彝為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教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宋微子傳曰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為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為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此訓字史記亦作順當從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史記宋微子傳曰凡厥庶民

案曰王孔訓近為益者說文卷二下走部近附也从走斤聲渠邊切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為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

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附益也故近得為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史記宋微子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政教務中承皇極之教言三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四句義蓋用中于民衆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為往者韓詩外

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詩外傳畧同春秋錄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

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備德不匡運周備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三刑法

志云歸而往之是為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

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既言天子又言為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

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詩四之三卷鄭風燕燕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為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義七年傳公族穆子

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為正曲為直杜注云正直為正正己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

密且遺却正直為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

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燕馬

曰克勝也釋文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

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為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昭二十季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是也鄭又以三德

為人臣者上文又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屬臣言傳以為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釋文曰燮與協反。案曰燮與協作內本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樊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為平國，正直為中典，疆弗友為亂國，剛克為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家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漸。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凶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也。沈陰潛伏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以德懷者亦上煖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疆弗友剛克言之從可知也。文五季傳潛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沈漸猶滯滯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滯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為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治人杜乃以為自克既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為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已成之德今言滯滯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

意且此德非可又用矣。彼文又云天為剛德云云者彼乃甯羸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常買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况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為天沉潛為地又生出臣正君若納臣支贅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傳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从戶从辛前制其罪也从戶用法者也。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羊公傳十七卷成元年疏。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不言王關諸侯諸侯于國得專賞罰。

案曰：鄭云凡君抑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諸侯與馬王同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命大夫周公語康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云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通稱坊記云土無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文曰：頗僻多反僻亦反僭忒亦反忒也。得反。案曰：僭也。石經四上復有一而字。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曰：忒惡也。釋文曰：王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尚書

案曰：鄭以而為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忒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惡姦惡也說文無惡字古以忒為惡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案曰：說文卜以剛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卜疑言分切今作稽是後人改竄本作稽也。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疏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為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為稽故得轉相訓說文卜部卜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著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籥易卦用著也从竹从舞

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籥易卦用著也从竹从舞

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卷五上竹部云籥易卦用著也从竹从舞

孫古文巫字是龜曰卜著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式子細反武工反徐區鉤反音亦衍以茂反。或曰鄭元曰云云蒙近蒙。案曰蒙當作蒙當作蒙在蒙之上梅當作卦下當有之字式當作小五占之用句二衍式何似孔刪改其字例其大又亂其句讀辨詳下

鄭曰下五占之用謂兩濟圖亨克也二衍式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

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圖者色澤而光明也亨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履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

卦曰卦卦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式也向審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三言等皆傳會通四卷。詩五之一卷齊風蒙。周禮二十四卷卷官太卜。兩雅五卷釋天。馬昌湖澤澤辨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玉海三十七卷文門。困學紀聞二卷。儀禮四卷。馬

曰占用二占筮也文釋王曰亨天氣下地不應閭冥也閭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

衍式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向審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傳曰兩龜兆形有似兩者爻有似雨霽者蒙陰閭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接五者卜兆之

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疏曰灼龜為兆其變折形狀有五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兩似雨下詩云零雨其蒙蒙是屬義故以

蒙是陰閭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兩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

木斜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日二日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泰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為內上體為

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

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為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式

孔不為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式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式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式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料紛當以鄭為正也五兆之名朱世家齊作濟蒙作蒙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淡裴駰曰尚書作圖

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圖蒙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

圖而皆以驛在蒙之前此經疏則鄭王皆以蒙為蒙圖為驛又詩載駟

箋古文尚書以悌為圖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圖古文作悌今文作圖賈逵以

今文校之定為圖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圖于古文則為悌合而論之

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蒙者說文卷十一下兩部云霽

地氣發天不應雲猶文霽省然則霽蒙是一鄭讀若蒙而即改為蒙則非矣

兩部又有天氣下地不應曰霽霽乃五易之天氣下地不應曰霽王肅從爾雅與

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蒙為霽霽為霽乃俗字說文所無無從有皆已辨之

其作

霽者音近而假借作彼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霽作圖者說文卷六

下曰部云圖回行也从口畢聲尚書曰圖圖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

蒸古文作悌太迂故賈逵作圖許慎書傳孔氏又攷之于達其說宜從偽孔

乃因其讀若驛而即改為驛矣其作涕者蒙立心與水相似讀若失之故

誤從水見鄭氏作淡者又因涕而誤也圖在蒙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卦者說

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贖一曰鼎省聲京房說陟盈切卦

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卦从卜每聲荒內切許慎引書固為可信况貞

从卜則卦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每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卦與說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兩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為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偽孔刪之字而連下二字為句非也釋文謂馬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卦矣鄭不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為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但兆卦皆有縮詞皆須推究故卜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頤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入還東而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對舉則占為占兆衍為衍卦不得以占為筮鄭讀是馬非也或作貢者易豫象曰四時不忒京房或作貢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貢月令無或差貨貨即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云貨相承或借為貢字是貨貢通漢張表碑苛忒字作荷忒此其證也此經鄭作貢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占人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鄭瑛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濟即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圖蒙以明與閭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

也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為發夕之類此  
 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悵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為  
 闕弟為闕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開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  
 此古義也國訓明正與對晚晉人安改為落驛以對蒙但蒙暗之象昏昧  
 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稀疏落驛即絡繹詩會同有釋正連屬意豈得  
 為不連即說文以圍為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台豈不連乎司馬  
誤謂連云如注謂相通然不但非鄭光明 克傳云兆相交鄭云如履氣色相犯王與傳同  
意且傳云不連謂馬云連正與相反九 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為克則我能勝彼亦為克易曰大師克相  
 遇莊十一本傳得雋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為履氣相犯也周禮賦祿宰十  
 輝一曰履先鄭注履陰陽氣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者繫辭  
 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  
 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鞠  
 人伎忒毛傳云忒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說文卷六  
 下貝部貨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七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  
 貨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忒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七聲他得切  
 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忒為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偽孔雖從馬  
 王以占用二為一句然馬衍貢句注已云王則仍以衍貢專屬筮與鄭台而  
 疏按推偽孔意遂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  
 不知孰為金孰為木孰為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圻四事太卜注以色即  
 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為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  
 未強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  
 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為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

慎之深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法卜從二人之言善  
 鈞從衆卜筮各三人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  
 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顛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虞後歸  
 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  
 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  
 啁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  
 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  
 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法卜法有一人故三人  
 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  
 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季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  
 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法用者金縢云乃  
 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卷卜葬占者三人黃賤俱用三龜知卜筮法用三代  
 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禮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  
 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  
 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瓦瓦瓦原  
 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  
 各一人也故鄭即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三法為夏殷周疏  
 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當為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  
 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駁頗確攷鄭于  
 太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墨罅是  
 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  
 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  
 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為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  
 一條下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  
 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能用布于四時故名易為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  
 據子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答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

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斷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為是而近師之說更所

不信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為顛項帝堯似可出

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為有周之兆則其于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

于周易必以為文王所演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

甚至偽孔及疏之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

一說為正鄭又云從其多者者成六季傳引此而解之云眾故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案曰鄭周禮引此謀及庶人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

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疏曰謀及卿士以卿為首其大夫及士亦在

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眾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

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

將斷獄令眾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眾議而決之此則人主

自疑故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政刑皆事說文

士部云事也又中書卿中書之制是卿掌事也周禮有大事眾庶得至

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著龜

篇引此經而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

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清徵無

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釋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不違眾故後世

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

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備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是

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上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太半為多小半為少也下文逆多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

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智等倍四季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

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卜人欲

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

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

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

問卜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云筮之凶

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思以為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

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

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

卜是謂演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

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

明不可更為卜筮若吉凶未決于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為境內境外者隱元季公羊傳云王者無外何休注云王者

以天下為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

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

每言天子千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縣外諸侯嗣然則天

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關諸侯或者此亦關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人雖三從終以疑故卜筮既用卜筮不容違神而拘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釋文曰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

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向書疏。董卿書集傳解卦注四卷。詩十五之三卷。傳曰雨以潤物賜以乾物煥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象驗疏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潤物賜乾物風動物也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言云煥煖也舍人曰煥煖煖也是煥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昭元奉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煥則晦是寒明是煥也惟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觀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沍木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罰恒暘惟木沍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煖惟木沍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沍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沍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煥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順時為休不中陰恒若為咎也

案曰鄭云雨木氣云云者疏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傳以日時為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 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曰蕃音煩庶無音反徐與庶反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眾草蕃庶庶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庶豐也釋詁文

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駰本攻其實上文列庶徵五目繼以日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為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避成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疑為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偽孔以日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即以敘何用重言邪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

以作是為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駰亦無識于此節采偽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是文作氏者魏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五官文作制氏又通又後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通同字轉物於孔後釋以於氏為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遠亦以氏為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是不知皆誤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道釋登漢莽始改于當時庶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凶後人既以無為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庶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部璞注蕪蕪豐盛疏云蕪者蕪蕪也洪範庶草蕃庶蕪蕪音義同部璞所據本已誤作蕪疏宋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釋詁皆當作無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蕪字注云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蕪蕪徐錯曰或說大卅為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審信也文甫切王篇卷中林部第百五十九蕪字注云文甫切蕪蕪豐盛也今作蕪為有無字觀此則知作蕪固謬作蕪亦非蓋卷九下广部蕪字堂下周屋卷一下蕪字歲也皆不得訓豐也因蕪蕪十音論云李不為蕪不能蕪蕪訓語與孔同此非蕪本一極無之訓豐也孔乃偽孔蕪蕪至即思汗蕪蕪中之二蕪字以為古文尚書蕪字從此則不足信無史記作周禮司市云凶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詩谷風云何有何凶是凶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凶部蕪字注云凶也从凶蕪聲武扶切又重文舌字注云奇字無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屬凶北為无今无字僅存于周易而蕪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蕪雖與蕪通亦宜从說文作蕪也

日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者則時煥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親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為聖之驗也

日咎徵曰狂恒雨若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注備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尚書作狂未詳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向書疏。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公羊傳成公元年疏

傳曰教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

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溫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向者借作僭蓋古字本單也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又

案曰傳以僭為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鄭彼注云君臣不洽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字從反徐又音舒。鄭曰豫鄭王本作舒。案曰宋世亦作舒案臨曰下有曰急云。案曰豫引此經並作舒言五行志引舒作豫引舒作舒案臨曰下有曰急云。案曰豫引此經並作舒言五行志引舒作豫引舒作舒案臨曰下有曰急云。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尚書疏。公羊傳。成元年疏。王曰

舒惰也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舒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恭厥咎茶厥罰常燠鄭彼注云君視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氣失故恒燠也鄭以豫作舒茶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尚書疏。詩正月疏。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

躁故急對謀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政促迫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案曰蒙世家作蒙言習習志同。五行傳作蒙。案曰蒙世家作蒙言習習志同。五行傳作蒙。案曰蒙世家作蒙言習習志同。

鄭曰蒙見冒亂也王曰蒙蒙家也。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鄭彼注云蒙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

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也鄭氏尚書蒙必作蒙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蒙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釋文曰反。案曰宋世家作宜宜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年疏。案曰宋世家作宜宜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年疏。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徵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

寒燠而已傳曰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宋微子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

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臣顯用國家

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事王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

言兼月日也師衆尹正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案曰鄭云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徵故大陳君臣之象云云者鄭意以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為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為徵惟歲惟月惟日皆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

之得失為大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鄭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及傳義皆與鄭同也傳以師為衆釋詰文尹為正釋言文時為是亦釋詰文疏引師尹云云據毛傳鄭箋尹乃姓氏非官而疏以為官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為木八妻從妻所

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克東方木木

八為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

八為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



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尚書疏。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宋微子世家。傳曰星民象好風好雨亦如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參故云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事文見九子家語鄭眾注。卷十七。弟子解。鄭眾注。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年春秋傳曰水火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為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為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年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偶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水火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為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為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鳴金氣為火妃故南宮好賜北宮是水水克火燠火氣為水妃故北宮好燠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為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己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二十八宿及眾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籙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為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眾似下民眾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既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

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禮記十六卷月令疏。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九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為暑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為寒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南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南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為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夏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為害者信五季左傳云春

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為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偽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杵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暑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暑景丈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暑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為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為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或故改之也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

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為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還而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為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還而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為中交常以中交為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為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為南緯在赤道北為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是四時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

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南入畢則多雨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  
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曰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  
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咎厥罰恒陰鄭彼注云咎與思心  
之咎同故子駿傳曰昏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陰養萬  
物陰氣失故恒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  
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  
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  
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  
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尚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既王曰攸  
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傳曰壽百二十季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  
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  
德即為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  
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  
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  
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下言與鄭合此古  
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  
攸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攸以好劉  
向說苑卷三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攸好禮義  
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傳說也蓋考終命屬貌對惡為醜  
陋故云攸好至老偽傳以為不橫夭既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即是壽與康寧  
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曰折時設反又之舌反。  
古之舌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曲禮短案曰會通云時設反則音如喉  
折陸但音也反則陸意以前音為正  
鄭曰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斃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儒不壯殺曰

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視  
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  
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  
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  
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  
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聚耳貌  
恭則容儀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致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  
尚書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馬曰凶終也傳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  
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疴劣疏曰人之大  
期百季為限傳以最長者言之為百二十季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  
未三十鄭康成云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  
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未斃曰凶者說文齒部云斃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七  
月生齒七歲而齒從齒從七鄭注周禮司馬亦云然則未斃謂七歲以下儀  
禮喪服傳所謂无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  
二十未婚曰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云  
云然福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德又兄喪弟父喪  
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為短折皆非也鄭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  
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云殖氣失故于人為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為疾  
殺氣失故于人為憂藏氣失故于人為貧生氣失故于人為惡天為剛德剛  
氣失故于人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是也鄭又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  
云云者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之故則  
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  
是也

尚書後案卷十二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釋文曰豫本又作作

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傳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武

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

伐紂之明年也

案曰詩幽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王及偽

傳以為克商明年然經言既克商二年則是既克商而又二年明不數克商

之年也故鄭以為後二年王及偽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部金字注云

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偽孔從之又改不

為弗當以說文為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念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釋文曰穆字或作戚

記作穆後廣曰古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

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下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

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疏曰釋

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

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

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為就文王廟卜者億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為文之

昭邢晉等國為武之穆疏云自后穆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為穆是文子

為昭武子為穆故鄭以穆卜為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

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為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為古人問卜之名蓋周家

有大事輒請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為敬雖本釋訓穆穆

為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為

近既屬穿鑿且周公方欲止二公之下而自為請代如徒為相順之詞則當

與二公同卜矣何為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死而必

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為功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

記作質謂公以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是亦得為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史記亦作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為已功如鄭義也

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釋文曰壇從

鄭曰時為壇于豐壇之處猶存焉傳曰壇土堂傳曰因太王王季

文王請命于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于中為三壇疏曰三王每

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為三壇又為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

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鄭凶入關事馬

融則鄭曾至鄠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壇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壇封

土曰壇謂壘去艸萊開除空地為壇即于其中聚土築之為壇也吳澂曰古

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

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壇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為臣

故不敢告廟而為壇以告也

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釋文曰植時維反徐音

鄭曰植古置字尚書疏。陳燾傳集解四卷。詩二十傳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

禱早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那篇置我

靴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植集韻亦或作植汗簡卷中之一亦

有植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

以禮神珪以為贊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釋文曰祝如字或之反。史記周本紀。史記周本紀。史記周本紀。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周本紀。史記周本紀。

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為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朱編之稱策是眾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為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選厲虐疾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虐疾

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今入史制為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冊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斷無諱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冊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

追叙其始詳錄冊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為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為誰若謂初時作冊即諱則武王尚在而諱其名是預死

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徹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冊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偽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

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傳曰天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且代之外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

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天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瘞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為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既以不為聲自可借為不字尚書以丕為不為丕者甚多鄭讀丕為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員蓋不有耐音又有浮音員與耐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

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不為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義甚闕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案曰馬以帝為天帝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為天是也敷為布者禹貢鄭注義同也佑為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勳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陸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言魯公孫食其言魯公孫食其言魯公孫食其言

鄭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案曰魯世家言魯公孫食其言魯公孫食其言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主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為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為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

云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今我即命于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世家言魯公孫食其言魯公孫食其言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戲黎傳以即為就釋詁文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案曰屏蔽也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歎也史記魯世家言魯公孫食其言魯公孫食其言傳曰屏蔽也案曰馬以侯為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侯待也卷八上人部侯字則云大也引詩任任侯侯為證今以侯為侯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為

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為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王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三龜並卜下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龜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為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辨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釋文且籥于若反籥以星反并必改反○案且籥同籥下注引籥作開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天與尚書馬曰籥籥卜兆書管釋文○劉三○案○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頌是也

案曰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嫌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又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籥竹管也門部闕字注云闕下也然則此當從門而從竹者

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為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此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闕為闕下也則闕即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壯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此却有眼以受管古之管則全是此形插入瑣中以韜管者管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

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為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為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即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為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即彼四兆書啓籥者卜師啓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于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體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大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背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兩及兩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彙處為兆廣圻兆體者就正墨傍有奇彙者為兆彙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略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圻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頌謂籥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暵曰沓曰尅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則兆有五而為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為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則體色墨圻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

以兆廣狹為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墨為垢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  
析以卜人占垢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  
于兩濟圖盡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終乃進  
而觀其垢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垢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  
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筮且卜得一兆兆  
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  
並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  
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垢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  
垢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兩鬻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  
其與兩鬻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頌凡卜皆然  
若不攷頌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  
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  
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  
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孰凶五色孰善孰  
惡則不可攷矣詩經風而下兩家體無告言若  
若而占體此失體不可攷也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史記魯公馬曰一人天子也

史記魯公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籒之匱中王翼日乃瘞

鄭曰滕東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內書疏。陳探書傳無四卷。劉三  
君等傳會通四卷。其從考諸書記

傳曰歸從項歸翼明瘞差也疏曰項所即卜故從項歸翼明釋言文經云

金籒之匱則金籒是匱名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親藤毛傳云親繩藤約束

也滕王鄭云東又鄭憲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

三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束之以金若今釘鑊之不欲人聞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冊即下文王與大夫所啓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

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

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籒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

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特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武王既喪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

王崩周公為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公將不利

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

王也詩二之一卷。鄭注。又八之。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

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

雅也稚子成王疏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

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

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偃二十四季傳

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

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郟叔武次曰霍叔處

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

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即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維解武王

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據

三為羣人三為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

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季傳長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

叔為周公兄蓋據偃二十四季傳高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為說然

高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作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

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季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

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曹若鄭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

公等為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為弟康叔聃季于曹鄭霍

皆為弟而並為六卿作言此以明不尙季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

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尙季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

曹乃晉之叔父行尙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尙季也此就五叔中抽出

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鄭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

叔聃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

記爲定至于管叔爲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爲周公弟者獨有  
僞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  
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子所據元大德九季刻  
雖舊本但諛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正鄭又云既喪謂喪服除周  
公爲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季事也鄭必爲此解  
者定四季傳云周公爲太宰禮君禮百官摠已以聽于冢宰三季當武王初  
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  
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  
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曰辟扶亦反法也說文作辟亦反治也  
本及注疏所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  
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釋文曰陳大賦書傳或問下卷。王天向尚書卷二十四。陳師與書傳通四卷下。毛。詩八之一卷。周風。鄭。李。楊。黃。陸。毛。詩。卷。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全。廟。通。鑑。前。編。七。卷。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卽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僞孔訓法則謂誅殺  
以居東爲卽東征一聞流言卽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  
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  
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爲一談以此流言卽爲叛時  
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情愚亦何至  
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啓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  
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僞古文不可信卽可信亦是攝叙始末不當以致辟  
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考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  
也說文卷九上辟部彛字注云治也卽引周書我之不辟爲證訓治則似作  
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爲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  
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  
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讓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  
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季盡爲成王所得謂  
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詩書疏證卷之八。毛。詩。周。風。鴉。疏。又。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衆。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季。而。歸。此。言。居。東。二。季。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季。詩。言。其。歸。之。季。也。何。者。疏。曰。王。天。十四。卷。毛。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季。之。中。罪。人。此。得。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季。又。云。三。季。而。歸。此。言。二。季。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季。此。直。數。居。東。之。季。除。其。去。季。故。二。季。也。

案曰鄭以罪人爲周公屬黨周公出避之後屬黨爲王所拘執者鄭以斯時  
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况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  
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  
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  
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王

及傳以居東爲東征其謬已辨見前疏以二季三季不合曲加同護皆非也  
逸周書作維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錫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季夏六月葬  
武王于畢二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季卽東征  
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也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  
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維解總叙武王克殷以迄作維其季次有凌  
越而過非必比季接叙卽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錫孔注云謂  
乃後之歲則非比季接叙者也然則元季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季改元  
之季二季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季不可以一季文承元季下遂謂比  
季相接以此難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敢謂公釋文曰鴉字反名如字徐曰鴉  
詩在說文卷三上言部除字  
鄭曰于後于二季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溢又破其  
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鴉鴉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鴉鴉也詩云鴉子斥成王成



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

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

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也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

云怡道也鄭元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季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

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

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乃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

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

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勤斯子之悶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

故也寧也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蓄積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

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

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

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

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

于此稚子當哀憫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

此成王亦宜哀憫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

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

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

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公至明季乃為成王所得

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為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

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

也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

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為怡悅王

心當訓詁為遺也尚書僞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斯得為東征誅管

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已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

以請為讓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謹字注云燒讓也从言焦聲讀若囁才肖切

又重文諄字注云古文誰从有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誰讓也誨

卽謹字故誨亦訓讓燒讓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季之後明季秋也

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上文居東二季未有別季之事知卽是

二季秋也嫌別季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季後明季秋者據鄭于篇末摠述數季事云周公辟居東

都時成王季十三居東二季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季十四明季遭雷風

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元年也然則鄭所云

二季後明季者謂二季之後亦卽二季之明季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

而二季實出入三季若泥後字誤以秋為二季後第三季之及明季之秋似

避居為出入四季則謬矣何孔以居東卽東征秋卽二季秋謬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為成人成王此時季十五于禮已冠而

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

故事也

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

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

鄭以為爵弁

案曰鄭以弁為爵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日爵弁殷曰昃夏曰收皆以三

十升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

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弁詩曰常服黼

冕禮朱干玉戚舄而無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

為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皆無爵弁而天子爵弁見于經者惟檀弓

天子哭諸侯爵弁林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為爵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

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

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服

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爵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

季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季矣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標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

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三十而

娶庶人禮也許慎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

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

下從庶人法也云成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

之文謂成王季十八又以此季成王迎周公反即爲居攝元季故推以爲成

王時十五也云爵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

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

不充其服未道猶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復問但屬奇異不容遽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馬曰露猶儻也

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露猶儻也者噫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爲嘆詞而馬作露者

詩大雅瞻卬露厭哲婦箋云露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

有抑篇楚語作露韋昭云露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

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穆稱曰意而不

戴高誘曰意志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露抑

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

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噫儻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

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於武王則爲忠於文王則爲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

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

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衮衣邊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爲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爲新蓋古親

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熊朋來遠謂

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不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何旋釋曰

馬曰反風風還反也

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

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

傳云云李賢注以爲稽覽圖又鄭頌傳頌條便宜亦引此以爲易中孚傳王

欲迎公甫出郊即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鄭曰案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文王季十

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季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季後六季

伐封後二季有疾疾後二季崩崩時季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季生成王

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服喪三季畢成王季十二明季將踐阼周公欲代

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也居東二季成王收捕

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季十四也明季秋大熟遺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

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季也居攝四季封康叔作康誥五季作

名誥七季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季也作康誥時成王季十八故書傳云

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季作洛誥時成王季二十一也明季成王即

政平二十一也。詩經鄭箋。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又十七之三。二年。案曰。揚士助。云。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釋文。爾雅二。王曰。文王季十五。約大戴禮。爾雅志遺三。案。

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季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季伐紂明季有疾時季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般管蔡三季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至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季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季致政成王季二十。尚書洛誥疏。董道。案。傳。錄。五。卷。陳。禮。書。傳。錄。五。卷。傳。曰。木。有。假。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季。并。見。之。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季。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季。并。見。之。

案曰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築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為拾則馬鄭王本皆當作築釋文云本亦作築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為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本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偽孔欲為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為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僣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僣正指木拔而壓僣之禾耳不得即以所僣為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屆收穫之期遭風所僣拾而取之何用復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注曲碎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即東征故以大誥篇所叙之事皆在居東二季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熟俱為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叙三朝出入百數十季文已甚明惟居攝元季下應增于是三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季殺武庚及管叔語詳大誥居攝三季周公歸然後繼以四年封康叔云云方為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其概略者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維岳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鬚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

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子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舂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略相似而以前一說為古文家說則後一說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為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區篇毫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還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為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者不同夫周公既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尚書後案卷十三

周書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爾多邦。鄭曰鄭王本獻在誥下。案曰漢書王莽傳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非依此作大誥其文亦連在及及疏說漢時本皆獻在誥下今本乃脫音人改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括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尚書疏。鄭曰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禮記明傳曰周公稱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于御治事者盡及之

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之伐管蔡乎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其言煩重

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略于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

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故鄭彼注天

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

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攝王此語是周公之語故

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

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

歸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即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請公之前矣

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即此

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伐兄而言伐弟亦是

曲附傳說皆非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時又如字割馬本作善不少馬疏弗少延爲何。疏曰鄭王皆

刀部割刺也从刀害聲但古人製字聲亦有義割既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

翟義傳作剡割刺喪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

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句惟爲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

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

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偽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子惟

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濟敷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釋文曰威用云及徐音憤

王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傳曰凶害延

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

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况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已發端

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

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

威用誦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爲大惟爲念傳以嗣爲繼歷爲數迪爲道康爲安俱釋詁文矧

爲况釋言文已爲嘆辭者翟義傳作熙師古曰熙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昭天明即命釋文曰龜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疏。詩之一五傳

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

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者君夷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

文王也洛誥云佗來茲殷乃命寧即云子以相也二旨曰明禮文王駢牛一

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詰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既卜乃後出詁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即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寶用之辭是也

曰有大猷于齒土齒土人亦不靜越茲茲釋文曰齒尺九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傳曰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齒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為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即動也詩小雅采芣蠢爾蠻荆毛傳揚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迪檢押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蝻部音字注云蠢動也从蝻春聲尺尹切又重文藝字注云古文蠢从夬周書曰我有蠢于齒是也但我有蠢于齒放今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猷于齒土之句王莽改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蠢字代大猷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齒人而齒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登古文作載者張揖廣雅卷一釋詁云載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載注云充九切亦蠢字郁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蠢為蠢至隸書變寫為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釋文曰他其反反大日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馬曰腆至也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為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說文卷四下同部云腆多也以厚與多為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為亂也王及傳以誕為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反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馬曰疵瑕也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主少國危骨肉自相

讒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正所謂知周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宜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此其邊鄙成十八年宋宋南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注云楚欲以鄭為鄙邑此即鄙我之義

周目殷小腆據今勢殷謂周為鄙追昔事周之先蓋世為殷家齒陸荒裔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于翼以于救寧武圖功釋文曰武圖功釋文曰武圖功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傳以枚為撫釋言文寧為安圖為謀釋詁文鄭洛詁注訓枚為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枚寧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釋文曰并釋文曰并

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疏曰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詳洪範金縢王以休為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為戎事周禮

太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為大事也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適播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用汝眾國往伐殷適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卿大夫為官

氏也上文大詰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略之也

案曰傳以肆為故釋訪文于為往鄭棫樸詩箋文通為說文彖部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固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遠卜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齋錄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教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齋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為難者說文卷十三下莖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為成翼為敬俱釋訪文逸周書諡法解亦以考為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卷何傳皆以翼為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子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緩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功

馬曰造遺也釋傳曰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善助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遺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作遭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偽傳亦訓為遭是造遭亦通也今訓為遺自天言之為遺我以役自我言之為遭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冲人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遭天所使也叩翟義傳作身擲風貌有苦葉云人涉叩否小雅白華云叩煇于堪大雅生民云叩盛于豆毛傳竝云叩我也釋詁叩身皆為我邵瑛曰叩猶缺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為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缺語轉曰叩儂九本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叩身皆我也傳以恤為憂恤當作郵說文卷八上比部誌字注引周書曰無誌于

郵然則不叩自恤亦當作郵今作恤者偽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郵字卷十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莪箋大雅桑柔箋並云恤憂也是郵恤通也

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替為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又別體或从統徐鉉曰俗作替非

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稜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而我不丕基

傳曰天美文王與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人獻十夫是天助民况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誌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于大化誘我友邦君

傳曰人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閱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因諸侯疏曰閱慎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為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莽僂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為合也閱誌傳以為慎勞而疏云閱

慎釋詁文攷釋詁但有誌慎無閱慎說文比部誌亦訓慎古無以誌為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閣宮詩箋云閣神也是閣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

然則閣正可訓勞莽作誌勞蓋嫌閣誌二字音混以勞代閣又例其文故孟康解為慎勞若此經閣誌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誌傳訓勞慎是偽孔亦知誌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閣誌與下勤誌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于易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傳種曰稼歛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歛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下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也况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况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故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奔假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莽異然亦作旨蓋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沒不見矣宜以顏注為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兄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下為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以遇戰克之兆為吉也抑武庚罪無可數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周書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釋文曰魄音白

馬曰魄也謂月三日始生兆魄名曰魄釋文曰魄音白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

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七

季反政而言新邑營建獻卜之事與名誥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

名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

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頒度量而天下大

順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

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

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為朏者說文卷七上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南既

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兆

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

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朏也有滿有關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

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朔月始生

朔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聲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

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

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

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

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

言三日為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

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

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月初昏始見西方也劉歆以生魄為望

偽孔傳以為月十六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願



命惟四月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歷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兩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夙霸又王休咄堂集古錄卷上周離公緘鼎銘云夙十有三既夙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夙霸又周高克尊銘云夙十有三既夙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並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為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肇音博雨濡萃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辭宜古文作亦乃古戟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彼疏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為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季三月非七季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季隆平已至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洎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

不詞矣案曰鄭以基為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合乃建王國焉是為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為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季此是攝政四季猶未營洛故但為謀也知四季者攝政四季建侯衛即此下侯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季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采芣疏引鄭此注以為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為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

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尙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季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季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季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季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季之未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季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釋文曰見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關焉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去王城千里侯服五百里男服五百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去王城二千里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士亦主其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土功勞事民之所苦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禹禘成五服各為殘數居其間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為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禘成之制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周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當周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當周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九州之內至于要服之彌與荒服及荒服之彌則與周夷鎮蕃相當而在九州之

之內至于要服之彌與荒服及荒服之彌則與周夷鎮蕃相當而在九州之

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大司馬職方氏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亦云不見要服蓋大行人又以蠻服為要服蠻即要也故鄭據以言之要服尙在九州之內與夷鎮蕃不同然視侯甸男采衛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恒闕焉偽孔傳于禹貢五服以為每服皆首句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面二千五百里共方五千里蓋不解窮成之義故以為夏五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但以為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也說詳皋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衛賓服章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下也傳訓士為事者說文士部文又毛詩鄭風裳裳幽風東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為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季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復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園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合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季事非七季上節疏曲附偽孔反譏鄭不詞矣也

周公成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為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芣序云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又杖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即事于周樂就功作各効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也

案曰鄭以洪為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鄭璞法云鴻雁知運代疏云鴻雁知運代者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

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為洪并一粟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為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為代謂周公代成王謂則知王若曰者王即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為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為發誥則有大誥于封爵諸侯代為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即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弟之詞遂疑此篇為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季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季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散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審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審武子祝佗反非耶抑豈左傳亦不足信而幾于季下憑臆白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懸斷知鄭注不可易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

日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維繫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侯孟侯呼成王義理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為總告諸侯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侯成在故誥雖為康叔作亦總告諸侯也以孟侯為呼成王者成王即位季十三至是六季十八矣十八為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蒞昨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為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為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為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為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并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即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侯之子可知惟即位始冠則異于士却與諸侯多同金縢鄭注及詩標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即位十二而冠魯襄公立九季季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侯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為成王無疑可稱公即可稱侯故以孟侯為成王也傳以為五侯之長即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侯者唐虞四人夏商周二人為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為牧殷州長亦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而從無稱為孟侯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志雖以孟侯為康叔然亦不以為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寡庸庸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釋文曰怙音戶冒音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鯨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始為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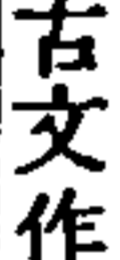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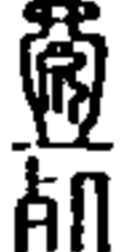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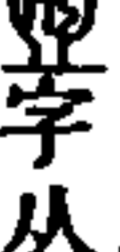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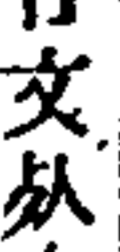
案曰傳以明德慎罰為顯用俊德慎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此經作克明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故傳依用之成二季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崇已德去已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謂主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又以庸為用毛詩王風兔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

用部文祗為敬釋詁文宣十五季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為用可川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為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為畏忌意當為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為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夷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誨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或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享享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初稟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

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為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湯為天子夏民大說親鄰如夏高誘曰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殷當為壹戎殷即壹戎衣也宣六季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為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內部殪古文作部古文作字从古文从省聲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與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為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為據偽傳從之但上言殺下又言兵語意殊嫌復疊當從鄭中庸注以為壹用兵伐殷說文內部殪戎衣辨見本編乃寡兄湯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曰湯許孟反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案曰傳以寡兄為寡有之兄者思齋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適音事又音述衣如字徐於既反

馬曰道述也釋文曰道音述也今從或刻是本釋文第四卷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

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

案曰馬云道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適古述字是也

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傳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

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則法殷之先哲

王及考成人其教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

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為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

民而善藏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

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釋文曰瘵音治又勅勅反瘵古頌反

鄭曰桐瘵乃身刑罰及已為痛病傳曰桐瘵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

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桐為痛者釋言文又以瘵為病者鄭必作瘵也釋詁瘵病也與瘵

寡字同从魚不从牙故說文無瘵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牙召詁智藏瘵在

河皆非也

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釋文曰棗音匪又芳鬼反忱市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

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鄭瑛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臯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

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棗為輔者釋詁棗輔同訓備備即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知伯諷諫知襄子周書

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

語同章昭注曰或大而為從或禍難起小怨章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為

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為勉說文心部文釋訓亦云

懋懋勉也言當授順不順者使之順勉不勉者使之勉昭八率左傳齊樂

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

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云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

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釋文曰應保對之應餘於後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

殷之民眾

案曰已同噫說見大誥殷民即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衛康叔世家周公

成王以武庚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安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皆所領反本亦作皆

傳曰嘆而敷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疏曰小罪非過誤為之乃

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

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

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

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惡而為之者也夫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救之可也金作贖刑救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省災哉古字通釋言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堯典怙終賊刑告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案曰叙今作勅叙勅乃代反叙不同與傳說以勅為叙如叙我與叙天之命皆誤作勅此經傳為敘正則亦當作叙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勅正勉為和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傳二十二季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于赤子之者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何曾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

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人民自救勉去惡如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

意義略同惟以疾為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無或刑人殺釋文曰刑風聲反刑如志反

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釋文曰劓風聲反劓如志反

鄭曰劓臣從君坐之刑鄭曰劓臣從君坐之刑鄭曰劓臣從君坐之刑者疏曰劓在五刑為截鼻而刑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為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刑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傳二十八季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為坐衛侯不勝則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刑而鄭于此注以刑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與反

傳曰外事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狹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

兼用之疏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衛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時為州牧故以外事為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為之陳法是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楹謂之

棧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檠也臬門檠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而私事自闕東此與門限之闕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

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釋文曰要於音反要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案曰傳以要為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為其罪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子此章皆釋為

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為要察獄情後釋為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當皆以為獄辭之要蔽為所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辨邦治小宰云以聽官

府之六計辨羣吏之治鄭皆以辨為所說文無辨字有蔽字辨即蔽也昭十

四季傳邢侯離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

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決亦斷義也十日為旬三月

為時既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

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刑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

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

王曰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與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日是有次

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為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並

作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偽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教也楊

倬注云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

教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即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偽孔

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教其下非理也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曰

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

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

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

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欵心

案曰定六年傳太姬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懲

傳曰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罔弗懲

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案曰傳以自為用古雖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王在上分義行

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為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

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殺越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

苟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督為強懲為惡散強釋詰文說文卷三下支部云

性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救傳文曰弔居六反弔

傳曰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

大于不孝不友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

孝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

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

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遠教

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姦惡猶

為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

生亦即此文及酒誥是也禮云或曰考是對劍耳天明即孝經云則天之

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婭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為天明白之道

案曰元惡大慈者揚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悔吝不至何元儉之有李

軌注云元儉大惡也元儉即樂括此經元惡大慈之文故李軌以為大惡也

承上殺人取貨因為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為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

疏云考通生於者郭璞亦正注云禮記生日父母歿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

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訓訓如考考妣舍頡篇曰考妣

延季明非歿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為稚者釋言云鞠稱也是也弔為至者釋

詰文也此字尚書屢用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

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為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

也或作如字讀解為弔弔但據檀弓畏厥溺而歿者尚皆不弔此不孝不友

之人反當弔耶此說非也傳以泯為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泯字米忍反周

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和也泯泯杜子春讀為泯二鄭从之泯即古泯字毛

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

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教篇云養

稊稗者傷禾稼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

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自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友兄弟不恭

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季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目季語  
 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季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  
 臣云云胥臣即目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  
 聖子也而叟頑惡鯀而禹與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  
 及也語意並同前文今駁父不慈四句雖似槩括此經子弗祗服厥父事八  
 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  
 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即當繼以目季所引云云然  
 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于此節不念翰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  
 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膳保以此伍相  
 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殿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  
 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膳保罪  
 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駁之殊謬又以左傳所  
 引即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釋文曰夏

鄭曰訓人訓師長尚書疏。玉海。百二十八卷官制門傳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  
 赦况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夏猶措也言為措模之常  
 故夏為常也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  
 也以政教諸子故為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  
 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夏為常釋詁文都璞注云夏義見書  
 又釋言云夏禮也部云謂常禮是夏為常也疏云猶措者禹貢納結服釋文  
 云結本或作措鄭注禮器引作縣郊特牲彙釋文縣簡八反儒行後世以  
 為措疏云措法式然則夏與結同音措與措相涉故夏猶措也外庶子傳以  
 為掌眾子之官疏以即諸子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  
 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子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而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投  
 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  
 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夏官諸子同是  
 庶子即諸子故鄭注周禮教官亦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  
 主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為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  
 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  
 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為一其庶子注已以疑當與傳同傳以訓人即庶子  
 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  
 亦在無赦之科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  
 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  
 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  
 亦得為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官正主官中官之長  
 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為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  
 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鞠哉庶正彼箋云庶正眾官之長也彼疏云眾官  
 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繁且三百六十  
 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  
 恐只當指官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為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  
 也傳以小臣諸節為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  
 誓在軍中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  
 為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  
 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並舉不率以訓人非  
 官故也疏又連教人之則以訓人并目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  
 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並舉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汝乃其述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又釋文曰別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舉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之吏竝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案曰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即正人也

汝亦因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一人以

鄭曰敬忌祗祗威威是也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疏曰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鄭云祗祗威威也

案曰鄭以敬忌為祗祗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云忌之言戒也

言已外敬而心戒慎今于此注云祗祗威威是也祗之言敬故以敬為祗祗威即畏忌為戒慎有畏意故以為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擇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偽孔作擇以為悅懌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皆偽孔所增改也

又案曰自敬明乃罰至此詳言慎罰之事定四季傳康叔為司寇史記亦言

康叔既封衛其後復入為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教與要歸于至慎不專尚嚴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迪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况今民無道不之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曰爽惟民迪鄭以

迪為下讀

案曰迪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為明者說文日部云味爽且明是爽為明也迪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標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又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僻隸變作又作為亦釋言文適之邶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為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極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周教道屢敷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誅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况曰不慎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兩無正大雅柔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匪也鄭璞云匪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婁俗為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敬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

傳曰言當備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敬德用是安汝心願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止汝

案曰不汝瑕玼傳云不汝罪過倍七季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為罪釁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矜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案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

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于於



釋詁文蓋秦漢間人假借於為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唐石經作詩釋詁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

享國

案曰殷民即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尙書後案卷十五

尙書後案卷十六

周書

東吳王鳴盛學

酒誥

王若曰案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

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誤因為諡衛賈以為

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

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

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

立皆為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

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

之蓋以成是諡故云然鄭以為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為成王如湯稱

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鄆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

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詩云之監

之案曰風桑中疏曰文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曰馬曰妹邦即牧養之地釋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疏曰此妹與沫一也故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

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

妹屬鄆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鄆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鄆南謂之鄆東謂

之衛此以妹邦屬鄆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為鄆者以妹邦化

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鄆風所稱沫之鄉者是詩又稱沫之北沫之東則

沫北沫東與沫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

鄆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沫北為鄆也對北而言則沫鄉為鄆在

南沫東為衛矣故鄭言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蓋以見沫鄉在南屬鄆國矣

沫鄉卽妹邦沫妹字通也偽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沫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沫之北與沫鄉沫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攷鄭詩譜既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既屬邶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衛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敘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衛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乃移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齒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榆爲昭毀榆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圍爲昭高圍生亞圍爲穆亞圍生組緄爲昭組緄生太王宜父爲穆宜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邠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正當穆然後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蓋不窋失官竄居戎翟其諸牒然自後遂以此

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厥詰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華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禮文曰威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皆謂反行

下孟反。案自古詩凡行皆謂者皆謂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慎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敎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制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詰茲爲告慎者茲慎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是也幽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蓋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

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儀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蓋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爲其倅貳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爲卑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爲卽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案曰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正事說文卷十下部

本字注云也必心

先聲易代切加久非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于孫皆聽聽父祖之常敎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衆國視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爲正官卽上文所謂庶士蓋正官之首卽正人也有事爲治事卽

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弄酒為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續味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其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嗣為小宗賓寮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曰長之文反賈音克率車牛充以洗先與反腆他典反案以率車牛充以洗先與反腆他典反案以率車牛充以洗先與反腆他典反

馬曰洗盥也傳曰洗盥二字音并馬注此然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

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率車牛載其所求易所無遠行賈賈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為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為證是也傳以肇為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賈為賈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賈售也是也虞為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為潔者酒灑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賈為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以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書曰肇率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飲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率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疏曰衆伯

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承親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者惟君傳以為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者養老也惟君君若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為戒其君故悞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尚克羞饋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傳曰爾尚克羞饋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為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主于教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為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鹵土棊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敬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鹵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敬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棊為輔說見康誥徂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言小子舉民之幼者以該長者

王曰封我開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釋文曰自暇自逸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謙崇聚也暇逸猶不敢况聚會飲酒乎明無也疏曰釋詰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為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為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致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

六世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以見思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思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思絕于六世故也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敘首言侯甸男采衛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說見臬陶謨獨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即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鎮蕃則六矣然周官偽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綴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眾正為總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卿亦有大

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即有正也惟亞即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地畿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伐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

周同

罔敢瀆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釋文曰瀆謂瀆也

鄭曰飲酒齊色曰酒詩十四之三卷小雅齊之類是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酒女以酒彼疏引此注是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為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酒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沈于酒則齊色意亦同故傳云沈酒也傳又以尹為正釋言文部璞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祗為敬辟為法茲釋詰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酬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蠲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釋文曰淫泆字以或反

用反法音讀又作逸亦作佚蓋許力反讀  
且此等自謂自定本自俗本多誤為病

傳曰嗣王紂也耐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  
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紂  
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狠其心不能畏死飛罪人在都邑而任  
之于股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為  
民所怨咎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瘞于股無愛于股惟  
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耐為樂說文西部云耐酒樂也是也又以蓋傷為痛傷說文卷五  
上血部云蓋傷痛也从血聿而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  
中第二百二十八血部云蓋痛甚也此字本从血从聿及而乃改入血部恐  
玉篇為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而忠恕  
汗簡卷上之二云蓋古文尚書作蓋出義雲章从血者又改為从夕則更不  
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蓋从聿从而而音通而乃聲非从而而張乃云云  
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為都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崇也天子所居

故大衆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  
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為都之義也雅為憂釋詁及王風兔爰毛傳文說  
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  
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  
香不上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腥也傳以自為用詩周頌執競毛  
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  
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股噬厥命  
我其可不水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劫茲股獻臣釋文曰監工臨  
反劫者八反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  
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股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水大視此為  
戒撫安天下于是劫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股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劫  
固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欲見非空言作

誥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  
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劫誌  
為固慎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劫慎也从力吉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因  
而慎之固亦慎也股獻臣股之故家股士庸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圍  
慎戒之其後教成王治洛亦曰其大傳典股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  
是通明之號也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卷二十九  
禮記卷二十九傳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况太史  
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  
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  
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為  
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誌之  
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  
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季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  
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德廿八季傳曰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  
言誌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大戴禮卷八禮記卷五內史職云右史也  
盧辯子疏注亦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是  
以酒誥云云鄭注云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關則得交  
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季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  
襄廿季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關  
則內史亦攝之親禮賜諸公奉饗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  
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  
傳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季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  
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為春秋言

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為春秋言

為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為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襄十四季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三季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即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即上經股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為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為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為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釋文曰圻父音同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十一之一馬曰運行也

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迨迨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問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迨迨迨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為順壽又以圻父為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父職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但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說文川形則作或作匪語詞則

作屬引書屬咨以證誰也則作屬三字各不同而屬屬皆從邑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為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屬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人妄造屬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強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樂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祈父疏引鄭注以為順壽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屬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然屬又無此字當是屬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為古疇字

馬鄭音受者蓋以屬是語詞作若屬于義無取故破屬為壽解為順壽釋文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屬字卷四下受部屬字茲補西切故音受也屬字注以老部屬字為屬字受部屬字為屬字司馬主兵甲而鄭以為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

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經端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略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傳云迨迨說文卷二下兗部云違離也而馬以違為行者訟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蓋相違而行即有迴繞之義馬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為司徒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圻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例句法平列若壽為順壽萬民薄違為迨迨萬民若保當為順安萬民傳別言當順安之語勢款側非也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釋文曰矧必承汝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劫盜般嚴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釋文曰傳曰其有詁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貽惡俗諸臣惟保官化紂日久乃

沈酒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且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即殺據意不同故設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為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柯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柯搗也

部云柯搗也從手可聲周書曰晝執柯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懸所謂柯羣飲也天官閭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闕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官正注幾阿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阿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阿問之皆是也以

上諸文並與柯同經言執則必不重言拘故當為柯偽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為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為不合然

即此可見有以可誤為句者則拘之誤為拘亦未必始於偽孔但偽孔竟解為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裁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蓋古有此法漢以後尚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為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為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侯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瀾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陸德明釋義釋文六卷毛詩傳風門音義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葛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尚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為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瀾為潔

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志勿辭乃司民酒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酒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為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公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

所脫即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

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載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匹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

圭璧句富之然則酒誥既已全匹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為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况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

之文以為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為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尚書後案卷十六

周書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傳曰嘗用其衆  
 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  
 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  
 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  
 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  
 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  
 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  
 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  
 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  
 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  
 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即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  
 故得通王教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案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  
 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  
 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  
 也詳說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偽孔所改也王與邦君故言則非天子  
 故鄭以為二王之後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目之達王及邦君  
 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  
 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  
 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韓氏箕氏樊氏儀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  
 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太家為兼卿大夫者是  
 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

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  
 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  
 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教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愚  
 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  
 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兼舉之與侯  
 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  
 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  
 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攷  
 三公為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偽孔皆非也傳又以  
 王為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為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討當從鄭  
 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日子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

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兼

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思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

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

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即酒誥庶尹正官

也旅即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為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俎厥敬勞釋文曰勞力

傳曰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疏曰敬勞即論

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既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為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

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為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戰敗人宥釋文曰宥音見如字徐氏

所過歷之人有所宥者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

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



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有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鄆子于鄆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為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殯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有連下讀又以音相近誤戕為疆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為有又啟字避景帝諱改開又偏傍相近誤監為賢又亂古一作母以相近誤為率又為字古讀若化誤為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強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皆以戕為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偽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為民釋文曰監王音反劉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為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與于邦國而達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

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為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為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却泛指凡為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

監即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為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為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釋文曰屬婦上音

鄭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釋文曰屬婦上音傳曰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

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為相釋詁文戕為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嫠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為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為屬于人之婦即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為

妾之事妻同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眾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為存恤正合眾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媯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媯

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媯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媯也又廣韻引杜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媯媯

媯是妊身媯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杜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媯壯救休教二切解與媯同此經作媯屬音通媯則從說文作媯婦亦得為一義但此經句皆作對若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媯婦媯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為鮮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釋文曰恬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動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為長釋詁文恬為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驅映釋文曰田音田

傳曰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為考者鄭周禮官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為布者小雅小旻傳文當為發者說詳大誥疆字本作畺在說文卷

十三下田部注云畺也从畺三其畺畫也居良切又重文疆字注云畺或从疆土畦字本作畺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

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畺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畺又重文畺字注云古文畺从田从川畦字注云象文畺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釋文曰垣音垣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塗也釋文曰垣音垣傳曰如人為室

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疏曰室言塗墍墍亦塗也茨謂蓋覆也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

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  
高異耳又以壁為至色且單舉壁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墉字注云仰塗也而  
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壁虛既切仰塗也漢書  
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獲人匠則匠石較斤而不敢妄動服虔曰獲古之善塗  
壁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顏師古曰壁即今之仰泥也美皆  
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壁塗也故疏亦云壁亦塗也然則塗墉本一事但  
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塗故馬舉既見塗也劉熙  
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壁猶州州細澤貌也塗之則細  
澤義亦通也其言至色者春官守祿掌廟祿助聖鄭司農云黝黑也壁白也  
釋宮地謂之黝謂之至即瑛云黑飾地白飾牆教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  
聖大夫倉士黝徐進曰黝黑柱也聖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教  
梁注黝聖皆黑者非地官掌璧共白盛之璧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  
萊謂之又灰疏云壁始在泥水又取為灰攻工記匠人為世室用白盛注盛  
之言成以壁灰至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壁指言塗牆故以為至色也  
茨傳以為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茨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蕭  
謂以茅覆屋數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神部云以茅葦蓋屋  
是也匠人有葦屋瓦屋葦屋是神屋則古以茅葦葺其常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釋文曰塗音丹反樸在屋反斲音切也文云與與  
此段疏多疑不可謂二文者塗指塗屋也丹指丹也  
丹部引周書作斲丹樸斲上之塗塗天也塗亦木也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曰腹音腹焉曰梓古作杆字治木  
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腹善丹也釋文曰對三音等傳曰  
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  
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腹是彩色之名有青  
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  
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攻工記筍斲飲器射  
侯皆梓人為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斲也馬以樸為未成器  
傳以為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斲削已成器也

馬云腹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即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  
山海經青腹者南山經文青腹即今空青鄭舉此以見腹不獨丹兼有青也  
山海經所載腹又有白黑鄭不舉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壁茨塗壁是  
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腹以塗字總目丹腹傳疏以塗丹皆為飾物之名非  
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為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  
加以教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丁寧康叔欲  
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  
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  
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  
杆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杆實香香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杆者子道也  
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  
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謹告篇馬以梓為杆杆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杆材者  
正以杆之樸斲丹腹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曰受音付如字馬本作付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  
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  
則和衆衆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  
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  
王受命之義疏曰先後若詩云子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來為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義鄭忠恕汗簡  
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夾是也后為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鄭曲  
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

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与也从手持物對入然此字經典少用宜从馬作附也肆今釋詁文釋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教是古以教為悍然教本訓厭似不得為說說文心部釋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或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詰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教首相為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日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憚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為和會也王應麟曰周既其舊三紀而民思前不其梓材謂之迷民召諸侯之謂民皆商之迷也傳契以為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取

已若茲監惟日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舊文曰監傳曰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嘆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日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語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語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為之收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詰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尚書後案卷十七

尚書後案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十六之一魯大誓文王序疏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衡光照圓滿面稱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朔後之事以朔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為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為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為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為七年孔傳從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從之史記漢書劉歆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為可信漢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二月為一月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前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未制禮故也傳以望為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南遙相望也說文仝部云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日从臣从子壬朝廷也據此則俗从臣通作望者非也傳云是月十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為既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以為既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已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朔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爲

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鑄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

下謂之步豐鑄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

詩曰一登王風。疏曰：二卷。疏曰：周鑄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

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疏曰：成王朝行從

鑄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鑄知周是鑄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

文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鑄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

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鑄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祖廟猶告考可知

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

踵而前為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鑄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

在豐水之南鑄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

廟甚為近便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即

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為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

此為文誤作為父據曲禮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鑄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郃公

劉遷幽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鑄鑄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

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既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為成周公羊傅成周者

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告

營洛事則周自是鑄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鑄武王所都在長安南上

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

東臨豐水東去鑄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鑄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釋文曰先惠薦反又加字。案曰：易先天而

鄭曰相視也史記卷四十三世家周本紀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子周公前相視洛居

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

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曰廟方尾反又善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

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

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

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十四

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下有丁

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

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

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

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泉門內是

詢衆庶之朝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

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說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顧氏云

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

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朏為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

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粵朏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

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粵與曰通隋東阿王碑有

其詞粵是也疏既稱為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即戴氏

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

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並無三日曰朏之文至逸周書月

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日雖存文則以矣不知孔穎達何自

得之豈在唐猶未亡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

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其

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也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

卜國大遷則貞盛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公遷楚王未嘗不卜故此亦言

卜宅即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洛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曰洛

鄭曰洛隈曲中也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庶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

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庶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水內

日洛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洛為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

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

位乃周人而言庶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

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遷都事大不拘

常制也

案曰鄭云洛隈曲中也者此洛隈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限曲禹貢河

東通洛洛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洛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

王曰自洛洛延于伊洛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洛

皆是也鄭以為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為隈與鄭合傳以為洛水北攻成周

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洛為洛水北可也但洛字以水內見義非以水北為訓

偽孔子堯典立一水北為洛之例遂于凡洛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

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為治者攻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

都邑之位者攻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

祖右社而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郭官廟朝市之位也鄭注天官辨方正位

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後文正位下別言禮國則正位固不該城

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

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都

山以為天下之大濼乃位五官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

事古者六尺四寸為步三百步為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攻工記匠人

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郭方七

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郭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彼下文云制郊

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郭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

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經所云洛洛也云以為大濼者孔注注云

漢會也為天下所漢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官云云者禮又云五官

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禮又云明堂在國南本

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為農

時役眾不拘常制者鄭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

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申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

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

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曆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庶殷樂之與

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

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建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子相宅無事也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

于洛洛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禮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

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為王于相宅無

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為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配于天有羊

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

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

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

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為養牛言用彼為養牛者以之祭帝其養牛隨

時取用不在滋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饋

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

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

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謀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牲于郊傳以為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巨衛等

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養焉周文武郊于豐郊成王郊于維邑天隨

王者所居而養之可見也王商傳丹雘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

社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  
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  
維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  
解云乃設丘垤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  
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配于天云云者蓋  
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豕官少牢則祇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  
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饋饋誠也又禮器云禮  
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  
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  
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爲說今孔傳  
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  
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  
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祿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祿又云從于帝而  
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稷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  
于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  
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  
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  
以爲省文王商等說此經皆天地並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  
越製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阿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  
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  
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  
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絜祭王入太室禋則洛  
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地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  
費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  
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既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  
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羣昭  
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  
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  
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矣甚矣白虎通卷上  
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  
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  
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  
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  
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制云天  
子社稷皆太牢皆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  
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稷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  
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  
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  
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  
誤但既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庶庶庶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後書命衆  
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州牧也其已命庶庶庶庶庶庶庶庶  
作言勸事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勇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復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季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復書于諸侯屬復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復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飲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復謂付屬復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士彌牟管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條糧以令復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季楚蒍艾獵城沂使封人處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穀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條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傳曰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太弓此時所賜也傳曰諸侯公卿並與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既作諸侯公卿乃並觀王

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

此出入是親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

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

以戒王

案曰鄭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

弓者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寔青

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此時所賜與周公

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

用璋爲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故公羊傳璋卽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

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

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璋五玉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

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當尤異故別言之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諸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攻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

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傳曰王曰爲戒成王

賜周公也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

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

託焉疏曰幣既入卽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

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

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王蓋以既得周公所獻

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既定宅仲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爾

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

宅無事也偽孔言王與周公俱至致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仲

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仲來獻卜乎偽孔非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嗚

呼曷其奈何弗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傳曰皇天改其大子此

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天改殷命惟王受

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憂何其奈何不敬之欲其行敬疏曰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

案曰鄭以元爲首者僖三十三年狄人歸先軫元面如生是謂首爲元也說

又見下文傳訓大逸周書祭公解云皇天改大殷之命則傳亦得備一義也

天既選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案曰說文無還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還遠亦釋詁文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曰于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厥在

傳文曰終工頭以。案曰實本作終藏。本傳藏不作終。蓋皆借字。傳文改也。

鄭曰瘵病也。尚書疏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蔽瘵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以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釋文曰夫知如字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尚書疏傳曰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教無地自容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曰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疑古自有此訓今人讀為扶解為虛字者皆俗說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回向也。傳曰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為向義志意向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面為回向者鄭夏官擇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漢項籍傳馬童面之劉敬曰謂面而向之是也

今冲于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季紹引書曰無遺壽考老帥古曰召壽之辭今作壽考與壽考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予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釋文曰其音成反

傳曰召公嘆曰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焉借也又當顧畏于下民借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為大誠為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誠和也从言成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胡幾切丕字始一終亥本作丕分韻本作丕丕不通也暑為借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暑暑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臣鉉等曰从品與品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借差故傳訓借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咸亦云暑借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尚書疏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執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上中為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晷矣是地與日為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西

表而言是地于日為近西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為近南景短

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為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南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周公卜

宅曰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康成謂禹禘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滅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尚狹也周公攝政致

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特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又漢書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

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遷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

尚書後案 卷一八



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此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必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案曰善傳會通休音釋治平聲

王曰且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且曰案曰稱周公言其為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慎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

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案曰曰此志反

律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

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

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為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季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

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案曰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

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為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

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爽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始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季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案曰此字當作命

傳曰言王新印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道智命無

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季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

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季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

則輔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

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嬰孩時亦可而王

充以為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辨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

學年二十人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以祈

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大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秉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

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

有光明

案曰傳以元為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王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愛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季勿用廢有殷歷

季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上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愛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為憂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式為用普為廢故釋言文王符潛夫

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

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即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

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案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

子王之諸侯與羣吏案曰王曰我小臣召公自謂也拜手稽首至手稽首首

周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曰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季二十成人故歸政

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營洛邑既成歸西都其季冬將致政成王

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

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季惟此而已王肅

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季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季周公攝政

遺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叔三季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六季

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子此言成王季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

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為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

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蒙不

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蒙同正諸侯者鄭笺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

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蒙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

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親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

親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成王

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

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

之鄭注周禮天官說並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

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

正為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山託之漢書卷

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

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季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

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

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

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

謂既為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為既拜與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

堯典傳以讎為匹釋詁文又以末為終者說文木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

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礙之卒成之終于寶注云初礙礙之故

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釋文曰恭如字又方孔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

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眾百君

子皆勤也

案曰勤即上文勤恤之勤上既言為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

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勤解之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乃維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下

澗水東亦惟洛食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

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

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懷之

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水之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道然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澗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

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郊廓已有遷都

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

乃卜河南也其卜澗水之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

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季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

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觀召公之卜兆實

非周公更卜故以為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澗水東兩處是周公

所卜耳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詰所云

厥既得卜止卜王城亦卜成周又鄭注以澗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

鄭意以澗水東為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為欲建王城

周公之卜則為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澗水東而遷

之傳疏似皆誤以為河朔黎水之卜亦為欲建王城澗水東之卜亦出于

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稱黎也司馬彪續漢郡國

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北

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

河水東其東山上碑云取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通故鄭云為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

以悅之也鄭云澗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為驗也

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

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

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為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為兆順食墨自淺見觀

之似食墨之說為是其實非也茲墨者烟煤所成

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

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爇以見

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為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若占體

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經何為

言食墨邪當從鄭服田相食之說為長也

俾來以圖及獻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俾說文卷八上入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俾字注云

揮也傳訓俾為使而釋詁并皆為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

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并云不逮毛傳云并使也

經典釋文云并本或作并說文卷一下坤部并馬帶也是以并為并乃假借

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觀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謝言

鄭曰俾來來者使二人也

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

十千為萬十萬為億疏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

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

品萬官億萬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

案曰鄭云俾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

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即給其地爾未及發使闕王而周公至周公曰然  
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  
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繫鄭注云示之以衿繫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  
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為正師彖傳云貞  
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  
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垂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億然則  
此字當从心不從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為證又言今算  
萬萬為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  
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詩書古  
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  
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  
與毛鄭者則書之同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傳何何必說且疏亦不及子  
無據者此俗制或反疑鄭子一經中彼此互異不知何故而增補也賈逵唐固注國語皆  
以萬萬為億章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為億鄭从古數章與  
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  
兆京垓種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  
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既言曰毛注萬萬曰  
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為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  
用則此傳是也

案曰鄭以殷禮為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  
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厥禮祀新邑此言  
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為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行鄭意與此經注  
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  
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即政而又言待王明年即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  
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為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  
則王即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即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  
謂殷禮即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駢牛為證據傳以為與烝祭是  
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為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  
亦如殷尚白而元牲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  
又十四卷類聚年節白馬賦注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為序者秩當作歸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即引此經成秩無文而說之云  
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成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  
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  
質周尚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傳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子齊百工伴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雋雋不視功載釋文曰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案曰曰口上開字與曰絕異陸德明之陸  
本作三受命反與當  
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  
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  
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  
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數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  
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案曰教者大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曰乃汝新印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子卜洛邑營成則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結言自為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酸酸厥攸灼敘弗其絕傳文曰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酸酸厥攸灼敘弗其絕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傳曰少子慎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酸酸向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為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為慎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也又以說文為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該火行微酸酸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兒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酸酸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仲卿即有傑明作有功悖大成裕汝永有辭傳文曰備徐許及反停都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讓百辟享亦讓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饗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

簡亦是不享也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當敬讓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讓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為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類師古注並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鄭漢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論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為寒爽傷寒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從傳為慢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乘民傳文曰頌者美也徐前云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馬曰頌猶也

曰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補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頌分也

案曰鄭以頌為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汝字注云分也即引周書乃惟孺子效以證然則字當作汝且汝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承傳文曰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承

鄭曰獲勉也馬王同傳曰汝乃是不勉為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獲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也當從省聲而從役則無義鄭訓勉釋詰孟字有勉訓班固通賦孟晉追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世卯索隱引班周云即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偽孔改獲也

駕汝乃正父罔不苦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道用矣

傳曰厚次汝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道用矣

鄭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

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為厚釋詰文戾為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詰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停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獻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詰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為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祖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為答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近衛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近衛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

志紀曰自旁步光及逐五維及馬王官音復遠反。案曰馬王官音復遠反。志紀曰自旁步光及逐五維及馬王官音復遠反。案曰馬王官音復遠反。

鄭曰稱上曰衡文是五十二卷元音六代論注。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鄭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

是也傳以迷為惑釋言文志為慎釋詰文

王曰公功業迥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子周命立公後公常留佑我疏曰還還朝也周公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

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詰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詰此外無事還歸錫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宗周即錫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傳曰召詰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詰此外無事還歸錫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宗周即錫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

王若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即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錫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為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為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即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君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地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地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鄭曰反王街反

鄭曰救安也傳曰四方難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

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我我政事報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救安也者大誥云救寧寧訓安則救亦安意也傳以為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救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引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云救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為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弼無以對實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實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即引洛詰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聚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聚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尚書後案 卷一九

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左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子程已公功肅將祇獻公無困哉我惟無教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樂業公功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詰云皆進也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樂業公功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詰云皆進也

案曰傳以子往為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祇敬釋詰文因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母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母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敬為厭說文支部文刑為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氣注云赤帝燔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為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並稱則是稱文王以

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雖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詰義訓烈為光此訓威者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為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惇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又傳以為用是土中為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又是也

于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各其師作周乎先

傳曰我旦以眾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眾卿大夫案曰傳云烈業師眾乎信並釋詰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釋文曰單音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廟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周禮馬曰單信也

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為成釋詰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春制云父成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稿于義為成凡五材乾稿乃成是也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為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為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秋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

與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  
堂曰祖宗是明堂為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為  
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為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  
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  
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  
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  
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若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  
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仲來慈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詩一之五卷  
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  
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為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為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  
云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  
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為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此般之事皆文武之  
志故曰使我來茲般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涂北  
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母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  
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為安  
非也

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鄭文曰秬鬯曰秬鬯也  
鄭曰禮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  
尚書疏曰  
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  
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黍稷  
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漿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謂之秬鬯  
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  
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

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禋  
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  
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上帝與昊天上帝為六天故知明  
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  
以享為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  
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  
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  
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備祭五帝  
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  
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為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為一事非  
也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尚書疏曰  
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  
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  
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  
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  
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為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為祭于文武之廟異地  
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禋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  
文明禋為祭文武遂以此節為申述上文實卣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  
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朕于乃德般乃引考王作般乃承敘萬年其承親朕  
子懷德  
鄭文曰  
馬曰厭飲也  
傳曰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過用忠疾之



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  
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  
詁云遷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通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飲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飲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  
部厭飽也从甘从厭卷五下食部餼蒸食也从食其聲引詩飲酒之餼爲證  
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餼又省作餼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說  
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  
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  
鄭曰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駢祭文王武王于文

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向齊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文疏。又二  
大宗伯疏。玉海。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

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

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季三月云丙午脯以算術計

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  
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

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  
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

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  
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  
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  
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

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

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  
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  
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  
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  
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大宗伯云以烝  
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

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即  
政元季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

家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  
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

皆祭以首時首時謂五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  
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

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  
禮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

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  
月已卯烝公羊傳云譏也何休注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

五年左傳云始教而嘗閉豎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  
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

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對欲據召誥三月丙午脯以  
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七季致政

則召誥是攝政五季事洛誥是七季事欲以二篇月日爲一季內誤矣則其  
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

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到與在  
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

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  
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強附

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據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

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  
得以朔日即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為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  
本出偽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  
牛豈得為烝邪疏反謂太宰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  
儀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饋者進當命者廷使登內史由王右以  
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  
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為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  
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既曲附偽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  
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即政元季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廟  
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  
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駢牛一云  
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廟位為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廟

位事訖更給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即政用朝享禮  
當編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為一季事就召誥三  
月丙午肫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

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為閏九月非也况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  
五季洛誥在七季合為一季亦非也若以五季三月丙午肫推之至七季十  
二月幾而三季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季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  
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為一月二月蓋惟召  
誥三月改為二月從二月丙午肫推至七季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  
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偽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駢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駢牲毛之彼注云駢牲亦色禮記  
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鄭上文雖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即用  
仍用殷禮俟明季即政方用此即政元季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

鄭以冊為冊祝書者鄭志忍汗簡卷上之一云餘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  
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數封侯曰冊冊願也敕使整願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膠威格王入太室禱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

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禱也告神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丞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為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

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

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禱獻也酒以告神也禱者灌

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禱郊特

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禱後先有殺後有禱者殺成格表王敬公之

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禱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禱為重

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禱特也政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

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禱為重故特言之王為策書亦

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告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

人謂之誥定四季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季公羊傳曰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

主

案曰傳以此節為即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

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為祭畢當

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威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

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禮禱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

室馬以為廟中夾室則是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為清廟中央之室得

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

于此大室亦以為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為一事也其

以為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成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

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  
 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官未暇為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  
 時所作文王廟即為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於廟異生  
 宮况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管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  
 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為中  
 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裸自是文  
 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  
 載鄭志答張逸引此洛語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  
 寢皆為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為廟中太室也裸傳以為告神殊不明疏  
 以為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裸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鬯  
 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祿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鄭注周禮司  
 尊彝云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祿經先殺後裸自是獻  
 尸之祿疏誤以獻尸之祿即是降神之祿曲說為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  
 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  
 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釋文曰受命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  
 數也釋文曰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傳文王序疏以歲一也馬曰惟七季周公攝政

七季天下太平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

季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人鄭止  
 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季崩者  
 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季  
 為文王元季則文王受命七季不數受赤雀之季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  
 事後二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後二季而崩是通數得魚之季及崩季為  
 七季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季實為匝七季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  
 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季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季而崩是

也周公居攝竟季十二月亦已匝七季故不敢過也歷攷聖書如逸周  
 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  
 攝七季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季中事也故總結之明

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  
 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是以

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  
 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季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

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衛宏傳古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  
 成王季十三至明季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季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季周公東征  
 管蔡後二季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除往季時成王季

十六攝政之三季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得攝政七季營洛邑封康  
 叔而致政時成王季二十故孔注洛語以成王時季二十是也鄭則以為武

王崩成王季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季二十二月春畢成王  
 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

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  
 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明季成王蓋執拘周公屬黨故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季十四至明  
 季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季之後明季迎周公而

反反則居攝之元季時成王季十五誓傳所謂一季救亂明季誅武庚管蔡  
 等書傳所謂二季克殷明季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季踐奄四季封康叔誓

傳所謂四季建侯衛時成王季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誓傳云天子十八稱  
 孟侯明季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作樂七季致政于成王

時成王季二十一明季乃即政時季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  
 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若偽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

不足據也

尚書後案卷十九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

撫安之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

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

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詰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

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

注左傳皆以爲遷邠邠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

獨遷邠邠邠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

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即政元年即周公致政明季也鄭

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詰洛諸言營洛

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

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敷

殷命終于帝釋文曰帝音的旻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傳曰稱天以愍下言愍

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

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浸

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

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

善故旻天大降喪于殷也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鄭璞注云旻猶愍也

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

爲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

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恒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  
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  
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  
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  
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

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五卷召南南風馬曰翼取也傳文

注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

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

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

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

義也驅即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

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志郭忠恕汗簡心部有也字釋

爲罔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感于僞孔故誤何志爲古罔字實則是怙字也志

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卽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

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

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惟時天同念爾厥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文曰

反時更絕句馬以時字絕句

馬曰屑過也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謹

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

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

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

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設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  
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走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子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于惟率肆矜爾非于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曰言商今爲我之天邑傳曰言我

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

爲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

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

雷虛篇云人君子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

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于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

憐愛也汝頌之間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即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

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土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

我宗多遜釋文曰遜他力反此說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多告爾二字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遜注云周

于此左傳皆無言遜傳類聚卷之五言遜其訓順者字當作遜見字彙卷五而中廷見遜字說文

于下心部云遜也引卷五品不遜此古文也而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正當作遜而亦改爲遜矣不知遜

是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遜可作遜也論語卷則不遜又近之則不遜是

順亦可作遜也孫與遜俱可通而遜知不可通今皆爲遜改亂經義矣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

監後伐奄准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

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

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季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飾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准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

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

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

王即政元季作上距踐奄五六季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將肅姑多方四國皆

說詳序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皆蔡商奄也蓋

及多方

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

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

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

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

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正

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

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

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泰本

紀中行之元孫曰中滿在南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

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

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于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

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

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也降命謂下令卽作

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于惟不爾殺于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于惟四方罔攸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

尚有爾土爾乃尚寧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于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爾躬字音爾躬始反徐本作爾躬此○案曰爾躬

馬曰爾躬也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資外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

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

爲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

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却也者馬以賓與積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

秦傳作寶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實之比于戎翟寶積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餘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遜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

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餘為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

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

案曰傳以時為是釋詁文或為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佯好遵王之道無有

佯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母或佯好母或佯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

或佯利从王之指無或佯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為有詩小雅天保

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

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

云那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即域九或

即九有隱三季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即有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時無逸卷八從用引同史記作無逸卷八石

則勿可知也爾雅士昏屬列來母連命由云古文母作無則無也說文卷十上死部云逸失也从辵見聲也

延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子石經殘碑論語與逸作佚佚凡逸多作佚而勿則

來之見疑也佚物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威勸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

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傳曰嗚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

子且猶然况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

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放易觀五為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

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况王者乎與鄭合也大

雅見驚箋以君子斤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案曰稼穡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

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文王以為常收禮記禮記夫子論惜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耆大飲丞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

今日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

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與亮反謂相與亮反也案曰相與亮反謂相與亮反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為逸豫遊戲乃

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

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 詩二十三之三 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

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是也此疏言尊

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

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

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

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

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

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登禘禘禘祭義 疏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

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論而已

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刻歎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

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太甲為太宗太

字不知所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宗也始也即宗字於人于下說文作宗而宗字見於字

惟唐楊師子尚作宗而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

此字而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

其來久矣以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宗字亦見於宗字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 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

嚴威嚴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為貌寅畏為心也既以恭為貌則

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

心部雖有委許慎亦多有依秦文者卷三上其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

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弟共之類作共者尚有之禮弓俗刻恭世子釋文

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

古文只作共不從心或即用卷三上神部之彜亦可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釋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記夏末紀載作恭嚴恪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

嚴威嚴恪故引恪配嚴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案解

案曰馬以寧為安釋詁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疏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人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

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爰勞也 詩商頌疏曰武丁為太

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著龜篇龜之為言

久也是舊久義通舊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為父

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于

寶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

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為太子時事但即

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履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案曰亮陰三年不言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謂之梁闇謂謂也小乙崩武丁立憂三年



之禮居倚廬柱櫺不言政事禮記卷之三卷之左傳一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為聽于家宰信默而不言左傳卷之二十卷之杜佑通典八十卷引禮記卷之三

不言言孝行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卷之三卷之左傳一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

世即位而慈良于憲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

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櫺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開謂廬也

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廬三季不言此之謂梁閣與鄭合也又

云居倚廬柱櫺者儀禮卷之四傳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又云既虞窮屏柱櫺然

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櫺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

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櫺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櫺謂之梁閣謂廬

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櫺也又注喪服傳云櫺謂之梁柱櫺所謂梁閣買公彥

疏云窮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窮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櫺者

前梁謂之櫺櫺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櫺者即施

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櫺也朱子云其于不從水官家反蓋始者戶北何用

無柱與櫺者于地至是乃櫺及柱以柱其櫺是也其櫺與櫺是也其櫺與櫺是也

人更造菴宇以當閣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

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為帳幙不疑兵還是則結草木為廬皆曰菴漢胡建傳

注匡者小室之名若為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坤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

此字實當作間也論語子張引齊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

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

意復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偽本托名安國為傳亦采論語注入

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為信任家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

尤安中之矣矣當從鄭說為正爾雅卷之三卷之左傳一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三季之喪始服者新既祭除服既祭以居心憂制不與士庶同禮也禮記卷之三

相繼伯時簡公沐請免喪以疏命君子謂之何禮也禮記卷之三卷之左傳一

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禮記卷之三卷之左傳一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禮記卷之三

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駘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

其惟不言言乃雍爾雅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韋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諸侯傳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

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

則為出言在三季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

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

以為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偽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

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

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雍則言乃雍在三季內非

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為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應和也雍應通也據疏

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雍與偽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

言乃雍裴駘集解引鄭注云雍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

引作言乃謹注云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

與史記同但裴駘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既解為雍又解為驪必無此

理蓋作驪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稜采今文作雍者則古

文也裴駘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

往如此能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謹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為無逸

之文妄稱為謹說之謙不知本文當為雍說命晚晉偽書鄭何由見鄭于無

逸明云和諸乃詆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聖安也史記魯哀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傳曰小大之政人

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年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

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駘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

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曾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以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

尚書疏。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案曰舊史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為小人尚書疏。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

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于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廢祖庚立祖庚於祖甲立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

疏曰祖甲是太甲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頌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以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節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故知是逃于民間而為小人也傳以為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世乃爰文依正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公世家集解。又卷四十七。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

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眾民不敢侮慢悖獨以知

小人之依故得久幸此以德優劣立幸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幸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說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為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為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

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數其姿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為一彼偽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為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率太甲惟得十二幸此云

祖甲享國三十三幸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率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率未下以為為時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國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既下南反案音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季下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工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用壽而歎雖未宜羸靡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敬柔恭慎保小民惠鮮寡寡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

服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服字本傳誤及吳音則本亦作仄。案曰蔡邕石經及漢石經亦傳引小民音作小人並作事于。

馬曰俾使也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

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

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

日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吳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

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吳茲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古

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寡者偽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

以惠鮮相屬為解謂惠鮮此鮮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

也詩小雅北山箋車葦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

我未老鮮我親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

中篇云文王不為眾庶侮寡寡不為暴勢奪精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

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同獨無兄弟者有所禱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

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吳為日昃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昃在

新附注云日厠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靈引此經韋昭云日吳

日昃與傳合也說文厠字注云日在南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

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吳非是然汗簡亦有吳字蓋說文卷九下厂部云

仄側傾也卷十下大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方切又皆傾側象日齒下且仄

字籀文仄即从大故厠亦可作吳也離九三日吳之離荀爽云初為日出

二為日中三為日吳欲言其勤故兼舉中吳也豐彖日中則吳孟喜作稷中

候握河紀云叻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

下稷公羊左傳皆作吳范甯曰稷吳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

卷四李翁折里橋廟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云靈地

靈門古側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吳則仄之

作吳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傳釋言

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為遑說文卷二下走

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蔡邕石經及漢石經亦傳引小民音作小人並作事于。與下文周禮惟正之供音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

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身謂中季尚書疏。詩十六之。王曰文王受命嗣

位為君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

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為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

十七季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

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

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

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

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為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

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為君必

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

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

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

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

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

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

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

季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

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釋文曰愆度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承引曰皇曰今日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遊豫田獵者用

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

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為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况字秦

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况通但尋石經作兄

本意未必即以兄代皇詩大雅柔倉兄塊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况

小雅常棣况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况樊

敦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為况管子書亦多以兄為况是兄况同也

詩三處毛傳云云滋然則母兄曰者母滋益曰云云也偽孔作皇訓為暇上

文不違暇食遑即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釋文曰無又反

傳曰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誹告篇引此經皆作母若

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母者禁之也古母與無通說已見篇首

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醜彼酉部云醜醉管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誑張為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誑釋文曰誑馬本作誑幻音進訓助反又反○案曰誑誑馬本作誑誑所來釋文誑去今從誑行全本誑入

傳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謗張誑也

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

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

心違怨否則其口誑誑言皆患其上疏曰謗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謗誑誑

欺人也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

神加殃謂之詛喪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

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謗張為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謗誑也从言壽

聲讀若壽周書曰無或謗張為幻張流切卷四下子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

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份張詩陳風防有鶴巢云誰份予美彼箋云誰份

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詩作份後漢皇后紀孝仁董

皇后督何后曰汝今份份張怡汝兄是也揚雄園三老箴曰負稟獲餽茲卷份

上之一謂朝古文尚書作份今攷尚書無份字此所云份亦即謗字也謗份

份俣咄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為惑者說文卷四下子部云

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子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幻古幻字戶慣切見尚

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

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則俗儒不識仍為聖字遂誤作聽汗簡耳

部有則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益忠

恕見偽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則字从耳有聲即

聖字之省文釋為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自敬德厥怒曰朕之愆釋文曰愆力智反○說且見王

即現已詳上文釋此文也王肅讀為保古者而乃同于今文肅以已為定之也

傳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德王曰况茲益用敬德傳曰小人怨訾則大白

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鄭曰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傳曰怨訾四王

不啻不舍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為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

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

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焉

此厥不聽人乃或誇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焉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焉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

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焉

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為刑者釋詁云辟舉也是辟為刑也傳以為為君之道攷釋詁

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

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為寬緩者詩衛風淇奥云

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眾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為聚者說文卷三上學部

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案曰嗚呼石經殘缺疑作於茲此句凡七嗚呼此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案曰嗚呼石經殘缺疑作於茲此句凡七嗚呼此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

元大德九年對世宗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德有

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

云為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富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

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

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

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

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于中

以為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為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謚以奭

為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

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

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為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花甯

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

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

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爾部云奭盛也从大从

爾而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却史篇各醜徐鍇曰史篇史舊所作倉頡十五

篇也卷四上爾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同四字古文以為醜字皆从二

目故史篇以為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虐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寒也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腐解為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承乎于休若天業既

鄭曰殷之興也與君奭同知

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詒同文彼王注

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為始乎為信釋詁文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傳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釋崇充也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諸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

充實樂記子語質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

為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為充充滿周

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日以崇以崇即以終毛詩蝦蟇傳云崇終也此經對

上文基為始故言崇即終也直改終則非也詳孔訓善者亦釋諸文說文卷

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

詳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易編是曰有詳也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

梁傳作殷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

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殷祥服虔引公羊作

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為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

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釋文曰已言以遇於前反徐音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

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文曰我道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傳文曰我道王曰周公重

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約正義傳曰無德去之是

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

俞疏曰鄭以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夷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

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衡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

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自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詩十

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

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

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伊尹也

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春秋縣露卷七三代改制  
 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  
 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  
 秋卷十四本味覽云據元嘉興縣志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自出水而  
 東走明日親自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  
 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為水名本其所生處為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  
 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管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  
 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即阿衡伊  
 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  
 為阿衡保衡明是為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  
 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  
 為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  
 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  
 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司  
 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  
 尹在湯為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  
 是太甲改稱偽孔乃造為偽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  
 時仍稱阿衡又造偽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即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  
 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即兼保衡之號不待  
 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為一是其故與鄭相  
 抵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偽書證此偽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大雅薄儀○史記三十四卷孫召公世家集解馬曰格至  
 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孫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  
 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  
 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  
 于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既勝  
 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  
 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  
 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  
 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不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  
 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即  
 蒼日靈威仰赤日赤熛怒黃日含樞紐白日白招拒黑日汁光紀郊天各祭  
 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  
 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  
 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  
 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  
 之神則太一即北辰燿魄實亦即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為青  
 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為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  
 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為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  
 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  
 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  
 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為湯元孫為世則五  
 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雖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為  
 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為天子  
 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冢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家  
 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  
 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  
 又為治者說文變部文又與變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  
 守王家所謂又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為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  
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  
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  
是冬至祭圓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于圓丘賈  
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為一說即此經皇  
天為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去上帝  
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  
發帝立于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  
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並同此九條又為一說即此經上  
帝為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其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  
冬至所祭于圓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  
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圓丘以帝靈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  
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發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為圓丘即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發之  
郊專為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  
茲以長日為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糅  
葛蓋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官大司馬注云大微宮有五  
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五帝以合時此是五帝之說也又元命包云靈威仰蒼帝靈威仰  
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而處亦為靈威仰之言中宮之天  
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選謂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之先台元以斗宿是也天  
帝之說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上帝北辰星也又云上帝名太一帝者以其尊大故有  
數名也其案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上帝名昊天上帝亦名皇天上帝亦名上帝亦名皇天上帝  
于皇天上帝云皇天上帝又案次云靈威仰靈威仰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說與曰欲蓋昊天上帝是上帝  
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乎且云以其皇天上帝謂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也 自王肅始以六  
微五帝亦是大帝單祭之事若然大帝得與五帝同祭則五帝不得兼稱皇天矣天為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樂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  
者合郊丘而為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  
故馬融以格上帝為奉天時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為之名字亦皆  
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為天即理或以為天猶性帝猶心或

以為編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為典要惟趙訪述其師黃澤之  
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成子巫氏高宗即位甘盤  
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甲  
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  
遊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寒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三季麥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  
表甘盤與傅說並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蓋偶不及之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高宗本紀云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  
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  
多歷年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為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  
者皆為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  
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既  
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  
之蓋謂禘而郊與祖與宗也傳以純為大釋詁文  
王人同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釋文曰屏侯領  
反則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曰自湯至武丁其  
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蔽屏侯旬之服小臣且憂  
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乘德憂臣况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  
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喪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成今汝永念則有罔命厥亂明我  
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傳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之加以威令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之以為法

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為兼言君臣鄭注以為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夷臣也告君夷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為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夷在昔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正尚克修和我

有夏案曰鄭注謂天引其美曰在昔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正尚克修和我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傳曰在昔上天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勤德以

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編衣注制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制裂也蓋制同訓故鄭以制為蓋傳云制非

也

亦惟有若執叔有若閔天有若敬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釋文曰鄭注自反徐公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

也不及曰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向書疏曰詩十六

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傳五季左傳云執仲執叔王季

之穆也是執叔為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泰南宮皆氏

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無繇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解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

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

詩傳說或韓詩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

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為太師故周

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傳弗勸處師

弗煩敬友二號其即位也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

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

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

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

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號

中號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既言文王敬友二號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

周公師號叔則號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號叔

為號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號文王弟號仲

號叔也傳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號為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

號縣此函號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號國今號亭是此東號也傳五

季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函號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

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號叔亦焉此號

叔章謂是號仲之後世子孫為鄭桓公所滅者故云亦焉非此經之號叔此

經號叔自是封函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為號仲號叔九北軍中

享土受祿或失其祿又卷十列國傳事鄭注云其先出自鄭叔也其先出自鄭叔也其先出自鄭叔也

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係屬家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號叔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時號叔召鄭叔也

謂文王即位各一號是初即於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計文王在

位共五十一季自豐而西成改稱元季凡比季而後則稱周季二號到季季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

仲孫思謐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

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其君即位後改為熊君是為二名謹案文武賢臣

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攻古圖說

以太初歷推為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偽傳合但

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

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

時事散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羣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

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散周本紀謂閔天之徒共為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

篤傳亦云文王厲里閔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大學

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空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迺彞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迺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

傳文曰其

鄭曰茂小也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誦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茂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選

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茂孔暹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

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問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

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茂者无也茂德體元之德也韓詩

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禮器云禮

有以少為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

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文王茂德即此也

迺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傳文曰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馬曰勗勉也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蹟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

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

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櫛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

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迺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祿者餘四人也傳曰文王沒武王

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迺有天祿號叔先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

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傳曰號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也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亦不言誰來傳以號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

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難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

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

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顛等事與史記略

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卽一人又墨子卷二尚賢下篇云

武王有閎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號叔馬融說武王

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號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號叔

先歿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號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察比德

以贊文武及號叔四人者為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偽書而此說

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

卿士采食于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為晉所并又銘云

寔惟先生號仲之裔攷晉滅者南號乃號叔後而此以為號仲且武王時號

叔已前歿安得號仲反在面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為殺說文金部文劉古

作劉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國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為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睪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

武王惟睪以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真古文為可信彼文既訓為低目視是

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于面則敖則天子視

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郭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讓之武王恭以禮臣

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夷

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

傳聞放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易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

鄭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考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

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

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

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

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卽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考為老者說文老部云考老人而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為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齊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為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慶後蛇頸魚尾鶴頸鸞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灌羽崩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風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翔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鸞鸞鸞鸞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嶺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李賢注亦云鸞鸞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鸞今中人即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即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河阿卷阿三詩序皆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夷序合然則君夷與公劉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河阿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風至故以喻焉是風至在成王即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夷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為成王初即位作其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風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鳴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向書疏。時增修。東萊書疏二十六卷。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為謀者釋詁文裕為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為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直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諾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特二大天休茲至惟特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特釋文曰。不特。音不。特。音不。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以大否言不可不戒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為因者釋詁儀因也賈誓冠攘鄭云因其凶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為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以故從父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戢為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為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戢伐之戢為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子既沈漬股射于酒德矣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戢此以戢代堪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息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釋文曰。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

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詰文舉陶諫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南以東南為遠故云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詭子惟用爾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詭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

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躬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傳曰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兩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

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

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三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

而來歸詩八之一卷幽風詩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曾征淮夷作費

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遷至錫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

明季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季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

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茲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

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為一也傳言五月遷至錫京

明宗周即錫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

此是錫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而都錫京是王常居知

至于宗周至錫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

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

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

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既歿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

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

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

為錫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錫京也又兩無正云周宗既滅

鄭箋亦云周宗錫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既東遷無復而都故名東都王

城為宗周其在南都時不得以東都為宗周故知宗周是錫京也蓋成王是

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錫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錫誥庶邦後

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為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在大誥之後康

尚書後案卷二十二

尚書後案 卷二十三

二二五

誥之前而編于君夷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即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  
 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即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  
 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  
 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  
 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為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  
 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敘  
 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  
 趙商商既授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  
 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即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屬穆王書中其  
 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蓋其慎也作偽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  
 鄭抵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胡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  
 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為再叛兩時兩事又牽合費誓以與此  
 為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偽傳及疏  
 以為伐紂為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為再成王即政又叛為三今攷之  
 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  
 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  
 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  
 誓之作則在伯禽之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  
 合二也魯世家于敘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偽孔固已知其  
 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偽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  
淮夷奄無徐戎  
 孔不知竟欲強合為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  
 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通比偽孔強分初叛再叛  
 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強借  
 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  
 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  
 徐戎作難魯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  
 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父在當為母期但此期喪  
 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于志也豈可十五日而禫竟夷

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尚在即是周公再東征  
 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泂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  
 謂篇倒當從之偽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  
 之鄭注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  
 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也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偽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偽  
 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為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  
 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王  
 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  
 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  
 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為正釋言文  
 降命疑謂下令即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偽孔必以君為民命降爾命為  
 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偽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為誅其君足徵偽傳之出于肅也又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  
 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  
 且下句言大罰殛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既言大下誅汝君又即云乃其大罰  
 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偽孔從之者因鄭注已  
 凶姑存偽傳無駁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威言于民乃  
 大淫昏  
 傳曰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謹  
 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為過昏之  
 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閒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  
 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宜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開厥國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釋文曰：亂，徒歷反。本一作：攸，力，攸反。

馬曰攸所也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樂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

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乘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國天逸周書卷二程

典解云慎德德開乃無患孔冕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

皆以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釋文曰：王，音。以甲為押。

鄭曰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王曰：押，習災異于內外為禍亂。傳曰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

大舒情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為押訓為習者詩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押也箋云押

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押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押

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押古文省少以甲

為押既有押音即從押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為

非何也又釋詁云押習也釋言云甲押也郭璞曰謂習押說文犬部云押犬

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古文尚書甲然則甲押同也鄭又

以內亂為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

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娵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為善者詩定

之方中鄭箋同旅為眾者釋詁文舒為情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

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制夏邑釋文曰：憤，徒反。反制，徒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制夏邑者謂殘賊

臣

案曰傳以叨憤為貪叨忿憤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饗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

二上至部壘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壘壘讀若犖是也傳又云桀尊

敬其制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

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校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

有侯後亡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辛推哆呂氏春秋卷

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辛辛歧踵戎高誘注云辛辛歧踵戎桀之邪

臣又卷十五慎大篇云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辛辛任威凌

轡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為善則誅于莘

與為惡則行是為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于莘推侈俱在第八

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顛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千百為大不克開釋文曰：開，徒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湯刑絕有夏惟

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

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

同己者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

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釋文曰：要，一連反。又，一抄。反，殄，殄，殄，殄。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曰：湯能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

民主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自湯至帝乙

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

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

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為大釋詁文要四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

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

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眉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恣有邦間之釋文曰周之謂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恣以禍之使天下有國

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問為代釋詰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綱烝天惟降時恣釋文曰周古立反一

馬曰爾明也烝升也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

惟下其恣也謂誅滅

案曰馬云爾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爾為儲傳云爾絜也絜進釋詰

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爾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爾音

圭呂覽曰臨飲食必濁絜高誘曰濁讀為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傳故高

讀從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

以不念善故滅也

案曰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墮其威儀悅其瞻視忽其辭命而望民則我

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

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

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幹以威

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者篇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

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喜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案曰

鄭曰夏之言暇天親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

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傳曰天以

湯故五季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

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季遺師二季疏曰紂未死五季前已合喪滅天以湯聖

人故五季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

紂為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季武王嗣立服喪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

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

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吳不暇食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穆不

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也鄭

又以須為待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須待也釋詰同卷九上須部則云而毛

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為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尚書

作鬢是也天親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上帝者之箋云者老也天須暇

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者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

須暇五季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後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

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為武王即位之季不改

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為五季偽孔

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即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

終矣則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而四季如何云須夏五季偽

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爾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界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

者中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詩傳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勳紂

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遺者惟我周王善

奉于衆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由

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爾田爾曷不惠王烈天之命釋文曰天言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

來之事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

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  
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  
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政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  
乎

案曰王以四國為四方傳云管蔡尚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  
篇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兄弟相為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蘇  
甫為主也說大詰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為大釋詁  
及小雅小雅傳文云吹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吹平田也从支田即引  
周書此文為證待幸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  
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為廣者襄二十九季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  
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仇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  
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文曰要一過反極  
說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  
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  
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其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  
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  
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  
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為一  
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三不過言其迪  
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以速為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  
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蘇文曰臬臬  
對反也作臬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

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  
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  
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  
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  
時所有四方諸侯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眾正官  
之人穆穆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為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疏下  
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  
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蓋遷眾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  
故土且成周非荒遠之區又非瘠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  
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  
祀不可強解姑闕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蓋以賦為則壤成賦之賦然  
其義不可詳矣愚說文作基卷三上言部云基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尚  
不基于凶德渠記切今偽孔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爾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承力吹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  
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釋文曰  
則音悅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疏曰汝能使我爾具于汝邑而以汝所  
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吹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  
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  
惟頌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釋文曰頌大遠  
反探吐兩反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  
矣爾乃為逸豫頌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為取釋詁文



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彖部云迷遠也將遷之于遠是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詰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詰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

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三

尚書後案卷二十四

周書

東吳王鳴盛學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謂羣臣之辭

休茲此五官美哉傳曰顧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

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

王初卽政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顧古道

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

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

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

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嘆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三公臣

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

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

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為士師也衣服必連綴

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

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為贊羣臣者王意以成戒

于王卽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遂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傳以拜

手稽首為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成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說經文自

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且受人微言則是周公

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

一人言之不如眾人言之為可聽故為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  
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  
可也但文選劉越石荅盧湛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  
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即漢侍中  
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以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  
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箴中  
備引籍籍闕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為戒據此則并常任亦為侍中之職說  
文卷三下支部云彼也從支白聲周書曰常伯常任博陌切進為迫近之  
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疑以為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侯州  
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所據而以  
為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未敢定至古文苑卷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侯  
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剛然奮震贊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  
中侯監五營諸校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

蔡邕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十四又載揚  
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贊衣與崔瑗皆以綴為贊古通也鮮當作鈔  
說文卷二下是部鈔是少也从是少買侍中說蘇與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進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饒後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釋文曰鄭音南忱市林反  
尚音南行如字餘下孟反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九德泉陶所謀禹之  
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迪為道釋詁文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案曰鄭注石經誤  
上有孔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  
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而見之  
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有

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  
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  
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  
則此惟為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  
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  
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  
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  
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  
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  
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  
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  
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  
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

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為三公六  
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即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即準人也此皆京朝官  
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為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  
傳以三宅為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既依皋謨三宅遂并據堯典益全  
篇用人用刑兩義並重故以宅人為舉賢三宅為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  
所常有鄭注既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為若夷鎮蕃傳以為四裔等  
鄭是也已詳堯典

案德惟乃弗作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在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  
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釋文曰釐力之反  
歐工迺及徐工顛  
反又工忒  
反下同

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曰舉陶諫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為九兩故知三俊即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榮兮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為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為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皆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馬曰受德受所為德也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兩釋詰云昏強也昏即昏也故訓為強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為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即紂上言桀德則此受德

受所為德也偽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伯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為紂字也蓋偽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為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從馬未有舍馬從鄭者且序分散各冠篇首起于偽孔其始本為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偽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為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為德也昏傳以為強說文卷十下部云

志強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志強若曼武巾切志皆蓋古今字釋詁皆昏竝強也疏乃帳轉解之一若釋詰于強也之上但有昏而無昏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釋文曰伴音辨反徐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萃

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

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為須暇者欽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即此欽罰

意也何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案曰說文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摠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

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三事越馬掌馬之官虎賁綴

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摠持摠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

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

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

武之初以為法疏曰任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

乃牧也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

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

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皆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周

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

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

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

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摠持摠物之僕謂寺

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

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

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積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

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

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職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並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為常任即六卿宅乃牧為州長宅乃準為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注也司徒等三卿即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即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趨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云無可依據偽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丞  
傳曰晉夷微盧之眾帥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丞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帥  
案曰傳以丞為眾帥疏并以帥為即下文之尹釋詁云丞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丞哉傳亦云丞君也然則丞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毫阪尹  
鄭曰三毫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泉南嶽嶺凶降谷也  
傳曰三毫人歸文王者  
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案曰毫是湯舊都毫人歸文王經傳

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毫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兩毫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毫阪尹共為一事云舊都分為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為三毫三處之地皆名為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古書以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毫為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蠶沃序云湯始居毫鄭注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毫為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毫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為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云者成皋縣即虎牢輟輟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遠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皋輟輟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為三毫毫北近大河就東函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為西毫而別以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世紀蒙北毫穀熟南毫之文梁國屬縣又有博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蓋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毫後徙西毫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毫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隨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毫湯所都也請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毫與葛鄰葛在濼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毫穀熟後乃遷西毫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毫時事見帝告蠶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毫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本經注汲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工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工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會居商工商工本不名毫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

尚書後案 卷二四

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毫可見蓋因經云三毫遂造北毫南毫配假師而名三其實家數熟古但各商工不各毫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安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各三毫宜遠近相等商工假師相去七八百里蒙毅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仰如其說只有東南二毫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為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工平行與成泉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為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則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案曰惟克厥宅心者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遠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文曰教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數爲撫安者說文支部云教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教安也是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傳文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

爲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唐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厭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謂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進吳郡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既五陰既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從之爲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傳以末爲終義見召詰

嗚呼孺子且已受人之教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傳曰美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嶽爲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嶽者論語撰考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又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傳文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案曰王以釋爲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傳文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馬曰檢利佞人也傳文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案曰馬云檢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部檢字注云檢誠也檢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心部同是也據釋文檢本又作



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荆州從事苑頌碑云膺委管蘇洪廷云范史  
言律謝舉蘇注以蘇為念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念生也然則念生固所稱  
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四

尚書後案卷二十五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釋文曰懌音亦本不懌案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為季端九之一卷周禮文疏劉勰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

不悅懌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季四月庚

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季崩此劉

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

未知即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即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為

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鄭于康王之詔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于七季

加二十八季故三十季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

王季十歲三季喪畢季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

季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季十五即居攝元季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七季

致政明季成王即政季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季崩季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

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季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

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

王即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為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

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為一季事據

其本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問在九月又不合古廢法

鄭既分為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為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

歆又以十五日為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為外謬然

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即政元季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

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即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

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

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為太平故有從教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禮記史記三代但為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謂陳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陳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為不解者說文二上采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洗頰水釋文曰洗頰乃反徐音洗頰

鄭曰洗頰為濯三國吳志十二卷馬曰洗頰髮也頰頰面也傳曰王發大命臨

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頰頰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濯請頰頰是洗面知洗為盥手言水洗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洗為濯者鄭注周禮守祿職云古文祿為濯則古者借濯為祿字亦或又借濯為洗字則鄭更作濯者原不改洗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洗

洗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洗但云水名沐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不備其實則洗亦濯髮也頰頰面者水部又云沐洒面也又重文讀古文沐

從頁今本又加卅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讀古文沐呼呼切說文卷三上四部云揀手也从少从匕居揀切今變揀作卅搨水洒面當

用兩手則加卅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為正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顧命洗頰為濯以為滌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頰

面謂之滌衣甚違不知蓋關之義若鄭果以為滌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為翻所駁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為柳日入時具五色

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肉曰柳谷乃謂鄭作味谷誣也鄭解分八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典為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即

分別也翻以為鄭讀為北亦誣也至其駁鄭之以同為酒栢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洗濯無滌衣之語為翻所

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釋文曰被皮義反徐音被反憑皮水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皮水反。鄭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几憑若焉皮水切今俗作焉又加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見元冕禮記注疏卷三十七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親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親王位設黼炭炭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為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為僕僕人師即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為太

僕也云見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為下皆祭服也既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既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裘冕者以受請

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干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既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

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釋文曰百尹御事反形徒冬反。案曰班氏古今人表形作師虎作宜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毛詩三之二下卷衛侯其與序疏。又十八之

二卷大雅王曰彤伯姓之圖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治事蓋羣士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金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鄭注外紀三卷。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

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

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各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

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人為卿也天子三

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



禮次第為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鄭注君奭序若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為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為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為司寇即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為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為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為太師誰為太傅也若然太保既為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偽傳所說即鄭亦自言以六卿為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為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形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為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衛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形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召地詳見召諸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郡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形諸儒並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西南有形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南謂若據此名畢原非畢原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杜不言即毛伯國路

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衛為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形為姬姓者史記夏本紀禹姒姓其後有形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為皆姬姓而又以畢毛為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衛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即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芮良夫當屬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曾桓公九季又有芮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傳二十四季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邠霍魯衛毛聃畢曹滕畢原鄭鄭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姬十子與此文畢同惟以管蔡魯曹滕畢原鄭鄭為畢毛也故王肅據此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即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爾謂焉不獲言言嗣茲子審訓命汝鄭文曰幾危也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憂恐不得結信

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為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願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為大進篤也幾為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幾部云幾微也殆也从攴从戌戌兵守也故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為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為久者說文卷九下冫部云彌久長也从長而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為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莫展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鄭文曰重宜重反

至反又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三光桓二季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綬纒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

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露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復太初歷晦朔

望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攷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且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季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莫

為定者周禮大司徒莫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肆為勞者說文卷三下帝部云熟習也重文冢作繡今俗作肆肆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傳亦訓達為通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成也傳亦訓集為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為就與咎協韻

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何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迨釋文曰何後音月又迨動以馬本作迨

馬曰謂共也釋曰在文武後之何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迨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何作謂訓為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謂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訓徒紅切作訓與馬合而又以後為夏后此孔氏古文真本也為孔改為在後之何成王自謙何雅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謂訓同為訓亦取共義襄十三季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季裔不謀夏堯

典蠻夷復夏立政伴我有夏昔謂中國為夏釋詁以後為君則夏后之訓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迨為迎者亦釋詁文廷常作許也又以昏逾為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逾越進也从走侖聲周書曰無設昏逾羊朱切是逾為越也

今天降疾治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曰釗劉美遠反又音柯

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劉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為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為危釋詁文與為起釋言文尚為庶幾者釋言庶幾為尚轉相訓也時為是宏為大亂為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易贖者說文卷十

三下力部云勸勉也从力冒聲勸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勸既从冒得聲故即借為冒也傳云冒進冒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

足馬以曠為陷者曠從曠省聲曠讀若坎坎義為陷故訓曠陷也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勸曠也傳以非幾為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為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遠也从飛下獵取其相背謂違

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質射士不與也凡朝

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兩卿東方面兩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諸侯臣少故卿南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由方東而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賜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

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送反綴竹衛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欵大欵之衣于庭中鄭曰綴衣帷帳徹出帷帳于庭

王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疏曰下云狄設蕭辰綴衣則綴衣是蕭辰之類蕭

辰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為帷帳也周禮幕人掌

帷幕帷布綴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

曰帷王所居帳也帝王在幕居帳中坐上承塵也帷布皆以繒為之然則帷

帳是蕭辰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蕭辰故下句云象王

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願命在此蕭辰帷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

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帷帳于庭欲為夙備也傳更解徹帷帳之意以王病困

寢不在此志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鄭

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

此時王亦寢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為連綴小欵大欵之衣者志大記小欵衣十九稱鄭彼注尊

卑皆同大欵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為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統給衾冒然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

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

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禫不待六十

天子宜更早成王崩季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况疾已危殆欵衣尤不可

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欵衣下文綴衣是握帳三解不

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為握帳攷天子五門皋

庫雉應路皋門內為外朝應門內為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為燕朝即路寢

也王疾甚而發願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年公孫于路寢正此云出綴衣于庭

即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

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為在路門內又詩斯于疏引鄭志謂願命傳設皆

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握帳則同一握帳也方欲設之乃

先徹之何為若是之紛紛邪况下文綴衣與蕭辰相連故知是握帳此單言

綴衣則非握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為小欵大欵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釋文曰王崩本作為王崩。案曰王崩鄭可也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曰王曰成王二十八季崩外紀三卷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

崩亦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釋詁總解

諸文故云亦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名制篇云崩壞

之形也礪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熙

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釋文曰俾必滿反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

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

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

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

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

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干經者于時

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

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

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

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

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

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憚及崩康王

必常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為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

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毛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季

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季有南宮縶注極之子疑即毛後也

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

子伋說曰玨公玨又丁之異文也昭三季左傳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徹



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秋設黼衣綴衣釋文曰黼衣音補傳曰秋下士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帷帳象平生所為疏曰自此

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秋樂吏之賤者

也故以為下士憲大記復魄之禮云秋人設階是憲事使秋與此同也釋宮

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南為展郭璞曰憲東戶也禮

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于

展地因名為展是先儒相傳黼衣者屏風畫為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

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畫之展地故名此物為黼衣也

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衣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秋設亦是伯相命

秋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

也

案曰傳云秋下士疏引祭統以為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掄

秋關秋鄭注秋當為翟翟雉名則秋翟通也疏又引憲大記云云彼注亦云

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展屏風畫為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

緇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

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

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績于物為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釜黑則以形狀而言

蓋取斷割之義觀禮注云以示威也知以絳帛為質者周人尚赤黼展當天

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為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屏風

起于漢世展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為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說禮天

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紉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為斧

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輟舉屏風况斧依黼展即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

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秋故置之終

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駁下文所設四坐惟屬間為天子之正位有黼衣而

疏以為四坐皆有黼衣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帷帳是也而云復設者家上出

綴衣之文則非也

闕問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釋文曰黼衣音補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闕問即彼諸文戶牖之間舉屬以

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

前為堂後為室室兩旁為東兩夾室即窻室中有窻以隔之謂之東兩序後

室之兩旁則為東兩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闕問即彼諸文戶牖之間舉屬以

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

前為堂後為室室兩旁為東兩夾室即窻室中有窻以隔之謂之東兩序後

室之兩旁則為東兩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闕問即彼諸文戶牖之間舉屬以

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

前為堂後為室室兩旁為東兩夾室即窻室中有窻以隔之謂之東兩序後

室之兩旁則為東兩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闕問即彼諸文戶牖之間舉屬以

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

前為堂後為室室兩旁為東兩夾室即窻室中有窻以隔之謂之東兩序後

室之兩旁則為東兩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闕問即彼諸文戶牖之間舉屬以

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

前為堂後為室室兩旁為東兩夾室即窻室中有窻以隔之謂之東兩序後

室之兩旁則為東兩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堂以南

鄭曰展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案曰鄭云者殘闕也闕問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









當留餘地為獻肅拜起地積北為鹵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鹵序釋文曰宏軒見反以再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

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尚書疏○鄭學其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周禮二十卷○春秋左傳卷之七○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卷○禮記卷之五王曰大訓虞書典謨尚書疏○鄭學其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周禮二十卷○春秋左傳卷之七○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卷○禮記卷之五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

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

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投穎削投射鄭云避用時也穎銀也射謂把也然

則刀施銀削用把削似小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乘

衆反遣弟與諸孫策策引白削所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赤刀為赤削白

刀為白削是削為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為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

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

圭琬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既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

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

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即誅紂之兵也禮記檀

弓刷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

古先王王孔以為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

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琬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

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琬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

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釋文曰夷玉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東夷之美玉球玉璧尚書疏○鄭學其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周禮二十卷○春秋左傳卷之七○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卷○禮記卷之五傳曰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

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為三重與上

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詩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  
方之美者有聲無聞之珣玕琪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  
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  
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  
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夏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華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鹵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石

即珣也山海經大舉之山其內小舉之山其陽多瑋乎之玉是舉山有玉也

夷玉為珣玕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

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玕琪周

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夏擊鳴球

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即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為磬材未

經琢治瑋瑋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瑋云云者對上宏璧琬琰皆已琢治

成形而言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

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為八卦疏引

漢書五行志為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

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

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圖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

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親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

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接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

河圖皆在當皆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鼓在西方釋文曰鼓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鼓大鼓也

此鼓非謂攷工記鼓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

鼓鼓同名耳周禮二十卷○禮記卷之五傳曰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鼓鼓長

八尺商周傳寶之鹵房鹵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貝大于

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圖為渠大如車圖其形曲如車圖故比之也釋

樂云大鼓謂之鼓此鼓必有異故實之南序即是南夾南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南序亦陳之實近在此坐之南知此在南房者在南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南伯既伐者紂囚之羈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之南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

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各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瀟取大貝大如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道南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轉也非車渠即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

大者如箕背有渠壘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此別爲一物非此車渠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坐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禮記二十卷傳曰兌和古之巧人坐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實之東房東房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

故直言東房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南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

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案曰鄭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偽孔以南房東房即是東房夾室上節傳云南房南夾坐東蓋偽孔謬以南夾南房之坐爲在南夾

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爲在南夾南房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房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恤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

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

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偽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爲

即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憤懣無識而然邪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

其中卽楹弓所謂兩楹間堂東兩楹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傍至東兩序各廣三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

隱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兩房雖當東兩夾之後而較廣于東兩夾又各

延及于序內之北卽前堂南南房當南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南也房雖

與室連比其間有墻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之中東南北三面皆墻惟南一面東爲戶南爲墻故南房之戶出于南序內

室屬之南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戶皆在東兩側惟東房之戶則在南兩側因致通于堂故如此其所陳寶玉在南房者陳于東墻下在東房者陳于南墻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

以華國也則必不陳于屏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由房東墻下東房南墻下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卽東兩序

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正與東兩序之所陳南北相直南房直兩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格在賓階面綴格在阼階面先格在左塾之前次格在右塾之前釋文曰阼才

鄭曰大路玉路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南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

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格革格木格者主于朝祀而已尚書疏傳卷之三十七卷之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

金當作象其下不陳象格革格木格云云象當作金二字五誤又但言先格是金格而其下不言大格是玉格明係脫一句此則本之誤據周禮增改馬曰不陳戎格者兵事

非常故不陳之尚書疏傳卷之三十八卷之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傳曰大格玉綴格金面南皆南向先格象次格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望前北面

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中車掌王之五格玉格金格象格革格木格是爲五格也此經所陳四格必是周禮五格之

四大格格之最大故知大格玉格也綴格繫綴于下必是玉格之次故爲金格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而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較向南也地道尊右

故玉格在兩金格在東此經四路兩兩相配大格綴格先格次格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格金卽次象故言先格象其木格在象格之下故云次格木

也又解四格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周禮注云革格輓之以革而漆之木格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

木故以木爲名木格之上猶有革格不以次格爲革格者禮五輅而此四格

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級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積在路寢下文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南右塾者謂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南為上由王積在內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輅大賓客亦如之是大輅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為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即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彼注云旌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無纓一就據鄭注俱是股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旒纓不同不害大路即玉路也鄭又以贊為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為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為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為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為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配象路以朝贊次是副貳皆無名既以大路為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為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股制與大路之餘纓股制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餘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部璞注即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為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為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南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蒼張逸詩疏引鄭志蒼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內作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階則由為

右東為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由為左東為右故在右塾前者與在內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上文東南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由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由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積在由固然矣其實亦因卷尚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卷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偽傳同以大路為玉輅路為金先路為象次路為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既朝而將饗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卷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為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饋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事繼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道子劍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埃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三朝五門泉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宗伯注云宗廟禮在平地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間則皆平地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直至泉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微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治朝無堂階不設几席禮謂之時君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諸子皆下堂登階升堂皆在路寢非治朝無堂階何升與下之有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南箱曰廟無東南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南箱為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但為大寢此有南夾室有夾即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放在前寢衣冠所戴之處對廟為卑放在後但廟制有東南廟有序階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東面廂曰廟無東面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官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為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銷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即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官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特在備食是謂美之士祭禮非天子之士其位為卑卑則有凡庶兩之稱在廟堂即在廟堂之前近廟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寢豈惟庶人方如此豈惟諸侯同制諸侯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寢矣又天子乎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釋文曰弁皮也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艾刈尚書疏○林之亦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玉藻○玉藻○卷五十一○卷五十一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湛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此人執兵宜以章為之異于祭服故言雀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見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見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鄭注云侯伯藻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皆與冕同惟無藻為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即與雀弁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雀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倣也氏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

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昂之分仍不害為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為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闢人路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闢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闢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官門太僕縣首服之法于官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官門即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綦夾徐工治反音侯徐音士○案

鄭曰青黑曰綦詩曰我馬維綦戈即今之句子戟尚書疏○林之亦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李校黃禮毛詩集解十六卷○玉藻○玉藻○卷五十一○卷五十一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凡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綦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綦馬青驪文如博基也驪是黑色故鄭云云謂綦弁色如馬驪文也王肅安改驪作基而偽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綦鄭箋驪當作基以玉為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綦知綦當作基以玉為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駢弁注云青黑曰駢不破駢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駢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駢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駢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偽孔牽于彼文安改為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為鹿子皮恐皆矣也鄭又云戈即今句

子戟者鄭注夏官敘官司戈盾及攷工記治氏并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為况也治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則劍子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搆則決過所鈎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搆蓋謂其援所鈎引蓋謂其胡揚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鈎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為戈觀經言戈上刃而治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子蓋戟从戈从餘有二援則枝餘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祀者郎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祀音侯古文尚書作祀今隸書變也張揖廣雅卷七釋室篇云祀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南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隙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砌也層兼堂高也厓隙邊也制系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為厓隙是也傳以為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祀者階祀雖相連階非即祀不得以夾階即是夾祀蓋夾階者二人一在兩階之南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祀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西南堂隅之南當南廉之兩旁厓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祀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人長八尺既當堂廉之兩旁厓下若相嚮則皆面厓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南堂

鄭曰劉蓋今鏡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與齊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南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南廂者當在東南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鏡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戎部云斧也从戈ノ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戎是大斧劉必是戎之類故推以為鏡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南廂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為堂然序內當東夾南夾東者中堂也是為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櫺闈以及

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為東堂南夾之前為南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即東南廂也觀禮記凡侯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由堂注云由夾室之前釋宮東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為廂也廂字在說文广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年左傳真饋于个杜預云个東廂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南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南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經東堂南堂即左个右个也傳云東南廂之前堂即以廂為夾非也

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南堂

鄭曰劉蓋今三鋒矛  
與齊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劉蓋今三鋒矛  
與齊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于東南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壘也則壘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南堂壘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南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南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覆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為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殘周制侍臣執戟兵也从戈聲聲覆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鏹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爰建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保嘯堂集古錄卷上商器父鼎銘云𠄎𠄎字作雙目而中从一蓋古文𠄎字疑此兵器之形似此古文𠄎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一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𠄎字為部首但云垂遠也從佳从𠄎不收重文𠄎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也從土尗聲蓋東南夾旁之廉也堂基既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為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之東堂南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南兩廂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南夾由邊之牆為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即東南夾東邊之牆為南序而南夾南邊亦必有序序外即南

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矢在弓下此括眾弓倚于堂鹵  
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鹵廉言堂鹵廉則是鹵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  
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者在鹵序內之廉  
上也是東鹵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即壘也立東壘者東壘立鹵壘者鹵壘  
也

一 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被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鄭注云。王制。林之青。尚書金縢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傳會通六卷。毛居正六卷。五經一百五十一卷。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

一 王曰惠戈劉銳戣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青。尚書金縢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

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于東壘者已在東下

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為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

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

爵弁恭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

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內敘之也次東鹵壘次

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

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

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

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

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案曰鄭以銳為矛屬者銳當作銳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銳字但云也無兵

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

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銳字注云侍臣所執

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銳說文所

引皆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偽孔安改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

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充鉞者金鉞浮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

字書無充字今俗以為兖州字兖州本作沈此充鉞合作鉞漢書相承誤

為充字如淳乃云充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為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

與鉞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必者宋

祁謂是張必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鉞字相次則臣必說是也鄭又云

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成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耶十二季左傳劉圭

為鉞杜預云鉞斧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為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

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簠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

鄭注秘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為戈載之矜所圍如及則戈秘亦名矜說文

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

簠人職云句兵桿刺兵搏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為桿則桿圍也搏圍也

簠人又云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凡為齒牙參分其長二

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然則圍者

柄也其手握處圍而握不及處為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

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

旁之義故以為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衛宜盛故于此獨多一

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即橫過楹門

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實階躋以

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鹵階不同故獨

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志歸本國入自

闕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闕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闕門是旁

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

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偽傳乃以為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

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

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為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

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

自北階房中鹵面南上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鹵

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

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

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

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為東下階者房本為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

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衛且此

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銳者于此孤立向隅為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即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銳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安駁鄭謂立東坐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坐與階有別坐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坐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銳者原在階不在坐豈相妨邪見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麻下麻冕作麻冕與常同又卷十四下巾部無麻字麻冕此語不合當作麻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尚書疏。李時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八卷麻冕。案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案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案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階升不敢富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冕也周禮司服

**享先生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邪君當各以命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周禮注云

**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

**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卷服傳云布八

**十縷為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

**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委**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委衣之裳刺黼黻

**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蠹裳形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

**阼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邪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由面諸侯北面

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

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

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蟻蟻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

此獨元裳者卿士邪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

保太史有所注者則純如祭服誓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邪君言之

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蟻**蟻蟻蟻也然則字當作蟻又作蟻釋文云蟻蟻大蟻小者蟻舍人曰蟻

**記注蟻蟻蟻也小者即名蟻也方言卷十一云蟻蟻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蟻**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蟻故以為裳色如蟻與上雀弁蟻弁同也入者入

**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邪君入畢門以聽傳頌命也鄭云卿由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即位不言升階知皆

**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邪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

**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形為纁者詩鄭箋云形管筆赤管也周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

**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絳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形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形為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

**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瑁酒**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

**同者大同天下**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

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指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播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各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淵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爵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淵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闕秋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壁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冒也作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作階也東階所以答酌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南階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作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為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泣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澗為承出澗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為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珪大雅松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鄭瑁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鎮圭即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為其寶不得執為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為二也鄭又以同為酒格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同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酒格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格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

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作瑁遂以為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瑁無同字派緣今文作瑁傳寫分為兩字遂誤作月瑁後人以月似同復誤作同瑁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謂為格馬融雖不能覺同為誤而猶不解為酒杯故訓為大同以同瑁配介圭尚為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為重者故翻以為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為酒格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亦當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酬用以齊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豈瑁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瑁是鎮圭重器莫于坐以示王之為主者也乃于此獻酬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為乎翻真妄人矣曩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瑁可盛酒者故鄭以為酒格也下文太保以異同兼璋以酌則彼同是璋瑁矣半圭曰璋璋瑁亞于圭瑁禮記祭統云若執圭瑁祿尸太宗執璋瑁亞祿是其差也太保以酌之同既是璋瑁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瑁也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翠冠是也太史乘書由賓階降御王册命鄭曰御猶縹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南南闕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向者疏。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傳曰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南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案曰鄭云御猶縹也者御即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由賓階升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南讀册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太史東面于殯南南闕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之右故也日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彥反後扶鈔反眇眇少反王曰天下大法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



大教敘成王意微我淺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下為法者卽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兒部兒字注云見也周曰  
兒般曰粵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兒字注云猶文兒从井上象形今隸變作  
弁者从籍省也又重文內字注云或兒字此卽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  
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下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卽大弁然  
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口部囙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一从元元亦聲冠  
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釋文曰吃陸反字亦作宅又音徐又音記又音規  
反說文作說于放反其音也馬作說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也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吃王徐  
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向書疏。蓋肅者集傳宿祭案。肅者集傳  
肅之卷。傳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  
東北面太史于極南東面讀策書讀畢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南南北面

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  
兩楹之間的酌酒乃于殯東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  
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  
宿三祭三吃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  
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  
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  
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  
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于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  
地也經典無此吃字以既祭必當其爵既言三祭知三吃爲三奠爵也鄭元  
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性饋  
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疏注云宿讀爲肅附大案五季終前  
山舍利塔碑有京

宿進也是也又云却行曰吃則因爲孔作吃作疏者并鄭注亦引作吃說文  
卷七下口部託莫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

必亦作託但解則異訓爲却當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瑁自當稍進近  
殯前既三祭則却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裸灌祭也是  
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祿人道宗廟有祿祿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酒  
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  
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吃爲奠爵則嫌文輕  
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託爲却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讀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讀王曰饗福酒王  
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拜禮于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  
牲少牢主人受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  
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讀王曰饗福酒王取同齊  
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篚也上宗讀  
王以饗福酒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  
實于篚既飲皆反于篚知此下堂反于篚也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乘璋以酌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  
又祭報祭曰酌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面報  
祭之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乘璋以  
酌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  
以配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  
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  
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乘璋以酌是  
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酌訓報也故報祭曰酌飲酒之禮稱獻酌  
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盥手也从皿从水从皿曰爲兩手兩手躬水  
臨于皿上象人盥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季傳注及毛詩

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刻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刻一偏其一偏則衰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我王肅云璋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為證鄭則以為璋璋又難鄭云圭璋以圭為柄謂之圭璋未有名璋璋為璋者小雅斯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璋其意亦不以為禘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偽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實于神坐金勝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酌必非專言禮神反畧禘祭不言明璋即是異同亦即是璋璋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璋禘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禘以解此經秉璋即是亞禘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禘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禘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即鄭義孔穎達心有不安于偽傳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瓚瓚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禘今既以璋瓚亞禘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即圭瓚二瓚皆名同殆猶弁冕皆名冠與然爾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者秉之以裸獻耳下言以爾謂既獻則自爾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禘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載云皆有彝諸臣之所酌鄭注云諸臣獻者酌鬯以自爾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筵謂王酌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酌玉據祭統尸酌夫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酌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酌臣臣自酌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酌亦必獻而自酌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極尊所受命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

拜者為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酌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齊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日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禘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與再拜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極敬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階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

司于是收徵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徵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為傳殯命時行禮拜其獻饋之地攷匠人明堂東面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幽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面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植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則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鑄京路寢雖為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既為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并獻饋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

案曰俟當作候

反俟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廟門則諸侯之出廟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即上文卿士邦君入即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為最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四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未先入路門至殯宮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為殯處故曰廟即路門者即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將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歿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宮為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為路門者禮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文陳

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即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終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若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亦同衆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事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立以俟也疏乃謂衆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俟為待王後命攷路門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俟俟者俟王朝也為孔欲于此下分篇若言俟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期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案曰此句

依生以此句合于殯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篇即王本此篇自高祖與鄭夫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為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即上文畢門亦即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闈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緝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為外朝朝士進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辟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子斯斯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闈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闈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為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為燕朝即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入朝于斯闈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為外朝雉門內為治朝路門內為燕朝無舉應門亦無舉應但庫門為天子皋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諸文皆

以康成鄭氏說為定外朝在廟門外廟門外朝也今此經言王在廟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寧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南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為孟夏于正歲為仲春宜用春朝之禮故當寧而立也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蓋觀禮時當

秋秋主養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觀禮篇言天子覲見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廟門即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春朝受享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亦于廟而受擊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為廷廷亦曰古宮室

為即大學即辟雍袁準譏其人神演授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應門庫門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王曰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家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也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南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南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者公羊隱五季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之自陝而南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為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右召公右為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南諸侯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為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釋文曰兼幣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季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變向應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即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

觀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卷禮而行朝故略之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親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也觀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為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男穀居則守之朝觀執以為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  
 卽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  
 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卽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  
 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卽奉命圭奠贊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  
 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由方東方諸  
 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  
 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既用觀禮篇文云享皆束帛  
 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  
 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  
 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  
 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  
 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黃傳云四馬  
 皆黃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黃者詩千旌疏引鄭駁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  
 以賓爲諸侯者觀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謂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  
 賓客則諸侯朝觀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玆大圭也从玉介聲周  
 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明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玆  
 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明之但松高詩錫爾介  
 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特觀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  
 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觀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  
 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若拜釋文曰壤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稽首而已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過國寇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贊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蓋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若

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卽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寇也奉圭兼幣乃是

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

云春受質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

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  
 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秋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卽布乘黃  
 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均行以塞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  
 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衛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  
 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過國寇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詰又  
 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觀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釋文曰美

馬曰美道也釋文曰美道也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

本其所起疏曰美聲近獻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美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屬民傳云屬道也箋云道  
 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屬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美里周本紀亦言商伯囚美里則美與屬通老子德經鑿遠篇  
 不窺美見天道釋文云美屬通板篇疏又云屬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屬  
 作誘說文卷九上△部美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美然則美與屬誘並同正  
 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釋文曰寡命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

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祖之祖寡

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支部敷字注云岐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

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以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當從之也六師六軍

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檄檟云六師及之小雅

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若趙商問釋碑頌難並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

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

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為高祖文王于康王為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十五年王謂籍諶曰昔而高祖孫伯鯨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為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寡為寡有義見康誌

康王之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諸釋文曰男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誌昭大小夏侯同為釗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季再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諸篇。禮記三十一卷。卷明堂位疏。衛禮記卷七十九卷。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天保萬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為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諸明季成王即政又洛諸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即政即政二十八季崩上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季再巡守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季李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為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既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既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南方衛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

必泥也酒誌亦云侯甸男衛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不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釋文曰底至齊與底至齊同。案曰底至齊亦以底至齊為句。孔連信。

王曰不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傳

曰文武道大政化不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不為大釋誌文齊為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昇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釋文曰熊羆。熊羆。反。必利。反。餘。前。至。反。

傳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傅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子一二伯父尚背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釋文曰。羞。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蓋辱疏曰親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親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稱也義見康誌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卷服

鄭曰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卷服朝臣諸侯亦反卷服禮卷服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向。舊。疏。○。王。天。與。尚。傳。曰。已。聽。諸。命。卷。服。三。十。九。卷。

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冠冕反卷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然是時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卷服者終止言王釋冕反卷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卷服證之者儀禮卷服篇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緦管屨者其目首刻父其次諸侯為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經露卷三王英篇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

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土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迺子鈞不言迎王曰王麻冕備裳此歛之後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與對乃受銅瑁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卷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卷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即吉旋反卷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備裳入即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鈞鈞子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鈞正曲禮天子未除卷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卷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即位三季除卷即政朝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即位文阿議千人無君不取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卷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寇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間孫覺莘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為非禮蘇氏賦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振拾之紛曉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卷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裘陳寶器典路大裘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蓋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卷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卷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卷越縵行事是也郊之日卷者不哭不敢以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瑱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卷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舉服亦屢釋矣傳頌命亦可觀此例其祭于殯宮侍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卷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階南太祝視見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室命母哭訖日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真即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為禮諸儒之說皆非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五

尚書後案卷二十六

周書

東吳王鳴盛學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費誓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尚書正義曰王天與費地之民 費誓曰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 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勒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故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是州別一方伯即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伯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為軍之士眾而下文戒獲奔傷牛馬及不復風馬牛通逃臣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九服其中六服為九州為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此則偽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即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為方伯所統止半州且少弱乎蓋偽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地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偽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即魯為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為游光掠影之詞陰為鄭作難疏曲附之皆非也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曰皆封時錯居九州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案曰王云皆封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與淮夷為一而

大傳及書序皆言武王初崩奄與蘇父淮夷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為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為自封時然也傳以淮夷為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徵彼淮浦王師之所偪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為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閔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以征服淮夷為事也傳又以徐戎為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閔宮云保有龜繹遠荒徐宅知此經徐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敘乃甲冑蔽乃干無敢不弔鄭曰蔽謂穿微之蔽猶繫也弔至猶善也王曰蔽楯當有紛繫持之向者疎。王天與尚。傳曰善簡汝甲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疏曰世本云杆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杆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鏡也經典皆言甲冑秦已來始有鏡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鏡蓋皆從金蓋用鐵為之因以作名也蔽謂甲繩斷絕當殺理穿治之干是楯蔽乃干必施功于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故以為施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持之且以為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蔽謂穿微之者甲冑皆以革為之攻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縗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為之也又鞞人云營其線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線謂縗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微即縫綴也傳以殺為簡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殺擇也从支索聲周書曰殺乃甲冑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亦云殺力么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也鄭又云殺猶繫也者說文支部云殺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殺乃干讀若矯居天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鄭同是也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走部云趨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詁字

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鄭曰鍛乃利以礪力也反。案曰鋒按說文高聲鋒今俗省古無此字  
傳曰備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鑱兵耑也卷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斯矣是鋒刃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犛牛馬鄭曰犛反

鄭曰犛為桎桎之桎施犛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犛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疏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閉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繫于牢芻之處謂之牢閉牢閉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犛牛馬是出之牢閉牧于野澤也既言牛馬在犛遂以犛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犛犛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犛謂桎桎之桎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械也桎手械也易蒙初六用說桎桎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見大司寇疏今此經作犛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犛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犛牛馬

古屋切若依說文此解犛是牛馬牢砂牛部又云牢閉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犛為牢疏引充人以爲牢閉愚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犛為桎謂是桎桎之桎也大畜六四童牛之桎鄭彼注云與為木于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良體之中良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桎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桎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以淫為大釋訪文周頌有客云既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詁部注舍放置是也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為尤要軍行牛以輓輻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桎之也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獲敘乃奔無敢傷犛犛之傷汝則有常刑鄭曰杜本又作獲獲化反徐戶反徐徐乃獲又乃精反亦在性反。案曰蒙五經文字卷二反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王曰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故塞也穿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傳曰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塞故之無敢令傷所放犝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疏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穿以捕小獸獲亦設于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穿杖一百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者周禮離氏云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彼注云阱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壑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管人也書桀誓曰斃乃獲斃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監柞于中向上擊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云鳥獸成設設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獲擊獲也擊獲不正也一日布獲也一日握也从手夔聲一號切卷五下井部阱陷也从井井亦聲疾正切又

重文穿阱或从穴中庸云罟獲陷阱是獲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斃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支部文彼杜作嚴注云閉也从文度聲讀若杜徒古切斃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斃乃穿奴叶切二字相連斃下引書則嚴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嚴鄭引亦作嚴漢書卷四十五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嚴音同是古者杜嚴通也牛馬行時人為之備不慮傷于獲穿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鄭曰風走逸臣妾所役之屬也史記三十三卷傳曰馬牛有風佚臣妾通逃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為失伍不還為獲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倍四季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杜杜相誘謂之風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倍十七季傳晉惠公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

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傳四季并賈逵注云云者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果牛騰馬遊化于牧高誘曰果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化于牧之野風合之傳二十八季左傳晉中軍風于澤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杜杜相誘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所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年楚伐鄭所役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艸為防者曰厥汲水漿者曰役告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主薪汲者即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為婦女從軍皆非也通說文卷三上尚部蓄从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讀為章徐選晉人尚知古讀說文卷三上尚部蓄从外知內也从商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城縣東南河出焉鄭道元注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為失伍不復為獲盜云云者易睽初九云悔亡吝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鄰風擊鼓云爰居爰處爰遯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職掌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置三巡夜三襲以號戒之平時如此行軍可知若因逐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凡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畢之彼注云人民謂奴隸逃亡者委于朝十日待來議之者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春秋時晉有董通逃之法楚作僕區亦隱匿逃臣之法說文亡藏也品眾也品在亡中踣區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是不復為獲盜亦有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竊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史記三十三卷傳曰軍人無敢聚劫人踰垣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盜竊馬牛誘偷如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案曰鄭云寇劫取也者寇从完从支支者擊也因其完乘而擊之是劫取也又云因其亾失曰攘者亾佚而來因匿之釋詁云儂因也彼邢疏引此經儂

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馬曰大刑从刑史記三十三卷傳曰儲時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與之从刑疏曰鄭云糗糧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元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糗糧是行軍之糧皆當儲時

案曰傳以時爲儲時者說文卷八上入部云儲備也待時也釋詁云時具也周頌臣工云序乃錢鈔毛傳亦云序具也具之乃可以待用義亦得通也傳以糗糧爲糗糧之糧疏引說文云云是卷七上米部文彼部又云糗乾也極穀也然則糗糧是乾糧也但卷五下食部餼字注云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

曰時乃餼糧乎清切據此所引作餼糧而米部根在新附則古無此字食部所引當是餼糧傳寫誤爲餼糧也凡餼遠宜乾食大雅公劉云迺裹餼糧彼

正言擣以遠行者小雅伐木亦云乾餼以愆則作餼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兩通然說文所載皆孔氏古文則作餼者是也馬云云者望文爲說也

魯人三郊三遂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史記三十三卷傳曰

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時積穀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道近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鄉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

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者明東郊留守不令時積穀也

案曰三郊三遂疏云魯人三軍引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及司馬法等文解之者夏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秋成元年季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重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王義已非經本旨傳又因上文判爲總帥七百里諸侯之說遂別生櫻葛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魯人者以時積穀道近之故尤爲支離皆非也

時乃積穀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馬曰積穀皆築具積在前餘在兩旁史記三十三卷傳曰題曰積旁曰餘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壘之屬疏曰積穀以擬築之用題曰積當牆兩端者也旁日餘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積餘也舍人曰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餘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壘襄六年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壘之環城傳于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壘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牟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堙堙攻城具也

案曰馬云積穀皆築具積在前餘在兩旁者凡築牆垣城壘必以繩束板置于兩旁更置木于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積是其兩首之木餘則兩旁之板說文卷六上木部云積剛木也在兩首者宜用剛木又云餘築牆樹木也是餘在兩旁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如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厥役反則入于罪隸春葉不殺之傳王曰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傳曰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疏曰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葉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于罪隸春人葉人之官也

案曰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厥役反則入于罪隸春葉者如論語云箕子爲之奴左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鬻冠子云百里奚爲官奴皆所謂罪隸也檀弓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辜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然則周法軍人有辜有沒入其妻孥者皆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見左傳說苑呂覽此雖非乏軍與亦自從坐之事然則古固有沒入舉人家口爲官奴隸者况乏軍與罪大宜戒懼之故鄭云云王孔道同疏引周禮秋官司厲解之也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麥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曰芻麥供軍牛馬不多亦有乏軍與之大刑

案曰鄭云芻麥芻也者說文卷一下艸部義也漢溝洫志如淳注芻草也芻芻即乾草也

又案曰禮記曾子問篇經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季之喪卒哭往征作葉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後淮夷徐戎共與率師伐之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之役誓始墨若伯禽行之則誓非始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多方孔注謬甚不可據應麟固不足與語此但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遺是母喪亦不檢照宋儒議論不堪細核如此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季故以爲三季之喪也傳見

周書

呂刑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傳曰言呂侯見命爲卿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疏曰鄭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當以三公領司寇也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故傳解之詩大雅松高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論四獄治水齊許申呂是其後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呂即甫也

案曰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傳于序言呂侯爲司寇于此言命爲卿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彼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于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又引書說呂侯爲相以證也傳云呂侯爲甫故稱甫刑者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二句皆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惟墨子作呂刑而他書所引多作甫故傳疏以爲子孫改封甫國語卷三周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膺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毛詩卷十八之三松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獄之胤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獄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獄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廟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洪适隸釋卷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其先四營出自炎帝是族隸毓申呂並與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胄其子孫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

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猶唐變稱晉也且申齊許皆

地則甫亦地後人因是呂之所封亦呼其地爲呂耳呂本非地唐元九經字樣亦云呂

呂形其甫國之所在則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炎帝苗胃四嶽伯夷爲堯典

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尙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于

紀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岸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

十里有呂又史記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南司馬貞曰地理

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南也又水經鄭注清水一條云

宛南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呂諸說皆合其以封呂爲虞夏

事者實則封在穆王以後因得姓是虞夏追稱之遂以致誤其言國地所在

固不誤此唐以前相傳古義也所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

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南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

邇明析至此杜佑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恐未是申既不確呂遂

無效當以漢魏諸說爲正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曰耄荒本無耄字反切韻類反。案曰耄字說文無但有耄字見卷八上老部年九

而說云云耳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一又作耄亦耄之異字皆非也乃宋板書局刻經書三卷則又云呂刑此節首

似鄭本作耄作耄無義今攷之必作耄也說文卷四上曰耄云耄也自毛鄭成書後字从此誤者甚多

刑當亦同之以此作耄借字也但與耄相似似爲朝不知而云耄耳孔安國傳耄耄公案一篇則亦作耄見廣雅

多持不知其所以借字也今攷之必作耄也說文卷四上曰耄云耄也自毛鄭成書後字從此誤者甚多

知然耄字本不見于大禹謨而見于呂刑則知耄字出漢書而作傳者用大禹謨而呂刑改以俗重本尚存

德明得耄字見于呂刑則知耄字出漢書而作傳者用大禹謨而呂刑改以俗重本尚存

則知此字之謬斷不可用也

傳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

而能用賢以揚名疏曰穆王即位過四十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季崩或當各有所據無逸言殷三王及文王享國

若干季者皆謂在位之季此言享國百季乃從生季而數

案曰傳云穆王過四十即位百季大期疏云百季從生季數者列子周穆王

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富身之樂猶百季乃祖是百季大期從生季數也

作呂刑後去近矣王充論衡卷一氣壽篇乃云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季并

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歲矣此以百季爲單舉在位之季與傳疏異非

也傳以耄荒爲耄荒荒忽者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今穆天子

傳所載是其耄荒荒忽也耄當作耄或假借作耄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元

季詔云老此孤寡鰥獨又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二季詔云壯悼之人又卷七

十一彭宣傳云年齒老耄是也又或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逆穀釋卷

三邊部老子銘云耄然老旄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曰度得洛反馬如字詰起一反。案曰鄭天官大宰秋官大

引鄭注以此作度作刑大傳引此又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逆穀釋卷

馬曰度法度也傳曰度時世所宜謂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案曰馬云度法度也者說文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是也傳以詰爲治天

官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鄭注以詰爲禁秋官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鄭注以詰爲謹二文皆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懲邦之刑禁以詰四

方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義與彼同當爲禁止而使人

謹行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釋文曰蚩尤之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傳曰

亂惡化相易延及平善之人無不相寇賊疏曰鄭云蚩尤霸天下應劭以爲

古天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

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世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楚語曰少昊

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

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

末國語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

帝所滅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戮蚩尤種類尙在故至少昊末更復

作亂鄭元云云其意以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案曰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逸周書卷六嘗麥解云昔天命蚩尤字

于小顛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道赤帝大懼乃說于

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勢之野職園策卷三秦策一云黃帝伐

涿鹿而禽蚩尤鄭道元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于是處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

鹿之野世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世尤是也大  
 戴禮記卷十一用兵篇公曰世尤作兵與子曰否世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  
 無義不顧厥親以害厥身世尤怙愆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虛辨注云或  
 云世尤古之諸侯妄耳原戴記意斥世尤為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真無母土  
 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故春秋莊八年經甲午制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  
 甲午制兵制者制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世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  
 為授兵于廟許慎謹案三朝記曰世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元之聞也  
 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之于周司馬職治兵皆習戰非授  
 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此鄭駁異義不取世尤為庶人說之明文然則世  
 尤稱庶人亦猶下文三苗諸侯降稱苗民耳非真庶人也故鄭以為古之霸  
 天下而滅于黃帝者也馬及傳以世尤為九黎若名鄭則以九黎與苗民為  
 一與世尤為二其說最精蓋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世尤在涿鹿與  
 九黎三苗何涉况世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耶疏明  
 知馬及傳之謬而強附會以為九黎是世尤後世種類雖異國策卷三高誘

注亦以世尤為九黎氏之君然不足信也

鴟義疏完釋文曰鴟之反義本亦作鴟鄭曰盜賊狀如鴟梟掠良善劫奪人物傳文為鴟梟之

義疏曰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

案曰鄭云盜賊狀如鴟梟者古儀作義故鄭以為儀狀也傳云鴟梟之義鴟

梟則有何義耶傳非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救篇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

惡其民乃剛不寇賊消義義充奪攘此所說似即此經之義而以鴟義為消

義疑消是梟之誤也馬義未詳

奪攘矯虔釋文曰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攘奪春秋傳虔到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攘

擾也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疏曰釋詁云虔固也

案曰鄭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義詳費誓又云矯虔謂攘擾引春秋傳為證者

是成十三季傳文彼杜注云虔劉背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

也重言殺者圖文耳據今方言卷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

賊為虔然則虔既訓殺又訓賊一字兩訓也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便  
 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虔皆是侵暴之事亦得參一解也傳以虔  
 為固非也又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攷強取也周書曰攷攘矯虔以支兌聲徒  
 活切以奪為攷疑鄭本必與之同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釋文曰苗子三苗同中苗引作苗民古  
 傳云引作苗民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釋文曰苗子三苗同中苗引作苗民古  
 也則否不勇三字向也蓋否上聲勇入聲而古無四聲之別故不字說文解九切而廣韻平聲十八尤甫地切又甫九  
 而說二切則上去皆可收又于入聲八物云與勇同知不字不字去入皆通則否通可知愛為林者古音或謂其  
 故謂為也編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通篇三片言可以折獄傳論折制是也應與殺  
 同也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世尤重刑  
 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  
 南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  
 堯又叛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稷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  
 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其也言未見仁道傳曰三

苗之君習世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以  
 殺戮無辜疏曰世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  
 異世同惡也鄭元云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世尤子孫韋昭云三  
 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案曰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  
 苗非即九黎故編衣引此鄭彼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以  
 苗民為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下云過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

黎是顓頊事則退絕苗民自是謂顓頊之誅九黎則此苗民是謂九黎之君  
 矣編衣引此止取制作虐刑以證彼上文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之義意不  
 主于苗民故鄭于彼注不必致詳即以三苗當苗民可也此經據下文則苗

民實是九黎不可即以三苗與禮注不同無妨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  
 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  
 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是子孫襲其先祖之詞故彼韋昭注亦云三苗  
 九黎之後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云云下  
 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代少昊也下云過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

則週絕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  
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  
云其後高辛氏之季季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如九黎之爲堯興而誅之云  
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馭之者堯典云馭三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  
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彼注云舜征三苗而  
死因留葬焉故蒼梧與洞庭相近三苗在洞庭故征三苗而至蒼梧也舜既  
沒禹復征之事見墨子等書詳後辨偽古文大禹謨篇中大約鄭意總以三  
苗卽九黎子孫九黎非蚩尤子孫但九黎效蚩尤之惡而三苗又效九黎之  
惡耳說最明析楊子法言卷七堯舜篇云播其孽于黎苗其惡曰黎苗九黎三苗也 偽孔傳勳襲馬  
融之說以蚩尤九黎併而爲一又謂三苗效法蚩尤牽混支離莫此爲甚而  
此節疏尤轉轉不明且又以三苗卽共工堯典馭三苗流共工自是二事此  
說更謬也鄭又云民者其也言未見仁道者詩衛風氓疏引鄭論語注云民  
者其也又大雅靈臺序箋亦云民者其也其見仁道遠彼疏云民者其也孝  
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卷九大政下篇云民之爲言順也萌之爲言旨也春  
秋錄露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民者順也米出禾中而禾未全美善出性中而  
性未全善民之號取之順也使性而已性似目目卧而順待覺而後見當其  
未覺有見質不可謂見順之未覺故謂之民說文卷十二下民部云民衆也  
也氓讀若自地官遂人注云發民言氓氓猶無知貌也是民爲其未見仁  
道之義也鄭謂穆王惡三苗謂之民亦猶世尤諸侯貶稱庶人也鄭又以豎  
爲善者詩定之方中箋亦云然也  
爰始淫爲劓刑釋文曰劓刑器反刑如  
鄭曰劓斷耳劓鼻刑破陰騫謂騫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  
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傳曰始大爲殺人耳鼻刑陰騫而以加無辜故曰  
五虐疏曰釋詁云淫大也  
案曰鄭云劓斷耳劓鼻者說文卷四下刀部劓字注云斷耳也从刀从耳  
仍更切劓字注云刑鼻也从刀鼻聲易曰天且劓魚器切又重文劓字注云  
劓或从鼻是也天且劓下經脫九三文李鼎祚集解虞翻亦云劓鼻爲劓也  
云椽謂椽被陰者大雅召旻昏椽靡共箋云椽椽陰也也是也鄭謂騫人

面者說文卷十上黑部黥字注云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渠京切又重文劓  
字注云劓或从刀是也鄭又云苗民爲此四刑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者下  
文墨劓刑官大牌五刑據鄭堯典及秋官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今  
此苗民所用四刑與墨劓刑官亦略同但皋陶明允用當其罪而民不犯不  
必的決苗民用法特深刻故異于皋陶非謂皋陶竟不用五刑也詳玩鄭說  
劓刑等肉刑不始于苗民少昊前已有之苗民但用之特深刻耳世本作篇  
乃云伯夷作五刑疑非也  
又案曰此經之文諸本互異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最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  
周書曰劓劓劓劓竹角切尙書卷二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  
書劓刑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  
體劓爲重文又引易爲證許慎自述其書僞易孟氏魯孔氏皆古文易作劓  
書可知慎又言孔子書六經皆古文王休曠堂集古錄卷下周齊侯鐘銘  
云造而用劓又周齊侯鐘銘同周鐘所用必古文則尙書亦必作劓其作劓  
者安國以今文易古文也則說文作劓鄭注作劓刑刑劓于下文所言夏刑  
及秋官司刑皆無之但苗民所用何必盡同夏周况康語已有之許慎與鄭  
俱好古文所載必同說文別傳寫誤也說文先刑後劓今本先劓後刑如鄭  
本果同今本何以疏引鄭注仍先刑後劓鄭必與說文同今本乃僞孔從夏  
侯等俗儒倒之康語亦倒也椽亦當從說文作椽劓乃劓之誤劓則因重文  
从刀而誤也至所云劓官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劓  
一句恐是下文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孔穎達誤牽引之觀其上文引益庚  
優賢揚作憂賢陽無字不誤則知孔疏此條舛謬甚多不可信也庶劓者庶  
者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燻攻毒蠱故以名官彼彼官注庶讀如葉賁之賁司  
刑注墨劓先刻其面以墨塗之言刻領爲瘡以墨塗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真  
云庶劓也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十三之卷 傳曰苗民  
于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其禁

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案曰鄭云越于也者釋詁云粵于也粵越同此亦釋詁文大雅縣箋同云麗施也者多方開于民之麗慎厥麗傳同也傳以泯泯為亂者逸周書卷八祭公解云泯泯芬芬孔暹注云泯泯芬亂也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泯周禮小宗注杜子春讀泯為泯是也芬芬同也又隱四季傳以亂猶治絲而芬之是芬為亂也

虐威庶幾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案曰王交論傳曰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辜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案曰傳五季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于天也傳以德刑連讀非也

皇帝哀矜庶幾之不幸報虐以威退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遠在下明明乘常錄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錄寡有辭于苗

鄭曰皇帝哀矜庶幾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顛項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顛項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過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約鄭義馬曰清問清訊傳曰君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幸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過絕苗民使無世

位在下罔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迷在下罔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錄寡得所無有掩蓋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疏曰過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事知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而堯末季又有厥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

不辨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為臻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仰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義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鄭元云云考楚語云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顛項誅九黎謂之過絕苗民于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顛項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義和于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案曰鄭以皇帝哀矜云云皆說顛項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者本疏引楚語云云是國語卷十八文彼章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謂雜糅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家為言人人自為之受承也謂少昊氏歿顛項高辛氏作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南正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于周禮則宗伯掌祭祀火當為北北陰位北正于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堯

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義和氏是也據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顛項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顛項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即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顛項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過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下民錄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非用靈

鄭以苗民為九黎之君其說最精鄭注覽文如說觀理即暢往住如此孔以兩皇帝皆為帝堯欲與鄭異顯違國語謬也揚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條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徐幹中論卷下歷數篇備引觀射父語以解書乃命義和欽若昊天云云蓋義和是重黎子孫故可據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云云以解堯典命義和之文豈得因此遂以顛項之命重黎當堯之命義和邪疏明知孔說未允強欲附會反指鄭義不愜鄭據觀射父豈得云不愜邪皆非也傳又以報虐以威為報為虐者以威誅者王充論衡卷十四說符篇云周穆王在刑甫刑曰

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  
理勸厲為善之道也上文言苗民虐威庶戮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  
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為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經重言饒  
寡者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  
小阜勿增大阜勿疊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恃弱而  
受刑謂之尅是用刑尤宜慎于饒寡故饒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誦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案曰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案曰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  
案曰傳云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者表記引此經彼鄭注云德所威  
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與傳畧同也

乃命三后惟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案曰折之說反下則馬鄭王皆言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馬曰折智也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

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三君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  
教備衣食足

案曰馬云折智也者孔訓斷故作折馬既訓智字當直作慈據釋文馬鄭王  
皆音慈漢刑法志引亦作慈與馬鄭王合但釋文欲就偽孔故并馬注亦引

作折其實馬必作慈也釋言云哲智也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慈張參五經  
文字卷下一百卅二口部亦云哲慈同然則哲慈音義並通故慈為智也智

民者民愚無知今道之以禮是智其民也傳作折訓斷者論語折獄孔安國  
云定是非則折為斷以解下文折獄之折為是此主說伯夷以禮導民使智

不主斷決不如馬義辰也傳云下典禮教民者降下釋言文大傳云孔子曰  
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最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

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  
有刑也漢刑法志引此經而解之亦云言制禮以止刑也是也傳又云山川

無名者主名之者說詳禹貢傳又以殖嘉穀為生善穀者昭十八季傳學殖

也不殖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農之殖苗日新月益是殖為生也嘉善釋詁  
文又云三君各成其功以殷盛于民禮教備衣食足者淮南子卷十八人間  
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  
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  
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  
後無不王者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同是其義也后君釋詁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案曰自

傳曰卑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案曰後漢梁統傳統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衷與中通但爰此作士釋為卑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尚書令

數日出為廷尉賜自曰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卑陶不與焉蓋  
客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經無卑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利亦專舉伯夷不  
及卑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卑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

傳云祇敬釋詁及商頌長發箋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業  
彝

傳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乘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彰著四方無不  
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于民輔成常教

案曰傳以穆穆為敬釋訓文率循又治始釋詁文乘輔說文木部文乘常亦  
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傳曰堯時主獄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  
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案曰傳以訖為絕者釋詁訖與齊廢過止同訓皆絕義也又云敬其職忌其  
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表記引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彼注云忌之言

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也義與傳略同但彼注云加  
于身傳作在其身據彼上文不失口于人指謂已身之言無失彼疏亦云在  
身作加于身者傳寫誤也孝經卿大夫章云口無擇言柏舟詩云威儀棣棣



不可遜也故無有擇言為善也躬身本釋詰文唐開成二年唐元度撰進九經字樣同部同但此篇他書所引與今本異若忌下去而躬作身之類甚多疑皆偽孔刪改可例推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傳曰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干天下

案曰鄭以元為大者易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洪範建其有極敘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曰言當觀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案曰王及傳云云者禮記緇衣引此作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與王及傳略同也傳以監為視釋詰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傳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無肯選擇善人使親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

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曰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罰誅之傳曰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案曰鄭以獨為潔者多方不獨丞傳同詩小雅天保吉獨為修毛傳襄九年

左傳明神不獨要盟杜預注國語卷一周語上明神弗獨又卷十八楚語下

神狎民則不獨其為韋昭注並同秋官婦氏除不獨注云獨讀如吉圭惟館

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又孔子家語卷六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

朝夕祝之升聞于上帝不獨古文苑卷十六崔寔諫議大夫箴云虐及于

天慢德不獨義並同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

案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

字樣一部亦云嗚呼念之哉伯父伯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

字樣一部亦云嗚呼念之哉伯父伯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

字樣一部亦云嗚呼念之哉伯父伯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

作傳約已作傳則此字誤久矣但文字以說文定也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曰學同姓包異姓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案曰鄭云格登也者釋詁格登同訓陸則可轉相訓又彼疏引方言格登也

郭璞注方言以格為古格字是也禮記曲禮下篇云天王登假列子黃帝篇

云天下大治而帝登假莊子德充符篇云彼且晷日而登假大宗師篇云是

知之能登假于道諸文多以登假連言蓋假有登義據釋詁假亦與格同訓

則格亦登也傳云至訓與鄭異然亦得備一訓說見高宗形日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傳曰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案曰傳以慰為安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大雅縣云通慰通止毛傳罔汝用

安逸自居乃曰當勤之是徒口念戒當勤而實不勤故戒之傳意如此義甚

舉晦鄭注已已不得已姑從之可也然則傳本作日不作日釋文固惟傳是

從者乃誤會傳意以為作日面又不敢定故先音人實反後云一音曰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傳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馬曰齊中也於哀也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

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

案曰馬云齊中也者釋言文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傳云整齊商頌

長發箋云截然整齊齊是中正義意亦與馬同也馬又以俾為於訓為哀

者上文哀矜庶幾大學其所哀矜論語哀矜勿喜每以哀矜連言是於亦哀

也馬意以天降中于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後漢

書卷五十四楊震傳孫陽上封事引書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李賢注我君也

天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此解假如隲十一年假手于表寡人之假我為君

孔作俾訓使楊賜義與傳略同與馬則異恐馬義長也傳又云非為天所終

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者終如天祿永終之終永終天祿者長享天祿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剛

柔正直之三德

柔正直之三德

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傳云云者漢書木紀宣帝五鳳三季詔引書雖休勿休下多祇事不忘  
四子顏注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為有德美當敬于事無怠墮義與傳同也  
一人有歲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寧長久之道  
案曰傳以虞為善者詩皇矣傳義也大戴禮記卷三休傳篇引書一人至賴  
之虛辨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亦引  
此文而說之云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暴省成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  
如神襄十三季左傳引書一人至惟永杜預注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  
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義皆與傳同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文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三十九卷劉傳傳注馬曰于於也傳文曰吁嘆也有國土諸侯告汝

以善用刑之道  
案曰鄭云詳審察之也者下文屢言其審克之又云惟察惟法又云察辭于  
差是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文曰度非及  
及所擇保明察也五刑與擇保明察也五刑與擇保明察也五刑與擇保明察也

馬曰度造謀也釋文曰王曰誦以安百姓之道常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重所宜也傳文曰傳曰在今  
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  
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案曰王云安百姓之道當選擇賢人者王符潛夫論卷二本政篇引此經而  
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  
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墨子卷二

尚賢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  
是也馬王皆以度為謀者釋詁文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罪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案曰傳云造至也者秋官大司寇云以南造蔡民訟入東矢于朝然後聽之  
鄭彼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東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東矢則  
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直也史記徐廣注造一作遺文侯之命造天  
丕愆傳訓造為遺古字假借也傳又以師為眾釋詁文

五辭簡乎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案曰簡乎傳云簡核信有罪驗攻王制云無簡不聽與下文文同鄭彼注云  
簡誠也則此經諸簡字皆當訓誠謂罪狀實也傳非也

五刑不服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案曰五過即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  
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  
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傳非也

馬曰求有求請賊也傳文曰五過之所病或當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  
用事或行貨枉法或奢相往來皆病所在

案曰馬以來作求云有求請賊也者漢律諸為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  
行者皆屬司寇說文卷六下貝部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蓋漢  
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賕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然有  
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孔氏本作求以  
為舊相往來非也疵病釋詁文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四卷周本紀傳曰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案曰馬云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者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漫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安計劉德威唐初人所引律必是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人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甚遠幾與犯法者等矣與馬義合也傳解五過為過誤宜赦與官反內貨求之五過同文異義非是餘與馬同也以審察者釋詰察審也是得轉相訓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禮記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疏曰舜典云省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赦之鄭元云云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

至此乎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齊衆非謂平常過失也人君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入必輕之過犯悉赦衆人不可復禁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不敢犯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木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此等是不赦過也

案曰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上文云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是不赦也又引禮記證之者王制篇文彼注云亦為人將易犯彼無疏彼連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管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檢邪得志人爭效尤故云亦為人將易犯若以彼過為過誤則彼上文已言凡作刑罰輕無赦足以明之何復復出偽孔強以兩五過連文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矣駁尚書注皆非也大傳云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生之道乃刑殺所謂疑則有赦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傳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

案曰簡孚已見上文傳以惟貌為察其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武億切玉篇卷下第四百二十五糸部亦云緇莫交切旄絲也說文緇字義類相從緇字次細字下細字次纖字下而緇訓細細訓微則緇訓旄絲亦微細之義偽孔不得其解以音近改為貌非也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緇釋為貌云出尚書古文亦惑于偽孔而誤也傳以稽為攷合者鄭注周禮天官小宰官正地官實人義也罪狀誠實衆論會同且察其情至微細之處皆有所攷合然後刑之王制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是也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案曰王制無簡不聽注云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此傳簡訓簡核非是餘與鄭同又言無簡不聽之故出人不可受刑殺當敬天之威也

是辟疑赦其罰百鍰問實其罪傳曰疑赦其罪

馬曰鍰鉞也鉞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鉞重六兩周

官制重九鉞俗儒近是王曰六兩為鉞傳曰刻其額而溼之曰

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問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疏曰說文

額頤也鍰一名鍰鄭元周禮注云鍰鍰也先刻其額而以墨塗之言刻額為鍰

以墨塗額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

鉞馬融云鉞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鉞六兩為一不知所出耳鄭元

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鉞十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

兩鍰鉞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鉞為鍰二鍰四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

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鉞如鄭元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

校十六銖爾辭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

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辭典傳云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

人贖罪皆用銅耳問實其罪檢問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經釋文先言說文云鍰鉞也云云即云馬同則鍰鉞也云

云即是馬注繼以又云賈逵說云云則賈逵說云云亦是馬注故并鈔為一

條也秋官職金疏有一段釋其詞是許慎五經異義文據彼疏並列兩說馬

以鍍即是鈔先據一說云一鈔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  
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為鈔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  
書歐陽夏侯說也賈逵傳古文賤夏侯歐陽等故目以俗儒也雖賤之其義  
則較古文爲近故取之也此經鄭注已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  
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  
近是引周禮釗重九鈔爲證攷工記桃氏爲釗上制重九鈔中制七鈔下制  
五鈔彼注以九鈔爲三斤十二兩七鈔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鈔爲  
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鈔爲六兩六兩兩馬融  
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鈔六兩爲近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  
三鈔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鈔鍍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鈔十鈔  
爲鍍鍍重六兩太半兩兩鈔鈔似同矣則三鈔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  
鈔鍍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鈔及大辟干鈔許氏以此鈔與尚書鈔爲一云  
今東萊稱云云者鈔鍍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鍍是以鄭引許氏  
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鈔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一爲太三分之二  
一爲少以二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鈔爲鍍者鍍則百六十  
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鍍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鈔  
鈔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引人膠三鈔彼注云鈔鍍也彼疏云尚書其  
罰百鈔等言鍍此與冶氏言鈔鈔與鍍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請  
文知鄭意以鍍即是鈔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  
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金三  
罪于鍍鍍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金罪金三  
斤爲價相附此鄭說呂刑鍍字之義之明文也

尚書後案 卷二七

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鈔與鍍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鈔見周禮  
故于鈔字下引周禮爲證鍍見周書故于鍍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  
其義是一故云鍍鈔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  
不可易也再以許慎之意推之慎亦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鍍而  
其說以一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鍍字之義非鈔字之訓今乃入之鈔字下  
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鈔然後次以鍍字而注其下云鈔也則  
慎意以鍍即是鈔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  
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鍍僅爲銅三斤一  
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銖爲千一百銖又以百乘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千二百五  
分銖之十三共爲千二百五十分銖之十三共爲千二百五十分銖之十三共爲千二百五十分銖之十三  
九百六十銖爲四兩餘一百九十二銖又得八  
兩共四兩八兩六兩爲斤則四兩八兩爲三斤  
十斤 就今銅價計之三十斤 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慎自序亦云書  
僂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  
兩古文作鍍說云一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爲  
古之率多作鍍雖所引未全想許慎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  
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

刑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

馬曰倍二百為四百銀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銀三分銀之一也釋文。史記。周本紀。刑。傳曰。刑。足。曰。刑。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銀。疏。曰。釋。詁。云。刑。則。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刑。絕。也。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倍。一。倍。也。下。句。贖。官。六。百。銀。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銀。也。截。鼻。重。于。毀。額。相。校。倍。少。則。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不。倍。倍。則。近。于。贖。官。也。

案曰馬云倍差倍二百為四百銀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銀三分銀之一者於倍之外又加太半倍則重于刑又多故也傳云刑足曰刑但刑字說文卷四下刀部無新附亦無惟卷二下足部云刑明也从足非聲明斷足也从足月聲刀部刑字則但云絕也然則刑當作刑明也伏生書傳作刑則是今文周本紀亦作刑據上文百銀周本紀從今文作百率則知此亦今文漢刑法志引下文刑罰之屬亦作刑罰之屬說文卷四下骨部云釐都帶也从骨賓聲孫子列傳履涓召孫釐字當從骨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釐釐則釐是則去其都帶骨使不能行故云斷其足也

公羊襄二十九季疏引鄭駁異義云魯傳改贖為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為刑司刑注亦云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彼疏云贖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贖作刑至周改贖作刑書傳云贖者舉本名據此二條字當從骨呂刑實當作刑而刑既起魯陶則刑刑虞已有或謂虞象刑犯贖者舉贖贖者之者非其贖是則鄰骨則刑疑是斬趾而周改刑為刑則刑疑又有異與說文以刑訓刑不同司刑所說五刑其四皆同呂刑惟刑與刑異則鄭義較說文為精偽孔以刑為刑非是但不知二法究何所分別也

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銀閱實其罪

傳曰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曰官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路五季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官非坐淫也漢除囚刑除墨劓刑耳官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官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于官也

案曰傳云官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疏云漢除囚刑官刑猶在隋始除者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季除囚刑彼疏亦云所

赦者唯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囚刑而官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龍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官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浩張斐也此與漢書作官刑及或成周有刑字亦同疏謂大刑乃官刑也此說就名雖

大辟疑赦其罰千銀閱實其罪

傳曰大刑也

案曰鄭云千銀四百十六斤十兩太半兩說已詳上文大綱一。銀六兩。注云所出金。財。少。今。此。鄭。從。今。文。家。說。注。刑。疏。必。不。用。宋。人。無。知。此。說。注。二。卷。宋。作。刑。注。近。日。有。一。人。擬。唐。以。前。解。釋。遂。承。其。說。謂。是。也。金。銀。即。是。銅。或。謂。黃。金。或。謂。赤。金。故。云。然。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曰歷言刑條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刑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為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為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釋文曰。僭。字。從。人。下。心。聲。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僭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茲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刑成比之注云刑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刑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即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即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即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曰。漢。決。事。比。傳。引。注。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未。詳。傳曰重刑有可以勝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赦者唯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囚刑而官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龍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官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浩張斐也此與漢書作官刑及或成周有刑字亦同疏謂大刑乃官刑也此說就名雖

大辟疑赦其罰千銀閱實其罪

傳曰大刑也

案曰鄭云千銀四百十六斤十兩太半兩說已詳上文大綱一。銀六兩。注云所出金。財。少。今。此。鄭。從。今。文。家。說。注。刑。疏。必。不。用。宋。人。無。知。此。說。注。二。卷。宋。作。刑。注。近。日。有。一。人。擬。唐。以。前。解。釋。遂。承。其。說。謂。是。也。金。銀。即。是。銅。或。謂。黃。金。或。謂。赤。金。故。云。然。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曰歷言刑條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刑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為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為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釋文曰。僭。字。從。人。下。心。聲。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僭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茲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刑成比之注云刑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刑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即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即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即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曰。漢。決。事。比。傳。引。注。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未。詳。傳曰重刑有可以勝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  
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為輕并數也知不然者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  
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贖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  
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安  
為其說故今不從

案曰疏劉君不知是焯是炫劉傳李賢注與劉同馬鄭注已公姑從傳可  
也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匪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  
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疏曰刑新國用輕典云云周禮大司寇文鄭元云  
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于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案曰傳云刑新國用輕典云云疏引大司寇注云云者秋官司刑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鄭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

略盜者其刑膺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擄

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咻

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劓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曰夏刑

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官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

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為重正大司寇所謂刑亂

國用重典者且引刑罰世輕世重為證則鄭注此經世輕世重亦必以穆王

改周禮之重刑而就夏刑為說也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季不用穆王是康王適孫本紀雖云是時王道衰微要足平國宜用中典

呂刑序傳云呂侯訓夏刑法更從輕疏云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

夏法廢久今復訓夏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司刑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

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重刑

多此經墨劓皆千刺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傳  
疏雖則云然其實重者改輕少者加多正所謂中典不輕不重者故此言刑  
罰世輕世重也荀子卷十二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  
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  
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  
此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人偽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  
子雖惡其意鄭學惡而知其美若荀卿非尚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不必概  
從也其卷五王制篇又引維齊非齊而說之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  
爭則亂先王惡其亂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是後天  
下之本也楊倞注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為治此  
義與呂刑本旨全不切合觀此益知荀子不盡可從世輕世重宜從傳義也  
云有倫有要者大傳說呂刑云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業每君異法聽  
無有倫故法難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人極于病非依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口才可斷獄

惟平良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案曰經惟云罰傳兼刑罰者說文卷五下井部云刑罰罪也是對文刑罰異

散文罰亦該刑也又以佞為口才者論語雍也篇孔安國注文也云罔非在

中者秋官司刑士云士師受中鄭既解受中為受獄訟之成又引先鄭云中者

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司寇亦言斷庶民獄訟

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徐幹中論卷下賞罰篇引此經說之云賞罰不

可疎亦不可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重亦不可輕賞輕

則民不勸罰輕則民凶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中以平之

而不失其節是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案曰傳云云者辭多差錯而情惟一實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是從有從辭從情二義此文又見孔叢子以為孔子說此經之言而其下又  
多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句是也尉繚子將理篇第九云善審囚之情不待  
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管人之背灼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  
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  
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疏曰明開刑  
書相與占之者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  
筮之占故稱占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  
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  
斷其輕重乃于刑書比附罪故彼此各據一義不相違也

案曰大傳引此經作哀矜折獄且引孔子說此經之義云聽訟雖得其指必  
哀矜之必者不可復生矜者不可復續也此承上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而言  
正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敬當作矜是折之假借字然亦當以彼為  
正也

獄成而乎輸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鞠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  
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傳曰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請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我敬于  
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疏曰襄十二季左傳吳諸侯之例云異姓臨于外同  
族于廟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傳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案曰馬云相助也者毛詩清廟及雍傳文釋詁相助同訓勳是得轉相助也  
襄十四季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是天助民作之君  
以配天之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傳曰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  
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  
有與對直已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  
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得單辭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

案曰傳以亂為治釋詁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傳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實也惟聚罪  
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案曰大傳云獄貨非可實也實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實受人之財  
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是說此經獄貨非實之義也傳以府為聚者昭  
十二季傳吾不為怨府杜預注云怨禍之聚是也辜罪釋詁文功為事者周  
禮內宰稽其功事又施其功事遂大夫以稽功事功亦事也庶眾  
釋詁文尤為罪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作說注云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  
庶說羽求切字當從說文作說也貪貨枉獄天報以眾罪經意甚明傳乃以  
庶為眾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眾人見罪則是民既受上之虐又代上受  
報其義非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曰當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  
之天道罰不中令眾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

案曰傳以極為中者小雅楚茨鄭箋周頌思文毛傳商頌殷武鄭箋周禮天  
官敘官鄭注義也令善釋詁文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

于五極成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  
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  
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為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

于五極成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

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

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為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

云所因謂三綱五常白虎通卷下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也是也慶善見上嘉善師衆茲釋詰文

尚書後案卷二十八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曰義本作道。案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義作道。注在而今本。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釋文曰林之詩音全解四十卷。史記三十九卷晉世家及別案解。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

一人故以字別之疏曰觀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叔舅曲禮天子謂二伯伯父伯舅此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義和知是字也

案曰鄭云義讀爲儀者古音義魚反儀魚何反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錄釋載漢孔耽神祠碑鴻凱風以惻惻惟參儀以愴悵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參參者儀並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參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參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義說文卷十

二下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是義與儀通也鄭又云儀仇皆訓匹故名仇字儀者釋詁仇儀同訓匹詩柏舟實維我儀毛傳亦云儀匹也國語丹朱馮身儀之注云言馮依其身而匹偶之關雎詩云君子好逑傳云逑匹也釋文述

本亦作仇是儀仇皆訓匹也史記晉世家云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錫叔而立是爲文侯桓二季左傳文侯之父穆侯生太子名曰仇生少子名曰成師

歸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此後人見成師之子孫以曲沃

代晉故造此說其實仇亦美名故有美字古人名字往往相配如說文从部云从旌旗之游从蹇之貌古人名从字子游又云施旗兒齊樂施字子旗知

施者旗也又石部云破厲石也鄭公孫假字子石又黑部云黷雖音而黑也古人名雖字子皆是名字恒相配故名仇字儀也傳說與鄭同疏言天子稱同姓諸侯伯父叔父稱某者若稱某則呼名左傳襄十四季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予命女環是也今稱字者尊之也古人字皆一字此云義和



鄭解義不解和蓋和是聲之助也馬以義和為以義和諸侯攷此篇呼父義和者三信如馬解則何用屢言之馬注非也

又案曰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王孔皆謂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定王室故王命之而史記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為伯載此篇文案隱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考

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無平字于父義和解為能以義和諸侯而不以為文侯仇字則馬融解此篇亦當同史記說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亦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其後三季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拒也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人相傳有此異說據鄭以義和為文侯仇字則史記新序誤也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疑似論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自東徙洛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仇穆侯之子後漢書卷三十七下鳩傳云永平十年召見

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然則文侯的係名仇何得以為重耳又考僖二十八季左傳敘述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周襄王王錫命之事而曰用平禮也杜預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文侯之命仇非命重耳固有確據鄭說不可易也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傳曰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本紀卷三十九晉傳曰夏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案曰馬云昭明也者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是也上文不顯與不顯哉文王謨義同謂大明之文武也傳謬謂文侯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而克慎明德若亦謂指文侯則偽孔亦知其不可解為能詳慎顯用有德謬甚矣至昭升于上云云則斷不能以為說文侯乃始云更述文王所以王夫不顯云云若

使果稱文侯非謂文武則昭升之上當別以文王起文豈平王豫知後世有為我言作傳者必將表明吾意而姑省之乎且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者即此明德也既解明德為文侯顯用有德則此昭升敷聞者謂何皆非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布明事其君子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案曰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者細衣昔吾有先正彼注先正先君長也正長釋詁文公卿大夫亦是君長也傳云正官者康誥正人傳云正官之人是也左右者泰象傳以左右民鄭彼注云左右助也商頌長發實左右商王毛傳同是也傳以先祖為後世先祖後世二字安增殊不詞又訓懷為歸謂歸在王位平王先世穆王周行天下終沒祇宮可言歸昭王南征厲王流彘皆不得歸其餘諸王並未蒙塵何以云歸皆非也揚之水詩懷哉懷哉箋云懷安此懷亦安意也

鳥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珍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王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

傳曰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父夙國敗祖業墮隕周邦委亂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侵戎傷我國家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案曰王及傳皆以造為遭者大誥弗造哲王莽作誥擬之云子未遭其明惠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周本紀徐廣音云造一作遭是造遭通也王又云幽王為犬戎所殺云云者事載周本紀及竹書紀年也又以純為大者釋詁文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子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考在厥躬文淵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既為即傳及疏亦皆言即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為即因隸書既字偏傍與即相似故誤以即為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子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考在厥躬文淵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既為即傳及疏亦皆言即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為即因隸書既字偏傍與即相似故誤以即為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既亦猶頤命茲既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既為即也彼文讀注又云我周家

用事者無能有者老賢者使國危公罪咎在其用事者與傳意亦同也

日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續子一人承綬在位

傳曰曰同姓諸侯在我祖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釋文曰辟扶亦反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若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

案曰傳云肇始刑法釋詁文又以文人為文德之人者江漢詩毛傳義毛鄭皆謂是召虎之先祖此經文人亦謂文侯之顯祖唐叔也僖二十八季傳唐叔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成王弟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釋文曰扞下里反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疏曰戰功曰多周禮司勳文

案曰傳以扞為救者祭法能捍大患有救義但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無捍字扞字注云攸也則非救卷三下支部云攸止也从攴早聲周書曰攸我于艱矣扞切據此字當作救訓止者救之則止義似通也僖二十八季傳云誰扞我圍是假借字也

若汝子嘉

王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尚書卷○山非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康安汝國內上下

案曰歸視爾師寧爾邦者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是也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釋文曰賚力代反賚音所又音只部引周禮賚全秬也古鬯字

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卣不言圭瓚可知卣中樽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形亦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疏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饗人掌和鬱鬯以具羣而陳之鄭云鬱鬯金香

卣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康云鬱為草若蘭又有卣人掌其秬鬯鄭云

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總是以鬯和黍米之酒

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名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卣中尊釋器文係炎

日尊彝為上爵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鬯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禘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羊彝黃彝則

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盛于卣祭則實于彝也詩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鄭云王賜名虎以鬯酒一尊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

見記者然則秬鬯當遍告宗廟此惟言始祖舉尊者言之耳形從丹茲從元故形亦係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周禮司弓矢掌六弓

其名王張夾庚唐大鄭元云六者弓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張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庚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鄭元以此彤弓為周禮唐弓大

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從于弓赤黑之色也六畜特以馬賜供武用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可動

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以功大小為度

案曰秬鬯者秬是黑黍以為酒芬香調鬯故名秬鬯若築鬱金卣釀和之則名鬱鬯也非卣名此鄭毛詩箋周禮注義也洛誥秬鬯傳但云黑黍酒似與

鄭合此傳乃云釀以鬯卣則非是疏附會之皆非也傳云形亦盧黑者僖二十八季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杜預注云形亦盧黑者

彼疏云形亦盧黑者說皆然說文形從丹茲從元是赤黑別也文四年傳甯俞言諸侯敬王所佩而獻其功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以覽報

宴詩小雅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此經及僖二十八季所賜與甯俞所言及詩序合也盧卽旅禹貢謂之盧又作黼楊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彤弓

黼矢司馬光曰黼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禮天子唯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卿子大略篇曰天

尚書後案卷二十九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曰誓其羣臣通稱士

案曰鄭云者此非軍旅之誓故當為告羣臣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而敗

喻亦是國危故以此士兼羣臣及民也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

中褒其君為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

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為公尚書公

曰嗟秦伯也是說此經篇首之義費誓稱公從可知也

子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衆言之本要

案曰傳以首為本者曾子問云今之祭者不首其義彼注云首本也釋詁首

始也昏義云禮始于冠彼注云始猶根也根有本義是首亦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傳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疏曰訖盡自用若順盤樂也

案曰自用詩執競傳文若順釋言文般樂釋詁及周頌般篇箋文盤般同也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案曰山井鼎攷文古本無作下無他伎何

傳曰人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已有非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疏曰員即云也○案曰據疏則唐初尚作員山井鼎攷古本亦作員下

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正月云皆屬孔云本又作員而謂云景員釋詞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轉詩作魂亦與云通中

山經云其光能照其氣覆覆春秋引孝經說云魂白也魂云也名覽圖通篇云雲氣西行云云然則魂即云云

員即云也周必大謂文苑英華賦多員員來讀齊正義知今云字乃員之省文

王且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

所及蓋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傳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

日月竝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及之無所益

案曰王以逾邁為遂往傳以為行過者適行釋言文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

毛傳同行則將往于彼二義通也

子彫弓諸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與何休合然則賜用彫弓以此弓正是侯

制兼以士大夫之禮弓者以備用也每弓一則矢百者彼倍二十八季杜注

又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小雅彫弓疏引服虔左傳注與杜同秋官大

司寇束矢鄭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今與魯頌束矢其搜毛傳五十

矢為束彼疏謂毛從其師荀卿之言以五十矢為束尚書左傳皆云一弓百

矢或軍禮重弓以備折壞亦分百矢為兩束故鄭不易傳也傳又云彫弓以

講德習射是小雅彫弓毛傳文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

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鄭曰都國都也傳曰當簡核愛治汝都鄙之民和政治則顯用有德之

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疏曰鄙邊邑也

案曰鄭以都為國都者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詩彼都人士箋

云城鄙之域曰都傳十三季秦翰乘于晉自雍及絳裴駟引賈逵注云雍秦

國都絳晉國都是也用成爾顯德期文侯能成是德也傳前既謬解明德為

顯用有德于此終怙其非必以成爾顯德為顯用有德之功成皆非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八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蹇叔等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惟指今

事為我謀之人且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疏曰今之謀人杞子之類

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云甚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甚甚渠記切今周

書無此文詳攷之此經未就予忌當即是也定四年傳甚間王室釋文甚音

忌杜預注甚毒也據疏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甚與忌聲相

亂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傳云古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者據左傳諫穆公

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

帥師而東為晉敗于穀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毅同又左傳言

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謂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

罪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又載秦

誓之文而說之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傳用公毅史記

說故言蹇叔等也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穀余收爾骨焉而公毅史記皆

言二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過釋言文愆僇同也劉向新序卷五禘事篇云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

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古文苑卷六張超謂青衣賦亦云秦穆

思魯故獲終吉公羊文十二季傳何賢乎秦穆公以為能變也荀子卷十九

大略篇亦云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于峭函

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徐幹中論卷上修本篇亦云孔子謂子張

日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

也以上諸文皆是說此經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傳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案曰秦本紀節錄此篇之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則此番番當

為衰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當作皤皤白頭兒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

以為素李鼎祚亦云白素說文卷七下白部云皤老人白也是也偽孔以松

高詩申伯番番為勇武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既是勇武何下又云旅

力既愆乎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鐘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骨也重文作

臂云象文呂从旅从冎骨骨為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臂強則身健此

案曰馬以截截為截削省要因破調為偏訓為少者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崔譔本作謂音辯是謂與偏通故馬為是訓也傳云察察便巧善為辯伎之言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謂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論言論語曰友諛佞田切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是截截諛言為便巧辯伎之言也又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戈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戈戈巧言昨干切說文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存異本故兩引之如此也文十二季公羊傳引此云惟說善言何休注說善言薄貌淨猶撰也國語越范蠡謂吳人說說賈逵注云說說巧言也然則說說即說說亦即截截何休云淺薄者非是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說之言王逸楚辭章句又引作說說清言靖即淨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其言故何休以為撰馬融從偏生義其實亦是解為辯伎與諸家通也公羊又引俾君子易息而况乎我多有之辭作息者說文云辭籀文作倝从台因傳寫遂誤為辭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息與公羊合彼何休注云俾使也易息猶輕情也傳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皇作况者無逸云無皇曰又云

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今義作况是也  
 如有一介介斷斷無他伎釋文且介音界字又作介音工反斷丁亂反又音短於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釋文王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  
 他伎能徒守善而已傳曰如有束修一介介斷斷然專一之臣無他伎  
 藝疏曰猶是句之詞大學引作分猶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漣漪是也  
 案曰馬王並以一介為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注一介猶一槩義與馬王合也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文同義異也釋文云字又作介攷說文無个字惟卷五上竹部簡竹枚也今俗以介簡皆為物之以枚數者而又別作個卷八上人部亦無個字也而个尤不成字乃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尚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文十二年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斷斷王云守善傳云專一守善則專一義通大學引此經鄭注云斷斷誠一之貌則鄭義與王孔同也說文卷十四上斤部斷字注云截也从斤从對對古文絕徒玩切又重文斷字注云古文斷从卓卓古文吏字周書曰紹

留猶無他技此字訓截則有截削要約意其从古文專者卷四下申部專小謹也然則文有古今之異而義並同公羊何休注亦以斷斷為專一也猶公羊作焉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猶故轉作焉也他釋文云本亦作它者它即蛇字說文卷十三下中部云古艸居忠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它字訓作負何者以當之俗以象文也作也與它相似遂作人旁加也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不可用也今本大學亦作無他然釋文云無他伎攷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技巧也卷八上人部伎與也引詩籀人伎忒為證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引亦作技偽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鄭大學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下文有技注云才藝之技也何休公羊注云他技奇巧異端也且引論語攻乎異端為證與鄭合王孔云伎能伎藝則與下有技無別獨人伎忒之義于此無施故改其文仍不能改其義皆非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貌釋文十四卷王曰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  
 過寬則得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伎者傳曰休休樂善能有  
 所容

案曰鄭云休休寬容者與下有容為一義解之也王云好善何休公羊注云美大貌義皆通也公羊引如有容如作能者蓋古如字作而釋文其能而亂四方傳  
 字能此及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樂亦有不安字而作而則易也來云利達廣而不專及對向說能字皆為而也  
 能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圖云能猶能也釋文云故如轉為能也王以有容為容忍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也此有容即是能容有技彥聖何休云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與穆公情事正合與鄭義亦不背亦得備一解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釋文且好呼哉  
 傳曰人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也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人安我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  
 案曰傳云人有技若已有樂善之至云云者鄭大學注云若已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也以彥為美者釋訓云美士為彥鄭大學注用之



尚書後案卷三十

東吳王鳴盛學

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書禮。林之馬曰堯諡也與善傳聖曰堯疏曰言堯孔無明解下傳云虞氏舜名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則禹湯亦名于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隨其事而解其文不為名據此似堯舜禹湯俱名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不殊及鄭注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子小子履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

案曰鄭云書以堯為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制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馬以堯為諡鄭亦以堯舜禹湯為號諡之名放勳重華文命為名與馬同者士冠禮記郊特牲皆言殷以前生無爵祿無諡此指大夫士言若天子固應有爵諡且當兼有生號也孔傳放勳等隨其事而解其文則直以堯舜禹湯為名與鄭義異矣疏曲為彌縫不知論語注乃真出孔安國而書傳則魏晉間人假托與孔注論語不合者甚多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釋文曰思聰傳曰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傳曰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案曰鄭云云者孟子堯老而舜攝是也釋文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堯為一卷孔以各篇其篇首而以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謂

鄭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案曰鄭云云者慎微以下所叙皆堯老舜攝之事鄭以篇名堯典而述舜事

故解之也但堯殂落舜即其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則古史義例不可知矣

虞舜側微

鄭曰虞氏舜名傳曰為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案曰入麓伐木者經云納于大麓彼釋文引鄭注以麓為山足是入麓

為伐木即試以難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上文

帝釐下土釋文曰釐

馬曰釐賜也理也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

案曰馬云釐賜也者詩大雅江漢篇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賜也是也又既

醉篇云釐爾女士傳云釐予也彼疏云釋詁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

子今刻爾雅釋詁作釐予不作釐予蓋古音來讀若釐則賚亦可讀若釐故

轉為釐也馬又云理也者音近得訓也篇名案飲則富有賜汨作之汨訓治

治卽理故釐又為理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釋文曰別後為反分

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篇也

案曰傳以汨為治者釋詁云淵治也彼邵璞注云書序作汨是也說詳洪範

又以作為興者周禮春官笙師云厥其樂器鄭彼注云厥興也興謂作之是

得轉相訓也

九共九篇案飲釋文曰共音恭王已勇反馬同案若反飲于據汨汨作于十一篇序中其文皆汨汨與汨

嚴字六馬頭檢反益稷疏字六鄭世反馬鄭王已俱有反商者矣文雖曰南北異音故耳  
同乃集諸家之說九經論語爾雅考其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經乃鄭明代作非其元本也

馬曰其法也釋文王曰汨作九其故逸釋文傳曰稷勞也既賜也凡十一篇  
案曰馬云其法也者毛詩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毛傳云其法也是也汨

作等十一篇鄭馬所傳孔壁真古文皆有之未嘗以王肅亦見之故云逸不  
云以蓋逸與以有別以是全以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直至永嘉之亂始

以而鄭所述篇目向在其中明有汨作等篇皇甫謐親睹其目而無如汨作  
等篇他書不見援引之處不能憑空誤造乃不得已於偽傳中謾云凡十一

篇以不顧篇目之與鄭不合矣皆非也

又案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今不傳散見他書宋王應麟困學  
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辨下上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泉陶謨益稷釋文曰泉世謂禹謨亦作泉  
為泉稷又合此篇于泉陶謨其別有釋文曰泉世謂禹謨亦作泉為泉稷又合此篇于泉陶謨其別有

傳曰矢陳也申重也

案曰傳云矢陳也者釋詁文申重也者詳泉陶謨本篇

又案曰益稷疏云鄭馬王以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于泉陶謨謂其別有  
棄稷之篇者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泉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

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且孔穎達于書疏以馬鄭王合為一篇別有棄稷之  
篇為妄說及作詩齊諸疏又引泉陶謨稱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蓋穎

達明知鄭真孔偽因孔完鄭缺有意扶偽斥真耳皆非也楊子法言孝至篇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如晚晉本稷契無

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只因揚所見真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者至晉  
而亡今之劉泉陶謨下半以為益稷者乃晉人所秀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釋文曰別後漢因禮記鄭反任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釋文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蓋疏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  
貢法是禹所制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貢者

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貢此之所貢即與周  
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案曰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云云者經厥田上等鄭謂地形高下非肥磽  
但土自是有肥磽貢自是有厚薄故于此又為此解也天官太宰以九貢致

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旃貢九  
物貢鄭元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幣貢玉馬

皮帛材貢櫛幹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紉紵紃績如國游之游游貢  
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正義云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

人云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所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  
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鄭注所貢之物

皆據禹貢而言但虞周制度或因或革未必盡同鄭亦約略言之耳地官大  
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元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邦國地

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粢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  
國貢輕字之也正義云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

半諸侯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與諸侯同  
諸子諸男之地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

以貢天子即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  
皆自入充國家禮俗粢祀之用也又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

有鄭元注國之地物所有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是也太宰又云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

賦四曰家甸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  
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元以此賦即為地稅鄭元則以為口率出泉邦中在

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甸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  
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斤幣皆未作常增賦

正義以為太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  
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故以賦為口泉非地稅也今禹

貢所云厥賦皆指地稅故與九賦全別若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二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

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二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



貢服物備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彼謂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為每歲常貢之法者又各不同故有祀嬪器服材貨而無幣旂物明非常貢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

馬曰有扈奴姓之國為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釋文曰

夏本紀集解。水經十九卷渭水注。傳曰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釋文曰內句說反

鄭曰避亂于洛汭釋文曰須止也傳曰太康啓

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空須故言避亂也馬云須止釋詁文傳說之謬詳後辨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先往征之釋文曰

鄭曰先臣名釋文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

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

時亂甲乙先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案曰鄭云先臣名者真古文增多篇本有先征鄭注禹貢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于夏中康時列先第四格單名先不稱先侯是也

偽孔解為國名傳與經出一手故偽撰其文云先侯命掌六師以自實其說其堯典先子朱鄭馬皆云丹朱顧命先之舞衣鄭亦云人名先征之先安知非即造舞衣者而偽孔竟一槩俱改作國名以證古本有先國但先訓嗣先子自是堯子顧命先與兌和垂竝稱自是人名偽孔皆非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釋文曰契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釋文曰契孫相上居商止故

湯因以為國號毛詩二十三之三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疏曰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上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開立卒子其立卒子振立卒子

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十四世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止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

案曰鄭云契本封商者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城氏女簡狄吞卵生契堯末李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是也又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商今陝西商州其地是舉山南也鄭此注下必具說八遷之事今已殘闕矣據商頌疏謂鄭意湯取契所封為國號而王肅乃云湯取契孫相土所居之商止為國號非也商止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台商而取商止但相土居商止自此至湯都遂不改湯從商止遷亳則鄭馬王孔竝同此說知然者盤庚五邦鄭馬王皆以為自湯以下五遷商止也亳也魯也相也耿也則湯從商止遷亳明矣下節疏乃強駁之但李代悠遠不可攷耳安知契至相土必無七遷耶恐非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曰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釋文曰

自商止遷焉以相土之居商止其文見左傳因之言自商止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止遷也

案曰鄭云亳今河南偃師云云者說詳盤庚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班志文或鄭據當代之書與班合也

作帝告釐沃釋文曰告工壽反

傳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釋文曰

案曰王應麟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無帝告蓋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于葛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

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壁中增多之書無湯征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

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者孟子引為伯事今偽本入仲虺者亦當在此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汝方

傳曰伊尹字氏湯進于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還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

不期而會曰遇二篇疏曰伊氏尹字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案曰社者土也社者土也社者土也社者土也

鄭曰犧牲既成案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曠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

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為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

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傳曰湯承堯舜禪代

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

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不可遷之義案曰以周代三字本

然尚有社稷之義疏曰傳解湯遷社之意革命制因變社稷也昭二十九季左

傳云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

興也周棄繼之典當為衰字之誤耳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

即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莫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儒說

社稷有二左傳說勾龍柱棄惟祭人神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

棄是配食者孔云勾龍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

案曰鄭云犧牲既成云云者孟子文也又云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者呂氏

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桀為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

淵早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也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爾彼應劭注曰連

大旱七季明德以為薦而早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

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應說與鄭合也郊特牲云魯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太社而魯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

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壝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未有仍

魯國之社遺以為社者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

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為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

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偽孔必欲立異謂以革命而遷稷則遷之社則不

可遷而止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故社乎必不然也又夏社是既勝夏

後事湯替是伐桀誓衆之詞似晚晉書次第較順然順者正係偽本也

疑至臣扈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案曰馬云云者臣扈是賢臣見君與故知疑至亦臣名也傳曰三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案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陞出其不意陞在河曲之南疏曰安邑即漢河東

郡安邑縣史記吳起對魏文侯夏桀之居左河清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矣桀都在亳而當

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陞升者從下向上陞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出其不

意故也陞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南陞向西北渡河乃

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南陞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尚書疏。史記。傳曰地在安邑之南桀逆拒湯疏曰鄭云云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案曰鳴條南夷地名

孟子云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正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

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

克夏至于亳三股在定陶子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

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公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公明昆吾亦來

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于

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案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吸湯登自鳴

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卷九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巢門

高誘注桀或作巢又卷十九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

歷山觀下文伐三般三般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

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為南夷且逸周書卷九股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

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山皆向

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為

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傳乃云鳴條在安邑疏附會駁鄭非也

作湯晉

馬曰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開

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

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案曰馬云者詳堯典序及後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

鄭曰伊訓云載字在毫又曰征是三股

傳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股則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

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及遂奔南巢

案曰鄭引伊訓云云者鄭所引乃真伊訓東晉晚出古文伊訓無之也載字

者疑即下文俘寶玉古字通也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傳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篇曰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傳曰歸自三股而還大坳地名仲虺為湯左相奚仲之後疏曰大坳是定陶

向毫之路

案曰傳云仲虺為湯左相者定元季薛宰自述其皇祖會居是官下至襄二

十五季慶封為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困于古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毫作湯誥

傳曰黜退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別載湯誥乃孔壁真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說見後辨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曰伊陟臣扈曰

一德

案曰鄭以此篇次湯誥後者史記錄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與鄭本篇次

同自是成湯時作晉人以為訓太甲非也引伊陟臣扈曰者下闕不可知也

答單作明居

馬曰答單為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曰馬云云者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季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季凡三篇其二曰疏

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此序以太甲元季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

太甲以孫繼祖即以其季為元季也周法論季即位知此即以其季稱元季

者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二月若論季即位

二者皆當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

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季太甲即稱元季也據

此序及太甲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

弟外丙三季崩別立外丙弟仲丁四季崩乃立太丁子太甲彼必矣也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

其疎也

案曰鄭以肆為陳者秋官鄉士職注義也傳疏崩季改元及太甲以孫繼祖

二說皆非也說詳後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案曰鄭以桐為離官非葬地者劉向言殷湯無葬處蓋無文可攷莫得而知傳說非也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思庸念常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答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釋文曰沃丁事反於沃丁

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答單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此篇以戒也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季伊尹卒季百餘歲

伊陟相太戊

馬曰太戊太甲子釋文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疏曰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案曰馬云太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太

戊為沃丁弟太庚之子世表則以太戊為沃丁之弟是亦太甲子也馬云云

是據世表偽孔云沃丁弟之子是據本紀下傳云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

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此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太

戊太甲子世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偶誤耳偽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釋文曰桑穀反

鄭曰兩手益之曰拱史記殷本紀表桑穀共生於朝傳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不恭之罰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文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五行傳

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雉之祥漢書五行志夏辰始昌劉向算法

云人君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也青雉之祥是貌不恭之罰也皇甫

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

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心乎太戊懼修政三季遠方重

譯而至七十六國

案曰鄭云兩手益之曰拱者論語眾星共輝文鄭作拱拱手也是共與拱通

傳三十二季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卷六季夏紀制樂篇載

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桑穀之祥太戊時事而呂覽及韓詩外

傳三卷以為湯時事若伏生大傳見前及漢五行志引劉向說又說苑一卷

若道篇則又皆以為高宗武丁時事皆非也

伊陟贊于巫咸

鄭曰巫咸巫官尚書疏曰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釋文曰資治通鑑八十九卷

傳曰贊告也疏曰君爽傳曰巫氏也鄭云巫官案君爽咸子贊父子赫大

臣必不世作巫官孔云巫氏是也

案曰鄭云巫咸巫官者周禮春官有巫官必因于古也馬云男巫也者春官

有男巫女巫則巫是男女通稱又楚語云在男曰覯在女曰巫嫌巫咸是女

巫故辨之也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覽云巫咸作筮則巫咸之為人可知也

作咸又四篇

馬曰艾治也釋文曰艾治也傳曰四篇皆以

案曰馬云艾治也者君爽云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

家史記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殷本紀傳曰篇以

案曰馬云云者真古文有原命馬親見故知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釋文曰

傳曰仲丁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也疏曰此及下傳言仲

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仲丁是太戊子太戊時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李暉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

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案曰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司馬貞云太史公知舊有中丁今已遺闕也

疏引或說是括地志文以囂為敖疑當得之說詳禹貢泂水李暉皇甫謐似

皆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釋文曰河亶甲

傳曰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祖乙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

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尚書疏曰劉向通鑑外紀三卷馬曰圮毀也釋文曰

曰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曰知非圮于耿更遷餘處

必云圮于相遷于耿者明與上文文相類故為此解鄭元云云稍為文便但  
上有仲丁直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  
應文類遷居股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為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  
遷于股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股毫皆相耿與奄五邦此不經  
之書未可依也

案曰鄭云祖乙又去相遷耿云云者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以湯之  
商正與毫配爵相耿為五也傳以為地于相遷于耿曲說而文不便非也或  
云遷邢邢即耿非有二也汲冢又添出遷奄一層如此則有六邦矣尤非也  
鄭馬皆以圮為毀者釋詁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收號曰殷者今偃師是也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收號曰殷者今偃師是也  
手詩二十三卷鄭注云亳在宋州之東南也鄭注云亳在宋州之東南也  
云亳五十八卷鄭注云亳在宋州之東南也鄭注云亳在宋州之東南也  
治亳殷既曰自湯以來屢遷盤庚是在後故序傳之傳據一身五遷故辨之  
云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此序云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之別名則亳殷即是

一都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股殷在都南三十里東晉云將治亳殷  
舊說以為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  
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南有殷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壁內之書安國先  
得其本毫字摩滅或為宅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  
知末哲不見壁內之書安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餘王居之非盤庚也  
盤庚治于毫殷紂滅在于朝歌則盤庚以後遷于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  
南亳地遷洹水之南後又遷朝歌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五遷盤庚不在其內說亦見本篇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鄭曰民居耿久者流成俗故不樂徙傳曰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  
相與怨上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鄭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馬曰高宗始命為傅氏傳曰高  
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名說使以所夢形  
象求于外野得之傅巖疏曰世本盤庚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  
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案曰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者馬與鄭同股本紀云武丁夢  
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于傅險中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武丁與語果  
聖人舉以為相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疏引皇甫謐亦云以其得之傅  
巖謂之傅說皆與鄭合此古義也新唐宰相世系表云商時處說之界有傅  
氏居于巖傍號為傅巖盤庚得說于此此直謂說先已姓傅武丁又說盤庚  
無稽之言也傳云使以形象求之者荀子卷三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  
鰭楊倮注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鄭曰雊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雊升鼎耳而鳴象觀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

鄭曰雊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雊升鼎耳而鳴象觀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  
之謀以為政

案曰鄭云鼎三公象也者周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  
鐘鼎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  
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鄭  
又云又以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鄭以為視不明故有  
羽蟲之病與劉歆合傳以為耳不聽則不得以初蠱示罰傳說非也

補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傳曰祖已賢臣

鄭曰答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

周者為周所告釋文

案曰鄭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縣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為開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彼疏云家語書傳亦有其事是也又云三伐皆勝者下疏引書傳伐邶伐密須伐大夷是也大雅皇矣疏引孫毓毛詩評亦據此文以說也鄭又云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者鄭訓告為惡故解答周謂周為紂所畏惡馬融反謂殷為周所告文義回曲其說非也

周人乘黎釋文曰黎力兮反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季伐崇案曰王序疏左傳乘勝也所以見惡疏曰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鄭云云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季斷虞芮之質二季伐邶三季伐密須四季伐大夷五季伐者六季伐崇七季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邶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

案曰鄭云紂得散宜生獻寶云云者事出大傳詳見顧命傳以乘黎在紂周之前序為追述所以答周之故而言乘黎與鄭異其說非是疏雖曲護傳既此疏鄭是傳非自見也史記殷本紀乃以文王先為崇侯所譖囚于羑里闕天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訟而受命稱王明季代大戎明季伐密須又明季乃敗者國祖伊以告又明季伐邶又明年伐崇又明季而崩其敘事先後之次多與鄭注乖異鄭據伏生書大傳書傳是先秦古書必係孔門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其敘伐崇事為最在後則諸家與鄭不合也周頌維清箋云文王受命七季五伐故于此注以伐崇終言之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戲黎釋文曰受如字伯亦作伯戲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學書知其本故曰受案曰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傳曰祖伊祖已後賢臣受紂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無道故亦勝也案曰鄭云云者逸周書卷四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呂覽

仲冬紀第四當務篇云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高誘注少小也是也馬注未詳

殷既錯天命釋文曰錯七各反

馬曰錯廢也釋文曰錯亂也

案曰馬云錯廢也者論語錯在包咸云廢置邪在是錯為廢也唐賈至微子廟碑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是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釋文曰少師

鄭曰微子啟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行後立為后生受德案曰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傳曰告二師而去紂

案曰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云云者鄭據呂覽詳見本篇又以微子名衍者為微子之弟與微子俱為紂同母庶兄者禮記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行彼注亦云微子適子亦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也本篇疏云史記稱微子衍行亦稱微子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案曰鄭馬王

鄭曰十有一季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季入戊午師四十歲矣案曰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案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於附以為受命之季至九季文王卒武王三季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會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季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泰誓渡津乃作大會以誓衆疏曰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季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季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季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季而已知此十一季者文王改稱元季九季卒至此為十一季也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季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季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季非武王即位之季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季不得以十三



侯會還歸二季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季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建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已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是歲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已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已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燹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越于周廟云云合而考之武王于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為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日初二壬辰又明日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即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建師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即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據歷志云自行三十日自本月癸巳至此二十五日武成疏云自行三十日明日已未晦日為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為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明日初五甲子殺紂即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牧野所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所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為小寒節三十日已丑為大寒節是季閏月已丑之明日為周閏二月庚寅朔在歲終始是月十五日甲辰為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為戊午日明日為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已未朔又明日初二庚申為驚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為戊子日明日為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已丑朔十六日甲

尚書後案 卷三〇

辰望十七日乙巳為既旁生魄二十二日為庚戌則燹于周廟之日二十三曰為辛亥則祀于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為乙卯則祀越于周廟之日也毛詩大雅大明疏歷引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筭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龍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歷久失傳據漢志攷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為辛未但史記季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况古人無以甲子紀季者伐紂月日可攷而季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釋文曰車直音也古者車如屋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車即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舉全數是百夫長一人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不言故云舉全數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十七十六夫共出長較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緡葛杜注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割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虎賁三百人釋文曰

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



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勇士稱也孔意虎賁即經之百夫長

案曰傳以兵車為百夫長所載又以虎賁即百夫長然則虎賁三百已載滿三百兩之車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及千夫長皆徒步而從百夫長乎非也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鄭曰牧野對南郊地名毛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案曰周禮十九卷春官甸人注曰至牧地而督衆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議其政事作武成文曰武成

鄭曰著武成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武成六篇與論二卷主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畢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武功成文事修

案曰鄭云著武成至此而成者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字箋云武王成我周家王道又云應侯順德昭哉嗣服箋云武王能成祖考之功伐紂定天下周頌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者定爾功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

勝之季老乃定女功是也鄭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人者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後漢世祖光武帝紀季武成至此時又以其逸文殘闕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律歷志說詳後辨古文尚書本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漢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後志見存實數也今之武成皆人作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文曰洪範

馬曰箕子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請父趙汝談周易圖四卷史記傳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

案曰馬云云者詳見微子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文曰分器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周本紀案曰宗彝八十九官注并疏玉海以傳曰賦宗廟彝器酒樽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疏曰邦諸侯者

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

案曰鄭云宗彝宗廟尊也者春官序官司尊彝注云彝亦尊也魯禮曰彝彝

禮也言為尊之禮也故彼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

雖彝獻尊象尊壺尊者尊太尊山尊是尊彝各不同而此注以尊解彝彼序官注云云彼疏謂尊彝同是酒器但盛饗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彝也曰彝是也據彼職皆是

祠禴烝嘗等所用故鄭以為宗廟尊也鄭又云著王之命及受物也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地彼注云圭瓚也瓚也地也彼疏謂天子圭瓚

諸侯璋瓚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不得地則用圭又曲禮疏引禮緯合文嘉謂惟上公九命作伯者始得加九賜第九賜始得地然則賜地為最重此

彝既是盛和也者則未必凡諸侯皆得賜但因其是貴重之物故以彝統尊而作書以著王命及所受之物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文曰旅獒

鄭曰獒讀曰豪凶戎無君各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遺其首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尚書疏案曰獒是山名獒是犬名馬曰豪首豪也文曰獒凶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疏曰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鄭云云良由不見古

文安為此說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案曰鄭云獒讀曰豪云云者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

豪各封煎罕開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傳以為犬犬高四尺曰獒人家畜畜左傳公曠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偽書已盛行矣又太保作旅獒未見其為召公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為太保矣史記周書並稱武王

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始見賈

誼新書作偽者但見召語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語皆然遂以旅獒之太保為召公之官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

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

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巢伯來朝文曰巢伯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

來朝尚書疏案曰巢之諸侯詩十之一卷小雅采芣疏案曰巢三十傳曰殷之諸侯

案曰鄭云巢南方之遠國者魯語築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季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襄二十五季穀梁傳吳子伐楚門子巢范甯云攻巢之門為伐楚也然則伐楚經巢先攻巢然後楚可伐楊士助疏云舊解巢楚境上小國是巢為南方遠國也居巢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鄭又云諸侯世一見者者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豈見是也又云伯爵也殷之諸侯云云者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爵荒服則無公侯稱稱伯詳卑陶謨也

芮伯作旅巢命釋文曰芮如雙反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十八之三卷大雅桑柔傳曰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曰世本云芮姬姓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詳見顧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讀疾徒登反

傳曰為請命之書藏之于匱藏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釋文曰殷古儀反相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子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季

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黜貶退也尚書疏。王天與向。鄭傳二十五卷。之二卷。鄭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

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疏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即此三監也漢書地理志

周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都封武庚卿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異耳史記衛世家云

武王封武庚為諸侯奉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者

以下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挾興作費誓彼三序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後也多方篇

數此諸國之罪云至於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

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夷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于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于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

案曰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為三監之明文故鄭云云也偽孔故欲立異止言管蔡不及霍叔然則霍叔無事矣何又于蔡仲之命則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乎此傳非也

又案曰此淮夷內有奄無徐夷若費誓則有淮夷徐戎而無奄本非一事又東征只有一次諸國無再叛事傳疏有誤詳多士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鄭傳。又十九。傳曰啟

知紂必凶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疏曰啟知紂必凶告父師少師道于荒

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

案曰鄭云云者周頌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彼箋即取此序之文以說是也云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彼注云投舉

徙之辭時武王封紂于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彼疏引發墨守云六季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子宋是也餘詳微子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釋文曰穎

鄭曰二苗同為一穗史記周本紀。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穗而合為一穗

案曰鄭云二苗同為一穗者韓詩外傳卷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說苑卷十八辨物篇同白虎通卷下封禪篇云嘉禾者大禾也成

王時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皆與鄭合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

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曰昭十五季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書傳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案曰史記作嘉禾云石經古文作嘉禾云古文嘉禾通曰嘉禾也

鄭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案曰傳曰已得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推美成王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後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案曰鄭云歸公禾之命與其禾者嫌若命禾是成王以禾命周公故分析釋之以命與禾為二也嘉禾篇亾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案曰梓材本亦作材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

鄭曰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救之也康為號謚初封于衛

至子孫而并邯鄲也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馬曰康國名在畿內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王曰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傳曰滅

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地關叔字封名酒誥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疏曰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幾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皆屬之故總得三監之地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于魯也

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鹵為曹地約有千里以此鄭云初封衛至子孫并邯鄲也其地理志邯鄲之民皆遷分衛民于邯鄲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邯鄲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以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孔以康伯為號謚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

不見耳

案曰鄭云言伐管蔡為因其國者居前人故國曰因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昭元季傳遷閔伯于商工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是也鄭又云康為號謚不從馬以為國名者宋忠注世本亦從馬王等說而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宋尚不知所在而孔傳亦云地關則以為地名非應說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攷唐之陽翟今禹州似周畿內地然括地志唐魏王

秦撰此特因馬王等說而附會云爾豈足信乎篇中然無康叔字篇題或係史官于康叔身後追題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皆是其康伯則子蒙父號也鄭又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邯鄲也者鄭詩譜云邯鄲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沈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邯

南謂之鄆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季有雷風之異成王迎之反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彼疏云漢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邯鄲之民于洛邑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則反過周公非其制也此疏說康叔初封不得邯鄲之義最得鄭意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案曰鄭志許商卷中之二疏傳曰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曰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季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情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為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也

案曰鄭云欲擇土中云云者義見本篇鄭又以相為視者釋誥文傳云云攷成王即政在作洛後召誥作于初相宅時是在作洛前也縱使召誥作于周

公居攝七季亦將即政而未即政也傳乃云召公以王新即政而作誥疏力

為周旋謂陳戒在即政後皆非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釋文曰相

鄭曰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傳曰十六季成傳曰召公先相

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案曰鄭云居攝七季天下太平者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

我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序云得賢立太平既序序云太平也鳥鷖序云太平能持盈守成

又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維

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據此諸文則太平不必待至七季故書大傳及

鄭周易注皆以攝政三季即太平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季清

廟序箋以成洛邑亦在居攝五季然則此注當云五季太平成洛邑而云七

季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季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馬注洛誥維七

季亦云攝政七季天下太平是其證也鄭又云邑成名曰成周者鄭意欲明

周道至此而成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傳曰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將致政疏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經營洛

邑既成洛邑又歸向商都其季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

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商都時所語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詩王風傳曰成周洛陽下都殷大夫

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徒近王都教誨之疏曰周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為王

都故謂此為下都

案曰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者城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

士猶或非之由周而言為頑民由商而言為義士周書作維云俘殷獻民遷

于九畢孔熾云賢民士大夫也是也鄭又云民者無知之稱者蓋人注變民

言睚睚無知貌通典田制篇引崔寔政論云民之為言睚也謂睚睚無所知

是也說詳呂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所告者眾士故以名篇

周公作無逸

傳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釋文曰相

鄭曰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尚書疏。玉璣三。馬曰保

氏師氏皆大夫官左右分陝為二伯東為左齒為右釋文曰周官篇云立太

師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三公也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

意在師法保安王身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為

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周公代之于時太師蓋舉公為之三公先師

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作主為召公也鄭元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云云

謬矣

案曰鄭云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者地官師氏中

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注引此序而釋云聖賢兼此官實職召公周

公為三公分陝周公聖下兼師氏召公賢下兼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

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

周官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答周公左右

兼師保初特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始直稱三

公為太師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此

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周初制成王作周官篇時三公即名師保其後周公

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

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馬注似與鄭同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釋文曰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

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史記三十四卷

案曰鄭馬云云者荀子卷四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

履天下之籍儼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

之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

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夸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展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此古義相傳正召公所

以不說鄭馬說所本也漢書七十七卷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與然後悅皆與鄭馬合也漢書九十九卷王莽傳引書君夷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稱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邵公不悅莽引說即博士說與稱康合其質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專為居攝博士說得其半要與鄭馬不相遠禮記緇衣疏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太師召公謂其貪于寵祿故不說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釋文曰踐以遠居馬同案且汗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為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尚書疏曰毛詩之三卷風賦序疏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洛誥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玆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玆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季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即云未聞多方篇責股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季之一叛正可至于再兩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云云者此序云伐淮

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既踐奄多方序云歸自奄周官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四序相因皆一時事宜列于康誥之前乃列于此自是錯亂故鄭疑之而云未聞也偽孔因鄭有疑遂造再叛再征之說欲見諸篇應列于此鄭疑之為非而于周官序黜殷命不得不以為殺武庚既殺武庚必不可言殺而復叛因言黜殷一時滅淮夷又一時事相因連言之既非同時何相因之有自是詞窮而遁也且偽孔既造再叛事苦于無據又牽費誓作證不知此內但有淮夷奄無徐戎費誓有徐戎與此非一事成王政將蒲姑諸篇與伐管蔡是一時費誓別是一時當從鄭注也鄭又云踐讀為翦翦滅也者王莽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為翦翦猶殺也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官是也

成王政釋文曰政如作成王政釋文曰政如

馬曰征正也釋文曰征傳曰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二下是部征正行也是也此叙其征伐事孔改政非也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詩疏曰薄姑齊地史記周本紀傳曰已滅奄徙其君于薄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疏曰昭

二十季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

姑城是蒲姑齊地也

案曰鄭馬以蒲姑為齊地者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杜注云云在此疏引二十季傳注者誤據此則是蒲姑齊地也後

漢書十一卷劉盆子傳云轉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

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是也伏生大傳以薄姑為奄君名鄭彼注云元疑

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見齊譜疏及國破斧疏所引再政齊有三都太公封

營正營正濫萊故萊侯與之爭營正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正

故城是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其後胡公徙都薄

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博興即古博昌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

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至獻公復徙都臨淄即今縣亦屬青州府縣北二

里亦有營正城蓋地本臨淄而亦名營正者猶晉遷新田仍名絳楚遷都仍

名郢也若然太公所居非即薄姑而昭二十季傳夷鳩氏始居此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而後太公因之者以齊封兼得其地不相遠約言之耳又班志言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闕駟十三州志說亦畧同攷昭二十季所云蒲姑氏居此者杜但以為殷周間諸侯其作亂之蒲姑氏殆即奄君因其後遷于此地遂亦追稱焉薄姑氏耳且封太公原係武王事成王遷奄于蒲姑特使之臣屬于齊非遷奄後始以封太公班志非也

周公名公作將蒲姑

傳曰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詔庶邦作多方

傳曰誥以爾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案此與周禮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篇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雖作洛邑猶還商周疏曰據金縢經大誥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季東征之時

據成王政序費誓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事相因故雖則異季連言之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雖作洛邑猶還商周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于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字故就此解之

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季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即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

周公作立政

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貢案曰肅慎在知亦作息也

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史記一卷五馬曰息慎北夷也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野狝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貢

案曰鄭馬云云者史記舜北發息慎裴駰引鄭云云鄭生平未嘗注春秋內外傳此必書序注也肅音近息古字通也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柎矢柎石昭九季傳王使魯桓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是肅慎在北也傳云云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慎即肅慎東則滅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麗扶餘之名且駒麗主朱家以漢元帝建昭二季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麗扶餘尚未通于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傳非也

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案曰自傳為命反與案作賄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史記周本紀案詳

案曰馬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章注榮國名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當是其子孫故知世為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葬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傳曰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公徙奄君子亳姑因告桓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

言所遷之功成疏曰公既還政又留為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豐也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南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案今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季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即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

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君陳臣名

案曰鄭云云者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周禮杜子春注鄭聘禮注及白虎通杜同也時周東都為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于漢王城即河南成周即洛陽相去僅數十里則所言東郊是近郊故又云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口驗而知也又鄭坊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米地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季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孔傳但云臣名則與鄭異非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禮記卷之四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馬曰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

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

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是各主一

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季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

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

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

案曰鄭云回首曰顧者槍風匪風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諸諸侯作康王之誥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位號

案曰傳云尸主也者釋詁文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

曰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案曰鄭云云者疏載鄭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之目有冊命無畢命同字即畢

字之誤也畢命逸文載漢書律歷志鄭所云冊命霍侯則不可攷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太

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于羣僕案周禮

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

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後侯龍少師以為車右漢書

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故云汝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

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

長太僕雖長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案曰傳疏之謬見後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傳曰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案曰同命穆王書其下不應又有成王書明係篇第倒亂鄭仍其舊而不改

至作偽孔傳者遂以意移而正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茲與東郊不開作費音

傳曰費魯東郊地名于費地音眾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

治戎征討之備泰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

之頌也

案曰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

書之錯亂魏晉間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

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未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

布告天下疏曰經言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明是夏法夏法

廢已久今復訓暢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

剕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

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剕皆千刑刑五

百官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

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瓊作文侯之命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瓊作文侯之命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禮記卷之四 鄭注疏

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瓊作文侯之命

王曰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傳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璜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疏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自是為平王東徙洛邑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故錫命焉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璜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璜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璜周禮典瑞云祿圭有璜以肆先王以祿賓客鄭元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祿漢禮璜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云瑟彼玉璜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璜圭璜也黃金所以飾流也鄭云黃流拒也圭璜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璜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拒也圭璜則晉文侯于時九命為東國大侯故得受此賜也拒也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璜

**案曰**王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鄭諧云鄭桓公為幽王大司徒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武公又作卿士隱三季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杜注王卿執政者又六季傳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是也王意欲說晉事以事連鄭故兼及之馬氏疏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自宜自立號褒姒為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殺王及伯盤申侯魯侯齊侯鄭子宜白于申說公論立王子余于繼周二王結立平王元季東徙洛邑晉侯鄭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季晉文侯鄭武公卒于攝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以授攝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申遷洛改使別人為之成周則王之數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知其家嗣為高立不察其與孰為可謀贊公有見于此而王攝王文侯殺攝王而平王之位定大行錄此篇蓋著其事而不自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晉**  
**傳曰**峭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晉疏曰左傳僖三十季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觸之武說秦伯秦稱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三十二季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伐鄭晉文公卒三十三季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矯鄭伯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先

軫請伐秦師襄公在襄墨緣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晉

**鄭康成書贊**

**案曰**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季敗于散三十六季自茅津渡河封設尸乃誓于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則云散散歸即作晉與史記不同鄭大學注與序合則史記非也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傳孔安國序孔穎達等疏

**案曰**鄭云書初出屋壁者史記儒林傳云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濟南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始使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

出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秦晉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壞壁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之家字從朱以上諸條即鄭所述書出屋壁事也鄭又云皆周

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王隱晉書束皙傳云竹書漆字科斗文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今高書皆無此文惟王隱晉書有此語蓋宋板在傳疏卷末附錄一段所引明萬曆本亦有之汲古閣毛氏刻無字未見宋板曰本州山莊若孫得是利學所藏宋本宋人久矣故于此皆之謂非其真也所引同那亦不見王隱書當即據左傳疏 孔穎達偽孔安國序疏引鄭此

文而釋之云書有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

六曰假借此造字之本鄭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鄭又云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者水經二

十五泗水注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王隱束皙傳云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許慎說文自序云倉頡初作書依

類象形謂之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秦燒經書古文絕矣今新居攝校文書之部時有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據此謂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而漢



藝文志亦云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籀文為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即安國得之而遞傳至康成者也說文自序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備書孔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亦云臣父慎從賈逵受古學學孔氏古文說今說文所載古文皆作兩頭銳形不為頭粗尾細則不可知矣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案：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案曰鄭云虞夏書二十篇云云者合之得百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為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司馬遷班固于伏書兼太誓言之亦但有二十九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然則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也案：伏生二十九篇東晉梅賾別獻古文尚書孔穎達疏用之而朱子以為偽書非壁中真本也鄭又云三科之條者即虞夏商周揚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爾商書濶濶爾爾周書蹶蹶爾爾杜預注傳二十七季引夏書賦納以言三句云尚書虞夏書則知

自西漢至西晉書皆不分虞夏也孔穎達堯典疏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其下即引鄭序贊此文以證又謂伏生大傳亦題作虞夏傳是也疏雖引鄭此文不以為然依東晉晚出本虞夏別題也疏又言帝告蠶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為商書而孔并子允征之下以為夏事則商書惟三十五篇亦與鄭異也鄭又云五家之教則未詳也經五十八篇後又入其一篇故五十七案：鄭云後又入其一篇故五十七

案曰鄭云後又入其一篇故五十七者顏師古引鄭敘贊文也鄭既云又入則其上當云經五十八篇但顏所引不全故據漢志增也彼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為五十七篇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故二十九篇者堯典一案：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故二十九篇者堯典一

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案：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故二十九篇者堯典一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與後漢衛買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案：鄭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者棘下生諸本作棘子下生今攷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

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觀此知當作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慎慎生子襄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季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于安國稱為先師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鄭又云自世祖與後漢衛買馬二三君子之業云云者衛宏字敬仲東海人為光武讓郎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顯宗時為郎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騎都尉永元十三年卒季七十二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歷議郎武都南郡太守季八十八延熹九年卒衛買馬二三君子皆尚古學故鄭宗之也但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諱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

十無逸二十一君疏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案：鄭云後又入其一篇故五十七

林間然而服林前于州得漆書古文尚書骨實愛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據此諸文則鄭  
出于衛買馬而衛買馬實皆出于杜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則云遠  
父椒受古文尚書于塗暉遠傳父業前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  
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暉然則自安國而暉而逵一脈相承  
鄭既宗賈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也且杜林雖似別得然謂之漆書  
古文東晉傳云漆書皆科斗字說文謂古文絕于秦惟孔壁書用古文晉書  
衛恒傳恒作書勢亦云倉頡作書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  
絕矣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今鄭既  
言壁中書用科斗古文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其為安國所傳之壁中  
書無疑杜林傳之衛宏鄭推重衛宏則知其同源子安國又無疑也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胃猶復疑惑未悛案曰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云云者伏生今文尚書傳歐陽和伯夏侯勝勝  
從兄子建前漢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博士習之見漢儒林傳盤庚優賢揚

歷夏侯等以為心腹腎腸君夷制申勸寧王之德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  
德其謬如此故鄭以為失其本義而疾其蔽胃且深怪俗儒猶為所惑未肯  
俊改以從古也隋志言兩漢歐陽之學更盛于夏侯鄭黜歐陽不及夏侯從  
可知也孔穎達既引鄭此文而申之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賈逵  
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是也

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緯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  
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為孔子所加也偽孔  
以為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又云尚者上也者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上  
師古曰崇尚也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洛出書是也  
序孔子所作尚書疏。王天與尚書集傳一卷。章如愚  
山陰縣志。尚書疏。四卷。卷四。馬王同  
案曰鄭以序為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漢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  
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好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  
觀古今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也疏引此文以為  
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又云作序者不敷  
則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鄭馬等以序總為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舊  
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鄭康成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  
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  
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為四十  
六鄭不注增多篇則為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康成北海高密人哀帝  
僕射崇八世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通函入關事馬  
融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坐黨禁錮十四季蒙赦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  
三司府皆不至夏紹舉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  
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見

後漢本傳  
馬融書傳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案曰馬云云者馬亦以尚為上與鄭注同則當亦以為孔子所加也

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無此文案曰馬云云者此指伏生二十九篇中太誓孔安國所得與之同司馬遷載  
之史記者非今所有太誓也  
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入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  
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鴈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  
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與協朕下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禪記引太誓曰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  
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昔傳多矣所引太誓  
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案曰鄭以序為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案沈氏集傳四卷。左傳卷三十一。李孔穎達疏。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偽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偽。故鄭馬仍為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偽其真。而真其偽。皆非是說。詳後辯。

案曰馬云太誓後得者偽孔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泰誓非伏生所得及馬融云云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偽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偽故鄭馬仍為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偽其真而真其偽皆非是說詳後辯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案曰馬云逸十六篇者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漢書云得多十六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是也疏云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二十四篇也鄭注唐代尚存孔穎達親見之故備引其所述增多逸篇之目與馬融合也疏又述鄭之言分別以逸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則云其汨作典寶等則云已逸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後漢儒林傳及前漢紀故有異也馬又云絕無師說者鄭注書序雖引允征伊訓逸文然絕無注惟注三十四篇則衛賈諸君子皆不注逸篇可知故云絕無師說也永嘉之亂眾家書於見隋書經籍志及漢書卷一百四十四好事者別撰偽本孔穎達用之因其增多之篇與鄭所述

增多逸書篇名不合強欲回護為真反指鄭述十六篇為張霸偽撰攷漢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欽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傳文引作劉向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於後於謀反迺黜其書篇數既不合以中書校又非是且已被黜馬鄭肯信此等偽書耶穎達安也說詳後辯

王肅書注序

上所言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為難此條即自立異不可從

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為難此條即自立異不可從

太誓近得非其本經太誓疏。玉海三十七卷。文門。鄭康成書論二卷。

案曰王云云者說詳上文王雖疑泰誓仍為之注則不以為偽也肅字子雍東海人朗之子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奏見魏志本傳

尚書後案卷三十

尚書後辨附

東吳王鳴盛學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闕若璩曰此云書契起于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樞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

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晉書衛瓘傳子恒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此自為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偽孔序非是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賈之

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正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

熟入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芻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

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偽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真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茲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于屋壁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

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緡為陳涉博

士緡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平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

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為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

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別錄曰武帝

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人

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人

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

元季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

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

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

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偽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畧以意讀宏此

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即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文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教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富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偽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經幾何至家無本經偽孔特誤會衛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乃云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偽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蓋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真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偽者意至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則作偽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未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畧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亦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即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太誓且不特此也

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大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偽本反誣彼為張勳作覓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

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糜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疏曰用隸書古文二十五篇謂虞夏商周之書凡五十九篇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別處書用九共九篇其後漢書云伏生所傳之書皆科斗書其後漢書云伏生所傳之書皆科斗書其後漢書云伏生所傳之書皆科斗書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而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偽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為三十一夏侯仍為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偽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為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偽書始蓋作偽者貪太誓文多易于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是遂為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匹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偽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摭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于是遂為二十五矣夫真書五十八篇偽書亦五十八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為五十八偽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為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

實不合也真書四十六卷偽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三十  
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  
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  
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  
而偽書乃除序為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偽者既欲同于真書  
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為附會乃援伏書之序  
在卷數外以為例朱氏蘇尊以伏書六十八卷二十九者其一是非非也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即在卷數內  
為非者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  
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  
同卷孔書泂作九共大禹謨棗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偽者乃創為  
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  
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子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  
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  
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  
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為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  
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  
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朱子  
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  
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  
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為書然則馬融  
以前不得有就經為注之事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  
下為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閻說  
是矣而愚謂安國本無作傳之事也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  
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為之傳也可疑者惟李暉于真古文太誓引  
安國注暉據此則願似曾見真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  
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暉所引殊不可解且暉東晉人其時若有真

尚書後辨附

孔傳今偽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抹殺漢本偽書與孔傳中從弟安國書云偽書者  
十八何謂古文乃自百篇耶與真者以爲是與同道弟亦以爲是與今果知所論知以今書古之  
兼推科子已定五十餘篇為之傳此書見孔傳子漢定不實為偽書出好事者有偽此書人  
之故有定五十餘篇為之傳之語漢書藝文志有伏書序傳者云不立序故不實何以有持毛傳子制此  
以下為真偽書未出前從無此漢論而此書亦云與真書有異其書非是孔傳子漢定孔大決云先  
聖遺訓聖出古文應准傳義可謂妙矣  
皆偽孔傳出後撰造此等語不可依據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疏曰既言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序宜與本篇相近不宜聚于一處故每  
篇引而分之各冠篇首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五十八篇

辨曰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偽者當從此著眼蓋真古文五十八篇為四十  
五卷加序一篇為四十六卷偽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矣若  
再加序一卷則為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  
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此例也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曰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行詐先于太子官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官有蠱  
氣上使充治之于太子官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已殺之帝詔丞相劉屈氂  
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  
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兒寬傳寬曰郡國選  
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  
元朔三季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遺巫蠱之難未施行案  
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季己丑二季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季漢制擇民季  
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季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  
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季  
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歿其季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考荀  
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  
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偽孔  
序謂作傳舉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辨矣朱彝尊曰司馬遷  
與鄒尉同受書于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子連黃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季距安國沒久矣藝  
 文志古文尚書遺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偽序  
 云云意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載漢書文選  
 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于成帝  
 三季備述劉向與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  
 則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  
 次其文七季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季也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  
 秋國語采世家職國策遠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  
 陵事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  
 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季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安國  
 受書于伏生季六十卒伏生文帝時季過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已十五六  
 矣就文帝末安國季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間若天漢後安國已七十  
 二三征和二季安國七七八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愚謂閻朱二說俱  
 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  
 卒當依史記世家為定世家載孔氏子孫季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  
 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季只可以四十為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  
 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季四十推之見寬受業于安國  
 在元朔三季時安國約季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季其卒當在元鼎元  
 封之間此為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  
 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季王魯二十八季蒙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  
 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即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今偽孔序似  
 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為不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為一時作傳欲  
 獻為又一時弟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  
 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  
 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竝無兩次上獻事亦竝無作傳事也核當  
 日之情節實是如此作偽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今又并傳突出不  
 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六百石即守秩二千石此六百石通比八百  
 石此八百石通二千石此安國之誤也

辨孔穎達序  
 漢氏大濟區字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  
 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遺巫蠱遂寢不  
 川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辨曰古文兩漢不行特不立學官其藏秘府者固在也而雅才好博信之者  
 亦多馬鄭實見之穎達據偽為真故反有意抑彼真古文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辨曰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宅云云此當即謐帝王  
 世紀所引偽書自漢至晉四五百年未有人見謐首先引之蓋謐撰此書即  
 自引以實其事耳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荀勗顧  
 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畧惟焯最為詳雅

辨曰穎達直以偽書為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偽書至晉世始見元帝  
 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北史儒林傳云漢世鄭元竝  
 為衆經注解元所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于河北又云齊時儒士罕傳  
 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  
 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  
 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處義疏乃留意焉又云東都惟劉士元劉光  
 伯學通南北又云南北章句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  
 則鄭康成北史之言如此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偽書先行于江左而河  
 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為所惑

惟後魏鄭元注水經 蔡果賈頌竝南人也 隋書文苑傳  
 梁國子助教陸氏釋文梁國子助教江夏費處作尚書義疏行世北史  
 顧彪字仲文陳人揚帝時為秘書監上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 直至二劉偽書之聲始張  
 顧頡達之推尊二劉則其作偽必以二劉為不新後作毛詩疏片卷云偽書始張  
 時勢絕于千里固謂偽所撰漢目下之無雙于作疏內物偽疏今承勳定據以為不毛詩如此尚書可知  
 不但二劉學者不取即於費處亦不引用惟顧彪鄭元注以二劉為生又攷北史唐李延壽作其論南北異  
 尚極是而實誤信偽孔為真古文見鄭注二十九篇反以為非古文與陸德明以馬鄭所注為伏生所誦非古  
 文者正同

又辨卷首疏





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  
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  
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費引伊  
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腹又注旅葵云葵讀曰蒙謂是首蒙之長又古文  
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  
是不見古文也

辨曰真書五十八篇為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為  
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  
其辨已見前矣增多之篇亡于永嘉秦火不能焚者遭亂而反失之是天之  
喪斯文也鄭祗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述  
其篇目而于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即類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  
所以亡者其故有三焉在兩漢則重為歐陽夏侯等俗學之所歷伏保殘守  
缺以不誦絕之難以劉歆賈逵等極意表彰而終于不立學官其故一也在  
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為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

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偽書突出江左崇尚于前  
焯炫尊信于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至類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  
廢五十八篇之偽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絕也至宋則  
絕矣假令類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于董生千餘年後又何從而  
攷之猶幸此篇目即從類達口中吐露耳其一舉而歸之張霸實辭之進而  
窮者乃宋元明諸儒指擊偽孔氏者其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闕目  
竟為類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偽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擬拾傳記  
而無遺皆不能得真古文之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即劉歆班固賈  
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真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  
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疑而疑其所信豈知劉歆在成  
哀間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析  
九共為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且以非秘書見然則鄭之  
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為真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為真則東晉二十五  
篇為偽亦可決也類達之言本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察何哉

詭為疑辭曰何意鄭注亡逸並與孔異而終歸于鄭只傳三十三篇即二十九篇  
未傳增多之篇蓋以增多者既亡無可實驗故遂其詆誣而不知鄭實見增  
多篇者也

又辨曰鄭為古文夏侯等為今文故有宅囑鐵諸異今本號稱古文乃宅囑  
夷等翻同于夏侯已為謬矣內惟誤異則別為聲既同于夏侯則蔡邕石經正為  
今文亦當同之乃洪适隸釋所載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  
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  
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  
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  
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贊國百年亦與五  
十有九年異其與石經之從今文者不同又有如此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  
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不然則何以石經論語殘碑載  
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三字洪氏以今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週別  
彼作偽者之狡獪閃爍又何其一無足據耶

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  
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適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  
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  
季即謚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遂  
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辨曰今晉書皇甫謐傳但云謚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博綜典籍以著述為務  
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  
守而賤梁柳非古人之道也太康三季卒季六十八謚著帝王世紀率歷並  
不言得古文書又鄭冲列傳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備術  
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季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  
小同俱被賞賜又言其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亦不言傳古文尚書  
類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又言梅賾于前晉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典疏  
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况前晉秘書見存偽書豈得施行邪

且今晉書荀勗傳元帝踐祚勗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  
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即在斯時類達之誤不待言但偽書非  
王肅作即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撰一書故  
郭璞注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季而註引元康八年季承嘉四年事未嘗一及  
元帝季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偽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  
太甲中篇曰後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癸是璞已  
爲所欺但上獻立學則在東晉耳璞注山海經西山經曰同穴亦引孔傳共爲  
雌雄云云璞死任敦之難所當審明時  
時已凶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勳建武四年姚方與于  
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與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  
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辨曰**說見舜典  
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  
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辨曰**此段尤爲通辭直不足辨

### 辨陸德明釋文

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爲之序秦焚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漢興伏生口誦二  
十九篇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世傳業爲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  
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號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  
陽高左右采獲爲小夏侯氏學

**辨曰**以上一段述伏生今文尚書傳授原流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然太誓季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  
疑之

**辨曰**以上一段述太誓所由得非也伏書二十九內本有太誓不至宣帝始  
得且孔疏云伏書二十九而序在外是伏書因加序或可稱三十耳非以合  
太誓稱三十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辨曰**以上一段論張霸偽書惠棟曰劉向作別錄子歆作七畧班固本之爲

## 尚書後辨附

藝文志所載即鄭元所述之真古文而類達以爲張霸書今觀釋文則校古  
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者乎

古文尚書者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

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云

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值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

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清河胡常常授馮放放授琅邪王璜及平陵

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作

**辨曰**以上一段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原流而直以東晉晚出者當之凡

篇數卷數篇目之與鄭本及藝文志不合者皆瀾然同辭一槩不復措辨若

使類達作疏亦如德明之言則子輩在今日幾無由致疑矣甚矣德明之措

且安也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案今馬鄭所注並

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

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辨曰**以上一段論杜林本賈馬鄭實并其增多之篇而並傳之但作注則專

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爲

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

古文相類即今日子輩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偽孔傳相表裏然則不

知是王肅偽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

其迹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偽孔傳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

者必居一于此矣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以舜典一篇購不能得

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晉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

鄭王之本同爲堯鄭王之本同爲堯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

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與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

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

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辨曰**以上一段論東晉古文及舜典觀此似不信舜典一篇孔傳及篇首二

十八字然釋文于舜典經文雖依王肅本而傳仍用孔傳何也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亂崇家之書  
竝滅也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  
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辨曰真古文亡于永嘉始見德明此條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  
夏侯竝亡于此時亦見洪氏隸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猶遭蕩滅况古文

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亡之蓋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  
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為其所壓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為諸儒所排厥

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無如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為世大詬古文不幸所  
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

而不注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亡也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微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其文于  
向者無注正與此同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晉秘  
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隋唐時尚存

故隋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  
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  
靡有子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云永嘉之

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墜地將盡古文尚書非亡于永嘉而何哉  
又辨曰德明之意總以馬鄭但注三十四篇為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

者即真古文此其情安實甚惟舜典一篇頗有疑焉故不錄二十八字而經  
文亦皆用王肅本不用方輿本差似有識但傳文仍用方輿本則亦終于無

識而已惟古文亡于永嘉一言甚佳以其生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  
子輩得據以考真古文亡滅之由惟此一言為可取餘皆非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季九十

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

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

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辨曰詳玩此段敘伏生今文末帶說孔安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  
有古文起自安國最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

似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遷及之為贅甚失却史遷之意蓋安國在當時實  
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祿利之路然也

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不合時務是  
也見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

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近代有漢儒  
授經圖于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見寬非也若偽孔則非古

文亦非今文也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  
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書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三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辨曰伏書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為四十六卷二十九卷

者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三十四篇  
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實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

而顏師古又引鄭敘贊以明之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亡之篇則武成疏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故注云五十七篇班固  
存之實但云四十六卷其中虛一卷則元有五十八篇已

見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  
譚在建武前年于世祖時李七十餘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其一印合如此師古雖知

引敘贊其于真偽實茫然莫辨故夾入偽孔序直以梅氏之卷數篇數為孔  
壁之卷數篇數豈知其似合而實不合哉今依元第次之堯典卷一梅本分舜  
典卷二堯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梅本分  
出益稷皋陶謨卷七

七堯有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九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  
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梅本太甲典寶卷十五梅本太甲伊訓卷十六梅本太甲肆命卷十

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彤日卷二十梅本太甲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  
子卷二十二太誓三篇卷二十三梅本太甲武成卷二十五建武之際班固  
氏作志已亡而

處其卷數仍別洪範卷二十六旅葵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周命律是周禮命文即劉放載之三統歷者類作周命同爲單字之說也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梅本次蔡仲之命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周氏若璩所次不知蓋稷官爲製漢一或有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次

又辨曰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所作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伏孔雖有古今文之別而異流同源彼此印合孔書不過增多十六卷耳其二十九卷固無異也但伏書卷二十九篇亦二十九而孔書卷雖二十九篇則分爲三十四矣謂盤庚出二大誓出二康王之誥出一也夫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知經亦三十一卷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則知經亦二十九卷

二家不同如此乃班固于二十九卷下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然後繼以歐陽經三十一卷竊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此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類達疏夏侯與本相提較論而不言歐陽亦可見以意揣之歐陽分出二篇必太誓矣何則馬班皆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而穎達疏言二十九篇序在外則知歐陽夏侯均有太誓疏又云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王本則然又釋文引馬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康王之誥既非歐陽所分盤庚亦必非歐陽所分可知而歐陽分出之二篇非太誓而何在民間故歐陽從而分之

馬鄭本即杜林本亦即孔壁本于歐陽所分外又分盤庚二及康王之誥一故爲三十四篇篇雖三十四而卷仍二十九也周氏所次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不數武成以是之不知武成必處其一卷以是其書不備其卷數至顧命康王之誥篇分必不分若分爲二則反同于梅本矣序卷之說矣馬鄭必不知此此周氏之說也惠棟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惠棟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伏生本有太誓歐陽向爲從而去之今依手此又惠氏之說也尚書卷之數于歐陽從而分之得八九篇不無小誤至于命始定伏生元第六之堯典卷一連帝曰求皋陶謨卷二禹貢卷三甘誓卷四湯誓卷五盤庚卷六三篇合高宗彤日卷七鹵伯戡黎卷八微子卷九太誓卷十

尚書後辨附

三篇合 牧誓卷十一洪範卷十二金縢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卷十五酒誥卷十六梓材卷十七召誥卷十八洛誥卷十九多士卷二十毋逸卷二十一君奭卷二十二多方卷二十三立政卷二十四顧命卷二十五連王若費誓卷二十六呂刑卷二十七文侯之命卷二十八秦誓卷二十九

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辨曰闕若璩曰此以壞宅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蒙富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尚不得云未况壞宅在共王初卽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辨曰胡渭曰此一段中四語殊爲難解審精思之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有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劉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也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惟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于何時子曰劉歆後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卽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竊意古人受經于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畧有所增損蓋損其

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傳章昭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又嘗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庸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法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宋書謝靈運傳云簡之內首領蓋殊兩句之中無章悉與惟簡只一行故下文以兩句為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章章得言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節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

劉歆傳

歆字子駿成帝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賈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正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凌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備皇朝日知錄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閔文學錯亂下明詔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深閉固距猥以不誦絕之非所望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是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豈可偏絕哉

辨曰抑此三學三學謂逸禮逸書左傳歆所欲立真古文也梅賾所獻偽古文也

儒林傳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開伏生治之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朝錯定古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伏生年傳言朝錯其人語多矣朝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以是為疑而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魯周霸雜陽買嘉頗能言尚書歐陽生干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氏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辨曰辨說已見前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藏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常授徐放放授王璜璜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敘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通其書

辨曰遷書所載如湯詁太誓皆古文說

又辨曰此傳先述逸書後敘百兩著逸書之非百兩也類達以逸十六篇為張霸書其謬顯然周氏若璠曰儒林傳云張霸著十餘篇為文志卷元王傳劉歆傳皆云十六篇是古文非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蓋數之見于東漢者又如此也梅賾想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合之則為十九篇無疑論其文辭制體迥然不類以此為數之不合何可知矣又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互異其正說篇五孝宗

帝時其子孫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魯中武帝使使者取書其書在石中外不得見也成帝時校理尚書正列向歆父子東京班固亦與其書有見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皆劉云十六篇班固云得十六篇然可據歆王充或得于魯或得于傳聞與歆見固難共論也且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此何據也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辨曰平帝立古文劉歆力也其如旋廢何真者廢偽者行

### 後漢書杜林傳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學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夏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辨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畧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為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于林者也林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函州漆書即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竹簡故頭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東晉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傳即壁中本明矣傳云靈帝字仲東漢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要與梅頤為本無涉

賈逵傳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惲傳父業與班固校校秘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季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遂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兩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入季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

辨曰逵之書本于塗惲自惲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脉相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即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即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真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孔穎達因其與東晉笑出者不同乃悉舉而歸之張霸何物張霸徒以供祖護偽書之用也大可笑矣又辨曰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

### 尚書後辨附

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此段正與逵傳相發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舉通高才生受學左氏經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上說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東漢古文之學其盛如此皆賈逵表彰之力但經學總以立學為主古文在東漢雖盛究未立學向者毛詩左氏春秋皆賈逵所傳者之好尚之然以未立學故即鄭亦未注增多之篇延至永嘉遂以漸滅然范史一則曰古文遂行再則曰古文遂顯其端緒固較然明著矣孔穎達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舉諸儒所述概以張霸誣之欲為偽本地耳豈其然與

### 鄭元傳

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適函入關

辨曰此傳敘古文尚書事未詳要與梅頤偽本無涉

### 馬融傳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與校秘書融博洽為通

儒北海鄭元其徒也融注尚書季入十八廷熹九季卒

辨曰融所注杜林本即賈逵本其為壁中書無疑而此傳亦未詳融與校秘書秘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頤偽本無涉

### 儒林傳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諱為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辨曰庸生之名見于此傳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揚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勢朱氏彝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

漆書不本于安國不知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以漆書竹簡漆書不能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熟梅頤未來安有別本又此傳中述孔信字仲和

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氏子孫以一本獻之中秘即以

一本藏之其家也東漢肅宗幸魯過孔氏墓使儒生讀其書則以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

一傳都尉朝通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即孔信傳

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見寬傳今文若偽孔則一無所承者  
許慎說文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謀其說其傳書孔氏皆  
古文也

慎于冲上書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  
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

辨曰賈逵傳古文尚書乃孔氏壁中真本慎從逵受載于說文凡與說文不  
合者皆晉人所改

三國志王朗傳

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  
官甘露元季蒙

辨曰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偽孔合偽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  
所有

隋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  
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辨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何偽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為  
十三為十四馬鄭王注三十四篇當為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為

十一為九蓋已為後人併合疑劉焯劉炫所為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  
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伏生授張生張生授

歐陽生歐陽生授見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夏  
侯都尉受業于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

為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法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

五篇其大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依  
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茲送

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  
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曰

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  
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法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  
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

與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  
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法行而鄭

氏其微

辨曰隋時偽本已流河朔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偽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  
為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未全依偽孔序以為說而反以鄭注為今文其顛

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為鶴突近某氏據此遂謂梅所獻  
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即兩漢秘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

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某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  
朱子斥晚出書為偽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

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舊唐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元注又十卷王肅注  
新唐書藝文志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  
辨曰新舊唐書志所載孔傳即今本也其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即堯典疏所

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已久  
矣但舊志以馬鄭王注并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即偽孔古文者

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即  
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此宋人所修紛紛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

志知唐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始無之大約由于唐末之間  
又辨曰壁中書本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並

存偽孔本當亦然偽孔序云隸古定孔穎達所云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

是也唐元宗不喜古文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從開元文字不合者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并偽孔書亦因之一變

虞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辨曰堯舜禹湯皆諡與文武同放勳重華文命履皆名與昌發同已見後案

堯典序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放勳上

亦當有名曰二字疑脫裴駮注引論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受禪

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雖逸周書諡法解無之而堯舜為諡見白虔通諡

篇馬融注堯典以舜為諡注湯誓序以禹湯亦諡則駮說皆有本矣離騷就

重華而歌詞九章涉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重華不可遇兮王逸云

重華舜名也至大戴禮帝繫篇所述放勳重華文命皆為名尤甚明若偽書

云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則以為史臣題目之詞不為名皆非也

洛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傳曰舜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五典以下為堯典以洛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齊建武中央與姚方與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與所上孔氏傳不無脫字結七條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洛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與編出之字注無異也

傳曰洛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

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洛深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洛下之深也哲大智

也舜有深智言其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

恭人言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

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則

元者微妙之名故云元謂幽潛也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

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

以遺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寶建武四季災與姚方與于大航頭得孔

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與以罪致戮至隋開

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辨曰遺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紫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叙皆堯典

尚書後辨附

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

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祗載見替臆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

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赴北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

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為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

慎徽以下為舜典而又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

不可合為一耳乃又有姚方與者偽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偽增十二

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與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

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請閱以獻舉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人

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與所獻宋主

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為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已無可

道乃洛哲十六字并非方與所有即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

章當時以為劉炫偽作此十六字及洛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

與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稽古至於舜時

雍于舜止采慎徽云云于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

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慎徽

以下傳雖用方與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於二十八

字及慎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與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為典據直傳

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

此而用之者蓋奉勅作疏既用孔傳偽本而方與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

稱孔傳遂不服辨其真偽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孔朱子始

疑今本為偽千古卓識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為真孔

傳并以二十八字為真爰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為句于

王注無施也為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

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

無一言及之耶子既取慎徽以下合于堯典并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

又辨曰說文卷四下元部云幽遠也爾雅釋親曾孫之子為元係郭璞云言

親屬微昧也微昧即幽遠意但經典元字皆非黑色無作幽潛解者惟老子



卷上能為章第十云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又卷下淳德章第六十五云常知格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莊子卷五天地篇云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元德乃道家語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淮南亦道家故云爾說文詁訓從道家也作偽者乃擬入舜典恐唐虞未必有此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

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辨曰孟子舜舍己從人莊子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辨曰呂氏春秋卷十三論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擬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既令四乃文法整齊又闕運神文叶韻層叠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

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堯舜去孔孟幾千

年語言文字多不同蓋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而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

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傳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告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告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

為禹之言非是又影響二字見荀子富國篇云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云響讀為響又云其下應之如影響又臣道篇云形下如影齊給如響又淮南子主術訓云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又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傳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德度謂無形戒于無形備慎深

秉法守度言有恒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一意

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

賤之拂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與禍故戒之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

歸往之疏曰專欲難成犯眾與禍襄十年左傳文

辨曰職國策卷十九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後漢書崔駰傳

引書云矜矜業業無殆無荒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敘九敘惟敘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

所謂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休美董督也善政

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辨曰政在養民本文六季左傳鄭文公曰命在養民又文七季傳晉卻缺言

于趙宣子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詞止此下云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卻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偽作古文尚書者

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

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

已但鄭司農不依卻缺次第乃倒其文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

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則

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又辨曰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注云啓禹子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注云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啓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維十有三祀還歸二季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言是汝之功

辨曰僖二十四季左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文十八季史克曰堯

舉八指使主后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辨曰堯子合

傳曰八十九十日耄百季日期願言已季老厥德萬機汝不懈怠于位稱總

我衆欲使攝

辨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禹子天十有七季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季微庸二十季季五十攝位八季堯崩季五十八居喪三季季六十一即真三十九季而崩季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此云三十三載者舜典孔傳與鄭不同改二十爲三十讀作舜生三十微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謂舜生三十歲始見召用歷試三季攝位二十八季此之謂三十在位在位者在臣位未即真也自此而居喪二季六十三而即真凡即真五十季則崩時季一百一十二歲大禹讓與舜典傳同是偽書必相祖述亦以舜爲即真五十季又見孟子有薦禹十七季之文遂造爲即真三十三季讓禹之事若如史記及鄭說即真只有三十九季而參之以孟子十三季讓禹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即真之三十三季矣朱子中庸注舜季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至是季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却中有居喪二季遂自造舜季數既非一百歲又非一百一十二歲則誤而又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于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微庸三十在位仍襲用孔傳之妄而不知

尚書後辨附

有史記鄭元之說何也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季命夏后總歸此亦不可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泉陶適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辨曰東吳云降應龍去鱗四降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古書初古自洪古人之降與降風之降注謂禹降自漢以上之文無謂爲主降者有補義一上七季于禹降而後文子以爲在上不降降風降風者言江反而孫空下也蓋禹降風降風是降風之降即降下之降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傾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泉陶布行其德下洽于

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泉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辨曰作偽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泉陶爲已憂禹泉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泉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此特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

空安如此闕若璩駁云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禮記祭法云禹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稷能殖百穀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齒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

稷固遠禹之世即降而史記亦云契與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

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夏與稷契尚在偽書脫漏多矣

又辨曰闕若璩云泉陶適種德德乃降二句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終不當音江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季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

之由夏書曰泉陶適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註泉陶適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

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江不當音終又可知矣且必音江方與上文邾降于齊師經文邾降于齊

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即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季夏

爲然也宣十二季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

十一季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季滅武仲引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狃仇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

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

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

獨見于莊八季夏而已也倍十九季載文王伐崇遂而修教而崇始降倍二  
十五季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  
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為莊公釋書  
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竝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  
綻矣聞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  
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聞氏乃以音辨音証辨之此特據今入之音以  
為言其實古音辨亦讀洪與証同音聞氏亦非不知古音者此正可為知者  
道耳

又辨曰襄二十一季左傳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公姑姊妻之又厚賜  
之于是魯多盜武子欲詰盜賊武仲讓其實外盜何以止吾盜其下又云乾  
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為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九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則夏

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  
為証詞義甚明與皋陶何與而疏巧為之說云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  
稍殊殊不知襄二十三季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季孔  
子曰夏書曰九出茲在茲由已可矣宋信正論解與襄六年同夫子兩引夏書並與武仲說合安得為斷章偽書偽傳及疏皆非也此篇之文引者皆夏書後漢文苑列傳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子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辨曰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皋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皋陶曰帝德罔愆隔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實延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傳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實道德之政過誤雖大

必有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實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在不  
辜之善仁愛之道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所以民不犯上  
辨曰王充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襄二十六季左傳穆子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濬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  
善也漢宣帝時守廷尉吏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引此二句見漢書五十  
一卷溫舒傳及說苑卷五貴德篇又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  
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辨曰梅鸞云荀子大略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做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曰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做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滿  
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不  
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  
終當升為天子疏曰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不矜伐不失  
其功能也鄭元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謙辭之說義必不然  
辨曰孟子書曰降水警子趙岐注向書降水者洪水也古降讀為洪此訓下水  
古音失傳久矣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海陽襄五季左傳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失  
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  
信成然後有成功史記夏本紀禹為人敏給克勤襄二十九季左傳季札見  
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荀子君子篇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又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辨曰疏引鄭注乃鄭論語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辨曰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云云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故

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為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開發精密其義益尊然

此篇實出晚晉非真古文蓋魏晉間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如吳淑郝

敬輩竟為刪去至元王充耘明梅賾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

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

微之幾唯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舉括為

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

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且亦未見其必為尚書語耳

子前後篇論之凡引古文文句者共十六見皆稱堯曰舜曰或疑以篇名惟引一人有虞氏民稱之作傳曰堯舜書

字之流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據此作堯舜則知此古道經堯舜非出尚書也注云今虞書有此語

而云道經蓋有堯之語也堯居元和間

人虞書已盛行故強作堯舜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求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

不再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

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

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

籍長終汝身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辨曰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國語周語內

史過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墨子尚同中篇曰先

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其四海困窮二句則與上允執其中相

連本是舜命禹之言見論語堯曰篇但不知果在尚書何篇恐當在舜典中

堯典有禪舜語舜典亦宜有禪禹語至晉人乃採入大禹謨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違遂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

傳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

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于

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再辭曰固母禁其辭

辨曰哀十七季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

令龜哀十八季夏齊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預曰昆後也言當先

斷意後用龜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

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實同神宗

當舜之始祖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

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等也

辨曰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季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紀季乃晉人造故

多與偽書合不可信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

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懼慙亦允若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

傳曰軍旅曰誓肆故也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仁覆惡下謂之旻天

言舜初耕歷山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責負罪引惡

敬以事見于父怵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誠和也至和感

神况有苗乎言易感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遣師兵入曰振

旅于楸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三苗之國左

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疏曰軍旅曰誓曲禮文隱八

季穀梁傳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于時未

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

質二伯之前有質毅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矣言之耳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歷山時為父母所疾也

辨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舜子齊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

就于所見在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

兼愛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議兵篇又卷

十八成相篇賈子新書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繆稱訓又卷十一齊俗訓

又卷十三汜論訓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篇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

卷十五揚雄博士箴此事散見羣書晉人擬入大禹謨以己意潤色之往于

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詞祇載見晉曉三句則是孟子引書趙岐注云尚

書逸篇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叛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迷大

禹之戒以作歌傳文曰逸又作怡又作行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動容其德則衆民皆二心洛之表水之南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侍也疏曰襄四季左

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嘗射

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

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嘗時有羿堯時亦

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

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啓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真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遺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偽撰故外謬甚多

即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為何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

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啓之

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

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

將銘克磬以力泄濁于泗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淫

樂不以久改其謬一也襄四季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

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

亡國事以為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

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復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淫

虞羿于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絳云在帝夷羿嘗于原獸忘

其國恤思其應社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為戒有窮后羿

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

忍云云而已乃偽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句

下竟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查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為

知偽撰者其謬更甚焉中一則曰自是則有羿好田再攷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

即五觀五觀即五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運頓上

縣故城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

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

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

啓十一季放王季子武觀于南河十五季武觀以南河叛彭伯壽師征南

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正衛縣紀季晉人偽撰不可盡信

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也漢志東夷傳曰武觀五子封觀

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啓

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

情事實是如此昭元季傳夏有觀胤商有姁邠周有徐奄楚語士豐曰堯有

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為說晉偽古

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

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

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謬三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于陽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辨曰下子圖馬馭此以四等類為一昔古言也下謂若月馬謂若月馬馭此以四等類為一昔古言也下謂若月馬謂若月馬馭此以四等類為一昔古言也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四乘康王之語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懷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聲今乃改為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也又云厭惡其綱民惡其上下文云卻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偽作者不遇圖叶韻耳淮南子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始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季晉卻至獻捷于周驥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綱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譏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譏晉臣之言相復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懷德馮如以腐索御奔馬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晉人采取其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為六馬則大謬矣續漢書與康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

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取異義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偽顯然送周書上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馬之說六馬為是似可信

尚書後辨附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荀子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漢書云六馬不和則地不能以養羣牛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間當勤六職過六廢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享于天地四方也漢書云天子駕六馬六象發又云六元軒之美矣承賜賜而治艾也猶斯在焉上所乘白象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俱兼有之且起于禮周書未必並用初史記或有傳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年

傳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汝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季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畧同但改其行為厥道偽作古文者既从家語改厥道而又刪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滅而亡為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

三章賈服係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竝以為夏桀豈不足據古文尚書偽本雖出皇甫謐實大半取之王肅故以為則句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季史克曰微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剛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太康見拒向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為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為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也漢書臣瓚注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慎說文云陶再成也今山陰南有陶唐故城堯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先封唐後居陶也此疏駁韋說而以陶唐為一地非也堯封唐即今山西太原府唐縣也杜預注云陶唐在河內今河南孟津縣也一地名古後為天子都平陽即今平陽府也

緒履宗絕祀辨曰有首以與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遠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

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疏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

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

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

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

則度量之物悉通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

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費氏顧氏等云通金鐵于人官不禁障民

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亦石類故

漢書五行志石為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解均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

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此解與傳

疏迥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

逵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偽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嚙依鬱陶乎予心願厚有忸怩弗

慎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願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季傳怨稱曰仇故

為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

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鬱陶鬱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

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赫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

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

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

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

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偽為憂尚易偽

為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為偽神偽作古文者一

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願厚有忸怩不特敘謀莫辨而

且憂喜錯認尚可謂之識字乎虞翻云陶喜也陶詩句云陶也從不作憂字解虞翻又

鬱陶鬱喜也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憂會心則鬱陶成悅但於發後則鬱陶未暢故云陶者

鬱陶鬱喜也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憂會心則鬱陶成悅但於發後則鬱陶未暢故云陶者

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殺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傳曰舜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殺和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舜

距太康于河廢之仲康不能殺舜必是舜握其權知仲康之立舜立之矣計

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舜耳舜在夏

世一代大賊傳稱舜既篡位寒浞殺之泥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舜

泥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舜泥之事是馬遷之疎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舜所立蓋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為舜所

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舜但據冀州

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舜為寒浞所弑相又自河南遷河北

帝工宋濮州也後又為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

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舜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認舜奉仲康

于安邑遂疑此篇為舜挾天子之命反疑義和為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

于河南舜自僭立于河北儼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遠討舜先

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舜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為臣名傳以為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為國欲以見

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偽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

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義二十一季晉初矣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

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蕃勳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蕃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

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為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抵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為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偽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

並引詩書縱使以訓為勳亦必不以書為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偽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義和文義相合遂併左

傳惠訓之訓字竊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說本傳曰道人宜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眾官更相規闕百工

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宜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宜令之事畧與此同此似別置其

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蓋訓道為眾眾人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

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義十四季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即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義和頹履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遐棄厥司釋文曰厥木又作僻傳曰顛覆言反側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假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

也辨曰詩抑篇頹履厥德荒湛于酒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書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獲和尸厥官罔聞知皆迷于

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

于社責上公普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齊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義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闕錯天象昏亂

尚書後辨附

于社責上公普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齊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義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闕錯天象昏亂之甚于犯也疏曰昭七季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季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嚮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季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竝責之也周禮醫賁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于音聲審也詩云秦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救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季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齊夫之官禮云齊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齊夫蓋司空之屬也齊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齊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齊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齊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蓋庶人在官者謂諸侯齊徒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日以恒矢其鼓



蓋用祭天雷鼓也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川幣餘月不然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閏若璣曰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其餘月則為災尤重者則在己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誓奏鼓者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各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

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誓奏鼓者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偽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誓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已月之為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繁霜為足為異哉正陽日食為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為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季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誓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即當然者不知此特偽本耳閻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季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季閏四月朔此則閏之誤也夏商季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為仲康竹書紀年謂仲康在位七季元季為己丑此征羲和之季之日食在五季秋九月庚戌朔紀年亦晉人偽撰之書司馬遷

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年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季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傳仁均等大衍歷議遂以為五季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偽書言肇位則是元季又非五季後之造大同歷者因遂附會為元季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閏所云仲康元季為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况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觀禮書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膏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違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若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為政典之言其後偽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為三皇時書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于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皆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彘倫毀裂畿服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二句乃魏晉間人常語但以爲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鳴呼威厥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鳴呼威厥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一書 丹 2 夏之月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製左傳昭二十三季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為訓明甚尤所與處者縛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偽者以吾聞之曰為書辭既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非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設于後無益于事矣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為有識

尚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惡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惡德惡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惡疏曰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放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兩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濡縣當是誤以濡為兩傳寫又誤為亭襄二十九季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惡德襄二十二季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賴禹舊服茲奉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昏亂不恤下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惑

尚書後辨附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流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塗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強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爽爽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關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爽師曰關

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覆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偽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作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非若仲虺之語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與一商與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也觀此蓋見爽明也之非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簡賢附勢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子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箴闕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季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

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彰信兆民

傳曰通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而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釋文曰蘇字本作蘇

傳曰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而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而而征南而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無以供祭盛也湯使亳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及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投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後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

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語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後我后云云並非一篇之文

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即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后則又加書曰

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就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

書詞偽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為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為始易始為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

仲虺之語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傳曰葛伯游行云云天與出古文分明使孟子助取其詞之謬也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毫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偽傳者不言葛所在于書序亦但云葛國伯餉而已偽傳于地理之學疎陋極矣必非為武帝博士親見國籍者之筆也

仲虺之語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傳曰葛伯游行云云天與出古文分明使孟子助取其詞之謬也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毫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偽傳者不言

葛所在于書序亦但云葛國伯餉而已偽傳于地理之學疎陋極矣必非為武帝博士親見國籍者之筆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惟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弱則兼之亂則攻之亂則取之有凶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乃曰於鍊王師邊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為仲虺語兼弱攻昧為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者昧又引詩以總明撫弱者昧也若

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隨武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亡句為仲虺之言乎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季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為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尚書之意而改為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口中且并其釋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跡殊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懼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聖優足之道示後世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自多足人莫之益 之道問則

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靡不有初辭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堯莊王曰其在中歸即仲也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

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其已若者亡吳子國國篇呂覽恃君篇劉

向新序雜事篇引竝同閔元李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履昏亂霸王之器

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違聖

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語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誦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于一人誥

傳曰誦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級厥猷惟后

傳曰皇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既

與善于民君富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為君之道

辨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

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釋文曰權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茶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整人蟲蛇虺之類是人

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禮弓云般人尚白牲用白今

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般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

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圓丘牲用蒼夏

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駢孔注孝經圓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所說無

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日之章有二

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日之章其

文畧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

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偽者割裂取之又頗創其文辨

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圓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

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為舜命禹之事

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即蒼也此節

據孔安國以為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為為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

為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為牲色無郊正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

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真古文湯語已以此自是偽作者妄援湯語逸文以

入湯語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為湯語且以此傳與論語注其為

同出安國手則非

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傳曰事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尚賢中篇云湯誓曰事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

勸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入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光民允殖俾于一人輯享爾邦

家釋文曰信于念反制制林反責彼義反律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屏僭差責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威飾

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保保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謙以求衆心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始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凶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

之教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責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為文武遺訓

甚明今乃采入湯語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愒淫正相應

今欲敷衍復離析其文而謂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救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誓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魯也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無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視祝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為作傳如今本果與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詭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向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為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子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於矣然則此節為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

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軍篇引子小抑安國以為伐桀而墨子以為禱旱二說不同臣氏春秋九月祀上帝商書湯誓而正天下下下下不救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救使上帝鬼神民之命予是謂其棄其手以分為犧牲用乃大至此說與墨子同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建耒耜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則并以湯之言為禹之言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為怪獨安國一人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為墨子之言不言尚書則湯誥之為偽作斷無疑耳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偽者安采他書撰為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既維夏命還臺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殖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于怨曰

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南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堯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母我怨下有以今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偽作者遺却不得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為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南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為東瀆祭于唐州江為南瀆祭于益州河為西瀆祭于同州濟為北瀆祭于洛州迄今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者蓋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南與北迥相反故湯誥以江為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為南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既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偽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禋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位太甲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稱先王為莫禋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欵祭皆名為莫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莫非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莫則莫器而已其禮小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莫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見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奉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禋而告也此莫禋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莫禋即位踰卒即位此踰月即位當莫禋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祗見

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容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以猶見于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

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誣實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

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偽

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為踰月即位之說皆

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季崩仲壬立四季崩乃立太甲

趙岐注甚明史記股本紀及律歷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季乃仲壬

崩之明季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季既者追述之詞不可泥而偽書偽傳以

為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奉古人臨文却不拘說詳禹

貢兗州此元季偽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

月據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季為太甲元季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至朔同日

歷家以為歷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歷志既引此文而

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立伊尹且如此以冬至越弗祀先王

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春秋傳云冬至之日天子必自正

禮也在禮亦曰春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冬而行事自禮通也上節云元季

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春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冬而行事

且無論太甲繼仲

壬不繼湯即如偽孔為繼湯湯必以去季崩至踰季正月太甲改稱元季至

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季末非元季初也乃偽作者并朔

字刪去之慮郊祀典禮難于空敘改為即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

祀先王為莫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季即改稱元季

矣崩季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為之乎其謬三也誣實有牧方明一句如

淳孟康注據儀禮觀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為之繪天

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觀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

以司盟作偽者祇就祖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竹書紀年云太甲

若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鳥獸魚鼈咸

若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尚書後辨附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

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

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

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本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

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

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偽本乃改為鳴條殆嫌與商郊牧野相混故

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既為始攻解自應從

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則已為敗桀之終事安得為始攻乎又鄭

康成注書序與實引伊訓曰載乎在亳疑即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

履則偽作者竟以其無所附麗而道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

洽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即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

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諸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

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為天子此

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進聽從而敏

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事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

作者乃改以爲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  
汜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本又作詩

傳曰布求賢智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距季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岐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衰邦君有一于身國必凶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衆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

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耽是淫過之風俗狎侮  
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卒有德疏遠之重雅頑器親比  
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凶家之道諸侯犯此國凶之道邦  
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頰涅以墨衆士例謂下士  
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  
其刑君子出絲二衡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重窮

固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年叔向論  
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

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注曰夏商之亂者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曰言刑書不

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偽  
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爲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

二十九季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  
然會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鞭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

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條目  
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即爲湯之

法而湯未嘗勒爲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賦職益姦爲大凶德有常無

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也

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湯可知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訓

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兩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降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

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凶上帝不

順降之日群其家必懷衷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  
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  
爲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衡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衡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

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

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

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伊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誕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敬也言能嚴敬鬼

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  
下之衆歸故也先祖勳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緒疏曰說文顧還視

也誕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  
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誕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毫而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為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為君不君則

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

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即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齒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

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毫而見或為敗邑或為子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

誥即咸有一德則先見齒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偽作者順手撻

搯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問作偽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忠信為周本國語文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

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襲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惟庸因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苟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在首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

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陸失也無失也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顯後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

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若止于仁子止于孝辨曰昧爽丕顯本左傳昭三季叔向引謙鼎之銘謙鼎乃魯鼎非商事坐以

待且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王待且而行之兩語皆取成句又其本義謙鼎本作昧且因頑且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

尚書後辨附

緇衣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在首括于厥度則釋今增入中間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傳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萬世有辭本洛誥汝永有辭李善注文選引書鄭注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補注注善誤作康誥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于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逸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况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記保傅篇畧同孟子伊尹曰子

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十六年傳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通仇讎吳語董禍曰孤以不得密通于天子

又辨曰周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

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奉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

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為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為

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墓乎緣孔傳欲傳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季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

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內府懷慶府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前元時入汾河以石椁遷葬明洪武初遷葬于其東所葬冢在薄此與薄地遠隔為偽傳之作備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季服闋見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季屬前君明季始為新君元季殷法君薨之季新君即位即

以其季為元季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季也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季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別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為冠王制云殷人得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是殷祭冠今云冕



者蓋見為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見祭天尚質弁  
 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裘冕耳此冕服蓋裘冕也顧氏云祥禘之制前儒  
 不同士虞禮云特而小祥又特而大祥中月而禘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禘祭  
 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禘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  
 而禘禘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  
 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禘則三季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偽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  
 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悼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  
 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  
 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季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  
 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蒸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  
 甲既立三季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季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  
 桐宮三季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季字指初  
 即位後下三季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季最為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  
 明伊尹放諸桐三季復歸于亳既之為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季內古文  
 簡略省首三季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類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  
 于桐三季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季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  
 之類要其為六季則同奈何作偽書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被放廢後  
 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于此偽傳與經同出一手逞臆妄造  
 傷教害義大有關繫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禘鄭康成以中月為間  
 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  
 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季十  
 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季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偽作者之意非以  
 三祀十有二月為正朔乃以是月為服闋而即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  
 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季一季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偽作者不知三代典  
 禮既以崩季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禘共月後備短喪之制

上擬古人蓋至是而其偽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禘共月其所以可廢者以  
 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禘間月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  
 而禘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禘大戴禮服喪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  
 十七月禘夏朔而上之倍公蒙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乙巳在十一月至  
 文二季冬倍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容娶則公羊  
 氏亦主二十七月遠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  
 而縞是月禘徒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禘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  
 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禘云者乃祥月乎果禘在祥  
 月應曰月中而禘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春而小祥又春而大祥  
 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為大祥  
 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蓋王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  
 禮記檀弓又云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蓋禘麻衣中月而禘縞麻衣中月也  
 一月初為禘祭二十五月而禘祭二十七月而禘祭此禮及祭皆謂以單之者惟  
 檀弓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上詳縞之文特以發下文耳又檀弓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在為母為妻三月太祥十五月太禘十五月太禘十五月太禘十五月太禘  
 申放逐月為妻亦不申禘禘月于共後人朝禘禘及家廟四制云云之日於家及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謂禘祭若二十七月禘祭若二十七月禘祭若二十七  
 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謂禘祭若二十七月禘祭若二十七月禘祭若二十七  
 蓋大祥之後間月而禘後月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而禘  
 禘之後所為禘祭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  
 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此改作  
 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 吳本無能統傳書自非后無能 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  
 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  
 作孽猶可違自可孽不可追既在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國  
 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關於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  
 情欲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

逃

辨曰闕若璩曰宋史編祖學齋估畢云左傳昭十季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編祖以為夏書似編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孽四句道皆作活編衣則引云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此亦合于二者之間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編衣作道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教展喜曰匡救其災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忘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敢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以

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敢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形所以為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皆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風與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味爽丕顯二句即風與夜寐意後我后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后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為明聽德以為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子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不係

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真德秀謂敬仁誠竝言始于此唐虞未有愚謂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即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偽作古文尚書者生于孔孟之後採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偽讀者存其理而辨其偽可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降必自通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終于終思始人以言嘒達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賊

辨曰詩率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慎終始始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嗣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辨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成功不逞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為古語則非尚書甚明且既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為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以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曰君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

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

太甲蓋伊尹將欲告歸太甲留之為相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也

辨曰鄭氏所傳真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細衣引作尹吉

而鄭注以為即咸有一德今上說已詳太甲又或謂氏之舞全以者云以不立等官通在殷府者

向言則本傳從東漢張參之說謂古文尚書二卷之說在明時及通學編海案蓋據古文為說也

銅杜門則注禮樂志謂注古文尚書注雖有先後見其在周時其為字樣無疑

且其次第與晚出偽孔傳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

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答

單作明居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于咸

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

必紀載湯若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偽者

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

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司馬貞

信偽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于成湯朝為顛倒失序良可笑也且伊尹復政

之事傳記所無今此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轍翻然

歸矣殊謬不然據君與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

據其說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

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據疏伊尹

壽百餘歲此告歸時應七十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為老太甲

後為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于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

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強為之說云尹欲告歸太甲留

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此事而此篇本偽作不可信耶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曰以其無常故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

辨曰君與曰天命不易天難謀大雅曰天難謀斯天命靡常墨子非樂曰九

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曰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

者開道之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

于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辨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見細衣但細衣所引尚有尹躬天見于鹵邑夏

三句與此一篇之文乃分屬太甲上篇非是說已見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傳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二

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

德

辨曰詩二三其德成八季傳季文子曰霸王將德是而以二三之何以長有

諸侯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教是乃日新之義

辨曰終始惟一見荀子議兵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

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

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為常德一德之言故曰大

能一德則一心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

自生之道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整齊萬夫

其政可知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漢以來論七廟者多矣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祫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祫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祫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秦服小記云王者

疏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要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辨曰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筭語也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神說五百三十劉歆引商書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齊梁此合通考見商書文志商書注問好事所爲假托徐邈注以自重者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祫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鈞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祫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于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祫有契及四親至于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祫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此不易之論也周禮疏考禮記注及禮記注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

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此偽書及傳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蓋四親與受

命王不毀爲五原是定制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耳而肅之意則以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于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母代并始祖爲七此爲定制而祖宗之數則多可以至于九商六廟之外添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太甲太宗于是商廟反多于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始祖之禹則不強立祖矣祖且不必強立况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武武據韋元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悉取以回護僞傳但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庶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質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備筆也肅因此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祭法所云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二祫文武也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祫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王制與祭法文異義同肅強分析以成其說可乎秦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衛侯元有兄繫繫不長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后非民國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傳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辨曰閻若璩曰后非民國使民非后罔事本做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口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其惟弗言文曰亮本又作亮字

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季不言除春猶不言政疏曰三季不言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既免喪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信默信謂信冢宰也

辨曰此節襲取無逸坊記卷服四制論語雜湊成文事亦以伏生同傳及春秋經傳卷二竹林篇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而亮陰本指凶廬今又改爲信默之解尤非是其說已詳見無逸疏又以信爲信冢宰夏穿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釋文曰言本又作諫

傳曰知事則爲明哲明哲則能制作法則稟受命亦令也

辨曰左傳昭公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傳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疏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據也史記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于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也般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怪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懼悅也天下富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謠言初夢即云傅說又云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自不相副其言非也

辨曰此篇之文俱見國語詳見下文又見呂氏春秋卷十八重言覽竹書紀季卷上商紀史記卷三般本紀孟子卷十二告子下篇楚辭卷一離騷經墨子卷二尚賢中篇及下篇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晉人作偽尚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飾以入之

又辨曰傅巖在虞虢之間疏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類輪坂有東面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整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輪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非是疏引尸子而不能定其是非疏于地理之學疎陋殊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傳曰鐵須礪以成利器度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既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疏曰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辨曰國語十七卷楚語上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季然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命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季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偽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偽孔

傳中如陰為默稟為受命為命類為善茲為此類為三日兩啓為開其訓誥亦多襲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即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則昭之意以為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孟子引者二句以為書詞作偽者據此說無說命本文不從書昭又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與國語畧同作偽者亦兼取之其高后二字則又本之盤庚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承若王之休命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如此謹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辨曰家語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總百官在冢宰之任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憲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辨曰汲郡古文云成王元季命周文公總百官文十三季左傳云郊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墨子尚同篇云先王之書相季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助明也惟天聰明句則本之皋陶謨天聰明及揚于法言問明篇惟天為聰惟天為明惟臣欽若句則本之堯典欽若昊天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釋文曰百本作奇。辨曰冑字下從冑。即冑字冑字從冑今多相混

傳曰甲冑冑兜蓋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

其才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辨曰禮記緇衣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允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買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曰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惟能是官非賢不爵  
辨曰爵罔及惡德緇衣引允命文詳見下又荀子性惡篇云爵不踰德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惡厥善矜其能惡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  
辨曰左傳襄十一年晉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無居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辨曰定元年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疏曰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顯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辨曰緇衣引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為煩此取之而改艱與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  
辨曰詩云我言惟服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尚書後辨附

**辨曰**左傳昭十季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毫盤厥終

**傳曰**學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學而中廢業遷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居毫與今其終故遂無

**顯明之德**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夷篇周公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于高宗時有大功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

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已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歿

**辨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夷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成而疵謬甚多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季命世于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此書雖亦係晉初東晉等偽撰而此條則尚屬

可信故曰公子張云武丁入于河自河祖毫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祖毫入即位也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其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爾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夷傳云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為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處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子市朝君夷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洛誥云公明保予冲子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魚肉**

**辨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敦敦也敦敦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愆過也視

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辨曰**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教學相長兌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又文王世子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云武丁六季命

鄭士傳說視學養老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又使列庶官

**辨曰**此節皆有本見下文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殷朕惟人良臣惟聖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其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爾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夷傳云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為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處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子市朝君夷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洛誥云公明保予冲子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

**傳曰**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後民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子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衛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封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辨曰左傳傳二十八卒重耳曰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季春大會于孟津謂文曰三季一作一後  
人後謂序文變改之

傳曰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疏曰中篇言羣后畢會牧誓有庸

蜀光學微盧彭漢知三分有二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

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知者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

成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辨曰文王改元受命七季而崩武王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當日情

事實是如此晚晉偽古文惟以七季作九季為異其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

殷與鄭同但太誓上篇敘十一季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季滅紂今偽書畧

去觀兵發首即云十有三季則非也又古史例不書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

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

二季書十三祀二季皆不繼以時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于法

日月時季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

篇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季

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季六月庚午脚書季書月書日并書朔脚

絕不繫以時大抵史各有例書不可為春秋猶春秋不可為書今日惟十有

三季春豈史例耶魏世家秦明引紀本曰梁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不見夏字乃知古  
人文各有例紀本僅錄春秋終有不當同處焉遷離離成蘇本紀與書時然多異  
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七月漢元平帝末十月  
蓋從而變其體後代史則遺春秋制者自應氏始

又辨曰左傳隱十一季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今本如此為孟津引杜預云孟  
津今在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今  
本詳釋通雅恐後是  
杜地名中諸耳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

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其

漸瀉而南也自東漢始考夏始二季使朱簡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

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季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

尚書後辨附

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

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

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

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內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滑縣白馬津在滑縣而

通典于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

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

抵歷代侵久土俗傳訛類多如此西漢河南無孟津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

確不可易乃偽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

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誤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偽書與傳同出

一手妄造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季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

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土有崇之誓誓于河

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

之非誤認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

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

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

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

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

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

又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然則津之在

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方為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

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

為兩確類達作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作特以疏家

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依阿其問于禹貢傳之誤認為洛北泰誓之誤以

孟津河朔為兩地皆不敢駁正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訛易之後故

致此謬則無疑矣後金運改河南之河洛縣曰孟津  
而人幾不知孟津之本在河北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曰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庶士皆明聽誓



辨曰牧誓云嗟我友邦冢君大誥云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洛誥云越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人誠聰明則為大君為眾民父母

辨曰莊子達生日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詩曰直不聽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酒亂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刑剔孕婦傳文曰附本又作婦。辨曰其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刑剔孕婦。此句與前文無涉。蓋傳文誤。蓋傳文誤。蓋傳文誤。

傳曰沈酒嗜酒亂女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刑剔孕婦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

子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

服飾過制言臣民財力為奢靡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刑剔視之言暴

虐疎曰殷本紀云紂收奇物充物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使男女保相逐其間欲重刑乃為戲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觸其手要為銅

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名曰炮烙之刑皇

甫謚帝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辨曰荀子性惡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致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

世舉賢也因有桀紂句故采取入泰誓又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

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殷王紂剝孕

婦此事又見越絕書及淮南子本經訓又見道應訓又見要畧篇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爾將天威大勳未集

傳曰功業未成而崩

辨曰洪範云帝乃震怒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曰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親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季自孟津還時

辨曰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

政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觀政即觀兵也但太

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偽誓三篇皆十三季滅紂時事十一季觀兵只此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惟受罔有懷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期弗祀犧牲烝盛既于凶盜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曰後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烝盛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

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辨曰爾若璋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

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曰吾有命無侮傷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

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侮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也曰我民有命

毋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

烝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

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別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

傳曰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

言已言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辨曰此節俱出孟子趙岐曰尚書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後師曠述之曰天

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為佑意

覺索然不省作偽者是何心寵之四方改寵綏四方特因盤庚上篇有底綏

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

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

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

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為子曷敢有越厥

志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傳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人執異心不和諸子三千一心言同欲

辨曰此節采之左傳及管子而謬誤特甚昭二十四季傳劉子謂長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下四句雖文意相似而實兩處之語非一語而引者互異其詞也故晚出書采左氏所引入之中篇管子所引入之上篇方無遺漏是矣但同德度義明係長宏語不然有不冠以太誓乎即別出一篇亦應先作泰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云云方合左氏引書之例乃偽作者貪其語之古雅遂并取之又嫌其句孤采左傳不度德不量力句製同力度德句配之而以長宏語亦為武王語大謬一也左傳杜預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義本與億兆夷人四句聯屬今將此四句別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為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為秉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太誓離德同德之義乎大謬二也

對左傳注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強此言取義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長彼強故即引泰誓而動其勝德鈞為不長古文致致此理孔穎達曰彼德鈞者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強此論其氏又在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與與書義不同則以為杜遠向書之文而規其是非也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非武王之語

而晚出書忽變作武王自語低格至此大謬三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

傳曰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辨曰左傳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因其下文引周書曰積戎殷故言商罪貫盈又韓非子云是其貫將滿也又湯誓云有夏

多罪天命誅之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此節全祖其意又墨子尚同下篇云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子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上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傳曰祭祀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于紂

辨曰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祖詩大雅緝云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天若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曰泮憐也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辨曰左傳襄三十一季魯穆叔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季鄭子羽謂子皮鄭語史伯對桓公亦俱引此二句又見應劭風俗通義過魯篇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傳曰穰惡除則四海長清今我伐紂正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辨曰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左傳吳公子光云此時也弗可失也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傳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徇循也武王在鹵故稱鹵

土疏曰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

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傳曰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辨曰易傳曰吉人之辭寡左傳文十八季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去一凶矣又子產謂子皙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小雅天保曰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酬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晉權相滅無辜頌天穢德彰聞

傳曰給背之者稱犁老罪人謂通逃小人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

辨曰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鬼

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

而孩提焉比謀又倍九李卻芮曰凶人無黨有黨必有仇此朋家作仇句則

因微子方與相為敵仇言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傳曰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樂不能順天流毒虐于下國萬民天助湯命

使下遐桀命

辨曰黜夏命本之書序成王既黜殷命

惟受罪浮于桀制喪元良賊虐諫補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义民

傳曰浮過制傷害也賊殺也

辨曰問若珠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為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

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

韻協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

九有以凶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將天有

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

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者既謂之太誓則在非樂

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為太誓可知在墨子固無妨兩見也乃以太誓入伊訓

而于此反刪去古書一遺擄摭遂使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曰夢與卜俱合于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

紂卜龜兆不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強之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

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史記又采六韜爻於太

公非實事也

辨曰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韋昭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左傳昭七年衛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

所用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曰

昭二十四季左傳引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如彼言則其旅若

林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十人鄭元等以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

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辨曰此昭二十四季襄宏所引已見前又成二季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

離周十人同者來也所引亦即此文但舉括其文耳離德之義又見襄二十

九季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是也子攷此節四句原屬武王口中之

言與管子所引云云為史臣之言者不同偽作者采取亦是說亦見前但管

所引入上篇左所引入中篇則未見必然耳又此亂臣句又見論語及襄二

十八季叔孫穆子引而論語釋文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

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為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

為邑姜其實唐石經論語尚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為偽書所誤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曰明多惡不如少善

辨曰古人于經各為詮釋者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此二句見于論語堯

曰篇不言太誓曰孔安國于彼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周之才不如商今于此傳又復如此云云則是

言商之才不如周其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若今太誓而果真也孔

注論語至此獨不憶及太誓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

詞乎况如孔之論語注則此節書乃既誅管蔡之後所作而何以今書乃在

太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

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為傳則知非太誓玩其說與安國自是不同傳

聞異詞固無足怪特安國一人之手而互相懸絕則不可信耳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曰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傳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

辨曰呂氏春秋適威覽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曰周書

周公所作荀子議兵篇亦云暴國之君其民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

讎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村此之謂也淮南子道廣訓亦

云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

而臣湯武撫我二句未見必出太誓惟獨夫村原係真太誓之文逸周書商

誓解云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孟子亦以村為獨夫晉人采合之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傳曰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辨曰左傳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策三

儒秦客卿造謂穰侯引書畧同

爾眾士其尚進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

傳曰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教登成也疏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教宜二本

左傳文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爾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曰稱父以感眾

辨曰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曰文王若日月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爾土亦見

中篇誕受多方句見多方篇

于克受非于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傳曰推功于父

辨曰此節文皆見禮記坊記引太誓但彼二受字皆作村鄭注云此武王誓

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勿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傳曰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勿死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

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疏曰一月壬辰勿死

魄謂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

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也一月周

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

之輪郭無光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

生魄望也顧命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

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勿死魄無事而記之猶今之將言日先言朔也周去

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

里時之宜也詩于三十里毛傳師行三十里言其大法耳

辨曰孔壁真古文原有武成篇至建武之際區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

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者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云

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歷志其辭

曰惟一月壬辰勿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若來二

月既死魄若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死生魄若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凡八十二

字此安國所傳之真本幸存至今的確可信者律歷志于此文分為三截惟

一月壬辰勿死魄為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魄為一截惟四月既死生魄為

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後魏晉間偽作武成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插入今本

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遂多訛謬今此第一節正本之律歷志者固無可

疑

又辨曰書紀事皆用周正一月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據律歷志及國語

韋昭注推伐紂月日已具詳後案秦誓序壬辰是建子之月二日癸巳是三

日逸周書世俘解云惟一月丙辰勿死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其下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其下又云

四月既死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其下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

位用禘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于周廟釋其文與漢志引

武成並同但此一月朔日為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閏若據疑孟

津去周九百里故武王以癸巳發二十八日戊午方渡孟津今謂丁巳始發

是明日戊午即渡孟津明月甲子即誅紂而師竟飛渡耶愚謂丙辰勿死魄

仍當作壬辰有夙魄丁巳當作癸巳傳寫之誤耳晉孔晃作注時已誤晃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度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度孟津當爲誤字庶祀誠于國周廟亦當移國字在庶下周書與武成固合也沈氏惠棟以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又辨曰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尚書紀上半月之日或云有夙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既望或云既旁生魄孔晃注世存解云有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有生魄即望也蓋魄生至此極盛偏體皆明故曰有旁若光反非旁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後至晦爲夙魄朔爲既夙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偏體皆暗故曰有夙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旁近非也偽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既立哉生明一目不容不積生魄于望矣故下文又云既生魄且爲之傳云魄生明於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爲月輪郭皆非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釋文曰豐後道城  
傳曰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夙魄互言疏曰二月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季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夙魄俱是月初上云夙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辨曰自此以下俱與律歷志不合如于征伐商之下正當取彼志若來二月既夙朔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于此則刪去其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在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留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歷志只有征伐時日無歸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非有所據也偽孔安國傳同出魏晉人所造孔疏惟事附會盡與律歷志異如此疏以二月朔爲辛酉三月朔爲庚申蓋因牧誓偽孔傳而附會云爾彼牧誓甲子昧爽下傳云是克紂

尚書後辨附

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云二月四日者以歷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啓行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此劉歆三統歷所載班固采之入律歷志者也今若依偽孔傳及疏云云乃以二月朔爲辛酉甲子爲二月四日因之三月朔亦爲庚申而非己未劉歆以爲正月小二月大閏二月小三月大而偽孔傳則以爲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偽孔傳安也觀逸周書雖于武王啓行日期有誤而亦以甲子爲二月五日非四日則偽孔傳之安益明

乃僂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釋文曰華山化胡風二反  
傳曰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齒車甲冑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鵠虞而賁革之射息也是僂武修文之事桃林之塞杜預云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在華山東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辨曰此節本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史記卷四周年本紀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淮南子卷二十秦族訓卷二十一要畧篇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篇約取諸文而增成之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在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竊以果太華山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南至潼關廣闊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驂騑緣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君辛戎曰華陽即

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資之其得其解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歛類建言華山之苑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尚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之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善義理安得不極力指駁耶

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句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曰惟一月至武成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云云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以其篇鄭云

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以謂彼偽武成也此以成功設祭明其福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天子七廟故云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故云句侯衛其言不大召諸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篇為四由字積而誤辨曰疏引律歷志文未句祀誠于周廟剛去一誠字存八十一字彼乃孔壁

其古文疏欲用今東晉晚出本因反謂彼為偽件謬甚矣據彼文則是歲四月巳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所謂苑生霸十七日乙巳所謂既苑生霸是也與六日庚戌是為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今乃以為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榮望大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廟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榮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疏曲為附會皆非也

又辨曰闕若璩曰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開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為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絜祭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謂初得天

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諸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闕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正為欲合柔日改庚戌榮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為

欲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禋師兩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闕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闕人享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比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耳然則晚出武成改燎于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也又近日石紫嵐謂漢志武成篇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在廟獻誠似非武

王所以待紂子謂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耳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婁二首赤旂乃以先誠入燎于周廟寧至于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誠告收誓明數紂之多罪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于海隅即戮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為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誠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誠即自釋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室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誠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亦引古樂曰武王以兗兵克殷于牧野歸乃薦俘誠于京太室之語此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間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也猶得見而引之然則祀誠實係武王事班班可考漢志的然可信晚出武成刪去祀誠于周廟者亦正疑誠誠非武王所以待紂也又辨曰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

英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追王太王直父王季歷文王昌此節皆取之但大傳先言崇上帝後言崇廟而此則本漢志及逸書先祀廟後崇望孔晁注逸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偽作者正取其意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傳曰魄生明於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疏日月以望

廟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

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於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

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

執事豈得未受命已助祭明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

說受命耳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

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辨曰偽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為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

推為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却說受命竊謂若果是却說則當言初以見

其追敘不得以日記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尚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

既生魄在庚戌之後遂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此九謬也史官特紀此

日豈有用數日通共之名者乎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傳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

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曰后稷曾孫公劉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太王修德以勸齊商人始王業之

肇迹王季績統其業乃勳立王家

辨曰此傳以公劉為后稷曾孫特據史記月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

公劉耳其實史記漢書並云公劉避桀居陶山后稷至桀時四百餘年安得

公劉為其曾孫蓋不啻失官竄于戎翟之間其時不窋而後一小部落耳國

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不知凡幾幾何世矣公劉居陶始復為豈牧

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數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虞

節皇僕羌弗毀陶公非高圍亞圍公叔祖類古公直父季歷亦僅十二世以

尚書後辨附

十二世歷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季又必即位後二三十本生

家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季

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當時之失于紀載者正多也

又辨曰禮記祭統衛孔懼鼎銘云其勤公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季

大統未集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

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諸侯歸之九季而卒故大業未就疏曰文

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季至九季而卒文王未稱王而得改元者

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季是已之所稱容或中間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

有後元季漢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

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季而崩鄭元等依用之

辨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序稱文王受命作

周史記稱詩人道商伯受命之季稱王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君王鄭注言

君王則受命後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此周漢舊說也孔傳

出于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則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子

于此經專宗鄭氏謂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季數其稱王亦在十

一季觀兵後七季至十季未嘗稱王然則謂文王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

可也鄭尚書注久公于雖博采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

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

改元武王即蒙父季不改元始則觀兵復獲歸再舉方滅紂此則自漢至唐

衆口如一從無異說者也至于季數之不同亦有可考者謂文王受命七季

而崩者史記周本紀今本作十年張守節云十當作九疏曰據此疏以爲周本紀作

九而本紀作十也蓋漢代及此天祚成周史記周本紀文王受命七年崩可見九



九季觀兵十一季滅紂此特字之誤耳今此武成乃魏晉人作文王受命九季則與鄭不合矣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季王受命而得祚位四十一季春三月而伯也受命九季惟春在獨召太子發亦謂受命也此說出武成所據然此得從紂征伐數起故有九年耳又夏周書文王受命之命然則謂文王受命有九季者非也至歐陽永叔張橫渠程伊川出謂文王無受

命改元之事武王不蒙文王季數十三季者其即位之十三季耳且一舉而滅殷亦姑無先觀兵後伐紂之事此則執義理懸斷盡掃却幾千季相傳實事不但非鄭學并偽孔亦失之

又辨曰襄三十一季左傳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子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曰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謂伐紂后土社也名山舉岳大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

辨曰事見墨子辨詳下又周語曰布令于商底紂之多罪章昭曰底致也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曰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為魁主窟聚淵藪澤言大森疏曰昭七季左傳引此文

辨曰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昭七季楚等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傳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路見服采章曰

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既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萬方有罪惟子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偽作武成者乃移為伐紂時事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偽作泰誓者又

剖入泰誓中篇中更間隔以真泰誓天視天聽二句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為文章者矣

又辨曰以遏亂略句本之左傳以討亂略罔不率俾句本之君奭篇

肆子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傳曰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辨曰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郭璞注

兩雅亦引逸周書曰劍我周王愚謂孟子此段乃史臣之詞作偽者欲假人武王口中故刪去首句又改用附我大邑周云云其實大邑周不類武王自稱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惟爾有神向克相子以濟先民無作神羞傳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

辨曰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尚輔相子又哀二季衛太子禱曰曾孫爾曠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傳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至而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辨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

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曰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衣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白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杵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

動有成功疏曰既戊午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夫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于文次當承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

戊午也史官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

辨曰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詩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于侯與

又辨曰梅賾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季人不能聞天天不能  
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豈可案文而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  
殺人血流春梓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殺人食豕而迎王師何  
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是紂報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  
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謂書誤紂紂自殺以為武王虐殺哉蓋說善矣而  
未盡也紂報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卷四儲放篇卷十八成相篇史記卷  
三殷本紀淮南子卷二十秦族訓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  
卷一巴志篇非盡出妄造也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  
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為回護去其  
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偽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為王  
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以于建武王  
充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為一蓋此語自  
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  
與孟子違而猶陰為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甚之言非舍不可盡信之  
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北逐北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  
闕流血漂杵此等為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為武王辨晚出武成并孟子  
亦抹倒巧為武王斡旋竟作紂報自相殺其意亦甚正特無加不在情理之  
內耳

又辨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即康誥壹戎也偽孔傳解作一著  
戎衣非是說見康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闕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曰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逐式  
其闕巷以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則無所謂  
周有大資天下皆悅仁服德疏曰周木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鉅橋  
之粟以賑貧弱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親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  
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  
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商容之事也  
王命封墓釋囚又歸鹿臺之珠玉于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  
若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凶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于財  
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辨曰釋囚等事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逸周書卷四克殷解韓詩外傳卷  
三武王章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荀子卷十九大略篇呂氏春秋卷十五慎  
大覽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卷二十秦族訓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後漢  
卷三十下邳頭傳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篇又卷十善謀篇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衣祭信明義崇德  
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

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為  
命齊禮焉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  
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疏曰爵五等  
地三品武王于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鉞問周班爵祿孟  
子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地理志亦云周  
爵五等其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儒多以為然包咸注  
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公封疆方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  
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安為說耳鄭元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  
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注具矣

辨曰閭若疎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  
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  
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辨曰論語所重民食衣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

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絕不云出武成其上文于小子履節今見湯誥雖有周親節今見太誓則孔注更與書傳大相乖刺已詳見本篇若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安國果嘗親見而為之作傳中有湯誥太誓武成豈有注論節時過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日出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蓋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晚出書之偽顯然

又辨曰玉藻頤垂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狀非此垂拱之義曾參世家云陛下垂拱漢書王褒云雍容垂拱又見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云垂拱無為此垂拱二字所出但拱字見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注云欽手也則單言拱義已顯若垂字明係本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連衣裳字而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此自是語出漢人晚周先秦尚且無之况武王時史官何知天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垂拱仰成句晉人于漢文心手熟習故慣用不覺也

又辨曰據漢志所引武成起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共一百四十四日據今本起一月壬辰訖四月庚戌共一百三十九日比漢志少五日竊謂晚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殘缺而此篇既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係偽作者自嫌其過于完整故作此錯亂磨滅之狀以自掩抑或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一段盡作武王口中追述前事語耶今考之他經證以史傳此篇實屬魏晉間好事者采集成文並非其本則此等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曉曉皆可不必也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傳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商戎之長致貢其葵犬高四尺曰葵疏曰曲禮云東夷肉菹南蠻北狄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紛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兩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

望九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康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兩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兩雅下文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皆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

辨曰本魯語辨見下

日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特庸展親

傳曰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上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奉侈德之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辨曰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栝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一篇正旅葵之蓋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為序事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敘議錯雜肅慎內傳稱為周北土書序為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竄為西旅厥葵又東夷莫辨者矣無有遠邇通句本之盤庚畢獻方物句本之傳七季左傳諸侯官受方物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曰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辨曰左傳僖五季官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狎侮二字本之禮記表記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傳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以人為戲弄則寒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疏曰僖十五年左傳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淖是非此土所生不用也楚語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白珩為寶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何寶焉是寶賢也

辨曰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輕忽小物積善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同鄭云七尺曰仞與孔異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

辨曰為山取之論語九仞則又采自孟子攬篲而成平心讀之論孟本旅樂耶旅葵本論孟耶且掘井可言九仞山當言百仞若九仞安得為山匠人廣尺深尺為畎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澮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如果廣深等何以變尋言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七尺曰仞宜以鄭為正祭義築養蠶宮牆仞有三尺為牆高丈故仞七尺也且即如僞孔傳說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且孔子為譬語如晚出書則為正語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尚書後辨附

辨曰王若曰猷句本之大誥殷王元子句本之哀公九季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句本之大誓惟稽古立功立事崇德二字本之文二季左傳謂之崇德象賢二字本之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句本之僖二十四季皇武子曰宋于周為客二十五季宋易利用賓于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傳曰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大天眷顧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裔末也

辨曰乃祖二字本之盤庚齊聖廣淵本之文十八季左傳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句及誕受厥命句俱本之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之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肇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辨曰踐修二字本之文元季左傳踐修齊好子嘉乃德曰篤不忘及下文往敷乃訓無替朕命四句俱本之僖公十二季左傳王謂管仲曰子嘉乃勲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上帝時歆句本之詩大雅生民篇上帝居歆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傳曰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敬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辨曰以蕃王室句本之襄二十九季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蔡仲之命亦用此句永綏厥位句本之文侯之命餘見上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

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商漢人亦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復疊皆林上安林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憤懣不獨此篇為然子思元賦傳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敬厥也此注字考釋非平子自注而實其文意亦非平子自注平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元帝語者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覺其初人而疑此注者或平皇南漢門人此偽傳正出論手宜其尊信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傳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辨曰左傳定四年祝佗曰周公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汲郡古文曰成王

元季命冢宰周公總百官

擊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

齒

傳曰致法謂誅殺四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

國名霍叔罪輕放還為庶人三季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疏

曰管蔡世家云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

京縣東北世家云武王封叔處于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春秋因

元季晉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知三季後復封也

辨曰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惟罪所

在各致其辟周書作雉解曰降辟三叔王子蘇父北奔管叔繼而卒乃囚蔡

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左傳祝鮀曰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

徒七十人昭元季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周禮大司寇曰三季不

齒

又辨曰閻若璩曰郭鄰傳云中國外地名此臆說也周書孔晁注止云地名

未詳所在洵是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

二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

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鄙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

鄭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為魯卿士武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謬爾世本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

辨曰在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

又辨曰閻若璩曰蔡自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蔡叔父子所封未聞別有一

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異哉此惟周宜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徒滌洧

之間施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見且舊說矣問此說是

管叔始封即在滎陽京縣東北非由周畿內則蔡叔始封亦即在汝南非畿

內可知閻又云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

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世本亦非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述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

王之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曰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嘆其

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

哉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忠孝汝乃行善述用故

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孫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

為世戒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為

藍本自篇首至此全取其語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

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段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佗序述作書之由

作偽者遂并取之以為書辭苟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并將改行帥德俱竄入

王口中不亦利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庚之語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

稱文王為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即王之祖而口吻若此之輕慢可乎皆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辨曰傳五季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周書常訓篇曰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襄二十五年左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終終以不困徐中論注皇亦引書慎始而敬終三句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于一人改嘉傳曰勉汝所立之功視汝四鄰之國以審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曰嘆而勅之

辨曰此等皆仿康誥無荒棄朕命句本之盤庚無荒失朕命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殺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

正治官傳曰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于豐誓正治理職司

之百官疏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舊誓之變知成王即政之季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

歸在豐為一事也季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四方也而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

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周禮九服惟言六者夷鎮藩三服在九州外夷狄之地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

辨曰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季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

官罔若據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偽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辨曰老子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官職有序故宋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正

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疏曰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有五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不必其

數有五乃象五行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

長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辨曰稽古字及百揆四岳州牧等語俱本之堯典百揆四岳象天五行語甚無理疏曲為附會非也萬國咸寧句取之周易惟百惟倍本之明堂位而小

異其文彼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雖與此異要見夏商之官倍于唐虞耳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于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迫厥官

傳曰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我小子敬勤于德

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堯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三公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于心出行于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茲釋師保故分配之

辨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追記鄭生平應者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之此必周官之逸文偶見于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即據以為問而作偽者遂采取入之說詳微子及君奭序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為真本即趙商所見則大

誤矣後漢大射衛公宏疏云不見周官小宰之職疏亦稱注尚書與孔異義處因不見古文周官篇云云

又辨曰周若璩曰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下四輔上從省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之官自虞夏已有之不始于商周而商周尤班班可考如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于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內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為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成王時官太保皆歷歷可據三公之立其來久矣此周官之異于古者三公直名師傅保不兼師氏保氏耳周禮仍復故而所以不載周禮者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宰夫司服典命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太僕弁師小司寇諸職皆及公孤之服位儀等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無三公歟蓋三公無專職六卿兼之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宰宰及宣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仍舊也得其人可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兼則直虛其位此周禮所以不言其職掌而特列及之耳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若德為周令辟者端由于此然則此節之文必是周官逸文偶見他書魏晉人采取而成未可輕駁亦不可竟信為古文書也

又辨曰地官序官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又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則論道確是三公之職此句疑亦真周官文至發理陰陽語本之漢書丙吉傳恐晉人附益蓋一代有一代官制各不相蒙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為丞相道逢牛喘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為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偽作者不通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發理陰陽失之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疏曰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云冢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統百官百官是宗伯之事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治官禮官俱得統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協睦疏曰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云擾亦安也五典即五教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禮禮教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慎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云虞五周二十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謂之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辨曰周若城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通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俗儒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攝邦國訓萬民一日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此等俗謬皆偽書啟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實軍嘉

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疏曰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

佐王和邦國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疏

曰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

寇刑姦順時殺疏曰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

國其職云詰四方馬云詰猶窮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

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

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

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居民之事也

辨曰周若城曰冬官以魏晉間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與周典

不類彼文云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之所出乎然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太宰之職一日

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天官掌

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又一

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職宜曰

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左傳定四時聘季為司空又曰聘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

兆民之性命

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夏殷凶闕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

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

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

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

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茲與此篇合知此篇文皆有本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熟陟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季一朝會京師十二季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

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

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

六季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

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

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季

一朝之事昭十三季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

以為三季一朝六季一會十二季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

先儒未嘗指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季一會與此六季五服一朝事相當

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季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

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

敬以從命乎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

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太宗伯云時見曰會般見





危今此改安作龍以合戒飭百官之意弗畏入畏本太元禮次七日出禮不  
畏入畏范望注云家性為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  
正邪故曰入畏偽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庾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傳曰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虎亂也所舉能脩其官惟汝之功能舉  
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辨曰荀子仲尼為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敢

傳曰嘆而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助汝君長  
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辨曰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於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三  
事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用詩之文而改其義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教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辨曰令德孝恭本之周語單襄公謂晉襄公曰驪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  
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何晏集解載漢包咸注

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無疑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  
篇偽作者見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為周公

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接上君陳先裝惟  
爾令德孝恭一語方接以此文而又嫌孝字複疊遂刪去孝于二字割取惟

孝屬下文作六字句以見能孝者必能友必能施于政事其下即以本題尹  
茲東郊從政字帶下泰洎彌縫痕迹宛然殊不知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

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  
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秋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

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語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  
孝緯墓志銘唐李善注正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

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願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  
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為句矣此則因偽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豈知  
古本論語原以孝于惟孝為句于字必不可為句絕作乎者非是且傳記引  
書從無撮取其中一字先為提唱者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割唯孝下屬成  
句實係百人偽書不足信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憲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

傳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辨曰襄十四季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成周室師保  
萬民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  
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  
之氣乃明德之馨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

自寬暇逸豫

辨曰傳五季左傳官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  
以無成

辨曰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者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曰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辨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何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疑者然豈非胸  
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一實猶面其剝剝痕迹正與此同

國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傳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  
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辨曰國厥政句本之多方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釋二

字

函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曰善則稱君人臣之義美而美之曰臣于入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

辨曰此坊記引君陳語春秋錄竹林篇所引同而釋之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王氏罔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

言蓋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聞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王氏知此語之非而不知此未

必為成王之言乃作偽者為之也蓋此言若出于臣工自相告戒則為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為導諛諛諛中主所不為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為之乎

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試取坊記讀之善則稱君則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則引太誓子克紂非子武云云取

證太誓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偽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

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變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耶是惟良顯猷于坊記注本以為臣口中稱美君

德之詞而此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汝為政當闢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依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于茲先敗常亂俗三綱不宥

傳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習于

茲先凶惡毀敗五常亂風俗罪雖小三犯不赦辨曰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備其

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人有頑靡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別

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辨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若猶乃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傳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人之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于長世

辨曰成十六年傳民生厚而德正糴衣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傳曰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肅于肅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編京豐文王所都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

令得所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為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

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季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肅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肅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

然也辨曰劉歆作三統歷班氏采入律歷志中載畢命文凡十六字此疏所引則

于作策下多一書字凡十七字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于尚書疏者有阿命無畢命闕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闕此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册命云云則畢命乃逸篇非以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阿命即畢命之誤此說是也蓋因示嘉之亂逸書已以作偽者來取律歷志文冠之篇首又以汲郡古文云康王十二季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浩云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詩云赫赫宗周序云分居里成周郊遂兼采之組織湊合以成此一節為通篇之緣起至于豐刑之義及册命霍侯之事則作偽者亦已不詳其說無從撰造故竟棄之耳孔疏反以律歷志為妄謬矣周鑄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蓋文王居豐武王于豐立文王廟後遷都而廟仍在故成王居鑄京則至豐以宅洛事告文王廟風召詒此與用之

又辨曰律歷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真正是月朏為庚午則朔為戊辰至其季之甲子則未可知唐書歷志載僧一行大衍歷日度議則以康王十二季為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紀年乃偽書一行據之恐非或又言紀年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歷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傳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疏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

辨曰父師二字本微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  
傳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已經三紀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季曰紀父子曰世疏曰周公以攝政七季營成周成王元季遷殷頑民

成王在位之季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季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

辨曰既歷三紀者意蓋以成王即政三十季康王十二季是已得四十二季歷過也既歷者又過六季也史記紀年起共和庚申其前皆不可攷劉歆三統歷載律歷志者雖有可取其所推季月日則與鄭康成皆不合當以鄭為主召浩營洛事在居攝五季至七季之十二月晦方致政復辟而歆以為一季事其季月以推自然鄭是歆非觀金縢康誥召浩洛誥等篇經注自明歆又以望為哉生魄哉者始也自是三日何得為望與鄉飲酒義顯背既已誤解生魄則所推月日皆誤可知歆言成王即政三十季崩鄭言二十八季崩差二季說已詳顧命歆又言文王受命九季崩鄭則以為受命七季崩是以所推不合王肅金縢注背鄭又言武王崩成王季十三周公攝政七季作洛誥成王季二十偽孔注洛誥俱從肅注然則肅與偽孔雖不明言成王即政季數必以為三十季矣竹書紀年正王肅皇甫謐一輩人所為言成王三十七季陟蓋連居攝七季數之也則其意亦與王肅偽孔合要之鄭孔所差只二季若此節所云既歷三紀則從鄭從孔二者皆得通從鄭為四

十季從孔為四十二季故云既歷此其立文之巧揆校持兩端者也謂若此則此後在位只有二十四季連康王十二季過三十六季間說非也  
又辨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慈殷遷洛之云而君陳畢公繼理其事故撰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為約束殷頑而設其實當日情事恐未必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戚厥戚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壘拱仰成

傳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無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壘拱仰公成理疏曰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為大臣  
辨曰言語知伯闕曰夫君子能勤小物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漢書薛宣傳曰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壘拱受成淮南子道應訓

高誘注曰武王之佐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屢拱而受成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當殊其并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阻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辨曰此節敷衍序中分居里成周郊之意旌別二句本之太公六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句本之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此本傳者改義作善且不必論即使為善亦可信而緇衣本非引書何妨各成其是乃為石經向作章義癉惡未便更樹之二句本之文六季左傳云君子茲建聖哲之風聲告之訓典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傳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紆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亾國家今般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疏曰韓非

子紆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頌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道微化奢靡萬世同流茲般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資富能訓惟以永率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微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般庶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驕恣過制矜其所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禁其心惟難以富貴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者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

辨曰襄二十七年左傳叔孫曰服美于人必以惡終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般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傳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般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若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

中舉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東夷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為政無日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日人少不足治惟在慎其政事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

辨曰不剛不柔句見詩商頌三后二字見呂刑澤潤生民本之荀子君道篇云澤被生民左衽二字見論語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子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蟻若尾

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辨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云亦惟先正之臣今本作先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祖業大已才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疏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辨曰惟乃祖乃父句本之盤庚忠貞二字本之左傳荀息對晉獻公語紀于太常本之逸周書常棣解云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太常傳曰今為作太常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

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傳曰今為作太常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

易履卦象辭涉于春冰本之詩如履薄冰于翼二字本之泉陶謨股肱心膂本之周語太子晉語

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承安得見本傳先王之臣耶師古非是承所引乃文侯之命也亂四方句本之顧命其能而亂四方若蟻若尾本之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左衽罔不成賴子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那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辨曰君子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但仍是虞制非周制矣說見周官緇衣引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那寒小民亦惟曰怨嗟彼注云資當為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下屬為句傷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咨咨而此資改為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那寒成三字句與夏曰暑雨不齊乃刪去日使亦為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解者非也思艱句本之老子圖艱于其易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作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若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

辨曰丕顯六句見孟子對揚句本願命用若揚文武之光訓追配句本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尚命

王若曰伯冏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曰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疏曰祭義必有休惕之心易夕惕若厲

自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彌

厥辟出入起居固有不敢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成休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且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辨曰詩人之齊聖禮記經解發號出令洛誥萬邦成休惟于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違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佞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傳曰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彈正過誤檢其非安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汝無親近于儉利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疏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僚屬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

辨曰坊記引太誓云惟子小子無良孟子云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云必交修子無子乘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衛翼前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傅匡其不及泉陶謨云巧言令色論語云友便辟立政云其惟吉士勿以儉人

又辨曰闕若瘞曰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為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如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為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馭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

馭車之事太僕雖有左馭而馭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太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尚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太馭非太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為一安國傳于書序直曰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是竟誤以太馭為太僕之長矣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漢表云太僕秦官與馭以太僕專司馭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表之向背是古而而今尊者漢表之向背是古而而今尊者漢表之向背是古而而今尊者

實又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也周禮王制朝作書命其臣為太僕不本周官而後太馭職掌如秦制殊失却本邑耳

又辨曰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此非周禮本文義出鄭注偽孔專與鄭為難故作此以抵悟之疏特為宛轉解脫非也唐承淳元平德元同上言漢法弊曰德王以伯制為太僕正命曰假借乃係此自釋下史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字內史廷掌書命應劭謂司馬別掌與書序是分任事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稱其小者也意以偽古文為真周官制不知得于考生發而置八者皆人君取臣之大柄宰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其其制或為考其官否以有職臣之干律除僚屬無與而司馬所掌之典實則謂其與司馬所掌之諸事則謂其以能言無與司馬不知元同所謂是何用也得毋以漢承秦得自漢史四百石以下州郡府史從事委任之依守述上陳成周亦當然于矣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君瘵厥官惟爾大弗克厥厥辟惟于汝辜

傳曰若非其人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

辨曰瘵厥官本康誥瘵厥君

王曰嗚呼欽哉承弼乃后于瘵憲

傳曰瘵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子常法

尚書後辨附終

尙	尙
書	書
義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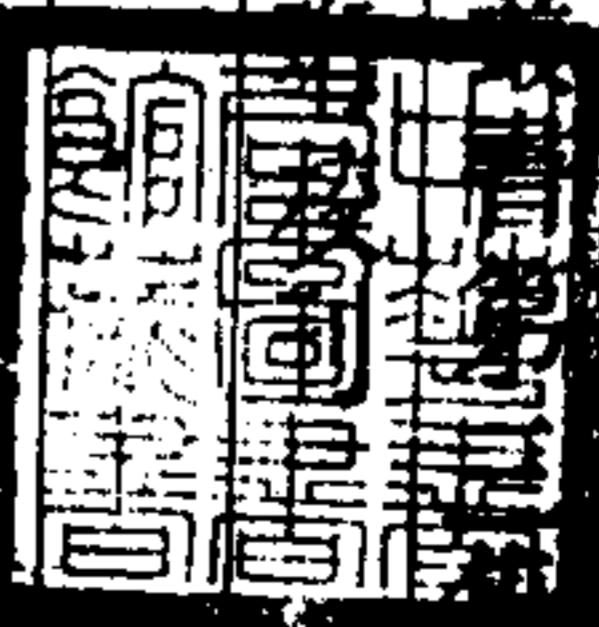
尙書義考

聚學軒

休甯戴 震撰

貴池劉世

義例



一今文尙書漢時博士所習以隸傳寫故稱今文史記  
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  
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  
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  
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此所謂今文者也伏生  
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  
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  
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  
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  
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據此則伏生所傳僅  
二十八篇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是也而史記  
稱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  
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爲總之并云伏生所  
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  
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  
篇之序爲二十九不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言何  
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爲

尙書義考義例

十



本

一漢時所傳之古文尙書許慎說文解字序論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彝鼎之文故稱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尙書義考義例

二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穎達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入篇故爲十六又云鄭玄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

篇穎達不知劉向班固所見爲眞古文而以爲張霸之徒僞造史言霸所僞造乃百兩篇非二十四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四十八篇蓋二十九與十六合爲四十五漢書藝文志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增多百篇之序一卷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古文藏於秘府故又稱中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也以不立於學官故謂之逸篇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皆得見之成帝時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宏諸人竝傳古文然賈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不注逸篇必逸篇殘缺失次不復能成讀其後遂漸亡矣

尙書義考義例

三

一馬鄭本皆有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其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穎達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今仍復其舊次爲一篇附於二十八篇之後一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蹟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陸德明云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

能得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孔穎達云晉世至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尙書及孔傳殆出於王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尙書義考義例

四

冀行其學故往往假託以爲佐證東晉古文增多之篇與十六篇異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大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凡十六篇其餘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罔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符合自宋吳棫朱子始疑之元吳澄明梅鷺辨之尤力至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剖核明晰無庸更議矣今別爲一編附於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後庶幾不相淆雜

一今文古文傳本各異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尙書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論其異同得失而經文之

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暨稱古本以明不必存今文古文之見至如堯典慎微五典上二十八字今刪去別見後增多之篇內其慎微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分爲益稷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爲康王之誥今仍合爲堯典皋陶謨顧命

一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見采錄如詩有毛傳鄭箋禮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附以諸儒之說惟尙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卽取爾雅以存古義

一今文尙書歐陽和伯及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古文尙

尙書義考義例

五

書膠東庸生及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所傳其本久亡惟見於經史傳注引今文作某馬鄭本作某而東晉古文與二十八篇同者雖有改易皆不出馬鄭王之本自東晉以來行之既久今姑就其書詳考各本異同訂其得失

一歐陽大小夏侯學惟許慎五經異義多載其說其旁見於他書者甚少賈馬鄭之注則猶可搜輯宋王應麟撰集古文尙書鄭氏注十一卷於鄭氏一家亦未能詳備又多訛舛且徵引之體不拘本文或因辨論所涉約略其意不得掇出冠以漢儒之名今但列引之者名氏或書名於上如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義疏

以及史記集解等書內稱馬云鄭云而鄭注又單稱注云與兼言馬鄭或舉姓略名或姓名並稱之類各如其舊庶免掇拾爽失之病

一注內引先儒之說始見稱某氏某下係以書名次條以下惟稱某氏某曰至孔安國傳雖晉人偽託大抵多襲用古注其與賈馬鄭王同者無庸重見惟刪取其異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不可考耳不稱孔氏安國曰惟稱孔傳曰以別真偽書內所引多與今注疏本異者係從宋本校正

一古人語言文字多失傳以今人所知字義讀古人書往往扞格書自唐虞而下詩自商而下易始扞犧然

尚書義考義例

六

有象而無辭與諸經皆自周而下故有書契以來莫古於尚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況散逸既多則見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略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故嚴加刪汰

一數義各異者做許氏五經異義之意具列其說加案語折衷之以其人之先後為次至轉相祖襲則惟載其創立是說者或後人因前說引伸或後之特見偶與前人合而語更詳明皆作小字附前說之下

漢書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又許慎說文解字所引書與今本異慎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所謂古文乃孔氏所傳之真古文非東晉以後所謂古文者也今於案語內並備論之

一編雖備列異說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見以明去取或諸家說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

一揚雄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鄭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以虞夏同科也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今定虞夏

尚書義考義例

七

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前據賈鄭舊次也

尚書義考卷一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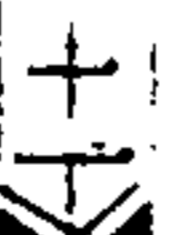
曰若稽古日當從古本作粵

爾雅粵于也若順也

後漢書李固傳注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三國志三少帝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尚書義考卷一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乎孔氏穎達尚書正義曰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古之為天經無此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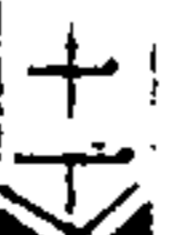
林氏之奇尚書解曰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為越與召詰越若來三月同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體發論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謂考古某人之事為如此也蘇氏云史官之為此書也謂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其說比先儒為優然虞書謂堯為古可也為皋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堯則下加曰字又為難說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皋陶

曰可也放勳以下非堯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

劉氏安世尚書解曰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所謂越若來三月是已

案發端之辭或言于或言爰或言粵聲義相近說文粵于也審慎之辭周書粵三日丁亥據說文粵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並六書之假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粵與曰重出於六書為疏爾雅釋言若惠順也若與如一聲之轉惠與順一聲之轉說文如從隨也從隨之義引而伸之為順為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

尚書義考卷一



異解不得合曰若二字為發語辭召詰之越若來三月越者發端語辭徐鍇說文繁傳釋粵三然後若來三月則由二月順數之至方來之三

月也若字宜從古注稽古猶言考之昔者凡已往則稱古昔盤庚篇謂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書謂數日之間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記後史從而刪取成篇故發端言粵若稽古猶後人言謹案云爾明不敢以臆見爽失其實也自漢迄今並誤讀粵若稽古帝堯為句漢唐諸儒以稽古屬堯鄭康成訓稽古為同天於字義全非賈逵馬融王肅皆為堯考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

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偽撰襲取  
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  
安國周官唐虞稽古又偽古文語與偽傳同出  
一說也宋儒以稽古屬史官而未明於粵若稽  
古四字句絕其下文帝堯曰放勳記帝名號也  
皋陶謨與堯典一例下文皋陶曰則直記皋陶  
之言也林氏疑於兩曰字由句讀失傳耳

帝堯曰放勳勳亦同作勳

爾雅勳功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  
傳聖曰堯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

尚書義考卷一

十二

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

孔傳曰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蘇氏軾書傳曰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此論其

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

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為名允迪

乎

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夏氏

書解曰堯功勳放於四海

黃氏度書說曰放古做字放勳謂做古而有其功也

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

為名或以為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

格汝舜曰來禹曰棄曰皋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  
命之則舜禹當為名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  
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惟論語曰予小子履履  
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為履此則  
不可知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古帝王皆以名

紀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  
稱有號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  
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  
敷其君之名而不諱也

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不敢名

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

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

尚書義考卷一

四

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

仲丁河宣甲祖乙盤庚皆沃丁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

父乃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

尹曰惟尹躬及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是也多

言爾先祖成湯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

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

王曰武王而謚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盛者有

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公卿大

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  
太公子丁公丁公

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然  
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猶少其後乃皆有諡然  
王季已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

胡氏渭禹貢雖指曰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  
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惟發書名則  
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

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  
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

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  
亦可謂之名閭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

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  
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尚書義考卷一

五

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

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  
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

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  
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

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  
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

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  
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

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  
據殷本紀

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  
序以為祖己訓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

為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諡著焉文侯之  
命臣亦

稱諡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  
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  
諡著者蓋  
史所追改

案曰放勳三字為句猶曰虞舜三字為句也放  
勳重華皆臣民推美之號猶湯之為美號也放

字之義林氏引李校書之說得之  
欽明文思安安思當從古本作塞安  
安當從古本作晏晏

爾雅欽敬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尚書義考卷一

六

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其敬明文  
思為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

孔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林氏之奇曰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

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  
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朱子  
語錄

日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然可觀而意思  
自是深遠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  
言堯之欽明文思皆  
出於自然不勉強也

案後漢書馮異傳思唐虞之晏晏注引考靈耀  
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

之晏又第五倫傳體晏然之姿注引尚書考靈  
耀堯文塞晏晏據馬鄭本皆作文思而後漢書  
注兩引考靈耀一作思一作塞宜以作塞為正  
其作思者後人習見思罕見塞涉筆遂為思耳  
凡言德性明與誠盡之矣塞即誠也中庸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蓋  
智者恃其明以為施諸行不失而其失多矣堯  
之德欽所以大其明也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亦誠之  
屬也文之以禮樂則學以進於純粹矣堯之德  
文所以成其塞也晏晏者形容其欽明文塞出

於自然也  
尚書義考卷一 七

允恭克讓

爾雅允信也克能也蘇氏賦曰恭有偽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為賢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案史臣稱堯之欽明文塞以晏晏形容之四者  
德之有於中者也見其晏晏然著乎外即孟子

所謂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也恭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當從古本作橫爾雅說文並作枕

爾雅枕充也格至也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間充溢四表至

于天  
地

孔氏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  
傳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  
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爾雅釋言曰枕頰充也釋文枕孫作光古黃反  
許氏說文解字枕字下云充也蓋古字枕與橫  
通用遂訛而為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  
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  
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

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  
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

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  
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

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二語疏引注云言堯德光耀

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

以光為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不一蔡氏  
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

人屬辭之意

尚書義考卷一 八

克明俊德俊亦通

爾雅駿大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曰能明用之蘇氏軾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克明俊德諸家皆以為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文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為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欺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為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律相

朱子語錄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義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已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

尚書義考卷一

九

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案夏小正月時有俊風說曰俊者大也古字

俊駿通凡德行行事苟有所失則如日月之蔽

虧克明者言大德之昭顯無或蔽虧也大學明

明德之義本乎此以德行行事之大謂之大德

以人所瞻仰謂之明德其實一也陳氏引敬止

止字訓語助辭考之詩緝熙敬止對稱緝熙言

繼其光明敬止言敬其所止止字無從定為語

辭古人引詩書必無并其字義失之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九族今戴禮尚書夏侯歐陽說

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

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

玄孫凡九皆為同姓也謹案禮總麻三月已上服恩

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

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字猶繫姓明不與兄父為異族其子則不然昏禮請

尚書義考卷一

十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

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

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是

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

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

言之如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尚書曰九族既睦鄭玄注云陸

親也孔氏穎達曰陸即親也章即明也

陸氏德明曰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

同孔傳曰以陸高祖玄孫之親也

林氏之奇曰高祖非已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已所得



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繫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爲九族哉朱子語錄問九族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家姊妹之夫家子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族且從古注又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蔡氏沈集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

陳氏大猷書集傳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袒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曰既字當訓盡如既用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顧氏炎武曰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尚書義考卷一

十一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儀禮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杜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

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

而異族者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左氏六年疏不知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春秋魯成公十五年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其公距戴公九世宋洪適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欽在隆興爲從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

案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

昆弟同曾祖而下曰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弟服制則同祖而下大功同曾祖而下小功同高祖而下總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加隆也爾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注云同姓之親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父小功已爲之總者也昏禮以己上對父

尚書義考卷一

十一

下對子言之己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子實總麻之服自子而數至族曾祖父不得爲三族矣

族曾祖父同高祖者也夏侯歐陽說謂五屬之內爲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不與父兄

爲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姊妹及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子

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總麻三月者列外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爲九族

之三又列舅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母及其

子爲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

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  
 異姓之不得引為己族故就己而言則於母妻  
 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為一族合之有九也  
 況堯典之九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  
 詳言之曰九族概言之曰三族周禮小宗伯掌  
 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  
 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  
 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  
 論族屬顧氏謂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  
 可以相及據五屬高祖之昆弟於己為親同姓  
 若謂同高祖而下有為玄孫之昆弟者然皆服  
 既窮戚既單使廣推及此又不得以九為限徒  
 因以五為九之文附會九族而不知義各有當  
 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當从古本作便亦通作辯下平章平在並同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裴駰集解鄭玄云百姓羣  
 臣之父子兄弟

後漢書劉愷傳注曰尚書曰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  
 別也章明也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帝皇之子

尚書義考卷一

古

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陳氏大猷曰  
 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得位  
 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  
 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

林氏之奇曰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  
 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

朱子語錄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合天下  
 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  
 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蔡氏沈曰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

案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可證史記便  
 章乃書之本文索隱云今文作辯章鄭所注者  
 古文其本亦作辯章矣詩小雅羣黎百姓徧為  
 爾德毛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百姓兆民

韋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  
 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  
 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  
 是為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  
 官也質有賢質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  
 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時即以指民非也

罔弗百姓語見偽古文不足引以相證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爾雅黎眾也時是也雍雍和也

林氏之奇曰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眾人於是

尚書義考卷一

古

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從子和之  
說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美  
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案時雍猶言斯和耳萬邦君長亦在百官族姓  
之內故此遂言黎民凡在民上者欲其昭明民  
則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也至於從化而無乖  
戾可以觀治教矣

乃命羲和

陸氏德明日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

四時孔氏穎達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  
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

尚書義考卷一

五

周禮疏曰堯典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

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和氏之

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

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孔氏穎達曰楚語少昊氏之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

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擯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

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與之呂刑先重後黎

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曰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

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事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

言之鄭注黎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

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

司地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嘗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嘗

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嘗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

此是也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為北當云  
黎為北正高辛所命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謂羲和為氏族下云咨汝羲暨  
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義氣以為義斂仁  
氣以為和日出之氣為義義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  
者陽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  
陳氏樸書集傳纂疏曰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義  
和自掌四時作歷當是兩官紛紜之說不足泥四子  
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  
通掌  
欽若昊天吳當從說  
文作昇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日昇天夏  
日蒼天秋日暵天冬日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云古  
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昇天仁覆愍下則稱暵天自上  
監下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  
堯命羲和欽若昇天總勅四時知昇天不獨春也春  
秋左傳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稱曰暵天不弔時非  
秋也鄭駁云玄之問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愍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昇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昇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為當順於時也此之求猶人之所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昇天孔丘卒稱昇天不  
弔無可怪耳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當從古  
本作民

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  
各有中者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  
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  
也集會之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尚書義考卷一

七

以辰言之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  
其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紫祀日月星辰鄭玄  
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星辰為二者  
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于此注以星辰為  
一  
蘇氏軾曰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  
是也或曰辰三辰心伐北辰也  
林氏之奇曰辭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  
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為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  
授之故曰敬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改正朔始於商

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為不然謂古惟用夏  
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商命而用建子觀此  
說則辭氏之說亦不可用矣人時史記作民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當從  
古本作

爾雅寅敬也

周禮疏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  
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疏又曰分命  
仲叔注云官  
名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曰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

尚書義考卷一

其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  
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  
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  
無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子中四子則分遣  
之測驗于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  
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又古者太史  
職掌察天文記時政漢時太史公掌天官  
不治民而紬石室金匱之書猶是在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  
之地名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今按史記堯本紀居  
郁夷正義郁音閩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  
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胡氏謂曰鏡古文鐵  
從夷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  
之誤說文暘山在遼西一日嵎鐵暘谷也既在遼西  
則冀域而非青域辭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  
甯海州為禺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  
東遊海上祠齊之神其七日日出云章昭曰成山在東  
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章昭曰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百入十里有成山是也自  
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  
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治離

潘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范史以東夷九種為嶠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為嶠夷也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高麗即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嶠夷為青域則賓徐音儂馬云從也平馬作萃測景自當在朝鮮也

云使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蔡氏沈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鄭以作為生計秋言酉成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酉成春林氏之奇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宜言東生取於農作之義也推曾氏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微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

尚書義考卷一

九

而天下明故稱陽谷陽谷嶠夷一也孔氏穎達曰據谷指其地名則稱嶠夷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居在日所出謂之陽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邸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蔡氏沈曰嶠夷即禹貢嶠夷既略者也曰陽谷者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賓導秩序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嶠夷東表之地也以務農也

蘇氏軾曰禹貢嶠夷在青州又曰陽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當居也  
林氏之奇曰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儂者是與儂相

之儂同賓出日饒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帝嚳憇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平在者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三十四氣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宅字古與度字通見周禮注等書者非一宅嶠夷之屬皆謂度日景於此

金氏履祥尚書表注曰帝堯以嶠夷正東方之景青境實跨有東夷胡氏謂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昔堯命義仲宅嶠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是以九夷為嶠夷金說本此

尚書義考卷一

十

案周禮縫人注曰書度西以是例之鄭康成本當作度嶠夷度南交度朔方古音宅讀如度分四方測景故言度王肅釋宅為居遂不可通蔡氏以陽谷為所居官次之名尤非寅賓史記作敬道即其字義平秩史記作便程索隱引尚書大傳辨秩東作便即辨也

日中星鳥以啟仲春

陸氏德明曰殷馬鄭云中也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隋書天文志曰昔黃帝創觀漏水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所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漢哀帝時改用晝夜百二十刻尋亦廢廢梁天

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  
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  
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耀晝夜三  
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  
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司  
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六十分  
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  
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  
法王氏達蠡海集曰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  
刻共六千分數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  
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  
二十分零頭數以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

尚書義考卷一

三

周禮小司馬疏曰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  
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  
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  
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  
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  
夜五刻以禱於書則晝多于夜復較五刻古今歷術  
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分晝五  
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氣候  
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  
九刻半夏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  
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  
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  
始請改之鄭注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  
減晝漏五刻不知馬融為傳已改之矣因馬融所減  
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至反之  
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朱子曰中星  
或以象言或  
以次言或以星言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  
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  
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  
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孔傳曰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  
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  
蘇氏軾曰殷當也

林氏之奇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  
正午之中星王子雍謂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  
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求之所  
以不合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歲差之  
法乃歷家之所通知先儒未之思耳

尚書義考卷一

三

案古法晝夜百刻後代或改用百二十刻或用  
九十六刻或用百八刻取於分隸十二辰每一  
辰為十刻八刻九刻無奇零耳百刻之分隸十  
二辰也每一辰八刻二十分此二十分據五代  
會要謂之時正若一辰之中而分前四刻為正  
前後四刻為正後據蠡海集則分十分為初初  
刻在初一刻之前十分為正初刻在正一刻之  
前二法皆通其晝夜永短之故蓋由人所居有  
南北則北極赤道因而異勢于是日躔之發斂  
每日成一左旋之規在平地上下隨其南北不  
同就中土言之春秋分日值赤道其左旋之規

赤道是也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適均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其左旋之規外衡是也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上之度少故晝短地平下之度多故夜永夏至在赤道北其左旋之規內衡是也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上之度多故晝永地平下之度少故夜短自中土而北北極去地愈遠赤道去地愈近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愈多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愈多而永者愈永短者愈短至北極正當天頂赤道環地平如帶則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自中土而南北極去地愈近赤道去地愈遠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漸少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漸少永短皆漸減至赤道正當天頂南北極皆適準地平則日躔雖有發斂而無永短又黃道交於赤道二分前後交之勢斜則發斂疾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勢近平則發斂遲半月而差一刻此隨時隨地永短各殊也古法晝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約計大致云爾據中土所見日出入晝長踰六十刻晝短不及四十刻也古又有以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皆合之五刻損夜以裨於晝鄭康成注儀禮云日

尚書義考卷一

晝

入三商爲昏疏以爲三刻凡言三刻言二刻半者亦約計大致云爾日未出前及日入後距北平十八度奇皆有光惟春秋分左旋之規即赤道其度最廣昏明各分五刻冬至夏至左旋之規其度狹則昏明分且非五刻之可限也至若人所居愈北赤道距天頂愈遠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以斜當其正遠踰乎十八度矣人所居愈南赤道距天頂愈近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勢漸正而與之等此昏明則分之亦隨時隨地各殊也大抵北極出地幾五十度則夏至夜半猶有光故唐書天文志言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暝不暝夕彌羊髀纒熟而曙又言凡暑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今爲覆矩圖南至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實始乎此又案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分至之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舉昏見南方之星以知時節天左旋日月星皆右旋而北極爲左旋之樞以正南北赤道爲天之中帶以正東西以界南北左旋者東西旋也右旋者迤而爲南北旋也

尚書義考卷一

晝

月二十七日小餘不及三分日之一出入於黃道一終其行黃道之南謂之陽歷行黃道之北謂之陰歷日躔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出入於赤道一終自春分至秋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北自秋分至春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南恒星或謂之列星或謂之經星古人分之爲四象爲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凡二萬餘年出入於赤道一終近春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南者今右旋入赤道北矣近秋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北者今右旋出赤道南矣此日月星迤而南北旋之驗也遲速不同其皆

尚書義考卷一

五

右旋則同以日言之夏至而後自北發南冬至而後自南斂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爲南北旋明矣有南北旋以成寒暑有東西旋以成晝夜昔儒惑於左右之名以爲日月與天皆左旋少遲則反右是知有東西旋而不察其何以南北發斂也又昔人所謂天者卽以四象二十八宿當之其言天左旋即指恒星而不知恒星亦右旋特其推移甚微六七十年纔及一度仰觀不覺耳晉虞喜之言曰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始此稽諸載籍堯典夏小正所言

星象相近詩三百篇暨國語左氏春秋月令所言星象相近堯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流火宜在六月豳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則六月昏中暑退十有二月旦中寒退而七月初昏大火西流於星後一次故於時後一月然不聞古人疑之亦不聞古人謂之差而隨其世之推移表以示民非明知恒星右旋一同乎日月之右旋歟推步家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謂歲周不及天周所云天周亦指恒星言之以恒星譬之郵程日月譬之過客夫借

尚書義考卷一

美

恒星以紀日月之纏離可也謂日右旋歲歲於天有差非也黃道斜絡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春秋分日值二道之交冬至日值赤道南最遠是爲子宮之半夏至日值赤道北最遠是爲午宮之半春分卯宮之半秋分酉宮之半千歲之日至起子半歷十二宮而復起其所無毫釐之差使未值赤道之南最遠不爲冬至未值赤道之北最遠不爲夏至未值二道之交不爲春秋分據黃道言日纏惡得有差古今節氣日所在之宿以漸而異由星右移故也黃道分十二宮與列宿分十二次推步家本未區別爲



二卽以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之名黃道十二宮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氣日纏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正十二次隨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宮大雪于宮之初冬至于宮之中芒種午宮之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

尚書義考卷一

三

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者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曰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次則中氣居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名與實悖又襲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析木之箕半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從節氣而定則析木全改爲星紀十二次名義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爲

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起於列宿不可以名黃道十二宮也與漢時昧於日星運行所以失不同而其失則同左氏春秋玄枵虛中又言婺女爲玄枵之維首是婺女值玄枵之初虛值玄枵之中十二次宜準是遞之凡一規皆可分十二宮皆可以十二子名之十二子分奠四方亥子丑位北寅卯辰位東巳午未位南申酉戌位西是爲四方之定位十二次配十二子北陸三次星紀丑玄枵子蠓訾亥西陸三次降婁戌大梁酉實沈申南陸三次鶉首未鶉火午鶉尾巳東陸三次壽星辰大火卯析木寅自昔

尚書義考卷一

三

相配如是究其實丑配十二次星紀非丑配黃道冬至也冬至必建子月則宜爲子宮之半明矣天地之定位赤道居正卯正酉春秋分值二道之交非卯宮酉宮之半而何是故黃道十二宮宜順序十二月建以爲之定名西洋人又稱黃道冬至爲丑宮而春分爲戌秋分爲辰名義安在蓋不惟十二次之名不可襲卽十二次配十二子之名亦不可襲凡舉星象十二次及黃道十二宮名實之際所宜察也史記衡殷南斗宋均云殷當也又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張守節云殷當也當謂相當值

厥民析鳥獸華尾華尾當從古本作字微

爾雅厥其也

孔傳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華交接曰尾也

案析謂分散而適野華尾史記作字微華字尾

微聲義通言字養其生之微者說文云字乳也

詩瑣兮尾兮尾亦微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爾雅申重也訛化也孔氏穎達曰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

孔氏穎達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尚書義考卷一

无

史記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

名南交卽是交趾不疑也劉氏敞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二字耳黃氏度

日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日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

林氏之奇曰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此說不然蓋南交卽交趾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出來尙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

敬致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

者致日之謂也

惠氏棟尙書古義曰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訛司馬貞

本又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

作營爲勸農之事棟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

日或寢或訛傳云訛動也韓詩作譌韓夫子云訛覺也說文引詩

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

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

作爲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

成於夏故曰南爲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

是也

案惠氏引高誘注淮南天文證禾成於夏故曰

南爲與孔穎達正義言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

一義索隱以耕作營爲解東作南爲非也周官

尚書義考卷一

辛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鄭注云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短隋書天文志劉焯云周官夏至日景尺

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續先儒等皆以爲景

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景正同

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

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

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

又載姜岌言地有遊氣故參伐在旁則其間疏

在上則其間數日晨夕近地故色赤而大無遊

氣則色白大不甚矣今考一歲之推步起冬至

而堯典敬致言於仲夏周官日至之景亦據夏至言蓋冬至日在赤道南去地平近夏至日在赤道北去地平遠近則遊氣能映小為大升卑為高遠則出遊氣而上漸還其本體故冬夏致日於仲夏尤準古人因表景知黃赤道高下猶唐以來測北極高下也赤道距北極四分天周之一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則赤道高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則赤道下一度環地之周上應天周晉書天文志王蕃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由此言之天即成圓大地又以圓體

尚書義考卷十一

圭

處其中故大圖之中心即地體之中心人所居者地體外周猶卵黃之上也距中心為圓徑之半古割圓術自圓之中心弧分之割圓周成弧背而得句股弧矢之用凡推算所得者皆據圓之中心與外周相應天之實象也測望所得者人居地體外周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徑於是差數又生焉凡為差者數端致日所當知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鄭志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

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案十二次之名周人之文始舉之唐虞時仲春初昏適朱鳥七宿在南蒼龍七宿在東白虎七宿在西玄武七宿在北列星旋轉隨時不同本無東西南北之別其曰南陸東陸西陸北陸各以方位言者疑即唐虞時據仲春初昏名之然則四象蓋辨自義和而十二次首星紀殆因周時冬至日在牽牛遂以是為紀之首十二次蓋周人所定矣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曰大火者心也不必為次名

尚書義考卷十一

圭

厥民因鳥獸希革

詩斯干疏曰堯典注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孔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革猶皮也於夏言希革於冬言毳毛鄭注得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昧當從古本作柳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允山

陸氏德明曰餞馬云滅也滅猶沒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寅饑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周氏縫人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

仲度西曰柳穀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

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惠氏棟曰穀與谷通賦與穀二

汪尚書從古文作味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

味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

奏定為味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

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卯古文西卯為春門萬

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一卯閉門象也柳卯

同字日出於陽谷入於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入允

山一日

孔傳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味谷

曰西則嶠夷東可知也饒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

因事之宜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孔傳曰春言日

爾雅宵夜也秋言夜互相備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虛玄武中宿也

史記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

墳墓鄒氏或得其理

厥民夷鳥獸毛毳

孔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林氏之奇曰于

就在田于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

程氏謂秋稼將成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

夷安 旣理也毛更生整理

陸氏德明曰旣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

器用也

蘇氏軾曰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案夷字之義蘇氏得之旣洗聲義相邇程子云

澤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爾雅朔北方也在察也

孔氏穎達曰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

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

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史記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

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

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

方也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蘇氏軾曰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

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黃氏度曰北限沙漠茫茫幽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

方以為大界

案在察聲義通凡六書之假借依聲託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七月疏堯典注云昴白虎中宿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齊氏召南曰堯時冬至日躔所在術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昂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當從古本作煥

陸氏德明日隩馬云煥也氄馬云溫柔貌

孔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也 林氏曰胡氏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隩字讀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及冬寒民集隩煥此說為是

鳥獸皆生奕毳細毛以自溫

惠氏棟曰說文引云鳥獸毳毳云毳毛盛也毳古毛

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為毛古文尙

尙書義考卷一

書毛皆作髦

案史記作其民煥氄茸奕三字聲義通

帝曰咨女義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定當從古本作正

爾雅咨嗟也暨與也庶眾也績業也功也咸皆也熙

光也興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疏曰堯典鄭注云以閏月推

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

民時且記時事

孔傳曰而四時曰替釐理工官熙廣也

陸氏德明日十日為旬

孔氏穎達曰替卽而也王肅云替四時是也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為中氣閏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

無中氣故以為閏也 梅氏文鼎曰周天之度以十二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為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地

尙書義考卷一

蓋周圖分為十二度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于兩辰間以為閏月三十日之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古人以星象授人時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並相差一二句矣然而各據其時之星象為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

有言斗柄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閏斗柄明矣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索隱曰日

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而及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

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

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六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

五十五日其實一歲惟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以成

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惑是也

蘇氏軾曰有讀為又古有又通熙光明也

晁氏以道曰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暮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折而四之則四分之一經也

尚書義考卷一

毛

言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案天度以日之平行為準度也者行而過之名日一晝夜右旋所過是為一度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六日故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發斂一終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日行適一周天周髀算經及後漢永平中用四分法皆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經歲後世謂之歲周又謂之歲實者也即以是為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後漢書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密計之實不及四分之一後漢書又曰日月相

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

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

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蓋月有晦朔弦望之節

仰觀即得古人因之以明民日月之行日平行

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小餘不

滿三分日之一而月行適一周天日已離其故

處二十七度有奇又必踰二日而後月始追及

尚書義考卷一

毛

之日月同度是為合朔其經月凡二十九日過半日於是定之為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其多一日者餘分滿一日也十二月凡三百六十四日于經歲差十日有奇不及三年而差數之積滿一月凡物候以日躔發斂為本故春夏秋冬從日而序古人分之為八節為二十四氣皆平分經歲以為之限而寄見於月日某月某日冬至某月某日春分使冬至恒在十一月春分恒在二月時序乃正故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

漢書曰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此古人置閏之定法然日月在天皆非平行後漢書章帝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編訢李梵等十人達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梵統以史官候法以考校月行當有遲疾宋書稱劉洪制遲疾法以步月行北齊書稱信都芳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隋書稱劉焯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唐書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食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麟德歷因之更名躔差元史曰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期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以上史家所言步氣朔之法大致後代加密于前人古有平氣平朔而已平氣亦謂之恒氣唐麟德以來定期之法既行而大衍歷議曰凡推日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夫定氣定期一也用定期而不用定氣者凡立法不出二端其一

尚書義考卷一

堯

自然之限天定之也如日隨天而左以成晝夜其循黃道右旋則成寒暑月與日會爲朔相對爲望此當因天求合純乎天不參以人定期定期望天象則然其一因乎自然復酌取中數以爲詳密之限人所定也如因晝夜而十分之或十二分之其刻漏則百分之因寒暑而分至啟閉八分之中氣節氣各十二則二十四分之此人爲之本宜以日數爲均如晝夜之辰刻不必拘泥夫天度者也古推步法謂朔數不滿三十日以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爲氣盈合氣盈朔虛爲月閏若定氣均分天度以步日躔度均而日數不均多或三十餘日少或二十九日有奇今時之冬月其定期最大者一月可容三氣遇節氣在望中氣一在朔一在晦必前後兩月俱無中氣既不可一歲再閏又不可置閏於此月之前不以後月爲閏亂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之例況古人言氣盈朔虛而用定氣又有氣虛也設謂皆可不顧惟一以天度爲準則物候之變以漸因乎日躔發斂論南北不論東西宜均分冬夏至相距之四十餘度以爲二十四苟均分冬夏至之距將節氣短長之差更甚不拘泥南北發斂之正以取均而徒拘泥其斜絡東西以取

尚書義考卷一

卑

第一冊  
研 讀 參 考 書 目 第 6 版 反 文 句

均亦失所據矣此用定朔不用定氣所以行之久而未嘗有遷就之失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肩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可乎

爾雅疇誰也時是也肩繼也

陸氏德明日肩馬云嗣也訟馬本作庸

孔氏穎達曰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肩子曰朱也

周禮疏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堯其工更相

尚書義考卷一

薦舉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堯肩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孔傳曰庸用也誰能成厥庶績順是事者將登庸之

放齊臣名肩國子爵朱名孔氏穎達曰夏王仲康之寶有肩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囂又好爭訟

許氏謙讀書叢說曰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是欲授相職故放齊舉肩國之君蓋堯庭大事必咨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朱是丹朱恐不必放齊舉

林氏之奇曰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王之意故放齊以肩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氏以若時登庸與若子采相對為言謂疇咨若時者咨順天道也蔡氏沈曰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疇咨若子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疇咨若時者誰能順是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

案若時史記作順此肩子朱史記作嗣子丹朱可為確解矣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爾雅采事也都於也鳩聚也

尚書義考卷一

陸氏德明日采馬云官也僝馬云具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周禮疏引注云共工水官也

孔氏穎達曰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孔傳曰驩堯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共工官稱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

蘇氏軾曰方類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工也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林氏之奇曰曾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史記作似恭漫天則與下文滔天為一意然而洪水之為害際天所覆滔滔在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外誤

案方讀為旁說文旁溥也遂聚斂也僂具也引虞書旁逋僂功僂與僕聲義通左思魏都賦僂拱木於山林注云具材木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尚書義考卷一

聖

爾雅洪大也懷至也襄駕也俾使也乂治也僉皆也圯毀也覆也載歲也

詩崧高疏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度積多闕義和之子則死矣孔氏穎達曰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義和皆死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之事周禮疏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史記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父釋文引馬云禹父也陸氏德明曰咈忿戾也方命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

音放異徐云鄭音異王音怡已也  
孔氏穎達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以聖大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顥云堯雖德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孔傳曰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流貌割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也異已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功乃退也

尚書義考卷一

聖

蘇氏賦曰太史公以義和為司馬之先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義和當以史為正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水逆流曰襄異舉也舉而試之可以治水而已無求其他  
林氏之奇曰下民其咨與民咨胥怨同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肩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為四人也章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為諸侯伯故曰四伯朱子語錄曰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堯欲異位不成是與四人

黃氏度曰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  
蔡氏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  
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  
而復強舉之之意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異孔傳訓  
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揚朱篇  
何以異哉張湛注異古異字

案方割之方亦讀為旁溥也方命史記作負命  
方負一聲之轉張守節云負違也違負教命異  
當從說文訓舉言且舉之試用或可而不可乃  
退古人語多省略

尚書義考卷一

璽

尚書義考卷一

尚書義考卷二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象曰以木  
而木泥也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黃氏度曰易  
巽象曰以木  
而木泥也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黃氏度曰易  
巽象曰以木  
而木泥也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眾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眾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異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  
巽象曰以木  
而木泥也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  
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  
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

尚書義考卷二

孔氏穎達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揚亦舉也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  
萬人堯將禪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讓  
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  
在位鄭以師為諸侯之師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  
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  
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  
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鄭玄  
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

孔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錫與也無妻曰鰥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並惡也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

蘇氏曰巽受也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

林氏之奇曰瞽者無目人也蓋舜父名瞽瞍詩曰瞍瞍奏公則瞍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黑髻黑肩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尚書義考卷二

三

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馬氏驥釋史曰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父曰橋牛

大戴禮橋作橋牛父曰句望大戴禮句望父曰敬康敬康

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

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為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嬪姓亂序路

史據國語以為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是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昭

注幕即虞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

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

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世本一書出於周未采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其察也然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

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亦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

之父也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

昊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

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且顓頊

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與將帝瞽上至黃帝又

尚書義考卷二

三

不止三世矣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雜

譏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遺古者帝王一代之

興必建立名號至於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太皞

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何獨黃帝之後世世殊稱也

哉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又非顓頊之

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

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杜預

注云皆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譽堯亦非父子

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則堯之上世史亦有遺

脫矣案我其試哉之上孔穎達云馬鄭王本說此經

皆無帝曰史記於此作堯曰吾其試哉東晉所  
出之古文尙書殆因史記之文加之耳舜祖虞  
幕是以世稱虞氏馬宛斯論少皞顓頊帝嚳帝  
堯其上世史皆失考足以祛疑解惑少皞顓頊  
帝嚳非黃帝後堯及稷契非帝嚳後治經者不  
可不知也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爾雅刑法也降下也嬪婦也

酈氏道元水經注蒲坂縣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  
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

尙書義考卷二

四

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尙書所謂釐降二  
女子于媯汭也王肅曰媯汭虞地名馬季長曰水所出  
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  
流西注入於河

孔氏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鄭云不言妻者不告  
其父不序其正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西流至蒲

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媯汭一地分爲二文汭水涯也

鄭云汭之言內也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媯水在河  
東虞鄉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  
汭渭汭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媯水源自蒲坂河東  
南山按地志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  
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解  
氏季宣曰媯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  
小水入  
大水也

陸氏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  
曰汭

孔傳曰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  
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蘇氏軾曰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使二女不獨敬  
其親而通敬其族

朱子語錄曰我其試哉至於二女皆堯言釐降至於  
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釐訓治  
釐降止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

案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史臣之辭女子時  
言于是女之史記云于是堯妻之二女是也古

尙書義考卷二

五

人便文倒句多如此媯水在今山西蒲州府南  
三十里因其兩源雙導後人遂以媯汭二字分  
而名之蓋出於方俗之附會不足據證汭說文  
水相入也既曰于媯汭又曰于虞辭繫不省者  
釐降堯治嫁事也嬪則爲婦也公羊春秋天子  
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帝女下嫁  
蓋使媯汭之諸侯主之禮或然歟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爾雅微善也典常也經也揆度也時是也穆穆敬也  
美也

陸氏德明曰微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

鄭云山足也史記索隱曰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

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

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美德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賓以迎諸侯

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

也

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揆

度也度百事總百官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

和風雨時各有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尚書義考卷二

六

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

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五典克從孔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子得之

蘇氏軾曰微和也或曰大麓泰山麓也古者易姓告

代必因泰山除地為壇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

不經見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泰山以易姓

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林氏之奇曰納于大麓所謂薦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說者以謂麓地名也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既

日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子曰

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煩孫博士曰陰陽以

散而生風至於烈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

陰陽亨而成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

多迷而不復常則為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

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

失其序此說粗通矣時氏謂曰大麓之說不同曰泰

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泰山之麓孟

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祭而風雨不迷陰

陽和調也朱子語錄問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

若此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雖遇烈風雷雨弗

迷其道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若是

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

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

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

人者蔡氏沈曰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

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之

案慎微五典敷教於天下也納于百揆總百官

也賓于四門率諸侯也納于大麓蓋嘗有巡行

在外之時舉其所經所值一事言之古者山林

荒遠之地易於迷失故易曰即麓無虞惟入于

林中言就山麓而無虞人導之則將陷入于林

莽之中迷不知所嚮也上三者德禮政教之顯

而此尤足以見立德之本聖人之誠敬所存若

滯於一端求之則非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弗嗣當從古本作不怡

爾雅格來也至也詢謀也底致也陟陞也怡樂也

陸氏德明曰底王云致也馬云定也

史記舜讓於德不悅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

胡氏士行曰天地萬物之責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

純亦不已非具文之遜也

孔傳曰乃汝也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

董氏鼎曰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積三載句朱氏升日訪問所行之

事而稽考所言則汝言致之可有功三載矣

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讓于德者讓有德之人也弗嗣

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

許氏謙曰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

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

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

此脫文也

案舜讓于德蓋以己之德不堪為辭如岳之言

否德忝帝位者史臣約略之但曰讓于德云耳

堯舜之讓本以天下為重任而其身無樂有天

下之心既無樂有天下之心則堯以重任授舜

舜豈宜辭而不受如曰讓于有德之人則便當

舉此人如岳之舉舜否則讓屬虛文聖人豈為

之哉然必無不讓者臨事而懼之誠雖小節必

恐其不勝況任天下重器而不為之變動恐懼

則非也是以至德猶懼德薄史臣記其授受之

時不怡見於貌不怡也者惕然內變精誠外著

也古字嗣怡聲同毛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

怡音亦怡嗣互出之證若以不嗣帝位為解則

於聖人之仁以天下為己任聖人之心不以己

為至德二者合而為一之極致與夫聖人之誠

讓非虛文皆不可見且下文受終以承弗嗣亦

扞格不可通矣此一字之誤關於至道者非淺

小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陸氏德明曰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為文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

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蘇氏軾曰上日旬日也

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

集解馬融曰上日朔日也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

之明堂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

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是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林氏之奇曰上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

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

朔日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薛氏云受天

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從受者此論當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當從古本作旋機

爾雅在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璇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陳氏大猷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日此但譬喻之辭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尚書義考卷十一

以視星宿蓋縣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機窺衡以

知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鄭玄云渾

轉者為機持正者為衡隋書天文志馬季長制謂機轉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

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

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馬融云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簫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日主日法天第二日主月

法地第三日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日殺土謂填星也第五日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日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日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也

尚書大傳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

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

北極

案璇璣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為說

皆失之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

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

之違也渾天之器創於此三人遂以其轉旋名

之曰璇璣以其中之窺管名之曰玉衡雖襲取

古名非唐虞時所謂機衡也考之周髀算經謂

尚書義考卷二

赤道極曰正北極謂黃道極曰北極璇機正北

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樞左旋之

樞即論語爾雅之北辰隋書天文志謂之不動

處者也右旋之樞環繞正北極晝夜一周而過

一度冬至夜半起正北極下子位夏至夜半起

正北極上午位春分夜半起正北極左卯位秋

分夜半起正北極右卯位是為璇璣四游即吳

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高者

也璇璣順月建推移夜半所至用知日躔發斂

而黃道之高下亦昭然矣衡橫也橫界冬夏至

相距四十餘度之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

準以設衡宜為衡者五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  
衡春秋分自內而外為之次五衡相距不均其  
於黃道得均分之限八日躔斂北入次四衡為  
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日躔發南出次  
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  
七衡六間則當其衡為十二中氣當其間為十  
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為渾天儀未能深考機衡  
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漢製  
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鄭康成以日月五  
星謂之七政其注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謂春夏  
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為政也司馬子長作

尚書義考卷二

圭

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皆以為北斗七星三說  
參差非有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  
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其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  
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  
後代推測漸詳堯命羲和敬授民時無取乎此  
即推之不失亦非正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此  
月並列稱七政乎天道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  
智如日月食五星掎犯古人皆不豫推惟日月  
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準是出政乃敬天時  
重民事也然則政之為言實人有政非天有政

甚明以人之有政論其一為歲之政分至啟閉  
如祭祀典禮登臺書雲物之屬是也其一為月  
之政如聽朔朝廟之屬是也既謹因歲月以明  
其節之大于是遂順時序而舉夫木火土金水  
五者之政如法制禁令協天時而布其事是也  
皋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典曰庶績咸  
熙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得宜  
由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  
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

肆類于上帝

陸氏德明曰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

尚書義考卷十一

圭

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傳曰肆遂也程子曰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禮記疏曰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

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史記正義曰五經

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鄭氏無駁與許同也鄭又以

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

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孔氏穎達曰詩云是類是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

社稷則為位是類

之為祭所及者廣

蘇氏軾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



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  
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  
禮成於一曰祀山川而不祀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也  
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  
地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  
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疑焉以謂莽與  
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  
于經矣

林氏之奇曰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  
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神也非祭而祭告  
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黃氏鎮成曰

尚書義考卷二

十四

地郊祀祭之常也郊迎長日之至冬至祭之時也今  
以攝告則非常也以正月有事則非時也然祀天之  
禮不可以不備故依郊祀  
為之而曰類類猶似也

禮于六宗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六宗  
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并祭之朱氏升  
注曰上下四方  
六合宗主之神 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屬  
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  
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

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  
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  
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  
說同鄭駁云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也徧也  
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  
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  
皆天地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  
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

尚書義考卷二

十五

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曰禮論王  
異等六子之卦為六宗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  
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  
鄭君於義為允續漢志劉昭注月令孟冬祈于天宗  
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  
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  
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  
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  
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劉歆  
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宗月  
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鄭玄云六宗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緯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於類則  
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包山望何族  
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  
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  
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  
為位立之失也安國按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

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  
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  
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  
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  
也雪霜之災非天祭之可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  
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興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  
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  
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北五帝於四郊四類四  
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  
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記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  
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  
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  
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  
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

尚書義考卷二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巡狩四方觀諸  
侯歸格于祖廟用特牲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  
宗望于山川備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一周爾乃歸格于藝  
祖用特牲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  
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言煙也三祭皆積  
三穆也大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  
柴而實性體然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記皆天神也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  
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合  
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  
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  
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  
箕畢二星既不係於文昌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  
嫌於所繫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  
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義眾未可知孰是虞書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  
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謂虞喜以祭  
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  
味尊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  
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  
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  
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禮祭之言也實禮瘞之  
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  
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  
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燔音形兩異虞書改二正元祭  
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旁祭乎風俗  
通曰周禮以為燔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燔  
燎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置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  
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  
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陸氏德明曰禮王云絮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  
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為長

尚書義考卷二

案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十二有等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  
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墨  
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西瀆于北門外禮山  
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  
沈祭地瘞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  
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  
以禮之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  
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燔柴升沈瘞祭  
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日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  
 瘞者祭月也據儀禮方明之祀行之于合諸侯  
 以春拜日夏禮日秋禮月與四瀆冬禮山川丘  
 陵分之於四時出所為宮之門外行燔柴升沈  
 瘞之禮而皆反祀方明於壇蓋變堯典類上帝  
 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損益用之方明即六  
 宗也漢書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是周沿于殷之證殷初宜承乎夏實上起  
 唐虞矣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  
 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尚書義考卷二

六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異  
 然則大宗伯之六器禮天地四方即祀方明所  
 用六玉矣五經異義載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  
 說指上下四方之宗其說必傳之自古周人既  
 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而合諸侯又祀方明則  
 唐虞之既類上帝又禋六宗事固相因者也

望于山川

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

之

徧于羣神

史記辯於羣神集解徐廣曰辯音班駟案鄭玄曰羣  
 神若上陵墳行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爾雅觀見也班賦也后君也

陸氏德明曰輯王云合馬云斂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

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孔傳曰既盡班還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

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

侯與之正始蘇氏輔曰古者朝觀贊玉已事則還之

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

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

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

之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

尚書義考卷二

九

劉氏徹七經小傳曰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還之王  
 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  
 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案日者擇其日之謂朝觀禮大待諸侯齊至然

後擇觀日史記所謂擇吉日是也言輯五瑞

則知諸侯咸至言班瑞于羣后則知同時觀而

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爾雅河東岱泰山為東岳祭天曰燔柴漢書地理志

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史記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積柴燎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

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

考積柴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岳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

男矣秩次也

陸氏德明日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詩周頌般疏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

後漢志注范甯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

故以東巡守也祭山曰燔柴積薪加牲於其上而燔

之也

孔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

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為四岳宗燔柴祭天

告至也

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

其中蓋前一年羣後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

度於四岳非與觀岳牧頒瑞用在一年之中蔡氏沈

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案岱宗應劭云宗者長也為五岳之長是也山

在今山東泰安府治北五里

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尚書義考卷二

辛

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爾雅卒已也終也復返也

陸氏德明日玉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

云同陰律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

執也贊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

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孔傳曰復還也

子曰諸侯尊而贊重故已觀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

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

形言則器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東后東方之諸侯也

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

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程子曰所

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

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守所至必

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

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理也

列日至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

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繪高辛之後用黑繪其餘諸

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者贊羔鴈

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

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

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

用特牛告於文祖矣

尚書義考卷二

壬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如若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

劉氏敞曰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蔡氏沈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劉侍講曰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案五禮以周之吉凶軍賓嘉言者非也蓋不惟唐虞時未必分設此名此五者乃人事之經鉅

尙書義考卷二



細畢核委曲繁重豈覲於方岳下之頃所能舉而修之後儒兼以五器爲五禮之器其器又何以備稽哉當從鄭說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率羣后行之即所以修明之也時月正日布政之大者正日謂正朔也律度量衡法制之大者公侯伯子男各依其命數之儀爵秩等威之大者於巡守協之同之修之皆一時所能徧之大端不可使之或失者也下即言所執五等玉瑞及諸臣所執幣物爲贊其贊若五玉之器禮終乃還之以覲時禮儀所關故接修五禮之下覲禮曰乃朝以瑞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

注云四器謂圭璋璧琮此器玉瑞互稱之明證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爲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郭注云山在衡陽湖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濠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廣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以漢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從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時霍山爲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尙書義考卷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岫嶺

山爲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爾雅河南華華山爲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

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

華陰縣南十里其西八十里少華峰勢相連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

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爲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

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案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有上曲陽故城韓琦岳廟碑曰恒山一名大茂山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陸氏德明曰藝馬王云禱也程子曰歸格告至于祖廟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薛氏季宣曰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瞽瞍尚在故但告王考也

尚書義考卷二

書

孔氏穎達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

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更復去林氏之奇曰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于仲月復往則一歲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孔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蔡氏沈曰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亦未有所考證也言祖則考著特一

牛

案歸而告至事祖禱之道也藝祖當為舜之祖

以為文祖者非也前受終義繫乎堯故於堯之

祖此告至義繫乎舜於舜之祖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爾雅庸勞也

陸氏德明曰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蔡氏沈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

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孔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

程子曰自歲二月以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尚書義考卷二

書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每五載一巡守則

一方之諸侯朝於岳下故曰四朝巡守非能徧至諸

國也至方岳則親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

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

服以旌其功也

劉氏敞曰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

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

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

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綏服下諸侯畢見一朝

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林氏之奇曰周官之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

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五載一巡守蓋巡守於方岳之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苟以封建為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周東遷之後此禮皆廢於是強陵弱眾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為不可行此蓋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陳氏大猷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為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服之間四年四朝也以殺服兩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惟荒服為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

案鄭氏說一歲周於四岳之下謂之一巡守而

尚書義考卷上

素

分四方諸侯以四年徧來一朝謂之四朝不可也況禹貢之甸侯綏要荒五服必唐虞相承之制以定朝貢之節而甸服外之百里始為卿大夫采邑未有諸侯其外之百里男邦又其外之二百里諸侯此於京師不出千里雖歲一朝尚不為數綏服分內之三百里揆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於京師踰千里又其外要服荒服益遠矣周官大行人職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夷服鎮服蕃服也周官經言方則面二百五十里周之侯甸當禹貢侯服男采當禹貢綏服衛要當禹貢要服夷鎮當禹貢荒服然則禹貢之侯服周且分一歲二歲矣綏服分三歲四歲要服分五歲六歲而荒服世乃一見者也豈唐虞不分遠近為等差不然矣意羣后四朝特以侯服言之此外別有年限略而不言也上記攝帝位之初巡守至方岳下因舉歲一朝之諸侯有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法本非於此詳言制度故不備舉數如數求之數徧也故史記作徧告以言庸如功庸之庸國語曰無功庸者不敢居位

尚書義考卷上

素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爾雅肇始也濬深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閻氏若璩曰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於是為十二州也程子曰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後鄭立曰更為之定界治水害也  
孔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為其州之鎮

程子曰封十有二山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蔡有  
氏沈曰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  
禹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不可知也陳氏棟  
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  
九州爲十二州審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  
并十二州爲九州亦審矣

蘇氏軾曰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林  
之奇曰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凡十  
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州刑旅謂凡九州之山  
皆得刊木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王氏說封山則材  
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  
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肇州封山濬  
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  
應言於肇州之後若以爲王道  
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尚書義考卷上

未

案周禮有井州幽州爾雅有營州孔穎達以爲  
職方爾雅州名必因於古是也潛浚古字通說  
文浚深通川也分州表鎮通川蓋舜初攝帝位  
時事此與巡守類敘極與象以典刑類序其  
實因縣功用弗就故舜有濬川之政極與禹  
斷非一時縣既極禹未與舜必慎求其人而後  
得禹計舜即位後命官禹作司空未數年故仍  
勉其平水土前以司空治水後以百揆治水也  
舜攝二十八載而禹治水時方娶是縣過在羽  
山禹之年甚幼固顯然者方縣極死憂在洪水  
有浚川之政及後之命禹治水兩不相蒙濬川

者舜救一時之患舉禹者舜定萬世之安禹治  
水舜既分十二州矣故曰州有十二師而作貢  
又在後復別爲九州時有所宜各從其宜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當從古  
本作謚  
爾雅典常也經也怙恃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  
有其象無其人也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  
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語錄問五刑吳  
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  
刑如何不用困學紀聞云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  
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五流以宥  
三苗之劓剕刑宮大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

尚書義考卷二

未

墨劓剕宮大辟 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蘇氏軾曰  
爲賊刑之科目 庶人在官慢於事  
而未入於刑者 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黃金贖  
罪坐不戒慎者鄭玄云朴槓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  
孔傳云不勤 眚哉爲人作患者也過失雖有害則  
道業則捷之 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孔氏曰春  
秋言肆眚  
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蘇氏曰易曰無妄行有眚眚  
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終不改也賊害  
也恃惡不悛以 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  
害人則刑之 謚靜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有三宥也  
史記正義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  
忘也



周禮司刑疏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者

孔氏穎達曰鄭玄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言有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刑見矣

孔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孔氏穎達曰五刑雖有常

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使不越法嘗過災害肆緩賊殺也

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也程子曰象以典

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典嘗謂過失入於罪者災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赦除釋之也嘗者肆之災者赦之

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於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為害人害也是賊刑也

尚書義考卷二

幸

蘇氏軾曰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

犯黃氏度曰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刑作五流之法以

宥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

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過誤

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蔡氏沈曰據此經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

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

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

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為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為畫象其說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案象刑之義林氏所論當矣蘇氏謂過誤而入

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此與肆其嘗者之

亦屬過誤何一入金一緩縱歟馬融以為意善

功惡坐不戒慎是準是論刑不得謂之過誤而

意雖可原宜以不戒慎罰之金者也罪與人同

意與人異乃入於此嘗本自嘗惜其義為一時

迷謬得過之名災本天災絕無因而入於罪戾

尚書義考卷二

幸

斯名為災故嘗則肆之災則赦之有恃而犯為

怙長惡不悛為終春秋傳叔向之言曰殺人不

忌為賊此三者皆必刑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

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諛以諛我毛詩訓溢為慎

義出爾雅而溢慎諛爾雅又皆訓靜故史記云

惟刑之靜哉諛之為靜雖爾雅正訓而諛刑為

慎刑義尤切至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洲當從古本作州

陸氏德明曰王云三苗國名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

忍刑之林氏之奇曰殛於羽山說者多以爲殺之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加後世史傳言貶之也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舜之始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程子曰流者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誅死之也

孔傳曰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也崇山南裔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也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也

孔氏類達曰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也日幽州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三者所居皆言山名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

尚書義考卷十一

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關不知其處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其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驩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饗饗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洪範云殛則殛死禹乃嗣興信二十一年左傳云殛而罪也殛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殛而禹興皆言殛而後用禹爲治水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功成而後以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故薛氏季宣曰三苗舊說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密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密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案幽州史記作幽陵又稱顛頊四方所及北至於幽陵幽州之名或起於幽陵矣今順天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有故其城括地志作翼城於秦漢屬漁陽郡崇山今在湖廣澧州永定縣西漢武陵郡充縣也三苗吳起所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今爲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黑水所經後人以古瓜州之山當之謂之三危山在今嘉峪關外漢敦煌地左

氏春秋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不言三苗而敦煌之水不得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以當黑水則三危宜近怒江今怒江實古黑水也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寰宇記縣南有鯨城四罪皆流耳說文殛

尚書義考卷十一

殊也漢詔曰骨肉之親祭而不殊言明於仁恩而不離絕是殛即離絕之謂古人一事累言之往往變其文後人因字附會求罪之重輕非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入音

爾雅殛落死也林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父謂之殛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爲考母爲妣遏止也密靜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年而老今史記各本皆作二十年而老字衍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孔傳曰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十七歲也孔氏類達曰案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

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以此計之惟有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也蔡氏沈曰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王氏天與曰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落通在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黃氏度曰臣位一百一十年為君服三年

始於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

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

濟陰巨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

即城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

案古字密謚通詩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引

作宥謚說文云謚無聲也

《尚書義考卷二》

《尚書義考卷二》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爾雅元始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

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爾雅詢謀也

詩緇衣疏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己

出政教金氏履祥曰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王氏充耘曰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二人無乃欠一人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

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孔傳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也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陳氏大猷曰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

案四岳總四方之諸侯鄭注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其職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爾雅咨謀也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任佞也率循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孔傳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也元善之長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尚書義考卷二》

《尚書義考卷二》

蘇氏軾曰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

林氏之奇曰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李校書曰

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

其意蓋以能邇為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

不然謂能邇為居上以寬者亦非也某竊謂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

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之謂也難者遏絕之使不得

進也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

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眾也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仰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靈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

尚書義考卷二

美

而字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爾雅若善也順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有與之調善意下敦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為對文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爾雅宅居也亮導也右也采事也惠順也時是也懋勉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鄭云時

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周禮疏堯典伯禹作司空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

陸氏德明日懋王云勉也馬云從也

孔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蘇氏執曰奮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誰禹代舜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也

尚書義考卷二

美

林氏之奇曰爾雅左右亮也以是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蔡氏沈曰亮明也一說亮相也舜言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時氏瀾曰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

案百揆於百官之事無不統禹以司空治水舜謀百揆之官皆以禹方為司空對故舜則舉其所為未竟者命之終事考國語諸書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皆佐禹治水者禹治水總百官可知亮采史記作相事即其義也古字疇傳通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爾雅阻難也后君也 朱子曰后謂有部之君所謂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

是也

陸氏德明曰阻王云難也

詩周頌思文傳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釋文曰馬

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 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祖也

始疏曰舜典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

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

周禮疏汝后稷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播敷也

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尚書義考卷二

孔傳曰播布也眾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

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案阻之義為難為厄時當訓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史記集解曰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

五常也馬融曰五教五品之教 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

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

行乃為五常耳文十八年左傳曰布五教於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蘇氏軾曰

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

偽陳氏大猷曰敷有宣布二義宣謂開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

孔傳曰遜順也

林氏之奇曰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竊謂左傳

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

案鄭氏注辯章平姓為羣臣之父子弟國語

言百姓亦云王公之子弟韋昭以官族釋之蓋

百官即拔出其中故欲其昭明欲其親愛遜順

此黎民所視之以從化而無違戾也父子君臣

夫婦昆弟朋友有尊卑少長之差故稱五品孟

子之言親義別序信則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

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

尚書義考卷二

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

謂在入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

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

罪能使信服之 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

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周禮司寇之屬

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

訟獄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

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魯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

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朴以威民

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說所言三

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

無常處可就也馬融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

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

當數甸師也又市朝與所不得合以為一王肅云惟

明其罪能使之信服薛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

尚書義考卷二

罕

周禮司刑疏舜典云寇賊姦宄鄭注云強聚為寇殺人為賊起內為姦起外為宄御姦以德御宄以刑禮記王制疏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季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孔傳曰猶亂也土理官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林氏之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為善蓋教皋陶原情而定罪耳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黃氏度曰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三等曰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刑次之墨劓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朱子曰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

尚書義考卷二

罕

其墨劓刑既非死刑則就僻處當風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三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陳氏曰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應氏鏞曰刑與事稱之謂服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案服謂服罪之實狀也宅史記作度謂流有等差審度當其輕重也就居以處所言者近之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爾雅諧和也史記集解馬融曰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共工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孔傳曰垂臣名也共謂共其職事及斯伯與二臣名也蘇氏軾曰諸宜也王氏充耘曰禹讓稷契皋陶而用稷契皋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及斯伯與而未嘗用及斯伯與故

各言汝諸言惟汝可以宜此職耳

林氏之奇曰禹讓稷契皋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皋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

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為三人也無疑矣

受一也折二也伯與三也朱子曰受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折方登斧也古多以其所能為名受折豈能為二器者與

案及折暨伯與當從林氏說為三人此三人應

是工官之佐仍各居其官可知汝諧者與其佐

協和在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尚書義考卷二

望

當從古本作禹曰

史記集解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

孔氏穎達曰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鄭玄云言朕

虞重鳥獸草木

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史記索隱曰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

林氏之奇曰朱虎熊羆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

虎仲熊虎與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矣

蔡氏沈曰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朱博士云及折伯與三

人也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

說為善

案朱虎熊羆當從林氏說為四人史記云舜曰

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亦以汝諧之云

該及其所薦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爾雅夙早也寅敬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

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主秩次尊卑

孔傳曰伯夷臣名姜姓也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林氏之奇曰國語以姜姓為四岳之後又以為伯夷之後韋昭遂謂即四岳經

尚書義考卷二

望

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

亦未可信 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孔氏穎達曰此

之大宗伯也蔡氏沈曰典主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

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

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

之事亦此意也王氏天與曰夏氏曰宗如宗主之宗

故長子主器謂之宗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

而是禮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

都宗人家宗人 夔龍二臣名也

案周始分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唐虞時統名天

地人之禮耳此三禮者五禮畢具其中鄭康成

禮論曰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是也伯夷

四岳何必不皆姜姓林氏疑之未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爾雅永長也

陸氏德明曰王公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史記集解鄭玄曰胄子國子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神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孔傳曰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倫

尚書義考卷二

理也陳氏大猷曰諸是眾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

蘇氏軾曰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

案聲律皆所以均節高下之度數也歌以永長其言而五聲隨其鉅細所中故曰歌永言聲依永也律則準聲之鉅細調和之使成節奏故曰律和聲凡作樂以人聲為本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應之

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氏軾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劉氏敞曰益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時氏闕曰或者以為簡脫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子擊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案蘇氏劉氏以此條為簡編衍誤得之然史記於此命官亦載夔之言則漢初已訛舛矣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爾雅殄絕也震動也震驚懼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

尚書義考卷二

眾臣使之疑惑

孔傳曰聖疾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也

蘇氏軾曰絕行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陳氏櫟曰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劄之官庶於朕命二字明順

案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艾夷之鄭注云殄病也絕也讒說殄行謂足以傷病人之德行舉其為害之實也出納朕命不得專為聽下言納



於上詩大雅烝民篇日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然其官名納言且告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讒說之可畏欲其審察下言不惑於讒說然後出納上之命出者出宣之也納者入陳之也蓋上之命既允則直出宣之上之命未允則必入陳其當否歸於允乃出之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陳氏謂如後世批劾之官得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集解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

《尚書義考卷二》

異

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

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父

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蘇氏軾曰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

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為四人蓋每訪四

岳必僉日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眾不害四岳之為

一人也亮弼也

林氏之奇曰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

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者不得而知也

案二十有二人皆主達官言之故不數父斯伯

與及朱虎熊羆蘇氏以四岳一人合十二牧九

官適二十二人得之四岳百揆皆官名必無命

百揆而不命四岳者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是

就其舊職詢之咨之國語曰咨親為詢殊其文

以別異之非不命以職事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

《尚書義考卷二》

異

乃復分析流之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

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

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

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

孔傳曰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

明者

蘇氏軾曰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

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

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惠氏棟曰分北三苗北讀為別北八字相似說文于

八部曰六別也又十部曰九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  
逵傳古文尙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  
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  
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夬異不得言北  
爲別也虞翻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  
猶三危本一也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言蓋  
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案前言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分北三苗皋陶謨  
言苗頑弗即功皆兼其君民言之三苗應是同  
在一地而其別有三仍分三處竄之危蓋地名  
分其地爲三故曰三危後人以卑羽山三峰傳

尙書義考卷二

吳

會三危之名於黑水遠矣分北者未竄之餘民  
弗即功者分別之使各隨其君也蓋其頑亦可  
矜從之不使居舊土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爾雅徵召也陟陞也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是爲零陵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  
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  
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  
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  
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  
是也黃氏度曰案孟子舜卒於鳴條在安邑則舜故  
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政令猶自  
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觀諸侯謂之陟  
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粹  
氏季宣曰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九疑惟  
孟子以爲舜遷夏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  
韓子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尙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  
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呂孟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  
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  
亭在陳留之平邱負夏今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  
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  
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

尙書義考卷二

吳

孔氏穎達曰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孔傳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  
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

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賦曰爲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  
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  
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歲者以爲舜巡守南  
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陟方者猶曰  
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  
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  
之林氏之奇曰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  
死猶云帝乃殂落也楊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  
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蔡氏沈曰韓子曰帝王之沒皆  
日涉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  
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  
所以釋陟爲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何絕耳  
方猶雲祖  
乎方之方

案陟方朱升注旁云巡守而升方岳於義爲近  
史記云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與禮記合孟子所言多戰國時異說不必爲通  
證

尙書義考卷二

尙書義考卷二

幸

嘉慶元年開雕

# 尚書協異

資敬堂藏板

尚書協異

上元戴祖啟著

門人汾陽田畿校刻

序說

尚書伏生所授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孔安國得多十六篇者謂之古文劉向以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謂之中古文東晉梅賾所獻孔傳分二十八篇為三十三又增多二十五篇共為五十八篇孔穎達據以作疏者謂之正義今所行者唐正義本也伏生之經不得見者於今千餘年矣說者以漢魏晉諸經師之所注所引既非今之所見今之所見者又諸經師之所不見羣疑塞育家難蠶起余以他經傳子史及諸古注家引書考

尚書協異

序說

之要之伏生所授不大異于今所行五十八篇中之三十三篇也知其不大異于今所行之三十三篇則知此經之在天地固千年如一日而未嘗有毛髮之損也祖啟竊簡唐本先為協異以明古今文字小異而不失大同然後識經文之有所定既乃略說其指趣命曰涉傳共若干卷非敢自名樸學庶以正諸有道云爾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按言尚書授受者但當折衷於此口授及女子傳言之說出於衛宏與史記不合不可信其二十九篇中有偽泰誓一篇馬融云泰誓後得文若淺露其辨甚明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伏生所授實止二十八篇也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列於學官

尚書協異

序說

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孔安國所得古文尚書即後來太史所錄及馬鄭王三家所注者至唐初猶存陸德明孔穎達猶及見之亦止二十九篇與伏生書不大異特字跡異耳其得多十六篇者三家皆不注其目與今百篇序皆不同後亦無傳太原閻若璩辨之甚詳茲不復論云

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

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

尚書協異

序說

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按班氏此條頗謬史記諸侯年表魯共王以元光六年薨漢書武帝紀在元朔元年諸侯王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五宗世家景十三王傳大抵皆同是武帝末本不得有共王何從壞孔子宅班氏稱司馬遷嘗從安國問乃史記並無此說其謬一也孔子世家言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按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司馬遷傳雖不言其卒年史記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止大約遷卒於征和初而已云安國蚤卒何從遭巫蠱事其謬二也今百篇書序殊舛陋雖班氏所見或非今本然觀史記所采諸古序與今本序亦不相遠而

固以爲孔子作其謬三也金史國語解序亦云今文尚書辭多  
奇澁蓋亦當世之方音也然此第可言盤庚大誥多士多方耳  
若典謨貢範諸篇既無取乎立具亦豈襍乎方言蓋古則必與  
自然之理解之近人者殆非其至者乎而固概以爲古之號令  
使聽受施行者易曉其謬四也讀尚書者無爲其所惑焉  
儀禮疏云鄭以今古字並校擇義勝者著於經其所不從者屢  
見於注或言古文某爲某或言今文某爲某今仿其家法參取  
漢司馬班許馬鄭諸家更校文字一二惟求有當於聖人之經  
而已

尚書協異

序說

四

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  
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周磐傳磐學古文尚書非典謨不言將終  
令其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古之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至於如此此二君子者吾之師也  
吾子孫其識之

尚書協異卷上

尚書 論語孟子春秋傳無稱尚書者史記始言孝文帝時欲  
求能治尚書者是文帝以前相傳有此名鄭康成謂孔子加  
尚字或云伏生所加皆無證今不敢據

虞書 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按春秋傳所引  
但云虞書夏書說文解字爲古文學亦但引虞書夏書無稱  
虞夏書者是代別爲書何煩虞夏同科今槩不從說文又一  
引唐書今亦不從又世所傳伏生尚書大傳亦作虞夏傳又  
有唐傳按史記初不言伏生有傳此書雖見於漢書藝文志

尚書協異

堯典

卷上

其言荒陋決不出於伏生今不敢據他雜書倣此

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大  
學引書作帝典孟子引書作堯典大學通其義孟子依其文  
曰若稽古 五帝本紀帝堯紀首無此四字召誥有越若來漢  
書律術志引周書武城篇有粵若來又引古文月采篇三日  
曰朏尚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作三日粵朏爾雅釋詁粵于爰  
曰也說文粵審慎之詞曰越粵古今字按馬鄭王三家本今  
皆不存此四字又史記所無然魏少帝紀載鄭云稽古同天  
賈馬王肅皆以爲順考古道孔穎達正義亦云鄭氏信緯訓

稽為同訓古為天是賈馬鄭王四家尚書皆與唐本同也唐初陸德明著經典釋文孔穎達等著五經正義猶親見馬鄭王三家尚書注三十三篇並與梅賾所獻五十八篇中二十三篇文同實即伏生之二十八篇也其字句有不同者陸孔兩家皆疏別之于本文之下今更參以史記漢書所載堯典禹貢諸全篇及他經籍之所雜引字字離校不惟孔壁之古文猶可考見即伏壁之今文為不亡矣願質諸心知其意者帝堯 五帝本紀作帝堯者是讀二字為句今從之

曰放勳 孟子兩引前作放勳後作放勳本紀前作放勳後作放勳

尙書協異

堯典

一

卷上

放勳說文解字古文作勳漢獻帝冊文亦作放勳魏明帝詔同勳勳古今字案周禮司勳故書勳作勳鄭司農云勳讀作勳賈疏云先鄭不從古書勳而從勳者勳是古字從今之勳也故是書頗仿其例不槩從古焉

欽明文思 古文尚書作欽明文塞塞即思聲之轉不煩改字馬鄭本皆作文思

安安 漢人多作晏晏後漢書鄧后紀崇晏晏之政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邴惲傳傷寒晏之化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何敞傳履晏晏之純德又履晏晏之姿按春秋傳齊安孺子古

今人表作晏孺子晏即安聲之轉不煩改字又塞晏出尚書緯今凡緯書槩不錄

光被四表 爾雅釋言枕充也孫炎本枕作光疏引此漢書宣帝紀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王莽傳橫被四表安帝詔亦作橫被馮異傳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典引則云光被六幽光枕橫充皆同聲相轉不煩改字

格于上下 自欽明文思至此本紀皆無釋詁格至也說文引虞書作假于上下亦云至也漢明帝詔假于上下馮異傳昭假上下魏明帝冊文已作格于上下高堂隆傳亦作格于上

尙書協異

堯典

三

卷上

下按格字古皆作假今皆作格今周易毛詩猶作假尚書論語孟子爾雅已作格字者萃也古人字少意主乎通今人字多意主乎別錄其別而知其通可也何煩改字乎今悉仍之克明俊德 自此以下至篇末五帝本紀文略同大學引作克明峻德本紀作能明馴德徐廣云馴古訓字平當傳作克明俊德與唐本同魏陳思王傳亦作峻德按史記以能代克者即訓其義非異文也他皆倣此釋言克能也釋詁駿大也俊峻駿馴訓音相通

平章百姓 本紀作便章百姓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章今文

尚書作辯章鄒誕生本同今文劉愷傳作辯章百姓班固典引亦作辯章注引鄭注云辯別也是章懷太子所見鄭注尚書猶作辯章也魏陳思王傳則作平章與唐本同按詩平平左右傳云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春秋傳引作便蕃平便辯蕃古音通

協和萬邦 本紀作合和萬國地理志作協和萬國漢人多改邦爲國避高帝諱

黎民於變時雍 本紀無此一句漢成帝詔引作黎民於蕃時雍變蕃音通

尚書協異

堯典

四

卷上

乃命羲和 地理志作廼命乃廼古今字

欽若昊天 本紀作敬順昊天漢明帝詔作敬若昊天釋詁欽敬也釋言若順也說文昊作界

歷象日月星辰 本紀作數法日月星辰按以數法代二字者卽訓其義亦非異文釋詁歷數也

敬授人時 本紀作民時律術志食貨志並同

宅嵎夷曰暘谷 本紀作居郁夷曰暘谷釋言宅居也索隱云舊本作湯谷史記正義本又作陽谷夏侯氏尚書作宅嵎鐵鄭本夷亦作鐵經釋文云史記作禹鍊索隱云鐵鍊皆音

夷說文暘字下作嵎鍊暘谷暘字下作暘夷陽谷暘字下又作暘谷誤引作商書釋文又引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又馬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皆與唐本同按嵎夷卽禹貢青州之嵎夷也本自明白正大漢人傳經不同者或字形相近或字音相借或字義相通或所見有別本或轉寫漸訛推之皆可言其故然須識經文本字證據明確羣言淆亂今並不從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本紀作敬道日出便程東作釋詁寅敬也周禮注引此四平字皆作辯說文引虞書作平艷東作馬本平作萃下同今並不從

尚書協異

堯典

五

卷上

以殷仲春 本紀作中春中仲通下同

厥民析鳥獸孳尾 本紀作其民析鳥獸字微釋言厥其也厥其義通後凡厥其乃廼惟維攸適所于於弗不罔無母亡及邦國岳嶽之類不悉錄說文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戰國策尾生高注卽微生高古今人表尾生晦注卽微生畝莊子尾生一作微生說文尾微也釋文孳音字孳字尾微音義並通

宅南交平秩南訛 本紀作居南交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讀王莽傳又作南僞按詩或寢或訛韓詩作譌民之訛言說文引作譌鄭箋訓訛爲僞淮南子歲大旱禾不爲



高誘注為成也訛譌為偽義並通音相轉鄭云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孔穎達云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本紀作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云一無土字又云一作柳谷周禮注引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按魏張掖郡有柳谷今文尚書作度西曰柳穀鄭依賈逵所奏定為昧谷虞翻譏鄭云古柳亞同字而以為昧今觀周禮注則鄭本固作柳也谷穀音通宅度昧柳音相轉

尚書協異

堯典

六

卷上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本紀作敬道日入便程西成納入音義通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本紀作夜中星虛以正仲秋釋言宵夜也

厥民夷鳥獸毛毳 本紀作其民夷易釋文毳先典反

宅朔方 本紀作居北方釋訓朔北方也

平在朔易 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引尸子北方者伏方也

厥民隩 本紀作其民燠文選注引鄭本作與云內也釋文隩於六反燠與音義並通

鳥獸毳毛 說文引虞書作鳥獸毳毛云毳毛盛也又喪字下引虞書鳥獸喪毛是許氏一人而所見之本已不同如此今並不從按儀禮既夕記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為毛古今人表南宮毛作南宮髦毛髦音義並通釋文毳如勇反

帝曰咨汝羲暨和 本紀無此七字

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律術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釋詁允信也庶眾也績功也咸皆也熙

尚書協異

堯典

七

卷上

典也說文引虞書稭三百有六旬按春秋十有一年有讀為又有又音義並通晁說之云古文定作正開元本方誤作定晁氏之說無確證今不敢據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本紀作堯曰誰可順此事後凡帝曰皆作堯曰不悉錄釋詁疇誰也說文疇作鬲引帝曰鬲咨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本紀作嗣子丹朱開明改啓為開避景

帝諱

監訟可乎 本紀作頑凶不用馬本訟作庸按儒林列傳徐襄善為容漢書作頑訟頑庸容音相通

帝曰疇咨若予采 本紀作堯文曰誰可者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本紀作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

用驩謹通按士喪禮注今文旁為方方旁音義並通釋詁鳩

聚也說文僝作倭云具也引虞書曰方鳩僝功又迷字下云

歛聚也引書旁迷屏功今並不從左思魏都賦僝拱木於山

林注云其材木其字亦作倭釋文倭仕簡反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本紀作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

可詩傳滔慢也王尊傳作靖言庸違象龔滔天靜靖恭龔音

義並通

尙書協異

堯典

八

卷上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 本紀作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詩傳咨嗟也岳嶽通下同鄭

本亦作四嶽夏本紀作鴻水餘多同五帝本紀洪鴻通地理

志作襄山懷襄古今字釋言襄駕也注引此釋詁俾使也

乂治也說文引虞書有能俾嬖今不從

僉曰於鯀哉 本紀作皆曰鯀可釋詁僉皆也

吁咈哉方命圯族 本紀作鯀負命毀族不可夏本紀同釋詁

圯毀也傳喜傳作放命圯族朱博傳同說文引虞書方命圯

族釋文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方放音義並通

異哉試可乃已 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乃而義相通夏本紀

作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說文引虞書岳曰異哉按

列子何以異哉張湛注異古異字釋文異徐云鄭音異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本紀作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

功用不成夏本紀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

求人更得舜釋天載歲也夏日歲商曰祀周日奉唐虞曰載

咨四岳 本紀作嗟四嶽

巽朕位 本紀作踐朕位按易順以巽也鄭注巽當作遜魏少

尙書協異

堯典

九

卷上

帝紀庾峻云堯欲遜已位魏都賦巽其神器李善注遜與巽

同釋文巽音遜馬云讓也巽遜音義並通

岳曰否德 本紀作嶽應曰鄙德魏少帝紀作否德與唐本同

釋文否方九反又音鄙釋名鄙否也否鄙音相通正義云否

古文不字否不音相轉義並通

曰明明揚側陋 本紀作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釋言

陋隲也注引此百官表作揚側陋鄧后紀作揚仄陋魏少帝

紀兩作揚仄陋按考工記行山者仄輮故書仄為側側仄古

今字

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 本紀作象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釋言師象也按詩何人不矜陸德明云矜古頑反無妻曰矜鯀矜古今字

帝曰兪子聞如何 本紀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釋言兪然也

瞽子 本紀作盲者子論語包注瞽盲也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本紀作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釋詁諧和也

尙書協異

堯典

十

卷上

帝曰我其試哉 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是可見三家文有脫漏不如史記完善最可證唐正義本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帝曰欽哉

本紀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釋言降下也釋親媯婦也注引此周禮注引堯典釐降二女媯于虞○唐本此下別有舜典篇首增入二十八字阮孝緒七錄及經典釋文尙書正義並云是齊姚方輿所上梅賾獻孔氏傳所無按伏生及史記及馬鄭王三

家經文本不別為舜典自不得有此二十八字孟子引二十八載為堯典此確證也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曾災肆赦至晉武帝初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用特猶曰堯典東晉梅賾所獻孔傳舜典本亡佚齊姚方輿忽上舜典割堯典慎微以下為篇又于篇首闕入曰若稽古二十八字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髦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竊以伏生原非誤合此但就孔破姚最為明了今從之

尙書協異

堯典

十

卷上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本紀作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春秋傳引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五帝本紀後序舜事云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班固燕然山銘亦作納於大麓王莽傳作列風雷雨不迷納入敘序于於烈列音義並通鄭注賓讀為儻按鄉飲酒禮注賓古文儻賓儻音義並通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本紀作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釋詁詢謀也乃而義相通鄭本亦作三年按古爾汝之汝但作女汝水名也與女音通而義不通本紀惟此二汝及汝二十有二人作女其餘皆作汝夏本紀則作女漢書引尚書皆作女熹平石經及鄭注凡經中汝字皆作女唐正義本則皆作汝但六書原許假借則借水名之音以別男女之女亦無不可今悉仍之釋文底本或作底非

尚書協異

堯典

十一

卷上

舜讓于德弗嗣 本紀作舜讓於德不擇徐廣云今文作不怡釋詁怡懼也史記自序作不台班固典引作于德不台李善注文選引書亦作舜讓于德不台怡台音義並通王莽傳作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史記索隱並云古文作不嗣按不怡不嗣雖皆有證從其多者當以怡為長又或古音嗣怡通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此二字當兩存之弗不音相近義相通

受終于文祖 本紀作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按史記術書堯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是知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當在此也藝文志言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此恰脫去二十四字一簡耳今不敢擅增姑志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自此以下至五載一巡守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文並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本紀作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釋詁在察也注引此按璿璣兩字最為雜出有作璿璣與唐本同者此五帝本紀及郊祀志索隱引鄭注璿璣玉衡渾天儀又引馬注璿美玉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貴天象正義引蔡邕轉璣窺衡及吳步騭兩孫

尚書協異

堯典

十一

卷上

璿璣是也有作璇璣者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律書作旋璣封禪書作璇璣天文志作旋璣郎顛傳作璇璣漢安帝詔兩見皆作璇璣後律術志作旋璣又作璇璣又作旋衡魏羣臣奏引作璇璣魏文帝上書亦作璇璣魏羣臣奏又作璇璣文選運命論注引馬融作旋璣云可轉旋是也璿璇璇旋古今字有作旋機者律術志佐助旋機今本一作璣郎顛傳又作正機平衡鄧暉傳作機衡楊賜傳亦作機衡張衡傳作璇機李固傳亦作璇機此後言機衡者至多文選運命論注引鄭康成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是也璣

機音同古字或亦相通但以義考之當以作機者為長張衡傳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論云運情機物鄭氏注轉運者為機可云確證馬氏可轉旋故曰機以璿為璣蔡氏轉璣窺衡分明皆合作機字義方可通蓋轉寫誤耳又後漢楊璇字機平三國志金旋字元機皆古本作機字之證今當從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本紀及封禪書郊祀志肆皆作遂下同志亦作望秩紀少下二于字後如此者不悉錄徧紀作辯徐廣云音班按漢光武帝刻石文正作班于羣神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徧辯班音義並通釋

尙書協異 堯典 十四 卷上

天是禋是禡注引類于上帝王制亦作類乎上帝說文引虞書作縞類于上帝又作禋今不從

輯五瑞 本紀郊祀志作揖五瑞師古注揖與輯同馬本亦作揖五瑞云揖歛也封禪書作輯按秦始皇帝本紀搏心揖志亦以輯為揖

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本紀書志皆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惟封禪書一作還瑞釋古觀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自此以下至格于藝祖何休公羊傳注引尚書文亦同其小異者錄出之本紀書志守皆作狩

下同釋文守本或作狩何休注引作守守狩通封禪書郊祀志此下皆有岱宗者泰山也六字

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說文引虞書至于岱宗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本亦作柴柴通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志作遂見東后釋詁后君也書志此下皆有東后者諸侯也六字周禮注亦作遂覲東后後律術志章帝詔引書自歲二月至此文同

協時月正日 本紀書志並作今時月正日後律術志引作叶時月正日按周禮太史協事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作叶

尙書協異 堯典 十五 卷上

協叶通後律術志此句下有祖堯舜宗四字今不從

同律度量衡 周禮注引協時月正日二句文同後律術志引作同律度量考在璣衡數句或出縞書今不從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郊祀志五玉作五樂書志二生皆作二牲今並不從本紀贊作為贊志作為贊釋文贊本又作摯贊摯古今字

如五器卒乃復 書志無此二句 五月南巡守至如西禮 本紀作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此不用其辭而撮其意也封禪書郊祀

志於每岳之下云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此略用其辭而兼通其義也皆非異文他皆倣此書志於皆如岱宗之禮下並有中岳嵩高也五字何休注引尚書全同唐本獨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馬本則如西禮作如初禮鄭注亦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則似馬本為是但亦無關理體今並不從

歸格于藝祖用特 書志無此二句本紀作歸至于祖廟廟用特牛禮何休注引尚書亦作歸假于廟祖用特馬王皆云藝

尚書協異

堯典

十六

卷上

禰也按王制亦云歸格于祖廟用特藝禰音相近

五載一巡守 本紀載作歲

敷奏以言 本紀作徧告以言漢成帝詔作傳納目言敷傳古今字

今字

明試以功 說文試用也引此

封十有二山 本紀無此五字

濟川 本紀作決川

眚災肆赦 本紀作眚哉過赦鄭本同災哉古今字

惟刑之恤哉 本紀作惟刑之靜哉徐廣云今文作惟刑之謚

尚書協異 卷上

哉索隱云古文作恤哉刑法志成帝詔引書作惟刑之恤哉與唐本同按詩假以溢我春秋傳作何以恤我說文作諷以謚我詩傳溢慎也釋詁恤憂也溢慎謚靜也是恤謚溢音相近義相通謚靜義相通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紀作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辜而天下咸服罪舉古今字孟子萬章舉此五句與唐本同但幽洲作幽州禮記注亦作幽州洲古今字萬章

唐本同但幽洲作幽州禮記注亦作幽州洲古今字萬章

尚書協異

堯典

十七

卷上

竄作殺說文引虞書作敷云塞也今並不從說文又引虞書殛鯀于羽山周禮注文同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本紀作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

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孟子引堯典與唐本同但作放勛乃徂

落徂殛通說文引虞書亦作放勛乃徂落魏志同

月正元日 本紀無此四字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本紀作於是

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梅福傳亦

四二七

作辟四門明四目釋言開闢也注引此說文闕作開引此闕  
辟關古今字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本紀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釋詁惇厚也任佞也漢書表引作蠻夷帥服率帥通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  
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準陶帝曰兪汝往哉 本紀作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  
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

尙書協異

堯典

十六

卷上

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準陶舜曰  
然往矣後凡帝曰皆作舜曰夏本紀文略同釋詁亮相也采  
事也鄭本兪亦作然釋詁茂勉也說文引虞書惟時懋哉作  
時惟茂哉懋茂通釋詁暨與也說文引虞書皋咎繇百官表  
古今人表契作禹準陶作咎繇皆古今字音並同

棄黎民阻饑 本紀作弃黎民始飢周本紀同徐廣云今文作  
祖飢釋詁祖始也馬本作祖飢食貨志亦作祖飢並依今文  
孟康云古文作阻詩思文傳作黎民阻飢章昭注國語引此  
句亦作阻飢並依古文阻祖音同此二字當並存之鄭注阻

讀曰祖今不從

播時百穀 鄭注時讀曰時今不從

五品不遜 本紀作五品不馴徐廣讀馴為訓殷本紀作五品  
不訓鄧禹傳光武帝詔作五品不訓周舉傳順帝策亦作五  
品不訓說文引唐書作五品不遜云遜順也按周禮注亦云  
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遜馴訓遜音相近義並通

敬敷五教 百官表敷作敷

寇賊姦宄 本紀宄作軌鄭本亦作軌宄軌通

五流有宅 本紀宅作度宅度音相轉下同鄭注宅讀曰宅德

尙書協異

堯典

十九

卷上

刈之器今不從鄭注王制屏之四方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是鄭已不讀為宅矣

惟明克允 本紀作維明能信馬本同

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本紀作誰能馴子  
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本紀無此一  
十八字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本紀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僉曰益哉 本紀作皆曰益可馬鄭王本並作禹曰益哉今不

從此又可見史記之愈於三家本而可以證唐正義本也

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本紀作於是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羆

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百官表益作莽古今字

僉曰伯夷 本紀作皆曰伯夷可說文引虞書僉曰伯夷

咨伯汝作秩宗 本紀作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周禮注鄭司農

引堯典自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至汝作秩宗並與唐

本同按舜命九官皆各無獨稱伯夷為伯之理此與鄭眾所

引明脫一夷字史記作嗟伯夷最為確證今從之

尚書協異

堯典

二十

卷上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本紀作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本紀作伯夷讓夔龍舜

曰然

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自此至八音克諧 本紀及禮樂志文

同本紀作以夔為典樂教穉子胥穉聲相近禮樂志作女典

樂教胥子說文引虞書作教育子按馬鄭王本皆作胥子鄭

注大司樂亦作胥子許氏何緣為育子今不從

詩言志歌永言 本紀作詩言意歌長言馬本作謨長言釋詁

永長也禮樂志永作咏下同鄭本作詠

八音克諧 說文引虞書八音克諧

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本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

朕命惟信說文聖疾惡也引虞書龍朕聖讒說殄行

欽哉惟時亮天功 本紀作敬哉惟時相天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本紀作三歲一考功三

考細陟遠近眾功咸與黜陟古今字

分北三苗 鄭注北猶別也虞翻讒鄭云北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誠可怪按說文火古文別非北字也北可訓為別非

尚書協異

堯典

三十一

卷上

卽別字鄭義為長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本紀作舜年二

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

梧之野鄭讀舜生三十為句登庸二十為句在位五十載為

句少十年與史記合且以一載字總承三句文義為順今當

從之 右堯典一篇謹據唐正義本參以論語孟子春秋左

傳公羊傳詩傳儀禮周禮禮記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

志爾雅文選及諸古注說文解字經典釋文考歐陽大小夏



侯所傳今文孔氏所傳古文馬鄭王三家所注漆書古文其異文不過如此大約如前所云或字形相近或字音相借或字義相通或所見有別本或轉寫漸訛要為小異而不失大同耳諸本雖多校其所載義理短長證據眾寡篇次則從伏生今文文字則從唐正義本祖啓管考之於史伏生求得者二十九篇本無今文之名因孔安國後得尚書皆古字乃追別伏書為今文史記既序伏生傳書即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下乃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則安國先所習者必是今文安國與伏

尚書協異

堯典

三

卷上

生本自一家漢書既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與史記同是孔氏後雖傳古文而其所依以考之讀之者仍即伏生之今文二十九篇必無大異也漢書又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今史記所錄此數篇不過參酌二家字句錄其長者而數篇之外仍依今文亦必無大異也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劉向合校今文古文字異者如不怡弗嗣之類音義通借脫字

者如帝曰我其試哉咨伯夷之類為數頗少亦必無大異也後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樂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是東京兩學並盛說者林立初不聞有字句異同之訟且尚書正義云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夏侯歐陽三家同又云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仍是析伏生二十八篇為之者特以字跡有隸古之異別成一家其實文義必無大異也晉王肅注

尚書協異

堯典

三

卷上

仍同馬鄭至東晉梅賾所獻始有五十八篇即唐正義今所據但晉時馬鄭王三家經文具在梅雖增多二十五篇至三家本經原有者豈容頗異今以史記諸本紀世家所載全篇及陸德明孔穎達所存三家異字異義參校其離合大略可睹是梅本五十八篇中之三十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亦必無大異也其後唐明帝命衛包改從俗字又乖古製此則吾前所云古人字少意主乎通今人字多意主乎別錄其別而知其通則古字如彼寫俗字雖如此寫仍是此字究亦無大異也夫以衛包所改實不異于唐初唐初所疏實不異于東

晉東晉雖增不大異于東漢東漢所注不大異于孔壁孔壁雖古不大異于伏生初出之今文蓋自其異者觀之一書之訛亦可為異自其同者觀之大體既得豈害為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羣聖人之靈實式憑之故曰此經之在天地千年如一日而未嘗有毛髮之損也愚嘗謂尚書家傳經之功伏生創業功第一司馬子長垂統功第二何以言之漢世所謂今文古文中古文者後皆不可得見獨賴子長收錄之於諸本紀世家之中存其大體略為變通訓詁使後之儒者於唐正義本之外猶有所參互考證於數千百年之下此與

尚書協異

堯典

三

卷上

濟南一老均當為不祧之祖矣嗟乎經之難傳至矣有天下無有之老博士而始皇不可得而焚有五百歲何敢讓之太史公而羣言不可得而亂豈非天佑斯文也哉後篇倣此

堯典第一

卓陶謨 史記夏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說文引作咎繇謨

曰若稽古 夏本紀無此四字吳澄本竟刪去四字今不從 卓陶曰 本紀作卓陶述其謀曰是讀三字為句鄭本以卓陶下屬為句正與史記同吳澄本亦讀三字句絕與下禹曰兪相應今從之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本紀作信其道德謨明輔和釋詁迪道也謨謀也弼輔也

禹曰兪 本紀作禹曰然

尚書協異

卓陶謨

一

卷上

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本紀作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眾明高翼近可遠在已後凡兪皆作然都皆作於不悉錄釋詁都於也茲已此也詩傳邇近也蜀志先主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惇敦敘序勵厲皆古今字鄭本亦作近可遠釋文身修絕句

禹拜昌言 本紀作禹拜羨言

咸若時 本紀作皆若是釋詁時是也

知人則哲 本紀哲作智下同釋言智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本紀作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釋詁

令善也任壬佞也按堯典而難任人鄧惲傳孔任不行任  
音義並通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本紀無人字

載采采 本紀作始事事釋詁哉始也載哉通

禹曰何臯陶曰 本紀無此六字

愿而恭亂而敬 本紀作愿而共治而敬恭共古字釋詁亂

治也亂治古字通

擾而毅 徐廣云擾一作柔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

按春秋傳乃擾畜龍應劭音柔說文擾牛柔謹也據此徐廣

尙書揚異

臯陶謨

二

卷上

注當云擾一作攪音柔轉寫耳玉篇可為確証但經典皆  
作擾字今仍之

簡而廉 禮記注引作簡而辨

剛而塞 本紀作剛而實說文引作剛而寒云塞實也詩箋塞

充實也塞塞通

彰厥有常 本紀作章其有常鄭均傳詔引此句亦作章按彰

字本但作章後人加多以別於文章之章今亦仍之

日宣三德至百僚師師 本紀作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

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翁受普施九德咸事後又在官百吏

肅謹釋詁夙早也按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作振懼內則祇見  
孺子注或作振祇振古字通谷永傳作俊艾在官艾古字  
通釋文僚本又作寮釋詁寮官也僚寮音義並通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本紀無此三句說文凝作冰

云俗冰从疑然馬注云凝定也鄭注云凝成也王注云凝猶

定也三家本皆作凝經典亦皆作凝字今仍之

無教逸欲有邦 本紀作毋教邪淫奇謀王嘉傳作亡敖佚欲

有國無毋亡逸佚音義並通敖字疑誤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本紀無此二句王嘉傳作兢兢業

尙書揚異

臯陶謨

三

卷上

業一日二日萬幾詩亦有兢兢業業魏志屢作矜矜業業兢  
矜古字通漢章帝詔作萬幾袁紹傳邊讓傳並作萬幾臣者

傳兩見皆作萬幾此後言萬幾者至多幾機音義並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本紀作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律術志作天功人其代之工功通馬嚴傳引此二句與唐

本同王符傳引次句亦同

天敘有典至五刑五用哉 自天敘至五章哉八句本紀皆無

惟有天討二句與唐本同此史記踈略也馬本有典作五典

有庸作五庸今並不從王嘉傳引天命二句王符傳引天命

四句皆與唐本同梁統傳作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庸音義並通應劭傳引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此偶誤耳

政事懋哉懋哉至敬哉有土 本紀無此七句董仲舒傳引書

云茂哉茂哉懋茂通古文天明畏二句上下全作明畏馬本上下全作明威周禮注引天聰明四句全同馬本高堂隆傳

引此四句則上作明畏下作明威全同唐本畏威音義並通釋文畏徐音威

釋文畏徐音威

臯陶曰 本紀無此三字

朕言惠至思曰贊贊襄哉 本紀作吾言辰可行乎禹曰女言

尚書協異

臯陶謨

四

卷上

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釋言辰致也予余音

義並通鄭讀思字屬上為句按下文禹亦言予思曰孜孜分

明屬下鄭義不通今不從○唐本此下別為益稷按伏生及

史記及馬鄭王三家經文皆但作臯陶謨一篇又蔡邕獨斷

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制冕旒則臯陶謨之不別

為益稷明矣今從之

帝曰來禹 本紀作帝舜謂禹曰

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如何 本紀作予思曰莘莘臯陶難禹

曰何謂莘莘孜孜通

洪水滔天至萬邦作乂 本紀作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樁行

山棊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浹滄致之

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

定萬國為治釋詁艱難也遷徙也說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引予

乘四載又引濟之距川又作容引容畎澮距川此又所謂討氏

一人而所見本已不同如此也馬本艱食作根食云根生之

食謂百穀按史記明言難得之食豈得如馬氏說今不從懋

遷有無敘傳作茂遷有無詩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

尚書協異

臯陶謨

五

卷上

俞師汝昌言 本紀作然此而美也

帝曰俞禹曰 本紀無此五字

安汝止惟幾惟康 本紀作安爾止無惟幾惟康四字按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幾安即幾

康是太史公所見本原有此四字而夏本紀偶略之耳

其弼直至天其申命用休 本紀作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本申亦作重按德字古作惠形

與直相近釋詁不大也俟待也詩傳申重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本紀但作帝曰吁臣哉臣哉

禹曰兪帝曰 本紀無此五字

汝翼子欲宣力四方汝為 本紀作女輔之無下二句

子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本紀作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周禮注引書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與服志作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於

五色作服馬本作作繪鄭本會讀為繪周禮注引作作績說

文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文選景福殿賦注引鄭會讀為繪

會繪績音義並通說文又引虞書作燥火粉米又作絺云繡

術書協異

卓陶謨

六

卷上

又如聚細米也釋文云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黼徐本

作綵馬本絺亦作絺周禮注引作希鄭本絺讀為希秩也按

此等字古或相近或相通要之無關大義徒作紛紛今止從

唐本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本紀作子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云古文

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今此作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

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也裴駰引鄭本

作在治習按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習師古注習與忽同

是鄭本正與唐本同其解作秉笏之笏者鄭氏謬耳今從唐

本律術志作七始詠義亦難通今不從律術志出納作出內

納內古今字納入義相通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本紀作子即辟女臣

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謗子敬四輔臣漢成帝紀引女無面從

二句章帝詔引子違汝弼二句並與唐本同

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 本紀作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

矣按此言與經文不相比附此史記疎略也說文引違以記

之誤作周書云古文撻

術書協異

卓陶謨

七

卷上

帝光天之下至敢不敬應 本紀無此十句春秋傳引夏書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賦音義並通謂之夏書者以

其成於夏史之手也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本紀作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本紀作帝曰母若丹朱傲惟慢游

是好劉向傳亦引此作舜戒禹之辭按馬鄭王諸本無若丹

朱上都不聞有帝曰二字娶于塗山上都不聞有禹曰二字

獨史記有之其文不順是史記之誤劉向又承其誤也說文

丹朱作丹絺今不從劉向引此傲作敖說文引虞書作稟釋

文亦云字又作夏傲敖夏古字通

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 本紀無此二句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 本紀作無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言罔無也釋詁殄絕也

按予創若時當與下句連文今史記連上句為文而以禹曰

截斷下句非是說文引虞書朋淫于家今亦不從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不子惟荒度土功 本紀

作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按此不合有禹曰二字史記誤也說文引虞書予娶塗山塗

尚書協異

阜陶謨

八

卷上

命通癸甲生啓謂有身耳此略用其辭而兼通其義也不至

如俗解之謬釋文子鄭將吏反按樂記易直子諒注云子諒

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亦為將吏反列子論禹云唯荒土功

子產弗字弗字即弗子也子字音義並通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本紀作輔成五服至于五

千里州十二師說文引虞書作即成五服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 本紀作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

迪朕德時乃功至惟明 本紀作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阜陶

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釋詁祇敬也

夔工夔擊鳴球至庶尹九諧 本紀作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

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百官信諧周禮注引虞書夔曰夏擊鳴球至庶尹九諧並與

唐本同按漢章帝詔來格作來假詩鼓作軌敵作圍鏞作庸

踳踳說文引虞書作鳥獸踳踳春秋傳簫韶作韶箭孟子韶

作招五帝本紀亦作招周禮作磬皆古今字劉向傳作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文引書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 本紀作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

尚書協異

阜陶謨

九

卷上

阜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本紀作

阜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為興事慎乃憲敬哉按春秋

傳今子少不颺颺揚古字通

屢省乃成欽哉 本紀無此六字

乃農載歌曰 本紀作乃更為歌曰

阜陶謨第二

夏書

禹貢 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所載並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釋文貢或作贛貢贛通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夏本紀作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大戴禮亦作傅土敷傅古字通地理志文與唐本同但刊作棗師古注棗古刊字說文引夏書隨山棗木讀若刊又作棗馬本奠亦作定按周禮司市奠賈注讀為定職幣注奠定也奠定聲相轉義相通

冀州 馬鄭王本及史記漢書注皆合下既載為句周禮注亦引禹貢冀州既載按下文八州並以州字絕句何獨此州必

尚書協異

禹貢

卷上

贊既載二字致使下句六字不成文理今不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本紀作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志作覃懷

底績至于衡漳鄭讀衡為橫云漳水橫流按檀弓古者冠縮

縫今也衡縫又縮二衡三衡橫通

厥土惟白壤 本紀厥皆作其又紀志多省去惟字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本紀作常衛既從大陸既作改恒為常

避文帝諱

鳥夷皮服 本紀志皆作鳥夷皮服馬鄭王本亦皆作鳥夷鄭

云東北之夷搏食鳥獸者尚書正義亦云孔讀鳥為鳥師古

注漢書既同鄭解又引一說云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

也是漢唐人所見尚書本皆作鳥夷也今當從之

夾右碣石入于河 本紀作夾右碣石入于海徐廣云一作入

于河按海字誤當從徐廣志亦作入于河右碣石志一作大

揭石碣揭音義並通

濟河惟兖州 本紀作濟河惟沈州志作沛河惟兖州鄭本亦

作沈州師古云沛本濟水之字史記古本亦作沛河濟沛兖

沈並通

淮沮會同 本紀志皆作雍沮會同鄭本亦作雍周禮注引

尚書協異

禹貢

卷上

禹貢亦作雍沮會同釋水水自河出為淮濟為澗注於淮引

禹貢於澗不注陸德明音澗初呂反按澗疑即沮字澗雍沮

澗並通

是降丘宅土 本紀作於是民得下邱居士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紀志皆作草繇木條志草作

出師古云出古草字說文引夏書作厥草惟繇草出艸繇繇

並通釋文墳扶粉反後同繇音遙

厥賦貞作 鄭云治此州正作不休是讀四字為句今從之

十有三載乃同 紀志及馬鄭本載皆作年

厥篚織文 志作厥斐師古云斐與篚同後凡篚志皆作斐

浮于濟潔達于河 本紀作浮于濟潔通于河志濟作沛達亦作通說文潔作溼今不從

維淄其道 本紀作維淄既道志作惟留其道師古云維惟淄留古今通用說文引夏書維淄其道釋文維本亦作惟又作維

海濱廣斥 本紀作海濱廣瀉厥田斥鹵志作汙瀕廣瀉後泗濱同濱瀕通徐廣云瀉亦作斥釋地齊有海隅注引此

厥篚屨絲 本紀作會絲屨會通

尙書協異 禹貢 三 卷上

達于濟 本紀作通于濟志作達于沛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本紀又作治志藝作藝

大野既豬 本紀凡豬皆作都志凡野皆作埜鄭云南方謂都為豬

厥土赤埴墳 鄭本埴作戩云黏土也

草木漸包 說文引作艸木薪苞釋文亦云本又作薪苞

羽畎夏翟 志翟作狄周禮注亦引禹貢羽畎夏狄翟狄通

淮夷蠙珠暨魚 紀志皆作淮夷蠙珠泉魚說文引宋弘云淮水中出玼珠夏書作蠙珠釋文索隱顏師古注皆云蠙一作

玼索隱云泉古暨字

浮于淮泗達于河 本紀作通于河說文清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清从水苛聲按史記漢書及水經注濟水篇引禹貢皆作河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亦誤作河水經濟水篇清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水按古河水北行無在湖陵南之理地理志湖陵下河字明是清字之訛說文清字下引地理志此文正作清水經注泗水下亦引地理志此文正作荷水在南清荷通是許慎酈道元所見漢書本猶作清也今史記漢書並作達

尙書協異 禹貢 四 卷上

于河者轉寫誤耳當以許酈所見漢書本為是今從之

陽鳥攸居 本紀作所居志作攸居釋言攸所也

震澤底定 本紀作震澤致定索隱云震一作振

篠簜既敷 本紀作竹箭旣布釋文簜或作筭

厥賦下上錯 本紀作賦下上上雜豫州賦錯亦作雜

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本紀作璠璣竹箭志作璠璣篠簜

馬本亦作璠釋文云韋昭音貫今不從師古音昆說文引夏書璠璣篠簜璠又作璠紀志皆無惟木二字

島夷皮服 志作鳥夷本紀作島夷疑誤



厥包橘柚 詩箋引尚書作厥苞橘柚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本紀作均江海通淮泗志亦作均江海

通于淮泗馬本亦作均鄭本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按如此

則鄭本亦作均而讀為沿與唐本同矣均沿音相通釋文鄭

本作松作松無義當以字形近沿而誤耳

九江孔殷 本紀作九江甚中釋言孔甚也殷中也

沱潛既道 本紀作沱沔已道後凡潛皆作沔志作沱潛後凡

潛皆作瀟又作驚鄭本作沔釋水作沱潛注引沱潛既道與

唐本同吳志注作沱潛沱字並通

尚書協異

禹貢

五

卷上

雲土夢作父 本紀作雲夢土為治志亦作雲夢土作父今當

從之雲徐本作云夢一作膏按周禮職方氏正作雲膏字皆

通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紀志毛皆作旄

柁榦栝柏礪砥砮丹 紀志榦皆作幹志礪作厲說文引夏書

柁榦栝柏柁又作標周禮注柁作標攷工記注引禹貢荊州

貢標榦栝柏說文引夏書貢砮丹誤作梁州釋文柁勅倫反

又作標榦本又作幹

惟箇箛楛 徐廣云一作箭足杆此至無義說文引夏書唯箇

輅枯箛字下又引夏書惟箇箛楛馬鄭本皆作箛攷工記注

亦作箇輅楛輅箛箛楛枯並通釋文箇求隕反

三邦底貢厥名 本紀作三國致貢其名馬本同紀志馬注皆

以六字為句鄭本獨以厥各二字屬下句今不從

九江納錫大龜 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釋詁錫賜也按儀禮

注賜古文錫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本紀作浮于江沱沔于漢

踰于雒至于南河後凡洛皆作雒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

榮波既豬 本紀作榮播既都志作榮波既豬與唐本同馬鄭

尚書協異

禹貢

六

卷上

王本並作榮播古文尚書作榮播既都按周禮職方氏豫州

其川榮雒其浸波澆注波讀為播引禹貢榮播既都疏云禹

貢有播水無波是賈公彥所見尚書本猶作榮播也闕駟則

作榮波播音通並有證據可並存之

導澆澤被孟豬 本紀作道澆澤被明都志作道荷澤被盟豬

按澆澤說文作澆水經作澆或作荷史記漢書作荷孟豬今

文尚書作孟諸春秋傳爾雅釋地並作孟諸周禮職方氏作

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又作盟諸孔穎達云聲轉字

異正是一地也

厥貢漆枲締紵厥篚織纊 本紀枲作絲纊作絮說文纊絮也  
浮于洛達于河 志作入于河

岷嶓既藝 本紀作汶嶓既藝志亦作藝素隱云汶亦作嶓又  
作岷岷汶嶓岷藝並通

沱潛既道 本紀作沱潛志作沱潛

蔡蒙旅平和夷辰績 鄭本讀和為桓云地志桓水出蜀郡蜀

山行羌中按酷吏傳桓東少年場如淳云陳留之俗言桓聲

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敍和樹表是和與桓通

釋文旅如字葦音盧按六國表臚於郊祀旅臚音相通

尚書協異

禹貢

七

卷上

厥土青黎 本紀作其土青驪黎驪音通

厥貢瓊鐵銀鏤 說文引夏書梁州貢鏤

西傾因桓是來 志作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 志作浮于潛本紀作踰于沔

亂于河 釋水正絕水曰亂注引此

澧水攸同 本紀作澧水所同志作鄂水迫同

終南惇物 本紀作敦物鄭本同

至于豬野 本紀作都野志作豬野鄭本亦作都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 本紀作三危既度三苗大序

厥貢惟球琳珣玕 本紀作貢瓊琳瑯玕釋器瓊琳玉也陸德

明云本或作球字釋地亦作瓊琳瑯玕志作球說文引禹貢

雖州球琳瑯玕球瓊通

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敍 本紀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

西戎即敍志作昆嶓搜作搜西域傳贊亦作西戎即序

導岍及岐 本紀作道九山泝及岐志作道泝及岐後凡導皆

作道鄭本亦作泝導道泝並通

逾于河 本紀作踰于河

底柱析城 本紀作砥柱

尚書協異

禹貢

八

卷上

大行恒山 本紀作常山

西傾朱圉鳥鼠 志天水郡冀下作朱圉山

至于陪尾 本紀作負尾素隱云負音陪志作倍尾師古云倍

讀曰陪江夏郡安陸下又作橫尾

岷山之陽 本紀作汶山志作嶓山

至于敷淺原 紀志同志豫章郡歷陵下又作傅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 本紀作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說文引作

弱水云桑欽所說釋文亦云本或作溺

東至于底柱 本紀作砥柱河渠書同志作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 本紀作盟津志同師古注盟讀曰孟河渠書作孟津

至于大伾 本紀作大邳河渠書同志作大伾釋山山再成英

一成坯注引至于大坯坯邳坯音義並通釋文伍本或作坯又或作胚

北過降水 志作洛水鄭讀降當如邲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為

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

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為之共今不從

嶧豕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本紀漾作漾滄浪作

尚書協異 禹貢 九 卷上

蒼浪志隴西郡氏道下禹貢養水所出鄭本作漾說文漾古

文作漾漾養通

過三澨至于大別 本紀作入于大別非

岷山導江 本紀作汶山志作嶓山

又東至于澧 紀志並作醴馬鄭王本亦皆作醴

東迤北會于匯 紀志同說文引夏書東迤北會于匯亦同或

作會為匯者非

導沈水東流為濟 本紀無流字志濟作沛說文同

溢為滎 本紀作泆為滎志作軼鄭本亦作泆

東出于陶丘北 說文引夏書東至于陶丘

又東至于荷 紀志皆作荷

又北東入于海 本紀作東北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志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本紀作

又東北至于涇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本紀作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志亦

作奧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紀志刊皆作萊源皆作原

六府孔修至成賦中邦 本紀孔作甚庶作眾底作致邦作國

尚書協異 禹貢 十 卷上

鄭本庶亦作眾底亦作致志邦亦作國鄭以成賦句絕今不

從

錫土姓 本紀作賜土姓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本紀五百里上有令天子之國以

外七字志納作內下皆同釋文納本又作內音同

三百里納結服 志結作夏說文作稽禮器注引禹貢三百里

納結服作鞮並通釋文結本或作稽工八反馬音鞮

五百里侯服 本紀此句上有甸服外三字

二百里男邦 本紀作任國志作男國孔穎達云男聲近任

五百里綬服 本紀此句上有侯服外三字

五百里要服 本紀此句上有綬服外三字

二百里蔡 鄭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漢書刊誤云蔡讀如蔡

蔡叔之蔡今且依本字讀之

五百里荒服 本紀此句上有要服外三字

朔南暨聲教 志暨作泉賈捐之傳引朔南暨聲教與唐本同

班固傳注引朔南暨聲教五字為句通典亦然唐唐人皆同

此讀惟史記索隱以朔南暨三字為句今不從

尚書協異 禹貢 十一 卷上

訖于四海 賈捐之傳作迄于四海訖迄通

禹錫女圭告厥成功 本紀作於是帝錫禹女圭以告成功于

天下

禹貢第三

甘誓 史記夏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乃名六卿 夏本紀作乃召六卿申之

王曰 本紀作啓曰

有扈氏 地理志右扶風下作鄂陸德明云今京兆鄠縣即有

扈之國也按春秋傳莊子楚辭呂氏春秋史記皆作有扈扈

鄧通

天用勦絕其命 說文引周書天用勦絕其命按周書字誤又

覆字下引夏書天用勦絕馬本勦作巢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本紀恭作共下同宦者傳作龔行魏志

鍾繇詰毛玠引書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亦作共恭共龔並通

御非其馬之正 本紀正作政

不用命戮于社 本紀戮作僂下同

予則孥戮汝 本紀作予則帑僂汝按詩樂爾妻帑朱浮傳贊

魴用降帑注帑虜也是孥與帑通王莽傳禁私奴婢引書作

尚書協異 甘誓 十一 卷上

予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為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帑相坐

律令師古注帑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

子入于春槩鄭司農云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

予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為之奴以證成其

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孥帑雖並通以義言之當以作奴

者為長何以言之啟湯誓師並言孥戮說者以為並妻子殺

之皆由誤會孥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秦造參夷之

誅至漢即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

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出文帝下然

則弔戮之必非並妻子殺之明矣說者以為軍旅尚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顛頡舟之僑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合狐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于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然孥戮之說自古有之春秋傳士會曰臣死妻子為戮吳語越王狗于軍曰身斬妻子鬻廉蘭列傳趙括母曰妾得無隨坐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然止於曰妻子鬻曰隨坐曰罪隸春臺而已非必並殺之而後為戮也司厲注王莽傳

尚書協異

甘誓

十三

卷上

並作奴戮蓋誅其身而以其妻子為奴可以謂之奴戮又可以謂之孥戮正周官所謂罪隸春臺越王所謂妻子鬻者然已為非常刑矣故曰予則奴戮汝重之也奴之一言實有功於聖經有造於民命未可以其出于王莽而忽之也況又有周禮注之明文乎今當從之說者又謂上既云戮于社不應一戮而有二義此又不然賞有厚薄戮亦有輕重如傳所載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皆可謂戮于社豈必殺人而後謂之戮哉鍾繇詰毛玠云古者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予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

沒為奴婢又云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並罪之辜彼鍾繇欲復肉刑者猶不以戮為殺是古之解無異義也解經一字之誤將禍無窮不可以不辨

甘誓第四

尚書協異

甘誓

十四

卷上

尚書協異卷下

商書

湯誓 史記殷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王曰格爾眾庶 殷本紀作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接來女二字乃衍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本紀非作匪稱作舉釋言僭舉也稱僭通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至不敢不正 本紀作有夏多罪于維聞

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

尚書協異

湯誓

卷下

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按史記此文倒亂又多今夏多罪一句當以唐本為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本紀作女其曰有罪其奈何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 本紀遏作止割作

奪邑作國弗協作不和馬本亦作不和釋詁遏止也協和也

曰時日遏喪予及汝皆亡 孟子引湯誓作時日害喪予及女

偕亡按詩傳曷害也曷害古字通本紀作是日何時喪予與

女皆亡

爾尚輔予一人至罔有攸赦 本紀輔作及賚作理爾無作女

毋爾不作女不孥戮作帑儻罔作無按孥戮說已見甘誓鄭

康成注此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孥與子孫重出

分明合作奴字轉寫誤也其下即引周禮其奴云云則鄭氏

亦以此孥字為奴明矣今當從之

湯誓第五

盤庚 史記殷本紀於此篇但撮大意不依經文今不錄伏生

二十八篇內盤庚止一篇殷本紀則云盤庚三篇遷書多古

文說蓋孔壁所得分伏書一篇為三實非有異於伏書也鄭

本亦三篇今仍從伏生本春秋傳引此篇作盤庚之誥國語

尚書協異

盤庚

卷下

作般庚杜篤傳亦作般庚釋文盤本又作般盤般通

率籲眾戚 說文引商書作率籲眾戚戚通

卜稽曰 說文稽作卜云卜灼剝龜也卜卜以問疑也讀與稽

同書云卜疑

若顛木之有由葉 說文引商書若顛木之有由葉云伐木餘

也又聿字下云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枿古文言

由枿釋詁枿餘也由聿葉枿並通釋文葉本又作枿

盤庚敦于民 說文教覺悟也通作學

王播告之修 說文引作王播告之云敷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鄭注聒讀如聒耳之聒聒難告之貌  
說文引商書作今女慈慈云善自用之意也信古伸字按士  
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儒行信其志注讀屈伸之  
伸假借字也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周禮注引予若觀火讀如司燿  
之燿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說文引商書予亦拙謀讀作巧  
拙之拙云火光也今並不從

有條而不紊 說文紊亂也引商書有條而不紊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成帝紀引作服田力穡乃亦有

尙書協異 盤庚 三 卷下

秋穡畷通

不昏作勞 馬本與唐本同鄭讀昏為昏云勉也釋詁昏強也  
孫炎云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周禮注民不愍作勞有  
似於罷字獨作愍釋文昏本或作啓音敏爾雅昏昏皆訓強  
故兩存

越其罔有忝稷 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

汝悔身何及 熹平石經身作命按熹平石經久亡今所殘賸  
字僅見於洪适隸釋中亦未知所傳確否也其餘碑刻蕪雜  
今皆不錄

相時儉民 說文引作相時憇民誤作詩曰云憇疾利口也又  
儉字下云誠也反不引書熹平石經儉作散今並不從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春秋傳引作惡之易  
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嚮邇古今字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上求字石經無下求字石經作殺  
予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石經汝作女他汝皆放此無皆  
作毋侮老作翁侮弱作流

用德彰厥善 宣元六王傳成帝詔作用德章厥善王嘉傳哀  
尙書協異 盤庚 四 卷下

帝詔亦作用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國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引作國之  
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惟予一人是有逸罰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石經恭作共下乃作爾  
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 釋文亶馬本作單音同按唐本以其

有眾三字屬上句咸造二字屬下句不成文理今定其有眾  
咸造為句

保后胥惑 石經胥惑作胥高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用 石經上汝

作爾邦作國下句作今女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石經作其或迪怒作怨

汝誕勸憂 石經誕作永

予迓續乃命于天 匡謬正俗引般庚予御續乃命于天迓御

古今字

予丕克羞爾 石經丕作丕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石經崇作知罪作爾

汝有戕則在乃心 石經戕作近

乃祖乃父至丕乃崇降弗祥 石經作興降丕永釋文我高后

尙書協異

盤庚

五

卷下

本又作乃祖乃父此誤也

嗚呼 石經作於戲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石經汝分猷作女比猶設

作翁

顛越不恭至于茲新邑 春秋傳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

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盤庚既遷 石經盤作般

日無戲怠懋建大命 石經作女罔台民懋作助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石經予作我正義

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作憂賢陽管靈傳優賢陽歷注引今  
文尙書解云謂揚其所歷試魏都賦注引盤庚曰優賢揚歷  
今並不從

嘉績于朕邦 石經嘉作綏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石經作今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

遷按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內則祗見孺子注或作振震

振祗通

弔由靈 釋文弔音的

尙皆隱哉 石經隱作乘

尙書協異

高宗彤日

六

卷下

予其懋簡相爾 石經懋簡作助簡

盤庚第六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釋文彤音融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本紀作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

鼎耳而向外戚傳作高宗彤日粵有雉雉雉响越粵並通

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 本紀作祖已日王勿憂先修政事

外戚傳作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孔光傳引書日惟先假

王正厥事五行志後律術志亦引作假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本紀作祖已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中絕命 本紀作民中絕其命石經作民中絕命

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本紀作天既附命正厥德乃

曰其奈何孔光傳引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石經字亦作付

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 本紀作王嗣敬民罔非

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釋文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

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正義郭璞注釋詁即

尼也引尸子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

高宗彤曰第七

尚書協異

西伯戡黎

七

卷下

西伯戡黎 史記殷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說文戡作或引商書西伯既或黎云殺也按五行志泠州鳩

曰王心弗或孟康注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堪勝也注引

書西伯堪黎戡或堪音義並通殷本紀黎作飢周本紀作者

宋世家作阼說文習字下又引商書西伯戡習徐廣云阼音

耆索隱注耆即黎也鄒誕生云本習音黎應劭注地理志郭

璞注釋詁並作黎與唐本同今止依唐本釋文伯亦作栢此

誤也

西伯既戡黎 本紀作西伯伐飢國滅之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本紀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

天子 本紀少此三字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本紀作假人元龜無敢知吉徐廣云元

一作卜

惟王淫戲用自絕 本紀戲作虐

故天棄我至不迪率典 本紀作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

天性不迪率典鄭本康亦作安釋詁康安也

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 本紀作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說

尚書協異

西伯戡黎

八

卷下

文引作周書大命不孽讀若孽同釋詁孽臻也臻至也正義

孽至同音故孽為至也按尚書其如台史記皆作其奈何凡

三見蓋古之常訓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本紀王作紂無嗚呼二字天下

有乎字宋世家文同

祖伊反至篇末 本紀作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說文引商書

誤作祖甲返

西伯戡黎第八

微子 史記宋世家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宋世家作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至用亂敗厥德于下 世家作殷不有治

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酒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

德於下釋文酌況具反說文作酌

殷罔不小大 世家作殷既小大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 世家作皆有罪辜乃無維獲

小民乃並興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世家作今殷其典喪若涉

尚書協異

微子

九

卷下

水無津涯

曰父師少師至若之何其 世家作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鄭本狂亦作往

說文引商書亦作予顛躋躋通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

聲如姬禮記曰何居其居音相通釋文孝本又作旄按周禮

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皆作旄耄通

父師若曰 世家父作大

天毒降災荒殷邦 世家作天篤下雷亡殷國劉表遺袁譚書

亦有天篤降害毒篤通

方輿沈酌于酒 世家無此一句

乃罔畏畏弗其考長 世家作乃毋畏畏不用老長說文弗違

也引書弗其考長

舊有位人 世家無此四字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世家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

用以容至篇末 世家無

用又讎歛 馬本讎作稠云數也說文稠多也按讎稠音相通

古或通用但以義言之當以作稠者為長今當從之

尚書協異

微子

十

卷下

我興受其敗 說文退教也引作周書我興受其退

我罔為臣僕 釋文一本無臣字此脫漏耳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馬本靖作清云潔也

微子第九

周書

牧誓 史記周本紀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時甲子昧爽 周本紀作二月甲子昧爽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本紀作武王說文牧野作毋野律

術志作牧埜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本紀作武王說文引周書左杖黃戣

右秉白髦禮記注引書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文

鉞本又作戣

逝矣西土之人 本紀作遠矣西土之人釋詁邊遠也疏邊古

尙書協異

牧誓

卷下

文述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本紀作武王曰周禮注引此誓曰我友

邦冢君

御事 本紀無此二字

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詩如蠻如髦傳髦夷髦也箋髦西

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髻音相轉義相通本

紀盧作縑釋文髻茂侯反

稱爾戈 釋言稱舉也注引稱爾干

古人有言曰至惟家之索 本紀惟無曰字餘與唐本同五行

志引武王誓師文並同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本紀作今殷王紂惟婦人言是用五

行志作今殷王受惟婦言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本紀作自弃其

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石經作任

父母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谷永傳引作四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 本紀無此一句

尙書協異

牧誓

二

卷下

以姦宄于商邑 本紀宄作軌邑作國

惟恭行天之罰 本紀恭作共

不愆于六步七步 本紀愆作過下同無于字禮記注引下文

不愆亦作不過無于字釋言僇過也愆僇古今字

夫子勗哉 本紀勗作勉下同釋詁勗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樂記駟伐

注駟當爲四引牧誓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樂書用樂記

文正作四說文引周書勗哉夫子

尙桓桓 說文引周書作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云離與螭同說文引周書如虎如貔

弗迓克奔 本紀作不禦克奔鄭本亦作不禦克奔馬本亦作禦王肅本作御讀御為禦匡謬正俗引此作弗御克奔按古禦字但作御詩亦以御冬傳云御禦也古迓字亦作御詩以御于家邦傳云御迎也鵲巢箋亦訓御為迎禮記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訝公羊傳跋者御跋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詩作御周禮作訝釋詁作迓云迎也迓訝御禦並通奔奔古今字

古今字

尚書協異

牧誓

三

卷下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本紀作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釋詁躬身也

牧誓第十

洪範 史記宋世家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宋世家作鴻範五行志作洪範朱浮傳作鴻範蔡邕傳亦作鴻範魏武帝紀注同說文範作范洪鴻範范並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五行志所載此篇非全文其小異者亦錄出之宋世家作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無惟十有三祀一句五行志文與唐本同

尚書協異 卷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世家作武王曰於乎無箕子二字志作王乃言曰烏虜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志與唐本同釋詁彝常也

箕子乃言曰至彝倫攸斁 世家作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敷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志與唐本同說文引作鯀鯀洪水云壘塞也亦作墮石經作伊鴻水白陳其五行

尚書協異

洪範

四

卷下

行說文引尚書彝倫攸釋釋文殛或作極

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 世家無諸次字無敬用及念用等字威作畏志與唐本同惟敬作羞協作叶又作艾威作畏師古注叶讀曰叶艾讀曰父孔光傳亦作羞用五事鄭本農讀為醜石經作白建用皇極次六白艾用三德有次字與唐本同說文稽作叶谷永傳作饗用五福畏用六極馬本威亦作畏

一五行至土爰稼穡 世家及志文並同但首句無一字世家爰作曰王本同釋詁爰曰也

四四九

潤下作鹹至稼穡作甘 志無

二五事至睿作聖 世家及志文並同但首句無二字世家又

作治哲作智志睿作容又作艾哲作慈應劭云睿古文作着

國語注引作獻作聖馬本又亦作治王肅本哲亦作慈鄭本

作哲讀為哲

三八政至八日師 以下志無世家文同但首句無三字石經

有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空

四五紀至五日歷數 世家首句無四字

五皇極至其作汝用咎 世家首句無五字敷作傳罹作離康

尚書協異

洪範

五 卷下

作安無虐楚獨作毋侮鯨寡于其無好下少德字馬本無虐

作亡侮

無偏無頗至歸其有極 世家文同但無皆作毋石經無亦皆

作毋頗亦作頗唐明帝詔改頗為陂今不從明帝詔及匡謬

正俗義並作誼義誼音義並通呂氏春秋引母或作好遵王

之道母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或有也韓非子引無或作

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春秋傳引商書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謂之商書者以其為箕子所陳本商家舊典也田

千秋傳亦作無偏無黨文皆略同說文亦引商書無有作政

今不從

日皇極之敷言至以為天下王 世家皇作王敷作傳彛作夷

下二訓字皆作順馬本皇亦作王第三訓亦作順王本第三

訓亦作順訓順音義並通

六三德至高明柔克 世家首句無六字燮作內沈潛作沈漸

春秋傳引商書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潛漸古字通

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 世家無之字石經家下有而字僻作

辟荀爽傳作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王食王嘉傳作臣無

尚書協異

洪範

六 卷下

有作威作福亡有王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劉向傳作臣之有作威作福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按此三傳則作威當在作福之前但亦

無關理體今止從唐本僻辟忒慝並通

七稽疑 世家無七字

日雨日霽 世家作日雨日濟鄭本亦作濟按釋天濟謂之霽

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疏引此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日雨

日濟古文尚書濟作淫霽濟淫音義並通

日蒙 世家作日霧索隱云霧音蒙與霧亦通鄭王本皆作

曰霽按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霽注言蒙昧疏引此周禮太  
卜注引洪範作曰蠱音同蒙蒙音皆相轉但以義言  
之當以作霽者為長今從之釋文蒙徐亡鉤反是徐邈亦讀  
蒙為霽也

曰驛 世家作曰涕索隱云涕音亦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作曰  
雨曰濟曰圍曰蠱曰剋詩箋古文尙書以悌為圍圍明也正  
義云古文尙書即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為圍之字惟洪  
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  
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

尙書協異

洪範

七

卷下

定為圍說文引尙書曰圍讀若驛驛圍音相通按司馬相如  
傳昆蟲閻澤猶愷悌也悌悌音義亦通史記曰涕在曰霽之  
上鄭本王本曰圍在曰霽之上周禮注曰圍在曰蠱之上今  
唐本作曰蒙曰驛次序不合但此亦無關理體今仍之

曰克 本或作剋

曰貞曰悔 說文作剋云卦之上體也引尙書曰貞曰剋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世家凡七十五占之用二衍忒按月  
令宿離不貳呂氏春秋亦作忒忒通鄭康成以下五占用  
為句二衍忒為句王肅以下五為句占用二為句衍忒為句

王義為長今從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世家作作為鄭本同  
春秋傳引尙書三人占從二人郊祀志引洪範三人占則從  
二人言

謀及乃心 世家作謀及女心石經作乃心

謀及庶人 周禮鄭司農注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石經人作民  
鄭本亦作民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世家二句上各有而字

八庶徵 世家無八字

尙書協異

洪範

八

卷下

曰煥 世家作與下同

五者來備各以其敎 世家作各以其序荀爽傳五建咸備注  
建是也李雲傳五氏來備氏是古字通此誤連上文曰時為  
句而以是訓時也今不從

庶草蕃廡 世家作庶草繁廡說文引尙書作庶草繁無云豐  
也按封禪書今歲豐廡郊祀志作豐楹釋詁蕪茂豐也蕃繁  
廡蕪無楹茂皆古今字

曰休徵至時風若 世家又作治哲作知五行志作休徵曰肅  
時雨若艾時陽若慈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

曰咎徵至恒風若 世家豫作舒蒙作霧恒皆作常志作咎徵  
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與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師古  
注霧莫豆反蒙霧霧音相轉楊震傳張衡傳引恒賜並作  
陽鄭本王本豫皆作舒釋文豫徐又音舒

曰王省惟歲 以下志無世家無曰字省作青馬本同按春秋  
肆大青公羊傳作大省省通

父用明後民用章 世家父作治下同俊作峻下同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天文志引此文同

尚書協異

洪範

九

卷下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世家無則字天文志引此文同

九五福一曰壽 世家無九字鄭注周禮八柄五曰生以馭其

福引五福一曰壽

四曰貧 鄭注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引六極四曰貧

洪範第十一

金滕 史記魯世家所載與此篇略同其小異者錄出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世家作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

武王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作有疾不愈云愈喜也釋文豫

本又作悒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世家作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  
廣云古書穆字多作繆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 世家作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  
設三壇無同墀為壇於南方七宇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世家作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鄭  
云植古置字周禮注引書周公植璧秉圭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 世家作告于大王王季文王  
史策祝鄭本册亦作策册策通

曰惟爾元孫某至以旦代某之身 世家作曰惟爾元孫王發

尚書協異

金滕

十

卷下

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隗囂傳亦作負子之責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日子元孫遇  
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  
命也按臯陶謨子弗子鄭讀子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注云  
子讀如不子之子此注愛子孫日子皆當音將吏反不子即  
不字猶言不慈耳丕與不通子與字通燕秦云父母不子亦  
此義也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是負有陪音與丕音相近釋  
文丕音悲反馬同是由不而丕由丕而陪由陪而負以致此  
誤當以鄭義為長又按廟中不諱周公册祝於三王之前不

當諱武王稱某合依史記稱名鄭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說亦可通今仍之

予仁若考 世家作且巧按考字當作巧賈下材藝表記辭欲  
巧集說作考考巧古字通

乃元孫不若且 世家作乃王發不如且

罔不祇畏 世家作罔不敬畏

嗚呼 世家無此二字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世家寶作葆有依作

有所依鄭本亦有所字

尚書協異

金滕

十一

卷下

今我即命于元龜至我乃屏壁與珪 世家今我下有其字珪

皆作圭歸下有以字

乃卜三龜至乃並是吉 世家作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

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公曰體至能念予一人 世家作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禮占人注

引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王藻注引周公曰體王

其無害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世家作周公藏其

策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釋言翌明也注  
引此翼翌通

武王既喪至公將不利于孺子 世家作其後武王既崩成王  
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  
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  
於成王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世家作周公  
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  
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說文引周書作我之不

尚書協異

金滕

十一

卷下

辟云法也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今並不從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世家作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

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

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世家作

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廣云訓亦作誚說文誚古文譙引周書亦未敢誚公詩序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言

貽遺也按歸報之說史記誤也



秋大熟未獲至我勿敢言 世家作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  
大木盡拔周固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  
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按此則當以公命我勿  
敢言六字為句周禮注引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釋文噫馬本作懿○魯世家  
秋未獲至歲則大熟凡一百五十餘字本用金滕經文當在  
王亦未敢訓周公之下成王七年之上今在周公卒後之下  
乃錯簡也若移上此簡於周公卒後下竟接於是成王乃命

尚書協舉

金滕

十三

卷下

魯得郊事理既合文亦順從此亦讀史者所當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世家作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  
其無繆卜乎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世家作昔周公冲作幼

惟朕小子其新逆 世家作惟朕小子其迎釋文新逆馬本作  
親迎按詩疏鄭如字讀云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

金滕第十二

大誥 此篇史記無其文漢書載王莽依周書作大誥至可鄙  
惡然亦可因其文而知今之大誥不大異于伏生所傳也但

文既窳易難可憑準今不悉錄釋文誥本亦作莠

猷大誥爾多邦 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亦云鄭王

本猷在誥下按猷訓道也王莽大誥亦作大誥道云云是古

本猷字多在大誥下但唐本在大誥上於文為順今仍之

越爾御事 禮記注引書越乃御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勿冲人 釋文弔如字馬

本割作害讀不少延為句正義亦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

按王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勿冲孺子

是西漢人已明以不少延為句洪惟下屬為句足證唐本不

尚書協舉

大誥

十四

卷下

少為句之誤今從之

即命曰 按金滕今我即命於元龜則可知即命為命龜而兆  
詞如下文所云也唐本以紹天明即命為句義頗未安今不  
從

有大艱于西土 說文引作我有載于西今不從

王害不違卜 孟子引湯誓時日曷喪作害喪詩傳害何也又

曷害也此篇後文凡曷字王莽大誥皆作害害曷古字通

予造天役 王莽大誥作予遭天役前文弗造誓莽亦作未遭

其明悉按周本紀引呂刑兩造具備徐廣云造一作遭文侯

之命嗣造天丕愆王肅亦訓造為遭造遭古字通

無愆于恤 說文愆愆也引周書無愆于卹

天棊忱辭 王莽大誥作天輔誠辭孔光傳作天棊謀辭言有

誠道天輔之也釋詁棊輔也謀誠也按詩天難忱斯說文引

作謀棊輔義通忱謀誠音義並通

矧肯構 一本作矧弗肯構下文作矧弗肯獲正義云弗為衍

字又鄭王本於矧肯構下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十二字與下文重出正義云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

尚書協異

大誥

十五

卷下

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

大誥第十三

康誥 史記衛世家於此篇及酒誥梓材但撮大意不依經文

今不錄

惟三月哉生魄 律術志魄作霸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說文

魄亦作霸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

曰哉生霸釋詁哉始也注引尚書三月哉生魄釋文魄又作

魄魄鬼霸通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 大學引康誥克明

德春秋傳申公巫臣引周書曰明德慎罰又韓厥引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又羊舌職引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

殪戎殷 春秋傳荀林父引周書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注

衣讀如殷聲之誤也殪壹古字通

乃寡兄勗 詩箋寡妻寡有之妻引書乃寡兄勗

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 釋詁通循也孫炎云適古述字讀聿

釋言通述也詩傳聿述也適聿述古字通

惻瘵乃身 釋詁鰥病也瘵鰥通

天畏棊忱 魏志袁紹與公孫瓚書作天威棊文選注引尚

尚書協異

康誥

十六

卷下

書作天威棊忱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國語引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春秋傳齊子旗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應保殷民 史記年表引詩戎狄是膺作應甸奴列傳亦作戎

狄是應應膺音義並通

作新民 大學引康誥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緇衣引康誥敬明乃

罰釋文眚本亦作省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卜偃引周書乃大明服

非汝封又曰剽則人 此又曰明屬衍文

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斃 孟子引康誥殺越人于貨腎

不畏死凡罔不敵釋詁腎強也注引此說文亦引周書腎

不畏死云腎冒也又云愍怨也又引凡罔不愍腎閔愍敬

並通

矧惟不孝不友至刑茲無赦 春秋傳白季引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又苑何忌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此不用其辭而但撮大意也釋言鞠釋也注

尙書協異

康誥

十七

卷下

引兄亦不念鞠子哀王符傳引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釋

文弔音的

爽惟民迪吉康 鄭以迪字下讀爲句今從之

康誥第十四

酒誥 說見康誥揚雄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藝文志謂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今亦未見脫者何在或劉向以中古

文校而補之

王若曰 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並作成王若曰此至無

理馬氏已云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孔穎

達亦云妄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云詩邶風有沫之鄉沫之北沫之東詩傳

沫衛邑妹沫音通

有正有事無彝酒 周禮注引此二句文同但正作政

肇牽車牛遠服賈 釋言肇敏也注引此

罔敢洎于酒 說文洎沈于酒也引周書罔敢洎于酒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釋文泆又作逸亦作佚

尙書協異

康誥

十八

卷下

民罔不盡傷心 說文盡傷痛也引周書民罔不盡傷心釋文

盡許力反

庶羣自酒 正義自俗本多誤爲嗜定本作自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國語申胥曰王盍亦鑑

於人無鑑于水注引此監鑑古今字

汝劓毖殷獻臣 說文劓慎也周書曰汝劓毖殷獻臣釋文劓

苦八反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王安石以圻父薄違爲句農

父若保爲句宏父定辟爲句詩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

兵甲祈圻音義並通按周禮鄉師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注辟功作章程司農云辟法也則宏父定辟之為司空有證矣王氏之讀實勝前人今從之

盡執拘以歸于周 說文引周書盡執拘今不從

酒誥第十五

梓材 說見康誥釋文梓本亦作籽馬云古作梓正義云今文作梓

王啓監厥亂為民 周禮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

國引書王啓監厥亂為民

尙書協異

酒誥梓材

十九

卷下

至于屬婦 說文引周書至于媻婦云媻婦人妊身也今不從

既勤垣墉 釋宮注引既勤垣墉

惟其塗丹雘 說文雘善丹也周書惟其敷丹雘讀若雀塗敷

音相轉

皇天既付中國民 馬本付作附

和懌先後迷民 釋文懌本又作黝下同

梓材第十六

召誥 此篇史記無其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魯世家作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律術志引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魯世家作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律術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又引召

誥惟三月丙午朏說文引周書丙午朏周禮注引召誥越三

日戊申至甲寅位成文同惟洛皆作雒釋文朏芳尾反

周公朝至于洛 魯世家作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郊祀志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

尙書協異

召誥

二十

卷下

成王郊於雒邑引書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則無遺壽考 孔光傳太后詔引書作無遺考老

其不能誠于小民 說文誠和也引此

用顧畏于民畧 說文畧暫也引周書畏于民畧讀與曠同

敢以王之讎民 釋文讎或作酬按古無呼民為讎之理讎酬

音義雖通當以作酬者為長今從之

召誥第十七

洛誥 此篇史記無其文

朕復子明辟 魯世家作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

成王

俾來 說文作俾釋詁俾使也按詩并云不逮莫予并蜂俾俾  
押并並通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爰延傳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注引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按此注多  
一慎字於文勢差明然未有他證魏志蔣濟雖云慎於其朋  
何晏雖云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但恐係釋其文義未必以經  
文本有慎字也今不敢據

無若火始燄燄 梅福傳引書作無若火始庸庸

尙書協異

洛誥

三

卷下

敘弗其絕 馬讀敘字屬下

享多儀至凡民惟日不享 孟子引書此文與唐本同但少第  
一惟字

乃惟孺子頽朕不暇 說文引作乃惟孺子疲云分也亦讀與

彬同

汝乃是不覆 釋文覆莫剛反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漢獻帝册魏王文引作御衡  
不迷此截上下為句耳

亦未克敕公功 說文敕撫也引周書亦未克敕公功讀若弮

公定 正義讀文以公定為句

公無困哉 元后傳作公母困我杜周傳亦作公母困我東觀  
書章帝詔亦作公母困我今當從之

弼朕恭 釋詁弼大也疏引此

戊辰至篇末 律術志作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呂反政故  
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按周本紀武王立于社南尹佚策祝此逸祝册  
卽武王時之尹佚也逸佚册策策並通釋文馬以王在新邑  
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鄭以烝祭上屬據漢書當以王

尙書協異

洛誥

三

卷下

在新邑為句烝祭歲為句馬義為長釋文又云馬以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絕句今並從之

洛誥第十八

多士 史記魯世家於此篇僅依經文數語今亦錄出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釋文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鄭

本王本弋作翼王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詩正義引多士亦作敢翼

殷命云驅也弋翼音義並通

嚮于時夏 釋文馬以時字絕句今不從

大滂洗有辭 釋文洗又作侑馬本作屑云過也今並不從

自成湯至于帝乙至罔不配天其澤 魯世家作自湯至于帝

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

尚書協異

多士

三

卷下

在今後嗣王至罔顧于天顯民祇 魯世家作在今後嗣王紂

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無違 石經無作无

王曰多士 石經作王曰告爾多口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石經作茲雒子惟四

方罔攸責

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啻徐本作翅音同下篇倣此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石經作有年于

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多士第十九

無逸 史記魯世家於此篇依經文僅數十語今亦錄出周本

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母逸梅福傳作亡逸

相小人至否則侮厥父母 石經稿作青逸作効諺作憲誕作

延否作不今並不從魯世家母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

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此不用其辭而

撮其意也非異文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魯世家無此八字

昔在殷王中宗至七十有五年 魯世家作故昔在殷王中宗

尚書協異

無逸

二十四

卷下

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

五年馬本嚴作儼石經作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

其在高宗時至五十有九年 世家作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

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讜不敢荒寧密

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馬本亦作為

與小人論語子張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喪服四制引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王吉傳作高宗諒闇後漢張禹傳

亦作諒闇鄭本作梁闇喪服四制注亦云諒古作梁五行志

作涼陰後五行志亦作涼陰亮諒涼梁音並通陰闇音相轉

檀弓引書作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坊記作高宗云三年其  
惟不言言乃謹鄭本亦作言乃謹國語注引作三年不言言  
乃雖石經作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劉向傳亦作高宗有  
百年之福

其在祖甲至三十有三年 世家作其在祖甲不義為王久為  
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  
三十三年馬本亦作久為小人洪适隸釋書石經後云孔氏  
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  
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耳

尚書協異

無逸

五

卷下

自時厥後立王至惠鮮鰥寡 史記無釋詁耽樂也詩又作湛  
傳湛樂之入耽湛通杜欽傳引書云或四三年馬本卑作俾  
今不從石經柔作朶恭作共小民作小人鮮鰥作于矜谷永  
傳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至厥享國五十年 世家作文王日中昃不  
暇食饗國五十年國語引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  
小民唯政之恭邇傳作槃于游山釋詁般樂也盤般槃通  
按釋言惶暇也注引詩不遑啓處陸德明云通作皇遑皇惶  
通釋文昃本亦仄○魯世家文王日中昃十三字本用無逸

經文當在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之下多士稱曰之上今史記  
本乃錯簡

則其無活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石經作酒  
毋効于遊田供作共

無皇曰 石經作毋兄曰按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  
乎我多有之詩倉兄填兮職兄斯引傳並云兄滋也陸德明  
云兄音況本亦作況管子書皆以況為兄尹翁歸字子兄師  
古云兄讀曰況皇兄況通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劉向傳作毋若殷王受

尚書協異

無逸

五

卷下

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說文譎訓也讀若疇引周書無或譎張  
為幻釋訓俯張誑也注引此詩誰侮予美皇后紀汝今駟張  
馬本譎亦作俯譎俯轉通說文幻相詐惑也張養傳聲軒  
眩人師古注眩讀與幻同西域傳條支國善眩讀同應劭注  
眩相詐惑也幻眩通

此厥不聽 石經不聽作不聖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石經作人乃訓變亂正刑

則皇自敬德 楊震傳作則還自敬德石經作則兄自敬德厥

術曰朕之術王本皇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也

不承念厥辟、王本讀辟為扶亦反云不長念其刑辟今不從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石經作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無逸第二十

君奭 史記燕世家於此篇僅依經文數語今亦錄出

其終出于不祥 馬本終作崇詩傳崇終也石經終作道祥作

詳

嗚呼君已日時我 石經作於戲君口白時我

在我後嗣子孫至在家不知 王莽傳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

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按國語管子淫佚皆作淫失

尚書協異

君奭

三七

卷下

公羊傳佚獲也陸德明云佚一本作失漢書多以佚為失佚

失通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 王莽傳作命不易天應蔡謔乃

亡隊命

我道惟寧王德延 馬本我道作我迪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至保又有殷 燕世家作周公乃稱湯

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

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按史記止此數句魏武帝九錫文引

作伊尹格于皇天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緇衣引君奭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割申勸三字

皆誤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

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今亦不從

亦惟有若號叔至有若南宮括 詩子曰有奔走疏引此周本

紀作大顛馬本作南君括

無能往來 朱雲傳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尚書協異

君奭

三八

卷下

迪見冒 馬本冒作易

昭武王惟冒 說文賄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賄今不從

我則鳴鳥不聞 釋文本或作鳴鳳者非

矧曰其有能格 魏志注引亦作其有能格

惟時二人弗戡 釋詁戡勝也陸云堪字又作戡詩未堪家多

難傳堪任也戡堪通

君奭第二十一

多方 此篇史記無其文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馬本迪作攸云所也按迪字與道形



相近適即攸字疑馬本因此而誤

因甲于內亂 鄭王皆以甲為狎釋言甲狎也按詩能不我甲 韓詩作狎甲狎古字通

罔丕惟進之恭 高祖本紀蕭何為主吏主進顏師古云進者 會禮之財字本作責聲轉為進陳遵傳可以償博進矣義同 按此經罔丕惟進之恭進亦當作責乃肩好貨之意也故下 文曰洪舒于民丕字古與不通

洪舒于民 古文作洪茶薛氏云大為民茶毒也按王藻諸侯 茶前詘後注茶讀舒遲之舒考工記斲目必茶注鄭司農云

尙書協異

多方

二十九

卷下

茶讀為舒又寬緩以茶注茶古文舒假借字

叨憤日欽 說文饗食也一作叨春秋傳謂之饗饗孔穎達亦 云饗節叨也按梁后紀食叨罪惡袁術傳贊術既叨食張綱 傳肆其貪叨皆作叨說文又云饗忿戾也引周書有夏氏之 民叨饗饗讀若摯按易懲忿窒欲鄭注窒作憤大學忿懷注 懷或作憤或作寔叨饗憤饗窒懷寔並通

克以爾多方簡 釋詁東擇也簡東通

不獨烝 釋文烝絕句

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 鄭本假作夏云夏之言假按律術志

夏假也封禪書非少寬假郊祀志作寬暇夏皆與假通春 秋傳天假之年是也釋詁頌待也須頌通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文三王傳引至于再 有不用我降爾命

我乃其大罰殛之 釋文殛本又作極

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引周書作上不基于凶德云基忌也 忌基通

尙永力畋爾田 說文畋平田也引周書畋尔田

多方第二十二

尙書協異

立政

三十

卷下

立政 此篇史記無其文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說文引周書常伯常任石 經準作辟班固傳作虎賁綴衣注贅綴也綴贅通

謀面用丕訓德 石經謀上有亂字

其在受德賢 說文引周書作在受德志讀若旻云彊也賢志 通

奄甸萬姓 釋言甸同也蓋也注引詩奄有龜蒙奄甸通

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云焯明也石經 俊作會

文王惟克厥宅心 石經作王維厥度心

以並受此丕丕基 石經作受茲丕丕其

嗚呼 石經作於戲

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石經作且以前人之微言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 釋文檢本又作懋

是罔顯在厥世 石經在作哉

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說文引周書勿以諗

人又云勸勉力也引周書用勸相我國家讀若厲

以觀文王之耿光 石經耿光作鮮光

尚書協異

立政

三

卷下

立政第二十三

顧命 史記周本紀於此篇但撮大意不依經文今不錄伏生

二十八篇內顧命首尾止一篇周本紀分作顧命康誥兩篇

馬鄭王本並分自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蓋孔壁所得分

伏書一篇為兩實非有異於伏書也今仍從伏生本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 律術志作惟四月

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王莽傳作載

生魄說文引亦作哉生霸王本不懌作不釋說文類作沫云

古文作類

憑王几 說文引周書凭王几云依几也讀若馮周禮注鄭司

農引顧命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王几此

不全用其辭而約其意也

用克達殷集大命 石經作通殷就大命詩傳集就也

在後之侗 說文侗作詞云共也引在夏后之詞馬本亦作詞

云共也按說文誤增一夏字

無敢昏逾 說文逾遞進也引周書無敢昏逾

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 馬鄭本冒貢並作勗鞶

茲既受命遷 石經既作即

尚書協異

顧命

三

卷下

越翼日乙丑王崩 律術志作翌日乙丑成王崩周禮注鄭司

農引顧命亦作成王崩馬本亦作成王崩

以二千戈至恤宅宗 周禮注引書以虎賁百人逆于劍班固

傳注引尚書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狄設黼展綴衣 喪大記作狄人云狄人設階祭統作翟云翟

者樂吏之賤者也狄翟通石經黼展作黼衣展衣古字通

敷重篋席黼純 說文引周書作布重篋席織弱席也讀與蔑

同釋文純之允反下同

陳寶赤刀 說文作陳采赤刀云宋藏也采古文保周禮注鄭

司農引顧命作陳寶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

鼗鼓 考工記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大鼓謂之鼗詩賁鼓  
維鏞傳賁大鼓也鼗賁古字通

大輅在賓階面至次輅在右塾之前 周禮輅作路典路注鄭  
司農引顧命作大路在賓階面賁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

尙書協異

顧命

三

卷下

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輅路綴賁並通

二人雀弁 儀禮作爵弁說文雀讀與爵同

四人綦弁 馬本作騏云青黑色鄭本亦作騏云青黑曰騏引

詩我馬維騏按詩縞衣綦巾作綦其弁伊騏作騏綦音義  
並通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說文戣兵也周制侍臣執戣立于東  
垂

一人冕執瞿 說文瞿作鑿云兵器也

一人冕執銳 說文銳作銳云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

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按揚雄傳充鉅癢首臣必按合作  
銳鉞正義引鄭本誤作銳云矛屬王應麟所集鄭氏尙書注  
仍作銳今從之

由賚階躋 釋詁躋陞也公羊傳躋者何陞也說文躋登也按  
微子告予顯躋史記作顯躋躋躋通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說文介作玠云大圭也徐鉉注說  
文云同爵各引周書大保受同躋故從口考工記作言瑁言  
通

王三宿三祭三咤 馬本咤作託說文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

尙書協異

顧命

三

卷下

託云奠爵酒也釋文咤陟嫁反字亦作宅按下文祭躋宅宅  
字即此咤也前後異文實止一字賴釋文此語今猶可考堯  
典五流有宅鄭讀宅為咤尤為明證蓋王雖奠爵太保進受  
之時王必復取以授之及太保奠爵宗人進受太保亦復取  
以授之經於王之奠言受於太保之奠言授乃互相明耳舊  
解俱非以未考釋文不知宅即為咤字也

祭躋宅 說文躋嘗也引周書大保受同祭躋

俟 釋詁俟待也俟俟通

賚稱奉圭兼幣 說文作稱奉玠圭

用敷遺後人休 說文引周書用敷遺後人

王若曰 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

為顧命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夏命已上內於顧命

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

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按即陸孔此言可知顧命本止一篇

諸儒自以意分之耳

底至齊信 王本訓齊為中釋言齊中也按中忠古字通齊信

猶忠信也馬本讀底至齊絕句今不從

顧命第二十四

尚書協異

顧命

三五

卷下

呂刑 史記周本紀所載此篇非全文其小異者亦錄出之周

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甸奴列傳於是周遂

作甫刑之辟至孝經禮記諸書引此篇皆云甫刑按國語謂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本為呂也詩崧高則云生甫及申揚

之水則云戊申戊甫戊許是後改為甫也呂甫一國通稱其

實經文自當作呂刑為長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本紀已見前刑法志

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詰

猶禁也引書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多一詳字樂記注兩引書

王耄荒是漢人皆以耄荒為句也釋文耄本亦作耄耄既耄

通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釋文義本亦作誼說文引周書作敝攘

橋虔云敝彊取也按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注奪或為兌奪

鈔兌音相轉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緇衣引甫刑作苗

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引作苗民否用

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按否字古與不通練即靈聲

之轉論語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制折亦聲相轉

尚書協異

呂刑

三六

卷下

爰始淫為劓則椽黥 說文引周書作則劓斲黥云去陰之刑

也正義引作劓則劓椽斲劓黥並通正義又云夏侯等

書作贖宮劓劓頭庶劓今不從

越茲麗刑并制 詩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箋引此

報虐以威 漢書敘酷吏報虐曰威殃亦凶終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注引此

皇帝清問下民至德明惟明 趙岐注孟子引帝清問下民無

皇字今不從表記引甫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

能如此乎鍾繇傳引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刑法志引作伯夷降典恚民惟刑馬本亦云恚智也今不從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楊賜傳引此文同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梁統傳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中衷通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表記引甫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廸 緇衣引甫刑作播刑之不廸注不衍字

耳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 釋文日一作日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馬本俾作矜楊賜傳作天齊乎人假我

尙書協異

呂刑

三七

卷下

一日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春秋傳引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寧惟永孝經緇衣皆引甫刑一人有慶二句賈誼傳亦

引二句文並同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自此以上周本紀無自此以

下至五刑之屬三千周本紀文略同周本紀作王曰吁來有

國有土告汝詳刑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引書有邦

有土告汝詳刑鄭注云詳審察之也仲長統傳作祥刑注引

書作教爾祥刑是章懷太子一人而所見已有兩本也按周

禮注引書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君奭其終出于不祥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易視履考祥陸德明云本亦作詳詳音義並通馬本吁作于吁于通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本紀作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

兩造具備至正于五過 本紀文同惟孚作信徐廣云造一作

遭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本

紀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均其過無其審克之

尙書協異

呂刑

三八

卷下

一句按此於五過僅舉其二史記疎也馬本來作求云有求

請賅也按馬注衍一賅字說文謂賅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从

貝求聲是即上文惟貨不得重出注但當作有求請也四字

唐本惟來其義難通馬作惟求為長漢律有受賅之條即經

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今從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本紀文同

簡孚有衆至具嚴天威 本紀作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

疑其嚴天威說文引作惟緇有稽云旄絲也今不從

墨辟疑赦至其罰千緩閱實其罪 本紀作黥辟疑赦其罰百

率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贖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周禮注墨黥也徐廣云率卽緩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云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云字本作銖銖卽緩也說文緩銖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銖量名也讀爲刷馬融云銖當與呂刑緩同五經異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是史記所用乃歐陽夏侯本也緩率選銖義並通徐廣又云灋一作莛按古灋莛音通但五倍曰莛其數太多當從唐本惟倍爲是釋言莛別也

尙書協異

呂刑

三元

卷下

刑躡通本紀作贖義並通宮罰五百率亦誤六爲五當從唐本說文引罰百緩云緩銖也誤作虞書周禮注引作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則墨者千亦誤釋文緩徐戶關反墨罰之屬于至五刑之屬三千本紀文同但刑作贖刑法志引此文亦同但刑作贖自此以下史記無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劉愷傳引尙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刑罰世輕世重荀子引書刑罰世重世輕周禮注文同唐本應劭傳作刑罰時輕時重

哀敬折獄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按哀鰥卽論語哀矜也矜鰥通文選注引作哀矜折獄  
明清于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單辭無正據也引書明清于單辭鄧禹傳亦有單辭  
報以庶尤說文引作報以庶訖云訖罪也

呂刑第二十五

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所載此篇非全文其小異者亦錄出之

王若曰文義和晉世家文同鄭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

尙書協異

文侯命

甲

卷下

故各仇字儀按周禮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可謂儀和確證史記誤以此篇爲襄王命文侯重耳獨賴康成此注以正之一字之寶何啻百鎊也釋文義本又作誼

丕顯文武至集厥命于文王世家作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此下史記無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漢成帝紀引作卽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承綏在位世家作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此下史記無

汝多修扞我于艱 說文引周書作毀我于艱

用賚爾秬鬯一卣 說文引周書賚尔秬鬯

文侯之命第二十六

費誓 史記魯世家所載此篇非全文其小異者亦錄出之魯

世家作盼誓裴駰云按尚書作柴周禮注引亦作柴誓曾子

問注引亦作柴誓說文云周書有柴誓從米北聲按春秋論

語諸書魯邑皆作費費盼柴並通

公曰嗟人無譁至並與 史記無

尙書協異

費誓

四

卷下

善敕乃甲冑至無敢不善 魯世家作陳爾甲冑無敢不善說

文敕擇也引周書敕乃甲冑蔽繫連也讀若矯引周書敕乃

干釋文敕了彫反

今惟淫舍牯牛馬至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世家但有無敢傷

牯一句說文牯牛馬牢也引周書今惟牯牛馬敕閉也讀若

杜敕塞也引周書敕乃穿按周禮雍氏塞阱杜獲注引柴誓

作敕乃獲敕乃阱王陵傳杜門師古注本作敕釋文杜本又

作敕獲華化反敕徐乃協反

馬牛其風至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世家作馬牛其風臣妾通

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墻垣鄭云攘博士讀曰襄

甲戌我惟征徐戎至篇末 世家作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藭

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

說文引周書峙乃餼糧王本三遂亦作三隧

費誓第二十七

秦誓 史記秦本紀於此篇僅依經文數語今亦錄出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秦本紀作乃誓於

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此下史記無

若弗云來 正義員既云也是尚書本作員衛包改古文始作

尙書協異

秦誓

四

卷下

云按詩聊樂我員陸明德謂本作云昏姻孔云陸又謂本作

員景員維河箋謂員古文作云云員通

惟古之謀人至則罔所愆 秦本紀作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

無所過此下史記無古文作雖則員然

番番良士 釋文番音波

仡仡勇夫 說文引周書仡仡勇夫馬本仡仡作訖訖釋文仡

許訖反

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公羊傳作惟諷諷

善諷言俾君子易息而况乎我多有之陸明德云諷本或作

編馬本論作偏說文論便巧言也引周書徹徹善論言又引周書作多多巧言李季傳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賈逵注國語談談巧言也王逸引書談談靖言截談音相轉釋又論音辨徐敷連反

如有一臣至亦曰殆哉 大學引秦誓曰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公羊

尙書協異

秦誓

三

卷下

傳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馬本王本並作一介孔光傳接納斷斷之介是漢人皆作介也說文引周書詔詔猗正義猗是兮之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公羊傳實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高誘注戰國策是實也是寔實音義並通釋文介字又作介伎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邦之机隍 說文引周書邦之既隍云班固說不安也按易作輓隍說文引作輓輓音義同但顛倒其字耳釋文机五骨反隍五結反

秦誓第二十八





仁和趙鹿泉著

# 尚書質疑

本衙藏板

敘

仁和鹿泉趙佑

予以治尚書應制科其始不過為章句之學摘其直解大略以期粗通便作文時俗謂之經旨既而恥其陋乃取全經之義而條貫之未離乎蔡傳一家也既而覺其狹乃上求諸漢唐則稍稍知所疑又求諸宋以下及于御纂則稍稍知所信而仍不能無疑疑者疑所異信者信所同也信而疑者同之異異之同同未必盡是異未必盡非也諸經皆然莫甚于書夫昭昭若日月之行離離若星辰之明者書之本體也

**尚書質疑序**

自秦火而後粗幸得傳又或傳或不傳于是或疑之或信之聚訟紛紛而書之為書乃幾幾乎日在烟霧迷茫中嗚呼難言之矣後生末學守其一得之見將何所衷以言考信爰是積歲月窮網羅費參悟苟有所得輒從而筆之久久漸多夫豈敢妄為異同毋亦就吾所為不安于陋且狹者存以備他日之質而已然則終不能無疑也疑者信之資遂命之曰尚書質疑乾隆二十有九年甲申四月為之序

尚書質疑目次

說十九篇

解十五篇

疏三篇

辨五篇

考七篇

議一篇

書後八篇 後又一篇

尚書質疑

卷上

目次

十

尚書古今文說

先儒多疑古文尚書之偽予嘗緝綜其說蓋莫甚于元明至有橫加詆斥如闢異端于其私刻止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則全削去者復有形諸奏牘請專以今文立學取士者從而辨之者亦非一家以今西河毛氏宛詞為最勤然片言折衷莫善于安溪李氏望溪方氏李論難易精矣方則曰能偽為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湯誥伊

尚書質疑

卷上

十

訓說命之間弗肖也而况其下焉者歟嗚呼此語出而昭如日星焉用嘵嘵聚訟為有歸安沈樹德者子偶見其私稿書說一篇雖未名于時其末曰尚書什九皆聖人之言而古文二十五篇中如禹謨虺誥湯誥咸有一德說命或言心言中或言性或言德或言學尤文之醇乎醇者而必以字句平易疑之豈聖賢之言必艱深險澁而後可耶可謂明辨哲矣竊因是究而論之夫人立言而著之于書者將以自見而傳後也荀董之倫是也姑無論魏晉士大夫之為學不

足以語于斯即使當此之時而果有人焉具是言心  
言中言性言德言學之學與識其爲祖周孔孫程朱  
明矣則何不自成一編著其邑里姓氏授受之本上  
之朝傳之其人而必蹈襲陳言依託古體身名旣隱  
而不彰不得享是書之福轉徒以供後人之集矢苟  
非至愚斷不出此愚于此者必不能智于彼則夫書  
之所言其必非有能僞爲之也益信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或者不察乃  
執文字之常格以律古經其實愈多而見則愈陋甚

尚書質疑

卷上

二

且舉而歸諸皇甫謐之徒吾恐謐如有知且當一

然曰何修而得此謬譽于千載下也

尚書古今文說二

安溪先生之言曰人之于書也其鉤棘磬牙者誦數  
必多誦數多者著心必堅牢永久安知伏生偏得其  
難者非正因難而得者哉至于孔書之反易蓋其甚  
難者孔氏旣以爲不可悉知而還之書府矣則所傳  
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平易也又曰伏生之書其女  
口授有訛音而晁錯不敢改旣行于漢四百年則益  
莫之改也故難者愈難孔壁自其技出時間或增減  
以通文義者有之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無潤色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于其間哉故易者愈易論之平允無踰此矣然猶姑  
因衆說而爲之辭耳其實伏生之書固不盡難韓子  
曰周誥殷盤誥屈磬牙山堂章氏曰典謨貢範同出  
于生而明白坦亮如故獨盤誥有艱深焉且史未嘗  
言伏生有記誦口授事也案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漢書  
藝文志同則是伏書亦出自壁中自有傳本當時秦  
令急藉壁藏以逃搜索者非獨孔鮒伏故爲秦博士

蓋亦寫而藏之並非讀而記之當孝文未使掌故往受之先而伏已出其書爲山東大師久矣其謂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乃出安國序中語而衛宏定書序復有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之文諸說因之意所謂口授傳言者亦止授以屬讀大義並非全不執經觀穎達于安國序疏顯有出入諸家徒此以訛傳訛使人不得不服西河考辨之強夫唯其非讀而記之也是以亡失者卽不能記然且九共帝告尙有一二語奇零偶及存大傳中唯其寫而藏之也以其寫

尙書質疑 卷上

四

用秦隸故爲今文而竹簡多年易致剝爛不特亡者無考卽其現存安免脫誤此固不待語音之轉易而知其難者也迨至孔壁之出則又轉資今文以相參校其按之也艱自不能無假借增減而又傳之也私故有潤色洵情理之易明也但此論又毛氏所不肯持耳蓋朱子之疑古文亦以其容有他人潤色之處原非謂易讀者必皆僞也故于論難易一說則以盤誥之類爲一時告語百姓雜以方言而遂記錄者微子蔡仲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詔誥文字如

後世詞臣所爲者後之人徒藉口伏生偏記難而不記易一語不復細別其所以然于是古文純乎僞誤而訟不可勝詰矣然而就朱子之言則亦未能無過朱子曰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物不訛損一字夫彤日戡黎自今文耳是適足以証伏生之非偏記難矣且亦安計其訛損否耶孝經論語同出孔壁未嘗訛損而今不以爲疑逸周書七十一篇訛損多矣而今罕以爲信可見真僞之全不係是也况古又何嘗不

尙書質疑 卷上

五

訛損也五歌之帥彼天常盤庚之惡之易也左傳有之盤庚之若德明哉酒誥之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無逸之厥兆天子爵伏傳述之而今書則皆無且如武成一篇先儒既謂其錯亂不可曉是皆傳受多而稱說異湮置久而考訂疎吁亦足慨矣吾故曰今文不盡難古文亦不盡易不可以不察也

毛氏力辨古文極多快論又據隋經藉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斷梅賾所上止是安國之傳非古文已亡意謂今書定是拔出舊本並採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謂漢功令今文立學稱尚書  
古文不立學故稱逸書非諸儒全未之見其斷賈  
馬鄭所注古文乃杜林所傳漆書本非張霸之百  
兩尤足訂穎達以來之誤但其大意專在細朱伸  
已偏蔽時多且好以與人媢罵爲說經自失著作  
之體學者自可覽西河全集而得之 鹿泉又記

虞書說

古有虞書故列虞書有禹謨皋陶益稷故列禹謨皋  
陶益稷孔子述而不作也自春秋傳多引爲夏書而  
後說者紛紛唐孔氏以爲事關禹而述傳之引洪範  
者爲証允矣左傳三引洪範皆曰商書箕子商人所述故也蔡傳則曰當日  
夏書而云虞書者或以爲孔子所定仁山金氏更申  
其說王氏樵遂謂春秋傳據所成孔子原所作竊以  
爲皆近是而未考者也蓋虞書之名不起于孔子左  
傳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在孔子之前而已謂之虞書彰彰如  
此又案百篇序目虞書合十六篇夏書獨四篇耳帝告  
以下五篇于鄭注本爲商書孔并于允征下誤若皆以爲本夏書而孔子所  
定則是奪有以子無瘠彼而肥此孔子奚取焉而金  
氏又曰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  
于夏書以明禹有天下之本也夫使禹謨本在夏書  
亦于三聖相傳之道未見有離也而必倒亂舊章區  
區較量于文字分合之間乎今試譬之史記二典本  
紀也三謨列傳也汨作九其彙飲八書十表之屬也

此尚書所以為萬古史法之祖也大抵一代之史往往當時先具其略而其成書則于後人二十二史皆是已故隋書成于唐則謂之隋書宋史成于元則謂之宋史未聞據所成之時以為名者則以夏之史而修虞書宜謂之虞書必也烏有沒前人之正統而強冠以本朝取易姓之典章而謬同于祖牒哉古人稱引斷章為多率意所出豈暇考正今乃欲指流為源徇左氏之失而誣古史之真飾聖人之名而實學者之見何其惑也如日知錄至謂古有夏書無虞書

尚書質疑

卷上

八

而堯典亦夏書又曰以夏史而追紀二帝不謂之夏書而何蓋亦弗思而已矣

禹謨自在虞書禹貢自在夏書當日作者之本如是必非尼山有所進退于其間虞書前唐後夏實主紀舜時事故列堯典于舜典之前以著舜受天下之始列禹謨于舜典之後以著舜授天下之終史法也一天下也受之人授之人此之謂不與而史能傳之所以為經也貢夏之賦法也九州夏之職方也何涉于虞蓋史臣原本前功以為禹貢錄

觀首尾稱禹而不及帝非夏書而何而唐孔氏獨謂必在虞書之內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者皆深于求聖人之過也

鹿泉并識

尚書質疑

卷上

九

虞書說二

世之所以疑典謨者予始亦聞而疑之郝祖望曰伏書二帝同典五臣同謨始信古人制作精深益疑孔書為偽作顧寧人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以夏之史而追紀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夫作史有體焉有例焉堯典虞史作也舜典以下夏史作也以虞之史追堯而作紀不應以夏之史獨略舜而無書堯禪舜而攝位諸事脩紀之以彰受命之原不應舜禪禹獨沒其文非例也夫五臣以禹稱首即欲并為一謨

尚書質疑

卷上

十

其不獨以臯陶名篇明矣且舜禹君也臯陶臣也臣則顯從特傳之例而君乃屈就附見之文詳推先代之臣而獨略本朝之祖非體也以是為渾而一之以明交際之奇而統紀不正于上表章不脩于下當日珥筆皆聖人之徒斷不出此是故有堯典必有舜典有臯陶謨必有禹謨向使其皆本無而傳者綴集之則契何獨無謨孟子勞之來之云云何不更取而行之夫是乃真吳草廬所云傳記稱述收拾無遺也而不然也

左傳引書曰聖作則孔叢子載定公問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類並非收拾無遺夫

物本無不可強為有則本有不可強為無明矣抑愚有惑焉臯陶謨益稷伏生本合為一篇馬鄭所據書序亦合為一而別出棄稷篇名列在大禹謨之次試以義參之禹謨主乎禹故其中非無臯益之言而以禹陳謨始以禹征苗終臯陶主乎臯故其中亦有禹之言而以臯陳謨始以臯颺言終體例則一則疑益稷固當別有其篇而軼之矣非暨益暨稷之文所可當也善乎安溪李氏曰百篇序名原有益稷而今所謂益稷特就臯陶謨中分以脩之非其實也此則傳

尚書質疑

卷上

十一

者之失或安國初授時之誤耳吾方惜其所無而何嘗其所有且舜典大禹謨鄭注古文二十四篇中並有其目疑古文者往往訾孔而取鄭則以二篇為不當有者非適自相刺謬而已乎



夏書說

孔子錄詩三百有商而無夏四代之書于夏篇數獨少甚矣杞不足徵也雖然古者帝王之書掌于外史而春秋列國如魯亦多備之何必于杞乎徵蓋可存本希耳三代之天下唯夏統嘗中斷太康遭距失邦僅得僑立河南傳仲及相是時羿則襲夏都僭尊號儼然分王其勢略如後世南北朝相滅而天下混并于有窮且四十年有甚于漢之新唐之周者皇極經世四十年不書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上承后相入歲通鑑綱目前編從之幸而光復尚書實錄卷上

方策之散棄既多亂離之可紀尤鮮其後又非有賢聖六七作之盛更于數百年之久宜乎典章湮缺嘉言懿行排纂良難故次甘誓于禹貢之後以著敬承之實存五歌以補夏詩錄仲康以黜偽統如是而已揚子稱虞夏之書渾渾爾正義言馬鄭王別錄皆題曰虞夏書孔傳未出時今文二書篇第尤簡故虞夏同科

商書說

讀商書仲虺之誥一篇之中而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名畢備舜曰人心惟危虺曰以禮制心唯危故以禮制之唐虞言心言中之旨至虺而大暢孟子稱之與伊尹並為湯見知信乎其學不在聖人下矣商道以駿厲嚴肅治天下而虺之稱湯則曰克寬克仁唯尹亦曰代虐以寬逮其中葉以盤庚之賢民或逆命怨誹而王終不怒益自引咎話弗率以喻之而已豈非蘇氏所謂以口舌代鈇鉞忠厚之至哉夫民非可以戶曉也為帝王而亟恃其語言文字之力與天下爭一日之是非其毋乃慮煩而本促復不得已而劫之以威武則吏道由此益褻人心之斲滋甚矣古之所

以長治久安者其嚴肅不在區區刑政間即其寬仁亦非美言小數之為也讀湯誥精深而婉摯當天下甫定之初不亟與民約法申禁以新一朝之耳目而發首言降衷言恒性夫惟聖人之心視天下無知愚貴賤皆可與之相見于性命故其治詳其俗厚後世道衰文敝則有講學之士而或疑其迂濶無當者矣

前此罕以比體行文者唯夏書朽索一喻而已自虺語若苗若粟始用叠喻至盤庚說命而其上篇皆通以比體成章法抑亦文章風氣之變也

尚書質疑

卷上

古

尚書質疑 卷上

商書說二

商書兩疑案皆為經生家所蒙其一曰伊尹放太甲一曰高宗夢傳說夫臣不可以放君也太甲之罪不至于桀阿衡之勢未得為湯書並未嘗言放而左傳孟子皆明以放為說或者覺其不安乃以居憂當之夫居憂曷為乎桐宮吾蓋以為此尹不得已之權也尹懲甲之不順知其出于習而非性之不可教是以假諒間之歲月乞先王之寵靈營于桐宮清肅之地使絕遠其耳目近習而潛生其哀敬悔悟然而其迹

尚書質疑

卷上

古

則已降于放矣唯良史知尹之志又知其事之不可訓故隱其詞唯孟子亦曰無伊尹之志則篡已隱為後世霍光以下人立之防如此夫夢不可以徵實也明明選舉大典而聽命杳冥之中則將舜禹之薦果聞天語之諄諄大人之占可廢司徒之三物且高宗固云思道豈繁思夢吾以為是亦高宗之權也蓋高宗舊勞于外處民間者久必有以習知版築之賢而難其舉彼貝玉在位之徒恬恬險膚鮮有肯降心疎賤不惑且譁者惟商俗之尙鬼托帝賚以相安事

四七九

若過為神奇願乃適償疇昔耳然而其道則終不可  
以訓後世稍不如高宗黃頭郎適貽千古笑矣豈非  
讀書貴善鑑別歟是一說也前儒已有及之者子故  
由釋而申其義

尚書質疑

卷上

未

周書說

周書泰誓詞迫而傲誠有如吳氏所譏林氏則疑必  
有所增損潤色蔡傳因之謂非盡出一人之口唯金  
氏以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予惟子貢曰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疑即指泰誓所言而發呂氏春  
秋亦載夷齊之言譏武王揚夢以說衆是其中非無  
當日史臣原文然且不免取二三策之議况夫私傳  
之久各本歧出之後殆事之無足怪已自微言絕而  
大義乖經籍之案紛如聚訟蓋莫甚于文武周公之

尚書質疑

卷上

七

事謂文稱王謂武觀兵謂公踐阼或本傳記之妄纂  
或因解家之誤持未儒辨正功不可沒矣其實服事  
稱于論語一戎衣見于武成中庸位冢宰著于蔡仲  
之命言固有約而可以制繁後而可以證前者即此  
同焉誦讀之中端在善學者裁之以理而會通其變  
斯無不可讀之書吾是以竊哂夫曉曉然執偏臆以  
為疑信者皆多言而好事也

周書說二

召公周公之亞也周公而下召公太公次之畢公又次之讀召誥始終以一敬為誠民祈天之本與無逸立政之旨相表裏及觀君奭惓惓于天越民而要歸諸敬德知召公益得自周公平日之教者深故能竭忠貞而宏康濟也然君奭之作蔡傳不取史傳舊說而斷為召公告老周公留之胡氏金氏則謂在成王元年事竊以經曰新造邦又曰小子同未不在位似初年為近蓋是時主少國危正大臣同心戮力之秋而尚書質疑

卷上

木

召公者自揆才德未及周公方將抱疑難弗克勝之懼周公恐其稍涉畏避故作是以開之篇首兩曰我不敢知後曰惟時二人弗戢承召意而言未嘗及于求退也而猷裕之告成功之勗蓋欲其從容鎮定于憂患之時龜勉交濟于晏清之後可謂至矣或曰成王初年太公尚在何獨稱我二人曰兄弟之詞也周召皆親臣故不及異姓猶殷臣之不數傳說為專述舊臣也又曰然則四人何以不數太公曰金氏所謂錄死者也唯太公尚在故不生誦之金說載在前編

較諸蔡傳呂氏似更明切但其不免徇史記攝政之疑則未精耳抑有慨焉史稱周公學太公見劉向而詩書太公之文獨闕不應周召皆屢有陳戒于王而太公寂寂無所見豈以衰耄哉而蘇秦獨得陰符之書以為揣摩果何以稱焉若丹書一箴可以覘公一生行已格君之大而尚書又不載夫豈史之失歟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維說命亦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知盤之學不在傳說下而其所為學與所以迪高宗之實言行俱莫可得考也然則史之失固亦多矣

尚書質疑

卷上

尤

鄭氏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見大雅縣末章疏中附記

周書說三

從古雄才大略之主力皆足以大有爲爲之一不當或至耗民氣戕國脉以貽數世之禍君子病之及知其病而求息始自回心以嚮乎道幸獲安全君子未嘗不許之者傳所謂善補過也先儒之譏周穆王徒以其有荒德而聖人猶錄其書爲不以人廢言噫嘻言而已耳則豈別無可采者胡獨于穆之荒而錄之篇反多于成康乎蓋穆王者周王之能大有爲爲之失其道而卒能回心以合乎道者也其承文武成康之光烈至親且近而適當昭王失馭南征不復之後爲周道盛衰升降之大關穆能卓然一命君牙以大司徒再命伯冏以大僕正初政循循修教養慎起居綽有復興明德之意使其由是充之益懷永圖卽征戎不失爲鬼方之勲滅偃亦足媿踐奄之烈夫奚有于中才以下所可及哉惜乃此心一肆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于是造父之御入駿之乘嬉游乎物外而忘其本傳記所載極怪奇悠繆不可信之談悉舉而歸之穆以爲秦皇漢武之先導此則穆之所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以爲荒也雖然亦其中道之失已耳夫人主常不能無侈志而莫大乎知悔禍秦唯不知悔而亡孝武僅知悔猶免于亡穆則終聽祈招之諫克懲醉飽之心耄而智及念夫民命之重唯刑吏道之做唯貨不勝哀矜懇惻以立輕重之權讀呂命而可以見其反已之正焉愛物之誠焉庀官司翼子孫之實焉使夫民氣耗而復滋國脉戕而猶植周道之降而不遽降其以此也宜乎孔子取之特錄三篇于成康之末君牙罔命著穆所以正其始甫刑著穆所以正其終蓋將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示萬世君人之勸戒匪獨言也降自其懿而遂無復錄者則穆之爲穆良非中才以下矣或曰虞書贖刑言乎罪之輕者大辟而猶贖烏乎道曰彼固謂其疑赦者也非輕弼獄也古之獄簡後之獄煩煩故可疑日衆疑而辟之則濫濫赦之則玩不辟不赦而老死于囹圄將不足以容且非爲天牧者所以樂生之心故夫罰緩者王道之因時而制宜用以濟刑之窮也周公曰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穆曰何敬非刑曰咸中有慶而周家忠厚之祚遂

益延于折獄之中是又不徒一身之補過而已其所繫豈淺鮮哉

孔蔡誤讀耄荒二字爲句遂若周史已有顯誡穆王之意非定當以蘇氏讀爲不刊予之爲此亦聊就舊說而用盤庚自荒祇德語義非主本書荒字也初脫稿時頗有疑爲無道主翻案者垂今二十年得讀明陳第季立氏尚書疏衍其論穆王事頗與予合陳氏又謂儒者以穆王巡游無度財匱民勞末年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此又揣摩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之過古者金銀銅鐵皆謂之金傳曰此所罰黃鐵黃鐵銅也錢六兩其價亦廉古之贖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耳則予說所未備并附于此 戊戌十二月自記

周書說四

文侯之命義不繫乎文侯之命也紀平王也平王東遷之始君周道之亡而終不復者平王爲之不可以不紀而其事陋略無足紀者有文侯之命則取文侯之命而紀之爾世之論者徒以遷都失地爲平王咎不知平之失不在于遷在于失其所以遷之本遷而以為安之也古遷國之君曰公劉太王平王然而公劉太王遷以昌平王遷以微公劉太王雖處平王之時之地未嘗不昌平王雖處公劉太王之時之地未嘗不微而極于亡雖不遷亦亡也何者君子創業垂統所以可繼者其本正也平王與知申侯之弑其父而不能救終且不能討而反以其立已而德之此其于本心之理絕矣蓋平王之志在乎王而已苟可以成吾王之處無不可以安而止故雖君父之大仇宗廟之淪棄不遑恤也偏已除位已定則國家已無事而後策功行賞處堂而作太平之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而王之心不甚泰然乎哉若是者雖處之以全盛之勢有益驕暴爲侈已耳故曰不遷亦亡也而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況乎其遷者哉且夫洛邑者武王之所欲都而成王周公成之者也何失地利之有向使及平之身誠能修明德伸大義有枕戈誓衆之志無懷安敗名之失雖其始暫出于遷未見其終出公劉太王下也嗟乎宗周者魯也亡周者秦也周衰可望唯魯而終以不振以至于亡聖人非必知秦之亡周也悔過一書秦有可以至于王之道而周不能不爲秦矣故又托費誓秦誓終焉

尚書質疑

卷上

五

周書說五

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于詩進魯于頌于書則列費誓于四代之末所以望魯者至矣故曰魯一變至于道顧竊嘗稽當日諸侯之失道唯魯乃爲特甚案前編載昭王十四年魯侯之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金氏曰弑君爭國之禍自此始而王不能討失政甚矣至春秋弑君三十六魯則四之宣公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公羊傳譏始履畝而稅也胡傳初者志變法之始也自是作邱甲用田賦皆謹書之夫惡莫大于

尚書質疑

卷上

五

弑君父弊莫甚于壞先王之法而皆自秉禮之宗國始其何以責天下故曰周公其衰矣蓋傷之至也傷之而猶望之于是修史正詩序書無在不致其惓惓之意曰庶幾後之人觀春秋而思隱公之讓則篡奪可以息歌頌而思僖公之賢則富教可以興讀費誓而思伯禽之功則祖宗開國之勞可以懼而孱弱不難振周京不難復也嗚呼此聖人待父母國之道而心乎天下之心也

舜典二十八字說

舜典首二十八字古文所無今之家誦戶習奉為正經者姚方興造也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觚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則已明斥其偽矣方興既采馬王以造孔傳又造此二十八字者蓋徒見當時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若見龍之無首又見

尚書質疑

卷上

庚

重華之名載于史記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政朔授政稱自魏高堂隆遂假易之以新時人之耳目意殆以二十八字配堯典格于上下以上而慎徽五典云云配克明俊德以下古人文字變化無方豈必拘板若是哉重華義取繼堯之明則協于帝三字可省既云協于帝則堯典之欽明文思云云已具其中即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可省按之經法皆非宜有而元德獨見淮南子亦莊老宗旨古聖賢言德罕以元為義者徐與喬經史辨體折之非盡妄也夫當古文初出時亡舜典一篇乃傳亡非經亡也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是并堯典傳亦不全非獨舜典也惜乎江左之儒不

知審訂誤以孔傳之闕遂為堯典之終故使妄庸武夫得乘其間隋人購求遽加崇信卓然能識其偽者六朝僅一梁武唐初僅一陸氏而聖經雜亂于千載矣竊嘗合諸家之論衷之堯典斷然當依孟子之文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舜典則月正元日即其起句其文義聯屬上下者猶益稷之于臯陶謨康王之誥之于顧命事本一貫孔所謂誤合也其篇名所以殊者非獨編簡之分亦以著一代之統也固非必別出曰若稽古之文而後足完首尾明矣借云必當有之

尚書質疑

卷上

庚

則亦秀水朱氏有云與其冠以方興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于四岳以後則授政之大端也愚按建皇或作建立三皇之道解董仲舒對策言舜改正朔鄭康成謂舜正建子朱說不為立異其實梁武之議自是古今定論古書本無者不可混入今當除去二十八字但附綴于舜典篇題下並採高堂隆十五字兩存以傳疑而直以月正元日為舜典之初其傳亦仍依陸氏所音用王肅本庶幾正偽粲然不盡失古



文之舊唯是王注久湮有難盡復然傳可假經必不可誣也予于古文不敢妄助諸家之攻而獨不能帖然于傳尤不能帖然于舜典之傳及此二十八字則是非之公心也

尚書質疑

卷上

未

武成不須改定說

謂武成之有錯簡始于唐孔氏而宋儒因之爭相考定前乎蔡傳者有劉原父王荆公程子朱子至蔡氏遂直刊改本並列本經之中厥後震川歸氏今安溪李氏病其移掇太甚就加更置稍還舊章而仍不免一二移掇之迹唯西河毛氏謂武成原無脫誤以訾蔡氏之妄毛氏學博辨勤而其好詆宋學也過甚人罕信之子始亦疑其未的及反覆經文參詳注疏以求其意惜毛氏僅能援左傳之文以斷底商之罪下

尚書質疑

卷上

未

一段之不當移在前而于既戊午至未未能貫徹言其然也蓋經文本分紀事紀言為兩大截而以既生魄一節橫擔之自首至此節紀事也自此節以下至未紀言也不但告于皇天后上以下為王述告神之事并既戊午以下至而萬姓悅服皆王述在商之事也若以事論其先後則此自當在于征伐商之次不待孔氏知之也而經統于王若曰下既有王述其事以告諸侯之詞即以紀言當紀事彼此可以互見故前從略也王所以備述之者庶邦百工多矣有從征

在役者有不必在役者有至周受命者有不必卽至者故必詳舉始末以爲宣布中外之實而終之以列爵惟五云云是則新天子之命而庶邦冢君暨百工所爲受者也孔氏唯不達其皆王言而以紀事當之于是謂唯作神羞文氣未結轉疑經之大聚百官唯誦禱詞而古史首尾血脉往來變化之妙隱矣然其所以不達者蓋或疑萬姓悅服垂拱而天下治二語似非王之自言不知悅服自是當時實事何嫌直陳垂拱則康王命畢公亦自言之且經固相期勉之詞

尚書質疑

卷上

辛

云爾又何疑乎或曰然則既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豈得無誤曰此則孔疏已明之曰丁未巳是月十九日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雖然文何以必在下蓋史文原有倒敘抽叙之法如所謂初所謂先是是也王若曰至未文多累幅不可橫斷于丁未之前故別出在後亦以重王命而另提作綱也然言既生魄而不別繫月明當爲四月中事先言邦甸侯衛駿奔走而後言受命于周必不得未受命遽從祀史固明著其爲丁未庚戌

前事不用言初言先是也此古史之所以高出千古也豈料讀者之紛紛乎夫如是則武成原自完善條理秩如西河謂無脫誤其信至諸家改本就其中論之亦唯歸氏李氏差近于理不至如蔡之破碎然誠知經原無脫誤則是紛紛者舉可以不必矣

倒敘插叙之法左傳多有之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後書癸巳昭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與武成先書丁未庚戌後書既生魄正同顧寧人曰史文常患爲日月所拘而事不得

尚書質疑

卷上

辛

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知言哉 癸未自記  
丙申五月得讀四庫全書新刻融堂書解宋儒淳安錢氏時撰二十卷其解武成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喜其先我有合惟既生魄節未深論耳錢氏之書向無傳本朱氏經義考云未見則西河蓋亦未見者併附識焉 鹿泉又記

康誥非武王書說

康誥非武王時書自書序孔傳鄭氏詩譜以下諸史傳記皆為成王滅武庚以其地封康叔周公誥之而作無異詞者至宋儒始疑之朱子蔡傳始改篇首王若曰為武王而駁注疏稱弟稱寡兄不應周公代成王有此語其辨甚正金氏通鑑前編奉為實今之學者亦無異詞唯徐仲山尚書日記毛大可尚書廣聽錄非之據左傳祝鮀說先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及史記衛世家之文周公承成王命伐誅尚書質疑卷上

三

武庚分殷地為二一封微子于宋一封康叔于衛仍斷為成王時事佐證甚力然此事之疑竇多端本不待左史硬証而毛氏皆未之及就其所載徐記亦不能無疵焉者子謂蔡傳之斷王若曰為武王此實足以正舊說之違確不可易者也其以為康叔封衛在武王時則未見其確然也何也康叔始封于康武王時為畿內諸侯為王朝司寇並未封衛衛者河內殷墟也武王立武庚于此而又三分之為三監則是時已幾無地以置康叔矣衛之受土當更何處疑一也由經未其有若汝封觀

之叔之賢既遠過諸昆由傳所據傳禮布茲觀之叔年又非幼則使武時誠封衛其當與三監之列明矣而經不一及方三叔叛時叔之進退又當何狀疑二也而金氏以武王封康叔于殷東無論經文東土乃周東並非殷東乃既與武庚三監分土而治即殷自殷衛自衛殷民自武庚三監之責無與衛事而經不一言衛勤勤助以應保殷民乃以殷民世享疑三也金氏又援漢書康叔後扞武庚之難周公嘉其不從管蔡之亂以殷地益封康叔如此調停前後之訟意尚書質疑卷上

三

非不善然漢書不先于左史且東征時從征者諒非康叔一人皆可謂之扞難謂之不從亂何獨叔當益封大功無若周公者猶儉于百里而叔獨踰制是又說之不足持者也子故曰封衛非武王時也然則何以王若曰當為武王蓋古者封諸侯于廟白虎通封者示不敢自尊也禮祭統曰當成王周公既定四國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改建諸侯以其物眾地大人未靖非親賢莫可鎮撫于是特舉以畀康叔而命之于武王之廟遂假武王之詞以作誥若在天之靈親勅之者所以終武王

之志夫解度處之與且與封皆武王之弟而文王之  
子也不幸而及大故周公于此有疚心焉而不忍言  
亦諒武王在天之有隱惻焉而代之言故發首稱弟  
稱兄稱顯考略朝廷之義而惓惓家人厥後語元惡  
大慈猶丁寧于父子兄弟之間則聖人之情見而當  
日之事亦倍明矣子非樂附毛生而輕違蔡傳然義  
可旁參不嫌存以待質傳是齋日記子所未見不審  
予此說與徐同異幾何然其二周公假武王之命以  
作誥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歲皆不亡先君之義  
尚書質疑 卷上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若徐氏第持此作案則非特無以正蔡適足爲蔡所  
持何也謂文王改元稱王而武王承文王之年自是  
前儒妄傳孔疏已議之蔡傳辨之甚悉不足取証也  
毛氏引爲助而盛稱之則亦多言之敗矣

酒誥梓材與康誥異說

康誥周公代武王之書也酒誥周公代成王之書也  
梓材周公代成王又自誥康叔之書也古無封爵一  
人而文告勤至于三者如此則三篇各爲義例詞氣  
自別不傷煩復康誥前說已具今詳酒誥王若曰馬  
融本作成王若曰見釋文以爲後錄書者加之固非  
經例然亦可援以証康誥之有別意者漢儒固有以  
康誥之王爲武王者而于此別繫取便解覽猶詩兩  
叔于田獨加大于次篇之首章彼爲一人而分題此

尚書質疑

卷上

三

以兩人而殊號也則酒誥卽仍舊爲周公代成王之  
作未爲碍理明大命于妹邦者周公述王命以命康  
叔前誥專告叔此兼告殷民也王于康叔不當稱小  
子故公述王意但名之異于康誥也如以篇中但稱  
文王不及武王爲疑則酒誥有脫簡劉向按書已然  
是亦無足異者矣蓋三篇之首本皆當有周公曰三  
字如多方之例而于酒誥梓材則尤顯梓材言監者  
三康叔旣不與于監武庚明是監殷民而曰王曰古  
王曰今王定非王自稱則王曰封以下周公述王之

詞也王啟監以下周公自申誥叔之詞也蔡傳唯不  
審篇首之當有周公曰又執定為武王之書于是前  
後支離疑三監字之有異義疑後半篇之為臣告君  
而終歸于經文之斷錯今如依金氏前編作篇首有  
周公曰讀之而採其所疏解以易蔡傳于通篇文義  
豈不明切貫通何嘗有誤至金氏以梓材為周公作  
洛時咸勤誥治之事蓋作洛時康叔自當率其民庶  
以從王事正監之本職乃必斷其非誥康叔至欲去  
篇首封字而移前惟三月以下四十八字專歸梓材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之敘則過自率臆耳金說另錄為篇此不備具云

多方在多士前說

多方金氏前編載在成王五年誅武庚定淮奄之次  
多士則載在七年意以多方為遷頑民于洛而作其  
多士則營洛時命庶殷之書也其說曰按多方敘稱  
王來自奄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  
之前明矣胡氏大紀獨敘多方于前多士于後云然  
則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歟案此論  
殊非無見蔡傳以多士昔朕來自奄下有移爾遐逝  
之語固已謂遷民在營洛之先矣而不敢即以多方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當之者一則牽于書序前後一則經文明有至于再  
至于三之文故于王來自奄仍從孔傳成王即政明  
年淮奄又叛為說如金氏所編則是成王不得有重  
伐淮奄事蓋即在周公東征事中與成王政序疏所  
載鄭康成說合而書序為失次蔡傳為未精也竊更  
台二書參之多士專告殷士者也多方則主乎誥殷  
而兼及從叛諸方者也故其詞責殷為多若云成王  
即政明年淮奄又叛則是時庶殷亦既效攻位之忱  
而當承敘之後矣淮奄自叛夷性無常非必更有如

武庚三監者爲之倡導也何與殷罪而經文煩複敦切如是且經云天惟五年頒暇之子孫又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由武王立武庚距其東征誅滅計之殆不過五年間耳是多方之作于東征後無疑也其所謂至于再至于三者蓋必其先已有文告之詞否或設詞以儆其將來解俱可通而曰時惟爾初明示以維新之始不若多士云予惟時命有申顯然爲繼前誥而作也是多士之當在多方後又無疑也然有疑焉多方誠爲遷殷而作然始終不及一遷字唯有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爾尚自時洛邑一語多士則鄭重而詳言之曰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曰爾厥有幹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若其爲始遷之詞也者竊意多方之作原爲遷洛之令一時頑民未卽盡從周家忠厚姑寬期以待之洎乎洛議既定而猶多觀望且動浮言乃更有多士之申故前之多方兼以國而後之多士專悲殷前之多方兼士民而後之多士專乎士以士之爲民表也自是殷遺始無不式化而遷者矣然則遷洛一事殆發令于多方而實成功

于多士亦經數年而後定者故書序于多士就其遷之既定而言遂以遷殷頑民繫之成周既成後歟若乃書之前後之不能無差互也固不可盡執以爲孔子之舊也

多方在多方之前卽昔朕來自奄一語足以斷案遷民在營洛之前卽爾尚自時洛邑一語足以斷案蔡傳復引召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作証益爲明切非必援穆爾遐逝爲論端也洛不可以遐逝言也然則遐逝何所指曰左傳言分魯公以殷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此正可爲穆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注卽當時殷遺大勢積重故分析以間之正不止一洛可見并綴于此

冬月又記

王辰

五湖說

五湖古之說者皆以為卽太湖張勃吳錄謂太湖周行五百里虞翻謂太湖水通五道陸龜蒙則又以其上稟成池五車之氣至史記正義有菱湖莫湖胥湖游湖貢湖之分吳越春秋注又有東臯梅梁金鼎諸名要之不離太湖一湖竊由諸說核之太湖誠別名五湖此可以當國語吳越戰于五湖范蠡泛舟五湖之文而未可以釋周禮也蓋山川地名容有相同注釋體例不容攙混吳越戰處不過今蘇松常湖四府

尙書質疑

卷上

卑

之間而太湖為大可以當之若周禮職方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具區卽太湖允矣如亦以五湖為太湖則是一太湖也既以為澤藪又以為浸重見復出而與他州之例全相乖背豈理也哉謹案三江五湖之說不一明吳興姜兆熊樊川叢話云以天下言則以大江中江北江彭蠡洞庭太湖巢湖鑑湖為三江五湖于東吳言當以松江婁江東江長蕩射貴丹陽瀆湖太湖為三江五湖于洪都言當以廣信始安鬱林

本南

越志鄱陽郎官太白洞庭

巴邱荆楚風為三江五湖彼自彼此自此可也然未能以揚州言也所言東吳蓋卽國語吳越春秋范蠡

出三江之外入五湖之中者其地不出今蘇常松湖四府當時揚州之域甚大疑未足以該之且太湖既為澤藪又不得混入五湖之一彭蠡五者本周官記亦以天下言則可耳洞庭乃荆州域與揚固無涉也考禹貢之言揚州曰彭蠡既猶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文同周禮震澤卽具區則彭蠡殆亦周禮五湖之一而其四不著故致說者莽如耳今夫東南都會

尙書質疑

卷上

卑

古之澤國也枝津大瀆滄蓄泮瀆所在皆是所在皆謂之湖則又安能遠從數千載滄桑迭變之後而強指某某為揚州五湖之實哉以故鄭康成顏師古之為注第曰五湖在吳而不詳其目要之不得以太湖為詞則明矣

水經注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射貴湖太湖上湖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范蠡滅吳反至五

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又云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此注最爲明切然則職方之五湖殆如爾雅之五名邱已莫適可考今惟彭蠡巢湖鑑湖見于周官記者尚有可從而其二則于長蕩諸名求之耳酈注又有云孫皓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湖邊得石函有小石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

尚書質疑

卷上

望

爲元皇中興之符五湖之石瑞也按此言則豈吾杭之臨平湖于古蓋在五湖數中抑以其地近五湖而附會之歟此未可臆決矣若三江者要當依郭景純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正毛西河力主韋昭去大江而進浦陽非也

鹿泉又識

敷淺原說

王子補作

以敷淺原爲廬山自朱子始有其說至蔡氏明著集傳中而王樵辨之今之說者仍據漢志豫章歷陵縣傳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與孔傳一名博陽山者合子始亦疑敷淺名義似不當以廬阜之高且大當之又疑廬阜未必獨遺於禹貢以未得目驗其地爲憾及戊申巳酉驛道往反皆穿廬山之陰旋留豫章三年兩住南康使院面對宮亭星石後倚五老峯嘗一到香爐大小漢陽諸峰下俯仰徘徊取所謂廬山志

尚書質疑

卷上

望

讀之尚是明桑喬遺本雍正初星子令毛德琦重輯者其首條云廬山卽禹貢敷淺原也蓋卽據朱子蔡氏而加質直別無考辨於其間謹案天地之勢北高而南下故有北極常見南極常隱之說其實極北高極南亦高人行滇南則但見南極之出地矣是相對高也惟自北而南荆揚處其中厥土惟塗泥而揚又下於荆彭蠡又揚之最下江漢諸川之所匯以折而入海則經所謂淺繫諸過九江下乃以彭澤言深而言淺卑下之義也而廬山特巋然拔起於沮洳衍沃



之區上接尋陽下臨湖口周遭綿亘其高大不及秦華而亦名之阜名之嶽自舟中仰之邈然天際也入山徧履曠奧多可居處利耕作也故以其廣濶曰敷指其敷布於卑下而獨起曰敷淺不言山言原者著高平之象重耕作之功也江自左合二漢又過九江勢全南下彭蠡乃合章貢十川之水以注之儼與江敵賴有廬山爲之阻隘率湖口諸山以扼其衝而後不得不折而迤北是以有江南東西道諸大都會否則將直攻而南矣然則廬山者于山脈爲岷衡之盡尙書質疑

卷上

望

結於江水爲下流之關闌故特紀之導山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洵乎禹主名山川無獨遺此之理漢之歷陵於今爲建昌縣屬南康府西南廬山在其東北百里相望出縣城北十五里有小山以視廬纔如部婁名敷陽山亦云望敷山有夫陽鄉夫與漢志傳孔傳博皆敷之訛也山南曰陽是山正直廬南得非以敷淺原之陽而名之乎乃古文卽以當敷淺原足知有誤古人言地往往詳于西北而畧東南故多迷離卽如今舒巢桐六諸州縣皆見春秋可考則廬江廬

陵自當以古廬戎國名由其遠爲楚屬罕通上國紀載闕焉又有廬水爲豫章十川之一與廬山皆地名本然太史公有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後之人方將移九江之在古潯陽者于洞庭至神仙傳又撰爲匡續結廬事以爲廬山得名之始而世俗爭信之志槩置諸不論并不載朱蔡一語亦可謂能刊落斷制者則予之爲是說贅矣

此壬子秋在江西作本爲廬山志書後者以其有關經說也故復收附諸說篇之末兩存之

丁巳自記

尙書質疑 卷上

望

放勳重華文命解

堯舜禹名也放勳重華文命號也觀孟子楚詞之所  
述則知當時以為稱號久矣漢去古未遠太史公本  
紀必有所據而云然但謂之名則稍訛耳索隱贊則  
日帝摯之  
弟其號放勳趙岐孟子注放勳堯號然蘇氏直斷其  
也朱子集註亦云史臣以為堯號  
為非而蔡傳因孔安國遂撰為總言德業之詞則恐  
未可蘇氏曰以文命為名則敷于四海為何事耶由  
是言則號亦非所安也竊謂禹之號文命唯其有是  
文德而號之也則敷于四海有何疑焉堯有大功故

尚書質疑

卷上

巽

號放勳舜繼堯之明故號重華古人文稱其實非若  
後世王者徽稱而已又曰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允  
迪耶是又移步而求前影也曰放勳曰重華曰文命  
三曰字史臣之辭也曰允迪厥德此曰字臯陶陳謨  
之詞也豈得同日而語者哉

路史堯舜禹非諡辨已有此說而近煩瑣故約之  
為此解其推堯舜禹之為名其受命于尊者而放  
勳重華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  
語殊明切又引始皇之制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

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云云夷考古者有名斯有  
號古道尚質但不諱名耳庭堅臯陶字見杜預注  
隕斃伯益字見酈道元注推是言之古人豈嘗單  
以名哉史書闕略故自夏后啟以下僅得錄其名  
而已湯名履天乙成湯皆號也自是始用諱實開  
周制之先故湯誓湯誥太甲盤庚皆著號不著名  
高宗彤日則又追書廟號與典謨異矣蓋史載商  
王皆以干支紀號其名則竹書紀年詳之非盡無  
稽張晏之徒乃謂夏殷皆以名為號顧氏日知錄

尚書質疑

卷上

巽

則云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皆非  
也庭泉自記

大麓解

大麓之說不一孔叢子載孔子答宰我問以為大錄萬幾之政注疏同孔叢之書晚出不知為孔安國王肅諸人之祖孔叢歟抑孔叢之因諸人而託諸孔門歟駁之者曰納于百揆已是最尊顯之官無緣更有階出其上麓錄二字古罕通用殆是見後世有錄尚書事稱錄公者而附會作解也是也于是蔡氏傳採諸史記及馬鄭而斷從山足曰麓一語則又有駁之曰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子

尚書質疑 卷上

巽

則謂第山足耳何必荒險且世固有涉險惡遭變怪而不懼者不必皆聖人為天子而後能之也既而讀尚書大傳屢言大麓之野稍知所折衷案唐傳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虞傳維五祀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麓之野大麓者地名也蓋必當時原有其地近在郊畿名大麓者堯舜俱先後行禮作樂于此越數千年之久而失其處湮其名矣彼說者直以鉅鹿實之則失之鑿耳顧自史記有山林川澤之文而相傳必

以為歷試之一事與下節若畫疆者固宜其相持不定也堯之試舜自在上三事三事既舉堯知舜可畀以天位之重于是擇地于郊肅四岳八伯羣士民之觀瞻格舜而授命焉所謂納于大麓也烈風雷雨不迷者著其時之天人協應適當時和景明而無疾風暴雨之祥也下帝曰數語正此時事舜讓而後使攝則更臨之祖廟以重其事而舜不得辭矣讀書誠會通其大意何必沾沾于一說哉

大傳鄭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

尚書質疑 卷上

巽

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和同二說而為之解頗涉兩歧釋文但載其山足一語而不知其非正解後儒但知錄訓之出孔傳而不知鄭亦主之然為壇國之外數語實是不刊路史取以為說惜其繁猥不錄 鹿泉自記

藝祖解

藝祖傳藝文也釋文馬王云禰也今案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禮王制云歸假于祖禰注祖下及禰二書並述尚書並無藝祖之文白虎通巡狩篇引尚書亦作祖禰唯三軍篇一作藝祖伏生大傳則作禰祖則知藝字即禰字或為古文之通用或以語音之轉易于義當云祖禰而云禰祖者猶詩云妣祖抑亦等而上之之義歟凡王者諸侯出必稱告祖禰會子反亦如之未有告祖而不告禰者此祖是堯之問

尚書質疑

卷上

李

祖廟禰則堯之親廟也當古文尚書初出時舜典止用王注及姚方輿奏上孔傳而後改藝為文後世不察遂以藝祖為太祖之稱日知錄云人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然其所引証特自唐元宗作起義堂頌稱高祖始乃方輿本既行後事也前此皆未之有至宋既稱太祖為藝祖于是蔡氏書傳雖欲更正其說而義有所止矣

周頌我將疏鄭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似姚

說亦非無本然觀王制注則鄭已自相抵牾不足

據近平湖陸氏奎勳作今文尚書說復斷文祖為帝嚳藝祖為顓頊更硬派妄臆也 癸巳春自記

尚書質疑

卷上

李

蒼梧解

九疑舜冢之說致不足信自當以孟子卒于鳴條爲正然檀弓史記皆言蒼梧之野此漢以來相傳正經正史也豈得無稽愚蓋嘗疑蒼梧必是古今地名有相同者不必其在南方及讀路史辨帝舜冢又見家語箋有據呂不韋書作紀蒼梧山者以爲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可與孟子文合而後釋然于蒼梧之果非一處然亦終疑海州之遠鳴條自當卽夏之尚書質疑卷上

堯

鳴條在安邑西者其于舜都爲甸服蒼梧或其一名或其旁近未可知也舜既耄期遠方巡狩大禹任之而近畿春秋之省或猶不廢躬行史紀其實故爲陞方乃死川谷變遷地里多闕後儒遂誤接他處偶同之名以實之致多怪迂悠繆之談宜矣至或者以陞爲絕句以方乃死爲釋詞自著之而自釋之古經無此體也徂乎方之解猶是遷就善辭也與

黜陟幽明解

黜陟幽明經書中言幽明皆以幽謂鬼神明謂人從未有作善惡字用者自偽孔傳妄說而蔡傳因之考史記作黜陟遠近夫鬼神處幽故言遠人處明故言近必非以遠近爲善惡之義蓋古帝王黜陟天下之大權非徒羣天下之人材皆其所宰制而驅策之卽鬼神莫不聽命焉唯其勤民率物之誠常有以格幽故其效靈受職之理不異于治明是故黃帝正百物帝嚳序三辰禹主名山川非有功德不在祀典其在尚書質疑卷上

堯

祀典者又必別其功德之大小以定位號之崇卑牲幣之等殺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小名山視子男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幽有黜陟則無淫祠無矯舉而民神不禱矣明有黜陟則無幸祿無遺賢而上下有章矣史臣紀舜治功之大而總括其成以見無所不統貫如此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此黜陟幽之事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懋寡無蓋此黜陟明之事也

天祿永終解

天祿永終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閱策文引此四字蓋作好語用初讀以為疑及細釋尚書論語原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一承允執其中之下一承敬修其可願之下皆文義緊接蓋當作一反一正解之所以雙闕上文四海困窮戒詞也天祿永終勉詞也言善敗之幾榮辱之主皆在乎此不可不慎也人君未有願困窮而不願永終者不敬修其可願則將聽無稽庸勿詢不能執中而四海不免困窮矣知敬修其

尚書質疑

卷上

善

可願則必擇之精守之一允執厥中而天祿永保厥終矣一則縱人心之害一則存道心之效也夫一話一言而或以出好或以興戎其為善敗之應如此况其大哉朕之命汝者止此而已不更益矣四海困窮或作害及四海之人或作富有四海而至于困窮其身解俱可通天祿永終即太甲之自周有終召誥之祈天永命洛誥之汝惟終汝永有辭詩之以永終譽古經中凡勸勉頌禱之詞無不以克終為期者此言終又言永固非惡語乃知漢人讀書初尚未誤安國

傳亦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正義申之為享大福保大名有以也

論語包咸注天祿所以長終亦同孔意但釋上句非耳或謂常存四海困窮之心斯得天祿永終之道困窮即不廢困窮不虐無告之謂則上句亦為勉詞義並得通蓋孔傳本如此 癸巳十二月又記

尚書質疑

卷上

善

東迤北會于滙解

禹貢山川以一二言括千百里之遠其不容有重文  
複義可知也予讀東迤北會于滙自孔傳迄今必以  
滙卽彭蠡滋惑焉案導漾條東滙澤爲彭蠡文承南  
入于江之下漢旣與江合一明乎二川同滙據文漢  
爲主據地江爲主不患錄此而遺彼矣何待導江復  
出會滙之文江與漢會自漢口入江之時已然更非  
至此而始言會也予嘗察之地形訂之圖說以合諸  
儒之說乃知經文本明端由說者致誤千載因仍唯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有蔡傳稍能排衆論而質其疑惜其設難于彭蠡文  
下而直欲嫁彭蠡之名于巢湖又擇言不精遂致後  
儒攻詰夫漢在江北故曰南入于江謂漢之南也卽  
繼之東滙澤爲彭蠡言其與江俱東而有此滙也若  
更曰南滙則旣南入而旋南出漢且橫溢于江外矣  
奚可乎此蔡氏之蔽也若夫東迤北會于滙則蔡氏  
之主巢湖固不可易蓋經文明有北字是言此滙之  
在江北而彭蠡則南江也方位顯有不合且江在九  
江間大勢皆南因有彭澤之合及旣歷湖口穿馬當

小孤之險以漸趨北若如諸說滙卽彭蠡則經當先  
言會于滙而後言東迤北其爲乖戾更不止南北之  
易位矣今觀大江由安慶以遠無爲皆北也巢湖在  
焉江水經涉其間爲江北之大都唯此足與經合其  
言會者承過九江以來江挾九派之勢巢湖之水又  
適出而合注于江也言于者明先滙而後會非因會  
而成滙也言滙者意巢湖在當日尚未若彭蠡之有  
正名則第曰滙而已然巢湖雖未若彭蠡之大亦合  
江北諸山之泉周廣四五百里大江資以豬洩禹貢

尚書質疑 卷上

美

不應獨遺顧緣彼此同一滙字諸家視爲一處又不  
細求北字下落觀禹貢錐指于經文地理極精搜抉  
而此一字顯涉模糊予故援蔡傳而別其是非覺經  
之條理秩然有兩得無兩失至顧寧人以東迤北會  
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則又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爲字斷當從注疏及史記諸本作于云

北江中江解

或問北江中江之義曰東為北江者舊以漢在北而南來入江故名北江此不思之論也漢在北而南來入江則南入于江句已足明矣未入江則但見其北不可為江已入江則但見為江何必復原其北蓋唯漢入江後漢所經之道莫非江所經之道言江可以不兼漢言漢不可以不兼江是故東滙澤為彭蠡者承上南入于江明漢之與江俱東而有此滙也東為北江者承會彭蠡後江以次折而北漢與之俱北

尚書質疑

卷上

素

即東迤北之北下條為江言此為漢言也然而人則但見北之為江不見江之有漢故特表其為北江以明漢之大有以合成一江之大使若江之資漢助並非漢之受江名也故復結言入于海不以入江沒其實也北江之義如此東為中江者舊以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大江居其中故名中江誠知北江即此江自不得嫁名于漢彭蠡又止名澤經本無南江之目且此東為中江句承會于滙下久已渾三為一此中江之中即有漢與彭蠡之水安見江流之獨中蓋中

之義自當因南北而立然所謂南北中者亦即一江之隨地而異名非待借證于他水猶河之稱南河西河及其入海又同為逆河總一河也江在九江間其地偏南即為南江迤北即為北江會滙之後自北歸東直趨中道不復有南北之折故曰東為中江然經文有詳略于過九江言江不言南以下有迤北見之東迤北會于滙言北不言江又與上條言北江者互相備獨于入海之上乃正名其為中江者所以總括諸入江之水合成此一江之大中之言無外也江以

尚書質疑

卷上

素

別乎諸通稱為江者也蓋其例特與淮濟渭洛異中江之義如此



子則孥戮汝解

甘誓子則孥戮汝孔傳以孥為子而云辱及汝子言恥累則不以戮為殺與上文戮于社明是殺之者不免一字而兩義故蔡傳從孔疏仍言殺持辨甚健則漢書莽傳之作奴戮顏注謂戮之以為奴王伯厚并引囚奴正士為證者戾矣然罪人不孥之謂何且湯誓亦有此言傳曰權以脅之使勿犯焉有聖王而脅其下者湯以臣伐君而援非法之刑以脅民之從慚不已甚乎竊更體貼文勢上用命不用命二語似只尚書質疑 卷上 李

是述軍法之詞如所謂政典曰者子則二字緊承作轉言軍政之常法如彼子則以奴汝為戮汝奴之即其是戮之死莫重于戮辱莫甚于奴士可殺而不可辱左右戎御之倫皆士也則所以深惕其不用命而復不輕用殺之心具見矣如是初不必違奴孥通用之義而兩戮字自不至相倍以釋湯誓更得圓成于傳義亦尚可補救歟或曰孥戮分對看或奴汝或戮汝也亦通然總非妻孥之孥古今軍法雖重于常刑率及身罕緣坐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解

咸有一德咸有非君臣之詞乃言湯德之有常無時無事而不協于克一也惟尹躬暨湯猶之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句法語意俱同暨之言及也逮也躬暨猶云親逮事之見湯之無時無事而不然也所謂見而知之也太甲亦逮事湯而于乃祖攸行終始惟一之實未能事事備悉其全故尹于西邑夏于湯皆特舉其躬所周歷而熟承者告之言之親切如此顧自向來皆誤認暨字咸字遂作尹及湯皆有純一之德尚書質疑 卷上 李

則尹以純一之德贊湯可也亦以自贊可乎贊湯欲嗣王之法祖也自贊則欲王之法已而并將使在廷之臣之必出于法已又可乎矧先言尹後言湯尊已而後君子文為不順而作神主享天心受明命有九有之師儼然躡身其間頡頏威福皆非理之所敢出與古人之所宜有不寧惟是伊尹尹其名也湯號也唯湯是號故尹得稱之于嗣王之前尹是名故言于王必稱尹後人亦稱伊尹或舉官名通言阿衡保衡其他書散見有言伊孥者自是尹之字而或誤以為

名反以尹爲字又換爲湯使尹正天下號之日尹尹亦以自稱其于湯則與堯舜禹同爲名夫堯舜禹之爲名古道簡直也然舜與禹益之言堯德皆稱帝未敢直言堯至殷而漸趨文矣今如由前之說則卽此惟尹躬暨湯豈有于已則飾稱字號而于先王之名獨直斥不避一語之間而對君與對人孫子之道全相顛失者乎則皆舊說之習而不察也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蓋承上文言先王唯如此尹因得以成輔相之功不過左右其間耳非有

尙書質疑

卷上

奎

加于先王也語意卽下所謂相亦惟終者孔蔡俱作尹又能云云便不免尹自言其功之意與咸有一德同病并附論焉鹿泉又記

典祀無豐于昵解

經有古讀本不誤而後人誤讀注文并以誤經誣古者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今注疏本誤截典字屬上句或見傳言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以爲孔讀如是漢唐人讀經破句如是者固所多有良無足異獨此經之讀則不必然蓋傳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是正釋上二句常也二字所以足上生下常對異言非釋典字疏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語尤明析其下接云祭祀有常不當特

尙書質疑

卷上

奎

豐于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是正釋本句則爲典祀連讀甚明史記作常祀尤可証或者誤讀傳文之嗣常連其所不當連遂于經文之典祀破其所不可破以議孔氏之非亦誣甚矣蓋此經孔氏之非固有之經上二句所以結前所謂義所謂降年永也言王敬民事則無不爲天所監錫祚綿長者敬民務民之義也典祀無豐于昵敬鬼神而遠之也豐之猶言過而昵之言褻近戒其不可過于褻近卽所謂躐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高宗賢君未

必如後世之淫祀求福殆不免徇尚鬼之習數舉禱祠有違常度故傳說祖已交相致戒而書言昵史記易之為棄道意可微會孔傳言近廟蓋失之然未以昵為禩其言禩廟者乃出馬氏王氏而蔡傳宗之并謂序祭成湯之非夫成湯不可以禩言豐于禩猶是孝子之私其親未至遽遭降異且宗廟之禮牲幣豆籩具有成制固非能以私意豐殺者寧高宗而有是不又滋之誣乎然而裴氏集解之引孔傳于近下本無廟字已與唐正義本不同集解每載孔安國曰夫與今書傳異同甚多

尚書質疑 卷上

齋

傳文且難讀殆無怪經文之叢誤也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解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有以箕子之言為可疑者予未暇詳其說第就今謝山全氏經史問答載水心先生葉氏以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有此言也問者因謂箕子之言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言所以戒昏主全氏從而申之曰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作福便不本天命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也箕子于此層未拈出

尚書質疑 卷上

齋

又曰箕子于上文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為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玉食句尤有疵按全氏此說于經義治道皆極有關係不可以不細加討論者予竊反復尋繹乃知經文並未有失由後之解經者失之今徒以疑經而不得經旨無怪乎其相扞格也蓋觀唐虞夏商之言治無事不本之于天稽之于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未有言惟辟者其于威福也則必計其當否曰不僭不濫未有直言作

者其于食也則必先民之疾苦曰艱曰鮮未有文其詞于已曰王者此皆歷聖之大訓箕子所前聞且箕子固言之曰惟皇作極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今以此作福作威合之其爲作極之作乎爲作好作惡之作乎吾且見其相悖而何足以相備是固可不辨而知其言之非以爲當然矣夫治必上與下交相警乃以交相成由天下之奉一人則不可不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以定于一尊而後柄權有所歸名義有所稟由帝王之視天下則固以爲一能勝予萬不敢存

尚書質疑 卷上

李

惟吾作福作威玉食之心是以躬恭儉而天下化若第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而已是又商王受優爲之箕子之所稔經者然終至臣下化之攘竊相容而朋家作仇蓋上旣惟吾所欲爲勢必各飾其私以相軋取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也然則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未始非惟辟之有以漸之矣予是以知此三句正當與下六句一串讀而解之言福威與食固人君之大權所當有者非臣之所得干也然或徒恃其有不知奉天順人而惟辟之作則將與臣之不當有而

有者同爲凶害于家國民人而不可救蓋所以警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爲人臣者若是其深切著明也不然以武王之聖武非不足于威福者當開創伊始殷殷訪道之誠而箕子告之方當進之以寬大持之以戒懼而豈有導以專欲自用之理顧自漢以來諸儒卑陋狃于尊君抑臣之習不能窺見聖賢微旨遂若此經之專爲人臣訓而忘箕子之爲告君者于是迷謬相仍牢不可破致使驕君昏主奉爲口實有心世道者則又不知咎傳而反以疑經猶之劉歆王安石

尚書質疑 卷上

李

飾周禮以亂人國而後乃歸獄于周禮不亦誣且悖矣乎

命公後解

洛誥孔蔡二傳最相乖異如命公後一事孔以為命立公後則主封伯禽事言蔡不主伯禽以為命公雷後治洛毛西河援公羊傳封魯公以為周公後一語為後字証左傳成王分殷民命以伯禽為命字証又援闕宮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之文為誥詞實據以訾蔡傳之悖亦說之強博者然觀經下節云公定予往已明為命公雷洛並不及立後本節又云迪將其後只是命公經理以後之事兩後字未見有異毋庸

尚書質疑 卷上

矣

枝節若伯禽之封理不當在作洛以後蓋周公封魯本在武王定天下初而公未嘗至魯歷武及成豈得魯國虛無人焉主之其為伯禽必也不唯周公即召公太公皆始終王朝其封國亦當以子代不待久而後定也觀魯世家載周公誡伯禽語于成王初年管蔡事前又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並載費誓文于其下可以考見左傳所云分殷民者亦是作洛前事毛氏乃徇孔氏之失而斷東征時伯禽未封國取矣蓋後字之解有二而立後不與焉後者對先之

稱王與公並至洛今王先歸而公雷是命公且暫後也此指還朝之先後言也凡善始尤貴善終王若曰善後諸事一以屬公矣此就治洛之先後言也二者皆可兼參立解惜蔡傳有未及而所云雷後乃適涉後世藩鎮名目致使毛氏得資口實然蔡氏亦非謂周時之有此稱毛氏之好詆宋儒亦猶宋儒之務攻漢儒皆不得其平者也

尚書質疑 卷上

矣

秬鬯二占解

詩書所稱賚秬鬯事若文侯之命江漢之篇或兼言圭瓚或單言秬鬯然皆一占洛誥何獨有二曰此成王以秬鬯賜周公使得祭于文武而公述其事也言秬鬯則圭瓚從之矣二占者文一占武一占也曰明禋者周公述使者傳王命之詞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周公自言謝王命之詞也禮支子不祭諸侯不得祭天子周公分無祭文武之禮成王以洛邑新建文武廟不自定宅而命公畱治將使公攝行歲時禋事故

尚書質疑

卷上

卡

賜之以此此段注疏因誤讀上文乃命寧三字為句而斷予字屬下句遂致轉側費解蔡傳改之正矣乃又不得其解而引蘇氏謂王以事神之禮事公頗近迂誕且古秬鬯之賜乃使以祭其先非以自飲亦不聞有二古之敬禮但有享薦不聞其以裸器也拜手稽首以為王言王自言敬公可也公何當忝然述之宜乎為毛西河所訾然毛氏解二占當矣必仍徇舊讀而換為周公嘗蓄二鬯自于考室時禮二王則公人臣也禮當資鬯于天子豈有不待命而私蓄輒自

專祭以干大咎是不足以糾傳違而適自形其悖也已矣李文貞公疏此亦主蘇氏并援前予冲子夙夜

忘祀句為即指敬公言與此事相証更覺未安按夙夜忘祀猶云為百神主乃是王言惟公德如此故使予冲子得在此位以承宗廟社稷之祀耳全與此無涉舊說亦多欠審敢并申其解

尚書質疑

卷上

圭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解  
讀書不自子細體認往往執一見爲解詁致經義深  
者淺顯者晦沿誤既久或乃不咎解之未精而反以  
疑經之有失其弊不至于毀經誣聖不止予于洪範  
惟辟作福三句怪世之疑箕子爲有疵既不憚申正  
其解又讀君陳觀蔡傳所載葛氏說及困學紀聞所  
譏竊歎先儒所以爲後世驕主諸臣戒者未嘗不至  
然遂以是咎先哲王之失言則悖矣夫成王承周公  
之教以簡命良臣君陳又能率周公之典以佐成盛  
尚書質疑 卷上 圭

治其必不至相尙以諂諛明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言所當言也爾乃順之于外行所當行  
也人臣莫患乎有善而不肯言與可言而不可行爲  
人君者莫患乎于聖而制其臣以不言今善必入告  
告必以善是責難之忠至矣王之期之以是是虛受  
之益宏矣以是而見諸施行未得告不敢專也既得  
告不敢宿也行之而無非當乎人情物則有以善宣  
德意也斯之爲順孔子贊坤道之順曰承天而時行  
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從王事臣道也此順

之時義豈猶末世媿阿從令之爲乎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者又申言斯實關係乎吾君德者大故不  
可以不入告故不可以不順之于外也而豈王之詔  
君陳以歸善于已乎然而孔子引此書則以爲善則  
稱君之証載記出漢儒雜採緇衣坊表所載先儒固  
多致疑者卽果孔子之言要亦斷章取義非經本訓  
孔傳不察而奉爲正解後人又不察而妄以訾成王  
夫不識本文何不讀下文下文固明告以予曰辟爾  
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成王豈以從令歸  
尚書質疑 卷上 圭

善望其臣者哉

盤庚首段疏

盤庚首我王來一大段似是羣下之詞非王言也率  
顛衆感出矢言曰者卽上不適有居之民相率呼籲  
衆皆甚感出而陳言于上也曰率則明有率之者已  
爲下在位句伏脉矣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  
盡劉者指祖乙事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者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似有不能胥匡以生之勢  
矣然近河而未有天害嘗以卜稽之其詞固云河無  
如我何也商俗尙鬼故託之于卜其如台猶湯誓之

尚書質疑 卷上

書

夏罪其如台乃小民不知利害之常語也商患莫大  
于河其遷皆以國都爲河所圯若天之斷命然者故  
總舉祖乙以前諸先王已事以明之先王有服恪謹  
天命者恪謹乃不敢輕舉妄動之意考盤庚之遷史  
記書序並不言有河患疏載鄭王以爲風俗奢侈邑  
居墊隘又申孔意以爲地勢洿下則尙未若從前之  
顯遭決毀彼民安測未形之患視爲得已而不已直  
不重我民不恪謹天命矣所以反形下文也茲猶不  
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承既爰宅于茲固可常

久安寧也猶以爲不然而復圖遷則是不欲有常于  
厥居將與前之遷毫遷蹕與相與耿者于今而爲五  
矣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者古先王之遷皆以  
故都不爲天命所屬今既有爰宅卽不承古而遷未  
見天之遂絕我命也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  
之有由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  
底綏四方者又因以勉王而申言不遷之利但在克  
守先王爰宅之道譬彼已顛之木尙有發生豈茲方  
新之邑遂無振作天命且將日永而紹祖德安民生

尚書質疑 卷上

書

皆在是矣自祖乙徙耿至盤庚歷百餘年而猶謂之  
新邑者對亳殷之爲湯故居又以見爰宅之未久決  
其不當輕動也民之矢言者如此盤庚將作爲誥教  
以開示之又察見民所以然皆由在位之人狃于便  
逸不知大計徒以安常襲舊爲正法度而假詞民隱  
以誅其上所謂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乃史臣明王若曰  
以下所以先誥在位之意也中篇乃及于民云  
案書序祖乙圯于耿作祖乙鄭氏注祖乙又去相



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遭圯毀改政而不徙此註亦可為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二句註脚圯毀則有不能胥匡以生之勢矣猶以卜稽之曰河患無奈我何而不徙也故下言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如此似更明貫茲新邑孔蔡諸家皆謂指殷而爰宅于茲則皆指耿夫有舊故言新而對此乃為彼既謂耿為茲即殷當言彼何皆云于茲無異詞舊徒執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之為殷言而遂以矢言

尚書質疑 卷上

表

曰以下必是王言不察其為民言也或問予若顓懷茲新邑曰若順也顓即率顓之顓懷即先王不懷之懷言予非不欲順汝所顓之言懷安于茲耿亦惟為汝民故不從汝言正以善從汝志蘇氏說不從厥志精矣又問無俾易種子茲新邑曰觀此益見茲新邑之為耿而非殷斷然矣唯其為耿也是民所樂易種子茲者故得以無俾警之若殷則民方不適有居何警懼之足云哉矧其下方言往言將試皆立此言彼之詞則于茲安得非指現在

所居之耿乎盤庚上中二篇皆未遷殷時作凡言于茲言茲言茲新邑皆以現在所居言指耿非指殷至下篇用永地于新邑乃既遷之後方是謂殷

庚子春記

尚書質疑 卷上

表

四鄰四輔合疏

舜命禹曰欽四鄰成王命周公曰亂為四輔一義也以其地之近則曰鄰以其職之重則曰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此伏羲也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安國傳同此孔義也禮文王世子尚書質疑卷上 末

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疏四輔者書大傳云云洛誥疏即引文王世子為說朱子亦云四輔猶四鄰此疏義也賈誼新書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

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是以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又可為成王四輔之明証也蔡傳于益稷曰鄰左右輔弼也不言前後則四鄰止二鄰于洛誥曰漢三輔蓋本諸此則以洛邑為輔四輔止一輔是用合為之疏以補其缺正其誤焉

周公為成王四輔乃已然事何待更以相勉此蓋王屬公興禮樂育人才使我士師工皆有所監視有以誕保文武受民備異日四輔之選也如是則尚書質疑卷上 末

公之功不患其極盛難繼而國家可以百世長治矣此古聖賢君相深遠之計豈若後世但務目前為一身而已哉如此解當更切至總之蔡氏以輔為陪京之義淺甚 甲午六月又記

康誥四十八字疏

康誥首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蘇氏以為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今從之按洛誥篇乃周公與王商治洛邑之本末及王命公後使命往復君臣相告誡而已並無見士誥治之文蘇說未盡的及觀近丹陽姜上均尚書參義疏此節頗詳密錄之備考焉其云以召誥所紀時日推之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也三月惟丙午朏則三月初三日也越三日戊申初五

尚書質疑

卷上

全

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其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洛誥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此節所稱乃即十五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次日十六日巳未也周公既以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誥文必別有詞命當另為一篇而其文亦既逸矣若斷其為洛誥之文則其次第亦當在拜手稽首誨言之下但此篇

自為公與王商治洛邑本末及王命公後之文恐亦不應以此襍之也故吾以此四十八字當屬闕文斷簡而不必強為附會者也姜氏之說如此然則蘇氏亦求其義而無著因遂以洛誥當之耳其實似洛誥之敘而非洛誥也或曰見士誥治即召誥之朝用書命庶殷唐孔氏以為一事非耶曰彼自在戊午越七日甲子也若以為一事則此節不當獨標以哉生魄應綴書云越六日甲子矣蓋誥治者誥之以營洛之意而慰勉其遠來赴役之情故曰播民和曰咸勤十

尚書質疑

卷上

全

六日經始之至二十一日更用役書而命之也亦姜氏云歲庚午館淮安有以姜氏新刻獻東君者因錄此篇及今熟考之亦非甚確蓋此四十八字斷是三誥之總敘先儒唯必以康誥非成王時事宜其無著而思移掇矣姜氏尚未脫窠臼至欲另造書篇然與其妄竄無寧闕疑其比櫛月日猶合孔疏禮例是正蘇蔡之違遂存而弗削云 戊戌冬自記

尚書質疑卷上

臯陶伯益非父子辨

謂臯陶伯益為父子其說始于列女傳畢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畢子臯陶之子伯益也唐世系表顯頊裔孫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臯陶臯陶生伯益鑿鑿然矣鄭樵之志羅泌之史王圻之考皆揚其波者也案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杜注即垂禹益臯陶之倫庭堅臯陶字與班固鄭元同水經注百蟲將軍顯靈碑將軍姓伊氏名益字贗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蓋以左傳列贗啟第二故則益與

尚書質疑 卷下

臯為同祖兄弟行益齒且先于臯矣史記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子曰大費與禹治水有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由是言之益之父則大業母則女華號則大費唐表乃以大業為益高王父女華為大業子益之曾大父大費為臯之父益之祖作史記正義者則又徇列女傳而直以大業為即臯陶何太相戾哉夷攷臯陶生于曲阜是為偃姓春秋六蓼二國皆其後夾際又以舒鳩舒庸舒蓼等國並偃姓祖臯陶則其苗裔亦繁

矣要之無嬴姓之為臯後見于經傳者向使臯益為父子則當六與蓼滅時秦趙方盛也何得滅孫遠有不祀之嘆其繆亦易睹矣

自古史亡而人好異說近更有援商頌帝立子生商一語以契為舜子者孫文定相國持之頗矜強博是辨之不可勝辨也臯益事予因考古今氏族而偶及之末段用林少穎說亦見困學紀聞最為語約而意盡考諸說雖沿唐表亦各分歧表以為顯頊後諸說則以為少昊後表以為臯陶生伯益

尚書質疑 卷下

諸說則為栢翳而伯益另是一人蓋小司馬以郟子祖少昊而嬴姓則秦趙同族宜後青陽不知少昊已姓傳注瞭然列郟于嬴本秦紀贊之誤不寧唯是庭堅實高陽才子而舊皆系諸昊後秦唯自以顯頊裔故立黑帝祠而後人必強其祖昊均之非也史記翳益重出實只一人氏族略乃于秦氏趙氏既云嬴姓少昊後以臯陶為始祖又于裴氏馬氏江氏註云嬴姓顯帝孫伯益之後是為一父而二祖路史續通考因又以栢翳後少昊嬴姓以

伯益為顓帝子姬姓封于梁是為一人而二姓夫  
梁亦嬴姓國也左傳梁嬴是已栢翳之即伯益非  
父臯而祖昊明矣或設難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  
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遺卵女修吞之生子大  
業此秦本紀之文也不著其父故索隱謂秦趙以  
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引左傳邾子以正之  
豈無見歟曰此小司馬泥于字句之失也蓋史記  
有關文苗裔句斷孫當作妃女修疑顓帝妃名也  
上既云帝顓頊之苗裔下當云顓頊妃曰女修而

尚書質疑 卷下

三

今文如是乃史家之省筆不得為不著其父路史  
因是遂謂少昊裔子娶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子大  
業夫曰裔子耳世次之未詳名號之無稽遂得為  
著其父乎余故申為之辨亦以清族姓之大源未  
始非考訂家一助云 鹿泉自註

九江辨

禹貢九江胡氏蔡氏以洞庭湖當之用水經也竊嘗  
詳核本經疑前此諸儒皆主尋陽為言釋文所載尋  
陽記及張氏九江圖豈盡鑿說考九江自秦始置郡  
漢因之乃在淮南廬江地秦去古最近其名郡之實  
必非無稽而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  
為指尋陽尤顯此非如王莽之以十川為九江徒妄  
造而不可為要據也 莽改漢之九江郡曰延平豫章  
等九水入彭蠡故名九江也湖漢即贛水後漢志之  
豫章水雷次宗曰十川贛廬牽淦盱濁餘鄱僚循九

尚書質疑 卷下

四

水皆會于贛故莽蓋自漢以來所稱九江皆在南楚  
以十川為九江 貨殖傳衡山九江江南 傳記不一從未有言洞庭為  
九江者唯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一語然  
鄱注亦闕 其湘水注云資湘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  
勝湘浦北對大江名之五渚又云巴陵西對長洲南  
會謂之三江並不言九 凡水之大者莫不容納眾  
川洞庭浩濶受水固不止于九即使以九水所合或  
當別有九江之名而要不得以當禹貢之文也今就  
經文核之經于九江之上曰東至于澧澧水名即九  
水之一入洞庭者則是至于澧即是紀洞庭古史簡

渾故或舉小以見大或舉大以該小多舉一以包其餘並非經之獨遺洞庭也而下文乃曰過九江若爲卽洞庭則澧仍與焉于文義爲複蔡傳亦似知其不安因採鄭氏醴陵之說以澧爲非水遷就顯然史記澧作醴乃古字之通索隱及鄭注可証也東陵之下曰東廵北會于滙廵者邪靡近屬之謂若以東陵爲巴陵則去彭澤遠亦與本文不合也東廵北會于滙廵非彭澤于已別爲廵此特姑就諸家之說言之耳要之地志東陵在廵江西北東陵既有專屬則自不必強指爲巴陵矣思故以爲主洞庭不如主尋陽古說未可輕易者也或曰尋陽揚州域也不當隸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

尙書質疑

卷下

五

九江孔殷指下流言沱潛旣道雲土夢作又指上流言也下流有所歸則上流得所治矣江漢雖荊州川而其入海在揚州乃于荆言之蓋終言其效特爲他州變例則因誌江漢而遂牽連並及于其所過之川豈爲相溷哉是故上言朝宗下言殷殷衆也卽周禮殷同殷頰之殷正與朝宗一例言江漢治而九江亦會同入海也孔傳殷訓中蔡訓正皆非經旨孟子言禹疏九河史記言禹疏九江淮南子亦言禹鑿江而通九道則知九江猶九河皆自一而分爲九復自九

而合爲一書于九河言其分曰道曰播者當時禹功尤勤于河故就其用功時言于九江則言其合曰殷曰過者當時江患稍次于河故就其奏效後言義各有當也第徒駭諸名見爾雅可攷而尋陽記緣江圖出後人易滋疑竇故宋儒得而乘之朱子復爲之辨真若古說之必不可通矣禹貢雖指則尤力主山海經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山海經非僻書使其說誠然豈有自漢及唐諸儒釋經略不一及郭璞且爲作注而其江賦云流九派乎潯陽何也龜策傳云

尙書質疑

卷下

六

神龜生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此先古實事通典亦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廣濟今爲湖北屬縣考訂之學終當以漢唐人爲大宗吾不敢輕阿彼而違此也

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吹江源江廩江提江籥江綠江圖則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嘉靡四烏江五白蚌六白烏七籥八沙提九廩參差隨水短長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

江口會于桑落洲二說異同孔疏謂其名起近代然烏江見史五洲見酈注嘉靡疑即水經之嘉吳江者其間傳聞訛缺滄桑變遷或實是名非或名存實廢未可執目前論也又按雲夢者一澤也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郭璞以為巴邱湖蓋屬偏舉而今楚水之大者無如洞庭則疑亦雲夢二澤之一歟乃其不得以當九江之文則第參譯本經而可知之諸家之論幾若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三句十二字皆專為洞庭一地重累不休

尚書質疑 卷下

七

者恐亦經例所無耳 辛卯八月鹿泉又記

桑落洲今九江府德化縣地名其鄉曰桑落鄉酒

曰桑落酒 王子又記

榮播辨

禹貢榮波既豬漢地理志同史記及馬鄭王本波竝作播解為榮澤名榮播唯蔡傳榮波二水名據周職方爾雅山海經為說從顏氏林氏也而胡氏禹貢錐指非之其所載閻百詩說辨證甚力云安國解猶作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爲口贊蔡氏又本之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彭蠡同爲洛之支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導洛此則專主導濟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既豬仍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

尚書質疑 卷下

八

今塞為平地樂陽人猶謂其處為榮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水惟鄭注波然亦出于山不出于洛非屬波水證一也唯此堪引然考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猪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易之云 子更反復參究案傳云榮澤波水已成過豬則似安國解已分為二水若非波為水名則波水二字為不成詞矣特傳文失之太簡而正義復不詳審誤以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試思洪水時何水不動成波浪而經獨于榮澤言之乎經于導山導水

皆紀禹施功時循行次第若九州則隨舉各州所有山川以表成功之實詳略既殊故有次第言亦有錯綜言者有本相連屬者有不嫌遼濶者即如冀州言雍州之山荊州有揚州之水先儒皆有成說梁岐九二者蔡傳皆不從舊說禹貢江是也雖指仍以梁岐爲雍州山夫他州山水且可附見本州不嫌參雜然則濟溢爲滎洛別爲波濟洛本皆豫州川以一言而括數百里之遠何爲不可乎職方注疏本誤卽就鄭讀其浸波爲播亦必滎播爲二水而後可若止一滎澤也上文其川滎已言之矣不應尙書質疑 卷下 九

蠡自別其一作波一作播特古經之異文或訛字也今必定其字當作播而復不爲播字正訓其將以滎播爲名如彭蠡例耶則經兩言彭蠡無異詞不應此言滎播而後乃云溢爲滎忽省去其一字將以滎爲正名播爲詞義如小司馬播溢解耶則震澤荷澤單名者卽以澤繫稱不應于此獨變其例經言播者唯九河是以人力見義滎澤乃濟水自溢爲之無取言播由是言之正當依古文作波而爲別是一水亦明矣雖然蔡氏所引山海經爾雅而繫之云未詳孰是尙書質疑 卷下 十

復以充浸數賈公彥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亦第就今文爲說偶遺古文耳然直云播水亦似以播別爲一水名矣乃並不詳晰所在而第沾沾于滎澤自屬鄭賈之失考固不足以爲證也索隱之引鄭氏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此索隱文誤也穎達疏引鄭固云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澤未嘗作播下乃云馬鄭王本並作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衛狄戰于滎澤不名播也說甚明白卽索隱亦謂播爲播溢之義滎是澤名竊謂滎波二字書法與大野彭



豫州下以證鄭注職方波讀為播之非而繫之云蓋  
洛別百谷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為豫州之浸浸  
可以為陂灌溉者也又引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  
嶺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  
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于  
其地置廣成苑為游獵之所澤水出狼臯山東南流  
合溫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湓水入汝此  
卽波澆之波也然則此卽滎波之波矣不審胡氏何  
以又云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與職方之波澆讀如  
尙書質疑 卷下 十一

字者不可牽合也胡氏解禹貢好疑古文而攻蔡傳  
其中精義雖多然卽此一條考波澆則既與鄭讀為  
難辨滎波則又倚鄭注為援殊不免于牴牾蔡傳雖  
未盡善要非憑臆故予復折衷為之辨證滎澤漢時  
已塞而考者易知波水至今猶存而論者罕及皆由  
經文詳畧之不同與今古之異本茲予亦仍卽禹貢  
雖指所述而有以得其實云

鏐球字辨

梁州厥貢鏐鐵鏐字乃鏐字之訛當從金不從玉尙  
書史記並誤雍州厥貢球琳此球字則鏐之訛本從  
鏐不從求史記不誤尙書誤觀史記鏐鐵下集解引  
孔安國曰鏐玉名又引鄭元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  
詩大賂南金疏亦稱鄭以梁州云厥貢鏐鐵則知鄭  
本實作鏐鄭氏注書因于馬氏史記文多同馬鄭亦  
當作鏐而作鏐者明是舊本有訛裴氏因孔傳而不  
敢疑仍兼採鄭以示異同然釋文鏐音蚪徐又居蚪  
尙書質疑 卷下 十一

反又問幼反馬同鏐何以得問幼反馬但有同鄭何  
以得同孔又引韋昭郭璞曰紫磨金今考爾雅釋器  
黃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注鏐卽紫磨金經及注  
並不作鏐字唯鏐琳玉也注鏐琳美玉之別名鏐與  
鏐二字截然不同以證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鏐  
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鏐  
作鏐徐音巨鳩切讀若蚪是鏐球可通鏐鏐必不可  
通陸氏釋經從無改字若此經文是鏐而非鏐必無  
混言馬同之理是故禹貢雖指雖疑陸之誤而終斷

之曰古不聞此州出美玉璆字或鏐之訛未可知鏐  
鐵銀鏐皆金磬磬皆石義似較長也唯是鏐字明有  
鄭注本可據胡氏不能確證其得失徒就字類偏旁  
作揣摩耳然則今之作璆必是孔本與鄭原同作鏐  
而傳寫有訛缺其璆玉名之傳特後人因而緣飾卽  
取其下雍州傳文爲之自裴氏至唐孔氏皆不敢議  
獨陸氏爲得善本而言馬同卽是言鄭同要之爲鏐  
字非爲璆字證並恐其所據傳文亦當與鄭注不殊  
者傳下句鏐剛鐵卽與故不復言鄭而別取韋郭見

尙書質疑

卷下

三

義也先言璆音蚪徐又居蚪反非陸氏之原文也乃  
下雍州璆琳之文後人移于此以就傳疏轉易雍州  
之文爲球音求耳觀釋器璆琳玉也釋地西北之美  
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按其地正合雍州經文  
而字作璆史記集解亦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足  
明孔傳與史記本實同是璆非球穎達正義卽引釋  
地文以證傳不言璆與球之異同皆足明其是璆非  
球而今作球者則皆傳寫互錯梁州之鏐以形近而  
爲璆其失在唐前雍州之璆以音近而爲球其失在

唐後較然矣且球玉磬也見于虞書鳴球傳而雍州  
則第二云玉名與郭注璆琳適同不言磬卽使璆可爲  
磬亦是磬材而已乃蔡傳于梁州之璆不察其爲璆  
而云玉磬并無當于璆于雍州之球不察其爲璆而  
云美玉并無當于球殆兩失之

爾雅釋文鏐力幽其幽力幼三反則亦得有璆音  
經誤未必不因此非但形近要于一是金名從金  
與銀鏐鐵一例一是玉名從玉與琳琅玕一例則  
自判然顧命天球鄭注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

尙書質疑

卷下

四

是通璆爲球尙無礙訛鏐爲璆而釋以玉更衍以  
磬乃全非矣後世金銀銅鉛之產由蜀而滇備見  
史傳至今爲天下利而玉則內以藍田外以于闐  
爲最著梁雍分擅土宜必無可混胡氏錐指考證  
詳核故不更贅云自記時庚子初夏

大小序辨

予治詩書劇不取大小序名目故為詩細于序直曰序曰詩序為書質疑于序直曰書序孔安國書傳序則曰孔安國序蓋詩之序一而已所以述作者之大指明師承之正宗觀其下並無傳語坊本序下有傳釋文及孔疏足知此序若非毛公自作即出毛公以後然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則瞭然矣並無大小序之名不知何時始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為小序自風風也至是關雎之義也為大序又以

尚書質疑 卷下

五

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朱子知其不安則又獨截詩者志之所之也以下為大序而小序之名遂定夫風風也因前風之始也一語而申之者也詩者志之所之又因風風也一段而廣之者也結之以是關雎之義以此始以此終也善乎釋文之載沈重曰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小大之異明切如此而無端取其完整篇帙割裂前後指為異人忽大忽小不已碍于理乎若書序之有二一為古壁按出時所得之序古序也一為東晉所出孔安國

序乃自序其按書作傳之本末私序也相傳以古序為孔子作又謂即外史達書名之作果如是是亦尊矣吾觀史記屢載其文伏傳間著其語即非真出宣聖要亦孫曾漢儒而輒名之小序反以安國之序為大序更不知其何取而安國乃得獨大其將以條分者為小總論者為大耶抑長且多為大而短少為小耶詩序本無分名而強分之書之二序本有分名而強易之千載承訛矢口涉筆指為定名而莫覺其言之不順故復為舉正之以告學者

尚書質疑 卷下

六

詩書序皆當如逸周書序自為一篇總次經後太史公班史自序猶見古法其引之各冠經首乃安國序中妄語而穎達遂并以誣毛公是知詩序之分冠各詩沿書例也書序之有大小二名又沿詩例也至嚴氏詩緝則以序首一語為首序綴其下者為後序意蓋以首句子夏作以下不知何人作又與舊說異均之多立名目無取焉 鹿泉又記

四岳考

四岳孔注云卽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本以爲四人獨蔡注易之爲一人以合于二十二人之數至于今罕異詞者愚按義和司天至夏猶然與岳牧任殊孔說殆未可盡信然玩二典之文其上云咨四岳則下繫以兪曰兪衆也使誠一人于義何取蔡謂與在朝諸侯同辭而對唐虞官百無大于百揆者舜禹嘗宅是矣然帝之稱之則必曰汝舜曰汝禹以至棄契益皋陶夔龍皆名之無緣于四岳獨官而不名也蓋唯其尙書質疑

卷下

七

非一人則一人不及悉數故總舉之以其官正如咨十有二牧例而伯夷謂之太岳其後遷爲秩宗其初則長四岳唯其本四人故帝曰咨四岳兪曰伯夷否則爲帝咨于夷而夷自薦于帝矣考之周語太子晉之諫靈王稱伯夷四岳之功曰此一王四伯豈翳多寵是猶文字之顯然可見者孔說要不得爲無據惜乎四伯中唯伯夷名顯經傳而三人則遺之致說者漫以埋滅至若二十有二人者要當在禹稷諸臣之外蓋諸臣皆重職當新天子嗣位不無新舊遷拜之

異既各予以專命而其餘如爰斯朱虎之屬度皆仍故官進秩有差而已則第總勅之亦正不可少蔡卽以四岳九官十二牧當之不但四岳非一人且十二牧是謂十二州之諸侯未必拘定止十二人也

周禮疏序載鄭注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又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方之事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

尙書質疑 卷下

六

可知則謂四岳且不止四人矣大傳亦言四岳八伯一岳各有兩伯質諸孔鄭或堯初四岳實以義和四子爲之自堯至舜百餘年間不能無死生遷轉及制度分併之異故義和爲重黎後而伯夷乃以姜姓爲太岳太長也 癸巳秋又記

西漢水考

禹貢嶓冢導漾此東漢水也在古梁州域尙有西漢水卽經浮于潛之潛然不著其所出按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貢導漾始此爲漢水亦曰沔水蓋嶓冢山有二一在隴西天水上邽乃古雍州域卽今鞏昌府秦州是嘉陵江之上源地理志所謂東南至江州入江者也一在漢中沔陽縣界後魏常卽其處置嶓冢縣隋改西縣唐分置金牛縣卽尙書質疑卷下

九

今寧羗州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所歷各自判然禹貢所言乃今寧羗之嶓冢自漢地理志以下桑欽水經常璩華陽志孔穎達正義蔡沈集傳皆誤以隴西武都氏道爲言移梁山而入雍域執西源以涸東名失經旨矣蓋其故由輾轉相仍知漢水之有東西俱出嶓冢而不知嶓冢之有二遂謂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爲分水嶺則似一山跨兩縣之境而爲二水之源也者知嶓冢之在西縣而不知西縣亦有二漢志西縣嶓冢山西漢

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正義引之此隴西之西縣漢縣也雍大記之西和通典之上邽而酈道元亦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皆謂是也隋志西縣有嶓冢山此漢中之西縣大業初省沔陽而改置者也隋縣也括地志通典之金牛寰宇記之三泉地理通釋之大安軍而蔡傳引地志云在西縣卽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皆謂是也東源大而長西爲差遜故經有詳畧後之爲山川祀典者闕焉則皆先儒泥于禹貢漢志合二爲一之過歷考禹貢錐指蜀道驛程

尙書質疑卷下

十

記足辨其訛行水金鑑東西分列圖說更明以是而觀水經注沔漾二條之彼此紛錯洞若觀火矣地理志以西漢水所出之嶓冢山冠禹貢二字非水經以西漢水爲漾水尤非西漢無漾名也又水經末云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此嶓冢林之訛不可爲據 鹿泉自注

洪水年數考

儒者言堯有九年之水誤也以書孟子考之鯀九載績用弗成禹八年于外則是十七年太史公又云禹居外十三年是前後共二十二年矣竊意九年八年此只是治水實年數八年之內水患未平民未得耕種禹于其間孜孜疏決僅得暨益奏庶鮮食而已至八年後沈災已去畎澮已濬始能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蓋經營又五年而後三壤咸則貢賦大定甸侯綏要荒各安舊服而禹乃入朝以告

尚書質疑

卷下

圭

功成矣故史公總而言之曰十三年其于當日事勢未嘗細爲分析也又按九載績用弗成特通舉鯀治水之始終而逆言之以爲後殛羽山張本古史簡便故卽連敘于帝曰往欽哉之下其實舉鯀之後卽繼以舉舜中間釐降歷試攝政巡狩諸大事皆卽在此九載中因舜巡行考鯀之績無狀乃殛之而命禹非待鯀已九載弗成然後舉舜遷延以至于命禹也若如此則堯試舜更三年舜始攝政巡視又不下二三年總計之已不下十五六年如是而後命禹禹又十

三年而後洪水平不亦太迂且曠哉史記夏本紀言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乃求人更得舜登用云云蓋拘于堯典本文而不之察耳

羅泌路史以爲堯在位六十二載沈蒙泮水于是試鯀俾司空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于是爲世載七十矣天下猶未平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此又依史記文而強分年分以實九載之數又自知其難安而遂以洪水爲數十年事又依呂春秋謂堯將讓舜崇伯非之舜殛之羽山至其敘

尚書質疑

卷下

圭

禹平水土益烈山澤于肇州封山之後皆妄說附述于此 鹿泉自注

周三王年數考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漢儒之雜說金氏曰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故其為前編獨取諸竹書紀年武王崩時年五十有四蓋即本宋羅泌說所以闢夢齡之妄者其于周三王年數差為近信矣爰採而為之考如左方

尚書質疑

卷下

圭

殷王祖甲庚寅二十有八祀周直父之子季歷生

子昌 帝乙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 壬

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發 紂辛丙寅二

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 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

發生元子誦 已卯周武王十有三年 乙酉十

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 丙戌成王元年周公相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王冠

右自庚寅至于丙寅合之得九十七年為文王年數

自壬辰至于乙酉得五十四年是武王年數自庚寅

至丙子文王年四十七而受命為諸侯書文王受命

惟中身中身者中年就人生百年之全數三分為初中未計之四十以往為中年也自壬辰至已卯武王年四十八而受命為天子中庸武王未受命就一人享年之實數三分為初中未計之則四十八去其崩年不遠即為未也朱子未猶老也猶字極有斟酌夫如是故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得有珪璧之祈否則九十之年而勤勤請命近于荒矣自庚寅至壬辰則文王以六十三生武王自壬辰至癸酉則武王以四十二生成王自癸酉至乙酉則成王年十有

尚書質疑

卷下

圭

三故為武王崩成王幼夫如是則成王並非在襁褓之中而負辰居攝之為妄說更不待辨矣家語亦載成王年十

三羅氏知闕夢齡之妄而猶信襁褓之說謬甚此宜事理之有可言者雖然

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去古荒遠之事良無取乎鑿鑿

言之吾于竹書于路史于金氏編蓋亦取二三策焉

而文王九十七乃終及六十三生武王之說終是疑

案姑引而不發云

案周本記武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于今

六十年此用逸周書語是時已在克商反周之後

統計未生以前年數言之纔云六十則武王非孝而爲天子前編之紀居然可信 癸巳又記

尚書質疑

卷下

壹

孔氏書傳序疑義考

子爲尚書說辨古文尚書無可疑而孔安國序可疑其傳亦有可疑何以言之古者傳書皆罕制序唯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因之蓋本其自作之書而序以識其本末若傳先聖之經則謙不爲序以明不作之義春秋三傳四家詩皆是也及東漢之末何休始有公羊傳序與西京異然趙岐孟子題辭猶隱序名鄭康成詩禮箋注皆不立序其注尚書乃有敘贊唐孔氏云謂之贊者以百篇序不分散避其序名也自是

尚書質疑

卷下

美

而何晏爲論語集解序杜預爲左傳序厥體盛焉蓋魏晉間風氣非前漢諸儒例孔傳之有序其可疑一也後世經傳合于一處厥由馬融注周禮欲學者省兩讀始連本文而王弼杜預之徒因之遂分經以合傳前漢諸儒所無也漢初傳經經傳皆各自單行其本經之序亦別爲一篇此百篇書序康成作注時所據本尚不分散汲冢書七十一篇其序亦總次于後爲七十二今安國序乃云書序所以作者之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尤非前漢儒例其可疑二



也西京之文爾雅深厚孔序格致頗輕近是魏晉人筆朱子蓋嘗云然其可疑三也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孔氏古文也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此伏生今文也今文經傳並言古文但言經不及傳固由班氏未見孔傳然志又云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所獻者只是初披出時本經未即有傳而已遭事廢格矣竊意安國之傳亦于其後私為之以傳其人耳安得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而後會巫蠱

尚書質疑 卷下

七

不復以聞如序云云也序之非孔君自作而為傳之者依託以堅時人之信明矣且傳亦有非盡孔舊者即如舜典一篇修五禮傳謂吉凶軍賓嘉之禮考臯謨五禮孔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為言文既有同傳何偏異又云北岳恒山恒漢文帝諱當時避之作常山孔子湯誥恒性亦作常解何得于此直犯大禹謨不滿謂盈實盈亦漢自滿假傳惠帝諱不當斥言蓋此傳本王肅注當時所謂類孔氏而取以補亡者故陸氏釋文于舜典下別云王氏注然考藝祖王云藝稱也今訓文祖是又不盡王氏

之舊蓋由孔本實遺此傳姚方輿所上特就王本點竄為之而孔穎達遂據以作正義故多異同于其間歟夫以千百年晚出之物雖正經尚不免後人之緣飾而况乎傳傳即有譌何况于序故聊發一二端以俟善學之折衷焉

尚書質疑 卷下

八

孔傳疑義考

孔安國書序與舜典傳子既考而疑之雖然舜典傳本出姚方輿其相牴牾宜也乃若梅賾所上之可疑亦有不一端者案漢諱邦曰國諱啟曰開與恒之言常一也傳中避之多矣然于堯典云啟開也甘誓序云夏啟微子之命序云啟知紂必亡微子云殷邦顛隕擠墜召誥云邦伯方伯周官云均平四海之內邦國大禹謨云秉守法度言有恒皆直斥而不避此非直偶失檢也唯其非出一時一人耳班固地理志于

尚書質疑

卷下

五

禹貢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豫章歷陵傳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今具見正義是卽壁中古文之義安國所說以授都尉朝者也計其爲禹貢傳自必

備之以表方輿之遠近古今之異同所謂傳注之體當如是矣乃僅僅見于敷淺原下有云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爲與志言古文者差合而其餘則不過順經本文云某山名某某二山名某水名某某二水名某澤名某地名而已是宜胡氏禹貢雖指譏其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亦皆頗預鶻突不甚分明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也又若穀城爲灑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灑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

尚書質疑

卷下

五

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于河南而傳云在洛北胡氏既皆顯揭言之明其非西漢人手筆茲予復得二疑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合黎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志之言卽桑欽說也欽卽授古文尚書者也何得有不合則似桑欽未嘗親受孔傳也徐州

經曰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  
反水出山陽湖陵南胡氏曰說文荷字下云禹貢浮  
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  
荷遂訛為荷又訛為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  
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為荷澤此經  
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漯可知矣案說文引  
書多古文必其所見壁經之本如此馬鄭王書注無  
異詞者特例以上下文皆有達河之語而不察耳當  
孔君作傳時宜與許本同也然達河之文常達荷之

尚書質疑 卷下

幸

語特傳豈得略無一詞而今乃闕然字同他本則似  
梅賾亦未嘗得真正孔傳也又天台齊氏尚書考證  
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而何晏論語注引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  
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同出安  
國一手而所說判然何也愚謂鄭氏之箋詩注禮記  
亦有文同而說異者是不足以難也傳中精義為後  
儒所不能易者多矣固未必全不出于安國要或自  
其校出之日間有解詁家藏之餘偶存論著非完本

也抑雖完而授受滋紛久而不顯遂有于其中妄以  
意點竄附益之者有散失而莫適補者故多引避之  
非例詳略之失宜推求全指大都同于王肅十之四  
同于康成十之二而踏駁時出先儒之議良不虛矣  
予豈敢妄疑遠而徇眾哉若其他則皆論者之過而  
已矣

尚書質疑 卷下

幸

孔傳與論語注異同考

孔安國注論語見于何晏論語集解所載與其書傳大同者如羿善射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此即書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之說以相亦羿所立而後篡之也高宗諒陰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此即書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也無逸傳亦然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時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

尚書質疑

卷下

卷下

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亦即湯詰敢用元牡昭告于上天神后傳明告天者但元牡文闕耳則亦足以見傳注之非兩手矣若其絕異則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今集註以少為多蓋因邢疏而誤孔疏固謂多惡不如少善論語注則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兩處迥不通論語注出在書傳先從無敢疑之者則因以議傳而并及書焉寧不云善得間然吾竊以為無庸也蓋古者經書相傳類非

一本古人徵述詩書又時斷章取義不拘原文章句故多異同今即論語堯曰節不見于虞書而予小子履云云有殊于湯詰墨子又誤以為湯誓今墨子本蓋非又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正如左傳之引禹謨虺誥太誓例既不足執彼以繩此矣漢初儒者釋經用心常虛而專未敢輕越畔于本師之外雖遇彼此異同亦第隨文立解期于各是而止此雖有周親云云書為伐紂誓師之文在大賚四海前自主紂言論語繫在周有大賚下則作克商後事與謹權

尚書質疑

卷下

卷下

量三節一氣記者本無書云之文正是斷章取義法不必主紂言故孔注亦為另解并不言其出太誓與所重民食喪祭之不言即武成書云高宗諒陰意以書文具在讀者自可參攷得之也善乎邢氏疏曰孔意以彼為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安國唯其傳古文故能知予小子履節之為伐桀告天履之為湯名用元牡之為未變夏禮其不言湯詰而綴以墨子特以存疑著異而已至鄭康成不見古文湯詰則直以曰予小子連

上為舜命禹事矣即此可見孔鄭兩家得失并可見  
偶然異同之並不相妨而世之論者猶必援論語以  
為攻古文書傳之左契于其同也則謂之勦竊于其  
異也則謂之矛盾毋亦因而鮮通哉

尚書質疑

卷下

美

蔡傳駁議

嘗謂漢儒近古而勤于求古宋儒遠古而善于疑古  
漢儒學博而心虛其說經也專或至于誣聖宋儒思  
精而力厚其糾傳也勇至果于改經漢之學唐初猶  
斤斤焉宋之學元明乃益肆矣蔡氏之為書集傳明  
義理訂舛訛可謂正矣乃若其失非一端謹就二典  
摘之蓋有經文本無而增之者曰明都三字也有經  
文本有而刪之者夔曰於子擊石附石百獸率舞一  
節也經文本順而易置之者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尚書質疑

卷下

美

是也案傳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是孔所以釋  
字不言曰明都之意正義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  
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  
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  
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疏之明白如此然則摩滅之  
疑亦鄭氏想當然語並非確有證據于經何歎而當  
補之五玉等贊固肆觀時所宜有然亦修五禮中一  
事故經屬于其下而繼以如五器卒乃復傳謂器為  
圭璧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疏謂如若也又引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五器証器之卽指五玉引聘義  
既聘而還圭璋証復之爲還說甚通貫也尚書大傳  
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  
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  
不復少黜以罰六年圭不復黜以地于經之次何碍  
九年圭不復而地削亦爲此經言而當倒之至以卒乃復爲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  
而南行不亦紆迴勉強乎帝之命夔勗以和神人而  
夔答之蓋特推廣帝意期至于百獸率舞而後爲和  
之至亦自勉交勉之詞云爾故傳樂感百獸則神人  
可知疏言帝德及鳥獸也先儒都無夔自言其功之

尚書質疑 卷下

美

或史記之述尚書頗多刪潤獨不遺此一節又何以  
見其衍文錯簡而竟缺之不加解詰也然則益稷之  
篇兩著夔曰何獨非夔之自功且安見彼後節之非  
卽從此脫錯而然也之三者蔡氏亦本諸陳氏劉氏  
蘇氏然輒盡削舊聞偏徇獨斷幾若千百年相傳聖  
經可以唯吾增減易置後之學者崇信過深遂致堯  
典頓增其讀舜典兩違其簡師傅弟受不復知有古  
文其實于經文傳義並非有不可通如程朱大學例  
也其弊端在乎疑漢唐之非因傳而及經遂不憚點

竄如此以禹貢之並載史漢諸書從無異詞者而東  
坡猶議其有錯編謂織皮崑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積石之上林氏謂其變易經文以就己意蔡夾滌猶  
傳列于圈外然禹貢雖指頗以蘇說爲長議其有衍字  
孟子于帝典者矣王魯齋有改刊洪範梓材于前編  
者矣金山夫今文且然何況古文吳艸廬郝楚望之  
倫宜其不遺餘力也一經如此何問他經冬官之不  
亡魯詩之世受其甚焉者也可勝詰哉

尚書質疑 卷下

美

朱子大學章句前儒猶或疑之安溪李氏取大學  
古本別爲疏解有以也予嘗竊論四書如論語互  
鄉章儘可依原本誦釋毋庸更換其他重出本作  
一時一事之言俱不必刪唯中庸在下位三句是  
真錯簡然四書中似此者亦希矣至孟子孔子之  
去魯章語勢較集大成章旣別又多去他國之道  
也一句尤不當刪亦猶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兩見只多已矣乎三字今並讀之明非重出  
也家藏戴氏四子書塵言于盡心卷下獨存去魯  
章深是卓識附識于此壬辰二月黃村張殿記

書洪範五行傳後

易主變範主常易言數範言理易純乎天道而人事莫能外範純乎人事而天道在其中所謂八卦九章相為表裡也顧易可以為卜筮之書而範不可以為占驗之書也疇雖有九總以皇極為之主而前後四疇各以相須見義五行五事皇極之根本也八政五紀皇極之設施也三德稽疑皇極之變通也庶徵福極皇極之徵應也皆所以發明皇極之大而不可不協于極也大禹之告帝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尚書質疑

卷下

堯

用厚生惟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若為洪範揭要蓋即其所得于敘疇之力以為效忠之本箕子亦猶是矣自漢儒務博而遺其精測遠而忘其近于是專主五行配五事之說而以庶徵福極比附之伏生傳之劉向志之其于八政五紀三德之實務反略而不講而洪範于是第為五行占驗之學矣其尤繆戾則莫如于五事之後增出皇之不極一條以足六極奇零之數是皇極第與五事分據一事也皇極且別有在于五事之外也皇之不極其咎獨止于弱也厥罰恒

陰一語又于經外橫添言聽思所司月分與前分配之次全不相合鄭注雖援子駿傳正之而十二月與正月惟王極是司終以支離破碎弊不勝詰不若二孔之學雖亦不能無失猶未有乖本經宜為朱蔡所不取也

尚書質疑

卷下

卑

錄胡氏大紀論書後

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嫡孫而立子言偃問曰

尙書質疑

卷下

聖

禮與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有以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聖之君皆不遵先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考其世自沃丁至陽甲立弟

者九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湯首爲亂階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算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尙書質疑

卷下

聖

右胡氏大紀論商王不當有外丙仲壬名世錄之以証蔡氏伊訓傳謂太甲嗣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器者非也外丙仲壬之事朱子意在傳疑故于孟子註並列趙氏程子二說自蔡傳斷然斷書序孔傳之爲妄其引吳氏甚辨學者從之亦未正于此論耳吳氏曰嗣叔父而王爲之服三年喪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語尤謬夫太丁世嫡也不幸早卒而無端奪其嫡嗣以後仲壬絕大宗而尊支庶何道也哉古今承祧大統唯有國賴長君之說行權者多以藉口湯崩太



甲非幼且卽幼而周公未嘗先成王立也丙壬何得  
妄干耶今將謂湯尹之固將立太甲而先之二人與  
則烏知二人享年之必皆促而得以及太甲也將謂  
本不欲立太甲與則二人之後何不承以其子而以  
太甲也可笑世之爲孟子講章者漫曰天意屬太甲  
二年四年若或促之則是謂湯尹之違天也不大乖  
戾矣哉金氏前編亦宗大紀其釋伊尹祠于先王爲  
當喪卽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元王以下祇見厥  
祖奠于殯宮告卽位也雖尙不免信湯崩踰月之舊

尙書質疑 卷下

聖

說然較諸吳氏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于仲  
壬之殯側者稍覺有條至蔡傳旣以孔氏之奠殯卽  
位爲非又採吳氏柩前殯側之說其失視孔傳適均  
吳氏旣以太甲不離殯側伊尹自至祖廟攝告卽位  
又謂奉太甲徧見先王皆適自形矛盾而餘可不辨  
矣

錄金氏考正洪範經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日日四曰星辰五曰名御  
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云云 至則以  
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  
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 名御數  
箕子于此特以其切于君臣政事者言之曰者箕  
子之辭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云云 至

尙書質疑 卷下

聖

歸其有極

傅氏子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  
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卽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  
爲此章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  
下文曰皇極之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  
八庶徵 云云 曰時五者來備 云云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  
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

九五福 云云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其作汝

用告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爲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箕子于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爲君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

尚書質疑

卷下

聖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以絜矩爲言是也又况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爲五福之傳無疑  
六極 云云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至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轉而趨于六極矣

尚書質疑

卷下

右元金仁山先生考定洪範載在通鑑前編所改正經文者三處曰王省惟歲斂時五福惟辟作福是也改正傳文一處曰時五者來備是也餘俱仍舊洪範說者衆矣罕有言其錯簡者朱子改大學蔡氏考武成而于此獨無異詞始予嘗疑斂時五福接于皇建其有極之下殊爲不類蓋時是也乃直指上文之詞五福臚具尚在後此處不應以突起爲義曰時舊作一句蔡傳爲五者各以時至則卽以敘之義亦不應相複也得金氏此篇而後渙然冰釋焉蔡傳以綱目

尚書質疑

卷下

樂

言九疇金則分爲經傳初一日五行爲大禹所則洪範之經一五行至五曰土亦禹本經水曰潤下以下乃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亦如朱子大學章句皆燦然明白是則獨三八政無傳耳三德之平康正直稽疑之凡七以下皆傳也子王者王栢卽金之師嘗撰詩書疑義頗多違背爲後學所嘗獨此蒼萃衆說而成較有條理論者猶多非之至明閩陳第之移掇則益破碎無取矣

五三五

錄金氏疏證梓材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于召誥三月惟丙午躡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尙書質疑

卷下

聖

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是也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者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旣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

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本意然旣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前而今文古文躡于召誥之前繼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于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

尙書質疑

卷下

宋

于酒誥之尾是叙也蘇氏知其不可冠于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詞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

一第 5 反之下

撫卹之也大家如殷民六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上通意于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卽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子罔暴厲殺

尚書質疑

卷下

集

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夫家邱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

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于爲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桑之類蓋供樵爨之役于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

尚書質疑

卷下

季

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既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畱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審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于召誥而又各自為

尙書質疑 卷下

季

書各自為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

佑案康誥首四十八字衆說不一及讀仁山前編以為即梓材之敘而其書即召誥命侯甸男邦伯之書

通篇疏解極強博竊以作洛時四方既大和會康叔自當與侯甸男邦采衛之列率其民庶以從王事叔又殷民之監也庶殷乃其專統周公承王誥治非叔誰先然金氏欲以此四十八字斷歸梓材之敘則可不必又專主此篇為命侯甸男非命康叔之書則經文王曰封三字豈可刪却蓋凡篇首王若曰之上當有周公曰三字非獨此篇康誥酒誥皆當然史官發例于多方而省文于其餘自為讀書所當知今試就蔡傳多方篇所載呂氏說合之金氏此篇說作篇

尙書質疑 卷下

季

首有周公曰三字加于王曰封上讀而解之則王曰封以下周公述王命之詞也王啟監以下周公自申誥康叔之詞也要于前後文義自然貫通不至有蔡傳斷錯之惑豈非讀書一快斯則予于前說已詳言之者因備錄金氏所疏于此而復申鄙見以待後之會心人參訂焉

錄李氏洛誥句讀

周公拜手稽首曰至以圖及獻卜

其基兩字如傳屬下句亦可屬上句更古

王拜手稽首曰至拜手稽首誨言

周禮有貞龜此貞字卽其義言卜既休而恒吉卽

如我二人共貞者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詳此段自王肇稱殷禮至汝永有辭是一串口氣

始言王在洛肇舉盛禮廣釐庶祀而尤以崇德報

尙書質疑

卷下

筆

功爲先故方我之率百工而從于周也予固知王

之將有事矣有事謂祀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今王果就而命之曰其記功宗而以功作元祀且

告其神曰汝受茲寵命當嘿有以厚輔王室也夫

報死者乃所以勸生者今祀功宗記載豈非汝之

所以教戒百工者乎雖然今日之功宗皆其先世

有功德或老成未凋謝者孺子其引以爲朋助哉

用賢勿貳圖功惟終無徒若火之時燄燄而已當

使其所灼者相續而不絕其可也順道撫事無改

我之所爲而所用之人則惟以在周之工使之就

官供職明作以勸一時之功博大以成裕後之業

則永有休稱于後世矣蓋大意只是勗王之信用

者舊賢人而從祀典說起者因王舉功臣之祀就

其善意而引伸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至惟事其爽侮

諸侯立國多仍其舊不能如王朝百工之建官惟

賢也惟在敬以涖之而辨其享不享者而已蓋周

公遷洛元爲道里之均朝會之便則撫御諸侯之

尙書質疑

卷下

筆

道不可不講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至無遠用戾

頌分也言我勤勞于王家者汲汲不暇王當分我

此心以聽我教汝而輔民彛可也若汝不勤于是

則不永世惟當厚繼乃考之道而無不順焉則子

亦不廢汝之命而盡心勦力汝往敬其所事子亦

能明于農事以左右斯民庶幾民生優裕不至于

流離而遠去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予冲子夙夜毖祀

成王稱周公之功而言所舉祀典及于無文茲公  
功德之盛如此雖當公之身子夙夜敢忘茲祀乎  
蓋沒而後有祀然古人嚴敬之至則以事神之禮  
事之享禮之設意蓋如此下文以秬鬯二旨日明  
禋者即其事也此亦以答公王肇稱殷禮一段意  
言元功雖多孰過于周公者

王曰公功斐迪篤至命公後

周公意欲王居洛宅中以定基業王意則謂洛邑  
新建迫近頑民非公不能鎮撫故既命公曰公之

尙書質疑 卷下

羹

輔我之功啟我之篤當常如今日不可有替乃復  
命之曰予仍且辟于舊都命公留後于洛也

四方迪亂至亂為四輔

言四方雖開治而宗周之禮樂未定則公之功亦  
未能安也故欲公之啟大其後以為士師工之永  
監且保釐東郊以為周之四輔也成王其殆命公  
以制禮作樂之事乎其後周公居洛而作周官乃  
所謂定宗禮者所以迪將其後者備矣  
王曰公定至四方其世享

公其安居于洛予今往辟于周矣公之功無不肅  
將而祇歡者公當泰然處之不必過為勞困也蓋  
因公有不暇之言故以此語慰答哉漢書作我乃  
王莽輩誤讀誤解不足為據也君爽之去公猶懇  
懇留之豈有召公當作誥殷勤之時而周公乃求  
去以困王尙論其世殆不如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至弭朕恭

公言我固恭于事君者今王命予來洛以誕保文  
武之業所命之言無非所以推廣我之恭敬也

尙書質疑 卷下

羹

孺子來相宅至惟王有成績

又答王定宗禮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之意言當  
王來相宅即大加意典禮于殷之獻民將開一代  
之規模為成周敬德之先曰自此宅中為治必使  
萬民咸休然後為有成績也此即櫛括王言之意  
蓋未至有成績則所謂未克救公功者觀武王訪  
道箕子則商家文獻周所監也故惇典于殷獻民  
乃周公制作之藉今攷周禮直是洪範義疏聖賢  
源流可見

子且以多子至乃單文祖德

遂以治洛自任言我將偕卿大夫士厚前人之成烈以對于天下又考我昭子之典刑以盡文祖之德蓋又以制禮作樂自任也作周孚先者為周家忠誠之先也昭子當是武王對下文考言故曰昭子

梓萊鬱殷至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言夙夜懋祀周公故有以秬鬯休享之事周公不敢越宿而轉祭于文王武王為王祝釐使之順

尚書質疑

卷下

素

篤繼序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言使殷都引長而王能使殷繼序萬年瞻仰于王而懷其德也以殷名新邑者本殷地也

戊辰至王入太室裸

觀此節似洛不立七廟而但立文武二廟也但文武二廟亦曰太室疑于后稷太廟者蓋世室太室本通稱如世子太子之比

王命周公後至惟七年

此即就上文逸祝冊告周公後者而申紀其月耳

或曰前祝冊者告神也此則作冊以告周公

此安溪李文貞公所說洛誥載在榕村集所謂尚書句讀者也與舊說殊多絕異其不為說者大約仍同蔡傳也洛誥注疏繆戾非一蔡氏改正如復子明辟王命公後之文最為精當唯明農尚循舊解元明儒者亦未有以易之公獨折衷著論不主退老之說又讀罔不若為句子不敢廢乃命為句以未定宗禮為成王命周公以制作之事以公無困哉為慰勞之詞義俱貫通竊嘗繹之周召二公皆懿親元老與國相

尚書質疑

卷下

素

終始初非異姓之臣成功則退若伊尹告歸張良謝病比也君奭篇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之說本未為確即如其說而周公之不當言退更明矣固非文貞之好為異說以矜創也王肇稱殷禮一段亦與蔡義可並行不悖唯夙夜懋祀秬鬯二句兩段義稍未安子已別為解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不當屬上段之末蓋鈔錄偶誤要之討論無窮彼束縛前人之藩牆而慢無叩觸與夫妄憑一時之鹵莽而竄易舊章其失則均錄之以見學貴自得如此



錄全太史六宗問答

問 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 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禮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徧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復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謬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

尚書質疑 卷下

堯

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游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即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

尚書質疑 卷下

李

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核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何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於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禮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

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尙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獸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形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于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

尙書質疑

卷下

奎

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于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禮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

尙書質疑

卷下

奎

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謂也此寧波全謝山先生所著經史問答尙書十八條之一言六宗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簡明精當者或云前明周洪謨已有此說先生蓋亦襲之先生學綜百家著述甚富而無西河諸人侮嫚之習臆夾之私故足尙也

錄全太史三江問答

問 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為三江者故前輩以為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 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為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

尚書質疑 卷下

奎

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為一未嘗分一為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淞江為南江指承陽江荆谿諸水為中江指大江為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

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

尚書質疑 卷下

奎

至石城分為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為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朮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為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

尚書質疑 卷下

奎

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為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為一江入海夫合為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

尚書質疑 卷下

奎

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璞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

而薛季龍朱樂園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况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尙書質疑

卷下

李

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子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蜺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蜺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

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得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

尙書質疑

卷下

李

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汚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

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

尚書質疑

卷下

充

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渾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

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

尚書質疑

卷下

丰

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一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

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  
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  
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  
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三江紛紜之說人各一是非幾于不可悉辨予獨恠  
胡氏禹貢雖指衆說精博其力主康成子瞻以漢與  
彭蠡合大江爲三者案漢之入江自在荊州及揚合  
流既久但見江不見漢矣何當復以漢充揚州川數  
此經例所無一也彭蠡者澤也經與大野滎波同一

尙書質疑

卷下

圭

書法本無江名今既先言彭蠡既豬而下復云三江  
彭蠡仍與焉近于煩複猶之釋滎與九江之皆爲洞  
庭者又經例所無二也胡氏不審思及此乃以素所  
非議之孔傳忽取其所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本屬含  
混之語而奉爲佐証不更自亂其例乎毛西河亦有  
三江考知糾蔡傳水經之誤而主韋昭之進浦陽仍  
不免一隅曲見此二公者非不知郭氏之有可從也  
而皆各任其蔽如此顧亭林乃更就孔郭二家而圓  
通之意非不善亦終失之牽勉唯謝山先生爲能條

分縷貫衷歸至是文亦宏整有體可云成章予向爲  
九江滎波東迤北會于滙解辨頗不能隨衆婢阿于  
三江亦唯郭說爲不可易讀先生此篇深喜先得我  
心遂廢去前稿而亟錄此猶覺其意有未盡也因復  
申爲論之如此

自金仁山說三江力指爲震澤下流而太原閻百詩  
襲之仍以蔡傳爲主又謂禹貢之三江當從蔡傳周  
禮之三江當從郭璞是揚州有兩三江也其說九江  
亦謂荊州之九江當在尋陽而導山導江之九江則

尙書質疑

卷下

圭

在洞庭是禹貢有兩九江也俱騎牆鶴突之見閻氏  
尙書疏證刊布已久而全氏不之及者始以其支離  
之甚更不堪與諸說深較也 甲辰八月再筆

錄齊侍郎尚書考證跋語

侍讀臣召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于秦復出于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其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秘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

尚書質疑

卷下

書

半西京劉向合按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于是尚書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

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撫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偽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為經當留者半剛

尚書質疑

卷下

書

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灑灑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偽太誓白魚赤鳥之妄偽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科斗為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闕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于正



其言治聲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  
紹二典府事歌敍下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  
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  
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垢索癥則今文以  
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  
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關  
文也據左傳范熒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  
誥有闕文也酒誥之文俄空夔曰之簡再見康誥  
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

尚書質疑 卷下

姜

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  
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為禮經獨于古文噴  
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註經義質詞簡雖  
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  
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據中候  
璿璣鈐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于制  
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  
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  
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泰誓

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  
之違據傳闕識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  
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  
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  
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  
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  
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于  
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于前漢孔疏作于唐初  
者哉孟子曰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

尚書質疑 卷下

姜

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  
漫漶刊做亦缺者半完者半別風淮雨三豕渡河  
每卷訛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 臣與原詹事 臣浩  
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為之句讀  
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附記每卷之末其無  
他書可據雖明知文有脫誤槩從舊本志慎也 臣  
謹識

右天台齊次峯先生撰載今尚書注疏卷末文甚詳  
備明整可為正則唯其言今文不從史漢之壁藏而

主孔序之口授尙屬因循失考又以古文採綴成章不免稍出入于諸家之說然大旨持平至于明一二孔之功迥示後學之去從尤深有裨尙論云

尙書質疑

卷下

老

再書金氏梓材疏後

以梓材上半篇爲周公述王命告康叔後半爲周公自申詰之初非子勑說蓋孔氏正義于王啟監下特加周公曰三字已明白揭之矣是實疏所以體經補傳啟悟學者並不若武成之猶有然疑而後之吳氏蔡氏不察也周公作洛邑與封康叔乃黜三監後區置殷遺兩大事當武庚既滅東土人心未卽綏靖急須更理故一面封康叔屬以撫輯殷之本土一面定計營洛籌撥殷民當遷者以分其勢本屬同時並舉

尙書策疑

卷下

夫

殷民之遷蓋康叔與有力焉康誥酒誥言殷民是殷本土之民梓材言監則并作洛之事與遷洛之民四方百工之衆皆使董督制馭之以故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得繫諸康誥之首而其實具于梓材之中夫建國君民四竟皆其臣庶奚獨異乎大家固知爲庶殷不作時若六族七族九宗五正之徒言也盛世豈有暴厲殺人之事厥惟徒役之典與軍行相出入法寬則弛而猛則生變故必戒以子罔示以敬勞也姦宄殺人戕敗人豈有概出于宥之理厥惟動

大衆興大役罪隸之人皆得與服勞以邀末減與康  
誥言刑茲無赦酒誥言予其殺者異也因復述王命  
叔為監之意在乎教民以無相戕虐而尤在邦君御  
事之養恬是時庶殷已當大創之後又重以大勞拊  
循之為亟也至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尤作洛  
之明文所謂為四方朝貢之便道里之均者和懌先  
後迷民迷民即頑民也按時度義莫顯于此矣有何  
斷錯之處不可貫通之惑舊說惟不能明指此篇之  
為作洛事與監字之為監庶殷未免顛預故予獨以

尚書質疑 卷下

老

金氏此疏為詳明焉予茲得讀宋錢氏融堂書解喜  
其解武成先得我心又以康誥首四十八字是三篇  
之總序乃洪大誥治統三誥之詞可云截斷衆流者  
而惜其梓材之解闕佚無從繼錄然錢氏能讀武成  
與此四十八字則于梓材必當有進錢淳安人與金  
地不遠不審金氏曾見其書否耶若金氏武斷伏生  
之有誤至欲去篇首王曰封三字而移前序就之斯  
誠大惑夫伯禽與康叔三見周公而三咎云云文連  
康叔是正以其書為誥康叔書而旁採遺事以入其

中大傳此類甚多何嘗有明文以為命伯禽書是誣  
傳也遂若經文非斷簡即衍字并誣經也與吳氏蔡  
氏之見何以異哉篇中三惟曰呼應成章法前一惟  
曰當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緊連讀解之蓋言王  
與監上下始終相成之道所以重責監而以今王惟  
曰配古王以監惟曰應今王又以後兩惟曰與前一  
惟曰作關鎖學古文者不可不知金氏解稽田三者  
夾入武王事猶不免為蔡傳所縛不若孔傳止言為  
監撫民至下先王始謂文武者條理較正也二孔良

尚書質疑 卷下

全

未可輕棄故復釋而論之 辛丑七月

尚書質疑卷下終

古文尚書孔傳二十五篇自唐以前儒者咸尊信之宋吳才老及子朱子趙汝談陳振孫諸家始或疑傳或疑經為後人偽托至元吳草廬明叔仲與焦弱侯羅敦仁解書並止今文二十八篇而不及古文 國朝山陽閻氏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極言古文之偽承學家喜其馳騁辨博多翕然奉之若圭臬于是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以糾其誤而世儒猶疑信相半迄乎今日宗守古文固多其踵閻氏而起著書以排古文者亦不乏其人同邑周松齋先生心獨病之乃纂古文尚書冤詞補正一編為受而卒讀深歎其攷措之詳持論之正非特古文之功臣直為

毛氏樹一赤幟其傳也必矣或謂于騫曰昔冤詞初出論者以為古文之偽前人辨之至明且的西河迺欲吹既死之灰翻已定之案未見其易也今先生復為是何與曰不然此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六經在宇宙數千百年譬日月之經天江湖之行地學士承習既久即二十五篇之書其言通達醇粹未嘗有悖聖賢之旨一旦而滋異議殊所未安易曰復霜堅冰至矧為儒而疑經疑之不已必且議之議之不已必且排之刊之如王克之疑論語劉子元疑春秋李觀非孟子司馬溫公節孟子歐陽永叔疑說卦大行則經術之在後世亦岌岌乎其危之善乎劉子駿之

言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先生蓋深恐學者啟毀經廢經之漸故預為之防夫豈得已哉且補正冤詞之作亦非創自先生往時新安程氏廷祚以毛氏雖志存矯枉而失之過嘗為文以正之而自云猶未能盡將無有待于先生今者復起而補正之耶然而程氏後又著晚書訂疑以攻古文則其初之正毛又未必不移為既之頌閻噫甚矣主張之難也先生學問淹洽沈研六籍著書滿室是編略舉一斑然意見卓而辭理宏足徵信道之篤至于終篇引方靈皋與李則主書以歲毛氏平生好攻擊考亭之過其所以正人心敦風俗而衛道崇經之意不誠深且遠哉

騫等先生之知不以為寡陋俾之一言爰抒其所見以識末簡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九月三日吳騫書于拜經樓

古文尚書究詞補正自序

房師安邑宋半塘夫子有尚書考辨同年嘉定王西莊先生有尚書後案二公皆不信古文者也余四十餘年來薰習於師友之間固不好立異亦不肯苟同硬。然乃信遺經而已竊念疑經始于王魯齋而盛于吳草廬尚不最昌言廢經也自明人庸妄攻擊不遺餘力遂敢於毅然廢經矣若竟一味嫚罵至閻百詩而極二公雖不信古文然皆學有本元議論和平詳實掃除爭訐之風迥非閻氏一味嫚罵者所可同日語也近有吳門江君良庭著書更覺新奇可喜江君通說文工篆隸手寫付梓古色班駁數百年

後當與豐南禹魯詩世學並傳余服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又惜其枉拋心力未免用于無用之地又懼其說愈巧其書愈精則尤易于誑惑學者疑誤後人于是深抱西河他日毀經之憂但西河究詞已詳且盡矣余復何言再就筦見所及作補正一編聊申衛道崇經之微意毛氏為古文之功臣余又為毛氏之功臣其知罪姑聽諸觀者云  
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夏六月望日海寧周春書時年六十有六

古文尚書究詞補正

毛氏古文尚書究詞其說已至詳盡但其所云古文之究始于朱氏者殊不然也先行條辨于下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引毛氏止十字

朱子之疑是疑孔傳非疑經也右兩句見朱子語錄明是說孔安國解經亂道又明是說兼小序皆可疑乃不顧上下文摘出中間十字為朱子以書為偽之証此元明人看書跋略不通文理毛氏因而信之則墮其術中也

朱子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

甚毛氏云自後元明間人皆以此藉口凡數十家並不重載

朱子此條出于一時偶疑亦不過因孔傳而疑之也毛氏好詆朱子遂謂朱子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捨之不注而以注屬門人蔡沈并校以意于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說以著其偽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以上毛氏之言殊不知朱子之言門人隨時記錄往來有彼此互異者即注書尚多前後互異之處何況平時議論乎如青子衿白鹿洞賦用之與詩集傳不同又如我之弗辟從孔及從馬鄭初年之論與晚年定論不同外此不一而足此正見好學深思窮經不憚虛

懷無我不執一家所以為大賢也朱子何嘗毅然斷之曰此必偽書試問此語何本雖慶元己未冬令沈作書集傳蔡序班。可考然授意分令古文則出于毛氏鑿空武斷矣毛氏欲伸古文尚書之寬而厚誣朱子是開門揖盜也故不得不先辨之

朱子一生精力萃于四書以次及易及詩春秋因有胡傳不復留意晚年自問不能遍注五經故以書屬諸蔡沈三禮屬諸黃榦皆欲注而未暇也豈不注春秋三禮亦以春秋三禮為偽乎毛氏之議論可笑如此竊謂究詞一書古文尚書之功臣也但誣朱子為緣起使天下

後世以古文尚書為偽者翻得有以藉口此則毛氏好詆紫陽之過矣此何可以不辯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蓋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

之命微子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誥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畧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方兄之類又康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

殘喘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傳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繹既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

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中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褒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攷。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

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畧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又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

公諸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以上類五條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與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利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彙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副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

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難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類安國之序

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手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子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四經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說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多不解惟陳詞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既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偏

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畧相似所書孔斌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谷孫和

合以上語錄五條文集二條觀之朱子何嘗以古文尚書為偽乎朱子所疑者書序也孔傳也孔傳序也蓋古文之經自可信而安國之傳及序自可疑二者並行不相悖也即安國之傳及序自漢及晉遠有師承晉書明云晉承魏制置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亦何嘗盡出梅賾之手譬如博古圖所收鼎彝諸器真贋雜出雖不可盡信為三代亦或倣造于漢唐必以作偽皆出自宣和殊非

平允也况朱子嘗疑詩序矣豈因疑詩序而廢三百篇乎

以古文尚書為偽而必托于朱子尚屬元明人有良心處至并朱子而肆謗議則無忌憚之尤矣閻氏之疏證顯與朱子相背因談經之恣賊而先賢之罪人也即毛氏之寬詞隱然攻訐朱子其持論雖正而命意則非亦不得不誅其心耳每嘆世之人。品庸劣學問荒陋而專以毀徽國罵當湖為事此何傷于日月且借用釋家所謂地獄之說正為是人

梅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梅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

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台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以上二條見文獻通考

茶九峯書集傳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迷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乎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水先生集傳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是末篇



本先生所命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朱子注大禹謨矣天下豈有以為偽書而注之者乎

朱子曰堯舜禹之相授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

矣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

日新又新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曰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又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

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

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

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至

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盤

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

之法矣

大禹謨仲虺之誥皆古文也朱子尊信之如此而乃以

為偽必不然也善乎鄉先生朱壘庵先生名朝瑛字美

之言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無

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偽之手是此是千古至理名

言

王氏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

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自古在昔

朱氏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

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此四篇皆古文也必欲舉四篇而偽之誠何心哉觀厚

齊因學紀聞所云可以廢然返矣

朱氏彙尊曰案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

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

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如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究詞以雪之

今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暗之見是書久曠終

學官其言多舛轉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

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為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

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忝出於漢儒非禮

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消臣朱

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公也

竹垞不信古文尚書者故云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

大疑之亦未暇詳考也至其汾陰一喻似屬持平

朱子曰吳才老說詞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

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殊費力耳

宋史藝文志吳拭書禪傳十二卷今佚然考其書目尚存未  
見就朱子之言觀之亦不過疑書序而非以古文尚書  
為偽也并辨才老之誣而朱子之誣愈見

朱子之誣辨正如右其餘諸家之妄以古文尚書為  
偽者再逐一辨之

趙汝談而塘書說宋藝文志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  
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  
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敵排則似過甚

據此則當云尚書之完始於趙汝談而成于吳澄汝談  
在朱子後宋史有傳其人品學問似出吳澄之上傳又

載其洪範非箕子所作之說蓋天分雖高而師心自用  
者也

吳澄尚書纂言序引朱仲晦曰書凡易讀皆古文豈有數  
百年壁中之物下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  
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人曰尚書孔安  
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下  
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  
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

據吳氏所引朱子之說疑孔傳也疑孔傳序也何嘗斥  
古文尚書為偽乎吳氏欲廢古文尚書必援朱子以為

重且其所引從實亦不敢巧為文致猶不至如明人之  
不顧文義顛倒是非也蓋自宋季魯齋王氏始開疑經  
之端至吳氏而益甚然學有淵源論尚委婉迥明人則  
毫無根柢逞胸臆以妄言且痛詆先儒肆行無忌此所  
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矣

吳澄纂言序又曰今以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別乎伏氏  
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真其書後孔氏序  
亦并附焉

吳氏注今文而不注古文故其例如此案漢時古今文  
本自別行不合為一也吳氏尚不敢刪經若明人則妄

極竟刪矣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宏治纂言序畧曰安國之書  
雖未嘗列于學宮然史稱司馬遷授書于安國班固以之  
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益容或有之若槩謂梅賾  
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分堯典慎微五典以下  
為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堯二十八字以為姚方興添入  
今觀大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  
華恐亦有所自焉意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  
千載以上之是非蓋亦難矣

顧氏此論最為平允其私相傳錄五句尤屬破的之談

朱氏經義考梅鷺讀書譜四卷尚書考異一卷並存 陳  
第曰近世旌川梅鷺詩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偽作  
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為之不知文本於意上達而文  
成若彼此瞻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  
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為君難為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  
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  
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  
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  
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  
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

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鷺指為道經  
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頗厚有忸怩  
謂鬱陶取諸孟子頗厚取諸詩嗣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宏也而  
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湯誥之降  
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弗取諸班彪  
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成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  
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

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葵為山九仞謂為  
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  
氏五命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  
于商因蔡叔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甚間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  
子為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有取諸文王世  
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  
心而已矣君身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難於其易  
伯同交修不違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謂如此  
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撰字取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

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  
其旨與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白禮樂故味  
道之士見則書之則玩紉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  
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疊之矣孰是書也而可以  
偽疑之乎

此處不注鷺為何許人蓋已見前易類鷺有古易考原  
三卷黃俞印云鷺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  
助教終監課司提舉案江南通志藝文志云宣城梅鷺  
有讀易志易稽疑弟鷺有古易考原鷺有讀書志書稽  
疑鷺有尚書考異鷺有讀戴記志禮記稽疑鷺有儀禮

逸經觀其易曰古易書曰考異儀禮曰逸經大抵聰明之士而經學不深者也又案文苑傳云梅鷟字百一旌德人正德進士博綜羣籍為文援筆千言浼洋浩博譽重一時未仕卒弟鷟與鷟齊名其籍或稱宣城蓋本宛陵之梅而遷居旌川者也或曰陳季立論韻子力辯其非而此又取之何也余曰季立論韻不知字母烏得不辨至此論醇正有功于經且當邪說橫行之時而能為之中流砥柱令人可喜亦毛氏之先驅也夫古人之書相同者多有暗合者有引用者有沿襲者有相同而不知其先後者有相同而不知其先後者必以相同為補

綴成書此笨伯之見也即如內經一書有萬物資始總統坤元日陰曰陽曰柔曰剛品物咸章不恒其德一陰一陽之謂道神豈周易為乎有金曰從草豈洪範為乎有入國問俗入家問諱豈曲禮為乎

歸有光尚書敘錄畧曰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有當于心自是訪其書而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御封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余未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序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吳氏所未敢刪者歸氏竟奮筆刪之此東坡所謂其父

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也歸氏以古文名其實不過一老學究毛氏謂却敬疎有光胸腹最陋震川且然東山愈不足道矣

明人尚有羅敦仁輩公膺不足辯近時惟閻氏最有

名峇辨于後并先論毛氏書

經義考毛奇齡古文尚書寬詞八卷存 蕭山毛氏見說經者攻古文尚書之偽作此為孔安國梅賾訟寬

毛氏論書詞之寬書字之寬才既辯博筆亦縱橫非特閻百詩之且僂并闕吳草廬之口矣惟首誣朱子為寬始其病根也書序書小序皆有可疑而必行盡信其迂

僻也讀者當分別觀之然毛氏之于古文功多過少自是儒林必不可缺之書

閻作疏證毛作寬詞學者恪守遺經寧取毛而捨閻也但古文雖非偽而孔傳自屬可疑不必因信古文而盡信孔傳

世之攻古文尚書者奉吳氏為鼻祖拾閻氏之唾餘澆風何可長也毛氏作此書非但有功經學寔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西河全集百冊中推為第一

毛氏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入閣辭典一篇於是始列國學古文立學自此始

毛為古文稱寬甚詳而此猶仍前人之誤也案晉書職官志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為九人而荀崧傳稱博士九人有右文尚書孔氏杜氏通典魏及西晉博士置十九人則晉魏早已立學何得云始于東晉然其悞不始于毛隋志謂齊建武中始立國學孔氏正義亦有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之語矣東漢十四博士易施孟梁丘京尚書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頗也魏十九博士書增歐陽孔氏詩齊亡禮增周官儀禮鄭氏春秋增穀梁又增論語孝經合一鄭氏也西晉十九博士施梁邱亡孟京有錄無書而置鄭氏王氏號魯也而置

鄭氏合鄭周官賈氏馬氏春秋公羊顏氏穀梁尹氏左傳服氏杜氏論語何氏歐陽大小夏侯韓大小戴周官儀禮論語孝經鄭氏為十九也江左初簡省為九易王氏書鄭氏古文孔氏秦始初置博士之說本此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元帝末因崧言增儀禮鄭氏春秋公羊為十一人時歐陽大小夏侯並亡于懷愍之亂矣宋志云下後分掌五而易鄭氏春秋穀梁未得立由此觀之則梅賾所上不過與世所行本有異豈由賾而始列學官乎漢平帝時曾立古文此時當已有孔氏傳故魏晉得而立之但東漢以來久不立

于學官私相傳習或被改竄而斷無噴鑿空撰出之理亦非至賾而始得此書也

經義考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十卷姚際期古文尚書通論別偽例十卷錢氏壇壁書辨疑六卷並存山陽閻百詩錢塘姚善夫桐鄉錢曉城三家皆攻古文尚書者

閻氏之書盛行于世姚氏錢氏之書並已不傳閻氏之書曾入四庫全書旋即撤去其繆妄可知矣

閻氏之書余即以閻氏評郝氏者評之閻云郝氏之可誅絕在好妄其不可磨滅處的非庸人

詆蔡傳為古既不博今尤不通論覺大妄自謂疏證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語亦太誇武進舟覆以著迷免患及有明狀元不讀新唐書等語俱屬可笑

論五子之歌雜引唐詩於經旨全無關涉其餘泛及天文地理字畫韻學連篇累牘人不專于攻擊古文殆如閻所云旅葵自詡其學博歟

穢厥渠魁從因治謂出易離卦上九爻辭殊屬費解拾梅鷺之牙慧加張湯之深文既妄且庸可笑可嘆

閻云蔡傳天陸引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係郭璞語非孫炎請觀注疏閻指爾雅注疏案書正義云爾雅晉有大陸孫炎等皆曰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郭璞曰廣河猶大

陸今本注無此五字疏引以為孫矣請觀尚書注疏

閻云人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吳音二字閻得諸真

屬奇究約四聲一卷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

五卷為準人坐不讀陸法言序耳讀之自曉案閻氏之

說似是而實非也約書雖不傳法言仍約之舊故其序

明云古傳已久則非劉臻等八人創造可知且舉炙字

為例他皆倣此則不過增減字數考正點畫辨析外訛

如序所云更可知矣閻復謂人言約實創始緣過信其

謝靈運傳論遂上掩周顒之美殊不知四聲切韻始於

彥倫故昇運亦宗家學而至休文益加精詳方有定本

隋志有約書而無韻書可証也後來言四聲韻者皆出

於此即平水本亦其苗裔必曰非約寧非奇究乎

徐氏乾學極詆古大尚書有考載懽園集中百詩遊東

海門下固宜其無異論也况東海一時聲氣之宗門下

士莫不希附末光奉承意旨冀為取功名利祿之地百詩

亦未能免乎意借經術以逢迎心術已不堪問倘以儒

相詬病此之謂小人儒矣世人但知百詩之習氣余獨

挾百詩之隱衷也閻氏四書釋地其正績尚稍可觀

至入續三續隨意鈔撮滿紙時文粗淺不堪且多紕繆

夾滌所謂如此人才將何著述

以下附采近時名家之論

顧氏炎武曰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

難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賾舜典二十八

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又曰愚固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

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

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

不得立于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况其篇目

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漢末人以累

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

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嘆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

獨而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

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

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安作則傳記未已也進而

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

于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安國所成况

排蔡解聖人于自仁病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

枉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法乎而今且彌甚徐枋有言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得為理輕侮

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不足

論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  
辭受父。有弟子射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  
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階庭登贊曰  
假王泄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  
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亭林前一條粹然儒者之言即朱子之遺意也後一條

因豐熙偽尚書而及之關係于學術不小

朱氏彝尊曰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康成有注  
九卷何得云孔僖許慎譙周王肅鄭冲皇甫謐並未見孔  
氏古文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幾有見者辨見  
前一

且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  
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  
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如擬議南渡以後新  
安朱子始疑之仲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  
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汝梅驚鄭瑗歸有先羅敦仁則  
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  
綴輯若拾遺棄滯穗以作飯集雞頭狐腋以為喪于大義  
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

尚書古文辨見曝書亭集文多不其錄節此數行取其  
平正也特真古文三字出于竹垞孔穎達以孔傳為真  
古文竹垞以太史公

所引之類  
為真古文開後人無教法門亦枉費後人多少心力如  
江君聲是矣

湯氏斌曰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楊雄杜  
預之徒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以為逸書獨其  
訓解頗多疎淺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  
撰有以也

國朝大儒如陸清獻季文貞張揚園李二曲諸公皆不  
以古文尚書為偽惟文正公有此條然但謂朱子為疑  
孔傳而不謂朱子以古文為偽尚書也 古文尚書孔  
氏博士魏晉已立學官此但當云疑西漢末劉歆或東

漢人偽撰不可云晉宋間人至趙臺卿鄭康成服子慎  
韋宏嗣杜元凱諸家以古文為今文所逸故謂之逸書  
且當時與逸禮並稱故亦有逸書之目並非以不見而  
謂之逸書也自唐以來多誤會此兩字矣

朱氏鶴齡曰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  
左傳藏於秘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慈學殘文闕乃陳發秘  
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  
抑而未施據此則成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朱立學官  
耳何得云偽吳草廬既辨古文為偽矣而其所撰三禮考  
注凡釐正周禮六官之外錯者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

等語為據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尚未有定見而後  
儒趙子常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

愚庵精通五經有尚書禘傳十六卷行世同時吳氏農

書考一篇論亦詳確茲不具采

方氏苞曰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  
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  
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  
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即明司馬  
遷揚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  
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

東方君長嗣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  
疑古文易晚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  
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  
易其一二與澁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  
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  
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  
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  
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

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  
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  
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澁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望溪古文大家此論壁書平易伏書奧澁之故可以息

千古之疑

尚書注疏考證曰侍讀臣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  
堯下訖褒王之世紀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  
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  
學者大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  
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

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秘府事寢不  
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  
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  
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  
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  
古文但傳江在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  
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家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  
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伏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  
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  
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



穎達同時者馬嘉運據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偽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為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下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灑灑上誠絕不相類如較偽太誓白魚赤鳥之妄偽百兩篇豈刑

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因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為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綠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叙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癡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免據論語益

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范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變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誥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台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為禮經獨於古文噴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詰經義所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廷君輩草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人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據中候璿璣鈴考靈耀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

祖未知其然解鼻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秦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括經正史記之違據傳聞識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儒導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于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于前漢孔疏作于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漫漶刊敝亦缺者半

完者半別風淮雨三承渡河每卷均多有今奉

教校刊臣與原唐事臣浩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  
謄補缺為之句讀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附記每卷  
之末其無他書可据雖明知文有脫誤概仍舊本志慎也

臣謹識

右全錄尚書注疏考證元文息園太夫子之論精確不

磨世有詆古文為偽者當手錄一通置諸座右也

方氏苞與李剛主書曰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  
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  
也呼兒童讀之篇終而即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

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况重以長人之  
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  
豈能為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  
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友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  
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  
殆人理所無悲憂危感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  
不祥之氣寔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喪暮  
惟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  
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  
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

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為孔子之徒也安  
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  
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  
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  
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其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  
所日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  
死者再烏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  
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  
魚早喪况吾兄子姪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  
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懇倘鑒愚

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難艾而直抒已見以  
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為德盛而禮  
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僕身拘縲兒童疹後  
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吊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  
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李剛生書深切者明曲中近日學者隱痼之病雖不  
專為古文尚書設實可觸目而警心也余自去秋扼喪  
明之以痛此書紳九拙者中偶有一字獲罪先儒者志  
行刪削茲為古文尚書冤詞補正而殿以此書願與天  
下後世之讀書者共戒焉

尚書之有今古文也。蝌蚪與漢隸之異，非截然兩書也。史記儒林傳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又云：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數十篇。漢書藝文志云：安國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獻之遭巫蠱，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師古謂中者天子之書，即安國所獻。武帝所藏者，使果截然兩書，安國安能讀以今文？且以考二十九篇，取其異字七百餘，大率如鄭注儀禮所云：闕為禁，闕為感，格為瑕之類，別抵牾然，則增多之篇與伏書亦必大致相同，何以齊梁

間所出之古文平易，乃反過今文數倍。無惟宋元以來趨之者日益衆也。然其最惑人者，無如孔傳即序中受為詔五十九篇作傳一語。其偽立見。天漢所獻馬得五十九篇，既獻之後，即遭巫蠱，復於何受詔奉詔作傳，何絕不見於世。蓋孔安國有二：一為西漢人，一為東晉人。東晉之安國，曾參用馬融王肅本作今文二十八篇，傳合偽泰誓為二十九。其書不甚著，惟李嗣尚書集注裝駟火記集解每稱引之。至齊地姚方獲其本，誤認為西漢孔安國遂妄造古文，傳足之又偽為序說，稱得自大新頭舊者。讀經隨筆已詳言之，未暇就正。有道今秋歸自桐汭，叔

氏松霽先生惠示 大著首言朱子所疑者孔傳也。孔書序也，真不刊之論。竊喜與鄙意相符，而諸家之過於抨擊，乃西河訟寃及誣紫陽者，皆未允矣。事冗久留案頭，未遑卒業。歲暮稍閒，細讀一過，輒附數行於卷末，尚望有以教之。甲寅十二月十三日姪廣業拜手謹書

李厚岡著

# 尚書考

亘古齋藏板

厚岡集經考二

尚書篇第 編目見本卷

尚書考編目

潤川黃河清編次

凡一書自有義例而編次因之

尊甫先生等身著述而未及手編叢雜中輯錄固難而義例具在不可以不慎也先生此書承朱子臨漳所刊別出尚書序吳文正公纂言別出偽古文之緒而分定為尚書伏氏篇第魏晉人古文書篇第且於虞夏商書篇次則仍伏氏至周則復更正伏氏之誤列自為收書洪範康誥酒誥王曰封關篇金縢君奭大誥多方召誥梓材闕篇後大誥序 即康誥篇首 多士洛誥無逸立政顧命呂

尚書考

編目

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不惟今文不可混於古文即新定篇次亦不可混於伏氏舊篇也至於竹書紀年雖所憑以考年歷証斷古文之偽陋而今文之為漢唐註疏家附會矯誣者亦藉以是正然年歷為考卷帙亦繁當另編成部以所論紀年數篇附之鄙見如此未知於先生義例有合否因別為尚書考目如左

卷之一

今文篇第考

古文不如今文完善考

古文真書偽書經卷考

偽書大序疏書後 又虞書疏論主則

諸家駁大序書後

訂王柏書序疑二條

百篇序考

偽書百兩篇考

刪書說考 以上統考

卷之二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解

二十二人解

虞書疏書後

柏翳即伯益申仁山金氏解

堯舜年歷考

王肅偽造書傳証

尙書考

編目

二

禹貢輿地說 附古職方錄序書後

申說禹貢廣大

導山過逾字義

辨導山非循行

九江彭蠡解

陽鳥攸居申林氏之解 再申林氏

敷淺原申朱子之解 駁王氏

甘誓五行三正解 以上虞夏書

西伯戡黎考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辨 以上商書

卷之三

全謝山皇極問答書後

金縢解惑

克商二年解

附請代納冊三義

金縢罪人解

多方五年五祀考

大誥治錯簡考

大誥治錯簡餘論

惟三月哉生魄考

召誥洛誥年月考

無逸解

尙書考

編目

三

立政解

顧命月日考

伯禽封魯真考 以上周書並今文

卷之四

論語堯曰節冤詞辨

危微精一彙解

正陸子人心道心之解誤波及樂記 以上虞書

仲康五年日食考

日食考第二

救日伐鼓解 以上夏書

湯誥襲周語冤詞辨

大甲元年子月乙丑考

毛奇齡伊訓冤詞辨 附唐書王元成傳書後

伊訓引賈文冤詞辨

伊訓改鳴條冤詞辨

王肅造伊訓大甲 改正証

宋氏辨說命甘盤事主紀年證 以上商書

卷之五

歐陽子泰誓論証

今文泰誓考二則

觀兵有無考

三統歷偽泰誓武成伐殷年月考

尚書考

編目

四

世俘解徐氏天元歷伐殷年月考

竹書紀年書序史記伐殷年月考

附武王伐殷年月彙

孔疏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祚考辨

文王年歲考畧

武王年歲考

武王享國之年考

武成篇旁死霸考

不信武成考

武成錯簡

武成附論

旅葵辨偽

成王年歲考

君陳君雅篇名解

正陸子主偽書傳疑聖各條 以上周書並古文

卷之六

春秋前魯十二年 歷考

周公稱王辨第一 考康誥左傳

周公稱王辨第二 考荀卿韓非等

周公稱王辨第三 考王莽傳

周公稱王辨第四 考史記紀年史記三則附

尚書考

編目

五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二篇 以上附

兩漢尚書源流

前漢傳授

後漢傳授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尙書考卷一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陴奠基甫

繪園袁振藻校鐫

甘泉郭樹芝

今文篇第考

伏生傳尙書二十八篇虞書四商書五既以代為次其篇目先後宜其秩如考之殊不盡然朱子語類云書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下畧考得些小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云諸序之文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頗與經不合皆可疑予於四十八字錯簡已有專考矣按竹書紀年武王十三年薦殷大廟大封諸侯是其時康誥已作矣十五年初狩方岳誥於洙邑即書之酒誥也成

尙書考

卷一

今文篇第考

王二年秋大雷電王逆周公於郊遂伐殷作金縢大誥四年王師入奄五年五月王至自奄與多方文相應是年遷殷民於洛邑七年三月召公如洛度邑甲子周公誥多士於成周城東都後大誥召誥多士三篇相屬旬月間事耳其年十二月佚乃冊洛誥此皆時與事的然相應者而伏生書先金縢大誥而後康誥酒誥先召誥而後多方先洛誥而後多士皆失其次後大誥乃周公命庶殷城東都所作誥亡而序存伐殷之大誥則誥存序亡篇名適同伏生因係前誥之尾而為伏學者更跳篇引冠康誥之首儼然周公以王臨孟侯漢魏淺儒併為一解攝位稱王其証遂堅於是王莽假於前曹馬劉蕭躡於後曰康誥固然也証聖而長亂若此篇第之誤豈小失而已不知伏生初發壁藏時已顛倒而失檢耶抑為

伏學者輾轉謬其傳也朱子又云吳才老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下不稱朕予按梓材摘泛字各篇與他篇名提要者不肖篇內自戕敗人宥以上類酒誥而下文不屬自王啟監以下類召誥而上文不屬謂為兩闕篇無可疑且篇名並逸無所可附伏生聊措之此以待博考合當日承學有如蘇氏吳氏朱子其人論正於始則鄙儒依附之謬無由生其為明經之功豈不偉哉

古文不如今文完善考

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按中古文即孔氏

尙書考

卷一

今文完善考

之所獻二誥相連而脫簡至三他二十六篇未聞有脫者可驗壁書二誥比三家率完他篇比三家今文尤缺故無可校也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是古文逸篇賴今文而明之驗然十餘篇中殘脫仍多如湯誥泰誓稍可屬讀者史記本紀全引之舜典亦攪等即一字弗用不知子長從問時安國讀尙未完抑雖幸完篇卒不能改其殘缺耶至於今文篇次有誤古文一循其序與目無所更正雖續得之大誓亦加註焉蓋古文朽廢不得不以今文為主以此知孔壁所藏不及伏書之完好多矣

古文真書偽書經卷考

真古文分伏生三十目為三十四篇分逸書十六目為二十四篇

其逸書內武成一篇鄭氏註書序云建武之際亡孔疏於偽武成  
之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而班固藝文志古文四十六卷下註  
為五十七篇蓋不闕卷者學官之原目闕篇者師傳之實數也綜  
而論之孔伏所藏之書分篇不同孔氏書亡久矣其篇目幸見於  
正義內附存之鄭註自來史記劉歆書前漢紀俱云多得逸書十  
六卷二十四篇別錄藝文志又云古文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說  
不一考之鄭註然後知十六目內九共一目有九篇離之則二十  
四以加伏生書目分篇適得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之數蓋彼皆親  
見古文所以縱橫言之無往不合後世作偽家亦知造二十五篇  
合伏生三十三篇以符劉錄五十八篇之大數然而四四五三之  
零數已不能合再以十六篇四十六卷校之則多方牽綴愈不得

尚書考

卷一

古文經卷一

三

通矣彼序謂古文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  
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併序凡五十九除序則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謂適得四十  
六目也按真古文五十八篇舜典弃稷並存逸經十六卷二十四  
篇內為增多伏生之書蓋其時堯舜稷各具全文非伏生合之  
彼為偽者出於漢後不見逸經舜稷等篇始割二以充四耳然此  
自伏生書所有何名為增乎或謂孔氏往往離伏生之篇然離為  
二如康王之誥別為各可也離為三如盤庚中下同各分第亦可  
也豈宜複冒逸篇內備有之目乎更以文義証之史記引帝曰欽  
哉慎微五典相屬皆命舜之辭又孟子引二十八載以下不云舜  
典且受終文祖熙帝之載皆因於堯也未找在位五十載陟六字

亦以終徵庸之事豈有為舜作典僅紀其受終時命官一節者其  
為堯典本文可知即別有舜典亦可知矣書各宜提其要弃稷本  
篇必具后稷嘉謨而皋禹昌言暨益奏庶食相連而一及爾稷之  
言無闕焉其為皋謨本文可知即別有弃稷之篇亦可知矣不幸  
此二篇者與十四逸篇皆亡舜亡典稷亡謨篇數去二是不足於  
五十八也又按書之體篇足而目以名目即卷也漢人所傳書序  
自為一卷作偽者始離而冠之卷端于是卷不隨目事不專卷已  
過五十目矣及以序程之高宗尙 去卷之半伊訓去三之二  
去不成卷者二是反不足於四十六也又按增多伏生之書祇有  
十六偽書自大禹謨以下序十八而目十九是又溢出多卷也夫  
贗古者格式僅具謂之下然格式極易辨世所傳王帖十三行獻  
之之美也如增為十四減為十二則粗工望而晒之今偽書之篇  
卷十四十二行王帖之比也而疏藝弗之考是其見去粗工遠也  
雖然篇卷易贗彼多方求援於序而廣卒不掩何哉規為全卷不  
悟溢逸經之卷規為全篇不悟複逸經之篇作偽心勞日拙有味  
乎其言之矣

尚書考

卷一

古文經卷一

四



偽書大序疏書後 又虞書疏論字一則

大序疏云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宜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宜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

尚書考

卷一

大序疏書後

五

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

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元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元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元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

漢書藝文志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故一篇序曰漢大史以書六體

尚書考

卷一

大序疏書後

六

試學童六體者此疏所云亡新居攝使甄豐校定六書者也蓋有文字以來自蒼頡至周宜皆蒼頡一體宜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周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漢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是也秦廢古文別行大篆小篆等八體然大篆猶古文之別又漢志云蒼頡篇者秦丞相李斯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是也漢之六體則復用古文奇字餘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亦該秦之八體師古註漢志及此疏所言並同再以許慎衛恒等說參之則古文科斗書即蒼頡也大篆奇字即篆籀也蒼頡篇秦篆即秦大篆也蒼頡篇既取史籀之奇字而奇字又即古文而異者是三書小異而相通也漢志言蒼頡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

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後書又言賈逵數爲章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故相應蓋東京之所以尙古文者首小學而惟林夙有傳授能精之所以得古文尙書漆書祇一卷歸自西州輒服中原古學之徒而爲一代治古文者之宗也

虞書疏云孔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又云劉歆賈逵馬融之學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岫夷爲岫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剛則剛剝云臍宮剝則剝頭底剝是鄭

尙書考

卷一

大序疏書後

七

註不同也

按古文逸經在漢已絕師說其時所治古文卽夏侯三家所有之今文而字形詁義不同彼此相攻耳仲達謂字異而註不同實爲得之要非能於三家篇外別傳逸經一句也然賈馬所傳者今文三十四篇而疏云三十三篇者蓋牽於偽孔氏之所分其數不合別具子經卷考

諸家駁偽書大序書後

朱子語類云尙書孔傳恐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序文亦不類西漢文章漢時文字粗魏晉間文字細又云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大序格致極輕

答孫季和書云安國序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絲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云安國序絕不類西京文字蓋序之偽託朱子再數言之

馬劉班氏序伏書始末備矣自始皇焚書伏生藏之壁逾十年而漢定天下生發書傳教歐陽大小夏侯踵興元光之際遂以各家此豈一日之積哉當是時生年才七十又二十年文帝使晁錯求書計受生業者方衆何至如書大序所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耶好事者至謂生使女子授書而賴川與齊音不諧錯以意屬讀十得二三而已是謂今所傳之經文並出於錯而差謬者至十之七八豈不謬哉又歆與固俱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

尙書考

卷一

駁大序書後

八

此序亦謂所得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矣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夫武帝之法嚴矣今以倉猝難起而安國敢藉以寢詔武帝亦終不致詰皆事所難信者且巫蠱事在安國早卒之後近世諸名家遞發其覆雖起作偽者問之殆難措辭蓋其乖理處甚多不特文字平緩不類西漢如前人所疑而已也

琦柏書序疑二條

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知者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予欲求伏生書不可得觀史記所載俚雅雜糅雖多史公點綴

而伏生本語不少以今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不止二三序反欲假重伏生為變科斗之計甚為孔壁蓋矣又云科斗書體或謂顓帝時書也夫自宣王時史籀已通行始皇時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為夫子之故書必篆籀也為新書耶必小篆也豈有獨傳顓帝之書法自取湮廢者孔氏遺書如周易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不聞有科斗之字而獨載於書大序其為張皇妄誕惑世無疑

序曰古文併序五十九篇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二篇夫古文異於伏生者以所載之平易也伏生盤庚三篇大誥以下十篇最艱澁不可解今古文乃亦有之亦從而艱澁之則是原本已如此非伏生之訛也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澁孔壁未必有是故無

術考

卷一

王氏書序疑

九

所參正而艱澁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又曰伏生於此十三篇外未嘗不平易此十三篇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

按孔壁科斗書冲遠疏云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人所用孔疏此書八九百言未指為顓帝書也王氏據何疑之夫蒼頡書行於五帝三代至宣王時史籀乃與宣王歿十一年而周東遷籀書尙未行於列國可知夫子所傳之經必古文矣秦廢後無人知故史記稱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諸經古文之傳皆如此此條獨著於史氏耳王氏摘駁科斗二字且虛設顓書之難均非切當又按前漢書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王

氏所見為俚雅雜糅者正係古文本字而所稱賴以訂定其謬者正係伏書本欲以古文傾今文而適以形今文之獨重予奪顛倒而不自知也作偽者一切憑空代言豈得不依據史漢作序而輕授人指摘如王氏鹵莽立論無徵不信則其敗露久矣王氏云如序者之說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傳也凡伏生書之艱澁者古文亦艱澁則是原本已如此而非伏生之訛也此誠會之之精識然其欲坐序以愚妄彰今啟古者皆作偽者自具之情實序非不欲脫去之而無如迹不可彌會之會不知致諒何哉至云伏生諸書未嘗不平易惟十三篇耄傳而訛且方鳩僂功亮采惠疇之體二十八篇一律奚止十三果諸篇平易又何獨擇此十三篇訛傳之其自為說亦大相乖悖矣丁巳仲冬二十九陰

術考

卷一

王氏書序疑

十

百篇序考

朱子語類云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答孫季和書云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惟陳同父聞之不疑又云如康誥等篇決非成王時書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小序不知正遂誤以為周公誥康叔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蔡氏沈曰序文於見存之篇識見淺陋無所發明至有與經相戾者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金氏履祥曰漢初時秦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其為齊魯諸儒附會而作可知也郝氏楚望曰易無序則不知衍易之義詩無序則不知美刺之

由皆篇中所未傳故有待於序尚書則篇中已詳何用複說馬融鄭元王肅並云書序係孔子作其不然矣

顧氏炎武曰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與至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襄宏謂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此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序者曾不知其篇各疏漏顯然是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大常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各亦未可盡信 並見日知錄書序下

徐氏與喬曰百篇之說無考止據書序然非古也序商周書皆

尚書考

卷一

百篇序考

上

三十九篇費秦誓又諸侯事商反多於周安在宋不足徵乎且商多夏何少夏少虞何多夏十七王僅得四篇虞一帝多至十五篇是可信乎

程氏廷祚曰書序殆周秦間為尚書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謂與安國壁中書同出亦恐未然又云序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有序所無者大戊一篇又云大傳之序有揜誥云云諸書所有而序所無者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見晚書訂疑

子按書序之為後出昔之明者屢言之以為逐篇尋義其說難通而已孫顧徐程諸家則併以百篇之目為不足據尤覺新聽然漢人偽造尚書緯已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三千

二百四十篇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白虎通五經條云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以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四篇趙岐注孟子我武惟揚亦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是彼時治尚書者固不盡以百篇為斷矣子讀繹衣記夫子述葉公之顧命怪葉公之卒在後後讀逸書乃知為祭公謀父遺訓穆王祭葉形類而誤其文既為夫子引述亦豈肯置之又春秋定四年傳祝鮀述周初封命有伯禽唐誥康誥並列伯禽者宗國受封之書魯亦必不遺失夫子既登康誥何肯忽置二誥 孫仲愚已言之又逸書中如周公皇門誥成王嘗交篇等文體與伏氏所傳書同又有尹誥之目墨子引書有禹誓總德湯說官刑武觀左傳有夏訓而序並闕如乃知夫子衷集之書孔臧取藏壁中漸以朽滅者

尚書考

卷一

百篇序考

上

原不止百篇序第用其殘目並伏氏所發書頌倒錯亂者為說耳成王伐殷之大誥辭存而序亡梓材合兩闕篇而正目並佚康誥酒誥冒錯簡而以為作於周公考其前後次第凡伏氏傳書有誤序不能詳正反從而緣飾之其為學伏之徒所輯無可疑者武成序有一月之文一月為秦歷伏生在二世時為博士年已六十餘其徒入漢初習於秦歷故不覺發之於序然則序之端末不可掩已班氏固志藝文倡以謂孔子為之注書家不察其誤宜乎招後人之指摘也

朱子語類云成周時王都建學盡收上世遺書而諸國亦有書但比王都差少耳孔子看魯國易象春秋猶不足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據史記孟僖子之

子南宮敬叔與孔子適周以為信子者誤

愚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之典故備矣夫子以昭公季年適周是時王室亂初定其典籍為王子朝舉以奔楚存者宜無幾而楚自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先以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聞益以子朝所遺而益備夫子於哀公初年至楚宜得悉之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東遷以來諸侯惡亡而去前籍夫子惟汲汲於哀集而別裁其偽無可刪也夫閭里歌咏尚採著於錄以為後世法而况前聖之書乎尚書獨載堯以來云者乃史家偏至書序不知中庸言祖述憲章以後統前行文從便而已豈莫憂殷者哉夫子贊易上溯羲農黃帝而下與堯舜並堯舜有典黃帝顓頊帝嚳之為典灼然經夫子哀集而卒以不傳天也物

尚書考

卷一

百篇序考

百兩篇考

三

儒或謂堯舜以前無書或謂有之而為夫子所黜豈不謬哉

偽書百兩篇考

藝文志云百兩篇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真古文者願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乃黜其書書緯璿璣鈴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按此三書相為首尾出一人之手無疑因是以見言書序止於百篇漢人亦不謂然也左傳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今僅序二典及九共而三皇五帝之文不著其遺目見於他書傳者亦闕焉蓋序家有漏而非夫子刪之也儒林傳

云百兩篇張霸辭受之父父有弟子樊並後謀反乃黜其書漢書詳霸之作偽蓋於此書疏於今文太誓乃云張霸之徒偽造以滅壁中於古文逸經十六卷亦云張霸之徒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考秦誓出於霸前近百年霸在鄭氏前又二百年今並誣其徒預為造書是謂劉季盜王莽之漢也霸作偽固有餘罪乃以真古文賞之霸何幸耶黎邱之老因鬼之幻為子併目其子為鬼而攻之不遺餘力惜夫

刪書說考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云云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

尚書考

卷一

刪書說考

四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云云三百五篇皆絃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前漢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尚書孔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

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  
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

疏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  
故曰言常道顧命陳寶大訓在西序周尙寶之前代可知故言  
歷代耳墳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明三墳三典除去既書內  
之正尙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邱索亦黜除也周公制禮使小  
史掌墳典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孔子時墳典已雜亂故  
因去之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樸魯  
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孔義或然

尚書考

卷一

刪書說考

五

王柏書大序疑曰墳典索邱古人歷代相傳夫子刪而去之不  
足取為後世法可知矣序者乃妄加言道之辭則是不當去而  
去之大道固可常行常道亦豈不大大與常何自分別也夫天  
下之論至夫子而定上古風氣質樸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  
記之要夫子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制事可為萬世帝王軌範  
也唐虞以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凡帝王之事不出  
於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亟以証聖人之經也  
孔疏書序百篇下云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去三千一百二  
十篇以上取黃帝元孫以為不可依用王氏之視墳典殆如此  
鄭誤信無稽之緯王乃欲實之

按夫子刪書之說漢儒所未道司馬遷云上紀唐虞班固言上斷  
於堯俱依百篇序為說耳序之不足據已具前考然亦無刪書事  
特出於後來偽序之所創也左傳周官墳典索邱備而百篇序無  
之求其故而不得因以刪除歸諸孔子云爾其措語亦費經營而  
大致乖理如謂墳典言大道常道歷代寶為大訓是已芟煩截浮  
亦纂書之要比而觀之豈有歷代寶訓而猶譏煩亂者且夫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是以前雅頌亦亂矣即何難以正樂之力正書  
而率爾刪之謂帝嚳以上樸魯難傳代相遠猶可未有祖父子孫  
相承同稱聖帝而文質迥殊就令少遜亦何至望魯秦晉之不若  
而概予刪除者經三代聖王千餘年寶之我一日除之信而好古  
之夫子胡肯出此然則偽序前言四籍之美即孔子不應刪後言

尚書考

卷一

刪書說考

去

孔子芟煩截浮即四籍不在其內其議首尾橫決何即為百篇之  
序所束而不敢備言五典躊躇瞻顧而創此說不自意其乖理有  
如此者魯齋王氏乃謂上世帝王遺書不足取法在所必刪序不  
當妄加以言道之詞何其悖哉為序所實而反以皮毛相攻作偽  
者知其不識亡心之慘淡經營矣夫子所編上世帝王書不止百  
篇三典自在其內遭秦火然後滅其瑣末間採於諸子者不可泯  
也別有考  
莊子天下篇云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又云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世史雖為秦焚然其散於天下道於百家者豈不當別存  
之

尙書考卷二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陸奠基甫

繪圖袁振藻校鐫

甘泉郭樹芝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解

堯典正月上日孔疏引鄭元註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  
正建丑舜正建子未改堯正云正月上日改堯正云月正元日  
三帛註云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  
後用赤繪高辛氏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用白繪  
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色尙赤堯以十二月尙  
白高辛氏以十三月尙黑高陽氏以十一月尙赤少皞氏以十

尙書考

卷二 上日月日解

二月尙白黃帝以十三月尙黑神農以十一月尙赤女媧以十  
二月尙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  
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  
又引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尙黑  
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尙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  
為正色尙赤以夜半為朔  
上日傳云朔日也月正元日傳云正月上日也孔疏引王肅云  
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正月下引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  
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  
三帛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孔疏引

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幣其  
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肅注  
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元云束帛而  
表之以皮為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於時未以皮為  
飾

按三代正朔及服色所尙始見之甘誓稱有扈氏怠棄三正尙書  
大傳云夏以孟春殷以季冬周以仲冬三微之月王者通三統立  
三政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也又禮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斂用  
昏乘驪元牲殷人尙白斂用日中乘翰白牲周人尙赤斂用日出  
乘騂駟牲周書周月解云一月南至斗柄建子日月俱起於牛初  
又云夏敬得天百王所同商湯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

尙書考

卷二 上日月日解

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我周代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是謂  
周月此書造於秦世一月與牛初之度可証漢世緯書率張本於  
此鄭康成最所篤信因倣其例而造唐虞月建又因三帛之色轉  
造高陽高辛月建非有前據也孔氏類達亦倣鄭意追造少皞以  
上月建至於伏羲皆任意排之昔史遷讀諜記謂黃帝以來始終  
五德之傳與古文乖異乃為鄭學者不得其說更以五德推黃帝  
之前謂無可以發其誣不知古文未盡泯也左傳云自顓頊以來  
不紀遠而紀近為民師命民事又漢書稱顓頊制歷正以孟春則  
建寅實始於高陽非十一月也國語稱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則  
高辛蓋承用十三月非改正也堯典四仲昏星固與建寅合鄭注  
歲二月東巡狩亦云建卯之月則堯正非十二月也舜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大傳云春夏秋冬天地人之政與堯命同則舜正非十一月也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前此以巡狩協正而無書亦無朝號至禹始以夏時為書而布之非改舜之正也顓頊至禹相承用人正古文可驗故王肅承諸儒皆云夏而上皆建寅得其實矣邢氏歷考引鑿度文云伏羲立四正謂分至四氣此造歷之始故伏羲號為天皇觀天文作八卦以坎居北於次為子時為夜半氣為南至歷為元正義謂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固然然其所創自為天正建子非十一月也周禮連山首良良居東北為十二月卦孔疏據世譜等書謂連山神農神農又號地皇則地正建丑神農所立非十一月也大抵歷之元在子故聖人首建焉然其時遠於民事以漸改丑改寅其後三正並行於邦國湯起亳而用丑文

尚書考

卷二 上 日 元 日 解

三

武造周而用子皆舊俗相沿非有意于從革也聖王不作典籍論而處士橫於是五德相嬗之說謂周為火德繼其後者當從所不勝又謂王者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示不相沿始皇採用其言改正建亥而色尚黑苟為厭周之術而已古之聖人以金木五者流通於天下為民利故名之曰五行合於穀曰六府各為官以司之左傳所稱諸正是也民之於是物也若口菽粟而身布帛失之則不可生然布與粟待用於身而豈身之所從出哉鄒衍輩以小慧附聖經詭五行為天地萬物根本小大所必由其術千端不出生剋制化即五德始終之說首為司馬氏所斥者也如牂三角馬非馬邪說於此而極三代之盛烏得有此且服色亦沿於本俗與月建更無與歷家或以為夜且色異則殷尚白可通而周與

夏宜相易也苟以為從制則周亦可通而殷與夏難相代也且又何止以三色遞推耶自漢以降偽說熾盛識緯之出多於六經光武以治經為帝猶用之決事他尚何道然其時不乏古遺文鄭氏羣推經師曾不能裁別正偽反為之推波助瀾以上誣三王五帝及三皇之代必使開闢以來相承神聖與秦漢同其乖異而後快於心斯則馬遷之所不肯出者矣以此鑿經詎得不名之為蠹哉按厥篚元纁禹貢有文實元黃子篚孟子引之王氏以經註經並非臆說且玉帛與二生一死分用乃叶經意鄭氏謬以三角為五玉之藉於侯為贅於公孤又闕義何可通後之學者毋誣聖以崇私即兩家是非較然難掩矣此經月日二文不同王以為史異辭者固然然義實未盡蓋爰終時堯固在以元日受朝其告廟宜卜

尚書考

卷二 上 日 元 日 解

四

上日若上丁上辛之類不於元日也若喪畢則謁廟朝臣自應直用元日而變文為月正者承上為辭若日月仍正而日有異云爾丙午三月十二日草丁巳臘月二十三雪凍書北魏李業興使梁梁武問正月上日爰終此時何正對曰夏正何以得知曰按尚書中候運衡篇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前何月為正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何云不知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按北學尚鄭亦不專從業與此對據中候知堯正建寅又引周禮為例詞尚倘恍然謂堯前月正無據可言勝鄭孔之臆度遠矣又謂三正雖異皆據夏時以



言其說亦本周書考殷周時事者不可不知也

二十八解

堯典二十有二人先序詢於四岳次咨十二牧次咨禹以下九人至此總咨之先分而後合命官之常亦即行文之例馬融及晉人書傳解並同蓋無庸立異也鄭元注乃去四岳與稷契臯陶四人而易以及斯伯與朱虎熊羆於是分命之官與總命之官不相應聽言者不知所從行文者自亂其度雖後世史家序述不為此殆鄭元自為一含胡之體耳史遷謂朱虎等卒為益之位然不見於經亦臆說也朱虎等既未分咨豈得入於總命以夔龍例之朱虎熊羆應為四名及斯亦應為二名參伯與為三故言暨稷契暨臯陶其例也四名並列故不言暨夔龍其例也一字之分異如此文

尙書考

卷二

二十八解

五

十八年左傳高辛氏才子有伯虎仲熊季狸狸熊音近朱亦當為奮堪獻仲之一耳班氏古今人表乃妄以朱斯為一人而依左氏列元凱無朱熊二字鄭氏又併朱於虎併熊於熊偽傳與疏仍之噫三代以上各人益參參七人為垂益所讓固聖臣之亞也鄭氏一刪併而佚其三可不痛乎漢世經師以新奇相誇詡訓詁愈多經義日晦若此類宋林氏滌去之良是或乃嘵嘵然強為之說私所習而不衷於理亦徒勞矣哉

林氏曰父一也斯二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又云左傳有伯虎仲熊虎與熊二人則朱羆亦二人按朱當為豬亦獸名班氏亦以朱代父古字多通用也

虞書疏書後

虞書疏云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外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為五十八其數雖同其篇有異偽書二十四篇者云云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多得古文十六篇即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別錄班固藝文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今文大誓又引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尙書疏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大誓大誓並無此

尙書考

卷二

虞書疏書後

六

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鄭元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胤征云臣各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又引伊訓云載乎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註旅獒云蔡讀曰豪謂是酋豪又仲虺大甲說命見在而云亡汭作典寶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歐陽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

今疾此蔽自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庸  
生劉歆賈馬等學而淺夏侯歐陽何意鄭註尙書亡逸  
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  
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始似竊見故註亂其紀綱爲大  
康時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  
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之書又引晉書云大  
保公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  
賾於前晉奏上而施行焉又云孔註之後歷後漢末無  
人傳說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故得猶  
存

按孔氏疏虞書兩字幾二千言序今文傳授瞭如古文久絕復出

尙書考

卷二 虞書疏虞後

七

因指瞭如之傳自劉向父子班賈馬鄭以下舉目爲僞並詳其篇  
卷以斥之自其疏列於學官而舊說盡廢後之學者欲探逸經篇  
目猶賴此疏之存亦不可謂無功矣至其極力表章後書之真卽  
是極力相形其僞無事他求而孔氏不知也按僞書序言古文悉  
上送官藏之書府是秘府具有古文矣此疏言孔所傳者庸劉賈  
馬等所傳蓋本之儒林傳及善贊是民間具有古文矣自孔迄鄭  
數百年中外古文相應豈庸有張霸之徒作僞其間雖真張霸造  
之於外然按以中書無不熟矣鄭氏惟嫉三家今文蔽冒故滙劉  
班賈馬諸說爲註以張孔學其所列逸經十六卷二十四篇各義  
就此疏前後引據出於安國源流甚明乃後之作僞者謬爲不知  
鄭註以從己便而篇名不免依違此適情之尤不可捨者也就兩

書首尾言之一相承中外有據一無根暴起私家其是非真僞極  
易辨冲遠不察反以後人居漢孔之位真鄭誣僞張之名謬於持  
別如此夫不悟鬼之難冒其子反恨子之不悉肖鬼黎邱老人愚  
不至是矣

伯翳卽伯益申仁山金氏辨

毛奇齡經問補卷三東陽王崇炳舉其鄉先生金仁山伯益辨云  
伯益卽柏翳秦聲以入爲去故云然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  
鳥獸卽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及若予上下鳥獸者是  
事同聲同而太史公以書紀字異析而二之誤矣唐虞功臣若朱  
虎熊羆各以類見豈有柏翳著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之乎又引胡  
元瑞辨史記稱柏翳復稱大費證之竹書紀年啓二年費侯伯益

尙書考

卷二 伯翳卽伯益申仁山金氏辨

八

出就國則翳人名費國各也柏翳之爲伯益明矣  
愚按仁山辨史記之誤分益翳吳韋昭註國語唐司馬貞氏註秦  
紀顏師古註漢地志已並發之胡氏證費爲國名宋羅氏路史發  
揮亦及之證古均爲有得否則書紀虞帝之命官疎已毛氏無可  
置喙乃云前古草昧其書多如此此固無關論辨者何其說之謬  
悠耶案外引曹大家註列女傳伯益爲皋陶子皋陶又名咎繇名  
庭堅各大業皆大可疑而不之疑反疑各費一事所謂辨乎其不  
足問也毛氏適辭多如此考仁山此條本辨路史之附誤末又窮  
之云羅氏以益翳爲二人以翳爲皋陶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  
時秦方盛於西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益果爲高陽氏才子  
隨數至啓時二百餘歲矣禹得從而薦之乎已預剖毛氏之蔽結

何不畧為究之哉呂覽謂東海有滕費諸小國註家就近世以魯費肥之要其各自沿於古也則費以國氏非以名氏亦復何疑毛氏又云請即以史記解之陳杞世家云臯陶之後或封英六伯翳之後封於秦惟垂與益其後不知所封顯以臯陶益翳分作三人夫方辨史記之誤分而還以誤分之史記證之是謂濁醪可解重醒也亦大憤憤矣

堯舜年歷考

堯舜年歷悉具於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曰三載汝陟帝位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此堯享國之年曰舜生三十日徵庸三十日三載四海道密八音曰在位五十載陟此舜之年典成於夏初禹臯陶見而知之而筆之若日月之有光輝人無不覩不待扣槃捫

尚書考

卷二 堯舜年歷考

九

籒証譬而始知者也司馬遷漢儒之狃者也讀典而忘其數又採好事家言謂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不獲乃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著之為帝紀夫典明言舜底績三載而本紀汝之典承言舜讓帝位於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是歷試三載之明年即攝政也而本紀增為二十典言攝政二十八載而本紀減為八典言在位五十載而本紀減為三十九兩說迥異如史遷可信則帝典反為虛妄尊帝典即不得不斥史遷此理之易明者而鄭元迷於白黑反陰用之注尚書以登庸三十減為二十以在位五十載為攝位至死夫遷之作明畔於經者也然猶不數攝政與居喪之年為在位而元乃一之是舜之居堯喪與即真之天子居父喪無別也舜之攝政與

受終後之即真無別也夫舜既為天子矣孟子譏齊東野人語為二天子並立者鄭元復寔之不尤闢於史遷哉元注三載曰資四門之後三年也三載上承七十下引二十八脈絡相通何所據而謂慎徽納揆不得與其內近時有為後案者曲為之說云底績三載者猶云三載考績此唐虞之成法非歷試僅三載也若然則以三載為言制言制典亦有之五載一巡狩三載考績是也若九載績用弗成底可績三載乃史家記事之辭且其語出於堯之口豈得指為虛擬耶又云三考黜陟至慎也蘇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豈可一考而定夫計年計考者百司之常典至於以位相禪惟堯之聖能知舜惟舜之聖能見知於堯與四岳均出非常自古無以天下讓匹夫之事亦豈有考試天子之法且堯不

尚書考

卷二 堯舜年歷考

十

自恃其聖謂考已至三年可攝則進不可亦退而別舉耳今謂三年猶不足用當六七考乃已計堯在位七十而舉舜年八十六矣老而欲禪豈能逆知其後尚有二十八載而以二十年待之就令如此何不直云二十載而云三載豈前之十七載並不詢考而亦無績之可舉耶其說蓋愈飾而愈窮者也書傳出於史與注之後其說堯年云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晉時或別有所傳其餘皆衍經為文又說舜年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一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傳以在位上連三十又減服喪一年均非是其餘亦衍經為文非臆說也故書疏從之至如史遷鄭元徐廣輩既沒去歷試之年又改在位為三十九改徵

庸爲二十說之謬者也書疏亦斥之王氏乃盡反其案謂帝堯在位無百年僅九十八帝舜無一百十三歲僅一百年唐虞上聖也夫子所欽歎以爲大德必得其壽者也今並爲千載下替者減其年滅聖經而崇私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夫堯典爲尚書首篇年歷昭然經家猶昧昧若此其他尙何道抑又考之班固書所載劉歆三統歷堯之年止於七十舜年止於五十相承一百二十歲蓋僅據在位七十爲斷沒歷試並沒攝政之年漢人以意增減年歷多類此史遷雖稱要不如是之甚也丙午三月十一

王肅偽造書傳證

三國志少帝紀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大學命諸儒講尚書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同堯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

尚書考

卷二 王肅偽造書傳證

七

行之二義何者爲是按僞孔傳云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又問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按僞傳云堯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又論次有鯀在下曰虞舜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獄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義也按僞傳師衆錫與也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蓋因肅有此語而責其不急史蒙上文故不稱肅云又孔穎達尙書疏師錫句引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仄陋衆皆願與舜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

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是傳師衆之義亦出於肅又孔疏慎徽五典傳徽美也下引王云美馬云善大麓傳麓錄也下引王云錄也馬云山足底可績傳底致也下引王云致馬云定

正月上日傳朔日也下引鄭元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復引歲二月傳云旣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文祖傳堯文德之祖廟下引王云廟各馬云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類于上帝傳以攝告天及五帝下引王云上帝天也馬云大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尚書考

卷二 王肅偽造書傳證

七

者又云康成篤信讖緯以爲上帝謂天皇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五帝座星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王肅註家語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六宗傳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云云下引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又云漢氏以來說六宗者多矣云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三帛傳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下引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云云王肅之註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四朝傳各會朝于方牧之下凡四處下引馬王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云四季朝京師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作者先釋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下引鄭元以爲屬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鄭言若待禹功成而

後舜餘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舜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下引鄭元以為流四凶者降其位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孔傳竄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肅意彼繼為國君復不從化故流之禹繼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堯典虞書疏云劉歆買造馬融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

尚書考

卷二

王肅偽造書傳證

七

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大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疏云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下引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元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舜典疏云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成孔傳

按疏於舜典篇目下引陸氏釋文謂此篇取王肅註以續成孔傳

相承云然而汲古刻本仍稱漢孔氏傳則亦相承如此也疏中引王說多於馬鄭義雖與傳同而辭多別是王註具在傳外相承之說豈足為憑又堯典疏稱王氏以舜典合堯典與鄭本同則割慎徽以下為舜典者東晉俗師之為耳彼傳已示例於大序謂伏書合二典如盤庚顧命之比又明見孟子與史記以過密八音上屬堯典即月正元日下屬舜典可知其故為未分如武成之故為錯簡以待後人之序析以為極易事也俗師乃斷欽哉慎徽為二致上下均不可通齊世姚方與因之又偽二十八字並註梗於其間隋唐之儒反以為真而引冠經首詳為疏之此又王氏之所不及粹者矣然盤庚尚可分顧命首尾已相屬何況堯典予別有論此特究偽傳分篇之隱不可以晉齊人之妄割者併証之耳

尚書考

卷二

王肅偽造書傳證

古

昔人謂偽書傳出王肅一人之手信哉觀魏書三少帝紀高貴卿公問尚書博士鄭王同異開端曰若稽古舉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即偽傳之文也如謂彼此真符何容一字無別如謂肅亦竊見何容秘而不宣魏三祖及諸少帝皆重經術肅父朗易傳尚許通行肅果見孔傳豈得不進且肅因規鄭元為鄭學馬昭詆劾遣張融按問果有孔傳肅寧不舉以自申而至疲於酬對者哉肅註亂其紀綱為大康時合偽傳亦即同出一手之徵而孔疏意為竊見愚矣且其顯驗多端就典註言之自堯不能明絲以下約得十餘條凡肅註存於疏者傳無不同而與鄭殆無一二同也疏已云肅註書多同孔傳陸氏釋文亦云肅註頗類孔氏近儒云肅亦間有異同似未見孔傳不知一人著書前後偶異者多有之朱子

亦未免豈可以疑王氏哉孔疏引舊晉書稱古文發自鄭冲冲與肅同以經術見重於魏晉其時人著書斷必傳於後如魏文帝作典論刻示臣民猶不足復違以餉孫權張昭肅方作偽以傾鄭元自必寫以示鄭冲然鄭註方行冲豈能附之數傳而後中原兵火經籍道盡梅賾乃得持其所遺奏行於江東迄隋唐數百年間無覺者然皇甫謐得其書未嘗張之韓子云羣聖人之道壞於漢以來後學無所尋逐泯泯至今又嘗規姚姒盤誥而不及偽篇非所謂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者歟宋元以來寢敗露而多集矢於皇甫梅氏然隨何人斯士安非作偽者惠定宇以偽家語證其出於肅予故更取以上各條佐之豈復可遁哉然肅憾鄭說之多謬不勝依草附木之徒虐今榮古非口舌可爭埋名爲此以

尚書考

卷二 王肅偽造書傳證

五

希售於身後其心甚苦今就二典疏引馬鄭王三家異義未盡合要比鄭氏所得爲多若開端曰若稽古之辭兩家皆失而魏帝獨以鄭氏稽古同天爲合於孔子夫夫子贊堯在書外若開端史文已具夫子爲贊文矣且稽古與同天義不相通孔疏所駁甚明考肅不幸爲司馬氏姻黨帝之迎立亦司馬氏意也故不喜之於王說多所裁抑當時諸博士惟云臣遵奉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衷裁之聖思而已於肅不置議焉吁此肅之所以甘於作偽歟乙卯七月二十八

此第就二典言之全書豈可勝錄西莊王氏多方案云王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與偽傳再叛再征合偽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又偽傳以君爲民命降爲誅王肅於多士已作此解

又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偽傳之出於肅也

禹貢輿地說

自黃帝變人皇之州域承至於唐虞禹治洪水而荒度之是爲禹貢九州廣大與人皇疆域同若舜分肇之三州卽在其中無論已禹貢九州兗徐荆豫錯其內北以東爲冀州之邊東則青州東南揚州南西梁州西北雍州其外俱無界蓋天子之守在四夷冀州帝所都王者固無外也有皮服之島夷焉則東北繞海之國盡此矣青揚俱漸海海無際揚有卉服之島夷焉東南以往據海之國盡此矣梁之南黑水入南海則亦漸於海雍州西北弱水流沙亦無際故虛而不言綜而計之內四州地不抵外一州之半然水

尚書考

卷二 禹地說

六

田多民所聚外州雖土曠其人與財或不相遠焉驗以後世漢唐元明之盛分天下若干州郡道省而緣邊所隸亦十倍於中與禹貢蓋不謀而合也今再以本書明之中邦錫土姓中邦者帝之都萬國所根抵中邦外五百里爲甸服次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而一里兼二里之廣以紓壤賦以下文漸被內得徑萬里與臯陶謨言面徑五千里之文相合故知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詩云漸車帷裳侵入其境爲漸也被則宵而過之暨言其相逮也朔與西逮亦被流沙南與東逮亦漸於海此與王制言不盡之義相反漢文尙未得南越故博士本其時地以說經不足據也

此猶荒服之境至於聲教所訖四海會同則蠻夷戎狄之尤遠者盡括其中非可以道里斷也仍以臯陶謨明之彌成五服至于五

千鄭康成釋為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王肅頗非其說孔氏疏云凡言至于者從此到彼之辭明自京師而至于四境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里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于乎予按自中邦四面外距漸被之境以今圖驗之每而實餘五千里古帝之封豈可妄裁其時中土已分幽并營而置十二師外又各建五長然總在十二州內即在九州時冀青揚梁雍之內於地無加焉駢以漢唐各就近道設四夷都護處置正同故曰禹貢之州外俱無界也又以堯典明之羲和仲叔分測日星於嶠夷南郊柳谷幽都其地在高麗安南高昌皆有蹟三方去中州各六千里幽都山據山海經所載去堯都亦五千里又云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境即幽都也放驩堯於崇山山在安南嵐三苗於三危在崑崙西南黑水北皆

尙書考

卷二 禹地說

七

去中州五六千里惟餘陲羽山東海上為差近耳諸此境苟非荒服裔土堯豈肯命官住宅之而強置吾罪人於彼哉又按典言協和萬邦謨言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萬邦孔氏疏云若要服之內惟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止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四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予按古之侯後世縣邑也自漢唐元明之盛數不滿二千擇大縣析之亦不過四千而版章盡矣惟併數邊裔土司及西北部落入之可合七八千而在唐虞時皆九州內地也天地精華之氣顯於中土禹制九州外有餘而內不過鉤心鬪角千里之間畢聚焉後之持天下者或勢有所踞不能遠有如漢之高祖文景及北宋之為君割九州之大半以和其民固無愧於纘禹緒及其乘時奮發四面闢地萬里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自視已度越前古計其功亦僅能循禹之蹟而已非在九州外也是以禹服茫茫與大地同量鄒衍不能廣拘儒不能裁武帝有言聖人作事通神明為萬世法非常情所測者於九州尤見之矣壬子三月二十九

附 古職方錄序書後

元人吳萊本陳壽古國志之意作古職方錄自為序二篇幾三千言首引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謂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又謂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法計之才得四里耳是知古無萬國班固特舉成數為言其夏后氏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時存者三千武王大封同姓餘一千八百者事悉無驗又謂湯伐桀雖毫衆尙

尙書考

卷二 古職方錄序書後

六

憚於征役武王大會孟津陳師牧野惟庸蜀八小國古人率稱資三千及八百諸侯者皆妄言其視商周起事大抵以孤軍統數邑所得地亦寥寥焉會不抵後世天下十四五予謂不然古今天下一也當其盛時天覆地載莫不尊親惟郡縣封建制異耳而封建前多後併亦自然之理自黃帝以來至虞夏萬國相承堯典臯陶謨已明著之左傳漢書亦遵經而已至夏商之季諸侯頗相兼併國少而地之大無異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夫湯之統諸侯伐桀適際旱秋故其民憚捨穡事若果惰玩難使雖一葛不可征何況天下武王牧誓勞師開端即云嗟我友邦冢君則八百諸侯已悉舉矣何謂僅有

八小部在會且開方萬里正得方百里者萬區而方五千里者僅得方萬里者四之一何謂得黃帝萬國之半禹貢五服計賦有餘里合漸被暨為方萬里與卑陶謨每面五千里相併數正同予別有論立夫此解函莽大甚揆其意徒以春秋左傳紀國無多因而疑周初國少並疑上至黃帝前記之濫果若此令漢唐地理志不傳於後僅據本紀內地名斷彼時無千百郡縣可乎哉前古之圖籍雖去於戰國火於秦然遺經傳記猶可考由萬而三千而千八百而百餘總在萬里之內其初疆域有定而後稍事兼併則固不能逐國以里度瑣屑要之如王制周官等後出之書各以意附會增減彼此乖悟誠不可用且吳氏亦知其難通而篇中多所駁辨矣終又云近世說者謂馬融本周禮以軍賦言包咸依王制以田賦言縱橫準算

尚書考

卷二 古職方錄序書後

九

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存王制本於漢之博士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不能無疑闕之可也吳氏知疑二書而不免並疑黃帝以來州域之大猶是二書為之梗也誠知虞夏周書所紀昭然及前記得實者彼此無異即漢儒生端附會不合之說自廢矣何疑之待闕哉乙卯五月十八

申說禹貢廣大 答辛朝岳

愚考禹貢九州謂其廣大與人皇疆域同足下引周禮疏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以來惟於神州內分九州而如愚所論則卽州桂州均承風尚似屬無據云云此足下未考禮疏由來因而疑經也疏之說本於括地象緯之說本於墜形訓是三書者愚於農

皇輿典已細論之謂分土各州禹貢因山川網維農皇因地形廣狹亦弼服所張本也然河圖鴻烈均不言大九州州各千里為徑三千里加以八貢八紘亦只徑七千里而八極在其外與禹貢畧同禮疏兼用鄒衍以小推大九九相乘中國為赤縣神州八十一分之一神州字雖同而廣狹迥異為九之一一為八十一之一一空言無驗故謂黃帝地僅得以前九之一此自賈氏誤牽非墜形括象本說也經文明言弼成萬里據二書卽州桂州僅在三千里內非禹貢五服而何足下又引馬少雲衛藏圖識云烏斯藏蓋古三苗種與愚所論三危地在崑崙黑水去中州五六千里者合因驗旄牛徼外皆唐虞地云此條愚於黑水考証已詳述之謂三危前少解人惟聖知聖

尚書考

卷二 申說禹貢廣大

十

聖祖之考論乃符神禹之溯行近代推地理家絕學如胡氏齊氏皆無見於此然其地去堯都甚遠以農皇所轄言之已包戎州矣州在內足下既深信於此何反持疑於彼是自相違也

導山過逾字義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孔傳云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疏說同蘇傳云地有山猶人有脈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山起岍岐而逾於河南條山始岷山至衡山而過九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云禹表識諸山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若今論葬法者之言也卽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蔡傳申其意云衡山一支盡於洞庭之西在湘水西南敷淺原一支在湘水東北非衡山之脈明甚朱子九江辨又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是



水之過與至漢水過三澁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導山之  
人過與至導岍岐至荆山逾於河之例也予按傳疏於此條言之  
未詳逾河疏云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則逾過之  
義已得蓋脈與勢有別當山伏處人改水橫過之則為脈之度兩  
山相逼水自然逕其中則為勢之引此處傳未言脈言脈者蘇氏  
之加功耳然導山與導水亦豈得分為二例謂水之會匯為江入  
海不可以人屬之是已北條之山其委亦入於海又可以屬人乎  
近日雖指謂禹亦隨山入海以卻觀所導之山於理尤不通不足  
辨以此知人過之與脈過其戾於經一也蘇氏以地擬人理本得  
通山有四列如人有四支豈當不以脈絡言特詳此二句之意正  
謂山脈不屬故別之以江河若皆如荷澤之不能絕陪尾則不言

尚書考

卷二 導山過逾字義

五

之矣大抵莫山惟取其東西之位相值而脈之所經難盡同故或  
舍脈而言勢然而九州之分界一以山水二脈為定今謂禹貢全  
無意於此則不知古之聖人所謂俯察者何事畏其類於葬師而  
諱言山脈將每避醫師相士之習併手足官骸左右本末之應違  
一不省識耶

辨導山非循行

導之為言太史公曰其次利道之蓋開其源之謂山亦云導者積  
山成列積其所出之水成川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  
山通水故以山名之是也導之而舉其名即為奠所導者雖多非  
高山不名禹治山通水已於敷土各州具之水土既平乃通紀所  
奠之高山大川自北而南以為四列於是九州合為一而大地盡

矣朱子曰禹表諸山以見其施功之次第述之者曰導山者循行  
之謂既逐山逐水循行皆遍又據逐州之禹跡為序終而復始以  
著施工而已非禹跡所循即大山嶺而不錄其視經文殆如近世  
人工程日記謬論不可勝摘姑以最南一列明之經云岷山之陽  
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大江以南所奠之高山始岷陽而  
終於廬包舉其餘於中義不過如是而說者曰導山之人至衡山  
之麓遂越洞庭之尾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此其說亦出於朱子以  
山之過與至屬之人不可通予別有論說者又云敷淺原平敞之  
原孫放賦有云接平敞之原 在廬山東南麓禹導山至此而還故  
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為識又云禹至此彭蠡三江在目中  
東無水患禹自此還矣若執輓隨禹之後見其改轍於此焉噫何

尚書考

卷二 辨導山非循行

五

其巧於加功耶初不知廬山以北際江猶有餘地其東南二面直  
岸湖中自星子西向而望連峰造天二百里烏有平敞之原可通  
江湖于一目以曲遂其移置傳陽之私心者又謂傳陽為所導盡  
處不知廬山即是盡處此外烏有山更在廬山外者夫山之距川  
有遠近導山者固難決其登否廬山則不然南方之水莫大於江  
漢彭蠡而廬山北則九江朱子所謂當界潯陽為十七道者也南  
則彭蠡鄭康成所謂九水之所聚者也三面連距大險於此不施  
工無工可施矣於此而圖施工則將奔走於山之四周上下更僕  
而難終矣謂禹治水未至廬山可乎即如加工者之說禹已至廬  
山之東南矣是尚不得為至山乎如謂聖人之舉事也必既其實  
距其麓猶不得以名其山必周登其冢然後可耶則是岷與衡已

名于經其山之塚焉自不得而遺也而岷山亘數千里自岷陽至於衡中間之山萬里不啻自衡至於傳陽千里不啻以是例各條之山與水登之乃名之則雖倍穆王之駿積謝公之履加九載爲一十八事亦無由集且其做做焉必欲指禹循行諸山者何爲耶曰憂坤水之橫決也而今天下治平自洞庭以西接邊裔盡人所遊川無小大束峽中與中原異欲泛濫不能是固無工之可施也而禹何爲繚繞西南萬里之峰巒以至於江干垂盡水大聚而役且與其間僅餘一廬山又决然舍去驟轡於工所不加而返轅於害所總至循行如此是可不爲撫掌乎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者舊云昔禹治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

尚書考

卷二

辨導山非循行

三

始皇所勒宋陳舜俞山記云世傳上霄峰半如有石室中有文字云是禹所刻字大如掌文皆隱起自上懸絕方到雖真僞不可知然禹之經此固可驗又紀年周康王南巡狩亦至之水經注云秦始皇漢武帝及大史公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鐘彭焉巡狩者猶爾况禹治水於其地哉雖然經之列敷淺原義不以此夫殷九江會江漢則荆調其腹矣稽彭蠡納三江則揚績其終矣導江與漢見矜帶南國之大焉導岷衡與廬見作鎮南維之高焉施工與奠方道固殊爾是故岷衡之間禹未必皆登也高山奠焉不以其未至略之也江湖之交禹所嘗盡力也高山奠焉亦不因其屢至而詳之也治經者知禹之奠山川特爲大地標眉目以徵信萬世其神功聖績敷土內已明別無循行之舉則經義了矣

九江彭蠡解

以禹貢驗之於今江水右挾湘水東北流漢水左來會折而東南右納彭湖之水東北行入於海其委一爾經名屢變何也由所居之方異而名之經不得略也江漢逕彭蠡而東漢東之民見爲北湘彭之民見爲九漢南至於湘西見爲適中而揚州三川之下游也故又總其目焉春秋之季楚地分天下之半江北爲江南民所占中北二江名浸隱矣惟九江特盛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郡曰九江南距江已四五百里淮南之地且盡九江移置如此况其間古彭蠡之區得循其故稱乎漢志尋陽縣在江北下云禹貢九江在南張須元緣江圖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張僧繇記潯陽略相同傳疏

尚書考

卷二

九江彭蠡解

三

更無異義於是江會漢以後頓增十餘名而經既失所過之九江又失所隄之彭蠡首尾衡決禹貢遂不可讀地理家又各主一說彼此按劍終無一合甚者至欲集矢於經謂其時三苗負固官屬不敢深入本未得南紀山川之真其視神禹直如後世隄河之下下者飾節倜張欺重瞳而誤萬世夫子不能察從而祖述之古聖人之書不可盡信如此然則世之人於九江彭蠡既乖其實徒奉舊說以自蒙雖欲不蹈於叛經之非不可得已雖然九江有疑之者彭蠡未有疑之者疑九江則經之九江出矣彭蠡不致疑經代受其疑而已朱子辨九江云一水之間有一洲沙水相間爲十七道於今九江之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又不知斷自何許朱子疑九江是也其持說非也張氏明言江之起參差豈積於一地

又云州渚出沒不常不可為地之定名然九河亦頗有遷徙鳥得  
有一定予按經文云過九江凡大水收小水曰過如秦漢舊說九  
江即江矣烏得云過乎九江須在江之外宋胡氏且晁氏以道謂  
洞庭為九江曾彥和以沅湘等九水實之其地適在澧之下匯之  
上九水合一為江之所過與經文合山海經已云洞庭山帝之二  
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湖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以  
此証之經九江固在於是朱子辨彭蠡云其源有豫章諸江非漢  
水之所匯且漢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為漢  
水耶此皆主今之鄱陽湖立論王氏耕野復之云今春月江水暴  
漲則匯而入湖舟乘逆流猶隨潮而上故得云江漢所匯又單叙  
漢水源流故匯澤得以漢為主予謂不然漢非江匹經於漢曰入

尚書考

卷二

九江彭蠡解

三

江曰為北江於江曰會匯曰為中江雖從民俗之分稱而大小較  
然豈有單叙漢水則可以江所匯之鄱陽主漢言者且何至於合  
流數百里後而始云會於鄱陽鄱陽受漲左逆而右順亦本水出  
口少不利耳江水豈能涓滴入之秋冬江落其澤自如非江漢所  
匯明甚朱子又辨云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日南匯不當曰東匯匯  
既在南則當日北為北江不當曰東為北江王氏復之云此論天  
下大勢不主一江南北予謂經所序七大水皆隨所值南北言之  
而天下大勢在其中並無二方向王氏之辭強而遁然朱子之辨  
彭蠡持說皆是因而疑經則非也經之彭蠡其隱已久疑經者不  
知也雖衛經者亦莫之知也各於經外樹幟紛爭勝與負矣有當  
哉按經文於漢水云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專屬之辭也於江

水云東迤北會於匯變過為文也相沿舊說謬以大別為盩際山  
謂漢入江於此則是東入而非南入又謂全水入江然後東匯則  
是江匯而非漢匯夫謂洛全入於河即為河水不得復為渭洛漢  
水如全入於江亦即江水耳豈得復以東匯名哉考漢水自襄陽  
東境折而南逕宜城縣東又南逕安陸府西又曲折南流至潛江  
縣之北分為二其南流者夾縣而出南少東絡沔陽州之西東入  
於江所謂南入於江者也東流者逕漢川縣北又東逕漢陽府北  
帶盩際山之東與江合所謂東匯者也自漢口以下南岸小坡遷  
迤為青山西東百餘里北岸寬平通澗口陽邏各湖東至於黃岡  
山始合而青山之南有賽湖梁子湖體相連其兩端與大江通水  
經注云江水東逕炭步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

尚書考

卷二

九江彭蠡解

三

三月以末下通樊口水是也鸚鵡洲西據漢口之上而樊口值黃  
州東禹時漢口以下大半皆為湖江水自鸚鵡洲右迤出樊口夾  
青山在中山盡江漢流乃合然湖勢未已又東至於今德化之桑  
落洲始斂為江此禹時彭蠡之首末也古今水道由寬深而淺窄  
經所列如雷夏孟諸荷澤鉅野皆洋洋大漫今罕存焉而彭蠡即  
江漢合流為湖體其致淺尤易漢晉之世尚存九水參差出沒後  
乃蕩然豈非日久淤積之驗乎尋其兩旁數百里間諸小湖錯雜  
猶數十許是古澤亦不能盡沒今之鄱陽特其口迤南湖之最鉅  
者謂非彭蠡固不可而經所主名則不在此然則自漢口以下舊  
所說之九江即經文之彭蠡彭蠡未亡為九江所奪耳知此然後  
知漢水自潛江東來匯於漢口江水自巴陵東北來會於匯方向

悉相應蓋以萬古不移之水脈証以行所無事之聖功凡漢以來相沿舊說一不詭隨卽朱子反復致疑之端不析而自解矣自是而下大江東流入於海荆揚隅分之民各據其方以爲自有異名而無異水奚疑之可積哉或謂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爲南江蘇子瞻書傳亦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有中北必有南以彭蠡補經之闕諸家多取焉按經文云漢水匯爲彭蠡江水過九江而會於匯則是彭蠡者三江之所聚也今易爲南江謂三江聚於南江可乎九江在中江之南經不言南江者其時無此名然言九江則南川已舉三江已備且源委同號亦不須更贅入海之文而今也別以所匯之澤易江名以爲必如此然後得與中北相配則是必欲覓經爲有所脫漏又贅一九江之名且贅一彭

尚書考

卷二 九江彭蠡解

七

蠡之別號經果若是其紕繆耶又按荆州言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則三江已參列於上游揚州言彭蠡既豬三江既入則三江中匯之澤與入海之口亦逐節致詳矣今彭蠡果爲南江亦三江之一耳三江既入其義已明又復舉之書法安在憶辛巳會場主司以此發問予具對以上語遺卷皆墨筆密圍感其一日之知附及之要之豫章水稱南江猶吳松水稱三江皆與經無涉自爲一說可耳予抱此解三十年辛丑歲以運銅浮於江自巴陵以下誌其曲折及江面之修廣度其舊可爲澤者大抵悉與經相符乃著於篇

陽鳥攸居申林氏之解

禹貢揚州言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住疏以下皆實指陽鳥惟林少

穎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注云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漢北邊有雁門皆以雁所居爲名陽鳥意亦類此胡臚明駁之云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叙例看以爲地名終無根據不足信予反復二說知林氏理爲長胡氏附舊解決不可通何也經所紀山川以外皆民事桑土既蠶水退而民就業也三苗丕叙佐禹治水之功也又如記草天木喬瑤琨篠簜非民利其用卽貢物之所出未有虛陳風物者陽鳥無龜魚之用民亦不藉爲饗殮其去留也於導水之利害了無關經之記之也何居抑又聞之民所止曰宅曰居鳥所止曰巢翔而後集集於苞於澤是也蓋非窟穴之所在不可以言居鳥之治水水退而

尚書考

卷二

陽鳥攸居申林氏解

天

民安其居正與陸邱宅土及三危既宅之文相類禹治水以安民豈以安陽鳥耶雖有滔天之水陽鳥患無所集耶然則林氏謂九州無此例因轉舉以鳥各地者証爲地名解經誠有功胡氏不察反以無根據而斥之竟舜至今數千載地名萬不存一今不於經旨是求而惟恃根據但漢魏間一妄男子虛構辭說流至胡氏卽可奉爲根據以竄經矣此所謂抱拘孿之識廢昭曠之觀者也按寰宇記云奉新縣東三十里陽鳥橋連縣五橋相續橫截川渚村館俱以陽鳥名奉新正值彭蠡之西樂史記地非迎合禹貢者其書林氏偶未見故不及引亦足以明其按理揣度自可冥會於前記矣然禹時之陽鳥地必大非僅此一村受名而此陽鳥之村聞至今里俗亦無有道之者去宋纔數百年陽鳥之蹟已不著胡氏

乃欲窮其據於數千年前冀以屈伏林氏耶

陽鳥攸居再申林氏覆辛朝岳

禹貢陽鳥攸居僕從林氏解陽鳥地名併申居字之義民所止曰居鳥所止曰集尊引族弟融初說居字人物可通有証其謂蘇子云事當取其多者言之六經具在言物居未必能抵人居之十一寸木安可歷岑樓哉所引二驗亦未當鵲巢之鳩比之子猶樛木之藟比娣妾其言物其指則人何嫌於言居耶孟子謂堯時洪水汜濫蛇龍居之民無所定蓋言蛇龍居民居而民反托於鳥獸之巢窟顛倒失所故為一亂禹平水消鳥獸害民得平土而居為一治就兩居字衡之當屬民而不當屬蛇龍其義顯然即治揚水而陽鳥之平土可居義亦顯然此兩驗非以相詰實相証也足下以

尚書考

卷二 再申林氏

三

為何如

敷淺原申朱子之解

禹貢導南條次二之山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漢地理志云豫章歷陵縣有傳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浦塘驛即漢歷陽縣驛前有敷淺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寰宇記云吳順義七年昇為德安縣傳陽山在縣南十三里有敷淺山水源出瑞昌及鄂州永興界屈曲二百餘里至縣又西南流入于彭蠡此句補自北宋以前皆以傳陽山目敷淺原無異說朱子始為之辨云此山小而昇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起而為廬阜甚高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可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蔡氏既本其說以釋經矣元王氏耕野疑之云高平曰原而又名敷

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為高山可知近時朱長孺亦云釋敷淺之名

正不當求之高大年來註書家率主其說蓋欲仍從漢志以今德安南小山當之也予按經文言敷土九州奠高山大川其立例如此則導山之內無小山原不當有平原此條上承岷衡等峻極之山跨九江而東但患無高山可配耳廬山適介江湖之交遠與岷衡應於例言於方位於水所界於山所距無一不協豈非大地流峙之自然備著於經文可令後之人循足申眉而自得之者乎諸家乃訝其名字恨廬山高不能當而欲移之然移之於歙浙一帶古之所謂三天子障者雖未界於九江與例言猶無忤也乃仍移於廬山下遠不百里之一培樓噫吾不知禹之表此何為耶巖巖在望而置焉惟培樓是尊將導山者至此塵翳歟雲封歟夸娥

尚書考

卷二 敷淺原申朱子之解

三

之徒徙全山僅餘一魁父歟亦大可哂也歐陽詹痛祖亭之碑為江驛所奪以為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體而食糟糠今之奪大歸小以蠹經者何以異是耕野又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涉則錄之如岱山嵩山九華茅山之類畧不記載以為例予按山水相因天下未有於水無涉之山夫岱山為治汶所必經且敷土三舉岱禹豈得未至東南隅則禹陵在焉而山與水並畧之蓋經亦舉其大概耳王氏乃欲藉此以破禹例言一歸之水則廬山正江湖之所匯為必不可畧者又以字義躊躇捨之而尋傳陽其持論進退無據安可與窺經義哉且夫山之命名與字之取義各自為道如朱園惇物之類亦可証以字義言之則深淺者水之則豈可以目山與原然予前過蒙化有沙灘峭即赴大理有秧草峭其

地無勻水山並連亘入於雲令後世泥字義者循之必將問諸水濱矣淮山漢地多有之穆堂別業詩云秧草灘滄益州山驛中小坡也驛路秋風未黍間分秧小雨記班班陸沉金馬平生志怪底山行豫章山之大者廬山以上曰西山水經注名爲散原山亦有廬山又曰廬原山登嶂四周杳邃有越其山有洪井風雨池鸞崗鶴嶺大小蕭峯豈不崇高廣大而亦號曰原及六朝之際猶然今則無此目矣然則大江以南以原名山乃其舊俗耕野生長其地而不知何耶雖然傳陽不得爲敷淺原而敷淺之所在可因以取証金仁山云其山在廬阜之西南是敷淺原之陽也因其陽反諸其陰舍廬阜奚屬焉廬阜失敷淺原之稱得傳陽而益定漢志以下自失其解耳朱子辨九江以爲在洞庭辨敷淺原爲廬山舊說相沿破除盡淨然九江之爲洞庭北宋時胡晁已開之惟廬山提唱於

尚書考

卷二

敷淺原申朱子解

三

朱子鐘鼓嗶如而羣聾弗寤可歎也

敷淺原駁王氏

禹貢地原名者不一大原東原原王氏何以獨知敷淺原之當爲泉字而爲不識字者誤改鄭氏固無此說也漢志豫章郡歷陵註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師古曰傅讀日敷易古陽字敷淺原承山不承川因山川同名故序在先而以古文繫之然亦作原不作泉假令禹貢字誤漢志亦何適誤以志証經知原字爲本文歷讀無異至西莊乃剏改泉字之解也夫導山導水經條各別導山而雜入水泉雖愚者知其不類足下不正其改經紊經之大謬乃云卽爲泉亦當指匡廬瀑布是同裸而浴矣江以南禹跡不僅如足下所引近儒惟錮僕志而朋擯後出者故前解不甚及之王氏

云衡山敷淺原在江南九江在江北經文參錯當闕疑乎按水名在江南郡名在江北時異稱異各與地相反猶淮揚實解在江江何得牽合漢郡明知山別南條而以崇漢自詡破闕經文學者之大戒也寰宇記德安縣傳陽山在縣南十三里尚書注敷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界上有祠廟敷淺水卽尚書敷淺原也其源接瑞昌縣及鄂州承興界屬曲餘二百里方至縣○按原也之間應脫側水二字否則上句稱山下句稱水不可通又敷淺水非本山水觀記自明

甘誓五行三正解

威侮五行鄭元注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書傳意相同爲此義者以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月令亦言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餘火金水皆先時以告故云如鄭說則五行者已之所自出凡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是也或悖於

尚書考

卷二

甘誓五行三正解

三

理乖於義抑如當春而行夏行秋之類謂之失序宜矣今而曰爾自威侮其口與身也可乎哉古之帝王作事必乘其時若夏之葛而冬之裘渴必飲而饑必食厥勢自然非曰此爲木也吾其行木此爲火也吾其行火周之亡處士乃穿鑿爲異術一切附以五行與三代之典不合月令正秦人所作而禮運亦記於漢儒豈可據以釋夏書耶纂言云五行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威侮之則其用乖適然民之用亦不得以威侮言蓋五行統言六府之官也左傳述金正木正等皆古官各少吳氏帝一方官悉以鳥各意有扈官號亦承於古所稱五行若周六官今六部之例耳官者所以亮天工威侮之則人人解體而天職曠故甘誓首敷之元又註息棄三正云天地人之正道傳意亦同疏引說卦陰陽剛柔仁義以實之

夫是道也在天地為陰陽剛柔在人為仁義措之於事即因時之政無三者之別而亦烏得別異於五者耶二義且通為一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是也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難之者曰有扈廢前代正朔不得為罪廢本朝正朔無緣兼言三按古之時三政通於民俗虞書巡狩之年協時月正日惟各國異尚故須以時正之禹雖頒夏時至啓未久且時至春秋三正猶並存則夏初不以兼二正為天下厲禁可知也古之人君值月吉必告廟而視朝以頒一國之憲每朔皆然夫正不外於三而有扈氏卒怠棄不舉故誓並數之而三正亦即正朔之統名耳國之命繫於天有扈氏既威侮其臣民復怠棄其政事失天所以立君之意故曰天用勦絕其命丙午三月十七

尙書考

卷二

甘誓五行三正

三

西伯戡黎考

書序殷始告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鄭元注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孔疏謂鄭據伏生書傳為說也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者即黎也考之殷本紀文王為崇侯所譖囚於羑里閔天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之訟而受命稱王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年伐邠又明年伐崇又明年崩其次序與大傳異而謂文王因譖見囚在受命之先較為可信如大傳則是文王自以連年興師為殷所咎而囚之真有如韜子所謂天王聖明

臣罪當誅者未可為昏暴且文王既強盛而稱王非紂所能囚囚而旋釋何由演易釋又連兵如故益不合於人情大抵史記傳聞比大傳稍得實後案謂彼是先秦古書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果何據而云耶然指者為黎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二說一致稱王之謬辨之者衆予亦具為考竊意黎為紂圻內地文王殷之純臣豈肯越國而侵之考之紀年然後知據實之與傳聞大相逕庭也紀年文丁十二年註周文王元年帝辛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西伯率諸侯入貢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錫命之二年周師取耆及邠遂伐崇崇人降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大饑三十六年伐昆夷四十四年西伯昌

尙書考

卷二

西伯戡黎考

三

蕤四十二年註周武王元年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夫文王以行仁政得諸侯其時殷固盛崇侯宜有譖此次於錫命前十年與史記合拘幽至六年憂患日長足以演易與周易以下合伐密事孟子亦張之意必有以當紂之心故得其錫命此與錫命相承與一怒安民之指合者邠之取因伐崇而先昆夷因侵饑而報與皇矣瓜瓞之詩合專征以後師僅二舉烏有頻伐至死如後世之爭地爭城者乎始言王錫命終言西伯薨烏有稱王稱崩如後世之為臣不卒者乎武王稱西伯殷人之辭也武王居喪原未臣見於紂殷始告之武之釋服而戡黎亦觀兵之舉耳周師深入紂之圻內故祖伊以為恐然序言其始告則文王終身不疑於紂可知矣而鄭注以咎周為拘囚文王偽傳以乘黎為見咎之由均與序不合

而注尤謬夫戡黎在武王則天討之先聲在文王未免以兵相逼君臣之分所關甚大今移文王伐耆爲武王戡黎其失豈得不辨雖序爲秦人所作難盡信然此條幸得其實惜注家未能解也又按以戡黎歸武王作伯時宋蘇氏鄭氏金氏元吳氏已有此說皆得之義理懸斷而不覺其暗合於紀年則紀年之爲真書不卽此而可信哉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辨

毛氏經問補王崇炳引仁山金氏微子不奔周辨云微子行遜耳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左氏又云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與纓是左傳之說也如左氏之說微子不奔周克商而始面縛請降然武王既知其賢何不卽立微子而立武

尚書考

卷二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

謹

庚耶然則請降者必武庚也微子此時避野未獲至武庚再叛受誅始求微子以後殷耳毛氏斥其解經武斷全然不是謂左傳據楚之三策而錄之微子不奔周而降周是實而奔周之說亦不始孔氏而自史遷又謂絕王不絕祀殷恪非他人所得承必武庚也又謂微子由微徙宋一降周而已有兩封封宋非自成王始金氏既不讀書又復杜撰此閭洛後人說經習樊祖龍遺烈莫甚於此

予按王虎文舉金仁山三辨前兩條皆當而爲毛氏橫詆予已正之此條大概亦得惟於左氏記誦諫處尙認未明夫面縛與纓以俟戮畏暴而求生也而武王至仁誅獨夫以外孥且不罪而封之親賢亦封墓釋囚微子又通廢之臣何至自爲迫辱雖武庚昏愚

亦必不爾楊用修丹鉛雜錄記其弟恒之言云此楚人以誑莊王

受鄭伯之降許傳之說借名武王而誣微子者也得其情矣

史遷無識採左氏面縛事又加牽羊把茅等語楊氏譏其有四手已極可笑毛氏反張皇爲出於楚策降周自是實錄則直以劉禪陳叔寶賣國乞憐之陋上匹三仁矣而可乎夫子稱微子去之在先樂記稱武王克商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於殷後則稱投斥武庚也不便再言殷故配杞稱宋要其終也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獨不及微子其時箕子旣不願臣周微子又不相遇權立武庚以主殷先王之祀豈以爲紂而必拘其子哉仁山以此明微子之遁野未獲實與論語樂記相應非毛氏所知也且先代聖裔及功臣並止一封何謂微子一降而

尚書考

卷三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

美

兼兩封而武王先封微子於宋又出何典毛氏自不讀書語語武斷反以責得實之金氏悖矣又歷舉史記訛濶如宋世家云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者楊氏已駁之謂此必無之事引劉氏微云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止去紂都而未奔周其論並臆而毛氏不知用若殷周二紀同稱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而殷紀樂器上偶羨一祭字毛氏遽抹殺樂字專摘祭字以爲史遷陰指微子奔周之證不知此二條及宋世家引書之太師少師皆樂官也與微子無與僞孔傳始杜撰以太師爲三公箕子少師爲孤卿比干如其說少師已見殺太師已囚復何云持祭器奔周乎毛氏欲附僞傳竟至誣史無一可通且其所以必指此二條爲訛濶者寬僞傳奔周之謬說也然孔前馬後遷後安國



問故而作史誰不知之今反云孔之誤由於遷則是明知偽孔傳為後出而處處彌縫轉不覺於此漏言之其黨偽亦拙矣故末又附記遠宗說云俗生無賴諂諛前儒綱鑑輯畧一書竟改文王戡黎為武王微子請降為武庚實經史之禍烈夫逢伯以諂諛誣微子豈可奉為典故若戡黎之為武王古籍昭然前儒蘇軾以來已著解何待於閩洛古聖賢之遭誣幸而得明西河等復拾漢人之俗唾以汙之殆甚於祖龍之遺烈也丙辰三月十四羅後兩齋有月

樂記鄭氏注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正義武王初克殷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

尚書考

卷一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

三

而暨時復所即徙而居宋故云所徙者微子

予按投徙非善辭與屏流同所謂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是也則微子仁賢何罪而投之歷序武王繼絕至封夏后後於杞何嫌叙封紂子武庚於殷墟而遠舉微子若謂武庚不終則成王時事何得當武王身而預絕之詳書微子我不顧行遽論語微子去之知克殷時微子本不在左傳云云乃楚臣權對楚子然亦止云復所又惡有投徙之說哉蓋殷宋本得通稱承投殷無緣言殷墟變稱於宋便文耳鄭孔臆說不可通

正義引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云云黃帝堯帝舜大禹如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為正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予謂苟非追思何

由封遠此與樂記正相備何云義反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氏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孔疏容謂禮樂之官行檢視予謂商賢何必拘禮樂之官箕子所夙知又何煩檢視尋此句復位即指箕子未囚以前之位也仍服尋與周弁異故曰行商容

尚書考

卷二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

六

尚書考卷之三

竹園郭如泰

萬歲李榮陞奠基甫

繪圃袁振藻校鐫

甘泉郭樹芝

全謝山皇極問答書後

全紹衣尚書問答云後儒排朱子者必以皇極為大中以為漢唐舊解盡同愚未敢信據洪範五行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又引夏侯勝說下人伐上之病伐宜為代云云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然則漢人以皇訓君伏生大夏侯劉向鄭氏皆言之其以為大者祇孔氏耳不必強洪範而就

尚書考

卷三

皇極問答書後

之也又云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君而言之哉平生解經不敢專主一家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皇極之解當宗朱子

予按洪範篇箕子面陳武王之辭也古人尚質故頌曰汝其目君則曰天子曰王曰辟天子為天下王王省惟歲之類伏氏五行傳

首稱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王謂禹帝謂舜上帝謂天乃錫禹帝乃震怒是也洪範尊天極於帝而不皇商周人尊君極於王而不帝帝之改號久矣禹傳湯誓已稱王皇之改號更久矣炎帝已稱帝箕子以帝目天而謂其猶以皇目君目武王可通乎自五行至福極莫非君政也五事貌言視聽思則君之身也然

次五一疇外餘疇更無皇字必以皇乃得目君豈君之政第之身

舉不屬君乎然則皇極之解可知已九疇者圍也其八環外而次五據中八疇不能為中而一以次五為中自初一視之中在此歷次二以至次九中無一不然故謂之大中大中者非以其位也以位則維辟威福玉食具於三德亦非以其身也以身則恭從明聰睿具於五事蓋有大道焉自立以此用人訓眾亦以此戒朋比偏黨反側而會歸於蕩平正直高明是之謂建極極建而彝倫敘矣故大中之道溯自堯舜禹而湯執之以立賢箕子因而陳之其疏家本此為說實得經意固非陸子一人之見也朱子欲以君德代之其如偏黨反側會極歸極經文已為大中作註而非他義可移全氏恂恍其間欲復宗朱子亦未致思耳且云漢人皆訓君惟孔

尚書考

卷三

皇極問答書後

氏一人以為大若欲以口眾取勝者實亦不然伏氏傳止言王極不言皇極而王讀去聲指言五行王氣蓋別為一義而借範發之劉向傳亦借範自行別義不足為解經據又謂鄭註引夏侯勝說伐宜為代然引勝止此四字其下云云者乃鄭自註今連取以為夏侯勝說王氣之證謬矣考漢書孔光傳光霸治尚書事夏侯勝光經學尤明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光引書曰蓋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焉臻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云云光之學出於夏侯勝而傳自伏生今其說如此然則伏生夏侯固首發大中之訓者况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非即以大中目人君也蔡邕對問亦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其詞一反一正引大中無二全氏

云雖孔傳豈能離君而言之予謂豈但大中不能離餘八疇孰可離君而言者而均不言皇蓋字義有一定兩漢儒者率訓皇極為大中前後可考偽孔氏僅衍其說而全氏推為創解益謬矣按臨川李侍郎著皇極解見集中頗言朱子與陸子辨無極相牴牾遂摘荆門講義皇極訓大中之說為非而忘其出自註疏因更為皇極辨併詆漢唐諸儒訓中之說貽害後世是欲改千古之聖學以求自蓋所駁之誤近於長傲而遂非全氏此條問答駁穆堂而沒其名然其中有云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又謂朱子所指是當時鄭丙一流然以之譏陸子是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其不敢輕誣陸子亦冀以息爭而祇求經解之一是意謂穆堂僅引註疏而不知以前訓君者向多可博

尙書考

卷三

皇極問答書後

三

引以奪之子亦惜穆堂之所據未備所詮未真即謝山問答而進湖之知大中之義實起於漢儒而非僅如穆堂之所謂偽漢者夫孔光傳自安國與大夏侯其家學師承無不以大中為訓昭然如此謝山輩果不存門戶之見亦可以息喙矣丙辰四月二十五

金騰解惑

金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子後公乃為詩以貽王秋王出郊親迎本經序述具矣周公之辟在流言初與主名未得之前其為退位息謗明也公之居東出郊可迎其為避居東郊可明也二年承既喪之文秋又承二年之文其為成王紀年又明也復何疑於鄭氏哉惑者曰周公

命蔡仲流言亦連致辟孔氏之書未可兩訓吾則曰蔡仲命不足據也殆補尙書者誤註金騰而有是也史之所紀輕重各從其義流言之罪比之畔逆輕矣金騰明周公之迹而未及伐畔故從其實舉其輕者志公之所由出非謂叔之畔直可以流言蔽之也彼序蔡仲之命者既將終始其事則當實揭畔逆之跡以當其罪而今之文乃亦姑以流言為辭惟其依附金騰而失所紀之重故曰不足據也彼既誤註金騰以補蔡仲之命今之惑者反據其命以証金騰之誤註不亦顛越矣哉

克商二年解附請代納冊三義

殷曰祀周曰年周書洪範多方稱十三祀五祀者事與殷人連故從其稱也而年必從王史家定例如此訪鮑之明年武王有疾於

尙書考

卷三

金騰解惑 克商二年解

四

例當書十四年而金騰變文為克商後二年何也書十四年則享國疑於久王有疾而公請代疑於不急纂言云克商七八年後天下勢大定武王喪猶有武庚之叛周室幾危使喪於克商甫二年禍變將若何周公蓋觀事勢必至於此故欲代武王之死此言足以發明史佚之書法矣

丕子之責鄭元讀丕為不訓子如慈意謂元孫遇疾汝不救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若然則以一子易一子不慈尤甚先王豈肯從其請耶史記丕作負書疏通其意云責讀如左傳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丕子傳謂大子言負天一大子必須死此解似謂三王負天之債須以武王償之如今劫鬼師言人病狀於理尤難信纂言云武王為文王丕子若爾三王之靈在天

實其來服事左右願以身代之纂言是也

以且代某之身鄭元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臣子不忍然爾歸其命於天故欲為之請命書傳云死生不可請代聖人序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此解亦足用纂言云聖人心與天一志壹則動氣固有轉移造化之理信然則忠臣孝子之君父皆可以不死而公亦須疾終以驗其請矣鄭元又云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下鄭之注如此則其視公之請代也宋人所謂落得為君子者也其亦可哂哉

納冊於金縢之匱中蔡氏曰前後卜皆如此王氏曰此乃國家故

尚書考

卷三

克商二年解

五

事非特為此匿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也纂言云此與常時不同以先有冊書告三王也常時則史述卜主之命告卜人不書於冊亦無冊可藏王氏蔡氏之說未當按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後案據此注謂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又特加金縢也然則王蔡二家之義本出周禮吳氏失考耳

金縢罪人解

鄭氏注金縢我之弗辟至居東云不避孺子而去我有欲位之謗無告於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園待罪以須君之察亡按周公出居於東見紀年墨子亦云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皆足

為金縢証鄭此註比於毛氏傳詩以居東為東征誅管蔡者其義

固長注罪人斯得以下則云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

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二年後公傷

以貽王鬻子斥成王鬻雅稚子成王也亦本毛傳又箋詩云此取

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

閔之斯本語助此則訓為此鄭意以子與世臣子孫以室與官

位土地鯁鯁然欲王之推其恩親孔疏廣之云成王罪此臣是為

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後案又伸其意云武王初崩周公

攝政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

依殷禮兄終弟及故流言起也按如鄭等之說則是成王居喪周

公未代攝三年天下諡如及免喪王年雖未壯比初喪時則已長

矣周公乃欲代攝其位以啟天下之疑合公不謀代則東方永無

事矣言起於公之謀代言之者何罪而其疑公也始焉思奸王之

位繼焉思全其黨與之家直後世權好事敗而非分焉思者耳且

謂謀攝之黨固不免於罪則王拘而誅之國法也何反誣王為亂

政而美公能救王之亂謂其黨固無罪則其後王已釋疑而迎公

何不悉與昭雪而固留此不白之冤在箋疏憤憤如此王與公皆

為所蔽矣或謂毛詩傳寧亡我二子不可毀我周室義固正大然

是時公尚居東管蔡猶未得將指誰為罪人釋之曰經文具矣注

家未致思耳武王崩武庚叛無根之言播聞然武庚忠紀殷紂而

流言轉為王計若不相蒙者至二年乃知其即出於管蔡故云罪

人

人

尚書考

卷三

金縢罪人解

六

人斯得而經序管蔡於前者行文從省也公之詩則以鴟鴞斥武  
庚本管蔡啟武庚變文為武庚所取者為親者諱之辭也管蔡附  
武庚若為所取然既陷於罪將不能以親故貸惟痛念文母之恩  
勤勞閔而已此公之忠孝也其下文乃專言保室宜豫以覺悟成  
王力救天下之亂詩指深切如此惡有三年後圖王激叛之事亦  
惡有漠視家國僅徬徨於其屬黨之私者哉聖人之言光明直遂  
而注家吐霧自迷幾於尺寸莫辨天下後世苟有心目者孰肯隨  
之人坑塹乎二月二十六日

多方五年五祀考

多方言紂之不道故天降喪又言須暇之五年其義不傳於古鄭  
元本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之說謂武王元年稱文王受命八年至

尚書考

卷三

七

十三年伐紂是須暇五年事書傳本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之說謂  
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為五年傳之年固不足而鄭注亦非是  
須暇者可滅而不滅之謂謂武王初立即興兵滅紂可乎以紂之  
不道文王服事終其身武王則誅之父子異趣固其惡有熟未熟  
天命有絕未絕之分然未有分界於父薨子立倏然之頃者父垂  
沒猶稱聖子初立即稱狂固無此理夫子美三年無改於父道為  
孝况伐紂為不得已者乎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  
金革之事無辟者伯禽有淮夷徐戎之難管襄有秦人之師不得  
已墨縗以應之武王居喪殷固未聞以一矢加遺也而兵端自我  
史傳所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何以解之且春秋之世隣國有喪  
者猶斂兵以退武王聖人豈自立念如此然則居喪不稱兵文之

蕞紂不當遽滅禮亦宜然而傳注併敘其年為須暇適以增武王  
之汲汲耳又二家均以武王十一年觀兵觀兵即伐紂亦不得為  
須暇去大祥之再葬復去觀兵以後二年中間適得一年傳注尚  
可通乎考之紀年武王以元二年居喪三年畢而戰黎黎據殷上  
游而勢近黎破則朝歌有必舉之勢故祖伊恐而奔告以為殷命  
訖殷即喪王其如台也而武王旋師至九年始觀兵中間養晦適  
得五年蓋可滅而不滅以紂之既老須其死而傳位子孫云爾如  
此乃合於多方之義夫九年觀兵見於史記去諒闇三年則五年  
已了得紀年乃知戰黎之為武王三年事而殷勢岌岌仍得少延  
者實武王須之也漢人妄謂武王冒元而滅其真年故無年以應  
之昔朱子謂文王不死終當舉事蓋以戰黎之勢亟漢儒既謬移

尚書考

卷三

於文王偽書又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謬朱子為所惑故立論至此  
朱子語類問使文王再在十三年中終事紂乎抑為牧野之舉  
乎曰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必不終竟休了又曰那時事勢自是  
要住不得九年竊意古帝王雖以救民為心然事在可已亦已之  
之或見改元辨  
文王仁德不冒天下僅王室一隅如燬而猶以憑父母為幸則民  
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且與紂俱老而為之臣已九十七令再不死  
即改其度而伐紂此豈知文王之德之純者哉觀於多方乃知雖  
武王亦未嘗汲汲須暇至五年後乃觀兵又中道而旋苟非紂  
疾殺比干囚箕子遂微子天罰尚不亟也周之世德豈不至矣哉  
紀年武王自檟黎後五年始觀兵紂年近老望其傳位賢宗子以  
蘇民故曰須暇之子孫作民主武庚等以不肖故曰罔可念聽多  
方下半又言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奔走臣我監五祀其義漢儒亦

不傳考之紀年多方之作在成王五年有方多士殷多士與上牛  
四國多方殷侯尹民別蓋彼為附叛之徒此則為元年遷洛而未  
與於叛者故以臣我之實年明之王肅及偽傳乃以五祀為虛設  
之年彼蓋昧於事實而第以臆揣之宜其於經指悉不通也成王  
元年武庚以殷叛殷多士暨多方必有奔走借來者故設監洛邑  
以安駐之至是凡五年也多方誌後遂大遷殷民而城洛邑又二  
年作多士有昔來自奄 大降之論即指多方篇耳

孔疏云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謂洛邑也知此是  
鎬京者鎬京是王常居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彼序云遷歸在  
豐經云歸於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集傳引呂氏  
云王者定都天下人之所宗也東遷之後鎬已封秦則洛亦謂

尚書考 卷三 多方五年五祀

之宗周宗周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愚按多方篇中明有自時洛邑之語是宗周即洛不獨祭統可徵  
也多方傳與周官經同出偽手孔疏以偽証偽胡足據曰蔡云云  
以釋小雅可耳書國史也其稱一定洛邑外別有宗周乎

大誥治錯簡考

朱子或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  
此五峯胡氏之說也朕弟寡兄皆為武王之自言而其他証亦  
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又云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  
公成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時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  
尾必不只稱文考又寡兄亦是武王自稱又唐叔得禾傳記載  
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

或問武王既以殷地封武庚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  
別一條云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  
又云胡五峯吳才老皆說康誥三篇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  
首段置康誥前故序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

蔡氏沈集註引朱子說 不具錄 因或疑康叔在武王時尚幼辨  
謂武王是時年九十安有同母弟尚幼而不可封者又案汲冢  
書克殷篇衛叔封傳禮史記亦言衛叔封布茲 籍席之名明其  
時康叔非幼惟序書者不知此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誤以為  
成王之書是知序果非孔子所作也三篇篇次當在金縢前  
惟三月哉生魄以下四十八字自漢伏氏傳尚書列王若曰孟侯  
之前序書者因以為康誥酒誥梓材之總序王成王而弟康叔諸

尚書考 卷三 大誥治錯簡考

十

家說書因之雖魏晉時人撰古文往往破析今文以就己便終不  
知致疑於此也唐孔氏類達於召誥甲子下疏云康誥云周公初  
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於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畧耳孔  
氏頗得其緒而終不能明其為錯簡宋蘇氏軾始定為洛誥之文  
在周公拜手稽首上此四十八字既釐出然後吳才老胡明仲知  
王若曰孟侯以下別為武王誥康叔之篇而朱子從之或問往復  
詳明蔡氏引仲其緒蓋康誥三篇得有宋諸大儒審定然後諸家  
知為武王所作千餘年謬解廓然雲消矣其端實自蘇氏錯簡一  
言發之其有功於經甚偉然諸家以為錯自洛誥之首尚未然也  
書言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則大誥首勤

侯之辭也今洛誥乃周公與王往復留後治洛之事無一語及諸侯  
豈可強附哉愚常三復於此知此篇正文自伏氏發壁時已泯滅  
矣首簡僅存耳當時無可比附姑次於大誥爾多邦之後以大誥  
字向相同耳作序者既弗之識又為撰古文者隔以微子之命其  
初固非有心造偽而轉輾承訛持說益膠以貽經害豈不惜哉此  
書雖亦名大誥以時事考之當次召誥前然其目並不見於序益  
以知百篇之說無據也諸篇屬武王歷元明無異至近世復有噓  
新莽之冷灰者謂周公已稱王王若曰即周公自稱其亥又為序  
傳疏義所未聞而害道益甚愚別著論斥之此不具具論此簡之  
宜正前儒已有說不自今始己酉四月三十

大誥治錯簡餘論

尙書考

卷三

十一

洪大誥治四十八字蘇氏傳定為洛誥首簡元陳氏棟申之云周  
公以三月十二日至洛觀於新邑營十六日乙未初基作洛號召  
築工至二十一日甲子乃用書命庶殷丕作即所謂洪大誥治者  
也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近日望溪方氏則云其地其時實  
與多士篇相應予按洛誥記周公成王商度治洛之事與勤侯無  
與且有後序具篇尾若冠以此九句頭緒轉多文律亦不應爾也  
多士篇計日為二十一而此簡哉生魄則十六日不相應陳氏所  
云十六日號召集工者自依經為說然必有誥辭伏氏失之僅傳  
此序耳書記舛誤所以繫甲子召誥以乙未次望以戊申次肫顧  
命以甲子次魄武成以癸巳次魄魄不得離日空舉此簡惟三月  
哉生魄下應有乙未二字殆傳寫失之

見士于周晉人傳云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蓋以事通士也而疏云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  
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其解尚屬游移惟蔡傳直引說  
文曰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士之訓乃定  
方氏欲仍從本字謂五服之國各登其民而貢士於周考初基作  
邑非貢士之時士自通事他經有據呂蔡解亦與傳同不可易

惟三月哉生魄考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此釋甚  
明近日西莊王氏別引馬融曰魄肫也月三日始生兆肫名曰魄  
因云魄即肫也劉歆以為望日偽孔以為十六日者皆非博引至  
六百餘言初不悟其年三月丙午肫明見於經召公才至洛後

尙書考

卷三

十一

九日周公乃朝至何能先於上三日會洛發誥乎又於民大和會  
下引鄭說云是時周公攝政四年隆平已至亦多方取証謂謀營  
洛是四年事非七年不知居攝二年秋公始就迎歸而伐武庚及  
奄首尾三年以五月丁亥至宗周則攝政之五年矣金縢孟子東  
山詩多方並可証是四年正東征破斧安得稱隆平而分身營洛  
者洛誥之末明有七年顯証傳幸真合而西莊抹之蓋全以黨鄭  
自蔽不知有經者也○鄭於攝政之年亦多謬解其注成王政序  
云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此語可據  
召誥洛誥年月考  
紀年成王五年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七年二月王如豐三月  
召公如洛度邑甲子周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蓋五年所營

者以宅遷民七年乃度洛邑作召誥而洛誥篇首亦以下度事往還二誥同在一年明也大傳居攝五年營成周不言作誥大傳本漢人偽造然此條尙未謬又史記魯世家亦以爲洛邑作於七年劉歆三統更以歷推二誥月日尤詳備西漢說書家大抵如此至鄭元乃謂召誥作於五年而改經文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謂不言正月者待治定制禮乃言正月也其迂曲已不可通後案復阿之謂自五年三月丙午肅運閏推至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召誥之月誠當改劉歆算誠不合殆未詳於積算而欲以虛談取勝者也歷之月日豈三年之可齊且如王氏說區三年必有閏古法歸餘於終閏正在十二月是兩十二月內固有戊辰矣就令無有十二月亦可改何必於二年前召誥篇內連改兩月以待之耶

傳書考

卷三 召誥洛誥年月考

主

孔疏云此歲入戊午訃五十六年 按三統以周公五年庚寅爲紀首七年壬辰合前三章當爲五十九年此不合蓋鄭所引殷歷殷歷久不存他日當以漢志參考 三月甲辰朔丙午肅以算術計之有閏九月其十二月已亥朔大三十日戊辰於二誥月日固得合然漢世歷法用四分大強以步真年轉不符故雖虛增七十三算而校以授時之平朔亦早二三日不等 見前伐紂考 進退皆不合於經今減其虛年得成王之真七年乙巳歲推其月日悉符於二誥已具於上列吁聖不可欺天不可欺歷與經無一不相應喋喋者可以息矣又考之多方五年五月王來自奄其年二三月王東征未回烏有自周至豐及周召度邑之事以經証經以歷齊歷鄭氏分年改月之謬不可掩也

史氏例以年月日相繫洛誥之文轉爲日月年者非苟變其例也他篇日在月中可以臆望順值而戊辰在月尾又歲除日也去望已遠故先日而以月綴之以年總之亦變體之自然也於歲除日烝祭故云烝祭歲經文甚明鄭注乃割歲以下爲明年正朔祭祭偽傳則以戊辰爲到洛之日而割烝祭以下爲明月仲冬事二說小異而同爲迂曲隔絕神理且以烝祭抵洛猶日之况烝祭祝冊一篇之歸宿反不日耶又告後皆謂立公後伯禽爲魯侯全乖於事實 別有考 且云公攝政不敢過文武受命七年之數不知成康以下享年何爲敢過其數大抵復辟告後諸義得有宋諸儒始明漢唐經家極夢夢死灰不足嗚耳

無逸

傳書考

卷三

召誥洛誥年月考無逸解

古

君子所其無逸。所即王敬作所之所無逸即自強不息之學其書曰念茲在茲 云云 八茲字抵此一所字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句內逸字詁文也當爲作字或立字下文云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又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皆可合傳經家因下句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遂併此句誤寫耳偽傳謂知難乃可謀逸蔡氏釋爲以勤居逸皆隨託生解周公方以無逸志誠而開首即導人謀逸居逸何哉 否則侮厥父母 否丕字增筆也由逸而誕而誕誕極則大侮其父母矣侮不與誕誕反孔蔡隨託生解不可通



嚴恭四句

天命自度即是勅天之命也大甲亦曰願誕天之明命易傳自強大學自修自明與此自字同皆生於毋自欺久而運於己者與天同契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是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更不言天矣矩亦度之謂也天命自度不止於敬天治民祇懼非空言治民十六字中嚴恭寅畏祇懼不敢居其半此大學中庸始於慎獨恐懼馴致平治天下配天地而悠久無疆者也史記殷本紀帝太庚崩子小甲雍己大戊以次立竹書大庚作小庚崩於丙辰又三十年丙戌而大戊始立大戊享國七十五年其崩時年在百一二十可知矣堯舜以來高壽第一而堯舜帝不降年過九十皆禪位惟大戊過百猶君天下其精神強固又

尚書考

卷三 無逸解

去

黃帝以來未有也高宗舊為小人必壯歲之事鄭及孔傳又訓舊為久則其即位亦幾四十矣併享國數之壽亦逾百歲又按夏少康之孫帝芬子帝芒子帝泄子帝不降四代享國二百二年 芬四十六芒五十八泄二十六不降七十二起丙戌終丁未 不降尚有弟扁不降壯子也度其享年亦不下百十歲不降知子孔甲不類而禪位於弟用心與堯舜同不幸崩傳子帝廙享國僅十二年無子而國仍歸孔甲三傳至於天實為之傳曰法後王以其近已故虞夏無逸之君周公不之及三年不言言乃雍

謂言出而聽者和也與時雍之雍字義同坊記引作謹謂聽者謹說則義尤明下文言所行無大小民無或怨高宗舊暨小人

作勞及即位以後益不敢荒寧蓋內省功深於志無惡故人亦無惡言而莫不信行而莫不悅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鄭康成謂祖甲不義弟先兄立而逃可補史記所未備偽孔氏欲以國語之所譏者奪之然國語以紂之隕商歸獄於七世以前與詆宣王為幽厲者同一構誣耳烏足為二君之累孟子謂湯至武丁聖君六七日湯也太甲也沃丁也大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以紀年考之大戊武丁而外年無屆三十者太甲年尤促僅得十二故皆不為公所舉至祖甲以後武乙三十五紂五十二暴亡之主宜戒公蓋兼舉賢而享國長久者在商惟此三君也

尚書考

卷三

去

偽孔傳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篇不義文似遂以稱祖甲者為太甲蔡氏知其謬引邵子經世年歷証之似矣然邵歷出於漢人之增年三宗雖不謬亦沿稱太甲享國為三十五年果若是周公肯默而不舉乎以此知紀年獨得符也孟子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偽造太甲書者增入茲乃不義之文以傳合無逸既讀祖甲為不義則公何為舉之乎偽註偽書剽竊出於一手此為顯証

惠鮮鯨寡○偽傳云加惠鮮乏鯨寡之人不成解蔡傳以為使之有生意近之然鮮字疑為蘇字之訛孟子引書曰后來其蘇嗣王則其 時人不則○舊傳及正義云從今以往嗣世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遊逸豫田獵又云耽樂者非所以教民非所以

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其說皆允

蔡傳改釋云嗣王法文王其指文王而言又云時人大出其道  
逸之行按公所舉三宗及大王王季豈不可法者上文所言當  
法此章言所當戒蔡注召誥其不能誠云其者期之辭也此則  
其字義正同耳宮室服玩為觀偷玩淫荒為逸觀外為遊荒禽  
為田不足而巧取為橫五者畧盡逸欲之戒如是之人固宜有  
愆今舍是人不言而罪効法是人之人何其濶乎○兩惟正之  
供蔡傳為允偽傳曲說不可通  
否則違怨詛祝

二否皆丕字之增筆也變亂小大正刑民則大怨視之若作否  
字解不可通矣

尚書考 卷三 無逸解

七

傷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蔡傳引劉裕子孫見其服用笑為田舍翁事因言使成王非周  
公之訓安知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耶又此厥不聽傳云成  
王於上文古人之事不肯聽信而小人誑誕變置虛實汝則聽  
信之云云卑視成王之至

按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無逸二字古聖王怡心身家國之要公故舉所  
聞見以通誥周之子孫非直為成王發也且周公聖相成王亦  
聖主也武王初欲兄弟相後而公涕泣以辭至末年成王年逾  
冠乃命世子於東宮知其賢不亞於啟也成王四年正月喪畢  
朝廟四詩存於頌敬之一篇序以為羣臣進戒而辭曰惟予小

子又曰示我顯德行則固成王之自作也就將之勅紉熙之無

閒後世老儒不能窺成王年二十餘耳使當日無公王豈不能  
引賢自弼致昏迷文武之訓者成王且無論即周衰德劣三十  
餘君誰不仰后稷公劉之美而乃以六朝在童上擬周初聖君  
蔡氏識闇而論恃至於此經家之大誠也或曰成王已履知無  
逸公奈何贊於誥乎曰此老臣之所不得已也庭有芝蘭知其  
不為荆棘而朝夕之灌漑難已且後世賢愚不等父兄宜立誥  
於先故召誥洛誥頻言王聞言冲子朕子而不稱嗣王無逸立  
政乃類稱嗣王而加以繼自今之文非專誥成王審矣蔡氏云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此語為然

若字訓順周書多有此語召誥兩言面稽天若無逸言非天攸

尚書考 卷三 無逸解

十八

若立政有灼知厥若願命末言誕受厥若蔡傳引或說云即下  
文之奉恤厥若也美厥字有訛謬其解甚合王肅及正義謂美  
聲近歛曲訓為天道蘇氏更傳為美里豈復成文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湯武順乎天故書多本於天以言若也

無逸之旨天命自度治民祗懼自然無逸矣不言而務嘉靖抑  
畏而急誠和不違為逸矣知小人之艱難不敢為逸矣苟一日  
耽樂即不順於天與民而大有愆况其淫於逸者乎多慾則財  
不足必望人之益亡而變制巧偷以煩擾歛怨且多慾則內不  
足必惡人之覆亡而飾非非諫以罰殺樹威故上聖賢能中智  
以上之君畏天保民永享其國者此無逸也霸王暴君不肖或  
失之子孫或當身失之莫逃指數於後世者未能無逸也無逸

有安勉其淫於逸者有淺深尺幅中備舉之後世金鑑元龜行義其書汗牛未有能越其範圍探其肯要者元公之製所以獨為萬世龜鑑也甲寅正月初二

有是君必有是臣當縱逸之始人皆不以為然故曰非民攸訓人之眾正之言不聽於是人乃訓之相與變法興利而究無其實徒以幻辭博民怨詈耳又久之謠言無聞彼作幻之人轉借人主惡聞之怨詈以害無辜而眾怨遂不可解周公於其始事軌樂也即休以殷受之迷亂已而明古人訓告保惠教誨之不可以不聽阿曲逢長之無利而有害終則舉遠近哲君引咎自正寬宏之量應自止而誘自消其機在於迺哲而已其戒多慾之主如良醫之視病洞悉癥結淺深而一一調劑以待之行其

術書考

卷三 無逸解立政解

疏

術而窳然以起即觀逸遊畋之四淫拒正納邪積微巧取變度繁刑之請繁悉除無餘於以保泰永年而繼稱前哲固公之所厚望於嗣王者也厲幽不戒貪戾監誘以速流亡固在公洞鑒之中成王親受訓告而享國過於祖甲其後穆王幾及高宗宣王亦述文王西周三哲王與商姬美焉夫子博採其書秦人火之而不盡是又無逸之取驗於後王也夫

立政

用咸戒于王曰 云云

蔡傳周公帥羣臣進戒於王羣臣用皆進戒云云周公於是歎息美之。按此節三曰字皆記周公之言也用咸戒于王五字記者先揭公所稱要職明王普當戒恤也下節記公述夏事告

教厥后曰云云曰宅乃事云云兩曰字亦非兩人分言蓋文勢自應如此覆考舊傳亦以為皆周公之言蔡氏解誤不可從亦越成湯防。偽傳云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不成解當從蔡傳言自諸侯升為天子也防字絕句君與曰殷禮防配天蔡以下屬非是

於夏曰額俊尊上帝於湯曰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論語亦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於文武曰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天之子能保之帝之臣相與守之故臯陶曰天工人其代夫子贊易曰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孟子曰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人君期於得賢所以安民即所以事天也苟用非其人民必受其敝於帝心何當乎

術書考

卷三 立政解

二十

夏人於九德之行迺知忱恂而戒謀面之用成湯嚴惟丕式執中而立賢無方克用三宅三作文武皆克灼見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故公之誥王也曰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俛亂復總言自古迄周之立政立事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俛又其言知人必曰迺知克灼知則非謀面之知較然矣夏人必知其行文武必知其心公兼行與心以誥王必知其德之所宜以如是之精知以立官立政故無不用之才無不舉之事周才盛於夏商而治稱最凡以此也苟不知其心則仍為謀面之知知面而不知心此與途人何異以天所生之人天所分之職與途人共之可望其成治乎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按孺子周公目成王文子文孫目後王

前後三條分舉可証此九字乃貫為一則豈文之子孫皆孺子  
王乎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無庶慎及是訓用違字詞  
理俱欠此二十一字為傳寫家重贅當義無疑

顧命月日考

漢歷志云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書傳云  
始生魄月十六日後案云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哉生魄是三日  
子按魄者月之體無光之處朔日明始生明生則魄死故朔日為  
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明益見故從月出為朏說文朏月未  
盛之明是也而其魄之邊亦受映霸然可見故謂之成魄然自朔  
至望皆為死魄望至晦皆為生魄成有別馬融誤謂魄朏也王  
氏不能辨反詆劉歆為舛謬固非矣然十五日明極盛魄全死而

尚書考

卷三 顧命月日考

三

未生歆窮於算以此日為哉生魄亦非是宜從傳解為十六惜傳  
未究歷法不能指甲子為何日也三統虛增七十二算且日法用  
四分大強不可通於古考紀年成王三十七年乙亥下距至元辛  
巳二千二百八十六算以授時法二四四七推之得其年四月已  
酉朔十六日甲子合於顧命或據傳以詰云十六日始有疾不悅  
擇即顧命乎解之曰懌字說文無有古文馬本作釋云不釋疾不  
解也此義甚確蓋疾之始不必記疾不解而顧命則必謹記其日  
所以知甲子之即在哉生魄者下文越翼日乙丑根於甲子越七  
日癸酉根於丁卯而甲子上距哉生魄不言越故知為同日也朔  
望朏魄史家紀以為日宗非此則甲乙無可綴綴甲子於哉生魄  
即乙丑為十七丁卯為十九癸酉為二十五皆可知古人書法簡

而明類如此

伯禽封魯真年考 二則

魯公之立諸家皆以為在成王元年而置年有異劉歆三統歷云  
武王崩後周公攝政七年為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 實帝乙三年  
推之明此命伯禽侯於魯之歲也鄭元又於攝政前虛四年無屬  
差而早此命伯禽侯於魯之歲也鄭元又於攝政前虛四年無屬  
而注洛誥云成王元年正月朔日告神以周公宜立為後者謂將  
封伯禽傳亦云立其後為魯侯如劉說則封魯在成王七年如鄭  
說則在十一年然考之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  
開作費誓又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云云作大誥又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作成王政蓋武王崩伯禽始就封而淮夷叛王伐淮夷  
魯伐徐戎一時事也 張氏所引多士篇傳乃云公歸政之明年淮  
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孔疏亦曲附之蓋以洛誥後成王政

尚書考

卷三 伯禽封魯真年考

三

仍有東伐之文故連費誓別為再叛耳予按尚書篇第多隔越倒  
亂未經討正鄭氏注成王政云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  
時事共編於此未聞近日為後案者亦謂此與將蒲姑多方相連  
均不應在作洛後而辨偽傳淮夷奄再叛之非其說甚允然又謂  
費誓有淮夷徐戎而無奄大誥序有淮夷奄無徐戎不可合為一  
伯禽之國上距攝政三年魚自出兵與周無涉云云則是淮夷  
等仍再叛矣 後案云魯自出兵與周何涉魯公征淮夷豈亦出成  
事而不以告周周公亦不之省者無此理也齊桓以王命討不  
庭以王命取賂九合皆然而謂魯敢私伐淮夷是併不知有春秋  
矣不知傳疏之誤仍沿於鄭鄭之誤本於劉劉歷妄增周算而退  
成王之元改命後之義不得不析武王崩淮夷叛於成王七年為

伯禽侯魯作誓張本而數為再叛甚至談讓孟子者以伐奄通屬武王而數為三叛陳棟解多皆絕無案據惟曲解命公後一語以為相承古義甚可怪也有宋儒先輩出朱子始表章史丞相浩說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便見蔡氏集傳本之元陳樸云王自謂退即辟於周其時進在洛邑可知故以歸宗周為退述往返語勢當然先儒於此皆忽之然則命後自在七年與前之封魯何與既命公以既後治洛之事即以此意祭告於文武廟如上說經義了然劉歆創謬解以傳己術鄭王以下不能裁別反同聲而和之則雖欲明成王政等之失編而再叛之非何從申辯以後代論之遺民免於屠戮亦有覬覦再舉者然三代民皆直道文武得天下以仁周公相成王誅叛又再三告命猶有不革面者

尚書考

卷三 伯禽封魯真年考

三

乎且鄭注亦引大傳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太平七年歸政於成王乃不旋踵而淮夷復叛大平謂何後案推為自用兵公不再出即與周無與陘哉見乎以此抵再叛之蹟何異掩耳盜鈴然則歸政之後淮夷奄果叛即周不得為大平而反復其時海內絕無兵端其以再叛誣天下舉漢儒之憤憤也嘗考之史記周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亦反於是率師於盼作誓紀年云成王元年武庚以般叛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那以叛三年王師滅般遂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入奄五年王至自奄後無再叛事舊史案據重重如日月不刊然則伯禽受封固在成王元年亦即武王崩之明年不可移後七年十一年以為元明矣此事書序諸篇並得資符於舊史鄭氏注成王政明淮夷奄無再

叛又云奄在淮夷北多方注云在淮夷旁明非曲阜亦得其實惟鄭乍悟乍迷又衍劉歆之謬致成兩岐後案更兩端附會必使鄭之得實者同其迷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乎會子問篇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注明云急王事王氏何云魯出兵與周無涉非自欺乎費誓疏云時周公猶在而云卒哭者為母喪也父在當為母期但此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年夫武王克商未久而崩成王初立舊國三監不足恃其時惟康叔在河北周公雖封於魯而居攝在周事幾間不容髮建元侯魯為周室輔豈可緩乎洎乎就封而四國叛魯公練兵時糧與王師分討之三年而天下太平此公輔周之効禮

尚書考

卷三 伯禽封魯真年考

三

臣為君喪三年於伯禽不辟金革未嘗不合疏以為母喪卒哭宜別有據要不出武崩之明年也陳氏師凱乃改為周公沒戎夷復亂在成王十四年漫無案據考公沒於成王二十一年時刑措已久而謂天下猶亂是周竟無一日治平矣又蔡傳費誓引呂氏說謂在伯禽初封時其解洛誥命公後亦云先儒謂封伯禽為魯後者非是考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則伯禽就國久矣言不待洛誥時也兩釋義同陳氏自誤以東征在伯禽就國後十年反疑蔡傳前後異義而不可指其的年其任意破碎如此亦烏足以累朱蔡哉

尚書考卷之四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陸奠基甫

繪園袁振藻校端

甘泉郭樹芝

論語堯曰節免詞辨

論語堯曰節書辭本書已亡漢武帝冊立子闕為齊王先用之曰  
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獻帝禪位冊再用之志載丙午文曰咨爾魏  
王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天祿永終註又引乙卯冊文曰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天之  
歷數實在爾躬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  
于魏云云王其承君萬國敬御天成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引

尚書考

卷四

論語堯曰節免詞

一

古為文非釋書之體蓋永終字義兩可宜准上下文定之承四海  
困窮則為大戒之辭故諸冊均不用彼句而包咸釋書乃亦蒙冊  
文以長終汝身為辭謬矣其時曹氏受禪告天亦用此文然不敢  
失其本義曰堯歷世二十四踐年四百二十六四海困窮三綱不  
立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詔曰山  
陽公深識天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亦不用包解注夫同時引古而  
異義者禪文出於曹氏諸臣王朗等牽於章句俗師而告文則不  
所自撰知探本義耳漢世俗儒誣文王生稱王魏世春秋載夏侯  
倬勸魏王操正位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若操不之說  
路人所知也然操知文王終執臣節不知堯之戒舜視當時俗師  
之傳高下何如近日毛氏曲引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祿籍考偽

傳固無此句且經文止有困窮豈可妄增能念以四海困窮而反

能長有天祿其言糞土也尚誇為能絕出於三代以後豈非有逐  
真之癖歟又考獻帝兩冊引古詞甚多然於堯曰四句外無一字  
及禹謨增抄之文知其時偽造始萌也若禹謨之謬元人王充耘  
已得其槩而條析於明中世旌德梅氏其他疏證考辨不一今此  
第摘免詞內堯曰節諸家所未及者溯言之耳乙卯七月二十四  
危微精一彙解

朱子語類某嘗疑孔安國是假書又云恐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  
為名然卒投意於蔡氏為之註者以其言義理多今文所未道而  
尤心傾大禹謨中危微精一十六字謂堯舜禹道統之傳不外乎  
此近世名家推本孔書所自出謂此十六字亦見荀子非晉人所

尚書考

卷四

危微精一彙解

二

能言其書自當別論予反復荀子本書知晉人自以己意摭扯竄  
易已乖荀氏本真朱子亦第就晉人書衍說旁徵曲引又失晉人  
本真此十六字已如字經三寫而荀子所述舜治天下養心之要  
如南行至海而虛談冥山矣試一一條之  
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  
危之當作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楊倞注云處一  
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  
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其下文云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一也  
僅作弓浮游作矢而引精於射云云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  
也下文又云聞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

則推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  
証云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既造於精妙之  
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為予按處一之危謂臨事而一於戒懼也  
懼則無過舉故曰其榮滿側養一之微事未至而性存存也隱微  
不可見故其榮未知然成性必由於戒懼故引道經之言曰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言人心危懼處即道心微妙處兩之字極相應此  
理易明如草木畏霜雪而生意潛萌所以為幹葉花果者已發足  
於此時故注言為治養其未萌舜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也荀子引  
詩書皆實指此云道經者蓋言道之書以証舜事適相符合耳下  
文言用心一則精一者其工精者其驗兩字不平舉望微而絕聞  
用心專壹矣然可謂危未可謂微危與微第分動靜不分美惡荀

尚書考

卷四 危微精一彙解

三

子時舜道事猶多存者故得見而述之楊氏注亦能探尋其旨蓋  
治與道無二事亦無兩心古聖之微言如此  
晉人改兩之字為惟字又顛倒精一而竄入論語之文為書云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自為注云危則難安微  
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唐孔氏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  
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  
也因言人心途云道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眾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  
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戒以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  
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予按荀子本言人心即道心晉人書  
及注疏則以人心屬民道心屬君荀子言危微是心好處晉人書

言危微是心不好處又以精配微以一配危勉強安排字同意謬  
何異化金為鐵矣

有宋諸儒其解又別程子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人心危而不安道心微而難得所以貴於精一精之一之然後能  
執其中朱子序中庸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  
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  
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

尚書考

卷四 危微精一彙解

四

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  
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蔡氏書傳本之云人心易私而難公故  
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予按荀子言人危懼之心即道心所見  
端人與道不對舉晉人雖不得其解而以分屬君民之兩心猶可  
言也如程朱則謂一人方寸之間兩心並現管子曰道之在天者  
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此古聖相傳之微言天無二日譬微者雲人  
無二心時昏者欲雲不可以日名欲豈可以心名孔孟惟言仁不  
仁不仁之甚則曰失其本心喪其良心心之可貴如此故曰仁人  
心也道心豈能外人心哉心與耳目分官而體有大小故有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之說若天理與人欲則非主輔也天理既明豈容  
人欲退而聽命如鏡復光豈容瑕垢退而聽命形色天性也各得

其職即形即性聖人能踐形豈反爲形累朱子特傍晉人書以抒  
已說實與孔孟之言異趣也

荀子原文危微卽是處義工夫一與精俱括其中下文特申說之  
耳晉人不解乃以危微爲不好字面倒撮精一二字爲工夫以補  
之謂須精心一意以明道安民如其說精卽是一更無二義朱子  
則謂自堯舜以來所傳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  
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擇乎中庸是  
精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一又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又是惟一也至於明善是惟精也誠  
身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也學是  
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言精一與注疏又別尋

尚書考

卷四

危微精一彙解

五

按荀子原文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其義至明晉人隨意  
顛倒而朱子因之謂精在一先夫既精矣一何庸言朱子以擇善  
固執分精一然擇執非兩事也如別穀於稗則取之別蘭於艾卽  
撮之方其別之之頃卽是專壹以求此與孔疏所謂精心一意者  
字意相同不可歧爲二非荀子所謂精也如荀子則凡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一也愚必明柔必強乃謂  
之精耳他所引率稱是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爲一其有  
效乃爲精語之當者歸一無二荀子文與中庸大學得相通後世  
韓子送高閑上人序全祖此意也古人措語中肯不惟其多如允  
執其中堯爲歷數在躬者總舉之中既得則一與精在其中一而  
精則中亦括其中辭各有當朱子謂舜較堯子細堯豈疏於舜而

祖述堯舜豈反捨堯之粗疏者晉人見理未徹惟將好字面採緝  
帶貼如買菜傭不自知其意支而辭雜語類中一條某問既曰精  
一何必云執中此問最得間朱子屢疑安國書爲魏晉人假託此  
等處尤近理而亂真反不復致疑可惜也己酉六月十七

正陸子論人心道心之解誤波及樂記

傅子雲錄先生語云天理人欲之言亦非至論若天是理人是  
欲則天人不同矣此其原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出於此樂記之言亦出老  
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非天性耶因云莊子言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遠矣分明裂天人爲二

尚書考

卷四

正陸子解誤

六

愚按經書之言天人有相通者有不相通者當本其立言之意理  
通天人而欲不可加於天不違矩之欲固與天同爲父母歎之欲  
亦可與天同乎莫適於中庸之言天道人道然未至至誠則猶有  
隔若莊子大宗師言天之所爲人之所爲則不相通也孟子亦有  
天爵人爵之別天人豈得相同專就人言之君子之與衆人均是  
人也而孟子曰君子異於人則豈直判人於天而已大人小人皆  
天所生然既從其小體物交物則引之而猶曰此亦天之所與我  
者可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率矣而猶曰同命於天不可  
也未發之謂中中節之謂和違節矣而猶曰同本於中不可也樂  
記天理人欲之旨固與中庸孟子互相發大學曰靜而後能安能  
慮能得易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良以止先行自應以



靜先動與樂記人生而靜之旨亦互相發且記明言動者性之欲而陸子乃以動非天性致詰豈不誣乎又李伯敏錄先生語云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又黃元吉錄語云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其背四句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道即天己與人即欲不自嫌其分別人亦未有以分別疑之者何獨異於樂記耶想其初亦只泛議天理人欲之常言出於老氏儒者不當本之以說經耳後見其出自樂記於是併樂記詆之又時方疑其學偏於靜故疵老氏主靜而濫及樂記以明其學之不然然習靜自釋氏之學無論樂記即老氏亦不然故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若歸根復命則固本之大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乃三極自然之理安可疵耶先儒謂禮記自大學中庸外未有醇於樂

尙書考

卷四 正陸子解誤

七

記者信非聖門再傳高賢不能作陸子不擇而吹索之所謂墮入意見窠臼者豈直其徒有然哉

本錄引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固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愚按以人欲天理分釋人心道心者朱子申程子之解也陸子不然其說而謂心不可有二其見固高蓋全乎理者心之存全乎欲者心之喪原無兩心然如本文一言惟危一言惟微既明出人道爾心即欲以心無二解之而不可通矣固念克念非程子危而不安之義乎無聲無臭非程子微而難得之義乎罔念非人欲乎夫

載非天理乎同浴何可譏課程也詳此語蓋襲用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本言危處即是微處止是一心作偽者謬改之字爲惟字而義遂別三君子各出所見相詢相詰卒不能自前聖之微言於後世均爲偽書所使也陸子寬猛執先論謂書者夫子所定孟子猶必力辨其害理非實之言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非聖人之全書董仲舒胡不明辨其中之非是而顧遷就其說以爲有愧於孟子噫分別亦嚴矣晚書出於東晉又豈戴記之比乃攻樂記之最醇者以徇之而卒不可通孟子知言之學何肯出此丙正二十六夜燈下草此然通夕少寐想精力已衰不任過勞宜戒夜工耳

仲康五年日食考

尙書考

卷四 仲康五年日食考

八

紀年夏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蕤和偽書增征篇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唐大衍歷載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房二度元授時歷亦稱其日入食限歷考則以癸巳爲帝相之年而推仲康六年丁卯歲九月丁亥朔去庚戌二十三日日食辰末近房初度年前丙寅九月不入食限六五相去一年丁卯先癸巳二十六歲抵悟如此何也蓋三代積年各記不同大衍授時用漢書歷考用經世授時自其年癸巳至至元辛巳距算爲三千四百八年歷考自其年丁卯至辛巳距算爲三千四百三十四年然漢歷增年以附歷而編年增減隨其意均未得其真以紀年考之仲康癸巳距辛巳實三千二百二十八年歷家乃虛增三癸巳一百八十年以要是日之食編年更虛增二十七

年以丙寅爲仲康五年則更不計其日之合否矣歷家之癸巳在帝堯十八年綱年之丙寅更在帝堯前十年乖違如此豈有當乎大衍推堯時冬至日在女十一度授時推在女七度各得退至季秋朔日之躔以爲的然大衍以八十三年爲歲差以之近考南北朝晉漢已不及况能其合三古乎則其所謂房二及氏末各度皆虛測也今以授時歷法推紀年仲康癸巳年前天正得己丑日經朔十七乙巳日冬至加歲得其年十一月二十八辛亥日冬至上距季朔八十六日乙酉日不合更加一歲得甲午年十一月初九丙辰日冬至上距季朔六十八日己酉先庚戌一日頗可合他日當以交應驗之蓋仲康五年歲本在甲午爲編次者迷於諒闇之積虛進一年而註爲癸巳也 虞夏居喪不稱元二年至四年不等

尙書考

卷四

仲康五年日食考

九

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夏書曰辰不集於房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蓋誤以正月爲首月史乃明其爲建巳正陽之月陰慝干陽宜有所救然其禮非餘月所宜用也然則夏書所載別是一食偽書既張本紀年季秋之日食又綴以逸篇正月護陽之典二義殊不相蒙又左傳註云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晉人書傳云房日月所舍之次自唐以前無以房爲宿者孔疏云或謂九月日月會房心大火之次知不然者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止可推算以知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按以九月爲會大火亦本唐世十一月日躔星紀之

泛測今自元世積差推至周初得其時日躔女七度以上溯仲康之際當躔虛八度距房八十三度將屆一象限其時季秋日食無在房之理傳註以房爲舍得其解矣

日食考第二

大衍歷稱大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日在女十一度仲康五年癸巳歲季秋九月庚戌朔日食房二度授時稱仲康五年癸巳距至元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按三統大初諸歷不載仲康日食偽書肩征篇始張本之然言仲康肇位季秋月朔辰弗輯於房不敢斥爲五年梁虞鄭遂推是食在元年大同歷亦謂然南史及梁書無律歷志其算法違合弗可考矣邢氏云大衍校授時歲實多一十九分月策

尙書考

卷四

日食考第二

十

少九十餘按其法朔周僅少一抄積百年少一分故以考三千年外合朔得同也歲實爲二四四四惟至元前一千九百年前後氣節得相同又前至所推仲康之世增年益多豈得盡合歷考又云大康十二年甲辰非戊子仲康五年丙寅非癸巳其年九月朔日丁亥非庚戌而癸巳在帝相十九年依授時測入食限然上去丙寅二十七年矣以法推仲康十三年惟六年九月朔日辛巳交泛一十四日七十五刻入食限餘九月俱不當食其時日躔爲女七度非十一也閻氏疏証云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在元年五月丁亥朔四年九月壬辰朔又十一年閏四月朔餘無食者按大衍與授時同用紀年仲康五年之癸巳而較其距算實增一百八十年邢閻二家同用皇極經世

而比一行守敬又增二十七年新法古今交食考云大衍授時所推皆中會時平行以較視距即月不能掩日歷年考仲康五年丙寅季秋月丙戌朔推得見食五分三十餘秒依安邑距度加減表算定朔應在次日丁亥大陽出之前時差應減食甚不可見所見者帶食至復圓耳又云定朔必依加減而加減一歸大陽大陽本圈心與地心相距古今不等故時差加減亦異新法為求均度止立二百恒年表者以此後數漸改變欲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未能及上古也按新法所推之丁亥與歷考同邢氏直推為不食且既非真紀所在其入食與否均無足論今更本新法以考實年交食表云第一甲子起唐堯八十一年六十六甲子為天啟四年此亦仍後世史家堯起甲辰之誤第一甲子實在堯元前一百三

術考

卷四 日食考第二

十一

十二年也以考仲康真五年癸巳為第六甲子之三十年次至甲午為三十一年加十月首朔積三百四十三日一十六時五十三秒一十七分滿六十除之得季秋月朔丁未非庚戌氣朔已先天三日即大陰大陽引數與交周悉不合矣交食考云尚書僅載季秋朔食而未紀食於何時測於何方見食若干分僅因之退求二心之距依法立表自可得其食之必然然則欲考定此食非積漸求變由漢周以上派虞夏別創立成未可得也

後案云自共和以前史記無甲子而紀年追至黃帝元年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歷議遂推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為日食房二度此附會紀年不足信夫天日之行也可以故求不可以虛構於以考古書之真偽莫或道所患者法未密年未真耳紀年年歷

備具後案以史遷未及用也遂疑其出於晉人偽撰又惡大衍等以日食實証之既不能言其得失而繫日附會則是天行亦不可據矣更有確於天者乎又按唐歷志高祖受禪道士傅仁均治戊寅元歷可考驗者堯典周幽王魯僖公漢大初等七事無仲康日食開元九年僧一行作大衍歷議始推及之後案移以屬仁均並謬也

救日伐鼓解

春秋文十五年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昭十七年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云云伐鼓於社杜氏謂責羣陰書

術考

卷四 救日伐鼓解

十一

傳謂責上公嗇夫馳謂取幣禮天神孔疏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社預以為責羣陰又據昭二十九年左傳云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當為上公羣陰並責之爾疏又云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於社必不用幣故知取幣為禮天神按社之為神一也由疏義則別上公為貴神羣陰為小鬼不知天神又何屬夫日示嗇於天與社何與而並責之既因以為社罪乃責一禮一何幸而為侯社何不幸而為王社其違於事類遠矣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於社行罰爾豈得以為責社諸侯伐鼓於朝豈得即以為責朝蓋古者於社聚眾社在朝右侯社小於王故以朝為聚眾地而行救日之禮伐鼓以警眾也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

救日置五鼓陳五兵五鼓周禮大僕單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又庭氏注云用祭天雷鼓也又云救日爲大陽之弓以枉矢救月爲大陰之弓以恒矢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大約此禮沿於古初未制歷之先日月者人仰之以生見其受食如有所屈故聚眾以救之而救月救大水亦必用鼓非爲責陰明矣用牲用幣用辭者禮日之意人去日遠故於所救處用之無他義也予宦滇日凌幸未備日食丙午元旦日食陰霾予卸事十月矣無位於省衙不知救禮何若詢寓僧云亦集僧道誦佛經耳其書予未見按邢氏佛藏考云泥洹經言月天子欲噉日天子佛說羅喉羅疾放月又言人間六月一食六月一蝕即天首至交中交尾各六月之數羅喉噉日

尚書考

卷四

湯詰襲周語免詞辨

三

謂所食當天首也日月行道如兩環相交西域星經名其一處曰天首即羅喉一處曰天尾即計都又名月行最遲之處爲孛名二十八十年十閏之周爲紫炁謂之四餘今中國用之所云疾放者即中國救日之義

湯詰襲周語免詞辨

毛氏云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命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人湯詰可乎曰此引湯詰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于其上所云先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命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則必以周字別之如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乘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按國語卷二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歸言陳侯不久凡四事謂廢棄屢犯文武之教制官令也先王皆指文武韋註甚明首節舉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其下即引夏命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以証之韋註曰周初所因是也時倣以後仍述周教二節舉周制三節舉周官無庸註惟四節先王之命蒙前文未舉周而注即詳之此豈可因首節引夏命証除成一端而曲稱爲通指夏殷不別異本朝者乎謬甚矣所引先王之命曰天道賞善而罰淫下文無非彝無怡淫申罰淫也守典承休申賞善也單子譏陳侯之注瀆簡彝悉本此作僞者任便抄襲刪去賞善一句有目

尚書考

卷四

湯詰襲周語免詞辨

古

無綱與上下諸意亦四分不能相統國語奚有是哉乙卯七月十八

大甲元年子月乙丑考

三統歷引古伊訓篇云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賁有攸方明以爲至朔同日按商以丑爲正十二月爲子大甲元年紀年次辛巳歲距至元辛巳二千八百二十算推得其年子月天正辛酉朔二十七日亥日南至至朔不同日考古法辛巳歲在章內第十七年至大甲四年甲申章首子月癸卯四刻九十九分合朔一十六刻二十五分三十四秒南至大甲享年十二自甲申歲外至朔均違亦無少近乙丑日者近世徐圃臣原理謂彼長歷推得湯崩之次年乙亥歲天正十一月朔丙申二十九日

勝甲子冬至十二月朔乙丑允合見矣以授時上考之法推之冬至當在二十三然彼亦不取至朔同日雖差無害惟是乙亥本外丙元年今次為大甲之元一不合以丑月為十二月與夏正同尤不合惟本辛巳上推至與朔各加一周得庚辰歲子月丁卯日六十六刻八十八分六十九秒合朔後乙丑二日其月十六日壬午五十五刻九十三分乃南至亦非同日也以是知大甲元年實在庚辰而夏商多諒闇虛年故為紀鍊者誤退一算然乙丑真日退得丁卯者授時增餘之法上考僅可至西周再上須微有增減固難全合上世之天行耳

庚辰在章內第十六年至朔各別三統既誤以同日推之且曲解書云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

尙書考

卷四 大甲元年子月乙丑考

五

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因舉行祭天之禮故知為冬至因其引用方明故知為祭天然方明者如淳孟康注據觀禮云為壇加方明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鄭賈釋儀禮云以木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而致祀焉周官太宗伯義疏云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立下黃設六玉以禮之蓋大朝觀合諸侯不能徧舉柴望百神之祭故以此包之然則方明特為觀禮所用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與誕資有牧之文固相應而於祭天無與也非祭天則自為商家先王之祭冬月舉行之非至朔同日之驗明矣古之人立言有體言祖必後於天故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傳取與焉未有郊天配帝而僅舉先王

者也劉歆不悟己術之疏增年若干以上要乙丑之至朔又欲援祭天以堅其証天行固差究亦何當於時事哉偽書及傳疏諸家因此文元年十二月相連遂創為湯崩逾月大甲即位改元之謬皆歆有以啟之也又云商以夏之十二月為歲首此併與歆意相悖不知歆引此謂至朔同日固以夏十一月為商十二月歲終行祀禮耳按洛誥成王七年在新邑烝祭歲王賁殺禮威格則亦舉行觀禮也事在十二月與此正同亦可証周以十二月為歲首乎惟是大甲元年居諒闇伊尹以攝政資牧至十年乃初祀方明紀年可互証耳

毛奇齡伊訓篇冤詞辨

毛氏謂漢律歷志有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尙書考

卷四 伊訓篇冤詞辨

六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據此是伊訓原有誕資有牧一句而古文遺此何也曰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歷因引伊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証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弗配享重為解之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按毛氏於漢志所引真古文二十四字內截去末六字謂非書之本文則上文伊訓篇曰云云下文言雖有云云中間豈庸更雜他句且六字如果係古語或古禮文則志亦何妨併引之考此條詳伐桀之歲先引傳曰書序曰乃及伊訓篇曰各不相雜又下條詳伐紂之歲引書序曰以下凡十二段不嫌煩繁據經作志之例俱

如此毛氏乃謂例須別雜一句不特班志無有即後代低手史官亦無此難通之例也然則真古文實有此句而辭古義深作偽者無能續貂不得不陰置之無疑矣

毛氏云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既崩大甲改元之歲其云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不知何人或成湯或太丁外丙不可考也

按成湯太甲之世次古書詳矣紀年且弗論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周紀及世紀仍之是太甲之立湯崩已六年外丙之崩亦逾四年其時僅仲壬有服而已書序出於漢初淺儒抹去丙壬兩世劉歆作歷引之而不欲明其失毛氏又不敢明劉歆之失因推而付之不可考世豈有一君而重服四年六年以前之喪者哉且書序可信孰與孟子孟子言之已章章徒爲書序

尚書考

卷四

伊訓苑詞辨

七

劉歆作鼠首何耶

毛氏云改元之制商周不同宋人不曉商制又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數因以十有二月乙丑誤解作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歲首而月數不改故仍稱十二月而加元祀于其上是此乙丑朔必歲首改元之朔日而漢注不然周制踰年改元商制不踰年改元前月王崩即此月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改夏之十一月爲商十二月是此十二月原非歲首而稱元祀者踰月改元非歲首改元也特元祀之說安國註尚書與班固作漢志皆相符合而祠見之解各有不同孔註以祠于先王與祇見厥祖皆是改元貧殯一如周康王三宿三咤獻爵極前之祭而班氏分作兩事以爲祀于先王是冬至越蒞之禮祇見厥祖是貧殯

即位之禮截然分行故以祠于先王下增方明一禮而自爲解之以証己朔且冬至之說而蔡沈註尚書胡安國解春秋皆不得知無怪經學之日晦也

按此條有歷志附會之失有偽書附會之失有宋儒附會之失有毛氏附會矯誣之失而事皆相因不得不爲詳之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非南至日也近世徐團臣考定月日在外丙元年乙亥亦非南至子覆校之終太甲世除四年子月癸卯外無至朔同日者方明亦觀禮所祀非郊天劉氏歷術本疏因朔日以附南至因方明以附郊天均不可用已具于大甲元年子月朔日考矣歷志引湯沒大甲元年十二月事相連爲書傳陰本之又因顧命康王受冊在成王崩後旬日意大甲於湯亦然遂詭爲十一月湯崩十

尚書考

卷四

伊訓苑詞辨

八

二月大甲改元之說而不知事體不同成王本欲及己生存傳位不幸甲子召命翼日遽崩故召公急於在殯行冊如生存時令天下諸侯曉知元子嗣君周邦蓋鑒於前時成王在喪未見諸侯流言得行而創此禮上世所未有與即位朝正改元之禮大別且仲壬不壽而崩安得顧命而妄思比附之據書序亦湯歿後大甲始稱元安得以十一月湯崩爲大甲元年亦互見于唐書王元感傳書後矣又劉歆引此文本謂大甲元年之尾月僞書傳乃倖此十二月丑建可通爲商人歲首故先撰一湯崩之月以爲雖君崩月前而實已踰歲即改元亦無嫌云爾宋蘇氏說書程子胡氏說春秋不能致辨而反宗之更倡一商周改正不改月之論不知從古言三正者悉以正月首歲並無首餘月者此亦宋人過信僞書而

不免為之附會耳古者君薨冢攝政三年嗣君不忍稱元尚書與孟子皆可証如三載過密不入微庸在位之數三年變舉出避不獲而後踐位是也竹書紀年虞夏十餘君皆然商以來然後嗣君除年改元大義至今無變蓋必先君正其終嗣君乃得正其始從未有君薨不待除年甫一月即忍改元者此後代曹丕司馬炎汲汲篡國有之曾商家賢聖六七君父子兄弟繼及而創是制者君臣父子以年相奪大義安在偽傳孔疏造此邪說宋賢已剖斥不遺而毛氏復逢長之反証正論為不諳商制其荒經誣聖之罪何所逃乎

偽大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鬮王歸于亳按三年之喪首尾二十七月不計閏庚成解中月之義與學記中年同

尚書考

卷四 伊訓免詞辨

九

自得經意而王肅謬解減一月然自元年十一月湯崩至三年十二月祗得二十四月偽書傳乃虛張兩月尤謬中之謬揆其意以新君即位宜歲首朝賀其事重大故再周大祥而畢喪義尚可通毛氏乃欲以商不改月之謬專坐宋人於是偽書之除月改元與短喪俱不可掩夫謂商不改月其謬細以除月改元誣商其罪大明坐偽書以莫大之罪曾謂鳴冤者而竟出此且既不值歲首朝賀何不循鄭義遲至喪畢而汲汲服冕乎若歷志所引之真書惟言祀先王資有牧初不知祗見厥祖為何語毛氏乃橫坐班固以分作兩事而代為衍說矯誣若此豈特不知有經將史學亦為之晦矣

毛氏云冬至在十一月中斷不得在十二月而此祠先王在乙

丑朔則必朔旦冬至將郊祀方明而以先王配之班氏考律歷則此乙丑冬至在十一月節而不在月中此實律歷歲差一大關鍵故特增誕資一句以為祠先王者冬至之祭見厥祖者即位之奠冬至稱先王即位稱祖冬至以配祀稱祠即位奠殯只稱見冬至之祭伊尹代之故稱伊尹即位之奠必大甲躬親之故稱奉鬮王其兩相分別書文秩然可考也

按冬至不得在十二月此夏正建寅則然若商正建丑南至正在十二月故劉歆取為據乃毛氏驕辨至此忽然忘之而謂班氏考歷其年乙丑在十一月而不在十二月則明與伊訓篇相反且云此實歲差一大關鍵夫歲差發自晉人所以考次舍與定至朔密法何關毛氏昧於歷術道聽漢人不知歲差不足以考春秋天

尚書考

卷四 伊訓免詞辨

十

行之語遂亦及此乃以攻志適乖其借助於志之本念也至偽伊訓無冬至之祭毛氏雖欲乞靈班氏為之左右而所指各歧兩書具在可考重為衍說何哉

毛氏云祗誕資一句世俱莫解而漢志舊註亦復周章不明方明者上帝之位以木為之方四尺而畫上下四旁六方采色于其上以其正方故謂之方明者神也有牧有養也上帝以養民為事猶禮夏祭養馬神禘先牧也誕資者以先王配祭而大助之禮所謂郊契祖具是也其又曰冬至越蒞者禮天子諸侯有喪在未葬以前惟宗廟不祭而郊社之禮皆可以行不以王事廢天事也今太甲丁初喪未當至祭使伊尹攝政代主謂之越蒞越蒞者國君殯車有引縵以防災變而今乃舍此而行祭事

是越之也弗與緝通禮云設撥是也然則誕資一句是引文冬至越第是解文明可據矣

按誕資有牧方明毛氏詆盡古今志註及循其自解所謂以水偽之云云者則固剿用如淳孟康及鄭賈等之義疏也至以有牧稱上帝以誕資為大助周章豈復可通乎謂太甲諒闇伊尹攝政攝政之職莫詳於孟子此文伊尹祀於先王即是使之主祭也誕資有牧即是使之主事也漢志引書序本有使字蓋伊訓之作實太甲使之咨資字通緝衣引小民惟曰咨十有二牧句律亦通伊尹怨資証資與咨同承命大甲於觀時設方明之祭而咨之云爾依各註義自可尋又漢志謂伊尹越第而祀亦用王制成語凡三年內舉祭皆為越第非決定未葬以前王制本文言三年義可明也偽書傳不知故撰

尚書考 卷四 伊訓冤詞辨

十一月湯崩之謬

毛氏云或曰禮重如此焉知此句非古文所脫而必為解之曰解之者為班氏解也改元即位人人知之唯冬至月朔則班氏獨據之以驗律歷故或雜增他文藉作解說若古文脫簡則朱氏方以不脫簡為古文冤脫此一句正足釋冤何礙之有况惟脫此句倍見非偽若果偽書抄襲漢志則何難全抄其文何故反遺此一句以啟人參差之惑此雖愚人不然也

按毛氏於篇終轉說古文脫此一句正足釋冤何礙之有若然則向之矯稱班氏雜增他文者不徒為取鬧乎蓋其意本欲主張脫簡而畏人疵之遂先駢其強辨謂不作脫簡亦無不可而後轉出本意以邀人之必信毛氏說經何多挾智數耶初不知此句有斷

不能加入者偽書意主於訓王真古文主於資牧舜有食哉惟時

以下之訓康王有文武丕平以下之誥皆切定時事一字不可易今欲作偽者懸空訓其諸侯從何下手故寧捨難就易撰此諸篇反復相通之文為尙可藏拙也試令如毛氏意雜此句於祇見厥祖之上讀之豈不棘口且不特此六字而已偽書不能空造三年十二月之朔故先刪元年朔字得專篤訓王之語故於伊尹上刪使字毛氏此背指為脫文否則偽手之致慎亦豈武斷者所及窺哉雖然既奉嗣王見祖即不應承宰先祠既羣后咸覲新君即不應全無誥誥種種違碍固不特奪元短喪二大端而已太甲賢君伊尹聖相吾何能附彼心勞日拙者而重誣之乙卯七月十三四更古齋連日晴明草此

尚書考 卷四 伊訓冤詞辨

稿既具更考舊說太甲服仲王之喪與蔡傳同

古無踰月改元事與蘇氏胡氏蔡傳同蔡傳謂改元則世也世在伊尹有之胡氏謂改元則世也世在伊尹有之誕資有牧之義與考辨同宋朱熹伊訓冤詞辨謂此亦不合是意明之偽書詭隱十二月為歲首與疏証同問疏証謂此亦不合是意明之偽書奪元短喪二大謬與疏証同問奪元短喪二大謬與疏証同唐書儒學傳中王元成著論三年喪三十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云云世謂其不說聖人元成論遂廢內一條云書稱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

新唐書王元成傳書後

唐書儒學傳中王元成著論三年喪三十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云云世謂其不說聖人元成論遂廢內一條云書稱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



先王奉祠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故生魄王不憚翼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命士須材則王崩至康王庶昆備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于殷也非元年前後有一歲此二十五日之驗

按商世諸王年月惟伊訓逸篇有云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誕賚有攸方明劄款三統歷引之此外無見古者人君即位諒闢三年雖祭祀亦攝于冢宰此蓋元年諸侯助祭冬祭尙書考

卷四 王元感傳書後

章

而伊尹訓之與太甲無與歷家意爲至朔同日殊不合予別有辨晉人乃據此年月偽造伊訓而改爲伊尹奉祠王見祖又因顧命康王于成王崩後旬日冕服即位受冊意古者人君即位皆如此遂偽造湯崩于前一月奉冕服于三祀之十二月皆陰以顧命爲抵而自作注引證之初不知顧命之作因見周公前居攝時成王即位循舊章之槩而三叔得以流言成王崩于釗年未幾召公以四朝元老居攝其望尤重于周公故承顧命爲受冊大禮令天下諸侯曉然于天位之已定此召公因時之舉非前王有此典也即位者非正歲即君位以臨臣民之比乃與羣臣即受冊之位也亦非嗣王廟見之比乃就廟行冊禮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明改元在湯沒之後年僞孔氏乃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是謂太

甲即湯崩之年改元也諒闢必逾三年與服制之二十七月者異紀年可證僞書乃云三祀之首月親政是祇得二年也元年十一月崩三年十二月釋服是正有二十四月也魏晉人作僞豈可據以明三代之典哉且古之王者三正迭用各有正月今詳其文意乃謂商以夏之十二月爲正者仍名十二月而以之首歲則是商一代無正矣南至于夏爲十一月欽推在十二月則商已明改夏正乃又自用改正之十二月爲首以爲法夏理可通乎後儒不察反恃以此爲商不改月之證紛紛著論其受弄于僞書何如哉元感論喪主三十六月固多不合孟將引三驗皆周公尼父所定破其說有餘矣此一驗爲作僞者勞心遷就之辭不引可焉癸丑十月二十二前一日遊青碧溪感通寺波羅崖

尙書考

卷四 伊訓引賈文苑詞辨

章

伊訓引賈文苑詞辨

毛氏云賈誼君德篇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言皆順所樂也今伊訓曰暨鳥獸魚鼈咸若所若何事豈非襲賈誼文而闕失之乎曰知有賈文而故遺二字以示別出此超於賈誼者若謂襲其文而闕失則攤文抄取有何忙迫而鹵莽如是則直愚人之腹矣從來文字升降前人略而後人詳云云經傳皆然今此咸若猶是矣李塋曰晦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正咸若之解賈生補二字贊矣

予按新書君道篇言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因引詩經始靈臺庶民攷之五句言其民愛敬之至又引王在靈囿六句而言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

况士民乎此二物不足以盡文之德而賈特舉之者承詩爲言禽獸成若指鹿鹿白鳥之閑伏也魚鱉攸樂指魚之躍勿也其意總歸於文王之澤民故其詞切而義深如此虞書帝咨虞官之辭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從天迄淵動植之物畢舉要亦不外虞官之職掌也作偽書者獵其文以助述夏后之懋德而不得其要於人則有神無民於物則有動無植詞義偏枯曾不足登漢人之壇而敢上擬經訓亦大不自量矣

伊訓改鳴條冤詞辨

毛氏云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爲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何涉李堪曰史記稱桀敗奔於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

尚書考

卷四

鳴條冤詞辨

圭

則別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予爲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戰國分東西指函關言關西爲西關東爲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况別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按三代之地無二鳴條史記夏紀云湯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殷紀云湯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喪竹書紀年云商自陞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腹商師征三腹戰于廊獲桀于焦門放之於南巢三書皆序鳴條在夏邑外爲桀出奔地合之孟子舜東卒

鳴條則惟世紀前條所稱陳留平邱縣鳴條亭始足當之後又云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昆吾亭此好事家借稱非安邑本名也伊訓全篇入亡孟子引其單詞証伊尹說湯伐夏其文爲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詳其意謂湯行天誅由桀自牧官害民造爲可攻之事我始自毫往伐之兩自字相應蓋牧官在夏邑內桀之所居作偽者以其詞高古不可續故改爲鳴條以爲極有據然乃在出奔之中路與自字相乖而亦不可名爲造攻矣此其學識之劣固不可掩皇甫氏爲其所誤反云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豈直妄疑孟子即史記奔走鳴條之文亦嫌贅設毛氏之徒又謂孟子以東西夷分於函關果爾則所謂中國者竟無寸土而僅有一關耳夫三河之地方千餘里王者所更居故謂之中國毛氏未必昧

尚書考

卷四

鳴條冤詞辨

圭

此特欲曲附鳴條爲安邑而惑人議其偏西故更創此不通之論非所謂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者歟紀年注謂鳴條在海州蓋因著梧山名同而意之雖可附東夷然與桀奔地遠不可用范志劉注及地釋皆承譏皇甫蔡傳云鳴條夏所宅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聲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始於毫都義是而地非如依牧官原文則無之不合矣

王肅造伊訓大甲改正改元證

三國志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註引魏書云詔公卿將博士議郎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詔曰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

建丑之月為正月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志云改大和歷曰景初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蒸嘗巡狩蒐田班宣時令教授民時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

按魏明此制亦本之周書解蓋漢魏人言歲首者有正歲之月有改正之月虞夏合為一而商周秦及漢初魏中則分為二在傳記詩歌或兼言正歲而國史必專紀改正當魏明詔議時王肅正與其列以十二月為正適與商同又有伊訓古篇月日為之先所條正歲正月之例已得行肅因以造伊訓大甲惟其誤以傳記讀國史故不用劉歆朔日冬至之驗意伊訓篇所稱十二月為用夏正歲而在商實為除歲正月故得以改元也不然魏文以丙午五月

尙書考

卷四 尙書改正改元

毛

殂其子丁未正月改元大和魏明以己未正月崩其子庚申正月改元正始先君崩月不計早遲而改元必待歲正惟廢帝以甲戌九月廢於司馬師除月高貴卿公改元正元前時則曹丕代漢改延康元年十一月為黃初此皆肅所目擊豈不知不師之蔑君為大逆而以之待伊尹乎然則謂偽書傳改元為除月非除歲猶屬孔穎達之加誣肅或未忍出此又此紀明言改三月為孟夏四月即時月並改與商周秦漢同宋人改月不改時之說實無稽然自朱子以來紛紛言之矣不祗辨

三國志紀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操崩當作亮太子丕嗣位改為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孫盛評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及至受禪

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黃初七年五月丁巳文帝崩六月戊寅葬首陵去死才二十二日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諫止孫盛評曰竈突之事孝子之極痛也魏氏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按魏帝世重經術而王朗父子最有名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甘露元年幸大學講尙書以王肅與鄭元稽古義異發問皆累朝未有也操死除月丕即位而漢帝為之改元其時政出於丕不欲循其父在之年故忍而出此以至重哀設樂渴葬不送皆不備於人心自必與其經術之臣緣古以自飾孫氏盛斥其誣先聖之典信然不能絕跡於其所作之偽

尙書考

卷四 尙書改正改元

天

書傳也孫氏晉人已以誣聖槩之近儒反為之增誣何歟乙卯七月二十四

宋氏辨說命甘盤事主紀年證

無逸篇周公陳誠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

楚語白公對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韋註曰遷於河內從河內往都亳

君奭篇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又有殷偽說命下曰來汝說白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偽孔傳曰既學而終廢業遁居田

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居毫與合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顯篇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甘盤於小乙之世已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顯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遁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按高宗之蹟楚語與無逸相應甘盤之事正義亦可取驗韋註與偽書傳作於同時而各不相聞其義則所謂楚既失之而齊之無得殆又甚焉蓋入河即是舊勞于外祖毫即是作其即位韋氏乃解為遷河內徙都毫尋其文在三年默思之前為小乙時事於大子無與宋君云般人雖遷徙靡常然盤庚遷殷之後中更小辛小

尚書考

卷四 甘盤事主紀年證

二五

乙未聞遷都而殷固毫也此遷都之說不可通也偽書全襲楚語而增遁于荒野厥終罔顯之文為首尾夫既以河為洲即河亦荒野既與以合終即又何稱其無顯德是其句內已乖沓矣且以為學訖乃遁將如重耳之不得於晉獻也者而甘盤又其時輔政大臣何至教子背父此則害義之尤者蘇氏傳云太子而遷則如吳大伯不得立矣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耳決非荒遜之遜所駁甚當然欲移其事於甘盤而例之以許由夷齊則何以處君與與楚語夫夷由非可享廟而入河徂毫非可割屬甘盤蘇氏蓋不知書與傳共命而偏攻之朱子與蔡氏又徒取驗偽書而推其語脈均無以解遷荒之謬也宋君云作偽者觸處皆碍本不可置解然又云遜于荒野不經之甚小乙使之居不可言遜居民

間正所以學不可言廢學民間亦非荒野也宋君考辨此條明快然亦非無所本者按竹書紀年小乙即位居殷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十年陟武丁元年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傳說得之其紀事雖無多然周書楚語得此而信明書正義亦恍惚倚之偽書傳學于甘盤自別取他書餘則造於未發家先不及見此故一往紕繆若宋君所駁則無一不出於此矣所謂事之信者無往不合豈不信然考辨博取羣書而不及紀年蓋以近儒信書傳者多疑紀年故槩捨之欲免為其分疏然非不沒人善惟理是從之旨也予故顯之以明紀年之為功於高宗甘盤傳說而訂疑義者不能不陰主之也乙卯七月二十五

尚書考

卷四 甘盤事主紀年證

三

尚書考卷之五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堃奠基甫

繪圃袁振藻技鐫

甘泉郭樹芝

歐陽子泰誓論証

歐陽子泰誓論自以己意辨舊說文王稱王改元及武王冒年之謬凡六條其第一第二言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其勝黎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十年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類亦無一言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猶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反優容不問者十年非人情也予按

尚書考

卷五

泰誓論証

一

此義唐孔穎達已發之文王受命序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西伯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且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也先歐公致辨已悉特謂文王九十六歲稱王明年乃卒是能守享國四十九年之貞而卒昭蓋棺一年之叛也孔氏信道不篤其言自相刺謬無取焉其三述孔子言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使西伯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取信者也予按此義漢應劭已發之風俗通云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得列於王哉俗儒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王豈可復謂己王乎此論持之者尤多曹孟德不肯受漢禪曰吾為周文王矣蓋亦知文王無身王事也

其四伯夷叔齊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天子在上諸侯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依之久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其五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而以西伯聽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夫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果重事歟西伯即位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反復求之皆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王之事明白不誣矣按經文王為稱王改元蓋造端於七國術數家以此逢合其時相王之君漢陋儒說詩因而張本之至誣

尚書考

卷五

泰誓論証

二

武王冒文王為元則晚周秦漢三百年間未聞也紀年書序史記周書吳越春秋等書具在無不紀武王者漢之季向歆父子造三統始雜採詩說文王世子偽禮舊一伯夷傳以要合書序冀得證其最疎之歷其時班固雖謬採入志而後賢亦莫不糾之惟晉儒矜維博而不衷於理乃引之以註經承誤之徒增疣益累令覽者不別是非之所在於是詩書所載文武事無幾人識其真矣歐論末條謂書序十一年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復何疑哉以發明改元冒元之無一可信淮安閻氏謂公論出而文王之死始白宜與儲氏謂千餘年承訛傳謬得公之論如日再中有功經學不亦卓矣哉然博徵之實多前人緒言非公襲為己說而見有同符者聖賢之事實決不出天理人情之外也近儒又欲重虛死灰謬謂改

元昌元漢唐人無異說而宋人懸斷義理未考相傳之事實是又欲以己之雜博為有加於前賢也予故畧舉漢唐諸家開歐公之先路者以明公所論實得古今人心之所同然世人治詩書不可習於誣聖而不自知也乙卯三月二十二更古齋

元人吳立夫改元論上云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之間周既衰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侯爵行國中而稱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豈播告於其國哉徒以書之載籍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後人

尚書考

卷五

秦誓論証

三

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臨羣臣然後改元然言告廟臨羣臣則可言改元則未可君嗣位定於初喪若曰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然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為史者不便以先君之薨年為嗣君之始年姑待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而書之耳 論下云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此似是而實非也大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功臣侯表類書某王其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為史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

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按歐陽子謂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此語已洞見秦魏以前數千年紀元事實立夫二論專明此意所引據皆出周秦西漢舊說無一條闖入宋儒者亦並不知有歐論在先而自與之合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信有之彼惑溺於歆固鄭孔之邪說者亦少知開悟否

今文太誓考二則

伏氏本書二十八篇劉氏歆謂當時以尚書為備臣瓚注學者謂尚書惟二十八篇偽孔臧書書篇取象二十八宿下至論衡隋書書疏無異說也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得太誓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劉氏歆云建元之間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按秦

尚書考

卷五

今文太誓考二則

四

誓最先見於元光元年董仲舒之策仲舒自景帝時為博士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而秦誓立又二年詔策賢良仲舒即引用之是秦誓之得與得立俱在建元四年之內別錄武帝末云者當為武帝初或景帝末傳寫之誤耳書序疏引論衡及後漢史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秦誓三篇不可信或是爾時重得故亦據而言之云按史記于伏書不列篇目而稱二十九篇秦誓已統其內書序疏云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不復曲別寔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其論頗核近日西河毛氏乃謂武帝特為伏書二十九篇立博士開弟子員合係晚出大史公敢於擬入此蓋不省所云秦誓得行者武帝為之非武帝未立史公敢於擬入也所駁未當然史

記周本紀觀兵渡河皆引泰誓其渡河數語類攷誓或伏生書本有之故云二十九篇後得觀兵之泰誓博士乃集讀為一而別於伏氏他籍故攷攷等止言二十八篇也然渡河之誓亦斷章如梓材後誥序之比故無書傳所引文近儒不得其說遂欲以書序充二十九篇之數序果同出於伏生則篇次宜無異其首合盤庚與康王之誥乎蓋為伏氏學者頗見百二十篇之目及孔壁古文殘目而彙成之耳別有考

太誓今文頗具於史記孔安國為之注而馬融王肅疑之融之言曰太誓後得文似淺露書傳所引太誓不在者甚多肅之言曰太誓非本經予按此皆引觀兵之太誓言其文乃記事非述言也以爲周初本經固不可以爲漢世張霸之徒所作亦不然蓋自孔氏

附書考

卷五

今文太誓考二則

五

之門蓋稱五伯而學者好言湯武之事至於戰國儒術益雜各憑所聞以追揚征伐記載紛紜今所存如周書世俘等皆是也遺秦禁書弟子彼此藏弄博士集而讀之女子復發之先後文無抵牾惟篇第多寡不同耳果令偽者為之則武帝時太誓已經集讀安用復壁之耶然則此書本闕篇目周本紀武王九年引用之亦不言其名當時儒者見為伐紂事即以泰誓嫁之耳其無書傳所引太誓無怪也偽書既出人益以今文所集讀者為贗然今書出於戰國機祥之士淺陋易見若後人漁獵經書斷句以求肖真而主之以竊氣去聖人真象遠矣或乃因之不足於武王何其愚也

觀兵有無考

伊川先生曰觀政必無之理如今日天命絕便是獨夫豈容更留

之三年未絕便是君也臣子敢以兵脅之乎橫渠先生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即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始伐之哉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閻氏疏証曰程子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冤始曰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宋氏考辨曰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而先生言精於義自足証偽書之謬予謂兩先生之說固善以實按之下能無疑蓋人君受命於天絕其命固不足以君天下然而命之絕否天不能諄諄示人則亦不可決於一日之頃冬非可一日而夏春非可一日而秋且國有命猶人有生雖劇矣一脈存不可謂死雖亂矣獨夫在不可謂亡天命且與紂相終必本其致絕之由則五十餘祀中何一克享天心西伯戡紂伊已云天

附書考

卷五

觀兵有無考

六

既訖我般命罔罪之師何日不應舉如人病膏肓而嗜狼毒何日不應喪烏可得一日而判之耶古之聖人深知天所以立君養民之意故於賊仁賊義之人不得不易然而殘賊之行也非一日則其易之之情也亦不起於一日湯與伊尹五就之而五去之文武易代而各行其志夫君臣之義天地無可逃者也以常所服事之君一旦稱爲命絕而猝圖之是使中主以下見才畧異衆之臣無日不可疑而其臣亦無可終事之君其不爲天經之大害也哉或曰病亦有直中臟腑者以國勢言則包藏禍心之逆黨歷代間有之如霍光之廢昌邑亦計不旋踵然此謂朝夕密比於君者也外諸侯則烏能且明成祖以燕篡位亦蓄之久兵乃發燕王不肯臣服於惠帝武王曷常稱觀於紂哉燕王以家人易家人猶相時而

動况武王以周伐殷哉孟子常言仁者無敵然至論文王與紂之事必歸之時與勢紂之時天下歸殷久矣又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有與諸賢人之輔相文武雖分天下三之二徒得其民心爾其兵力則虎賁三千豈能敵如林之旅七十萬左傳又稱紂百克而無後然則紂固非可易伐者也故武王嘗試於戲黎之偏師沈幾於孟津之大會至是而紂猶責命於天比干剖箕子囚微子逐盡去其心腹手足奸宄盈朝民罔弗欲喪然後師之出可萬全矣然猶三勗夫子猶曰受克予惟予小子無良聖王用兵如此其慎兩先生論已成之事視取紂如探囊中物且曰豈容更留至三年似猶未以身代處局中故措語不無過當若近人激賞之意直謂武王爲人臣脅紂則不可誅紂則可速誅紂則可稍遲留則不可

尚書考

卷五

觀兵有無考

七

其見益顯倒矣然觀兵與觀政異觀政見於偽書觀兵見於史記而本於周語紂固無政可觀觀政以兵固爲謬武王遵時養晦亦豈肯耀兵於紂者然則戲黎與會盟津師再引退几以待純熙之舉耳周家忠厚開國觀文王終身不伐紂武王遲之又久如此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以天下易者真聖人之舉動也夫毛氏奇齡經問補卷三王虎文舉仁山金氏西伯戲黎辨云此西伯武王非文王也黎卽潞州去朝歌三百里畿內諸侯之國與邢崇密須等國不同文王方率叛國以事紂豈遠觀兵天子畿內乎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爲戲黎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其辨甚晰毛氏薄宋元諸儒必欲非之然邦畿千里明見商頌毛維利喙安能別出三百里之國不入邦畿乎又謂武嗣西伯經無明文

然商書千不存一文嗣西伯經亦不見且晉襄繼霸未聞新命伯無世授究出何經餘皆沒溺漢魏俗儒等昌元之誦說前儒掇擊不遺無庸辨

三統歷僞泰誓武成伐殷年月考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供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豈也師初發呂殷十一

尚書考

卷五

三統伐殷年月

九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日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竈之首故傳曰星在天竈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廿丑朔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廿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旁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癸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敵于周廟又云春秋隱公即位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按武王伐殷劉歆作三統歷引傳曰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此周語伶州鳩對景王之文也亦稱為外傳其所引武成篇者實周書之世俘解漢唐人所指為今文尚書者也古文武成漢建武之際亡漢人見劉歆引此名武成篇

尚書考 卷五 三統歷年 九

故曰為今文書而師古注因之其實三家今文無此篇也又引書序三條飲自增編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及以己法算星見冬至大寒各氣以合於各書今依其說序之武王十三年歲在鶉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師初發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二日壬辰晨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遷師 四字當併二十八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二月朔日庚申四日癸亥至牧豎五日甲子武成篇列於三月恐字畫有誤歆算連下尚為閏二月云下逮武成篇所列之四月皆得合然而有大謬者由辛卯合辰之度以求亡未日至得二十九日由斗柄前一度加二十九日日行得牛三度餘三統立法云九道千五百三十九歲而

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歆不知歲差據已所見日躔以為說不知以秦漢間日躔步周初日至差至八九百年矣又按竹書紀年自武王辛卯歲伐紂至平王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得三百二十八年而三統增七十二歲蓋武王以伐紂前十二年己卯嗣立明年稱元三統既味伐紂之真年又欲傳合再期伐紂及世俘月日遂增一己卯之紀又進伐紂事於十二年前以此兩誤而增七十二算實殷文丁三年也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四百零二年三統所用四分法本疎明安肅邢氏用授時歷法推之得周正月癸巳朔二十六日戊午二十七日己未二十八日庚申冬至二月癸亥朔其正月朔早二日冬至早一日二月朔早三日與武成篇所列諸目亦無一得合三統之謬如此 邢氏

尚書考 卷五 三統歷年 十

步朔密矣其步冬至未用上考增分之世仍不可通別見漢初有六歷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大初三統為七歷立元彼此參差而步術無異均以武王十三年伐紂為上考之始而六歷之亡久矣惟殷歷尚可考詩疏云鄭元注尚書用殷歷考秦誓序武王十一年鄭注云本文王受命敷之是年入戊午而四十年治誥疏云周公攝政七年是歲入戊午而五十六年按漢歷志武王年八十六而克殷後七歲而崩年九十三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且冬至殷歷以為六年戊午是殷歷較三統後一年從其所紀攝政七年壬辰退十六算得丙子為武王十一年戊寅為十三年年殷人建丑歲終為子月周人即以為歲首二代年與而天行不異先後止差一日耳自此章首以下訖漢元帝初元每朔期至志

俱云殷歷後一日而不言餘歷則與三統日同可知諸歷爲三統所出其誤在先蓋周秦間人已相競於僞矣鄭又注乾鑿度云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洛書命爲天子受命後五年人戊午訃二十九年孔疏文王受命詩序申之曰當云八十五歲蓋以紀法減得癸丑後五歲戊午爲入訃二十九年季秋受赤雀之命明年己未乃改元十三年在辛未如其算比三統所引殷歷伐紂之歲又移上八年實殷武乙之三十年也鄭孔炫博異而背其本所謂岐之中又有岐焉此外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於周三十六王亦用三統積年八百六十七歲三統止於西周入秦乙巳而世紀下逮東周之亡王子因退三統所推伐紂事於乙酉歲以爲武王十三年實殷文丁

尚書考 卷五 三統伐殷年月 十一

之九年也推其日躔乃在箕斗較三統所差尤遠而歲亦不在鶉火此等均無足論按唐大衍歷中氣議云殷歷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乃在四分庚申元之後邢氏歷考云殷歷日法九百四十又引乾鑿度云以八十一爲日法又云六家歷皆六國及秦時漢初人所造斗分並同四分以步朔皆後天二日三日上檢春秋已不驗况欲依之以定周初武王十三年之月日哉  
僞武成正義云二月辛酉朔閏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二月三月後世僞一日此不過置月大小小差耳世僞謂四月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記天越五日乃祀於周廟蓋燎非祀也僞武成全襲世僞惟改祀周廟於祀天之前三日丁未殊失倫次

顏達乃云漢志引武成篇與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氏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孔氏議世僞爲僞固當初不知己所疏之武成更出僞周書之下耳鄭氏博極羣書豈有世僞其在而云已亡蓋建武所亡者實孔壁真武成而殘闕不可讀故治者九少而卒以微滅也

世僞解徐氏天元歷伐殷年月考

周書世僞解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成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大公望命禦方來丁

尚書考 卷五 世僞伐殷年月 十二

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子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大宗上帝王不韋服格于廟秉誥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女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誦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

開三鍾終王定庚三月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宜方新荒  
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雀侯俘艾佚侯  
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敵俘百韋至  
告以禽宜方禽禦三十兩告以敵俘百韋命伐厲告以  
誠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從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  
犀十有二麓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熊百一十  
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麇五十麋  
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  
九國敵虜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  
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時四月既旁生魄  
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殺文武王降

尚書考

卷五 世俘伐殷年月

三

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  
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  
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  
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首懸白旂妻二首  
赤旂乃以先敵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  
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敵于國周廟  
天元歷原理云長歷歲差法周初冬至日在女二度竹  
書武王伐商之次年為癸巳歲長歷癸巳歲天正朔甲  
申日冬至甲午日相去十日十度九合牛初女二考之  
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竹書武王十二年伐  
商十三年大封諸侯此乃總序之綱也惟戊午次于河

朔望后以師畢會此乃追叙出師之始長歷十二年辛  
卯冬十月辛卯朔其戊午乃十月二十八日牧誓甲子  
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長歷天正十一月庚申朔其  
甲子乃五日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即辛卯朔十月也故二日得  
壬辰十字悞為一字耳故傳曰日在析木十月日宜在  
析木也與次月庚申朔相去二十八日故曰辰在斗柄  
庚申合朔斗四度也戊午與庚申朔日前後三日故曰  
月在天駟三日月離三十餘度故曰在斗柄而月在房  
天駟房星也又曰星在天龍歲在鶉火星辰星即水星  
天龍即天龍在斗牛度立武之義本此正當子丑之位

尚書考

卷五 世俘伐殷年月

四

鶉火之次午也長歷武王十二年辛卯木星夏至二日  
合伏在柳四度壬辰大暑五日合伏在張末度其武成  
之前後皆在鶉火水星辛卯立冬五日合伏於箕七度  
其戊午為立冬之末距伏一十一日應行二十二度正  
近天龍是年天正冬至己丑日周初冬至日躔女二度  
在玄枵之次戊午與冬至相距三十餘日故在析木七  
政一一皆合以此知一月為十月之悞無疑漢人既不  
知歲差但知冬至日在牽牛不能合乃改戊午為戊子  
以冬至己丑為己未放下一月以合之經傳注疏皆仍  
其妄至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在大祥而伐  
紂種種錯悞皆由漢人不見竹書也

周秦之際去西周已遠史歷蕩廢好事家或言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或疑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非存不可知世俘解則紀十三年月日而以所聞傳之者也其載於三統然三統引証於七十二年前無可合偽書秦誓篇亦稱十有三年春然彼乃附會三統非用世俘也劉歆據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在十有三祀以為驗然序原得訪所由而及克殷不可以範文注序也惟近日徐圃臣發朝天元原理歷代法要中引此文次於辛卯癸巳之間推其日名朔晦一一與三統相符雖早一月無嫌乃知三統實託本於此而十三年伐紂之說隱隱如欲申矣然徐氏考此文有未盡者彼謂十二年辛卯歲十月二十八戊午乃就夏正言之殷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秦為一月也偽書武成一月

尚書考

卷五

世俘伐殷年月

五

壬辰旁死魄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全用世俘之文世俘秦人作故以近歷載遠事而云一月徐氏乃云一為十之假徐氏又信武成爲真則安得兩書並撰乎彼謂長歷推得十一月庚申朔五日爲甲子即武王之十三年正月也而徐氏尚指爲周之冬此不與偽秦誓指冬爲春者同一謬乎五位所占歷志以出師之日爲定固然然世俘言武王伐紂道起癸巳日與國語五在之文不相應三統遂謬增十一月二十八戊子師初發以爲之根則世俘原無此文且其日王固未發何取於五位乎徐氏易以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之日則益不可爲驗按世俘自有本病必不可掩者則以其年子月南至之根不可據也徐氏知之而多方彌縫其於天正子月庚申合朔既用國語辰在斗柄之明文矣乃

除去其柄前一度近柄三度而云合於斗四度與國語悖又自法推冬至早五日而云是年天正冬至已丑去庚申三十日日躔女二度得台周初躔次而不知其陰用二術以亂之今試正其辰度依國語斗前退三十度已值牛三乃戰國時日躔詩大明疏云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從箕十退三十度得牛二乃周末日躔考其至差用按時法增二四四八推之得壬辰歲亥月辛卯朔合辰在斗柄子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南至自辛卯至癸未五十二日自斗柄躔五十二度得虛六乃夏時日躔從箕十退五十二度得虛四亦夏時日躔曆初東都道士傅仁均治戊寅元歷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以爲符陰陽之始此豈爲武王言耶徐氏之蔽無論因此徵秦人言武王伐紂事雖頗得其日而年

尚書考

卷五

世俘伐殷年月

六

月皆失之矣天龜乃北維之次齊之分野所謂我姬氏出自天龜者也徐氏應以斗牛間一小星誤之尤顯者以星率計之十三年歲亦不在鶉火殆無一可合也丙午十三日五華樓草元且陰寒連十二日始開霽或謂聖人之舉事民和而已不執於天時國語所稱五位三所四以皆偶合也禮祥之士因而傳之爲說不求其違合可也如謂天時必不可違則武王前後發師均宜致慎五位所占當在觀之十一年戊月二十七日二月癸亥當繫伐紂之十三年周語彙而言之耳按觀兵與伐紂中隔一年非謂頻年且諸書無言十一年觀兵者詳伶州鳩之意自伐殷至反羸亦一時事而欲截爲二以分配兩年不可通矣夫伐殷之年讀者推得三統則以爲堅據而歷

家不受其欺也如徐氏以武成篇合紀年比漢歷為密自以為符武成比予反覆推之而知其難用然卒不廢其說者以見予之於武成標盡心焉

世倅解書序皆秦漢人所作諱正為一同而所指不同書序十一年一月即循用秦月本周之十二月也如以為周正則當選稱十二年一月矣况又有周本紀十二月戊午之文可証乎若世倅之一月即周正月循秦諱而稱為一耳○秦誓序一月疏云武王以殷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始改正朔以殷正月為周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夫武未改正即當仍書殷之十二月既經改正何妨追書周之正月乃斥前棄後別創一月之稱有此史例乎此曲說之反

尚書考

卷五 世倅伐殷年月

七

復不可通者也

竹書紀年書序史記伐殷年月考

伐殷時事稍詳者周語世倅解二書畧不相謀三統歷雜引之而算不得合年增也天元歷主世倅算亦不得合年減也此外如竹書紀年書序史記序述寥寥不得已而運算於此乃漸悟其得真而諸書皆可取驗故別為詳之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遷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至於商郊牧野紀年帝辛五十二年庚寅當武王十一年秋周師次於鮮原十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周師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於坻野云云書序漢初人所作一月謂亥月也秦以為正而諱正為

一周以為十二其日戊午與史記同漢初襲秦建故月亦云爾三家同以武王十一年冬伐紂同以亥月戊午日渡河彼此既不謀而合矣外呂覽首時篇云武王事紂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不易得也証尤明更以歷術考之得庚寅歲戌月朔日丁卯二十六壬辰二十七癸巳二十九晦乙未其亥月朔日丙申二十三戊午二十八癸亥二十九甲子世倅解云一月癸巳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癸巳固為于征之始然何以知戌月二十七之為得而亥月初三之為失乎蓋以周語徵之必二十七日啟行然後可指其日月所在暨後二日合辰之位如語所云者以為根如退至亥月初三則日離津已七度月退於駟將八十度而合辰已過兩日三位皆虛憑何取驗乎首日得失既如此即餘日可推或謂周語與

尚書考

卷五 紀年伐殷年月

大

史記癸亥甲子並繫二月亦可別推乎按記上文既有十二月戊午之明文下距甲子才六日而中加二月字則合增六十日偽武成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孔傳云自河至商郊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正義引帝王世紀証之云武王與膠鬲期甲子冒雨疾行以救其死如其說則史記二月字宜衍國語二月字當為十二月之闕文史記數闕誤固多有之如謂五日取捷四百里非王者師且其時殷尚有天下三分之一渡河已入王畿豈無間惡旅拒而待留伐者六旬至郊不為遷延寔紀二月更無不可然三書之為得不僅在此按授時上考步至之術辛卯歲南王得天正子月十三日戊寅上距亥月朔日丙申凡四十三日自前一度退四十三度得女八度上考堯典之虛十下推春秋季年

之牛六周初日躔實在焉其候能真符於天行抑豈他說之可奪哉 依大明詩疏合辰斗前一度為箕十度即南至當女七度為九  
又星率古今不同漢志自壬辰增七十二算推為歲在鶉火歲  
行十二歲一周天六周得七十二年而復於鶉火與周語合如用  
世俘進一算則歲亦進一次不相值矣吁古籍殘訛紀年等言伐  
殷年月僅存數語然考之國語之言五位而不違推之二十年後  
最密之歷而可信故曰此三書為得其真也彼世俘誣武王所征  
數九十九國所敵虜億有十萬俘玉億有百萬雖後世流寇不至  
此彼習見始皇之屠剪貪暴而後以誇武王為已分謗其事實已  
無毫末向特以其流傳頗古或猶見及周初歷指今攷其年月疎  
漏尚如此即一切無稽之說更無庸置辨也已

尚書考 卷五 紀年伐殷年月 九

附 武王伐殷年月彙  
國語記伶州鳩對景王之問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鴉及駟七刻  
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  
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  
於牧之野故謂之厲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

之多學故謂之宜反及厥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會於百姓  
故謂之虞亂

韋氏注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天駟房星也從尾十度  
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斗柄也從須女八度至  
危十五度為天龍一曰五榜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  
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月宿房  
五度日宿箕七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日合辰斗前一  
度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  
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  
天龍之首○歲月之所在從漢至房七列合七宿 歲在鶉火  
午辰望在天龍子自午至子共度七同 二月周二月辰時也  
辰日月之會斗柄也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  
按韋氏所釋俱未班固漢志劉歆三統之說以紀年考之實文  
丁巳卯三年非武王伐紂之歲也西周南至日躔須女三統不  
知歲差故仍素建推在牛初年則上差七十餘歲則下差七百  
餘又五位應同於發行之頃不應虛擬一月後辰星之位以  
足其數且武王發行在癸巳日見於周書三統乃以戊子為師  
始發無明文亦牽合也  
近日嘉興徐氏發函臣解歷理謂紀年武王十二年辛卯冬十  
月辛卯朔二日壬辰真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二十八

尚書考 卷五 武王伐殷年月彙 辛

日戊午次何朔羣后師畢會其時歲在鶉火月在房日在析木辰  
在斗柄木星近斗牛度之天龍星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  
日躔女二度武成一月為十月之候云云  
按徐氏所推本周建武王壬辰年春一月故下承有二月甲子  
四月庚戌之文今乃概抹國語書序史記全文摘取一月以為  
限以實其則未改建之說所謂自檢其目者也紀年於辛卯四  
月已有王歸於豐之文豈得云十月始伐殷大抵紀年與世俘  
亦有不可強合處五位所驗宜在武王征行之頃不當以會師  
之戊午為斷天然非次非宿何得言在亦與南北之揆無涉考  
徐氏所立歲餘於春秋已違不合何論周初其時天行固非女  
二也  
書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蔡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  
三年伐紂而二之上文則年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  
之年是蓋謬中之謬  
按偽漢孔氏撰書序亦本班固漢志蔡傳紂之允矣然不知  
偽蔡書十有三年之文亦承漢志之謬而一月戊午渡孟津實  
在十一年春蔡氏未究歷躔不免顛倒真偽耳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  
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至於商郊牧野  
宋儒謂武王無觀兵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  
則是君臣命絕則為所夫豈有觀兵二年始伐之哉愚按武王  
原本稱臣於紂而紂絕天命稱獨夫在文王之世已然武王遵  
養九年始行觀兵尚翼紂之悔悟以蘇此一方民也厚之至也  
固不當以君臣之事目之如謂誅滅紂則可觀兵則不可何失  
輕重之衡也

紀年殷帝辛四十二年 周武王元年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五  
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五十二年 庚秋周師  
次於鮮原冬十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周師伐殷  
周武王十二年 辛卯王伐殷敗之於坭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  
夏四月王歸於豐

按武王伐紂之年及所享年數各記不同代紂記序以爲九年  
十一年漢志以爲十一年十三年享國紀年以爲十七年漢志以

尚書考 卷五 武王伐殷年月彙 三

爲十九年今細考之亦互有得失而漢志流傳非盡無據也紀  
年往武王即位庚辰則庚寅觀兵正在十一年壬辰伐殷正在  
十三年然古人諱除不註年紀年於歲夏皆然殷則高宗稱於  
論語而武王亦行之除庚辰再替則所云九年十一年者亦合  
矣然今紀年以武王蓋於丙申則丙申九年十一年者亦合  
時事又進二年必癸亥戊戌乃當耳漢志於年雖無籍而別備  
以月元與論之說說前後失據故不可用

周書世俘解維四月乙未七 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惟  
一月壬辰旁死魄二翼日癸巳三 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紂  
二月既死魄一越五日甲子初朝至接于商丁卯八 望至戊辰  
九 王遂禦循壬申三 荒新至辛巳二 侯來至甲申五 百奔伐衛  
辛亥三月 薦俘殷王鼎壬子三 正邦君癸丑四 薦殷俘甲寅五  
謁我殷於牧野乙卯六 發人秦崇禹生開 庚申閏月 陳本伐  
曆己巳十 陳本至四月既旁生魄十七 越六日庚戌廿 武王朝

至燎于周翼日辛亥廿三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廿七以庶祀馘于  
周廟  
按周書此文史記漢志皆引用而班固目爲武成篇頗師古注  
爲古文逸篇所載武王伐紂事頗詳蓋戰國人所託必非孟  
子所議之武成也然其前後月日推之於歷殊合疑亦有傳接  
宜別擇而存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歸餘于終夏建以丑月爲  
終三代所同此年一月屬亥曆閏三月合耳

尚書考 卷五 武王伐殷年月彙 三

爲十九年今細考之亦互有得失而漢志流傳非盡無據也紀  
年往武王即位庚辰則庚寅觀兵正在十一年壬辰伐殷正在  
十三年然古人諱除不註年紀年於歲夏皆然殷則高宗稱於  
論語而武王亦行之除庚辰再替則所云九年十一年者亦合  
矣然今紀年以武王蓋於丙申則丙申九年十一年者亦合  
時事又進二年必癸亥戊戌乃當耳漢志於年雖無籍而別備  
以月元與論之說說前後失據故不可用

孔疏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氏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

孔氏疏第一條云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

第二條按春林說題辭云云易坤靈圖云云讖緯註說皆言文

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云云

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

第三條武成曰文王誕膺天命九年劉歆作三統歷以為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同之毛意或然

矣鄭依伏生書傳史記為說故註洛誥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取

白魚皆七年是鄭以受命為七年之事

第四條引中候我應 尚書運期河圖註 易是類謀 乾鑿

尚書考

卷五 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三

度 中候雒師誅 各緯書反復明文王以戊午前二十九年

季秋月甲子受赤雀銜丹書之命又謂之受錄其年歲在戊午

明年己未乃改元十三年辛未歲股正月六日殺紂

第五條按乾鑿度注昌受洛書之命為天子入戊午前二十四

年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應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

第六條文王實受赤雀銜書非洛出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

統名焉

第七條受命六年始伐崇作邑於豐則受命時未都豐我應云

赤雀銜書入豐止於昌戶者當時文王行往豐地所居有屋故

稱昌戶

第八條九條言文王受命元年必不得稱王伐崇在六年則亦

六年始稱王也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馮類者祭天之名

文王伐崇之後即稱王天期已至也又引伏生書傳及書序註

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

戎三代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明年

伐崇大傳曰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則者黎一物出車說文王之

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勞訖被囚

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者故稱五年伐者也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告

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賢能釋也周人乘黎

祖伊奔告於受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也且其

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稱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度布

尚書考

卷五 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三

王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

也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而鄭註禮記大傳云文王

稱王早矣者以紂尚存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

書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偽孔傳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

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

孔氏疏云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

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聞焉孔時未有

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

以為受命之年是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

又云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

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



而稱周王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賈文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身稱王已改正朔也云云

按孔穎達疏文王受命詩序因鄭氏謬箋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遂博引諸緯及鄭氏別註曲證文王以戊午歲受赤雀銜書之命而明年改元又因鄭氏註緯書布王號在受命後五年遂雜引伏傳書序等曲證文王以改元六年稱王又因鄭氏稱文王受命止於七年遂引伏失考之傳改史記以就之曲證文王稱王一年而沒其疏反覆四五千言紙逾十翻皆鑿語也末條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稱王則反形已露顯然背叛雖愚者亦知其叛又云紂尙存時未可稱王是孔氏明知稱王之為大惡即奈何忍以加諸文王

尚書考

卷五

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五

其時既無年號非稱王何謂改元乃考諸書不可通又於七年中曲指向後一年稱王以九十七齡小心服事之純臣必欲於蓋棺定論之日汗以操莽之所不為鄭孔主緯誣聖之罪於此而極昔人謂漢儒註經而經亡胡怪焉然孔氏固非執迷者異日疏秦誓書序云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瑞應以命王者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聞又云鄭元依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言文王生稱王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尙在而稱周王哉因引禮傳追王之事而言文王是追為王何得謂身稱王已改正朔也且駁公羊傳王者謂文王為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證又引愆期王氏辨正文王世子稱君王之言非實正議層舉其讀書亦時識正偽以矛攻盾則向之心勞日拙附會鄭註數千百已自

措擊無遺矣然猶兩疏並存者俗儒謂各附註為說其體宜然果爾則桀亦吠堯亦吠所謂依草附木之言何以取正天下後世夫疏家之於註不逾如弟子之於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且以臣之事君猶可否並獻以成其美況事師無犯無隱縱不能起予何可相助匪非哉俗儒輕於叛經而重於違註不知其自相矛盾有如此者胡擇焉庚戌春月滇寓五華樓借錄詩序義歸里後始取而論之乙卯三月二十一更古齋

詩言受命所謂令德宜人宜民命自天申不于常者也無逸言受命為嗣侯之命也紀年註受命九年而堯得專征伐之命也九年非改元配事而言之耳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與大匡周王宅程三年尙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皆傳事為年不可謂宅程為改

尚書考

卷五

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五

元之三年有疾為改元之二年也又宅程已稱周王矣其次篇乃言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是仍為西伯而王則從後追書蓋文非實王雖秦時人偽書猶知之因此本紀謂受命後十年三統世紀及賈馬王韋諸儒承謂九年悉與紀年合惟鄭元好異減為七年孔氏出力黨之然既云己未改元十三年辛未殺紂中間七年加再期為九年又加還歸二年亦止十一年無以足十三年伐紂之數孔氏執此以奪諸家適以堅諸家之據耳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膺文王之元攷辨

文王受命其說有三詩小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元箋云受天命詩大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云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注云受殷王嗣位之命三說皆合而謂受天

命為稱王改元則妄也詩雅頌之王皆追稱詩家因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史記已有此說又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為君王鄭元注稱君王則受命後又注書序引緯書云西伯受洛書命為天子詩禮疏又言文王滅崇乃稱王伐崇事伏生謂在受命六年漢人朋誣文王而語多矛盾世子篇亦作於漢人左傳前併無君王之目考紀年文王之殺稱西伯昌薨禮大傳武王追王文王昌不以昇臨尊也則亦惡有稱王之謬乎改元起於七國之際他書無見惟紀年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下記云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記漢文帝十七年戊寅改稱後元年嗣後遂以為常七國方士競於機祥以為改元可得天命故擬此說後文帝之改元亦見欺於方士而然周之初何嘗有是且論者欲實文王之改

尚書考

卷五

文王改元武王昌元攷辨

三

元莫不取証於紀年朱子語類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九年大統未集一句史記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文王之事亦類此然紀年於帝辛三十三年記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記西伯昌薨烏有改元之謬乎同一紀年也惠成王改元則亟引之文王本不改元反匿而不舉虛公者固如是耶然文王稱王改元之說實起於是時術家欲惠成之從亡不得不假驗於文王以動之考周書亦作於周末及秦之世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又文傳解稱文王受命九年暮春在鄗與紀年王錫命至西伯之薨年數合此其假驗之明白者蓋文王受錫命後九年而薨諸家則謬為受命稱王九年而崩史記書大傳韓嬰又短為七年鄭元注尚書用之此則

尚書考

卷五

謬中之謬并錫命之數而亦失之者也近人又謂文傳解之受命九年與受天命改元者有別是謂文王有二元且受命於天豈得以年斷其妄殆無足辨漢志云文王崩武王即位再期而伐紂在十三年鄭元亦用其說以注書序云併文王受命數之卒父業也其說尤妄繼世以有天下誰非卒父業者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成王得改元何耶年歷者因人而別不繫於業之卒不卒有君而不年與無君同有子而侵父之年與無父同此之為妄古今未有也考紀年帝辛四十二年注武王元年五十二年伐殷自為武王之十一年耳烏有昌元之謬乎又周書柔武大開稱王元祀小開稱王二祀寶典鄭講稱王三祀二月丙辰朔大匡文政稱十有三祀皆武王之世也足以徵漢之初尚無此說故諸篇記年

尚書考

卷五

文王改元武王昌元攷辨

三

祀如此近人乃謂武王蒙父年不改元自漢至唐從無異說不益謬哉漢之末年曹公據天下大半而不肯篡漢曰吾為周文王矣則謂文王稱王雖操猶不信也而世之督儒平日亦以彈操為名至其論文王乃出於操之所不屑非操之罪人耶吁文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歐陽子泰誓之論詳矣督儒曰彼懸斷義理未考千年相傳之事實也故為考其畧以發明前賢之意夫文武豈有義理外之事實哉文王改元辨互見西伯散黎考武王昌元辨互見年歷考

六三九

唐開暗室一燈也

文王年歲考畧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呂覽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地動動後四十三年而崩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韓詩外傳說同紀年殷文丁十二年戊子註西伯昌元年帝辛四十年已卯註西伯薨凡五十二年三說與經少異考虞夏之君居喪不記年意文王亦行之紀在位之年僅五十併再葬則五十二也中身者約紀元前後之中數常共得一百歲書傳謂文王即位年四十七與經不合孔疏據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年九十七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之數然文王世子周末人所作要以經爲定且世子述文王語武王有云我百爾九十必文王已享是年故

尚書考

卷五

文王年歲考畧

完

其語流傳於後而好事家得以組合併刪之耳周圖多壽君文武後可考者惟穆王蓋一百四歲云

武王年歲考

文王世子言武王之年九十三書大傳同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漢氏經家用其說孔氏本之以疏書序云武王少文王十四歲年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適滿十年漢歷云文王受命九年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經生亦謂武王十一年本文王受命數之夫以十年加九年爲十九年此武王享國之數漢人非不知之而必減去九年稱其冒文王之年爲卒父業者以八十四加十九爲一百三多出九歲欲於武王始生時減去之則與少文王十四歲不符不得已於即位時減去之爲文王受命之餘總以求合十五生

武王之說也然如鄭元注洛書謂文王受命不過七年是又於二王享國各減二年而武王即位爲年八十二矣以除文王之九十七是又十五歲而生武王也考之史記武王尙有同母兄伯邑考其生也不知當注於文王何年豈不可怪哉左傳晉襄年十二未冠晉侯謂之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此晉侯臨事裁處之辭非有實典禮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荀子大略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註先於臣下一年也男子婚期理不相遠大戴記乃張本衰世禮廢之習以如之文王則其偕后妃成婚均應在十齡內外閭巷小民不爲此况以王季大任爲父母正家法以教萬世者乎近日禮記義疏謂如註家說文王生子不大早與蓋深疑之大原閩百詩亦謂其不可信然無所取証予

尚書考

卷五

武王年歲考

手

考竹書紀年文王崩於帝辛己卯歲以爲年九十七則逆數生時當武乙二年癸卯以無逸百年計之尙在其前三年而武王崩於戊戌歲年九十四逆數生時當武乙二十四年乙丑武王之生文王年二十五雖少猶當二十三歲矣長子伯邑考其生當在二十前後如此則近於情事計武王七十六歲已即位八十六歲爲十一年而伐殷故中庸謂武王末受命文武之享年各別而冒元之謬十齡娶妻十一二生子之不經可不置於齒頰古史之所以可貴也周書作維解云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過野闢氏據之以爲武王滅殷時祇六十歲必如所引自發未生至今六十年若既生以後尙未能確定其年數而亦不足六十年矣加武王即位七年而崩壽不過六十餘歲果若

是其促歟詳逸書文意蓋言自發未生天已不享於殷而至近今一紀之間災又過見乃述天乘商之久非述亡之年也又逸書多訛文未生至於今語不甚屬生當為壯之訛男子三十曰壯未壯亦近三十加六十年為八十六適得相合夫文武享年周寮遺書並同紀年於武王尚多一年今悉屏不用而單舉逸書棄商之年為辭悍然滅去聖王年壽二三十歲豈不悖哉又案宋羅氏泌元金氏履祥據訛本紀年以合舊說謂武王即位七年而崩年五十四如其說文王薨時武王才四十七羅氏亦不信與齡之誕然文王受命申身享國五十前後百齡無逸有明文推至五十四歲始生武王是文王后妃五十猶無子何謂百斯男耶且傳稱武王同母弟尚有八人將謂后妃七十歲外乃生聃季耶不知紀年僻書

尚書考

卷五 武王年歲考

圭

傳寫多訛亦有引作八十四者見禮記義疏惟正本作九十四乃與世子篇相合世子述與齡之誕亦因文武壽考如彼然後附益之蓋與齡可斥而文武之壽考無可疑也文王受錫命九年大傳史記鄭元注妄滅為七年武王享國十九年漢志尚書解妄滅為十年八年武王享年九十四羅氏金氏間氏亦各為妄滅考紀年盡得其實吁微紀年二王之享國壽考妄者得以裁之矣紀年有功於經若此丙午三月初七改定壬寅歲袁州會館稿

方望溪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云余閱大戴記此語知其誣而未得証驗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二莽欲配以女故劉歆先窺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定天子之受禮云蓋經傳諸子皆遭秦火而出於漢歆典授以舊其好學

者可瀆於前儒傳授之言不別其真偽哉

武王享國之年考

三統推帝王年歷武王以十三年已卯歲伐紂丙戌歲為周公攝政元年是武王崩於伐紂後七年乙酉歲在位得十九年也帝王世紀則以乙酉歲為十三年壬辰歲為攝政元年比三統退六算然在位亦得十九年也諸家滅去武王伐紂以前九年固謬妄不足據然其言武王享國之數宜本於周史得其實故前後無異詞惟鄭元注金縢云文王受命七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時年九十三以元年昌稱文王八年計之僅得十七年也攷管子諸書俱言武王伐紂後七年乃崩漢志與之合鄭氏既從漢志謂武王十三年伐紂又謂十七年崩

尚書考

卷五 武王享國之年考

圭

連伐紂僅得五年其為妄滅武王之歷明矣紀年年歲比諸家最的然其記武王之陟亦在十七年雖以為十一年伐紂與鄭注不同然十九之文豈可混為十七夫武王以十一年冬伐殷十二年夏歸於周此後歷十三至十九始合克商後七年乃崩之數漢志退伐紂於十三年已為不滅之滅均之未得其真也前於武王伐紂定為十一年庚寅者以授時歷法推而得之今復以其法推而下武王享年之實可知矣紀年注甲乙謂武王陟於丙申成王元於丁酉以法考尚書月日無應者試詳之多方五月丁亥紀年在成王五年法推癸卯歲得五月之三日如依注推辛丑歲不相應一也召誥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洛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在成王七年法推乙巳歲皆合如依注推癸卯歲則乙未為二月初十而

戊辰距晦亦遠二也顧命四月故生魄甲子在成王三十七年情  
 推乙亥歲得四月之十六日依法推癸酉歲不應三也又逸書畢  
 命篇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法推丁亥歲得六月之二日依法  
 推乙酉歲不應四也二王之歷日雖見於書傳僅有此千年後亦  
 算悉得之此豈可以虛談屈奪哉以成康之虛進二算相承歷六  
 十餘年無變則知其上侵武王之末紀以致失二算無疑也康王  
 以後無籍可徵紀年云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十九年伐楚喪  
 師於漢竊謂穆王承昭王之緒十三年十七年兩次西征往返數  
 萬里又嘗北征犬戎南征荆征越皆不竟其年楚所居地頗近其  
 有不庭昭王席西周全盛何至連兵數年之久疑七九字相類而  
 十九即十七之訛文往還不過一年為近於事實也夫然則武紀

尚書考

卷五 武王享國之年考

三

末之十七又即十九之訛試將此一字彼此互易即各得其真年  
 而武王為陟於戊戌成王元於己亥康王元於丙子昭王以壬寅  
 歲立十七年戊午陽明年已未穆王元合於紀年之注矣故曰武  
 王享國之年三統等得之  
 三代年歷各具史記而為秦焚燒盡然武成康幽月日間存於書  
 與詩秦漢歷術疎謬劉向據以作三統增年附會其後帝王世紀  
 皇極經世外紀前編等書小異大同無可取証其能真契詩書月  
 日者紀年一編而已藏家在先為秦火之所不及此外則魯公年  
 積史家尚得存與紀年實相應非魯歷之假託者可班也予已別  
 為之考置春秋前魯十二公年積滅二算 丁酉戊戌為成王虛占  
 故戒得三百二十年除平王四十八年加武王伐殷九年 起庚寅

加丁酉戊戌為九年 得二百八十一年為西周十二王年數紀年  
 注起武王元年庚辰至幽王十一年庚午為二百九十一年 武王  
 嗣西伯十年在內 加文王五十二年為三百四十二年又加平王  
 元年辛未東遷至東周君七年壬子國亡得五百二十二年共八  
 百六十五年秦漢歷家謂周積年八百六十七其分數雖謬其總  
 數約相符也

武成篇旁死霸考

漢歷志引武成篇云一月壬辰傍死霸 二月既死霸 朔日  
 五日甲子四月既旁生霸 十七日 粵六日庚戌 二十二日 朔與魄  
 通孟康云月質也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孔氏書疏云旁近  
 也期是死魄故二日為近死魄又云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

尚書考

卷五 武成篇旁死霸考

三

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此說極分明人之形亦  
 各體魄相附者為神明如月體之着光也然魄與明必相兼而乃  
 見晦與朔無明望無魄非可以死生言望後明微缺然後可以言  
 魄生朔後明微見然後可以言魄死秦漢世歷術疎濶先藉半日  
 名陽歷則先朔而月生又者朏仄之說晦朔皆見月月見則宜為  
 之名武成篇秦人所作故以朔為既死魄且其於朔也既在旁前  
 於望也既又在旁後紀日者將何所准耶考伏氏尚書紀月上半  
 惟用朔與朏下半用望與哉生魄無旁既等目而武成篇候月轉  
 候其非三代之歷明也後案謬以魄為明謂二日魄未生偏體皆  
 暗故曰旁旁本孔晁註為廣大非旁近果爾則晦與朔暗體愈大  
 矣何反不得名旁乎以大生明為望則十七日明滅矣何得更名

爲既大生明乎十七以後明漸滅至於晦則明之死也久矣何始  
名之曰死魄乎王氏號爲精小學然魄之字義實未解何反訊孔  
疏爲非哉丙午三月二十九日

不信武成解

孟子之不信武成也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  
血之流杵也其論雖矣而武成篇鄭元謂建武之際亡漢歷志列  
武成篇師古誤注爲今文者今其文見於汲冢周書曰世佯解或  
曰卽古之武成也予復之無孟子所疑語且鄭氏號極博豈不知  
有漢志者晉人晚出武成乃云紂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於後  
以北血流漂杵其文與世佯又異蓋武成至是三易矣朱子注孟  
子曰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孟子懼後世之惑且長

尚書考

卷五

不信武成解

壹

不仁之心爾爾氏疏証駁之云孟子本意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  
王而後辨之乎梅氏書譜云孟子讀書奚至誤認紂衆自殺爲武  
王虐殺又云自攻其後殺人必不多均之無辜何肯爭相屠戮如  
是程氏訂疑云死戰以禦敵則多所殺傷今日前徒倒戈而多殺  
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殊死戰者專在後乎王氏後案云  
真武成自是摘摹兩敵相爭若徒黨自屠何必加以此語如諸君  
之意是真武成所記實爲武王虐殺與紂衆無與而晉人特虛爲  
武王斡旋耳按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過秦  
論言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皆斥言秦之暴也武王之虐果如秦  
作武成者乃其史官當爲本朝諱苟無也卽何得妄以虐蹟加諸  
本朝然則血流漂杵之辭非史臣指目武王明矣晉人書多採集

舊說而成據史記周本紀云武王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至武  
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無戰心  
欲武王亟入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荀  
子儒效篇云厭且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般人而進誅  
紂蓋殺者非周人因般人也周漢以來相沿舊說皆如是豈得以  
晉人書晚出而疑之夫以紂之不道其才力足以驅使其人非如  
劉禪陳叔寶之昏庸一鼓可擒者雖無同立猶可同敗平時所崇  
信之多罪逋逃在七十萬衆中豈得悉不致死而此七十萬衆中  
受暴虐不堪奸究之百姓豈得不乘天討以反其怨毒坊記曰予  
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  
長牧誓曰弗迓克奔武王僅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師多

尚書考

卷五

不信武成解

壹

寡懸絕兵凶戰危故其辭戒慎如此苟非敵衆倒戈自攻何能遽  
克哉然則孟子所以疑之者固云仁人無敵於天下雖紂黨亦吾  
子弟耳同歸父母何相戮如彼其多朱子所謂懼後世之惑長不  
仁之心者大指已合不得因其爲偽書分疏遂並武王事實一槩  
反之使神武不殺之君與暴秦同致也諸君謂晉人巧爲斡旋不  
顧孟子不知事實本爾無須斡旋而孟子亦未嘗違若諸君乃借  
孟子立已幟以誣武王如之何其說可存哉

武成錯簡

古以竹爲書錯簡宜有之補尙書出於毫素其有錯何也欲自同  
於古以堅人之信爾然補書多矣他無所錯錯武成何也前後月  
日其緒可尋其消可別錯之如未錯然託古之跡不遺亡之實其

為偽也巧而已乎常復之自底商之罪下至萬姓悅服以承于征  
伐商則順以承其承厥志則乖夫人之可辨也然其他則原文畢  
順矣程子乃欲彌其闕割恭天成命三十四字於其承厥志之後  
劉氏從之且云當革命之初尙宜有退託之辭朱子復正其日乙  
丁未二十七字於受命于周之後於是武成分為九節其中七節  
彼此淆亂矣予又復之劉氏所論一戎衣天下甫定之事爾至受  
命于周天位已久定無可退託至於列爵分土史臣所列諸大政  
卽王所以命邦君百工者序述互見史傳常體於義固無關也若  
恭天成命之文承祗帝起濟民瞭然篇中豈宜強附之末簡贅於  
彼而闕於此何異斷鶴以續鳧兩傷之耶是程子之所割未為得  
也古之記日者於干支尤易為訛作偽者亦未能盡掩之也以義

尚書考

卷五 武成錯簡

七

求之則告武成與修僊類也命羣后與受命類也朱子之所引抹  
一起一仆不乙可焉吁武成之有錯簡作偽者逆知人之能正也  
故委而為之至於正之未叶而反滋其誤雖作偽者未之逆料也  
豈非欲求多於補書反以戾行文之常旨也歟

武成有二孟子所引古文尙書也漢末已微滅前漢律歷所引  
周書武成篇也晉人謂之世俘其書具在補武成月日多本漢  
志中間四月哉生明王至豐丁未祀廟既生魄邦君受命於周  
維用他書既引據不一自不能融決前後以丁未庚戌誤列生  
魄之前無怪也再以武成篇証之武王以四月庚戌朝至燎於  
周辛亥祀天乙卯以庶國祀廟是庚戌以前尙未至周補書別  
引月日祀廟之說惡可信耶

歸熙甫云予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於周一段  
于萬姓悅服後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  
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  
疑也

武成附論

偽書與傳昔人謂出於一手誠然然亦有故為相左示人不測者  
武成云文考文王惟九年傳則謂我文德之父能成王功若此時  
尙未追王者然又武成于征伐商與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相連  
故錯其文於其承厥志之後按序可明傳乃云承文王本意致商  
之罪若錯簡在先安國猶未覺者然可謂心勞日拙矣隋唐疏家  
謂既戊午之上闕失本經文無次第當承於征伐商之下集傳則

尚書考

卷五 武成附論

三

更定七條其後諸家復有所更近世如尙書考辨則以戊午為追  
述之語事績文承竟莫得其更領此晉人所不及料者也或謂既  
非真本更定可以不必豈有情辭未悉而案可懸定者乎亦任私  
武斷而已

旅葵辨偽

書序西旅獻葵大保作旅葵釋文云馬本作葵謂會葵也鄭元注  
云葵讀曰葵西戎無君各強大有政者為會葵國人遺其會葵之  
長來獻見於周漢書趙充國傳注若先零各封煎罕開葵各靡  
當兒之類羌戎稱謂如此後索引序之本指如此然其文久逸晉  
人乃造旅葵篇而為之傳云大高四尺曰葵西戎遠國貢大犬召  
公陳戒焉疏家因之近儒頗多疑其說予讀之知其弗類自蹈於

侮聖而弗知也按國語述仲尼之言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矢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固非族類之文然武王一天下令德無遠勿被肅慎如此西秦可知偽書既襲用其文而乃通弊於大於是昭德之事變為喪德之訓而武王之真沒矣朱子語類記張氏譏斥武王祖道曰湯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諛弗弗改過不吝之類武王伐紂歸來便只垂拱了如西旅之鬻費大保許多氣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又曰當未克商武王未必受既克商於此受而不却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全承

尚書考

卷五 旅獒辨偽

三

偽書為解偽書曰武王受貢彼即曰王心懈矣偽書曰召公陳戒彼即曰費大保氣噫異哉吾聞周之初君臣皆聖未聞臣作聖而君猶憂作狂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其知之其成功一也周書不全吾於遺書二三見武王之所以聖焉康誥首以克明德稱文王而自安寡勗此即生與學之分然其誥康叔也先之以文考之祗適繼以殷先哲王之敷求商者成人之遠惟古先哲王之聞由九以保民而已於心於訓於天於德於命理事相連而弗二又其次節即民情見天威之業謹即盡乃心無逸豫証小人之難保弘王以此宅天命以此作新民以此後世大儒衍帝王之學為目曰法祖尊王畏天保民存心立命無不攝此數簡中而平易

切實略無儒生虛張義理之談何也所以勗康叔者即所以自勗者言亦其行大而化之純而不已讀其終篇及酒誥牧誓若孟子所引天佑下民之斷章皆渾渾如出一口然則武王之道豈不廣大精微高明而躋於聖境夫子以憲章與祖述並豈不以堯舜一之乎作偽者稍親武王之學豈敢擬於不倫然其人固昧昧者也姑以淺者窮之武王年八十六而伐殷至旅獒躋九十矣功高德盛四方祗畏如神明而乃以為愛一狗為召公口實若諷若誡其言皆中主所不屑居且武王方誥康叔以文考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孟子亦言武王不泄邇而偽為召公首斥之辭曰德盛不狎侮君子小人武王誥沫邦曰我民迺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而偽辭乃曰玩物喪志不貴異物賤用物武王誥康叔曰怨不在大亦

尚書考

卷五 旅獒辨偽

卑

不在小誥沫邦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其一無滲漏如此而偽辭乃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謂武王自言之自倍之也抑能責人於始不能自課於終也夫後之令主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有之彼其於學未純困知勉行而未能一也今也降武王而等之使後之為君者將謂聖如武王小德猶有出入則雖恣為狎侮喪德志有初鮮終好令相反不足以損己之大而為之臣者亦將謂聖如武王小德稍有出入則雖繁稱遠引糜據細碎束縛羈縻若牛馬亦足以鳴己之高是其不擇而綴此詞也以遠規後世則不足以構誣前王則逾涯其為擬經之害豈不深哉夫學者固將衛聖人於數千載孔子曰小人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彼小人識闇而好為偽故常病於此姚氏際恒曰前此驅虎豹何有於一獒武成已



言歸馬何又慮其畜馬王氏鳴盛曰蔡人家常畜非違物亦足以明作偽者之彼此術決矣疏家無足論祖道並讀書何不辨真偽於聖王幾為邑犬之吠惜夫丙午四月三日

成王年歲考 三則

禮記文王世子篇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又大戴記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大傅又云成王處襁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鄭元更採書大傳三統歷等緣飾已意以解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成王生十歲武王崩服喪畢年十三將踐阼周公欲代之羣叔流言公辟之東都年十五迎公反則公居攝之元年也四年年十八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年二十一作洛誥明年年二十二乃即政稱元年又注顧命云此成

尚書考

卷五

成王年歲考

聖

王二十八年加二十一年為享年四十九王肅注金縢則云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以二十為元加三十亦止四十九真源賦則云武王崩成王始生言之皆鑿然若可信以經反復推之皆謬說也一妄造端聞風增甚由幼而襁褓而始生初不知成王毋弟尙多將無父而生耶皇甫氏帝王世紀云成王三十七年崩年六十歲矣禮紀成王周公事亦多誤惟年歲不循舊說殆別有真據也蓋武王之喪成王實二十三易以明之考尚書逸書紀年等成王以一年作金縢大誥四年作誓麥解是歲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五月王至自奄亦見於多方若以大戴記成王之年數之雖聰明天直此諸篇非十四齡所能作而周公元聖亦何假十四齡之主千里外

彈壓軍行乎且金縢稱王用弁則冠在其前紀年於元年夏葬武王後即記王加元服蓋新造事煩不可守三年諒闇之制而一切委之攝宰也以諸書証之世紀固可信又周書明堂解武王崩周公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王會篇云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注云皆成王弟故曰叔同以封稱而得列王會雖稚弟冠亦久矣成王為長兄年不逮壯乎呂刑稱穆王享國百年其書作於穆王五十一年已酉逆沂生時當成王三十二年庚午三十年為世數之大當從速亦須二十自庚午逆沂四十得辛卯為康王之世時成王年十八武王初伐殷不逮抱孫乎如以成王十一歲為元何以處唐荀侯封且此三十二年中成康昭三世皆當以十四歲生子理難通已至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世紀與紀年同三統

尚書考

卷五

成王年歲考

聖

謬以前七年歸周公然以之益王年數亦相合惟鄭氏於周公攝政之前又虛四年而滅在位為二十八是謂謬中之謬夫成王生五年而文王崩又十九年而即位加三十七則為六十六矣如王肅說文王崩成王已三歲猶為五十九歲惟鄭元偏採駁雜既滅文王錫命九年為七年滅武王享國十九年為十年復滅成王享國三十七年為二十八年享年六十為四十九周家父子孫三聖相繼年歷昭然而皆儒忍於裁損之誣聖悖經寧不啻亟為辨証即鄭注金縢之謬不第裁損王年而已於文義殆無一得通其稱成王服武王喪畢將踐阼而周公欲代之此直為王莽導先路悖誣不足辨轉稱羣叔流言而公避之在服喪三年後迎反居攝政元又在二年後考金縢武王既喪管叔流言而周公居東序在二年

前則成王元年事也出郊迎公則二年秋事也本文明白証之逸書作維解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又証之紀年云元年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武庚以股叛周公出居東二年秋王逆公於郊遂伐殷二書晚周之所遺記事悉與金縢無異鄭何亂經如此漢哀平間緯書創周公自立改元之說以迎合王莽劉歆因以歷附之謂武王崩明年公居攝凡六年夫人臣居攝乃古王諒闇之通制何得立年且彼謂公已遭誘引退則益不得有年鄭氏知其不可通更創為迎公後始居攝改元而虛其前四年王與周公皆不得而有則雖緯書與三統尚無此謬如其說成王十歲喪父尚不須人攝至年已十五轉欲公代己為王公不稱居攝於天子諒闇之際

尚書考

卷五

成王年歲考

聖

而引退自明至五年後乃稱王天下臣民於公未居攝尚言不利於孺子至儼然稱王反晏然於情理可通乎近世極力黨鄭者引作維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孔晁注謂乃後之歲然則元年葬武王者謂崩後踰年改元之年二年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年不可謂為比年相接以求解鄭亦大無謂按古人舉年有專有泛東山詩於今三年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此泛舉往還之辭若史家記事必繫之其君作維解乃歲已別於既歸其下十二月崩與元二年正相接如金縢豈可以元年指為崩後踰一年而二年又指為元年後踰兩年又以元二兩年非一王任臆割配史文正不如此且謂崩後踰年改元者誰屬乎雖起鄭氏叩之必不能指為周公元而仍應為成王也則是成王既有元年至五年矣

周公何為忍視王之年如明之惠帝而韋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自乃歲十二月至次年六月數相合何為又踰一年歷十九月之久而始葬且成王既未用古者諒闇不紀元之例何不於崩後次年改元而又踰一年始改元鄭之敗闕豈可彌耶或又謂管蔡亦或叛於三年之後如我朝康熙初吳藩偽為恭順至十二年叛可借為証此不然三桂初得雲南衆心未附故叛跡遲遲若武庚憑世守之地所懼者武王耳幸其崩主少而國疑所謂千載一時者復何憚而不發必遲至三年耶然則釋經者依金縢作維紀年之真書則節節可信任劉歆鄭元王肅之臆說則無一可通夫以王即位之初事實詳備如此尚乖謬不足憑况欲依以定王年之始終哉

尚書考

卷五

成王年歲考

揭

左氏傳晉侯謂魯襄公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年十二可以冠矣黨鄭者悉引此以為鄭注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之証明成王冠時年僅十二予謂鄭所主自在於然以為天子諸侯果有是制即宜引成王為言不但云可冠而已此晉侯臨事措置之辭耳按荀子大略篇云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先臣下一年荀子生周末持論尚如此鄭氏何乃以魯襄制成王耶方望溪辨明堂位末云金縢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欲弄誣妄以為周公踐阼証也

君陳君雅篇各解

刑書篇目與陳雅皆冠以君陳雅篇亡或補以王誥臣之辭吾不

知所云君者以爲尊稱之辭耶古王之訓未有君其臣者以爲二臣之名固爾耶考之他書三代盛時未有以君爲名者周人重諱必不爾也然則其義若何曰君與之文可例已陳雅名也君者同官之相稱所亡之辭其同官之告語乎禮述君陳之云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斯道也臣子之引誠允矣自君出之幾乎忌克哉補尙書者不詳夫各篇之義綴之而乖其類誣矣哉後儒之集詁於成王也

正陸子主僞書傳疑聖各條

陸子與致政兄書云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尙書考

卷五 君陳君雅篇名 正陸子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謂太甲卒爲商大宗近配成湯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開首云某拙鈍豈不自知若其深思力考先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味確然而不可移竊自信有一日之長 又嚴松錄先生語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云云

愚按成王繼序之聖君也朝廟四詩訪落求助自明其不聰不敏望臣工之弼仔肩而示顯德心事洞然豈肯以入告出順之言出諸口者小序誤以敬之詩爲羣臣進戒果如是則既以戒辭顯之樂章與順外之情尤矣詳此語見君陳斷章而述於禮記篇名

與君與正同皆同官告語之辭耳蓋地道無成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必歸美以報其上惟成周極盛之治乃有此僞書勅其說以加之成王不類其甚焉成湯易代之聖君也其伐夏救民之辭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有何疑而南巢之放乃以慙德自貶耶詳此語見左傳季札論五代之樂獨以目湯然文服事而有憾武繼湯而無譏則湯之有慙自以久旱民愁功遲樂後不能去其澤於匹夫匹婦而然僞書勅其文以合於放桀亦不類其甚焉韓子云學之二十餘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者僞書成於魏晉然所勅之案據具在不難參觀以考其意之各別陸子何屢受其欺耶且周公因流言而自請居東非成王疑之成王因天變開金縢不知公有請代之勤而感泣非

尙書考

卷五 正陸子疑聖

與

位其誤信流言也讀洛誥一篇聖主聖臣之相與率謨以後無聞焉又若召畢之於康王祭公之於穆王誥命具在其言論行事亦豈有彼己之間夫武王統壹不久成康昭穆代作皆賢聖之君持天下百數十年於周爲極盛陸子乃牽僞書出告入順一語驗成王卽是叔末德衰是謂西周三百年竟無治日矣又按黃元吉錄語云臯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是陸子且以穆王齊臯箕而反斥成王爲中主豈非謬論乎

傅子雲錄語云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嚴松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尊周位是得天位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篡奪之罪云民爲貴社稷

次之君為輕先生稱歎曰曠古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  
武王見得此理先生亦云又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按松錄前條既以湯懸於放桀為過此條亦以武之誅紂為見理  
則謂天之愛民曠古所同信矣其識解非諸儒所及已及子雲錄  
箕子事又謂所以佯狂不死者為欲傳道既陳洪範則居於夷狄  
不食周粟夫箕子為殷宗臣殷亡而逃之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其  
時海表固非周有粟亦烏能外於周哉此又陰用偽伯夷傳采薇  
之語與前二錄意正相反然孟子言伯夷避紂不立惡人之朝則  
志亦切於救民不幸前大公而死耳前錄謂伯夷不見此理已足  
相誣此又誣箕子亦欲同其跡何耶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  
固如是耶大抵陸子委性高明要不能不借鏡於古書古偽雜陳

爾壽考 卷五 正陸子疑聖 聖

而不知別則雖欲造於昭然確然之地不能得已 丙正二十六  
兩齋

陸子與張季悅書云傳來之文誠如雅論宜不逃所見觀其首  
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首起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  
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奸言天下  
無小人異類則已否則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  
眾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奸使遇正人  
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  
又云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  
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碍小人異類無所窺其奸於其言論  
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乎季悅所到於大槩可謂

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按陸子因時人有勦用己文而謬其意故痛詆之為小人異類且  
言六經亦不免為小人所假賴明者之能辨而已初不悟己所探  
信之晚書其中間言辭何嘗非賢聖兵糧而假資於寇盜即首起  
乖矣其時僅一朱子與季悅能明大槩而陸子未致問辨之功卒  
無以自開其蔽可惜也

尙書考 卷五 正陸子疑聖 聖

尙書考 卷五 正陸子疑聖 聖

尙書考卷六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繪圃袁振漢校鐫

甘泉郭樹芝

春秋前魯十二公年歷考

史記周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前已受封為魯公帝王世紀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按魯公享年世家未詳據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亦反於是率師於盼作誓考紀年武庚叛於成王元年則皇甫謐謂為元年受封固可信謚紀成王三十七年崩加康王十六年為五十三而云四十六則誤減七年矣紀年云康王十六年錫齊

尙書考

卷六

春秋前魯年歷考

一

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十九年魯侯禽父薨計享國五十六年皇甫謐五為四九為六耳或本以十六年薨而傳寫紀年者誤次十九年後如此則兩紀得同考公會立四年卒煬公熙立築茅闕門六年卒幽公宰立十四年潰殺之

按考公立於康王十七年煬公立於康王二十一年其年魯築茅闕門幽公之立在昭王元年十四年被弑見紀年惟考煬二公之薨失紀而前後年數與史記亦同

魏公潰五十年卒厲公權立三十七年卒獻公具立三十二年卒真公湏立二十九年周宣王行政三十年卒

按紀年魏公立於昭王十五年薨於穆王四十五年癸卯享年

五十與史合明年厲公立懿王十七年薨享年三十九史減去二年紀年闕獻公事而記慎公之薨在宣王二年乙亥上距懿王十八年癸未獻公之立總五十三年除慎公享年三十獻公纔得年二十三應薨於夷王六年乙巳史倒其數為三十二而增多九年也以獻公增多之九年補減去魯公之七年厲公之二年適得其平故史記與紀年年數分合皆相等世紀獻公三十六年卒增年更多不可考按慎公立於夷王七年丙午又十五年為厲王十三年庚申即共和之元年諸侯年表已見而世家屬於慎公十四年早一年

武公敖立九年朝於周歸而卒懿公戲立九年伯御弑之十一年周王殺伯御立孝公稱二十七年卒惠公弗皇立四十六年卒隱

尙書考

卷六

春秋前魯年歷考

二

公攝當國

按紀年宣王十二年武公薨享國十年諸侯年表同而世家止稱九年者明九年為朝周之年歸而卒在十年也宣王二十一年懿公見弑三十二年殺伯御平王二年孝公薨四十八年惠公薨得年並與史同其明年為四十九年己未入春秋

統計世家自考迄惠積年二百七十六加皇甫所載魯公四十六為三百二十二年誤減七年有抵見前與紀年成王元年丁

酉迄平王四十八年戊午積數相符此為春秋前魯十二公之年歷皇甫氏似亦知之而碍於史載各公之年僅欠四十六依紀年乃有五十三不得不減去七年為周公攝政周旋於成王下己紀年三十七則元年在武王崩後一年非漢志穆元

之比矣且史虛增獻公年分本足相抵而皇甫不知轉欲就成王魯公真年則減亦適形抵道而已

周公稱王辨第一 考康誥左傳

誣周公稱王以誥康叔蓋誤於序旧於魯衛世家之改本歐陽公世家之文與今本異望換方氏而主之以說經者鄭元也伏氏發謂史記後出劉歆改之或然書簡多錯如多方等篇次多士後註家弗察謬稱淮夷奄再叛鄭氏向能別之康誥武王書其前乃錯以伐殷之大誥闕其序又錯以命庶殷之大誥序而闕其文然文義各別序不能考正隨所次而屬之成王已謬矣漢世俗儒因之竄入史記斥叔父為弟至康成直以王目周公而誣斯極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在云洪不知公代也則公代成王總告諸侯之不當受誣本經自可明也如公果稱王以臨其弟是時武庚新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一

三

滅公於多方多士猶諄諄反側之民再三而誥叔何無一字及之則其誥於武庚未叛時可知也文王造周而天下實得之武王在武王自應推功於文王在周公豈可沒武王殪殷之實舉文而不及武則其為武王之讓善可知也古之人君稱孤寡自謙之辭耳鄭元訓寡兄為寡有之兄乃誇詞非寡義且何至誣其父而寡其兄則其為武王之自稱可知也太子國之根本自古不以爵加之鄭元摘大傳斷句之誤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太子之稱豈隨年而變耶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至十八則即位已八年而尚稱太子其為誰之太子耶已則稱王而降其君為太子為侯篇首呼太子而終篇乃與其弟封言無一字與太子相應者何其解之屢變而不可通耶是孟侯為武王之爵康叔可知也有宋名儒不循

漢謬截去篇前四十八字他屬而以王還武王於是周公之宛始自至今大全彙纂家置一編矣乃後人復有為之持疑者如清臣車氏明天台人謂康誥等斷然是武王作但後人考據皆成王也鄭康成太史公雖不足信左傳載祝鯀之言亦是成王近世西河毛氏西莊王氏亦遞引祝鯀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以為康叔不受封於武王之証予謂不然周公相王室兼言武王成王也既所述衛魯唐蔡四國得封非一時故首舉武王成王以總之伯禽唐蔡之封在成王世康叔之封在武王世武庚既滅成王又分其地歸康叔作雒解所謂俾康叔守於殷代霍叔者也康叔既受成王之增封故傳行文從便與四國並序其康誥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一

四

之命自承武王克商與成王句無與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伐奄以下為成王事而屬之武王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使管叔為武王事而屬之周公皆從便序述之詞不足為異且傳明言周公相王室俗儒更不引以破稱王之謬何也毛王又據左傳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以為受封之命証予謂封命與命祀有別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然則當武王世雖先公祀典猶未定何況諸侯康叔雖受封於武王至其薨也應在周公後周家命祀至成王周公乃定故傳舉之豈可混指為封命乎夫羣言之淆也折諸聖介傳說果異亦當斥傳而扶經况其為本得相合者而不

知精研豈直叛經抑亦冤傳實甚矣車氏又云當時已封武庚則  
 妹邦無得封衛既封衛無得與邯鄲封武庚及三監近日程氏廷  
 祚新安亦謂殷故都在武王時為三監環居無地以封康叔予按  
 此說朱子已辨之頌稱殷邦之圻方千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  
 百三監叛而周公東征滅國至五十之多皆殷墟也安得謂三監  
 外即無封地哉康為國邑無考史記序大似十子皆冠以地鄭元  
諸侯如大公魯公俱馬融王肅宋忠謂在畿內括地志遂應以許  
 州陽翟縣之故康城世遠不可知要之康叔舉號猶周召管蔡康  
 誥名篇猶召誥伯禽均不以國封也周書云臨衛震殷與衛地  
 別而不相遠吳氏纂言云武王克商分紂故都朝歌邯鄲地以居  
 管叔蔡叔以衛地居康叔且引漢書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衛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一

五

未注出何篇 此為得實治書者以經文為主通之左傳孟子中庸  
 以宜詳之 更參之舊史益知康誥酒誥諸篇原出自武王而成王弟其叔周  
 公侯其君以自王其身古之聖君聖相紛紛受誣於記註家者無  
 煩廣証而明矣

周公稱王辨第二 考荀卿韓非等

經傳以外百家之言周公駁矣誣稱王者誰歟孟子曰周公古聖  
 人也周公不有天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黜殷又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又嘉禾等言周公伐淮夷  
 踐奄歸自奄等皆言成王此鄭元所注為稱王時事而序之辭如  
 此周書成開解稱成王元年作維解稱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  
 嘗交解稱四年皆成王之世也上述武王崩稱元惡得有周公改

元七年橫隔其間哉明堂解前言武王崩成王嗣後言明堂之位  
 天子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侍於左右而周公在所侍之內則天  
 子即成王矣篇中言周公攝政君天下與前後異此漢儒增誇之  
 詞尙未足為憑惟荀子乃後大儒之效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  
 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然後周公反籍周公  
 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  
 也然則謂周公為君成王為臣者始於荀卿而韓非亦云周公假  
 為天子七年蓋周秦之際天下無王好事者造作言語取古昔賢  
 聖謾誣之亂白黑變名實習以為常故謂君臣為可易如咸邱蒙  
 舉堯與瞽瞍朝舜反誇以為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正此類也漢  
 之世為韓詩者謂周公履天子之位抱成王朝諸侯淮南子汎論

衛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二

六

訓亦同其說皆出於荀卿至劉歆等遂實以稱王改元之事鄭元  
 注尚書準之經義遂不可問矣夫君臣易位天地翻覆天下之大  
 變不待繁稱而悉也曰惟聖如周公而後可如孟子之所以論伊  
 尹者然伊尹放大甲未嘗踐大甲之位臣節固未失也豈惟伊尹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昌邑王後世無議之者如之何  
 易其位猶得以順稱之耶柳下惠處女坐懷而不亂人莫不笑之  
 以為坐懷已亂矣若乃合其女而遺之曰固無損於吾之貞也果  
 得為貞否即以聖美周公之稱王何以異此且曲以周公欲稱王  
 為制禮作樂耶君臣易位天澤倒置何禮制之有鄭元注金縢曰  
 成王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果如是雖欲辭尊名不可得已彼荀卿  
 者特簸弄於筆舌之間豈知後世權奸乃以此亂天下由是觀堯

與瞽瞍朝舜之說孟子不闕之其流毒當何如孟子一言而邪說止苟卿一言而禍亂滋後之人以性惡禮偽為苟卿兩罪案不知其又有此也晚周以降千七百年咸謂元聖實然中間如慕容盛龍昌期等大聲疾呼揭其代君之罪亦無有能白之者以卿之構誣深也卿何所逃罪哉近世下里生尊荀有過孟子然書序周書與卿書同時書序周書俗儒所最信以考周公稱王改元之謬亦無有也俗儒其謂之何

慕容盛論周公不忠見後燕載記龍昌期非周公撰天保正名論見文獻通考雜家

周公稱王辨第三 考王莽傳

尚書後案云周公踐天子位治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此周漢相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二 七

傳古義也漢世經術重家法博士所習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王莽之假託攝政復辟亦古學如此儻本無此事莽無由託之予按宋以來闢周公稱王作詔之謬經義漸明近人沈迷訓詁復假周漢古義為說是欲重誣公以不臣也前篇考之矣若左氏傳周書書序皆無此說而造誣者苟卿韓非然亦未及居攝改元也漢成哀之際王莽規移漢祚劉歆方以經義助之明堂記書大傳讖緯諸書與歆之三統歷雜然並出於是莽欲居攝而周公居攝之年出莽欲即真而周公假王之簡出莽既敗光武方深信圖讖其學術去莽要無幾故不知發其偽而廢之其後鄭元反進退其年以註尚書於是周公稱王之案據成矣今且以漢書條之莽傳上云徵天下通知逸禮古書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

文字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正乖謬查異說又羣臣奏言太后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南面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又引禮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請贊安漢公曰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又引康誥王若曰孟侯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請號令天下奏事毋言攝莽傳下云左將軍公孫祿議嘉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或宜誅考明堂記本出周書事又互見王會篇云天子南面立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則天子即成王矣莽何誣以為周公嘉禾篇古文經無其目後案云壁中殘章臆說也不知書序已言得禾之為周公矣莽何欺人不見逸篡以假王之號康誥稱朕其第小子封則王即武王矣莽何蒙別篇周公字曲引為稱王証不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三 八

特此也莽所徵浮薄之徒紛然迎合大抵逸經古記周官圖讖之類皆可借乖異為辭隨事竄易為記說以欺天下後世不然則千人盈廷所正所查者何物而公孫之罪劉歆以為顛倒疑惑者何指助然則近人所誇之古義不過莽於荀韓熾於歆莽而煅鍊於鄭元稍聞大義者久唾棄之惡足以難識真之宋儒耶然鄭為莽盡粹以朋誣周公亦祇一時之失考後案乃謂古學有案據儻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將以莽之篡歸獄於公耶抑案據之為真須有耶逢君之惡其罪大如後案則莽得以遂其欲者諸博士實啟之乃以黨鄭之故不難末滅巨奸以文致周公之僭篡其處心若此謂是非之心人皆有者吾弗之知矣 望溪方氏三則附辨明堂位云劉歆之徒為之耳莽之篡無事



不託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云云以恭踐阼背斧扆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為徽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為是猶行古之道耳嘉禾篇既逸矣假王云云者誰為之哉又云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校錄而有所增竄書文王世子後云班史謂自古亂臣賊子無道之人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予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然莽誦六藝文好言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千七百年而莫敢芟薙具罪更浮於莽也歟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三

九

之偽雜乎世之賢儒尚或以經說惟漢儒為有據而詆程朱為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周公稱王辨第四 考史記紀年史記三則附

聖賢無義理外之事實義理外之事實誣也沈迷訓詁者相與挾爭氣而守之譏本閭也而不可以欺精識之君子故周公稱王之誣至有宋而廓然歐陽氏修知康叔受封於武王蘇氏軾知康誥與周公大誥不相蒙胡氏宏吳氏棫知康誥酒誥等均為武王作王氏安石知復子明辟為復相東土之命史氏浩知命後為周公居洛五賢不相謀而立說彼此相通必如是然後康誥諸篇之王曰不可曲指為周公洛誥之明辟非自目為君命後亦非釋王位而封伯禽於魯凡漢世陋儒朋誣公之稱王率誣多端悉與昭雪

朱蔡氏說書采而用之完公純臣之節以覺悟天下後世此其有功於經偉矣近世好怪之徒詆諸賢為虛設曰三代事實至宋人而悉變蓋更不論義理直欲以事實窮諸賢也夫事實有確於經文者哉宋賢據經義以明實跡孰與漢士背經旨而構誣辭况古書亦非盡泯也武王封康叔於衛歐陽氏詩義譜據史記世表及衛世家之文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草廬吳氏據漢書之文又史記三王世家引博士將行議云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康誥為武王作漢人屢著之矣 前漢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武王第康叔所封更各衛亦不言成王封更考之紀年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康叔固在其內十五年初狩方岳誥於涑邑非康誥酒誥而何成王二年奄人徐人淮夷叛與費誓序及史記世家相應魯公已前受封矣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王如東

尚書考

卷六

周公稱王辨第四

十

都冬歸自東都與予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無一不應諸賢惟以義理測經不徵事而與古籍冥符即欲不推為千古精識可乎哉此周漢相傳之真古義好怪者知一旋其面目否

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管叔周公蔡叔曹叔成叔霍叔康叔聃季武王克殷悉封昆弟惟康叔聃季少未得封武王崩二叔挾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乃封康叔季載云予按婦人生育不過三十年武王克殷已八十六歲矣武王次二其蒲弟相後不足三十年年幾六十康叔次九正當六十豈得為少古人尚質對長則稱少康誥小子封君與小子且皆不計年應劭注漢地理志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成雖非季封亦以見漢人知叔季均受封於武王矣史遷為尚書偽序所惑謂周公

封康叔而作誥故以年少未得封為辭朱子云豈有兄八十餘而  
同母弟尚稚齒者遷殆未致思而然

三王世家云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  
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

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  
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云云事在元

狩六年按康叔年幼爵命之時未至成人蓋以去病原奏皇子僅  
能勝衣武帝制不欲以未教成者君連城故權詞云爾其稱康叔

後扞武庚之難則知封衛在先非確有承傳博士何敢引議  
歐公詩本義譜即鄒衛下修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

康叔於衛及齊陳曹並云據武王封此歐公時所見史記原本也  
衛書考

年乃世字之誤今表武王下空而十二國始封悉列成王下蓋南  
宋以來刻誤世家亦然殊為史記之累賴本義譜尚可証耳亦猶

韋蘇州石鼓詩周文大獵岐之陽歐公時所見本如此而後刻改  
為周宜非韻語陽秋等尚在歐公幾同不識字之人矣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二篇

晉書後燕載記慕容盛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修等於東堂問  
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陽修曰周公居攝政之重  
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王道契神靈義尤  
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忠曰武王病篤周公為  
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建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  
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  
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也昔武王得九輪之夢自文王文王曰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算未盡而求代其死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  
而丹誠不見我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遠及遠  
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道聖父之典而蹈攝天之  
勢詞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亦

謬故也忠曰設金勝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遺二叔流育  
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于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  
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  
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  
武以大聖應期途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  
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傳若無周公攝政王  
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而之  
禮管蔡忠存王室以周公代至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  
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  
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鳴鳴之詩歸非於至是  
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視  
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情於周公也但以疏不問親故  
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  
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技木之微乃  
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故周公之始意欲成周室  
之大美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  
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按慕容道運得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幼經多難恐無暇經籍周公  
論始作於僭位後二十七八歲時昔姚秦韋宗評禿髮儁檀云經

尚書考 卷六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 三

論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道運之  
論出當時珍忠無對史氏亦不置辨後世注疏無敢據之者非以  
其理近正而不可屈故蓋自戰國處士橫議荀氏首叛經旨虛誇  
大儒之效謂周公自為天子君臣易位漢人又妄撰年歷釋金縢  
闕流言避位為東征致辟誅管蔡以貽詩為惡王誅己之官屬故  
道運疑周公人臣不應無故而代主管蔡忠存王室正言其不利  
孺子周公又不能明順陳義而擅行誅戮不臣之罪既彰反貽詩  
歸非於王以此斥其詐而不忠皆臆論也然經文烏有是哉成王  
諒周公以冢宰攝政古之常也管叔年長覬覦世及而布流言冀  
引殷以起事周公即避位居東流言不能行然殷叛已彰故貽詩  
勸王以救亂適因天變迎公歸而東征竹書紀年可証周公大聖

經荀劉王鄧朋誣乃成大奸故嘗謂經文嘉禾也註家蠹賊也蠹賊不除嘉禾不秀然古來治經君子知分別者百無一二也史稱道運為翩翩佳虜此論特發於倉猝雖未能深思博覽進求公之本真然於造誣之解已指擊不遺餘力不可謂非公之知己也朱子註邠詩初猶泥舊說為之出力未見此論也晚乃悟其非別授意蔡氏以註金縢然自宋以前知不可以代王擅戮附周公者道邇一人而已

載記又稱盛白雀園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願謂羣臣曰周公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擢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我大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難過往日臨朝聽政羣情繙穆經外敷闕境千里動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謀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書更為燕頌以述格之功焉

尚書考

卷六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

幸

位將及其子瞻年十四慮其冲幼欲傳位於恪恪曰太子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若以臣堪天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僖曰汝能行周公之事吾何憂於是引恪與弟評屬以後事及瞻世恪為大宰錄尚書行周公事評為大傅副贊朝政慕與根為太師恃勳舊忌恪總朝權謀誅恪與評因而篡位曰大后可足渾氏言太宰大傅將為亂瞻曰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使皇甫真收根等於禁中誅之後七年瞻境內多水旱恪評並請遜位還第曰以姬旦之勳聖近則二公不就遠則管蔡流言何况臣等蓋學周公居攝七年復政之意瞻不許曰先帝所託惟二公其割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衰之大是周公之為聖盛之諸祖莫不稱之恪蓋仰師焉而幾其萬一之及者也凡中材以上必有絕人之才德抑豈可與聖

人爭當周邦新造武王崩管叔以殷叛五十國從之周公一舉而平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宅土中者八百年恪垂以善戰關地一隅既訖不安十餘年而國破君虜乃欲與周公論武功乎周公既靖餘冀猶仁而誥之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弼我我其敢求位恪之祖康父就兄僖世受晉之重封無少失道而僖兄弟蠶食中原僭位自絕至夷晉於符堅稱為二虜二寇以不能蕩平掃滅之為憾此其殘刻不仁望有周戎車之隸猶愧之乃欲與周公論德美乎夫子言下愚不移是故以堯為君舜為兄而有象若慕與根與恪評同作三公而謀自篡豈非當時之管蔡恪能以誠感而不殺之乎慕容昭慕容仁則就之母弟翰又其庶兄並有雄才為父廬所愛庶幾當日之康聘就何為忌之急加屠戮乎盛

尚書考

卷六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

古

泛論古人猶可也至乃援其世家以相抵多見其不知量哉盛之祖垂歸命符堅卒反噬之以表自比周武王會孟津堅報曰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祖孫造妄正同其與南燕君臣之以少康相調為韓範所譏者不遠遠矣癸丑六月二十九

兩漢尚書源流

經卷

藝文志尚書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五十七篇

司馬氏遷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劉氏歆移讓大常書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時漢興已七八十

尚書考

卷六 兩漢尚書源流

五

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或懷嫉妬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班氏固志序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問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

巫蠱禍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前漢傳授

史記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尚書考

卷六 前漢傳授

去

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前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學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

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以大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貴幸至少府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釋文云高作章句為歐陽氏學歐陽氏自武帝時已立不應至高始

有章句也儒林傳又云林尊濟南人事歐陽高為博士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夏侯勝字長公其先都尉從張生授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卿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勝傳云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非一師也霍光立宣帝白令勝用尚書授大后遷長信少府受詔撰尚書說

建字長卯自師事勝及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間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卒自專門名經儒林傳又云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史記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前書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尚書考

卷六 前漢傳授

七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王莽時諸學皆立又孔光傳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昂昂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次仲儒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大守霸亦治尚書事大傅夏侯勝光最小子也經學尤明

按前漢諸家立學官並不同時劉氏歆云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受尚書立于學官為置博士伏書二十八篇也當時未有師說故歆又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此正儒林傳載帝從兒寬問尚書時也歆又云秦書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闕簡脫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

經博士元朔五年詔與博士弟子上所稱詔是也尚書所立歐陽氏學而已宣帝紀甘露三年乃立大小夏侯歆亦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廣立大小夏侯儒林贊說亦同蓋至是三家始並列矣哀帝時歆親近又欲建立古文令與博士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大常責讓之諸儒怨恨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懼求出補事並見楚元王傳然儒林傳又云王璜塗暉受古文尚書王莽時歆為國師璜暉等貴顯諸學皆立傳贊亦云平帝時立古文尚書是古文終亦得立也

後漢傳授

儒林傳引前書略云伏生傳尚書為歐陽大小夏侯學皆立博士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夫

孔安國傳古文為古文尚書學未得立中興楊倫傳云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歐陽歆字正思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歆入世皆為博士歆建武中為大司徒坐罪係獄諸生守闕為求哀者千餘人有自脫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死曰臣師歆學為儒宗入世博士門弟子幼未能傳學書奏歆已死濟陰曹曾從歆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于社河南尹傳父業 以下歐陽牟長字君高樂安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牟氏章句世祖徵為中散大夫子紆又

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

宋登字叔陽京兆人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時拜侍中出為潁川大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少習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世祖將以尚書授太子召拜議郎使授太子三十年拜為大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子郁字仲恩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復入侍講永元四年為大常初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榮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大常章句郁中子馮字叔元世傳其學永初元年入授安帝順帝即位復入授經禁中永和五年為大尉馮孫典字公雅復傳其業獻帝即位拜御史中丞遷光祿勳論曰伏氏自京東西相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夫

襲為名儒以取爵位

注謂伏生至伏湛

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按傳榮同門生郎中彭閔楊

州從事卓弟于豫章何湯門下生九江胡憲郁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焉弟子黃瓊楊賜最為顯貴又帝紀光武以王莽時之長安受尚書未載何家觀其後授顯宗以桓氏則光武所治為歐陽學無疑一代經學此為開先矣

丁鴻字孝公潁川人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永平十年徵至說文侯之命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永元四年為司徒行大尉門下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儀皆至公卿陳留陳弁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蕪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永少習歐陽尚書

光武即位拜諫議大夫終兗州牧子昱字文泉少傳文學建初四年代牟融為大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終身不仕少為諸生學歐陽尚書

張馴字子儻濟陰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以下夏侯

牟融字子優北海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肅宗即位為大尉

宋均族子意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六年為大徒司直

尹敏字幼季南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建武二年命待郎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于

公車永平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

以下古文

周防字偉公汝南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周磐字堅伯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

孔僖字和仲魯國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東巡還拜僖郎中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子長彥季彥初平帝時封

孔子後均為褒成侯莽敗夫國世祖復封均子志志卒子損嗣徙褒亭侯損卒子完嗣

楊倫字仲理陳留人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講授于大澤中弟子千餘人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少好學家多書又外氏張竦喜文采林從受

學稱通儒王莽亂盜賊起林客河西隗囂以為持書平因疾告去  
建武六年東歸徵拜侍御史京師士大夫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  
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嘗師事劉歆林遇之欣然曰林得與等  
固諧矣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從林學林  
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  
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  
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  
文遂行建武二十二年代朱浮為大司空

衛宏字敬仲少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父  
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  
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三

大興光武以為詔郎

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九世祖誼父微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受古  
文尚書於堂極達悉傳父業顯宗召拜為郎與班固並校書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使出左氏傳大義逵具奏三  
十事尤著明者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建初八年  
詔諸儒各選高材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  
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  
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  
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馬融字季長扶風人從京兆犇恂遊學博通經籍恂奇其才永初

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免復拜  
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數千  
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注尚書等

鄭元字康成北海人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等以山東無足問者  
乃西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客耕東萊學徒數百千人  
所注尚書大傳等凡百餘萬言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  
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秉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後生疑而莫正鄭元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及傳授生  
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三

張霸蜀郡人受嚴氏春秋子楷字公超通古文尚書等門徒常百  
人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好道術襲優行務作賊事覺被引坐係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劉陶字子奇潁川人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  
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靈帝徵拜諫議大夫

按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  
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因有疑事掌承問對章帝紀  
建初四年詔曰漢承秦暴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  
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別各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  
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

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蓋古文尚書並諸學立於前漢平帝之世迄莽敗而止東京更置惟此而已八年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微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此四經皆在官學之外者証之賈逵傳四經由是遂行於世所選弟子門生皆拜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羨慕焉當時廣開經學之路上之令甲下之士風敦尚古文如此是古文不惟不在所禁且以官祿招誘受學實與立學無異近日毛氏乃謂當時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稱引篇目而多方隱避何其妄也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書

西京經師源流具見儒林傳無一遺者東京師承不一傳不能悉具攷歐陽氏學歐陽欽桓榮丁鴻鮑永四家本師具見前書牟長宋登及大夏侯之張牟小夏侯之王失其本師古文惟孔賈世學若周防之蓋楊倫之丁馬融之犖鄭元之張及杜林衛宏尹敏張楷等亦失本師東京傳古文之學者不下八九家爲之解者周衛賈馬鄭張六家其所習之書並無二種何以驗之西京自劉氏向校書以中外相應爲準非是者黜外古文有孔氏世守之本有師弟相傳之本孔賈所傳其驗也而僖與達先後並校中書不聞少有舛悖至於中古文有中秘之本有學官之本藝文注外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自馬鄭諸家所受中外書未可定然融兩校中書亦不聞舛悖是古文中外相應可知也

杜林所得西州漆書傳亦失其師然考之當時鄭興衛宏皆長於古學與嘗師事劉歆固建立古文尚書者林之遇興欣然曰林得興等固諸矣其所傳之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逵傳塗暉之學馬鄭師承與逵又別今皆爲之作解則是彼此本屬一書可知也宏傳儒林傳末並云林傳之後古文尚書迷顯於世逵傳又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古文由是行世林書與中書並盛行而毫無舛悖如此合林能僞爲之則建武之初去莽未十年外之傳古文學者尙多內之秘書具存豈能欺鄭衛好古之徒至賈馬輩世承父師之學兼之屢典中秘達又奉詔撰三家及古文同異一切不相應之外書豈能逃其指摘如劉向之校去百兩其前事也達等其肯棄父師之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書

真學中秘之正經相率而顯附于無根之僞說乎且不特此數家而已方肅宗博選高才受學古文之時林書乃與之爭盛於天下東京學者滯固所稟互相詭激獨於此種緘默二百餘年無一人議及此何說也以是核之東京古文八九家皆西漢時中外四本所流傳與中書共屬一種較然無疑特以字形詰義依古故賈鄭訓解舉宗之耳自三國終於西晉宇內洵亂真學微絕至東晉而真有作僞之孔書出唐氏遂取以立於學官漢六家之注前已湮沒惟鄭解頗見采於正義而篇目絕不與僞孔書同孔氏類達等顯弗深考反左真鄭而右僞孔妄謂當時賈馬鄭等並未得見古文尚書而其所注反屬僞本僞所真而真所僞其誰辨之自宋元以來通儒多知孔書之爲僞而至



賈鄭所注之真書尚循正義之說附指為偽或乃欲因是以証右孔之說顛倒益甚予故彙錄東京尚書諸家于右而詳致其辨俾初學者不為之惑焉

後書儒林體製與前書微不同前書依傳經先後雖別有傳者亦以次綴之後書多闕師承故變例彙諸特有傳者名記於後如大小夏侯之卒王歐陽之桓古文之杜賈馬鄭皆是也近日毛氏不解史體妄謂范史疑杜林非真古文故隔越諸家而附之末若然則卒王桓等尤為隔越范史亦疑為偽夏侯歐陽乎

尚書考

卷六 後漢傳授

五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毛奇齡經問卷十八史記引尚書不備條云果欲就史記所引以別真偽則古文偽者二十有二而今文偽者亦十有一何則古文祇泰誓蔡仲之命而餘皆偽若今文所未引者有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皆偽書也世人意在偽古文乃行其說而今文皆偽如之何

按晉人偽書二十五篇篇篇自具偽蹟原不必取証他書難敦仁尚書是正就史記所引有無以別真偽自是一大關鍵蓋昔書源流自此始而作偽者後出雖能盜襲其字句必不能以己意附入之史遷於今文尚書各篇或全錄或撮舉大意而偽書一字不之及即是其時未有偽書之顯驗也毛氏証遷有未引之今文以為

尚書考

卷六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五

偽書分謗言皆不實按殷本紀云盤庚時殷已都河北盤庚復成湯之故居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云云所謂五遷復居告諸侯大臣之辭皆括三篇為之序無有也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譏武庚故初作大誥衛世家云周公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周本紀又云成王在豐使召公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亦見魯世家世家又云多士稱自湯至于帝乙無

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又云天下已安周公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又周本紀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而立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即位宣告諸侯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皆毛氏所謂未引之今文然其著見如此至謂偽書泰誓蔡仲之命二篇亦見引於史記又不然按周本紀所述泰誓乃博士所集讀者無一語同偽泰誓且紀本序言武王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渡盟津而偽書迷於劉歆之歷改爲十有三年春會孟津序且悖之何有於史又管蔡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挾武庚以作亂周

尚書考

卷六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一

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七乘徒七十人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舉以爲魯卿士魯國治周公言於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偽書全襲其文爲蔡仲之命序而命辭不得通且世家以管蔡作亂罪大故周公得伐誅之若偽書僅採金縢流言爲由則罪輕而無主名周公何得加誅此尤誣聖之甚者偽書無識欲稍更舊文而不知度以理故至此然則今文二十八篇篇見引而毛氏強欲奪去十篇一篇偽書二十五無一見引而毛氏強欲附人二篇史記其肯受誣否毛氏嘗詆前代名家爲目不見漢書若此條之強奪強附而史記不受卽謂之閉目未見史記可耳毛氏又自造一說云孔書一出史遷就安國家尋問則原本已送於官更寫一本方藉之作

傳註不能他授後祇傳都尉朝一人而遷但得百篇之序而已夫晁錯尙能從伏女口傳二十八篇遷何難就安國寫此二十五篇遷見官大史令又何難請讀官書而傳之自序作史記自黃帝始網羅百家殆盡豈現有公私古文而徑置之不省者殆夢語耳不知遷之問故於安國凡二十八篇今文內所有異字載之不遺卽今文外稍可屬讀如湯誥篇亦無不收惟其文具而義窒者闕焉賈鄭諸儒尙難爲之說毛氏固不足以知此也乙卯閏二月二十一兩自十四至是八日矣

尚書考

卷六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天